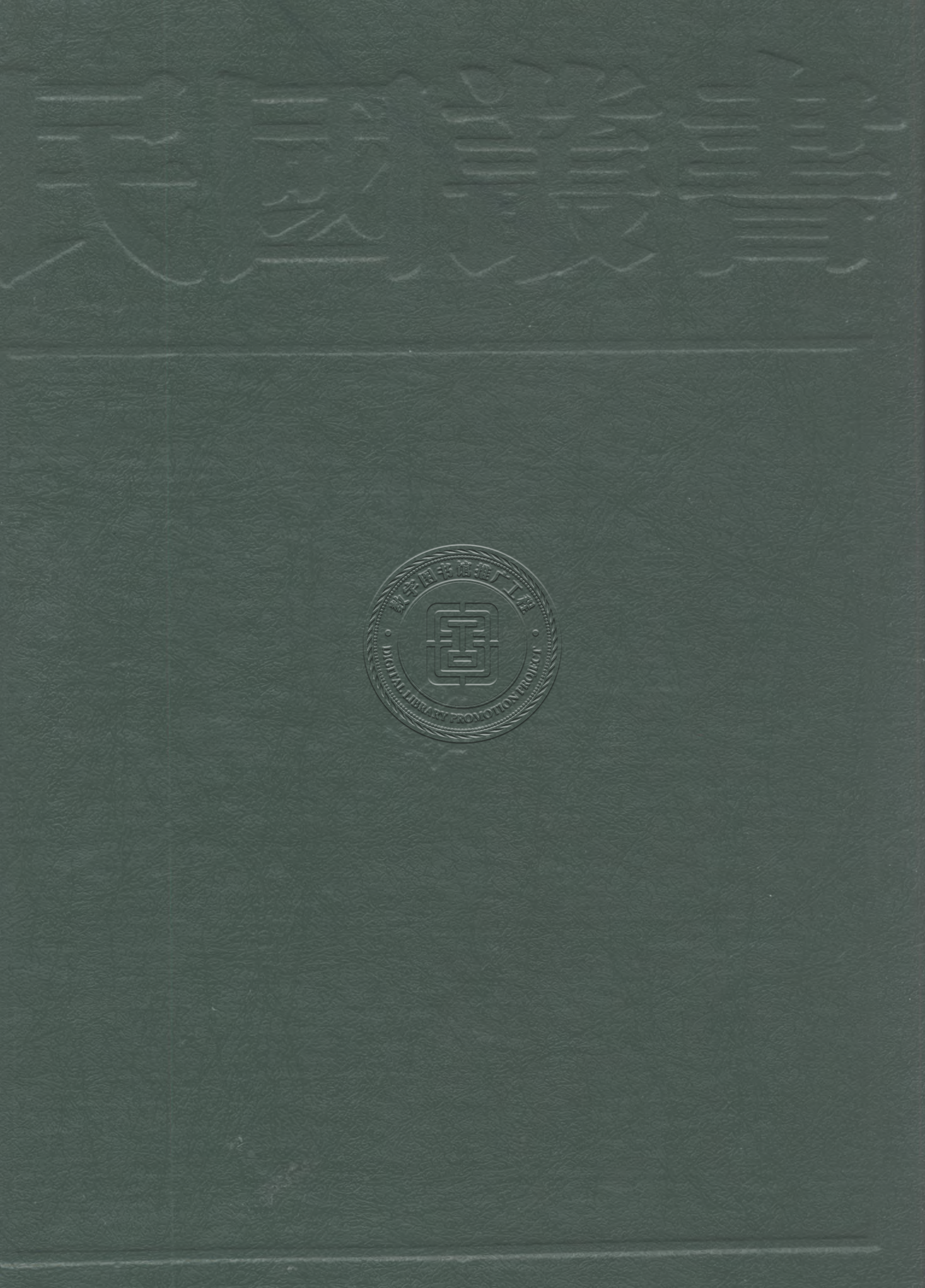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民國叢書

第二編

·83·

歷史·地理類

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著

上海書店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著



重印自序

這十七卷「留學日記」原來題作「藏暉室劄記」民國二十八年上海亞東圖書館會排印發行，有民國二十五年我寫的自序，說明這七年的日記保存和付印的經過。這書出版的時候，中國沿海沿江的大都會都已淪陷了，在淪陷的地域裏我的書都成了絕對禁賣的書。珍珠港事件之後，內地的交通完全斷絕了，這部日記更無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國之後，有些朋友勸我重印這部書。後來我同亞東圖書館商量，請他們把全書的紙版和發行權讓給商務印書館。這件事現在辦好了，這十七卷日記就由商務印書館重印發行了。

我向來反對中國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齋做書名的舊習慣，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這個法子可以節省別人的腦力，也可以免除後

人考訂「室名」「齋名」的麻煩。「藏暉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約自己的一個室名。在日記第十一卷的開始，我曾說：「此册以後，吾劄記皆名『胡適劄記』，不復仍舊名矣。」民國初年，我的朋友許怡蓀摘鈔我的日記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曾用「藏暉室劄記」的標題。後來我允許亞東圖書館印行全部日記的時候，因爲紀念一個死友的情感關係，我就沿用了「藏暉室劄記」的名目。現在回想起來，我頗懊悔這件太牽就舊習慣的舉動，所以我現在決定改用「胡適留學日記」的標題。

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校對這幾十萬字，用力很勤苦，錯誤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對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錯誤。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胡適記于北平東廠胡同一號

自序

這十七卷劄記是我在美國留學時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記和雜記。我在美國住了七年，其間大約有兩年沒有日記，或日記遺失了。這裏印出的劄記只是五年的記錄：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後，有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簡單日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這中間只有短時期的日記（名爲北田 Northfield 日記，）遺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記。（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間記了一條劄記（卷三的首二頁）其餘全

闕。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劄記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這些劄記本來只是預備給兄弟朋友們看的；其實最初只是為自己記憶的幫助的。後來因為我的好朋友許怡蓀要看，我記完了一冊就寄給他看，請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後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思想演變，都寫成劄記，用作一種『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thinking aloud)。我自己發現這種思想草稿很有益處，就不肯寄給怡蓀，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參考。因此我對於這種劄記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所以無論怎麼忙，我每天總要騰出一點工夫來寫劄記，有時候一天可以寫幾千字。

我從自己經驗裏得到一個道理，曾用英文寫出來：

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

譯成中國話就是

要使你所得印象變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記錄或表現成文章。試舉一個例子。我們中國學生對於『儒敎』大概都有一點認識。但這種認識往往是很空泛的，很模糊的。假使有一個美國團體請你去講演『儒敎是什麼』，你得先想想這個講演的大綱；你拿起筆來起草，你才感覺你的知識太模糊了，必須查書，必須引用材料，必須追溯儒敎演變的歷史。你自己必須把這題目研究清楚，然後能用自己的話把它發揮出來，成爲一篇有條理的講演。你經過這一番『表現』或『發揮』（expression）之後，那些空泛的印象變着實了，模糊的認識變淸楚明白了，那些知識才可算是『你的』了。那時候你才可以算是自己懂得『儒敎是什麼』了。

這種工作是求知識學問的一種幫助，也是思想的一種幫助。它的方式有多種：讀書作提要，劄記，寫信，談話，演說，作文，都有這種作用。劄記是爲自己的了解的；談話，討論，寫信，是求一個朋友的了解的；演說，發表文章，是求一羣人的了解的。這都是『發揮』，都有幫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為我相信劄記有這種功用，所以我常用劄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時我和朋友談論一個問題，或通信，或面談，我往往把談論的大概寫在劄記裏，或把通信的大要摘鈔在劄記裏。有時候，我自己想一個問題，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驟，結論，都寫出來，記在劄記裏。例如我自己研究詩三百篇裏『言』字的文法，讀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櫜之，』始大悟『言』字用在兩個動詞之間，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魯語的代名詞『爾』『汝』『吾』『我』等字，隨筆記出研究的結果，後來就用劄記的材料，寫成我的爾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義，非戰主義，不抵抗主義，文學革命的見解，宗教信仰的演變，都隨時記在劄記裏，這些劄記就是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的思想的草稿。

我寫這一大段話，是要我的讀者明白我為什麼在百忙的學生生活裏那樣起勁寫劄記。

* * *

我開始寫劄記的時候，曾說『自傳則吾豈敢』（卷三首頁。）但我現在回看這些劄

記，才明白這幾十萬字是絕好的自傳。這十七卷寫的是一個中國青年學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內心生活，思想演變的赤裸裸的歷史。他自己記他打牌，記他吸紙烟，記他時時痛責自己吸紙烟，時時戒烟而終不能戒；記他有一次忽然感情受衝動，幾乎變成了一個基督教信徒；記他在一個時期裏常常發憤要替中國的家庭社會制度作有力的辯護；記他在一個男女同學的大學住了四年而不曾去女生宿舍訪過女友；記他愛管閒事，愛參加課外活動，愛觀察美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到處演說，到處同人辨論；記他的友朋之樂；記他主張文學革命的詳細經過，記他的信仰思想的途徑和演變的痕跡。（在這裏我要指出，劄記裏從不提到我受杜威先生的實驗主義的哲學的絕大影響。這個大遺漏是有理由的。我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中發憤盡讀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詳細的英文提要，都不曾收在劄記裏。從此以後，實驗主義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嚮導，成了我自己的哲學基礎。但一九一五年夏季以後，文學革命的討論成了我們幾個朋友之間一個最熱鬧的題目，劄記都被這個具體問題佔去了，所以就沒有餘力記載那個我自己受用而不發生爭論的實驗主義了。其實我寫

『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都是受那一派思想的指導。我的文學革命主張也是實驗主義的一種表現；『嘗試集』的題名就是一個證據。劄記的體例最適宜於記載具體事件，但不是記載整個哲學體系的地方，所以劄記裏不記載我那時用全力做的『先秦名學史』論文，也不記載杜威先生的思想。這就是我的留學時代的自傳了。

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極少數（約有十條）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來的眞面目。我後來完全不信任何神敎了，但我不諱我曾有一次『自願爲耶穌信徒』。我後來很攻擊中國舊家庭社會的制度了，但我不删削我當年曾發憤要著一部『中國社會風俗眞詮』『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得失』（頁一〇三）。我近年已拋棄我的不抵抗主義的和平論了，但我完全保存了劄記裏我的極端不抵抗主義的許多理論。這裏面有許多少年人的自喜，誇大，野心，夢想，我也完全不曾删去。這樣赤裸裸的記載，至少可以寫出一個不受成見拘縛而肯隨時長進的青年人的內心生活的歷史。

因爲這一點眞實性，我覺得這十幾卷劄記也許還值得別人的一讀。所以此書印行的

請求，我拒絕了二十年，現在終於應允了。

整理這一大批劄記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呂用力最多最勤（劄記的分條題目，差不多全是希呂擬的，）我要特別致謝。亞東圖書館的幾位朋友的鈔寫整理，校印也是我很感謝的。

最後，我用十分謝意把這部劄記獻給我的死友許怡蓀。他在二十年前曾摘鈔『藏暉室劄記』在新青年上陸續登載。這部劄記本來是爲他記的，它的印行也是他最盼望的。

一九三六，七，二十，在太平洋上總統柯立芝船裏。

藏暉室劄記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藏暉室劄記卷一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至十月卅日——在康南耳大學農學院

△一九一一年一月卅日（星一）

辛亥元旦。作家書（母四）。考生物學，尙無大疵。

今日五尺叢書送來，極滿意。五尺叢書（Five Foot Shelf）又名哈佛叢書（Harvard Classics），是哈佛大學校長伊里鶚（Eliot）主編之叢書，收集古今名著，印成五十巨册，長約五英尺，故有『五尺』之名。

今日有小詩一首：

永夜寒如故，朝來歲已更。層冰埋大道，積雪壓孤城。往事潮心上，奇書照眼明。可憐逢令節，辛苦尙爭名。

△一月卅一日（星二）

保民有母喪，以一詩寄之：

雪壓孤城寒徹骨，天涯新得故人書。驚聞孫綽新廬墓，欲令溫郎悔絕裾。秋草殘陽何限憾，升堂拜母已成虛。埋憂幸有逃名策，柘澗山頭築隱居。

△二月一日（星三）

讀英文詩，作植物學報告，得雲五一片。

△二月二日（星四）

余初意此後不復作詩，而入歲以來，復爲馮婦，思之可笑。

△二月三日（星五）

考英文，計默詩三首，作五題。得仲誠一書，溫德文，讀時報十數紙。

△二月四日（星六）

考德文。溫植物學。

考植物學。

連日以溫課失眠，今日下午無事，晝寢三小時，醒後一浴，暢快極矣。

作家書（兄二）。夜與同居諸君烹雞煮麵食之。

△二月五日（星期）

人日。日起戒吸紙烟。劉千里以電話邀打牌。讀左傳兩卷。

向沈保艾處借得顏魯公元次山碑，偶一臨摹，以懸腕習之，殊覺吃力，擬此後日日爲之，不知有效否？

△二月六日（星一）

寫字二張。讀狄更氏雙城記。

平日已習於學，今假中一無所事，反覺心身無着落處，較之日日埋頭讀書尤難過也。

△二月七日（星二）

大雪深尺許。

寫字一張。看沈艾君寫隸字一張。沈君作字極佳，亦新少年之不可多得者也。（君爲沈文肅公之孫。）

下午與 Mr. Ace 入城購拉丁文法一冊，此君許以相敎故也。

△二月八日（星三）

晨訪 Gould 醫生。踏雪行二里許，過去年所覓得之幽境，始達其家。先診兩目，敷以藥水。驗視目力已乃歸。故是日不能讀書。

讀古詩十九首。

△二月九日（星四）

尙不能讀書。夜赴學生會所舉編輯人會。

△二月十日（星五）

晨往訪 Dr. Gould。醫言吾右目幾完全無虧，惟左目甚近視，故右目實作兩目之工作，不御目鏡，將成盲人。蓋余少時常患目疾，左目尤甚。

往市定購目鏡，下午復往取之。

△二月十一日（星六）

入校辦注册事，訪 Dr. Gould。

今年吾國新年適逢大考，未得一日之休暇，今諸事大定，此間同人於今夜會宴於 Alhambra。是夜有中西音樂，程君之幻術，蔡李兩君之演說，極一時之盛。

△二月十二日（星期）

讀拉丁文十課。寫顏字二紙，似稍有進境矣；自八日以來，幸未作輟，不知後此尚能如是否？

得 Kappa Alpha 會柬邀夜宴。

△二月十三日（星一）

今日爲吾國元夜（辛亥正月十五日），吾人適於此時上第二學期第一日之課，回思祖國燈市之 頗爲神往。

下午生物學實習作字。德文新讀一書，甚苦多生字。

△二月十四日（星二）

上課。昨今兩日皆每日七時，頗忙碌。

此次大考，生物學得九十五分，植物學得八十三分，殊滿意矣。

△二月十五日（星三）

上課。

夜赴 K. A. 會夜宴，主人為 Mr. Watson。來賓有休曼校長（President Schurman）及會員。席上有歌詩，有演說。既撤筵，乃聚於客室，談笑為樂，極歡而散。

無忘威爾遜教授之講演！

（補註）氣象學教授威爾遜先生是日在班上說：『世界氣象學上有許多問題所以不能解決，皆由中國氣象學不發達，缺少氣象測候記載，使亞洲大陸之氣象至今尚成不解之謎。今見本班有中國學生二人，吾心極喜，盼望他們將來能在氣

象學上有所作為。』大意如此。此條所記卽指此。於今二十餘年，我與同班之王預君皆在此學上無有絲毫貢獻，甚愧吾師當年之期望。所可喜者，近年有吾友竺可楨君等的努力，中國氣象學已有很好的成績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廿二夜記。

△二月十六日（星四）

上課。讀 Shakespeare 一生事蹟。

連日失眠，殊非佳事。

前此此間中國學生會擬著一書曰康南耳，余亦被舉為記者之一，今日諸人分任所事.余分得本校發達史（Historical Development）。

△二月十七日（星五）

上課。

讀報有樹穀一篇，擬譯為中文。

作中國虛字解六紙。

讀莎氏"Henry IV"，"Shakespeare"當譯蕭思壁。

△二月十八日（星六）

上課。

夜有學生會，余適値日，須演說，即以『虛字』爲題。此余第一次以英文演說也。

記"Shakespeare's Wife"未完。

連日報載吾國將與俄國有邊釁，辭甚迫切，不知結果如何？

△二月十九日（星期）

晨起出門，思買報讀之，偶一不愼，仆於冰上者二次，手受傷，去皮流血，幸無大害。

寫字。作家書。夜讀德文。

△二月廿日（星一）

連日似太忙碌，昨夜遺精，頗以爲患。今日訪 Dr. Wright，詢之，醫云無害也。余因請其遍察臟腑，云皆如恆，心始釋然。

作植物學報告。

△二月廿一日（星二）

上課。

自昨日起爲此間『農人星期，』農院停課，招四方農夫來此參觀，並爲開會演講，去年來者至千人之多。

△二月廿二日（星三）

得二兄書，附一照片，極喜。

上課。

夜赴青年會歡迎會，中西學生到者約五六十人，是夜有中西音樂及演說，頗極一時之盛。

△二月廿三日（星四）

上課。因作一文須參考書，遂至藏書樓讀書，至夜十時半乃歸，即燈下作之，夜半始脫稿。

△二月廿四日（星五）

晨入學時，大風雪撲面欲僵，幾不可呼吸，入冬以來此日最難堪矣，

讀蕭氏"Henry IV"

△二月廿五日（星六）

上課，

是日下午與劉千里出外散步，循 Bryant 街而上，繞一大圈子而歸。

是夜赴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

△二月廿六日（星期）

寫植物學與生物學報告。

英文須作一辯論體之文，余命題曰『美國大學宜立中國文字一科，』

△二月廿七日（星一）

上課：

下學期之課雖未大增，然德文讀本虛馨傳，英文"Henry IV"，皆需時甚多；又實習之時間多在星期一與星期二兩日，故頗覺忙迫。

△二月廿八日（星二）

上課，讀國粹學報三冊。讀"Henry IV"及"Hühnchen"。

△三月一日（星三）

上課，寫字。讀"Henry IV"。

△三月二日（星四）

上課。擬成辯論文之綱目。

△三月三日（星五）

讀畢"Henry IV"，上課，

△三月四日（星六）

上課，寫字。寫生物學報告。

△三月五日（星期）

此間有學生組織一會，互相討論中國情狀，大率以教徒居多，今日 Mr. Ace 邀往一觀，彼中人介予爲述中國宗教情狀，予爲述「三教源流。」

△三月六日（星一）

作辯論文。但時間不足，未能盡量發揮。

寫植物學報告。

△三月七日（星二）

上課，讀虛馨傳畢，

△三月八日（星三）

英文及德文均有小考。

新課本："Kleider Machen Leute"（德）"Romeo and Juliet"（英。）

△三月九日（星四）

昨日讀美國獨立檄文，細細讀之，覺一字一句皆捫之有稜，且處處為民請命，義正詞嚴，眞千古至文。吾國陳駱何足語此！

續林肯 Gettysburg 演說，此亦至文也。

△三月十日（星五）

上課。讀達爾文 "Origin of Species"。

夜打牌，晏睡。

△三月十一日（星六）

上課。至芭痕院讀 Smith's "China and America" 一冊。讀蕭氏 "Romeo and Juliet"。

夜赴第一年級新生宴會（Freshmen Banquet）。是夜與宴者凡六百人，與會飛緋，極歡樂，他日當另為作一記。

△三月十二日（星期）

赴中國討論會。

讀 Smith's "The Uplift of China"。此君居中國三十餘年故其言皆切中情弊焉。

△三月十三日（星一）

上課。作一書寄二兄。

閱報見有一婦再嫁至十二次之多，計重婚者三次，凡嫁九夫，亦可謂怪物矣。

△三月十四日（星二）

上課。

夜讀 "Romeo and Juliet"。此書情節殊不佳，且有甚支離之處。然佳句好詞亦頗多，正如吾國之西廂，徒以文傳者也。

是日聞生物學教員言美國今日尚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論』致被辭退者，可謂怪事！

△三月十五日（星三）

上課英文試卷得九十一分頗自喜也。

是日始習游水。

△三月十六日（星四）

天大風，道行幾不能呼吸，又寒甚；是日生物學教員爲之罷課，可見其寒矣。回首故國新柳纖桃之景令人益念吾祖國不已也。

△三月十七日（星五）

讀"Romeo and Juliet"。完背誦 Romeo『窺豔』一節此書有數處詞極佳，如『初遇』『窺豔』『晨別』『求計』『長恨』諸節是也。此劇有楔子(Prologue)，頗似吾國傳奇

△三月十八日（星六）

作『Romeo and Juliet 一劇之時間的分析』

夜與金仲藩觀戲於蘭息院。是夜演"White Sister"，爲悲劇，神情之妙，爲生平所僅見。

今而後知西國戲劇之進化也。

△三月十九日（星期）

今日為先君誕辰（二月十九日）。

讀生物學頗有所得，另作筆記。夜讀德文。

△三月廿日（星一）

上課。連日讀德文甚忙。

△三月廿一日（星二）

上課。現『植物一』已學畢。下星期將有大考。

△三月廿二日（星三）

購 Webster 大字典一部，價二十元。

讀 Keats' "The Eve of St. Agnes" 詩，未畢。

改前日所作辯論體文。

△三月廿三日（星四）

作書致仲誠君武，頗多感喟之言，實以國亡在旦夕，不自覺其言之哀也。

△三月廿四日（星五）

英文小試。

連日日所思維，夜所夢囈，無非亡國慘狀，夜中時失眠，知『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是人情天理中事也。

△三月廿五日（星六）

得保民書，以一書復之。

余前評賴芬傳（W. D. Howel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以爲書名『振起』(Rise)，而其中事實，皆言賴芬衰落之狀，書名殆指其人格之進境(Rise)也。今日教員宣讀著者 Howells 來書，正是此意，余不禁爲之狂喜。

△三月廿六日（星期）

溫植物學。

連日大忙，雖星期亦不得暇。

▲三月廿七日（星一）

上課。下午適野為生物學之實習，道遇大雨。夜溫植物學，晏睡。

有馬小進君者以一詩見寄，因以一詩答之。

▲三月廿八日（星二）

考植物學。溫氣象學。

昨日和詩甚劣，有『應憐何處容歸鶴，只有相攜作鬼雄』二句稍佳。

▲三月廿九日（星三）

考氣象學。讀蕭氏 "Much Ado"。

得家書及大哥書。

▲三月卅日（星四）

作一文讀 "Hamlet"。

夜讀德文 "Kleider Machen Leute" 完。

▲三月卅一日（星五）

讀生物學。

讀 "Much Ado"。是夜大學學生演是劇於蘭息院，余往觀之景物佈置，殊費經營，演者亦多佳處，而尤以扮 Dogberry 者爲最佳。

▲四月一日（星六）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中國之夜』由中國學生作主人，招待會員及來賓。成績大好。

▲四月二日（星期）

寫生物學講義。溫德文。

自今日起就餐於 A. C. C. 會所。

▲四月三日（星一）

考德文，甚不滿意。讀生物學。

△四月四日（星二）

考生物學。

德文新讀 Lessing's "Minna von Barnheim"，乃一喜劇也。

△四月五日（星三）

上課。

明日為耶穌復活節假，共得假期五日。

讀『Andrew White 自傳』。此君前為本校校長，以學者為外交家。其書計二鉅冊，亦殊有趣味。

△四月六日（星四）

此間吾國學生舉行運動會，余亦與焉，與跑百碼賽跑兩次。此亦生平創見之事也。一笑。

今日得友人書甚多，夜一一答之。

△四月七日（星五）

讀"Minna,"英譯本（載五尺叢書中）完，甚喜之。讀"Hamlet"。讀左傳。

△四月八日（星六）

讀左傳畢。計余自去冬讀此書，至今日始畢。

讀本校創辦者康南耳君（Ezra Cornell）傳。此傳爲君之長子 Alonzo（後爲紐約省總督）所著。

△四月九日（星期）

晏起。讀杜詩。

下午與劉寰偉君往遊 Buttermilk Falls，步行數英里始至。地殊可觀。歸時已明月在天，林影在地。飯於二十世紀。至沈君處打牌，十二時始歸。

△四月十日（星一）

作康南耳傳，未完。

前此傳言女生宿舍中女子聯名稟大學校長，請拒絕有色人種女子住校。今悉此稟簽名者共二百六十九人之多。另有一稟反對此舉，簽名者卅二人。幸校長 Schurman 君不阿附多數，以書拒絕之。

▲四月十一日（星二）

今日假期已畢。上課。下午讀"Hamlet"。讀『Minna 傳』。夜讀英文詩數十首。

上課。

▲四月十二日（星三）

今日習農事，初學洗馬，加籠轡，駕車周遊一週。

讀周南。

▲四月十三日（星四）

上課。

讀召南邶風。漢儒解經之謬，未有如詩箋之甚者矣。蓋詩之為物，本乎天性，發乎情之不

容已。詩者，天趣也。漢儒尋章摘句，天趣盡湮，安可言詩？而數千年來，率因其說，坐令千古至文，盡成糟粕，可不痛哉？故余讀詩，推翻毛傳，唾棄鄭箋，土苴孔疏，一以己意爲造『今箋新注』。自信此箋果成，當令三百篇放大光明，永永不朽，非自誇也。

▲四月十四日（星五）

作一文論"Ophelia"。

赴學生會。

▲四月十五日（星六）

上課。讀"Hamlet"畢。

赴世界會之『德國夜』（German Night）。有影片六十張，寫德國學生事業，極動人。

作一文論"Hamlet"，未畢。"Hamlet"眞是佳構，然亦有疵瑕。余連日作二文，皆以中國人眼光評之，不知彼中人其謂之何？

▲四月十六日（星期）

續作『Hamlet 論，』寫成之。讀 "Minna"。

閱報有 Philadelphia Express 報者，每日平均銷 80,559 份，星期日銷 177,049 份，然猶未爲大報也，眞令人可驚。

△四月十七日（星一）

上課。作植物學筆記。讀 "Minna"。

今日已爲吾國三月十九日，春莫矣，此間猶有雪，天寒至冰點以下。Browning 詩曰：

Oh, to be in England

Now that April's there.

讀之令人思吾故國不已。

△四月十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花，』嫣紅姹紫，堆積几案，對之極樂，久矣余之與花別也。"Begonia" 名海棠，餘多不知漢文何名。

△四月十九日（星三）

今日忽甚暖，大有春意，見街頭有推小車吹簫賣餳者，占一絕記之：

遙峯積雪已全消，洩漏春光到柳條。最愛暖風斜照裏，一聲樓外賣餳簫。

今日英文小試。

△四月二十日（星四）

讀警察總監（Inspector-General）曲本。此爲俄人 Gogol 所著，寫俄國官吏現狀，較李伯元官場現形記尤爲窮形盡相。

明日大學生將會演於蘭息院，余擬往觀之。

得君武一片。

△四月廿一日（星五）

余前作『Ophelia 論』爲之表章甚力，蓋彼中評家於此女都作貶詞，余以中國人眼光爲之辯護，此文頗得敎師稱許。

讀 Bacon's Essays: "Studies"; "Dis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觀演俄劇 'Inspector-General'，大有『魯衛之政兄弟也』之感。

今日雨後甚冷。

△四月廿二日（星六）

上課。讀詩王鄭齊魏唐秦諸國風。

今夜世界學生會有『菲律賓之夜』，以讀詩甚不忍釋手，故未往。

△四月廿三日（星期）

在世界會午餐時聞席間人言，昨夜菲律賓學生有演說者，宣言菲人宜自主。今日席上人談及，尚有嗤之以鼻者。有某君謂余，吾美苟令菲人自主，則日本將攘爲己有矣。余鼻酸不能答，頷之而已。嗚呼，亡國人寧有言論之時哉！如其欲圖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耳。

△四月廿四日（星一）

上課。讀倍根文。

△四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今日植物課爲野外實習，踏枯樹以渡溪，攀野藤而上坂，亦殊有趣。

夜讀倍根文。倍根有學而無行，小人也。其文如吾國戰國縱橫家流，挾權任數而已。

△四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讀"Minna"。得母書。

△四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作氣象學報告，論空氣之流動（Circulation of Atmosphere）。作倍根文提要二篇。

△四月廿八日（星五）

上課。作倍根友誼論提要。

美國畫家 Melchers 嘗畫『聖餐』（The Communion），爲一時名作，有 Hawkins 者以重價購之，以贈此間大學，今懸於文學院南廊。今日爲作一記。

△四月廿九日（星六）

天時驟暖至八十度以上，不能讀書，與沈陳諸君打紙牌，又與劉矦諸君打中國牌，以爲消遣之計。

夜赴世界會之『美國夜』（American Night）。

△四月卅日（星期）

晏起。讀生物學。打牌。

同室陳君赴某地神學院之招，往爲演說中國教會情形，今日歸爲予談此事甚有趣。

讀 Emerson's "Friendship"，甚歎其見解之高，以視倍根，眞有霄壤之別。

△五月一日（星一）

生物學爲野外實習。讀 "Minna"。

連日熱極，今日下午忽雨雹，繼以大雨，積暑盡祛矣。

△五月二日（星二）

今日遂甚冷，猶有雨也。

作一文，評倍根與愛麥生之『友誼論』

△五月三日（星三）

今日微雪，中曆已四月矣，而此間猶至冰點以下。

得家書得友人書甚多，極慰。

作書復怡蓀，怡蓀兩次來書，詞旨暢茂，進境之猛，可欽可欽。

△五月四日（星四）

讀倍根之建築與花園兩文，皆述工作之事。惟此君爲英王進土木之策，其逢迎之態，殊可嗤鄙。

△五月五日（星五）

作一文評倍根財富篇，此文與小考同等。

讀豳風。豳風眞佳文。如七月鴟鴞東山，皆天下之至文也。

△五月六日（星六）

讀艾迭生與斯提爾（Addison and Steele）之旁觀報（Spectator）論文集。

打牌。夜赴中國學生會。

△五月七日（星期）

作一文論倍根，以中人眼光東方思想評倍根一生行跡，頗有苛詞；不知西方之人其謂之何？

△五月八日（星一）

上課。讀旁觀報。

連日春來矣，百卉怒長，嫩柳新榆，中天氣驟暖，如在吾國五六月間；蓋此間無春無秋，非大寒即大熱耳。

△五月九日（星二）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五月十日（星三）

讀旁觀報中有"Westminster Abbey" and"Visions of Mirzah"二篇，余極愛之。

讀 Johnson's『Addison傳』。

△五月十一日（星四）

上課。

夜讀小雅至彤弓『受言藏之』『受言櫜之』等句，忽大有所悟。余前讀詩中『言』字，漢儒以為『我』也，心竊疑之。因摘『言』字句凡數十條以相考證，今日始大悟，因作言字解一篇。久不作文，幾不能達意矣。

△五月十二日（星五）

"Minna'已讀畢。今日讀歌德（Goethe）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打牌。

▲五月十三日（星六）

今日英文小考，即作 Addison and Steele 二人傳。

至 Percy Field 看聯合運動會（Track）及棒球（Baseball），是日康南耳與普林斯吞（Princeton）競爭，結果康南耳勝。

（附註）Track Meet 今譯『田徑賽』。

▲五月十四日（星期）

作生物學報告。

夜與劉千里諸人打牌。劉君已畢業，云下星期二將歸祖國矣。

▲五月十五日（星一）

得君武一片。

生物學課觀試驗腦部，以蛙數頭，或去其頭部，或去其視官，或全去之，視其影響如何，以定其功用。

▲五月十六日（星二）

植物學課往野外實習，行道甚遠。讀歌德之"Hermann and Dorothea"。讀旁觀報。

自今日爲始，每日讀書有佳句警句，摘錄其一，另紙錄之。

▲五月十七日（星三）

讀"Hermann and Dorothea"。改所作諸文。

得家書及友朋書甚多，一一復之。怡蓀來書有『世風日下，知音不可得，得一性情中人，吾輩當性命視之——然而不可得也！』

▲五月十八日（星四）

大熱。

昨夜往聽 Prof. John A. Lomax 演說，題爲"Cowboy Songs in America"，蓋卽吾國所謂『牧童放牛之歌』。此君搜求甚多，亦甚有趣。

▲五月十九日（星五）

苦熱不能作事作詩一篇，寫此間景物，兼寫吾鄉思。

孟夏

孟夏草木長，異國方深春。平蕪自怡悅，一綠眞無垠。柳腰復何有？長條千絲綸。青楓亦怒茁，葉葉相鋪陳。小草不知名，含葩吐奇芬。昨日此經過，但見櫻花繁；今來對汝歎，一一隨風翻。西方之美人，蹀躞行花間：飄飄白練裾，顫顫薔薇冠。人言此地好，景物佳無倫。信美非吾土，我思王仲宣。況復氣候惡，旦夕殊寒溫。四月還雨雪，溪壑冰嶙峋。明朝日杲杲，大暑眞如焚。還顧念舊鄉，桑麻遍郊原。桃李想已謝，雜花滿籬樊，舊燕早歸來，喃喃語清晨。念茲亦何爲？令我心煩冤。安得雙仙鳧，飛飛返故園。

夜讀『Macaulay's Addison 傳』愛不忍釋，計全篇七十九葉，讀畢已鐘二下矣。

△五月二十日（星六）

郭守純君邀往 Cayuga 湖上盪舟游覽。余來此幾及一年，今日始與湖行相見禮。湖水稍有浪，然尙不礙舟行，景物亦佳，但少點綴耳。

是夜赴中國學生年宴。

△五月廿一日（星期）

大熱。讀"Hermann and Dorothea"。

作家書上吾母，另以一書寄冬秀，吾母書言冬秀已來吾家，故以一書寄之。

△五月廿二日（星一）

上課。作植物學報告。

大熱至華氏表百○三度。夜中猶熱，窗戶盡開，亦無風來，即有亦皆熱風，尤難堪也。而百蟲穿窗來集，几案口鼻間皆蟲也。此眞作客之苦況矣。

△五月廿三日（星二）

上課。

旁晚時大雨如注，積暑盡除，始能讀書。

讀氣象學，明日將有小考。

△五月廿四日（星三）

英文小考。氣象學小考。

得家書。得德爭書，大是快事。作書覆德爭。

△五月廿五日（星四）

上課。讀 "Hermann and Dorothea"。夜讀 Macaulay's "Leigh Hunt"。

△五月廿六日（星五）

上課。讀說文。

連日精神疲倦，終日思睡，下午晝寢，及覺已過七時，幾誤餐時。

△五月廿七日（星六）

今日為校中所謂『春朝』（Spring Day）假期。赴 Spring Day 會場。

下午讀英文詩數家。

是日本校與哈佛（Havard）競舟，與耶而（Yale）競球，皆大勝；又參與美國全國

運動大賽（Track），亦大勝；尚有小競皆勝：計一日而七捷，此間士女喜欲狂矣。

△五月廿八日（星期）

看報。美國報紙逢星期日則加圖畫增篇幅，價亦倍於平日，蓋星期無事，幾於無人不讀報。

讀 Macaulay's "Byron"。

△五月廿九日（星一）

上課。夜作一英文小詩（Sonnet），題為 "Farewell to English I"，自視較前作之歸夢稍勝矣。

△五月卅日（星二）

上課。植物學野外實習，行道極遠，歸途過湖，遂與郭君蕩舟入湖遊覽，一時許始歸。

△五月卅一日（星三）

上課。有 Adams 君者，其母來視之，留此已數日，君日偕往遊此間名勝，今日來邀余偕

往，遊 Gorge，風景絕佳，惟途中忽大雨，衣履淋漓，且天驟冷，頗以爲苦。

△六月一日（星四）

上課。連日生物學教授倪丹先生（Dr. Needham）所講演均極有趣，此老胸中自不凡也。

△六月二日（星五）

寫生物學講義。讀『Thackeray's Swift 論』。Swift 即著海外軒渠錄（汗漫游）者。Thackeray 即著新婦人集者。

△六月三日（星六）

本學期英文科，余得免考（Exempt），心頗自喜，實則余數月以來之光陰大半耗於英文也。（每學期平均分數過八十五分者得免大考。）

寫生物學講義。作生物學報告。

△六月四日（星期）

溫德文。德文之『主有位』（Genitive Case）甚有趣，漢文『之』字作主有位時亦與此同，他日擬廣此意爲作『之』字說。

▲六月五日（星一）

考生物學。下午考德文。夜打牌。

▲六月六日（星二）

得大哥一書，以書覆之。作書與容揆監督。

閱報見但怒剛成仁於廣州之耗，不知確否？念之慨然。

▲六月七日（星三）

溫氣象學。考氣象學。

下午看水滸。久不看此書，偶一翻閱，如對故人。此書眞是佳文。余意石頭記雖與此異曲同工，然無水滸則必不有紅樓，此可斷言者也。

▲六月八日（星四）

讀植物學。

得怡蓀一書，知樂亭（程幹豐）已於三月廿六日謝世，聞之傷感不已。樂亭爲松堂翁之子，余去歲北上，即蒙以百金相假，始克成行。其人沉毅，足以有爲，而天不永其年，惜哉！

△六月九日（星五）

溫植物學。

昨日怡蓀寄一長詩哭樂亭之喪，情眞語摯，讀之令人淚下，爲另錄一通藏之。

哭程君樂亭　　許怡蓀

始與君同學，同學高樓共晨昏。同學數十輩，我獨心許君。氣味漸相投，交情日以親。西閣聯床夜，竟夕同笑言。奄忽盡二載，業畢將離羣。離羣傷吾意，脈脈不忍分；故復與君約，擔簦遊滬濱。從此長聚首，意氣彌復新；齊心同志願，剖腹見性眞。感念時多艱，慷慨氣益振；砥勵復砥勵，耿耿此心存。豈圖旦夕間，堂上萎靈萱！君軀既清羸，君懷慘莫伸：以此傷心意，二豎遽相纏。參苓罔能效，悵悵歸故園。方期天倫樂，可以療瘴瘝；

何堪風雨夜，西望招汝魂！顏色不可見，徒想平生人。杳杳卽長夜，聲氣不相聞。君親素長者，豈弟聞四鄰；君亦無罪過，胡不永其年！天道果何知，已矣復何論！往歲七八月，自家來貴門。君望見我來，眉宇喜欲顚；走作招舊雨，剪燭開淸樽。吾適有遠行，不得久盤桓。江天下木葉，明月滿前軒；執手一爲別，黯黯共傷神。還問何時會，要我以明春。豈知成虛願，念之摧心肝？四野多悲風，哀鴻遍中原，死者長已矣，此生復何歎！

擲筆一長嘆，淚下如流泉。

△六月十日（星六）

考植物學。

作書寄松堂翁，亦不作慰詞。夫天下豈有勸爲人父母者不哭其子者哉？

大考已畢，一無所事矣。

第一學年畢矣！

△六月十一日（星期）

一九一一年六月。

得保民仲誠慰慈蜀川書。蜀川書言饒敬夫（名可權，嘉應州人）亦死於廣州。此君前殉其婦，吾輩救之得不死，今乃死於革命，可謂得所矣。

讀王臨川集。

△六月十二日（星一）

慰慈爲我寄馬氏文通一部來，今日始到。

讀馬氏文通，大歎馬眉叔用功之勤，眞不可及，近世學子無復如此人才矣。若賤子則有志焉而未之逮也。

打牌。

△六月十三日（星二）

出門旅行，第一次遊 Pocono Pines。十二時廿五分車行，下午五時半到自 Ithaca 至此，計百四十七英里。中國基督教學生會在此開夏令會，明日起至十九日止。今日華人到者十三人。（到會者不全是基督徒。）

△六月十四日（星三）

第一日：中國公學同學陳紹唐君亦來，不相見者三年矣。中國學生來者約三十人，有張履箴曹雲祥等。游湖上。是夜開會，穆德（Dr. John R. Mott）演說，極動人。會已，爲歡迎茶會。

△六月十五日（星四）

第二日：穆德演說二次，此君演說之能力眞不可及。有 Prof. Hildebrand 之經課及 Dr. Beach 之討論會。游湖上。夜會。與陳君談。與胡宣明君談齒痛。

△六月十六日（星五）

第三日：李佳白君（Dr. Gilbert Reid）經課，李君自上海來。洛克烏德君（Mr. Lockwood）演說，亦自上海來者。朱友漁君演說。合影。是日牙痛甚劇，不能赴夜會。早睡。

△六月十七日（星六）

第四日：經課。討論會，題爲『孔教之效果』，李佳白君主講，已爲一恥矣，既終，有 Dr.

Beach言，君等今日有大患，即無人研求舊學是也。此君乃大稱朱子之功，余聞之，如芒在背焉。Mr. T. R. White 演說『國際和平』(International Peace)。下午爲歡迎茶會。夜會。

得希呂一書。

△六月十八日（星期）

第五日：討論會，題爲『祖先崇拜』(Ancestor Worship)。經課。Father Hutchington說教，講馬太福音第二十章一至十六節，極明白動人。下午紹唐爲余陳說耶教大義約三時之久，余大爲所動。自今日爲始，余爲耶穌信徒矣。是夜Mr. Mercer演說其一身所歷，甚動人，余爲墮淚。聽衆亦皆墮淚。會終有七人起立自願爲耶穌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附記

這一次在孛可諾松林（Pocono Pines）的集會，幾乎使我變成一個基督教徒。

這冊日記太簡略，我當時有兩封信給章希呂與許怡蓀，記此事及當時的心境稍

詳細，現在附鈔在此，與怡蓀信附有八年十月一跋，也附鈔在此：

一　寄章希呂

希呂足下：

現方外出赴一耶教學生會於 Pocono 山之巔。此間地高，氣爽，天寒，有圍爐者。今日忽得由 Ithaca 城轉來手書，讀之亦悲亦慰。樂亭之噩耗，已於怡蓀手書中知之。自是以後，日益無聊，又兼課畢，終日無事，每一靜坐，輒念人生如是，亦復何樂？此次出門，大半爲此，蓋欲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殺吾悲懷耳。樂亭已矣！吾輩生者失一分功之人，卽多一分責任，今方求負責任之人而不可得，而忍見沈毅少年如樂亭者夭折以死耶！來書言舊日同學將爲樂亭開哀悼會，適與樂亭非獨友朋之感而已，豈可默然無一言以寫吾哀！惟頃見怡蓀已有長詩哭之，適心緒如焚，不克有所作，僅集文選句成一聯。弟能爲我倩人書之否？

此間耶教學生會乃合二會而成：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一爲中國留美東省

耶教會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餘人。適連日聆諸名人演說，又覩舊日友人受耶教感化，其變化氣質之功眞令人可驚。適亦有奉行耶氏之意，現尚未能眞正奉行，惟日讀 Bible，冀有所得耳。

來書言有『無恆』之病，此爲今日通病，不止弟一人而已也。治之之法，在於痛改。其法大概如下：

(一)讀書非畢一書勿讀他書。

(二)每日常課之外，須自定課程而敬謹守之。

(三)時時自警省。如懈怠時，可取先哲格言如『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古諺）』『德不進，學不勇，只可責志（朱子）』『精神愈用則愈出（曾文正）』之類，置諸座右，以代嚴師益友，則庶乎有濟乎？

居此十日，使仍歸去。適有去 Cornell 之志，不知能實行否？

匆匆奉聞，即祝

無恙。

小兄適頓首。一九一一，六十七。

二 寄許怡蓀

怡蓀吾兄足下：

得手書，及哭樂亭詩之後，已有書奉復，想已得之。此後日益無聊，適大考已畢，益無所事事，適此間耶教學生會會於字可諾（Pocono）山之巔，余往赴之。此會合二會而成：一爲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一爲美國東省耶教學生會。計中國學生到者約三十五人，美國學生約二百人。此山地高二千英尺，故寒如在深秋，早晚有擁爐者，可稱避暑福地。會中有名人演說，如 Mott 郎（青年會報所稱之穆德，乃世界名人），Beach（此君曾居中國，能通說文，亦一奇也），Gilbert Reid（李佳白）等。弟愁苦之中處此勝境，日聆妙論，頗足殺吾悲懷。連日身所經歷，受感益甚，昨日之夜，弟遂爲耶氏之徒矣。想故人聞之必多所駭怪，頗思以五日以來感人最甚之事爲足下言之。

方弟入中國公學時，有同學陳紹唐君（廣西人）與弟同班，一年之後，此君忽入守眞堂專讀英文，後遂受洗爲耶教徒。他於前年來美，今於此相見。其人之言行，眞如程朱學者，令人望而敬愛其人。信道之篤，眞令人可驚。然其人之學問見識非不如吾輩也。此可見宗教之能變化氣質矣。

昨日之夜有 Mercer 者，爲 Mott 之副，其人自言在大學時染有種種惡習（美國大學學生之風俗有時眞如地獄）無所不爲，其父遂擯棄之，逐之於外。後此人流落四方，貧不能自活，遂自投於河；適爲水上巡警所救，得不死，而送之於一善堂。堂中人勸令奉耶教。從此此人大悔前行，遂力行善以自贖。數年之後，一日有會集，此君偶自述其一生所歷，有一報紙爲揭登其詞；其父於千里之外偶閱是報，知爲其子，遂自往覓之。既至，知其果能改行，遂爲父子如初。此君現卒成善士，知名於時。此君之父爲甚富之律師，其戚即美國前任總統也。此君幼時育於白宮（總統之宮）則所受教育不言可知，而卒至於此，一旦以宗教之力，乃舉一切教育所不能

助，財產所不能助，家世所不能助，友朋所不能助，貧窮所不能助之惡德而一掃空，之此其功力豈可言喻！方此君述其父再見其子時，抱之于懷而呼曰："My boy, My boy ………"，予爲墮淚，聽衆亦無不墮淚。會終有七人（此是中國學生會會，員大抵皆教中人，惟八九人未爲教徒耳。）起立，自言願爲耶教信徒，其一人即我也。

是會在一小屋之中，門矮可打頭，室小如吾南林里所居之半，拾門外落葉枯枝爲爐火，圍爐而坐，初無宗教禮儀之聲容節奏，而感人之深一至於此，不亦異乎？現弟尚留此三日，後即歸 Ithaca 城。……

匆匆奉聞，即祝

無恙。

弟適頓首。 六月廿一日。

此書所云『遂爲耶氏之徒』一層，後竟不成事實。然此書所記他們用『感情的』手段來捉人，實是眞情。後來我細想此事，深恨其玩這種『把戲』，故

起一種反動。但是這書所記，可代表一種重要的過渡，也是一件個人歷史的好材料。　適。　八年十月追記。

△六月十九日（星一）

第末日祈禱集會。事務會。美國基督學生夏令會之歡迎茶會。運動比賽。

△六月廿日（星二）

吾國學生會已畢，自今日爲始吾輩留此爲美國學生會之客。

外出散步看打棒球。

是日早晚俱有講道會。

有 Elkington 者，爲此間地主，曾至中國，現招吾輩明日往遊其家。

△六月廿一日（星三）

是日早有 Talbot 主講之講道會。

步行至 Pocono 湖，Elkington 以舟來迎，舟行湖中，約一時始至其家（湖廣約四英

里。）其地幽絕，冬青之樹參天蔽日，湖光蕩漾，如在畫圖。主人導吾輩周覽一匝，出橘漿飲吾輩已，復致詞，甚殷摯，有陳某答之。五時辭歸。

△六月廿二日（星四）

Fosdick, Hurry等演講。

下午與陳紹唐胡宣明二君盪舟於 Naomi 湖，約二小時至一小島名"Comfort"，登岸一遊，以小刀刻『二胡一陳』四字於一楓樹之上而歸。

△六月廿三日（星五）

今日歸矣。十二時十分上車，一時至 Scranton。其地有車站極壯麗，垣壁皆以花石為之，嵌畫甚多，皆就有色之石綴合而成，可謂奇觀。過 Elmira，即陳晉侯（茂康）所游者也。八時至 Buffalo，住 Iroquis 旅館。

△六月廿四日（星六）

晨以電車至尼格拉瀑布（Niagara Falls）觀飛瀑，所謂全景（General View）者

是也。泉自高巖飛下，氣象雄極，唐人詩所謂『一條界破』，對此便覺其語寒酸可嗤，水觸石，噴沫皆成雲霧。既復以車游瀑布下之大壑(Gorge)下壑仰觀飛瀑，狀尤雄偉。三時歸 Buffalo。五時五十分上車十時至 Ithaca。

△六月廿五日(星期)

晏起。作一書寄母。昨日歸得保民叔永等書。

△六月廿六日(星一)

訪憲生諸君於湖上別墅，下午始歸。

△六月廿七日(星二)

作康南耳傳未完。

△六月廿八日(星三)

今日始習打網球(Tennis)。夜打牌。

閱國風報，見梁卓如致上海各報館書，心頗韙其言，以爲上海各報對梁氏，誠有失之泰

甚之處，至於辱及妻女，則尤可鄙矣。

△六月廿九日（星四）

寫字一紙，甚苦磨墨。打球。夜讀周昀叔（星譽）鷗堂日記三卷，亦殊好之。

△六月卅日（星五）

今日天氣甚涼，僅七十餘度耳。思作詩輓樂亭，未成。

作康南耳傳未完。

△七月一日（星六）

讀馬太福音第一章至第五章。

天驟熱。初購希臘文法讀之。讀馬太福音五章至七章。讀班洋（Bunyan）之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

△七月二日（星期）

讀馬太福音八章至九章。作書寄李辛白。天熱不能作事，打牌消遣。

▲七月三日（星一）

有休寧人金雨農者，留學威士康星大學（Wisconsin University）電科，已畢業，今日旅行過此，偶於餐館中遇之，因與偕訪仲藩。十二時送之登車。

今日天氣百一十度。打牌。

▲七月四日（星二）

讀Plato's "Apology of Socrates"。

今日為美國獨立紀念日，夜八時至湖上觀此間慶祝會。士女來遊者無算，公園中百戲俱陳，小兒女燃花爆為樂。既而焰火作矣，五光十色，備極精巧。九時半始歸。

▲七月五日（星三）

往暑期學校註册。下午打牌。

▲七月六日（星四）

暑期學校第一日，化學（八時至一時。）打牌。

△七月七日（星五）

上課。打牌。

△七月八日（星六）

無事。打牌。天稍稍涼矣。

△七月九日（星期）

讀馬太福音。

△七月十日（星一）

上課。化學實驗，左手拇指受玻璃管刺傷，流血甚多。

△七月十一日（星二）

讀 Fosdick's "The Second Mile"。此書甚佳。余在 Pocono 曾見此人演說三次。

作『哭樂亭詩』成：

人生趨其終，有如潮趨岸；前濤接後瀾，始昏倏已旦。（此四句譯蕭士璧小詩第六

十章）念之五內熱，中夜起長歎。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今年覆三豪，（粵亂吾友二人死之，與樂亭而三也。山谷詩云『今年鬼祟覆三豪』）令我肝腸斷。於中有程子，耿耿不可滅。揮淚陳一詞，抒我心煩惋。惟君抱淸質，沈默見貞幹。似我澹蕩人，望之生敬憚。去年之今日，我方苦憂患：酒家爭索逋，盛夏貧無幔。君獨相憐惜，行裝助我辦，資我去京國，遂我游汗漫。一別不可見，生死隔天半。蘭蕙竟早萎，孤桐付薪爨。天道復何論，令我皆裂肝！我今居此邦，故紙日研鑽。功成尙茫渺，未卜雛與鷇。思君未易才，尙如彩雲散。而我獨何爲，斯世眞夢幻！點檢待歸來，闢園抱甕灌，閉戶守殘經，終身老藜莧。

▲七月十二日（星三）

上課。讀 H. Begbie's "Twice-born Men"。

得怡蓀書，附樂亭行述，囑爲之傳。下午爲草一傳。久不作古文，荒陋可笑。昨日一詩，今日一文，稍稍了一心願。然此豈所以酬死友者哉！

程樂亭小傳

樂亭以辛亥三月二十六日死。後二月，其友胡適爲詩哭之。詩成之明日，而許怡蓀以樂亭之行述來囑爲之傳。適不文，然不敢辭也。謹按行述：

君程姓，名幹豐，居績溪十一都之仁里。其先代以服賈致富甲於一邑，累葉弗墜。父松堂先生，敦厚長者，好施而不責報，見侵而不以爲忤。當國家初廢科舉，即出貲建思誠學校，近又建端本女學，以教育其鄉之子女，吾績風氣之開，先生有力焉。

君爲人少而溫厚，悱惻有父風，爲思誠校中弟子，與其弟三四人晨趨學舍，皆恂恂儒雅，同學咸樂親之。日夕罷學，則與同學胡永惠、胡平及其諸姑之子章洪鐘、章恆望數人促膝談論，以道義學行相砥礪。君深於英文，尤工音樂，同學有所質問，輒極其心思爲之往復講解。蓋其愛人之誠，根於天性如此。

既卒業，而有母喪。後半載，始與其友數人入金陵某校，旋去而之上海，讀書於復旦公學。君既遭母喪，意氣卽慘然弗舒，至是益憔悴，遂病。而讀書仍不少輟，嘗曰：「爲

學宜猛進，何可退也？』至庚戌之夏，日益不支，家人乃促之歸，歸未一年而死。年二十一。君生平篤於朋友恩誼，其卒也，同學皆哭之如手足云。

胡適曰：『嗚呼！余識樂亭在戊己之際，已喪母矣，形容慘顇，寡言笑；嗣後雖數數相見，其所與我言纔七八十語耳，蓋其中懷慘痛有難言者。不知者以爲樂亭矜重難合，而烏知此固前數年沉毅佳俠抵掌談論不可一世之少年耶！』

許怡蓀曰：『嗚呼！余與樂亭六載同學，相知爲深，孰謂樂亭之賢而止於此！夫以樂亭與其尊甫之惻怛好義，天不宜厄之，而竟死，可傷也！』胡適曰：『許君之言誠也。』遂以爲傳。

△七月十三日（星四）

上課。讀陶淵明詩一卷。

△七月十四日（星五）

化學第一小試。讀拉丁文。

夜遊公園，適天微雨，衆皆避入跳舞廳內。已而樂作，有男女約二十雙，雙雙跳舞。此爲余見跳舞之第一次，故記之。

△七月十五日（星六）

讀拉丁文。讀謝康樂詩一卷。作書寄友人。夜赴暑期學生之歡迎會。

△七月十六日（星期）

游湖上別墅，歸後大風雨。讀拉丁文。

△七月十七日（星一）

上課。化學試卷竟得百分，眞出意外。讀拉丁文。

△七月十八日（星二）

上課。作化學算題，久不作算數之事矣。（去年北京試後，卽未一親此事。）

△七月十九日（星三）

夜聽 Prof. Sprague 演說 "Milton"。此君爲本校最先英文掌教，今老矣。

上課。偶與沈保艾談，以爲吾輩在今日，宜學中國演說，其用較英文演說爲尤大，沈君甚以爲然，卽以此意與三四同志言之，俱表同意，決於此間組織一『演說會』。

△七月廿日（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一日（星五）

化學第二小試。是夜邀演說會同志會於余室，議進行大旨。打牌。得近仁一書。

△七月廿二日（星六）

晨往 Robinson 照相館攝一小影。打牌。讀美國短篇名著數種。

△七月廿三日（星期）

晨十時，康南耳中國演說會第一會，余演說『演說之重要』。是日有參觀者六七人。余演說每句話完時常作鼻音 "nn" 聲，亦不自覺，此是一病，今夜承友人相告，當改之。

△七月廿四日（星一）

上課。得德爭一書。打牌。演化學算題。

△七月廿五日（星二）

上課。作書覆德爭。打牌。

△七月廿六日（星三）

上課。演化學算題。

連日極寒，中夜尤難堪。天明時夢見吾母，又夢見蜀川。

△七月廿七日（星四）

上課。寫化學講義。

△七月廿八日（星五）

化學第三小考。

△七月廿九日（星六）

讀馬太福音。讀 Samuel Daniel 情詩數章。打牌。

△七月卅日（星期）

演說會第二次會，余爲主席。

△七月卅一日（星一）

上課。演算題。

△八月一日（星二）

上課。讀 George Eliot's "Silas Marner"。

△八月二日（星三）

讀 "Silas Marner"。此書雖亦有佳處，然不逮 "The Mill on the Floss" 遠甚。友人某君昔極稱此書，蓋所見不廣耳。

△八月三日（星四）

讀 "Silas Marner" 之第十二回 "The Discovery of Eppie"，不覺毛髮爲戴，蓋慘愴之至矣。

△八月四日（星五）

化學第四小考，極不稱意；平生考試，此爲最下。打牌。

△八月五日（星六）

打牌。

△八月六日（星期）

演說會第三次會，余演說「祖國」。自今日起不吸烟矣。余初吸最賤之煙捲，繼復吸最貴之煙捲，後又吸煙草，今日始立誓絕之。

△八月七日（星一）

上課。

△八月八日（星二）

上課。今日讀 "Silas Marner" 畢。作家書。作書寄近仁。朱友漁君自紐約來，取回所攝

影。

△八月九日（星三）

得保民一書演算題。

△八月十日（星四）

上課。夜早睡；連日或以讀書，或以打牌，恆子夜始寢，今日覺有不適，故以此矯之。

愛國會舉余爲主筆，尙不知何以答之。

△八月十一日（星五）

上課。下午晤 Brown 君夫婦。此君夫婦皆嘗至吾國，敎授於天津某校者也。取照片。夜打牌。

△八月十二日（星六）

讀狄更氏雙城記。

△八月十三日（星期）

演說會第四次會，余演說「克己」。

韓安君自西方來此。君字竹平，吾皖巢縣人，畢業於此校，今以愛國會事，周遊東方諸校。

溫化學。

演說會自下星期起暫停。

△八月十四日（星一）

化學大考。讀雙城記。

△八月十五日（星二）

上課。天大雷雨。讀雙城記完。

韓君見訪，談甚久。此君貌甚似保民。

學生會特別會，爲愛國會事也。

△八月十六日（星三）

今日爲暑期學校課最末一日。

去年今日去國去祖國已一年矣。今日得堂上家書，坐 Morse 院外坡上讀之。讀已四望，湖光如鏡，白楊青楓，蕭蕭作聲，樹間鼪鼯窺人毫無畏態。佳哉此日！

△八月十七日（星四）

讀愛麥生文（Emerson's Essays）。讀五尺叢書中之"Tales"此書如吾國之搜神述異，古代小說之遺也。連日無事，極無聊，故讀之。

此間國人十去其九，皆赴中國東美學生年會者也。

△八月十八日（星五）

讀馬可梨（Macaulay）之"History"及"Johnson"。打牌。

見北京清華學堂榜，知覲莊與鍾英皆來美矣，爲之狂喜不已。

△八月十九日（星六）

讀密爾頓（Milton）之"Lallegro"。

與魏作民諸君遊湖上別墅，夜八時始歸。

▲八月廿日（星期）

與魏李諸君躬自作饌，烹雞炙肉，大啖之。

下午獨遊Cascadilla谷，獨行林中，長松蔽天，小橋掩映，溪聲淙淙可聽，胸襟爲之一舒。

讀密爾頓之"Lallegro"及"Il Penseroso"，皆佳構也。

▲八月廿一日（星一）

讀密爾頓稍短之詩。下午至藏書樓作康南耳傳。

▲八月廿二日（星二）

作康南耳傳畢，凡五六千言，擬係以短論，久之未成。

▲八月廿三日（星三）

下午與同居諸君泛舟湖上，此日所用爲帆船，但恃風力，亦殊有趣。夜打牌。

▲八月廿四日（星四）

是日打牌兩次。讀密爾頓小詩。

△八月廿五日（星五）

作康南耳傳結論，約三百餘字，終日始成；久矣余之不親古文，宜其艱如是也。打牌。

△八月廿六日（星六）

讀德文詩歌"Lyrics and Ballads"。打牌。

△八月廿七日（星期）

金旬卿君歸自紐約，聞其談旅行事甚詳，擬今冬亦往紐約一遊。

王益其君昨日約往一談，今日赴之，談氣象學建設事。

△八月廿八日（星一）

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贍家，擬於明日起著德文漢詁一書，雖爲貧而作，然自信不致誤人也。

讀"Lyrics and Ballads"。

△八月廿九日（星二）

晨起讀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極愛其議論之深切著明，以爲臨川集之冠。訪 Prof. Wilson，承其導觀氣象所（Weather Bureau）一切器械。夜讀 "King Lear"。

△八月卅日（星三）

晏起。打牌。讀 "The Tempest"。連日讀蕭士璧戲劇，日盡一種，亦殊有趣。

△八月卅一日（星四）

上午至王益其處，與同炊爨爲午餐食之。下午散步 Cascadilla 谷。是日讀 "Macbeth" 未完。

△九月一日（星五）

昨夜誤碎目鏡，今日入市令工治之。理什物。

讀 "Macbeth" 畢。此書爲蕭氏名著，然余讀之初不見其好處，何也？

得傅有周寄小影，附題詞廿四韻，以一書報之，亦媵以一影。

▲九月二日（星六）

陳晉侯沈保艾歸自年會，為言余被舉為賠款學生會中文書記兼任會報事，余已許愛國會為任主筆之一，今若此，恐遂無寧日矣。

讀 Dryden's "All for Love"。畢此劇甚佳。

▲九月三日（星期）

讀仲馬小說。改康南耳傳結論，刪去二百字，存百字耳。打牌。

見小說時報所登上海伎人小影，知吾前所識之某輩今皆負盛名矣。

▲九月四日（星一）

今日為勞動節（Labor Day），為休息之日。打牌。

讀仲馬小說。吾讀俠隱記續集，已盡六鉅冊，亦不知幾百萬言矣。此"Son of Porthos"為最後之一冊。偉矣哉，小說之王也！

▲九月五日（星二）

讀小說。打牌。閱報知第三次賠款學生今日抵舊金山。與金濤君談話。今日擬遷居而未成。是夜大雨。

△九月六日（星三）

主婦大可惡，幾致與之口角。此婦亦殊有才幹，惟視此屋爲一營業，故覩一錢如命，爲可嗤耳。

今日遷居世界學生會所。初次離羣索居，殊覺悽冷。

昨日與金濤君相戒不復打牌。

△九月七日（星四）

得君武書，知楊篤生投海殉國之耗，爲之嗟嘆不已。其致君武告別書云：『哀哀國祖，徇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淘此無名之骨』。讀之如聞行吟澤畔之歌。

君武贈詩一首。

△九月八日（星五）

昨夜譯 Heine 小詩一首。作書寄君武。讀荀子一卷，小說一卷，陶詩數首。寫去國後之詩詞爲天半集。

▲九月九日（星六）

讀荀子第二卷。讀 "Fortunes of Nigel"，小說也。

與匈牙利人 A. Janitz 君談。預備明日演說。

▲九月十日（星期）

演說會第五次會，余演說『辯論』。與諸君論下次辯論會擇題事。

讀荀子半卷。讀 "Fortunes of Nigel"。

▲九月十一日（星一）

讀 "Fortunes of Nigel" 畢。此爲司各得氏小說之一，以有蘇格蘭文字故讀之稍費時力。

得鍾英一電，知明日可到。

▲九月十二日（星二）

至車站迎鍾英。十二時車到，同來者四人：裘維瑩楊孝述章元善司徒堯諸君。是日與鍾英及諸君閒談終日。

▲九月十三日（星三）

讀荀子半卷。

得保民一書，附藝舟雙楫及廣藝舟雙楫二冊。

夜開歡迎會，歡迎新來諸君。

▲九月十四日（星四）

與鍾英諸人閒談，又同遊農院。

得二兄一書，久不得二兄書矣。

▲九月十五日（星五）

鍾英前已定居 Lee 姓之屋，今日始遷往。主婦之子，余同班也。

讀"Man in the Iron Mask"。作公私書函。

鍾英攜來照片甚多，有余十八歲時小影，對之不勝今昔之感。

▲九月十六日（星六）

讀小說。與鍾英往見註冊主任 Hoy。與程計二君議明日會事。

夜與鍾英閒步至 Happy Hour 看影戲，余九閱月不至此矣。

鍾英父母俱存，有兄有妹，承以合家影片見示，天涯游子，對之感慨何限！

▲九月十七日（星期）

演說會第一次舉行辯論，題爲『中國今日當行自由結婚否？』余爲反對派，以助者不得其人，遂敗。

讀小說。

▲九月十八日（星一）

讀小說。作書。讀荀子。是日購 C. Lamb 尺牘二帙讀之。

▲九月十九日（星二）

讀 Lamb 尺牘。刪定氣候學論。

下午往觀 Ithaca Fair。Fair 者，所謂『展覽會』也。陳一鄉之所出而定其優劣焉，以鼓舞其優者而汰其劣者，意至善也。

▲九月廿日（星三）

作家書。今日爲始，以後每七日作書一次寄吾母與吾兄。作書寄上海友人。

▲九月廿一日（星四）

今日終日未讀一書，何也？

讀荀子。

下午至 Fair 觀飛行機，所見爲一雙葉機，亦不甚大，待之久乃不見飛起。天忽大雨，時來觀者約數萬人，皆狼狽走散。余亦衣履皆濡。

▲九月廿二日（星五）

讀Sophocles'（希臘人 495-405 B. C.）"Oedipus The King" 一劇。讀荀子。

以所居之圖寄仕兄得仲誠一書，覲莊一書。

△九月廿三日（星六）

今日匆匆竟未讀書何也？上午拍球；下午預備演說，定下學期課程。

△九月廿四日（星期）

今日以會所不可用，故演說會展緩一星期。讀馬太福音兩卷。

△九月廿五日（星一）

在藏書樓閱書，爲作本校發達史之材料。史目如下：

第一章　概論

第二章　白校長（White）時代

第三章　亞丹校長（Adams）時代

第四章　休曼校長（Schurman）時代

▲九月廿六日（星二）

至藏書樓讀書。作校史第一章未成。作書寄覲莊，約二千言。有 M. B. Haman Felix Kremp 者來談。

▲九月廿七日（星三）

上山註冊，歸時小雨。下午作校史第一章成。

出遊偶見書肆有 Henry George's "Progress and Poverty"（亨利喬治著進步與貧窮），憶君武曾道及此書，遂購以歸。燈下讀之。卷首有其子序一首，甚動人。

▲九月廿八日（星四）

昨夜夜分腹痛大作，幾不可忍，一夜數起，今晨詣醫視之，服藥兩種，稍稍愈矣，然尚泄不已。

▲九月廿九日（星五）

今日爲上課之第一日，休曼校長演說。

今日猶時時泄下，醫云『此藥之力也，病已袪矣。』

上課。夜讀 Wordsworth's "Tintern Abbey"。

△九月卅日（星六）

上課。聽 Prof. Strunk 講 "Tintern Abbey" 甚有味。西人說詩多同中土，此中多有足資研究者，不可忽也。

偶見 "Little Visits With Great Americans" 一書，甚愛之。

△十月一日（星期）

至 Sage Chapel（本校禮拜堂）聽 Anderson 講道。

今日以會所未得空地，遂不開演說會。

讀 Wordsworth（華茨沃氏）詩。

△十月二日（星一）

經濟學第一課宣言農院二年生不許習此課，以人太多故也。

聽 Prof. Northup 講英文，謂欲作佳文，須多讀書。其說甚動人。

△十月三日（星二）

以改定課程頗費周折，卒僅得讀十五時耳。

得覲莊所寄顏習齋年譜，讀之亦無大好處。

△十月四日（星三）

上課。讀華茨沃詩。

得覲莊一書，亦二千字，以一書報之，論宋儒之功，亦近二千言。

△十月五日（星四）

是日大雨。天驟熱。中夜忽流鼻血不已。

△十月六日（星五）

上課。讀 De Quincy's "The Knocking"，甚喜其言之辯，惟所論余殊不謂然，爲作一文駁之。

今年每日俱有實驗課。上午受課稍多，竟不暇給；懼過於勞苦，自今日爲始，輟讀演說及英文詩二課，而留英文散文一科。

今日爲中秋節，天雨無月，爲之悵悵不已。

▲十月七日（星六）

上課。下午看影戲，有科學片『花的生長』（The Growth of Flowers），眞妙不可言；又有 Cornell 景物，眞亦可觀。

夜學生會第一次會，新職員爲金濤劉仲端林亮功程義藻等。會畢訪鄒樹文，歸見月色甚佳，心神爲之怡悅無已。

▲十月八日（星期）

未讀一書，未作一事。

▲十月九日（星一）

上課。讀 Burke's "The Age of Chivalry is gone!"，文穠麗極矣。寫地質學報告。

△十月十日（星二）

上課。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讀 Thackeray's "Round About Papers"，甚趣。至 Falls Creek，風景佳絕，余居此一年，乃未遊此地，可惜可惜。

△十月十一日（星三）

上課。得覲莊書，攻擊我十月四日之書甚力。夜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常會，是日有人提議賓客不宜太濫一事，甚有理。作一書寄馬小進。

△十月十二日（星四）

上課。聞武昌革命軍起事，瑞澂棄城而逃，新軍內應，全城遂爲黨人所據。

△十月十三日（星五）

作英文記一篇。上課。

革命軍舉諮議局長湯化龍爲湖北總督；黃興亦在軍，軍勢大振；黎元洪爲軍帥。外人無恙。

△十月十四日（星六）

上課。種果學野外實習。

△十月十五日（星期）

武昌宣告獨立。北京政府震駭失措，乃起用袁世凱爲陸軍總帥。美國報紙均袒新政府。

Prof. Comfort 有聖經課。

起用袁世凱之消息果確，惟不知袁氏果受命否耳。漢口戒備甚嚴，念大哥與明姪在漢不知如何？

△十月十六日（星一）

上課。夜溫習地質學與化學，以明日有小試也。

△十月十七日（星二）

上課。地質學小試。化學小試。下午地質學野外實習，至湖上，還至鬼頭山而歸。

相傳袁世凱已受命，此人眞是蠢物可鄙。

▲十月十八日（星三）

上課。作一書致本校圖書館長 Harris 君，論添設漢籍事。

聞有兵輪三艘爲新軍擊沉於江中。

▲十月十九日（星四）

上課。昨日漢口之北部有小戰，互有殺傷。下午神州日報到，讀川亂事，見政府命岑春萱赴川之諭旨有『岑某威望素著』，又『岑某勇於任事』之語，讀之不禁爲之捧腹狂笑。

▲十月廿一日（星五）

下午至 Percy 場觀本校與 Washington and Jefferson College 比球，本校勝也。

▲十月廿二日（星期）

演說會開會，余演講 Ezra Cornell 之事跡。

經課，Prof. Comfort 主講。此君博學能言，辭意懇切動人。今日言人生處世如逆流之舟，須以汽力助之，始可逆流而上耳。

△十月廿三日（星一）

作一寫景文字。溫種菓學，明日有考也。

報載袁世凱果不肯出山，而以足疾辭。

△十月廿四日（星二）

野外實習至南山，教師謂此地四千萬年前尚爲大海，汪洋無際，今考山石尚多介族化石之遺，山石分層序次井然，非一川一瀆之所能成也。聞之感慨世變，喟然興思。

△十月廿五日（星三）

上課。偶讀 Newman 文而喜之，余初不知此君，今始讀其文，始信盛名非虛也。讀俄國短篇小說數則。

△十月廿六日（星四）

廣州新將軍鳳山赴任尚未登岸，有黨人以炸彈投之，鳳山死，同時死者二十餘人。廣州今日防衞之嚴，自不待言，而猶有此事，亦可異矣！

上課至花房（Green House）實習，見菊花盛開，殊多感歎。

△十月廿七日（星五）

作一書寄君墨。余去年作重九詞，有『最難回首，願丁令歸來，河山如舊』之語，今竟成語讖，可異也！

△十月廿八日（星六）

腹中作痛。夜赴學生會，歸赴世界學生會 Smoker（"Smoker" 者，無女賓，可以飲酒吸煙，故名。）是夜有諸人演說，佑以酒餅，至夜半始散。余助之行酒，以余不飲酒故也。

△十月廿九日（星期）

赴康福（Prof. Comfort）之經課。下午有辯論會。夜作植物生理學報告。昨日報記官軍獲勝，復奪漢口。

△十月卅日（星一）

今日爲重九，『天涯第二重九』矣。而回首故國，武漢之間，血戰未已；三川獨立，尚未可

知；桂林長沙俱成戰場；大江南北人心皇皇不自保：此何時乎！

（以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二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九月廿五日至十二月廿八日——在康南耳大學文學院

元年九月廿五日(星三)

晨起入校，辦註冊事。下午有印度人 Setna 君來訪。此君自孟買來，與前記之盤地亞君同鄉也。

夜往戲園觀南君夫婦 (Southern and Marlowe) 演蕭氏名劇 "Hamlet"。南君串 Hamlet，其妻馬女士串 Ophelia。此戲爲蕭氏名劇中之最難演串者，因 Hamlet 之唱白居全書十分之九，爲書中主人者甚不易得，故難也。劇中事實約略記之如下：

丹麥之王有弟 Claudius，伺其兄晝寢，潛以毒灌入耳內，遂弑之；復求婚於其兄之后，許焉，遂篡位。故王之子 Hamlet 恥其母所爲，哀痛不欲生。適故王之鬼現形

於某處，王子聞之，夜往伺之。鬼爲言遭弒之狀。王子大憤，誓爲報仇。然王子溫柔寬仁長者也。轉念鬼語，或不可深信，思有以證之。又懼見猜，乃佯狂以自晦。嘗愛一女子 Ophelia，女子父兄皆不願之，令女盡還所遺書物。人或疑王子爲愛狂也。其叔狡詐，常戒備之。王子喜戲曲，一日觀劇，忽有所悟，因改竄一舊劇，令其中情節與其父之死相彷彿，因設筵招其叔往觀之。其叔觀至進毒一節，大怒，拂袖遁去。后招其子入宮，適篡王方伏地懺悔，王子拔劍欲刺之，繼思罪人方在懺悔，殺之，其魂魄可升天，是福之也，遂舍之。入宮，數其母之罪。母愧悔大哭。時 Ophelia 之父 Polonius 方伏帷後竊聽，偶作聲，王子以爲其叔也，拔劍隔帷刺之，斃。明日，其叔假殺大臣罪，送其姪往英國，而囑英王殺之。途中王子竊發國書，得其謀，潛易其詞，令英人殺監者二人，皆其友也。海行數日，遇海盜，王子與鬭，被虜去。後盜知爲王子，縱之生還，令納金以贖，王子遂復歸丹麥。

時被殺大臣之女既慟失所歡，又哀父死於非命，遂發狂投水死。其兄歸自異國，欲

報父仇，王復聳動之，令與王子決鬬，以毒藥淬刃。決鬬之日，王猶恐其姪不死，則置毒酒中，欲以賜之。既鬬，王子受微傷，其仇傷重將死矣。后忽思飲，舉毒酒盡之，毒發立斃；臨死呼曰，『酒也，酒也！』受傷之仇本任俠少年，以父仇故，墮奸人術中，至是自知將死，遂告王子以刃中有毒，已不可救，主謀者篡王也。王子聞之，恨極，卽剸刃篡王之腹，遂斃。王子毒發亦死。

南君（Southern）串王子大佳。吾去歲觀其串"Romeo and Juliet"頗以為不如其妻，今乃知名下果無虛士耳。原書分五齣廿幕：

第一齣　幕一（郊外）守兵夜見故王之鬼

幕二（宮中）婚宴之後。

幕三（潘氏〔Polonius〕之家）兄妹言別，潘老戒女。

幕四（郊外）王子見父。

幕五（郊外）父魂訴冤。

第二齣　幕一（潘老之家）王子驚所歡。
幕二（王宮）潘老以王子情書示王。王子見優人定計。

第三齣　幕一（王宮）以王子所歡試探王子之心事。
幕二（王子之宮）演劇大決裂。
幕三（王宮）王子入宮見王跪禱，欲殺之，已而舍之。
幕四（后宮）訓母。刺潘。

第四齣　幕一（王宮）流王子於英。定計。
幕二（王宮之一室）王子隨監者下。
幕三（王宮）王子見王，遂行。
幕四（郊外）王子在道上。
幕五（王宮）王子所歡發狂疾。潘老之子舉兵入宮，欲弑王復父仇。女子投水死。

幕六（王宮之一室）王子之友得信，知王子已歸。

幕七（王宮之一室）王與潘老之子定計謀殺王子。

第五齣　幕一（墳地）掘墳王子與其友過此。王子所歡之柩過此。王子與女兄相見約決鬬。

幕二（王宮）王子與其友談別後事（追敍）決鬬。幕下。

是夜之戲僅有五齣十幕而已，則已删去十幕矣。蓋蕭氏著書之時，遠在十七世紀初，舞台尚未有布景。所謂景者，正如吾國舊劇懸牌爲闗門，設帳爲床而已，故不妨多其幕景。今日之劇塲則不然矣。布景皆須逼眞，則裝置爲難，決不能刻刻換景，則擇其可合併者併之，不可併者或仍或去。其所換之景，皆必不可不換者也。即如今夜之戲，第一齣之五幕，皆不能不換者也（四五兩幕同在郊外，惟王子隨鬼下，故不能不另易一景）第二齣僅有一幕，布王宮之景，潘老立宮側，其女奔訴王子來訪狂態，遂同下。王子上，遇優人，已而下。王后並出，潘老以王子情書示之，是合第一幕於第二幕也。第三齣原有四幕，今僅存三幕，其原第一幕已併入

第二齣之下半所存幕一爲王宮演劇，篡王遁去；幕二爲王宮，王子入宮，見王方伏地祈天；幕三爲后宮。第四齣原有七幕，今删存一幕，則原文第五幕也。原第七幕亦併入此幕。其餘各幕，皆删去，以其無甚緊要也。第五齣仍原文之舊，有二幕，以其不可删併也。即此一節，可見古今情形之異，尤可見戲劇之進化。留心此事者，苟細心研究之，於舞台布景分幕之法思過半矣。

此劇僅第一，四，五，三幕，鬼景幽寂動人，台上燈火盡歇，幽暗僅可辨人影往來而已。此景甚動人，餘皆尋常無足道也。

南君串王子，寫孝子神情都現。"Hamlet"爲蕭氏劇中人物之最有名者。其人以孝子而遭再醮之母，其所嫁又其殺父之仇也，以仁人之心而處天下最逆最慘最酷之境；以忠厚長者，而使之報不共戴天之仇：其仇又即其母與叔也，其事又極闇昧無據。荒郊鬼語，誰則信之？不知者方以爲覬覦王位耳。讀其事者，宜合吾國史上伯奇申生子胥諸人之境地觀之，尤宜知王子處境比較諸人尤爲難處，其人其事，爲吾國歷史倫理所未有，知此而後可以論此劇中情節。

王子之大病在於寡斷。當其荒郊寒夜，驟聞鬼語，熱血都沸，其意氣直可刺刃其仇而碎礫之。及明日而理勝其氣：一則曰鬼語果可信耶？再則曰此人果吾仇耶？三則曰吾乃忍殺人耶？至於三思，則意氣都盡矣。王子之人格全在獨語時見之。劇中無人自語，謂之獨語（Soliloquy），頗似吾國之自白，尤似近日新劇中小連生諸人之演說。但西方之獨語聲容都周到，不如吾國自白之冗長可厭耳。獨語爲劇中大忌，可偶用不可常用，此劇獨多用此法，以事異人殊，其事爲不可告人之事，其人爲咄咄書空之人，故不妨多作指天劃地之語耳。吾國舊劇自白姓名籍貫生平職業，最爲陋套，以其失眞也。吾國之唱劇亦最無理。即如空城計，豈有兵臨城下尚緩步高唱之理？吾人習焉不察，使異邦人觀之，不笑死耶？即如燕子箋一書其布局之奇，可頡頏西劇，然以詞曲爲之，便失精采。又如桃花扇使近人以說白改演之，當更動人。又如新劇中之刪末遺恨，使多用唱本，則決不如說白之逼眞動人也。

蕭氏之劇，必有一丑脚之戲，謂之插諢（Comical part）。此劇中之潘老丈，蠢態可掬，眞是神來之筆。後半掘墳一節，掘墳工人亦是丑角，其人亦一蠢物，令人捧腹。凡丑角之戲，非

在台上演出，不能全行領會。即如掘墳一節（原文第五齣幕一第十五行以下），匆匆讀過，初不着意，及演出始知爲妙文也。吾國丑角之戲亦有佳者，然丑角要在俗不傷雅。生平所見西劇中丑角，以蕭氏名劇'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之 Dogberry 爲最佳。他如"Henry IV"中之 Falstaff 當極佳，惜不得舞台上見之耳。

南君串王子，第一齣獨語時神情眞佳絕。此後則對潘老丈種種藐視之態，尤爲畢肖。蓋王子極鄙薄潘老，而潘老偏不知趣，故王子每戲弄之，冷嘲熱駡，以佯狂出之，皆恰如其身分，此其所以爲佳也。

馬女士（Julia Marlowe）串娥蜚（Ophelia），王子之意中人也。此爲蕭氏戲中女子之特異者。蕭氏之女子如 Portia, Juliet, Beatrice 之類，皆有鬚眉巾幗氣象。獨娥蜚始則婉轉將順老父，中則猶豫不斷，不忍背其父之亂命，終則一哀失心，絕命井底。迹其一生所行，頗似東方女子，西人多不喜之。吾去歲曾作一論爲之辯護，以非論劇本旨，故不載。馬女士串此女，於第四齣發狂一幕，聲容悽惋，哀動四座。其狂歌數章，聲細僅可辨，然乃益哀。若放

聲高歌，則未免不近人情矣。散花一節尤傷心，初讀是書時，有人誌語謂此時女以花分贈王后及其兄，而是夜乃無贈花之事，但女自語作狂言耳。二解不知孰是。

劇中配角亦多佳者。丑角潘老，吾已言之矣。此外如簒王，奸狀如繪，亦殊不易得。潘老之子乃不甚出色，王子之友 Horatio 亦不大佳，殊失望耳。

是夜座客爲滿，名人如白博士（Hon. Andrew D. White）亦在座

是夜有一二小節頗不滿意，如布景牽合之處有頗牽强者。如第二齣之第一幕合於第二幕，頗不近情。又如第三齣之演劇宜在王子之宮，所設景乃似王宮，是草率也。

此劇爲蕭氏第一名著，其中佳句多不勝收，文人多援引之。凡讀蕭氏書，幾無有不讀此劇者，書中名句如：

1.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2. “Give every man thy ear but few thy voice.”

3.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4.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u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5. "Cou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

此種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諺語矣。

△九月廿六日（星四）

第一日上課：哲學史。美術哲學。

下午往旁聽 Prof. Burr 之中古史，甚喜之。夜譯割地，未成。

△九月廿七日（星五）

上課：倫理學。英文。美術史。中古史。

英文課，予初意在學作高等之文，今日上課，始知此科所授多重在寫景記事之文，於吾求作論辨之文之旨不合，遂棄去。

美術史一科甚有趣。教師 Brauner 先生工油畫，講授時以投影燈照古代名畫以證之。今日所講乃最古時代之美術，自冰鹿時代（Reindeer Stage 約耶紀元前八九千年）以至埃及巴比倫，增長見聞不少。

△九月廿八日（星六）

上課。夜作一長書寄濾爭

△九月廿九日（星期）

往聽 H. E. Fosdick 講經。

下午往聽 Dr. Moore 演說『青年衞生』注重花柳病，甚動人。

夜譯割地（即最後一課）成。寄德爭，令載之大共和。

△九月三十日（星一）

上課。

△十月一日（星二）

上課論理，美國政治。下午，美國政黨。

上課：心理學。第一課講師 Prof. Titchener 爲心理學鉅子之一，所著書各國爭譯之。

世界大同會總會書記 Louis P. Lochner 君自麥狄森來。此君以會事故，與余早已有書往來，今始於此相見，執手言歡，快慰之至。

夜世界會開會歡迎 Lochner 君，即以送總會長 George W. Nasmyth 君往遊歐洲。二君皆有演說。

送Lochner君登車往紐約。

△十月二日（星三）

上課。作書寄仲誠。

美術哲學科所用書名"Apollo"，爲法人 S. Reinach 所著，記泰西美術史甚詳，全書附圖六百幅，皆古今名畫名像之影片，眞可寶玩之書也。

夜至車站送 Nasmyth 夫婦往遊歐洲。

△十月三日（星四）

上課。昨夜補記觀 "Hamlet" 記事，今日補成之。作學生會會計報告。

△十月四日（星五）

上課。夜有世界會董事會，作報告。讀心理學，此書文筆暢而潔，佳作也。

是日上午有 Prof. N. Schmidt 演說『石器時代之人類』，輔以投影畫片，寫人類草昧之初種種生活狀態，觀之令人驚歎。吾人之祖宗萬年以來，種種創造，種種進化，以成今日之世界，眞是絕大偉績，不可忘也。今年大學文藝院特請校中有名之教師四人每星期演講一次，總目爲『文明之史』，自草昧之初以迄近世，最足增人見聞，當每次往聽之。

△十月五日（星六）

上課。

下午擬賠款學生致黃監督書稿一道，金仲藩爲寫之。

夜學生會選舉新職員，余被推爲書記，辭之。

△十月六日（星期）

檢閱會中所藏舊雜誌中所載滑稽畫（Cartoon），擇其尤者集爲一編，將爲作一文，論『海外滑稽畫』，送德爭載之。

午與新西蘭人 A. McTaggart 君同出散步，日朗氣清，天無纖雲，眞佳日也。

下午小睡。

△十月七日（星一）

上課。作家書（十一號）。錄世界會會員姓名住址錄。讀"Apollo"論希臘造像。

△十月八日（星二）

上課。寫會員錄。至藏書樓讀書。

△十月九日（星三）

上課。

山下有美國進步黨（羅斯福之黨）政談會，黨中候選紐約省長 Oscar Straus 過此演說，因往聽之。

下午讀書。夜有世界會議事會。

△十月十日（星四）

上課。

下午得紐約 The Outlook 一書，以予前投一稿，論我國女子參政權，因旁及選舉限制，此報欲知其詳，來書有所詢問，以書答之。余月前作此稿投之紐約 The Independent，未蒙登載，故改投此報。此二報爲此邦最有勢力之雜誌，故以投之。

今日爲我國大革命週年之紀念，天雨濛籠，秋風蕭瑟，客子眷顧，永懷故國，百感都集。欲作一詩寫吾悠悠之思，而苦不得暇。

今日 Montenegro 王國與土耳其宣戰，巴爾幹半島風雲又起矣。世界和平之聲猶在耳邊，而戰歌殺聲亦與相間而起，東亞革命之週年紀念，乃與巴爾幹戰雲相映，亦一奇也。

△十月十一日（星五）

上課。下午作書寄友人。夜讀 "Apollo" 十篇。

△十月十二日（星六）

上課。

得家書（十一號）知二哥新喪愛妾，所遺子女數人，無人撫養。我兄此時處境當有非人所能堪者，作書慰之，幷勸其歸，寫至『羈人遊子，百不稱意時，當念莽莽天涯中尚有一個家在』一語，不禁淒然欲絕。久之，慈親許我多留一二年，言期我歸在乙卯(1915)。我前知吾母爲天下賢母，吾終留耳。

夜金仲藩來，語余有中國女子李君過此，寓 Mrs. Treman 家，因與同訪之。座間有一人爲 Methodist Church 經課講員，爲余略述講經之法，其言荒謬迷惑，大似我國村嫗說地獄事，可見此邦自有此一流人，眞不可解也。

△十月十三日（星期）

作書。

經課第一會，康福先生仍爲主講。

下午往聽一人演說此人自言曾周遊列國，其言亞洲日本中國印度三國風俗毫無眞知灼見，徒皮相耳。

夜與菲島友人 Locsin 君往訪此間最大寫眞館主 Robinson 君。其人曾旅行歐洲，胸襟極恢廓，藹然可親。坐甚久始歸。

△十月十四日（星一）

得德爭寄報甚多，一一讀之。

上課。

夜與印度盤地亞君閒談。

忽思著一書，曰中國社會風俗眞詮（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言之得失，此亦爲祖國辯護之事。

書中分篇目，大約如次：

一　緒論

二　祖先崇拜（Ancestral Worship）

三　家族制度（Family System）

四　婚姻（Marriage）

五　守舊主義（Conservatism）

六　婦女之地位（Position of Woman）

七　社會倫理（Social Ethics）

八　孔子之倫理哲學（The Confucian Ethical Philosophy）

九　中國之語言文字（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十　新中國（The New China）

△十月十五日（星二）

上課。下午至藏書樓讀 A. H. Smith: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夜讀 E. A. Ross: "The Changing Chinese"。皆作劄記識之，以為他日之用。

△十月十六日（星三）

上課。

讀 Paul. S. Reinsch: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urrents in the Far East"，中有一長篇論吾國廿年以來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於實在情形瞭如指掌。美國人著書論吾國者，未有及此書之眞知灼見者也。中於人名年月稍有訛誤，爲糾正之，作書寄之著者。

△十月十七日（星四）

上課。下午作一文，未竟。

夜往聽此間進步黨演說大會，有 Judge Hundley of Alabama 演說，極佳。

（追記）前二日，美國前總統羅斯福至 Milwaukee 演說，下車時萬衆歡迎之。忽有人以鎗轟擊之，中脇，穿重裳而入。有人搏刺客，不令再發。羅君受彈，亦不改容。時萬衆洶湧，將得刺客而甘心焉。羅君即麾止之，驅車至會所，演說六十五分鐘，然後解裳令醫診視，其鎮靜

雄毅之態，眞令人敬愛。羅君體魄極强，故能支持。彈已入骨，不易取出，至今三日，尚未取出也。

刺客名 John Schrank。美國總統爲刺客斃者已三人：

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5）

加非爾（James A. Garfield. 1881）

麥荊尼（William McKinley 1901）

△十月十八日（星五）

上課。

往聽 Prof. Sill 演說 "The Civilization fo Crete"。Crete 爲希臘之南一大島，文化之早在希臘之前千餘年。今過其古宮殿遺址之宏壯，猶依稀可想見當日之文明也。宮殿皆石築，雕刻甚富，亦有精者，可見當日美術之發達。有女子像，腰細僅盈握，則此陋俗四千年前已風行矣。詩人荷馬言雅典當日須納歲幣若干於 Cnossus。又島上宮殿，初無城郭防守之跡，可見當日海軍（舟師）之强，稱霸海上。而今安在哉！考古者遂度此島最盛時代當

在西歷紀元前一千七八百年之間，宮殿之燬當在十四世紀，則其盛時當吾國殷湯之時，其衰時當與盤庚遷亳同時耳。

下午作一書寄友人。

夜有世界會董事會。

是日下午曾往聽 Dr. Johnson 奏風琴，中有 MacDowell 之『海曲』(Sea Song)，特佳。

∴十月十九日（星六）

上課。

鄭萊君自哈佛來。

下午作文，未成。

夜有世界會 "Smoker"，來者甚衆。

∴十月廿日（星期）

晨與鄭君同出訪友。

赴康福先生經課。

夜讀報。作一報告論上兩星期中美國三大政黨之競爭。

△十月廿一日（星一）

上課。得 Outlook 一書，作長書覆之。夜赴理學會，（英文 Ethics 舊譯倫理，當作理學或道學，如宋人道學是也。）聽人講『債負之道德』，甚得益。

△十月廿三日（星三）

上課。下午下山聽共和黨政談會，有共和黨候選紐約省長 Job E. Hedge 演說。作書。

△十月廿四日（星四）

上課。

自警曰：胡適，汝在北田對胡君宣明作何語，汝忘之耶？汝許胡君此後決不吸紙煙，今幾何時，而遽負約耶？故人雖不在汝側，然汝將何以對故人？故人信汝爲男子，守信誓，汝乃自欺

耶？汝自信為志人為學者且能高談性理道德之學，而言不顧行如是，汝尙有何面目見天下士耶？自今以往，誓不再吸煙。又恐日久力懈也，誌之以自警。

"The only way to prevent what's past is to put a stop to it before it happens."—Kipling.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Lowell

不知其過而不改，猶可言也。知而不改，此懦夫之行，丈夫之大恥。人卽不知，汝獨不內愧於心乎？汝乃自認為懦夫耶？知過而不能改者，天下最可恥之懦夫也。虧體辱親，莫大於是矣。

▲十月廿五日（星五）

上課。下午在藏書樓讀 Grote: "History of Greece"，此爲世界有名歷史之一，與吉本之羅馬衰亡史齊名。

忽念及羅馬所以衰亡，亦以統一過久，人有天下思想而無國家觀念，與吾國十年前同一病也。羅馬先哲如 Epictetus and Marcus Aurelius 皆倡世界大同主義，雖其說未可厚非，然其影響所及，乃至見滅於戎狄，可念也。又耶教亦持天下一家之說，尊帝爲父而不尊崇當日之國家，亦羅馬衰亡之一原因也。

（註）吾作此言，並非毀耶，實是當日實情。後世之耶教始知有國家，其在當日，則但知有教宗（Church）耳。

▲十月廿六日（星六）

上課。下午稍事作書。夜有學生會常會，辦書記事。

▲十月廿七日（星期）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講保羅悔過改行一節。其言曰保羅改過之勇爲不可及。然 Ananias 知保羅懷叵測之心以來，將得新教之徒而甘心焉，乃敢坦然往見保羅，說以大義，則其人誠獨爲其難，尤不可及也。此說甚新，予讀此節時，乃未思及此，何也？

下午作文。夜讀上星期報紙所記三大政黨之事，摘爲報告，爲明日之用。

△十月廿八日（星一）

上課。至藏書樓讀 Andrew D. White's "Seven Great Statesmen" 中之石台傳。（Stein 普魯士大政治家。）

△十月廿九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書。夜與南非人法壘閒談，夜分始睡。

△十月卅日（星三）

上課。下午寫信。

夜，予忽發起於世界學生會餐堂內作『游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所得結果如下：

	T. R. 羅斯福	Wilson 威爾遜	Taft 塔夫脫	Debs 德　卜
美國人	1	10	3	0
中國人	6	7	0	2
巴西人	1	8	0	0
菲島人	0	4	0	0
暹羅人	3	0	0	0
南非人	0	2	0	0
埃及人	1	0	0	0
法國人	0	0	1	0
印度人	0	1	0	0
匈牙利人	1	0	0	0
紐西蘭人	0	1	0	0
蘇格蘭人	0	1	0	0
共53人	13	34	4	2
	進步黨	民主黨	共和黨	社會黨

此甚耐尋味者也。此中有數事，尤不可不留意：

(一)吾國人所擇Wilson與Roosevelt勢力略相等，皆急進派也，而無人舉Taft者。又舉社會黨者共二人，皆吾國人也；此則極端之急進派，又可想人心之趨向也。

(二)南美洲（如巴西）皆舉Wilson而不舉羅氏，則以羅氏嘗奪巴拿馬於哥倫比國，迫人太甚，南美之人畏之，故不喜之。

(三)菲島之人爭舉Wilson，以民主黨政綱許菲島八年之後爲獨立國，故舉之。

(四)暹羅共有三人，皆舉羅氏，則以此三人皆不關心美國政治，但震驚羅氏盛名而舉之。（吾之爲此言非無所據也。此三人所書票寫羅氏之名，皆有錯誤。其一人已下筆寫Roo矣，而不能拼其全名，故塗去而寫羅氏之渾名Teddy，而又誤爲Taddy。其一人拼Roosevelt爲Roovelt，其一人則作Roos-velt，皆誤。此可見此三人之不關心時事也。）

（五）吾國人所寫票，有一人作 Roosvelt，猶可原也；其一人作 Roswell，則眞不可恕矣。羅氏為世界一大怪傑，吾人留學是邦，乃不能舉其名，此又可見吾國人不留心覘國之事，眞可恥也。

▲十月卅一日（星四）

上課。

昨日大學日報亦舉行游戲選舉，得票最多者為 Wilson，其次為 Roosevelt，二人相距百票耳。Taft 則瞠乎其後，僅三百票耳。原文附黏於後。予亦往投票，所選者 Roosevelt 也。

此次所選紐約省長為 Oscar Straus，Straus 乃一猶太人，然其人名重一時，人多歸之。即如此間選 Straus 之票多於他人幾及一千，雖學生中亦多猶太人，然教員中亦多歸之者。可見人心之趨向，初不拘種族界限矣。

夜讀書。

Cornell Daily Sun

Founded, 1880. Incorporated, 1905.

Thursday, October 31, 1912.

The Straw-vote results follow

TOTAL VOTE.（總票數）

Name	Oct.十月試選	Feb.二月試選
Wilson	969	516
Roosevelt	850	766
Taft	351	526
Debs	37	10
Chafin	18	
Invalid votes	50	65
	2275	1883

UNDERGRADUATE VOTE.（學生票）

Name	Oct.	Feb.
Wilson	779	386
Roosevelt	741	687
Taft	325	461
	1845	1534

FACULTY VOTE.（教員票）

Name	Oct.	Feb.
Wilson	99	94
Roosevelt	81	34
Taft	13	27
	193	155

SAGE VOTE.（女生票）

Name	Oct.	Feb.
Wilson	91	36
Roosevelt	48	45
Taft	13	38
	152	119

BALLOT FOR GOVERNOR（紐約省長選舉）

First Choice.

	Student 學生	Faculty 教員	Sage 女生	Totals 總票數
Straus	1080	138	87	1305
Sulzer	343	27	24	394
Hedges	340	20	21	381
Russell	17	3	4	24
MacNichols.	8	4	4	16

Men Undergraduates over 21 717

Men Undergraduates under 21 709

Undergraduates going home to vote 179

△十一月一日（星五）

上課。

聽 Prof. N. Schmidt 演講摩西及猶太諸先知，甚動人。此君似極誠懇，每講至動人處，淚瑩瑩然盈睫，可見其讀書蓋眞能爲古人設身處境，故能言之眞切如是也。

夜讀美術史。

△十一月二日（星六）

上午上課。看本校與哈佛大學長途賽跑第一人爲 J. P. Jones，本校學生，然總計分數（52—55）本校乃不如哈佛。

下午讀書。小睡。是日始雪。

夜往訪 L. E. Patterson 之家，夜深始歸。

是夜偶談及 Free Mason（吾國譯「規矩會」）之原委始末。

△十一月三日（星期）

晨赴康福先生經課。

下午作讀報報告。與法壘諸人同出散步，行至四英里之長始歸。

夜續作報告，見有 Homer Lee 之死耗（十一月一日）。此君為孫中山作軍事參謀，聞為革命事効力不少，今民國告成而此君死矣！此君著有一書名 "The Valor of Ignorance" 甚風行一時。

△十一月四日（星一）

上課。秋暮矣，感而有賦，塡一詞記之，未成。閱昨日之 N. Y. Times 報，論土耳其事。

△十一月五日（星二）

上課。

今日為美國選舉日期，夜入市觀之。此間有報館兩家，俱用電光影燈射光粉牆上，以報告各邦各州選舉之結果，惟所得殊不完備。市上觀者甚衆，每一報告出，輒歡呼如雷。以大勢觀之，似民主黨勝也。其附威爾遜者，則結袂連裾成一隊，挾樂器繞行市上，譁呼之聲，與樂歌

相答，其熱心政事可念也。來者亦多婦人，倚牆而立，歷數時不去，夜漸深始陸續歸去。然留者仍不少。聞確實効果須明晨或上午始可見之也。

是日重讀 Plato's Apology, Crito, and Phaedo 三書，益喜之。

△十一月六日（星三）

今日選舉結果如下：

威爾遜（Wilson）得三百八十七票

羅斯福（Roosevelt）得一百九十九票

塔夫脫（Taft）得二十五票

選人票數共得五百三十一，得二百六十六為過半，威氏得三百八十七，則其被舉決矣。

續成昨日之詞；久不作此，生澀極矣，錄之：

水龍吟　送秋

無邊楓赭榆黃，更青青映松無數。平生每道，一年佳景，最憐秋暮。傾倒天工，染渲秋

色，清新如許。使詞人慼絕，般般私祝：秋無恙，秋常住。　悽愴都成虛願，有西風任情相妬。蕭颼木末亂楓爭墜，紛紛如雨。風捲平蕪，嫩黃新紫，一時飛舞。且徘徊陌上溪頭，黯黯看秋歸去。

前日有 Mrs. F. E. Bates 者演說女子選舉權，亦引中國爲口實。作一書登之報端，以辨其非。

△十一月七日（星四）

作書寄人上課。

今日爲康南耳大學前校長白博士（Dr. Andrew Dickson White）八十壽辰。是日午正，全校學生齊集文藝院門外，時天大雨，學生來者蜂擁而至，初不爲雨小挫。已而鐘塔上『鐘樂』奏『母校』之歌，三千學生齊去冠和歌。歌已，白博士與校董白穆利爾院出，衆爭歡呼以歡迎之，歡呼之聲（Yell）震天。時雨益大，衆鵠立無散去者。院外廊下設小壇，學生四年班會長 J. P. Jones（卽前日賽跑第一者）代表學生全體致賀詞。博士亦演

說十五分鐘，述此校發達之大略，兼述其今日快意之懷，結語云：願天佑汝。博士精神猶矍鑠，語時間作咳然，語聲極淸脆可聽。

是日之會三千男女鵠立雨中至廿五分鐘之久，歡呼和歌祝此老康健，此景至可念也。余心爲大動，歡呼時幾欲下淚。至博士演說結語，則眞淚下矣。

此老爲此邦之一偉人，是日壽誕，美國總統及德國皇帝維廉俱有電慶賀。

此老實此校之創始人也。人但知康南耳傾家建此校，而不知無白博士決無康南耳。吾昔作康君傳記此甚詳。

夜中讀書，忽思發起一『政治研究會』，使吾國學生得研究世界政治。

△十一月八日（星五）

上課。下午作一書寄德爭，作家書（母，第十二號）。夜讀心理學，夜分始睡。

△十一月九日（星六）

上課。下午入市。夜聞 Mr. Brown 夫婦來此，與金仲藩往訪之，坐甚久。

△十一月十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經課。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歎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之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詩『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時，』此二語惟梁氏可以當之無愧。

下午往聽 Prof. N. Schmidt 演說回教歷史，甚有味。夜讀美國政治。

△十一月十一日（星一）

上課。

以前日所念及之『政治研究會』質之同人，多贊成者，已得十人。

下山辦一事。

前予作一文論『中國女子參政權』寄登外觀報，至是始登出，今日寄贈報二册，酬金五元。此稿初未全登，僅取其大要爲社論，故不能作投稿論。此予以英文稿賣文之第一次。

夜讀哲學史。

△十一月十二日（星二）

上課。下午讀柏拉圖共和國。

夜有人邀往看戲，戲名"Officer 666"，乃一諧劇，Austin McHugh所著，寫一盜畫巨猾，情節甚離奇。此劇實不出一室之間，故不須易景。予輩所坐乃在三層樓上，名Gallery，價最賤，如吾國戲園之起碼座。座中多工人及大學生。在此座者，都不顧禮節，有不去帽者，有買食物大嚼者，有大笑者。樂作則大聲和之；樓下座中有少年男女入座，則鼓掌蹋足以揶揄之；有時樂隊奏俗樂如"Oh My Baby!"之類，則合口呼嘯以和之。齣終幕下，則大譁呼，須劇中角色出謝，至數四次始已（尤注意女優出謝）。此生平第一次閱歷，故記之。

△十一月十三日（星三）

上課。至藏書樓讀書。夜作一短文論建築五式。

△十一月十四日（星四）

上課。下午與仲藩閒談。入市。讀報。讀英報紙論吾國事，中心如擣。又至鄒秉文處讀上海報紙。

△十一月十五日（星五）

上課。稍作事。近來殊苦忙，故百事廢弛，今日始一清理之。夜有世界會董事會。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六日（星六）

上課。

午有政治研究會第一次組織會，會於予室。會員凡十人。議決每二星期會一次，每會討論一題，每題須二會員輪次預備演說一篇，所餘時間爲討論之用。每會輪會員一人爲主席。會期爲星期六日下午二時。第一次會題爲『美國議會』，予與過君探先分任之。

下午睡二小時。久不得睡足，每日僅得睡六七時耳。

夜有吾國學生會會時，余起立建白二三事，頗有辯論，深喜之會中久奄奄無生氣，能有人辯論，是佳兆也。

歸聽 Prof. Orth 演說 Francis Grierson 事蹟。此人爲晚近一奇人，狂放無匹，所著書有 "The Valley of Shadows" (Constable, London)。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

今日爲吾廿一歲生日（以陽曆計之）。余生於辛卯十一月十七日，至今日(壬子)足廿一歲矣。歲月之逝，良可驚歎！

△十一月十八日（星一）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往聽人演說佛敎。

上課。下午讀心理學。

△十一月十九日（星二）

上課。

有J. O. P. Bland者來自倫敦，曾在吾國海關執事甚久，今來美到處游說，詆毀吾民國甚至，讀之甚憤。下午作一書寄紐約時報（N. Y. Times）登之。

△十一月廿日（星三）

上課。讀美術史。

△十一月廿一日（星四）

上課。

有J. O. P. Bland者今夜來此演說，題爲 "The Unrest of China"，往聽之。既終，予起立質問其人何故反對美人之承認吾民國。彼言列强不能承認吾民國，以吾民國未爲吾民所承認也。（We cannot recognize a Republic which has not been recognized by the people concerned.）吾又問其人何所見而云吾民未嘗承認吾民國乎？其人忽改口曰，吾固未嘗作此語也。予告以君適作此語，何忽忘之？彼言實未作此語，吾自誤會其意耳。實則此言人人皆聞之，不惟吾國學生之在座者皆聞之，即美國人在座者

事後告我亦謂皆聞之其遁辭可笑也。

△十一月廿二日(星五)

上課。

連日以 Bland 在各地演說吾國學生都憤激不平，波市與紐約均有書來議進行之方，抵制之策。今日吾國學生會開特別會議事，余建議舉一通信部譯英美各報反對吾國之言論，以告國中各報，以警吾國人士，冀可稍除黨見之爭利祿之私，而爲國家作救亡之計。

△十一月廿三日(星六)

上課讀書。看東美十一大學野外賽跑。夜有世界會茶會。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會於余室。

△十一月廿四日(星期)

赴康福先生經課。下午讀柏拉圖共和國。

△十一月廿五日至三十日

此一星期雖有假期兩日，而忙極至無暇寢食日記遂廢，可嘆也。

△十二月一日（星期）

昨夜二時始就寢，今晨七時已起，作一文爲今日演說之用。

十二時下山，至車站迎任叔永（鴻雋）同來者楊宏甫（銓）皆中國公學同學也。二君皆爲南京政府祕書叔永嘗主天津民意報然二君志在求學，故乞政府資遣來此邦多年舊雨，一旦相見於此喜何可言。

下午四時在 Barnes Hall 演說『孔教』一時畢，有質問者，復與談半時。

是夜叔永宏甫均宿余所。二君爲談時下人物，有晨星寥落之嘆。所喜者，舊日故人如朱芾華朱經農王雲五諸人皆慷慨任事，可喜也。

△十二月二日（星一）

爲叔永覓屋。

△十二月三日（星二）

上課。

理學會囑予預備一短篇演說，述吾國子女與父母之關係，諸焉。是夜予演說十五分鐘，有 Prof. G. L. Burr and Prof. N. Schmidt 二君稍質問一二事。Prof. Furr 以予頗訾議美國子女不養父母，故辨其誣。亦有人謂吾言實不誣者。此種討論甚有趣，又可增益見聞不少。

△十二月四日（星三）

有一小考。得 Lochner 一長書。上星期得怡蓀一長書，甚喜。余與怡蓀一年餘未通書矣。

△十二月五日（星四）

上課。

在叔永處讀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聞革命軍興，乃東渡

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人爲税紹聖，亦舊日同學也。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爲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袁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貲他日史料，不可不記。

▲十二月六日（星五）

上課。

與叔永宏甫同聽 Schmidt 講波斯古代之火祆敎，創於 Zoroaster (650—583 B. C.?）者，甚有趣，當參考書籍以考證之。

▲十二月七日（星六）

上課。

下午政治研究會第二會會於予所，所論爲英法德國會制度。

校有世界會萬國大宴，甚歡。讀稼軒詞四卷。

△十二月八日（星期）

聽 Robert E. Speer 演經。譯報一節。

△十二月九日（星一）

上課。作書給怡蓀，未完。

△十二月十日（星二）

連日亦無甚可記者，姑略之。

△十二月十一日（星三）

有人來與余言宗教事，甚有趣。余告以吾不信耶教中洗禮及聖餐之類，辯論久之，亦不得歸宿。

△十二月十二日（星四）

往訪康福先生之家。

△十二月十三日（星五）

昨日作文論阿里士多得『中庸』說。嘗謂宋儒『不易之謂庸』之說非也。中者，無過無不及之謂。中庸屢言賢者過之愚不肖不及；又論勇有南北之別，皆過與不及之異也。又言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則與阿氏中說吻合矣。庸者，尋常之謂，如庸言庸行之庸，書中屢及之。又言素隱行怪之非，以其非庸言庸行也。

是夜往 Patterson 家，坐甚久。

△十二月十四日（星六）

下午與任楊二君入市市衣。

夜有『不列顛之夜』，甚歡。

讀紐約獨立報有文論承認民國事，甚厚我。

△十二月十五日（星期）

經課。下午讀英文詩數篇。作書寄友人。

▲十二月十六日（星一）

夜與友人同往訪A. P. Evans之家小坐。歸途同至戲園看影戲，所演爲本仁（John Bunyan）小傳及所著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如西游記，爲寓言之書。）台下樂隊爲俄國樂人，高下抑揚，與台上情節相應，如吾國舞台然。此雖小節，然有耐人尋味者，暇當研究之。

自此以後，有事值得一記則記之，否則略之。自今日爲始，凡日記中所載須具下列各種性質之一：

（一）凡關於吾一生行實者。

（二）論事之文。

（三）記事之有重要關緊者。

（四）紀遊歷所見。

（五）論學之文。

△十二月廿一日（星六）

中國學生政治研究會第二次會論『租稅。』胡明復尤懷皋二君任講演，甚有興味。二君所預備演稿俱極精詳，費時當不少，其熱心可佩也。

自十二月廿一日至一月六日爲年終假期。

△十二月廿四日（星二）

本日爲耶穌誕節之夕，吾輩乃無家可歸，因招請無家之游子爲解愁之會，名之Consolation Party，亦斫松樹爲『聖誕節之樹』，插燭枝上燃之。樹梢徧掛玩具，拈鬮俵散之。來者圍火爐團坐，各道一故事爲樂，忽憶及前日夜行見月方圓，當爲吾國舊曆十一月中，檢舊曆，知明日爲十七日，則亦吾誕辰也。念之彌增感慨。

會畢，有人告我今夜天主教堂有彌撒禮（Mass），因往觀之。入門，座已滿，幸得坐處。坐定，審視堂上，有塑像甚多，中列十字架，上刻耶穌裸體釘死之像。像後有四像，似係四使徒也。兩廡各有像，右爲耶穌之母。其左側之像有髭，不知爲何人，疑是耶穌之父也。此等偶像，與吾

國神像何異。雖有識之士，初不以偶像禱祀之，然蚩蚩之氓，則固有尊敬頂禮迷信爲具體之神明矣。教中男女來者，將入坐，先屈一膝（如吾國請安之禮），行禮然後入坐。座前有木板，人皆長跽其上，良久然後起坐。有兒童數十人，結隊高歌頌神之歌。壇上牧師合十行禮，儼如佛教僧徒，跪拜起立，沓沓可厭。其所用經文及頌禱之詞，都不可解，久之，始辨爲拉丁文也。吾敢言座中男女十人中無二三能解其詞義者。此與佛教中之經呪何異乎？（佛經中梵文名詞都直譯其音，即如『南無阿彌陀佛』，今有幾人能言其意耶？）始行禮時，已十一時，禮畢，則已一點半矣。子夜風雪中坐此莊嚴之士，聞蕭穆之樂歌，感人特深，宗教之魔力正在此耳，正在此耳。『宗廟之中，不使民以敬而民自敬』，古人知之熟矣。此爲吾生第一次入天主教之禮拜堂也。

△十二月廿五日（星二）

今日爲耶穌誕節，Patterson 夫婦招吾飯於其家，同飯者數人，皆其家戚屬也。飯畢，圍坐，集連日所收得節日贈禮一一啓視之，其多盈一筐。西國節日贈品極多，往來投贈，不可勝

數。其物或書，或畫，或月份牌。其在至好，則擇受者所愛讀之書，愛用之物，或其家所無有而頗需之者，環釧刀尺布帛匙尊之類皆可，此亦風俗之一端也。贈禮流弊，習爲奢靡，近日有矯其弊者，倡爲不贈禮物之會，前日報載會中將以前總統羅斯福爲之首領。

Patterson 夫婦都五十餘矣，見待極厚，有如家人骨肉。羈人游子，得此眞可銷我鄉思。前在都門，楊景蘇夫婦亦復如是，嘗寄以詩，有『憐我無家能慰我，佳兒嬌女倍情親』之語。此君夫婦亦憐我無家能慰我者也。此是西方醇厚之俗。

斐城（Philadelphia）遊記

先是此邦各大學皆有世界大同會（Cosmopolitan Club），後乃結合爲大同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而各校之大同會皆爲之支會焉。總會有總書記一人，會計一人，會長一人，以 Cosmopolitan Student 爲之機關。總會每年有年會一次，今年之會地在斐城。此間支會舉代表二人：J. C. Faure and M. A. Gonzalez。予

亦擬往一遊。蓋以斐城爲此邦歷史上重要之地，古跡甚多，又此次赴會者多舊時相識，故決計偕往。已而代表之一 Faure 者忽病不能往，卽以予代之。商之會中董事會諸君，皆表同意，遂決十二月廿六夜與 Gonzalez 君同行。車上遇威斯康新支會代表 Lochner, Carus, Kliefoth 三君。

△十二月廿七日（星五）

晨八時抵斐城，下車，總會會計 Sato （日人）來迎。又遇耶爾支會代表 Stevens 君。時天大雨，幸以電車行抵彭省大學宿舍。遇會長 J. R. Hart jr.，遇康福先生。陸續來者，Worcester 之梅貽琦及 Schmidt 君，Clark 之張仲述及 Oxholm 君，Purdue 之裘昌運君，哈佛之鄭萊及 Das 君，Iowa State College 之 Emerson 君，Michigan 之 Welsh 君，Illinois 之嚴家騶及 Monteiro 君，Syracuse 之 Barros 君。

下午會於大學博物院講室，由各職員及幹事員報告。報告中惟總書記及憲法股幹事員之報告最有關係。

是夜有 Mrs. J. B. Lippincott, 1712 Spruce Street 開歡迎會於其家。此婦爲本城鉅富之一。其夫業印刷發行。其住宅極華麗。夫婦皆極和藹可親。

△十二月廿八日（星六）

昨夜會長 Hart 君分幹事股（Committee），余爲憲法部，Gonzalez 爲財政部，憲法部股長爲嚴家騶君。先是去年年會時派有股長 Prof. T. E. Oliver 任修改憲法事，此君與總書記 Lochner 君意見歧異，深忌之，故欲廢總書記一職。（舊章總書記爲獨立之職，任之者可連任，不以地遷，而會長會計則由執行支會〔Executive〕舉之。執行支會者，歲由一支會輪値爲行政機關，期一年，故名。）吾力與爭，卒得不廢。股員中多右吾說者。（下闕）

藏暉室劄記卷三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至三年（一九一四）二月廿八日——在康南耳大學

吾作日記數年，今不幸中輟，已無可復補；今以劄記代之：有事則記，有所感則記，有所著述亦記之，讀書有所得亦記之，有所遊觀亦略述之。自傳則吾豈敢，亦以備他日昆弟友朋省覽焉耳。

民國二年四月。

一　國家與世界（四月）

吾今年正月曾演說吾之世界觀念，以爲今日之世界主義，非復如古代 Cynics and Stoics 哲學家所持之說，彼等不特知有世界而不知有國家，甚至深惡國家之說，其所期望在於爲世界之人（A citizen of the world），而不認爲某國之人。今人所持之世界主

義則大異於是。今日稍有知識之人，莫不知愛其國。故吾之世界觀念之界說曰：『世界主義者，愛國主義而柔之以人道主義者也。』頃讀鄧耐生（Tennyson）詩至"Hands All Round"篇有句云：

"That man's the best cosmopolite
Who loves his native country best."

（彼愛其祖國最摯者，乃眞世界公民也。）

深喜其言與吾暗合，故識之。

二　道德觀念之變遷（十月八日）

道德學課論道德觀念之變遷：古代所謂是者，今有爲吾人所不屑道者矣。古人所謂衞道而攻異端，誅殺異己，如歐洲中古教宗（Church）焚戮邪說，以爲衞道所應爲也。今人決不爲此矣。耶教經典以爲上帝爲男子而造女子，非爲女子而造男子，故女子宜屈服于男子，此說今人爭嗤笑之矣。不特時代變遷，道德亦異也。即同一時代，歐人所謂是者，亞人或以爲

非；歐亞人所謂非者，斐澳之土人或以爲是。又不特此也，卽同種同國之人，甲以爲是者，乙或以爲非；耶教徒以多妻爲非，而滿門之徒乃以爲是；民主黨以令斐律賓獨立爲是，而共和黨人爭以爲非。又不特此也，卽同一宗教之人，亦有支派之異：天主舊教多繁文縟禮，後人苦之而創新教。然新舊教都以耶穌爲帝子，神也，死而復生，沒而永存，于是有三尊之說（Trinity）。三尊者，天帝爲父，耶穌爲子，又有『靈』焉（Holy Spirit）。近人疑之，于是有創爲一尊之教（Unitarianism），以爲上帝一尊，耶穌則人也。凡此之類，都以示道德是非之變遷。是故道德者，亦循天演公理而演進者也。然則道德是非將何所取法乎？善惡果無定乎？抑有定乎？其無定者是非乎？抑人心乎？人心是非觀念之進退，其有所損益于眞是非乎？抑天下固無所謂眞是非善惡者耶？則將應之曰：天下固有眞是非眞善惡，萬代而不易，百劫而長存，其時代之變遷，人心之趨向，初無所損益於眞是非也。事之眞是者，雖舉世非之，初不礙其爲眞是也。譬之殺人，則人爭非之，然復仇而殺人，則有嘉之者矣。復讎者以復仇爲是，許復仇者以許復仇之故而遂嘉殺人，然在被殺者則必不以復仇者之殺之爲是也，其被殺者之妻子

友朋，亦必不以復仇者爲是也。若以『犯而不校』之說往，則復仇者又見非于孔子之門矣。若以『以德報怨』之說往，則復仇者又將見斥於老氏耶氏之門矣。若以『果報』之說往，則復仇爲多事矣。然終不能謂天下無眞非眞是也。其所見者異也。復仇者所見爲眞是非之一面，孔佛耶老所見亦眞是非之一面也。梭格拉底曰：『知識者，道德也。』（Knowledge is Virtue）道德不易者也，而人之知識不齊。吾人但求知識之進，而道德觀念亦與之俱進，是故教育爲重也。（此說亦有可取之處。然吾今日所持已與此稍異矣。民國六年一月記。）

三　第一次主議事席（十月八日）

是夜世界會有議事會，余主席，此爲生平第一次主議事席，始覺議院法之不易。余雖嘗研究此道，然終不如實地練習之有效。此一夜之閱歷，勝讀議院法三月矣。

四　『博學鐵匠』巴立特（十月八日）

是日讀巴立特（Elihu Burritt, 1811—1879）事蹟及所著書，此人亦怪才也。幼貧爲鍛工，僅入學六月，而苦讀不輟，年三十能讀五十國文字，遂驚一世，稱博學鐵匠焉（The

Learned Blacksmith）。三十以後，演說著書，持世界和平主義甚力，南北美黑奴問題之起，君主放奴贖奴之說，傳檄遍國中。其人慷慨好義，行善若渴，固不特以語學名也。

五　雜誌之有益（十月九日）

讀外觀報論愛耳蘭 Ulster 省反抗與英分離事，讀竟于此問題之始末十得八九。因念此邦雜誌太多，不能盡讀，如每日能讀一篇，得其大概，勝於繙閱全冊隨手置之多矣，勝讀小說多矣。前此每得雜誌，亂翻一過，輒復置之，眞是失計。

六　中國似中古歐洲？（十月九日）

讀 Ashley's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y and Economic Theory" 之第末篇論 "The Canonist Doctrine" 甚有所得。昔 E. A. Ross 著 The Changing Chinese，其開篇第一語曰：『中國者，歐洲中古之復見于今也。』（China is the Mid lle Ages made visible）初頗疑之，年來稍知中古文化風尚，近讀此書，始知洛史氏初非無所見也。

七　『希望所在，生命存焉』（十月九日）

任叔永以其友人某君書見示。書末云：

『哲弟自戕，殊堪痛惜！然以弟今日心緒，則覺人必有一死，先死後死，時日之異耳。武松有言「還是死得乾淨。」吾輩生此可憐之時，處此可憐之國，安知死之不樂於生耶！』

此亡國之哀音也，希望絕矣，遂作『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歎。昔年楊篤生聞廣州之敗，作絕命書寄君武，有云：『哀哀祖國，殉以不弔之魂，莽莽橫流，葬此無名之骨』，遂投海死。任叔永之弟居杭州，蒿目時艱，亦投井死。此二君者，皆有志之士，足以有爲者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自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憫也。余年來以爲今日急務爲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爲主腦，以爲但有一息之尚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眞無望矣。使楊任二君不死，則終有可爲之時，可爲之事。乃效自經于溝壑者所爲，徒令國家社會失兩個有用之才耳，於實事曾有何裨補耶？此邦有一諺，自名爲『生命』，其宣言曰：『生命所在，希望存焉。』

(Where is Life, there is Hope) 此言是也。然諸自殺者決不作此想也。故吾爲下一轉語曰，『希望所在，生命存焉。』蓋人惟未絕望，乃知生之可貴；若作絕望想，則雖生亦復何樂？夫人至于不樂生，則天下事眞不可爲矣。

八　讀 Synge 短劇（十月十一日）

昨今兩日，讀愛耳蘭近代戲曲鉅子 J. M. Synge (1871—1909) 短劇二本：

1. Riders to the Sea
2.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寫愛耳蘭貧民狀況極動人。其第一劇尤佳，寫海濱一貧家，六子皆相繼死於水，其母老病哀慟，絮語嗚咽，令人不忍卒讀，眞絕作也。

九　讀嘉富爾傳（十月十一日）

今日讀 Andrew D. White 之嘉富爾 (Cavour) 傳，甚喜之。意大利建國三傑瑪里尼，加里波的與嘉富爾，各有所長，各行其是。瑪主共和，以筆舌開其先；嘉主統一憲政國，以

外交內政實行之加亦主民主，以一劍一幟實行之。三子者不同道，其爲人傑則一也。一者何也？新意大利也。

一〇　胡彬夏女士（十月十二日）

往訪胡彬夏女士小坐，與偕訪 Prof. C. S. Northup。歸途女士語余，以爲生平奢望唯在得良友。余亦以爲吾國男女界限之破除，其最良之果在于一種高潔之友誼。女士聰慧和藹，讀書多所涉獵，議論甚有見地，爲新女界不可多得之人物。余前與鄭萊胡宣明諸君談，恆以吾國學子太無思想爲病，相對歎咨，以爲今日大患，在於國人之無思想能力也。今日與女士言亦及此。女士謂此亦有故，蓋晚近之留學生年齒較稚，思力未成熟，其膚淺鄙隘本無足責。此論殊忠厚，可補吾失。不觀乎美國之大學生乎？其眞能思想者能有幾人耶？念此又足起我樂觀之望矣。

一一　苦學生（十月十二日）

夜有俄國學生 Gahnkin 造訪，與談甚久。此人抵美時，貧無可學，自紐約步行至此，力

作自給。所治爲工程學。余謂其向學之殷可敬也。君答曰：「此亦不足異，在我則求學之念正與餓之求食，渴之覓飲，初無小異也。」君語我，謂俄國學制非曾讀其國諸大文豪之詩文者，不得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君又言，凡人能愛其國之文學，未有不愛其國者也。此言甚可念。

一二　讀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十月十六日）

連日讀 Winston Churchill's 'The Inside of the Cup' 說部，以今日宗教問題爲主腦，寫耶教最近之趨向，暢快淋漓，讀之不忍釋手，蓋晚近說部中之最有力者也。書名出路加十一篇三十九節：

"Now do ye Pharisees make clean the outside of the cup and the platter; but your inward part is full of ravening and wickedness."

耶穌痛恨僞君子之詞也。

一三　西文詩歌甚少全篇一韻（十月十六日）

西文詩歌多換韻，甚少全篇一韻者。頃讀 Robert Browning，見兩詩都用一韻：一爲

Avalier Tunes 之第三章，一為 Through The Metidja to Abd-el-Kadr 以其不數見，故記之。

一四　論紐約省長色爾叟被劾去位（十月廿日）

紐約省長色爾叟（William Sulzer）被彈劾去位，其罪案為報告選舉用款不實。

蓋此邦年來因政黨運動選舉用款無節，弊竇百出，故立法以防之：凡候選人或辦理政黨選舉之幹事，須于選舉完結後二十日內將所收受之選舉捐款實數，及本期選舉所費實數，報告于選舉監督，列名某人捐金若干，某項用金若干，存案。此法之用意有二：一，欲使各黨不敢收受不義之財（此邦之大公司大政客每出鉅貲助其私人，冀被選後可得其庇蔭）；二，使各項用費一一公佈，庶不敢有以金錢賣買投票及以金錢運動選舉等事。色氏所報收支各項，乃漏報鉅款若干項（如某大銀行家之款），又私用所收選舉捐款以為他項用途，為其反對黨所舉發，遂被彈劾，由省議會上院及本省高等法庭會審，延至二月之久，今始決耳。

先是紐約省有所謂 Tammany Hall，乃一般政蠹小人所組織，勢力之大，莫與抗衡，

紐約省之行政官都其傀儡耳。晚年以來，清議切齒，然莫可如何也。色氏初亦屬此黨，受任後，欲博民心（爲候選總統之計也），遂一變故態，力攻此黨，倡直接推舉之法（Direct Primary），令公民得直接推舉，不由政黨把持。此黨中人（其魁首 Charles Murphy）恨色氏切骨，百計中傷之，而色氏又不愼，遂爲彈劾去。此事是非殊不易斷。色氏之攻小人是也，然論者不當以此之故，遂恕其作僞之罪。色氏罪固有應得，而劾之者非可劾之之人，所謂盜固不義，而跖非誅盜之人也。吾於此案得一說焉，曰：凡服官行政之人，必先求內行無絲毫苟且，然後可以服人，可以鋤奸去暴，否則一舉動皆爲人所牽掣，終其身不能有爲矣，可不戒哉！吾國古訓：『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以身先之。』此等金玉之言，今都成迂腐之談。嗚呼！吾安敢竊議異國政治之得失耶！吾方自哀吾政偷官邪之不暇耳！

一五　五十年來黑人之進步（十一月十七日）

外觀報記五十年來黑種人之進步，其言有可記者，摘錄如下：

人數　一七一〇年　七九〇，〇〇〇

一八六三　四，四三五，八三〇

一九一〇　九，八二七，七六三

農業

一八六三　黑人有　三〇〇，〇〇〇畝田，值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一三　黑人有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畝，值四九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家產

一八六三　僅　九，〇〇〇人有家

一九一三　五五〇，〇〇〇人有家

一八六三　二，〇〇〇人有職業

四，〇〇〇人有田

一九一三　四〇，〇〇〇黑人爲商

二三五，〇〇〇黑人爲農夫

一八六三　黑人全數財產不及二千萬金

一九一三　黑人全數財產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智識　一八六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九十五

一九一三　不識字者居百分之三十

一六　論語譯本（十一月十七日）

E. P. Duton 書局有新譯論語一部（1910），譯者 Lionel Giles，爲東方智慧叢書（The Wisdom of the East）之一。

一七　假期中之消遣（十二月廿三日）

在假期中，寂寞無可聊賴，任叔永楊杏佛二君在余室，因共煮茶夜話，戲聯句，成七古一首，亦殊有趣，極歡始散。明日余開一茶會，邀叔永杏佛仲藩鍾英元任憲先犀生周仁荷生諸君同敍，烹龍井茶，備糕餅數事和之；復爲射覆，謎語，猜物諸戲。余擬數謎，頗自喜，錄之如下：

(一)花解語（漢魏人詩一句）（對偶格）　對酒當歌

(二)可以（東坡詞一句）　何似在人間

(三)如（四書二句，不連）　其恕乎　心不在焉

(四)u.（新出英文小說一）"The Inside of the Cup."

(五)胡適（歐洲名小說一）"Quo Vadis?"（譯言何往）

此等遊戲，雖本無可記之價値，惟吾輩去國日久，國學疏廢，都盡値茲佳節，偶一搜索枯腸，爲銷憂之計，未嘗不稍勝於博弈無所用心者之爲也。

一八 耶穌誕日詩（十二月廿六日）

昨日爲耶穌誕日，今日戲作一詩記之：

耶穌誕日

冬青樹上明纖炬，（廿四日爲聖誕夕，家家庭中供柏一巨枝，飾以綵線，枝上遍燃小燭無數，名聖誕節樹。）冬青樹下謹兒女高歌頌神歌且舞朝來阿母含笑語『兒輩馴好神佑汝，竈前懸襪青絲縷，神自突（煙囪）下今夜午，朱衣高冠鬢眉古。神之格思不可覩，早睡愼毋干神怒。』明朝襪中實餳粄，有蠟作鼠紙作虎，夜來一一神所予。（俗懸小兒女襪於竈前，謂有神名聖大克羅者，將自竈突下，以食物玩具置

襪中．蓋父母為之也。）明日舉家作大酺，殺雞大於一歲羖，堆盤肴果難悉數，食終腹鼓不可俯。歡樂勿忘神之祜，上帝之子天下主（耶教徒稱耶穌為上帝之子。）

此種詩但寫風俗，不著一字之褒貶，當亦覘國者所許也。

一九　托爾斯泰臨終時事（十二月廿七日）

有俄國人名 Gahnkin 者見訪，為余言托爾斯泰（Tolstoi）臨終時事，甚有趣，記之。

托氏於千九百十年間，一日忽遯去不見，報紙爭載其事，國家警察隨地訪查，乃不可得。蓋托衣敝衣，與工人等雜稠人中，不易辨也。然其影片則舉國人都識之，故火車到一站，則居民爭集車下，默察下車者，疑中有此大怪傑也。托氏實往南方視其姊，其姊居尼寺中，老矣。教中長老聞托來，以為托將復歸舊教，（希臘教，耶教之一宗，）爭迎之。托至，視其姊即去，歸途乘工人所坐之火車，車無蓋，不避風雨，托受寒，止於中途一站，臥病數日，即死。

死後，其尸歸葬於 "Easnaiya Polnyana"（?），距莫斯科不遠。莫斯科有十九大學，一律輟講三日，有學生五六千人往赴其喪，Gahnkin 亦與焉。自四方來會葬者無數。其

尸由學生數十人移至墓所，墓地在數株槐樹間，蓋托氏生前所擇也。將葬，送葬者成列，一一行過托氏尸前爲禮，逾數時始行盡。

既葬，此君往遊其書室。室小而陋，一桌一椅，皆托氏所手製，室中但有書無數耳。托氏平日但着犢鼻褌，與農夫工人同操作，好施不倦，其所居無賢不肖皆愛之如家人焉。

二〇　吾國女子所處地位高於西方女子（三年一月四日）

忽念吾國女子所處地位，實高於西方女子。吾國顧全女子之廉恥名節，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男子生而爲之室，女子生而爲之家。女子無須以婚姻之故自獻其身於社會交際之中，僕僕焉自求其耦，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則不然，女子長成即以求耦爲事，父母乃令習音樂，嫻蹈舞，然後令出而與男子周旋。其能取悅於男子，或能以術驅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耦。其木強樸訥，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終其身不字爲老女。是故墮女子之人格，驅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

此論或過激，然自信不爲無據，覘國於其精微者，當不斥爲頑固守舊也。

二二　燈謎三則（一月五日）

前記燈謎數條，後復與任叔永作數則。叔永所作甚佳。如：

竺（唐人詩一句）　外人不見見應笑

這不是一十一，除非你認白字（一字）　亞

吾作一條：

恕（四書二句，不連）　有心哉　如在其上

則牽强矣。

二三　叔永歲莫雜感詩（一月廿三日）

任叔永作歲莫雜感詩數章見示，第一首總敘，第二首雪，第三首滑冰，第四首度歲。其雪詩起云『昨夜天忽雪，侵曉勢益盛；』中有『輕盈尙撲面，深厚已沒脛。遠山淡微林，近潭黝深凝。疏枝壓可折，高檐滑欲迸。』其滑冰詩有『氈裘帶雙鞲，鐵屐挺孤棱；蹁足一縱送，飄忽逐飛骶。』其度歲詩『冬青羅窗前，稚子戲階砌。有時笑語聲，款款出深第。感此異井物，坐懷

故鄉例。夙駕信未遑，幽居聊小憩。』皆佳。

二三　大雪放歌和叔永（一月廿三日）

余謂叔永君每成四詩，當以一詩奉和。後叔永果以四詩來，余遂不容食言，因追寫歲莫大雪景物，成七古一章，不能佳，遠不逮叔永作多矣。

大雪放歌

往歲初冬雪載塗，今年耶誕始大雪。天工有意弄奇詭，積久迸發勢益烈。夜深飛屑始叩窗，侵晨積絮可及膝。出門四顧喜欲舞，瓊瑤十里供大閱。小市疏林迷遠近，山與天接不可別。眼前諸松耐寒歲，虬枝雪壓垂欲折。窺人鼯鼠寒可憐，覓食凍雀跡亦絕。毳衣老農朝入市，令令瘦馬駕長橇。（冰雪中所用車，以馬駕之，行時纓鈴令令然。）道逢相識遙告語，『明年麥子未應劣。』路旁讙呼小兒女，冰槊（Hockey stick）鐵屐（踏冰所用）手提挈。昨夜零下二十度，湖面凍合堅可滑。客子踏雪來復去，朔風齧膚手皴裂。歸來烹茶還賦詩，短歌大笑忘日昳。開窗相看兩不厭，清

寒已足消內熱。百憂一時且棄置，吾輩不可負此日。

二四　孔教問題（一月廿三日）

今人多言宗教問題，有倡以孔教爲國教者，近來余頗以此事縈心。昨覆許怡蓀書，設問題若干，亦不能自行解決也，錄之供後日研思：

(一)立國究須宗教否？

(二)中國究須宗教否？

(三)如須有宗教，則以何教爲宜？

一、孔教耶？

二、佛教耶？

三、耶教耶？

(四)如復興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

一、孔教之經典是何書？

(1)詩
(2)書
(3)易
(4)春秋
(5)禮記
(6)論語
(7)孟子
(8)大學
(9)中庸
(10)周禮
(11)儀禮
(12)孝經

二、孔教二字所包何物？

（1）專指五經四書之精義耶？

（2）三禮耶？

（3）古代之宗教耶？（祭祀）

（4）幷及宋明理學耶？

（5）幷及二千五百年來之歷史習慣耶？

（五）今日所謂復興孔教者，將爲二千五百年來之孔教歟？

抑爲革新之孔教歟？

（六）苟欲革新孔教，其道何由？

一、學說之革新耶？

二、禮制之革新耶？

三、幷二者爲一耶？

民國三年一月

四、何以改之？從何入手？以何者為根據？

（七）吾國古代之學說，如管子墨子荀子，獨不可與孔孟并尊耶？

（八）如不當有宗教，則將何以易之？

甲、倫理學說耶？

東方之學說耶？

西方之學說耶？

乙、法律政治耶？

二五　康南耳大學費用（一月廿三日）

本校收支表（一九一二—一九一三）

（一）全校

支出

全年總數　$2,544,137.05

每日	6,967.49
每學生	403.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513,841.67
每日	1,407.78
每學生	81.43

(二)六個非省立的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 1,406,599.70
每學生	362.43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 469,808.27

每學生 121.05

(三)省立兩學院(農學院與獸醫學院)

支出

全年總數 $1,137,537.35

每學生 468.12

學生繳費

全年總數 $44,033.40

每學生 18.07

此一則見一九一三年一月八日之本校日刊。

二六 非驢非馬之大總統命令(一月廿三日)

大總統命令(十一月廿六日)

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樹萬世之師表，亙百代而常新，凡有血氣，咸蒙覆

幬，聖學精美，莫與比倫。溯二千餘年歷史相沿，率循孔道，奉爲至聖。現值新邦肇造，允宜益致尊崇。衍聖公孔令貽以本大總統就任禮成，來京致祝，並親齎孔氏世譜，闕里聖廟碑碣拓文，前代冠服各物。瞻覽之餘，益深欽仰。本大總統受任以來，夙夜兢兢，以守道飭俗爲念。孔學擴道德之精，立人倫之極，淵泉溥博，需被無垠，高山景行，嚮往彌篤。所有衍聖公暨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均仍其舊。惟尊聖典祀，綦重，應由主管部詳稽故事，博考成書，廣徵意見，分別釐定，呈候布行。此令。衍聖公孔令貽給予一等嘉禾章。此令。

此種命令眞可笑，所謂非驢非馬也。

二七　倫敦一塊地三百六十年中增價四千倍（一月廿三日）

提倡『單一稅』（Single Tax）的雜誌 The Public（公衆）最近（十八卷八二四期）記一事，甚可尋味。倫敦市中心有十九英畝之地，最近出賣，賣價最初發表爲美金五千萬元，其後又謂止有一千三百七十五萬元。卽此第二次所稱賣價已大可令人注意了。

此地乃一五五二年英王愛德華六世賜給貝德福子爵（Earl of Bedford）的，其時其中最值錢的一塊地每年收租錢合美金三十元八角四分。至今日其中一塊地作菜市，每年收租金合美金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元。此地爲貝德福子爵一家所有，凡經三百六十一年，不但無絲毫損壞，反增價近四千倍！

二八　湘省一年之留學費（一月廿四日）

查復留學生經費　湯民政長淮教育部來電，飭查湘省外國留學生名數費額，迅即電復等因。當即飭司查明，復電該部。文曰：『漾電悉。查湘省陸續選送留日學生四百九十六名，已到東者四百七十名。原定每名每月三十元，嗣遵部電每月各加六元，年共需日幣二十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二元。選送西洋留學生：美六十五名，英二十九名，德十名，法四名，比三名，每名每年需洋一千四百四十元，共需洋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元。二共需洋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元。現已截止續送。此復。鄉銘印。』

此一省所送已達此數，眞駭人聞聽！吾非留學篇之作，豈得已哉！又按此數計算未確，上爲日幣，下爲墨金，而總數乃混合計之，何也？

二九　友人勸戒吸紙烟（一月廿四日）

I am very much worried about you, for the boys told me at Iowa city that your health was in bad shape. I wonder, old man, whether you have still kept up your furious smoking? I was dead in earnest when I told you last summer that I thought it was a mistake for you to smoke as incessantly as you did. In fact, as a non-smoker myself,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you would be better off without the use of tobacco. Please don't think that I want to preach to you or try to boss you. The fact is that I have seldom taken as intimately to a foreign friend as I have to you, and I honestly and without flattery believe you are a rare genius. I think it is your duty to society to preserve your intellectual power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and for that reason I think you ought to take

every precaution to keep in good health. If the cause was something else than smoking, then remove that cause.

此友人 Louis P. Lochner 所寄書。記此以自警焉。

三〇　但怒剛死事情形（一月廿五日）

怒剛之死，言之慘然！而其死事情形尤有可慟者：蓋渝中舉事後，怒剛即督師外出，西上取成都，連戰皆捷，已逼至資陽，距成都僅二百餘里。更分兵南上圍瀘州，進攻富順，亦均獲勝利，旦夕即下。不意以種種原因，渝中執事者先遁，根本遂失。是時怒剛方駐永川，前鋒聞渝中消息，不戰而退。後方根本已失，無所歸依，怒剛乃有自戕之舉。聞其死時，其麾下尚千餘人。

此楊伯謙君寄書敍但怒剛死事之狀，讀之令我數日不樂。

三一　鮑希參夭折（一月廿四日）

偶見郵來之聖約翰所出報名約翰聲者，隨手翻閱，見有哀鮑希參文，疑是澄衷同學縈

點，讀之果然。君爲蒙古族，兄弟二人，都嘗居澄衷。其兄榮輝，大不及君。君沉默好學，今遽夭折，可哀也！

三二　今日吾國急需之三術（一月廿五日）

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

一曰歸納的理論，

二曰歷史的眼光，

三曰進化的觀念。

三三　我之自省（一月廿五日）

余近來讀書多所涉獵而不專精，汎濫無方而無所專注，所得皆皮毛也，可以入世而不足以用世，可以欺人而無以益人，可以自欺而非所以自修也。後此宜痛改之。

三四　我所關心之問題（一月廿五日）

近來所關心之問題，如下所列：

一、泰西之考據學，

二、致用哲學，

三、天賦人權說之沿革，

皆得其皮毛而止，眞可謂膚淺矣。

三五　演說吾國婚制（一月廿七日）

數日前余演說吾國婚制之得失，余爲吾國舊俗辨護，略云吾國舊婚制實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擇耦市場求炫賣，亦不必求工媚人悅人之術。其有天然缺陷不能取悅于人或不甘媚人者，皆可有相當配耦。人或疑此種婚姻必無愛情可言，此殊不然。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後，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爲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爲之稱喜。男子對其未婚妻，

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於想像，根于名分者，今爲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爲眞實之愛情。（參看本卷第二〇則。）

三六　美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一月廿七日）

報載俄亥俄省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體育主任溫格（M. Shindle Wingert）近作調查報告，謂全國各大學之體育運動費每年超過十萬萬金元！而其中大部分之經費皆費於競賽之運動，其眞爲多數學生體育之經費僅佔小部分。

三七　『宗教之比較研究』講演（一月廿八日追記）

1 宗教史　　2 原始宗教
3 古代宗教　　4 中國古代之國教
5 孔教　　6 道教
7 日本之神道教　　8 印度吠陀時代之宗教
9 婆羅門教　　10 原始佛教

11 後期佛教
12 先知時代之猶太教
13 教典時代之猶太教
14 近代猶太教
15 摩訶末之宗教
16 回教的演變
17 回教中之密教
18 耶穌之教旨
19 希臘化之基督教
20 中古基督教
21 近世基督教
22 亞洲西部之基督教
23 亞洲東部之基督教

右爲本校基督教青年會講科，論世界諸大宗教之源流得失，主講者多校中大師，或他校名宿。余亦受招主講三題：

一、中國古代之國教，

二、孔教，

三、道教，

余之濫竽其間，殊爲榮幸，故頗兢兢自惕，以不稱事爲懼。此三題至需四星期之預備始敢發言。第一題尤難，以材料寥落無從撫拾也。然預備此諸題時，得益殊不少；於第一題尤有心得。蓋吾人向所謂知者，約略領會而已。即如孔教究竟何謂耶？今欲演說，則非將從前所約略知識者一一條析論列之，一一以明白易解之言疏說之不可。向之所模糊領會者，經此一番鑪冶，都成有統系的學識矣。余之得益正坐此耳。此演說之大益，所謂教學相長者是也。故記之。

三八　壁上格言（一月廿八日）

余壁有格言云：

"If you can't say it out loud, keep your mouth shut."（汝果不敢高聲言之，則不如閉口勿言也。）

此不知何人之言，予於書肆中見此帖，有所感觸，購歸懸壁上，二年餘矣。此與孔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同意。不敢高聲言之者，以其無眞知灼見也。余年來演說論學，都奉此言爲圭臬，雖有時或不能做到，然終未敢妄言無當，尤不敢大言不慚，則此一語之效也。

三九　借一千，還十萬（一月廿八日補記）

本校日刊記近日新落成之休爾可夫紀念堂之歷史，特著社論一篇，譯其大意如下：

九〇二班之休爾可夫（Schoellkopf），在校時綽號"Heinie"，在運動場上最露頭角，爲全校崇仰之一人。當其在四年級時，校中有一畢業生方計劃一種事業，需要一千金元之費用。此君甚貧，乃向朋友及銀行告貸，均無所成，已擬拋棄此計劃矣。休爾可夫聞其事，往訪此君，願借與一千元。此君得此千金，所計劃之事得以進行，不久即有大成功，遂成富人。彼深感激休爾可夫之厚誼，二人遂成至友。已而休爾可夫忽病死。此向日受恩之某君乃邀休君之朋友，凡與休君相交或受其恩惠者，集會於一地，某君建議捐欵爲休爾可夫建一紀念堂，贈與母校，作爲運動員訓練之館（Training House）。某君請諸友自由捐欵而自己願認十萬金元。諸友各有捐款，其總數僅總額之小小分數而已；餘款皆由某君一人獨任之。

今日新成之休爾可夫紀念訓練館，乃一個康南耳畢業生所爲一個特別可愛的

人建立之莊嚴紀念物也。

此一事寫西人之友誼，忠厚可風，故記之。建此堂之畢業生某君捐此鉅款，而不願發表其姓名，學校當局尊重其意，故亦隱其名。然人皆知其爲曾任駐中國奉天總領事施特來特君（Willard Straight），即六國借款時之美國銀行團代表，曾爲塔虎脫總統建東三省鐵道中立之議者也。

四〇　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一月廿九日）

十餘日前，此間忽大風，寒不可當。風捲積雪，撲面如割，寒暑表降至零下十度（華氏表）。是日以耳鼻凍傷就校醫診治者，蓋數十起。前所記之俄人 Gahnkin 未着手套，兩手受凍，幾成殘廢。居人云：『是日之寒，爲十餘年來所僅見。』因作詩記之。追錄如下：

夢中石屋壁欲搖，夢回窗外風怒號，澎湃若擁萬頃濤。

侵晨出門凍欲僵，冰風挾雪捲地狂，翻肌削面不可當。

與風寸步相撐支，呼吸梗絕氣力微，漫漫雪霧行徑迷。

玄冰遮道厚寸許，每虞失足傷折股，旋看落帽凌空舞。
落帽狼狽猶可，未能捷足何嫌跛，抱頭勿令兩耳墮。
入門得暖百體蘇，隔窗看雪如畫圖，背爐安坐還讀書。
明朝日出寒雲開，風雪於我何有哉！待看冬盡春歸來！

此詩用三句轉韻體，乃西文詩中常見之格，在吾國詩中，自謂此為創見矣。（十二月廿三夜與叔永杏佛聯句，亦用此體。余起句云：『入冬無雪但苦雨，客子相對語悽楚，故園此際夜何許？……』杏佛有句云：『黃河走地禹王死，』余接云：『橫流滔滔何時已？會須同作魚鱉耳。……』結句云：『況茲佳節懽兒女，冬青照座喧笑語，傷哉信美非吾土。何時拂衣歸去來？【適】團圞圍坐雜叟孩，共迎新年入酒杯。【永】』此實第一次用此體也，亦余創之。）以詩示許少南（先甲），少南昨寄柬云：『三句轉韻體，古詩中亦有之，』因引岑參走馬川行為證：『輪台九月風怒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軍山西見烟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此詩後五韻皆每韻三句一轉，惟起數句不然，則亦未為全用此體也。

四一　樂觀主義（一月廿九日）

前詩以樂觀主義作結，蓋近來之心理如是。吾與友朋書，每以『樂觀』相勉，自信去國數年所得，惟此一大觀念足齒數耳。在上海時，悲觀之念正盛，偶見日出，霜猶未消，有句云：『日淡霜濃可奈何！』後改爲『霜濃欺日薄，』足成一律。今決不能復作此念矣。前作雪詩亦復如是，蓋自然如此，初非有意作吉祥語也。一日偶吟云：

三年之前嘗悲歌『日淡霜濃可奈何！』年來漸知此念非，『海枯石爛終有時！』

一哀一樂非偶爾，三年進德只此耳。

蓋紀實也。覯莊有句云『要使枯樹生花，死灰生火，始爲豪耳。況未必爲枯樹死灰乎！』余極喜之。

英國十九世紀大詩人卜郎吟（Robert Browning）終身持樂觀主義，有詩句云：

"One who never turned his back but marched breast forward,

Never doubted clouds would break,

Never dreamed, though right were worsted, wrong would triumph,
Held we fall to rise, are baffled to fight better,
Sleep to wake."

余最愛之，因信筆譯之曰：

吾生惟知猛進兮，
未嘗却顧而狐疑。
見沈霾之蔽日兮，
信雲開終有時。
知行善或不見報兮，
未聞惡而可爲。
雖三北其何傷兮，
待一戰之雪恥。

吾寐以復醒兮，
亦再蹶以再起。

此詩以騷體譯說理之詩，殊不費氣力而辭旨都暢達，他日當再試爲之。今日之譯稿，可謂爲我闢一譯界新殖民地也。

四二　裴倫哀希臘歌（二月三日）

裴倫（Byron）之哀希臘歌，吾國譯者吾所知已有數人：最初爲梁任公，所譯見新中國未來記；馬君武次之，見新文學；去年吾友張奚若來美，攜有蘇曼殊之譯本，故得盡讀之。茲三本者，梁譯僅全詩十六章之二；君武所譯多訛誤，有全章盡失原意者；曼殊所譯，似大謬之處尚少，而兩家於詩中故實似皆不甚曉，故詞旨幽晦，讀者不能瞭然。吾嘗許張君爲重譯此歌。昨夜自他處歸，已夜深矣，執筆譯之，不忍釋手，至漏四下始竣事。門外風方怒號，窗櫺兀兀動搖，爾時羣動都寂，獨吾歌詩之聲與風聲相對答耳。全詩如下：

裴倫哀希臘歌（附註）

（二）

惟希臘之羣島兮，實文教武術之所肇始。
詩媛沙浮嘗詠歌於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
今惟長夏之驕陽兮，紛燦爛其如初。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沙浮古代女詩人生紀元前六百年，爲當日詩界之領袖，所作多綺麗之詞，未嘗作愛國之詩。馬譯愛國之詩云云，豈誤讀 Where 爲 Which 耶？

原文第四句 "Where Delos rose, and Phoebus Sprung!" 馬譯『德婁飛布兩英雄，溯源皆是希臘族』，以二神爲兩英雄，是大誤也。蘇譯『情文何斐亹，荼輻思靈保』，上句雜湊成文，下句徼得之而晦甚，又無註釋，不易明也。Delos 卽 Artemis 月之神；Phoebus 卽 Apollo 日神也；吾以羲和素娥譯之，借用吾所固有之神話也。

（二）

悠悠兮，我何所思？荷馬兮阿難。
慷慨兮歌英雄，纏綿兮敍幽歡。
享盛名於萬代兮，獨岑寂於斯土；
歌聲起乎仙島之西兮，何此邦之無語？

此章追思荷馬與阿難（即阿難克利安）（Homer and Anacreon）兩大詩人。第一句"The Scian and Teian muse"即指二人。荷馬生於Scios，故曰Scian。阿難生於Teos，故云Teian。馬譯爲『賁說侁佃二族事』云云，故全章盡誤。蘇譯『峚訶與諦訶，詞人之所生，』稍得之矣。惟原文不指所生之地，乃指其地之詩人也，吾故直以荷馬阿難譯之。荷馬之詩多敍古英雄遺事，阿難之詩專言愛情，後世凡言情之小詩作七字句而悱惻可誦者，謂之阿難體（Anacreontics）。原文Lover's lute。初

不專指女子，馬蘇二家都失之。

仙島（The Islands of the Blest），古代神話言西海之盡頭有仙人之島，神仙居之此蓋以指西歐諸自由國，或專指英倫耳。

（三）

馬拉頓後兮山高，
馬拉頓前兮海號。
哀時詞客獨來游兮，
猶夢希臘終自主也；
指波斯京觀以爲正兮，
吾安能奴僇以終古也！

西歷前四百九十年，波斯人大舉西侵，雅典人米爾低率師大敗波人於馬拉頓（Marathon）。梁譯此章最佳，幾令我擱筆。其辭曰：

馬拉頓後兮山容縹渺，
馬拉頓前兮海波環繞。
如此好山河也應有自由回照，
我向那波斯軍墓門憑弔。
不信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難道我爲奴爲隸今生便了。

原文 "I dreamed that Greece might still be free" 乃願望之詞，馬譯『猶夢希臘是自由』殊失之；蘇譯『希臘如可興，我從夢中覩』尤弱矣。

（四）

彼高崖何巉巖兮，俯視沙拉米之城；
有名王嘗踞坐其巔兮，臨大海而點兵。
千檣兮照海，

列艦兮百里。

朝點兵兮，何紛紛兮！

日之入兮，無復存兮！

馬拉頓之戰，波斯人恥之。後十年（前四八〇年）新王 Xerxes 大舉征希臘，大艦千二百艘，小舟三千艘，軍威之盛，爲古史所未見。希人禦之，戰於沙拉米(Salamis)(前四八〇)。波師大敗，失二百艘，餘艦皆遁。明年，復爲斯巴達之援師所大敗，波斯自此不復西窺矣。

馬譯：「吁嗟乎，白日已沒夜已深，希臘之民無處尋，」全失原意矣。蘇譯「晨朝大點兵，至暮無復存；」是也。下二句則雜湊無理矣。

（五）

往烈兮難追；

故國兮，汝魂何之？

俠子之歌，久銷歇兮，
英雄之血，難再熱兮，
古詩人兮，高且潔兮；
琴荒瑟老，臣精竭兮。

此章譯者頗自憙，以爲有變徵之聲也。末二句蘇譯『琴兮國所寶，仍世以爲珍，今我胡疲苶，拱手與他人』全失原意。第二句原文："And where art thou, my Country?"，非用騷體不能達其呼故國而問之之神情也。

（六）

雖舉族今奴虜兮，
豈無遺風之猶在？
吾慨慷以悲歌兮，
耿憂國之魄磊。

民國三年二月

吾惟餘赬顏爲希人羞兮，
吾有淚爲希臘灑。

（七）

徒愧汗曾何益兮，嗟雪涕之計拙；
獨不念吾先人兮，爲自由而流血？
吾欲訴天閽兮，
還我斯巴達之三百英魂兮！
但令百一存兮，
以再造吾瘦馬披離之關兮！

瘦馬披離（Thermopylae）關名。紀元前四百八十年之戰，勇士三百人守此關，關破，盡死之。

（八）

沉沉希臘，猶無聲兮；
惟聞鬼語，作潮鳴兮。
鬼曰：『但令生者一人起兮，
吾曹雖死，終陰相爾兮！』
嗚咽兮鬼歌，
生者之瘖兮，奈鬼何！
此章全取馬譯，略易數字而已。

（九）

吾嘵嘵兮終徒然已矣兮何言！
且爲君兮歌別曲，注美酒兮盈尊！
姑坐視突厥之跋扈兮，
聽其宰割吾胞與兮，

民國三年二月

君不聞門外之簫鼓兮，
且赴此貝凱之舞兮！

原文第三四句指一八二二年突厥人屠殺 Scios 城事。此城即荷馬所生地也。貝凱者，（Bacchanal）賽神之會，男女聚合巫覡舞禱以娛神。

（十）

汝猶能霹靂之舞兮，
霹靂之陣今何許兮？
舞之靡靡猶不可忘兮，
奈何獨忘陣之堂堂兮？
獨不念先人佉摩之書兮，
寧以遺汝庸奴兮？

霹靂（Pyrrhic）源出 Pyrrhus，希臘 Epirus 之王，嘗屢勝羅馬人。

霹靂之舞爲戰陣之舞，如吾國之『武功舞』『破陣樂』耳，蓋效戰陣之聲容而作也。

原文 "Of two such lessons, why forget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one?"，極不易譯，吾以『舞之靡靡』對『陣之堂堂』，以曲傳其 "The nobler and the manlier," 之意，蓋煞費苦心矣。

佉摩(Cadmus) 相傳爲腓尼西之王，遊希臘之梯伯部，與龍鬬，屠龍而拔其齒種之，皆成勇士，是爲梯伯之始祖。又相傳佉摩自腓尼西輸入字母，遂造希臘文（神話）。

（十一）

懷古兮徒煩冤，

注美酒兮盈尊！

一醉兮百憂泯！

民國三年二月

阿難醉兮歌有神。

阿難蓋代詩人兮，

信嘗事暴君兮；

雖暴君兮，

猶吾同種之人兮。

阿難見寵於希王 Polycrates，史稱其爲暴主。

（十二）

吾所思兮，米爾低兮，

武且休兮，保我自由兮。

吾撫昔而涕淋浪兮，

遺風誰其嗣昌？

誠能再造我家邦兮，

雖暴主其何傷？
米爾低英主也，嘗敗波斯之軍於馬拉頓之戰，遂霸希臘。
按此二章蓋憤極之詞。其意以爲屈服於同種之英主，猶可忍也；若異族之主，則萬不可忍受耳。蓋當時民族主義方熾，故詩人於種族觀念尤再三言之。民權之說，幾爲所掩。君武譯此二章，似有意更易其辭，故有『本族暴君罪當誅，異族暴君今何如』云云，其用心蓋可諒也。

（十三）

注美酒兮盈杯，
悠悠兮吾懷！
湯湯兮白階之岸，崔巍兮修里之崖，
吾阤離民族兮，實肇生於其間；
或猶有自由之種兮，歷百刼而未殘。

希臘兩大民族：一爲伊俄寧族（Ionians），一卽陀離族也（Dorians）。陀離稍後起，起於北方，故有白階修里云云。修里山在西北部，獨立之役，修里人（Suliolites）最有功。

（十四）

法蘭之人何可托兮，
其王貪狡不可度兮。
所可托兮，希臘之刀；
所可信兮，希臘之豪。
突厥慓兮，拉丁狡兮，
雖吾盾之堅兮，吾何以自全兮？

希臘獨立之役之起也（一八二一），『神聖同盟』之墨猶未乾，歐洲君主相顧色變，以爲民權之燄復張矣，故深忌之，或且陰沮尼之，法尤甚焉。

此章屢易稿始成。

（十五）

注美酒兮盈杯！

美人舞兮低徊！

眼波兮盈盈，

一顧兮傾城；

對彼美兮，淚下不能已兮；

子兮子兮，

胡爲生兒爲奴婢兮！

此章譯者以爲全篇最得意之作。

（十六）

置我乎須寧之巖兮，

民國三年二月

狎波濤而爲伍；
且行吟以悲嘯兮，
惟潮聲與對語；
如黃鵠之逍遙兮，
將於是焉老死：
奴隸之國非吾土兮，——
碎此杯以自矢！

此詩全篇吾以四時之力譯之，自視較勝馬蘇兩家譯本。一以吾所用體較恣肆自如，一以吾於原文神情不敢稍失，每委曲以達之，至於原意，更不待言矣。能讀原文者，自能知吾言非自矜妄爲大言也。所註各節，皆根據羣籍，不敢以己意揣測也。

四三　記白里而之社會名劇『梅毒』（二月三日）

二月三日，此間戲園演法國名劇家白里而的『梅毒』(Damaged Goods)，今載其戲單如下：

LYCEUM THEATRE

ITHACA, NEW YORK　　　DAILY NEWS PRESS

Bell Phone 991-W Program-Season 1913-14 Ithaca Phone 263

VOL. XXI　Tuesday Afternoon and Evening, February 3, 1914　No. 54-55

Richard Bennett's Co-Workers Present

DAMAGED GOODS

By Brieux (Academy of France).

Adapted from the French by Benjamin Bianchard.

The object of this play is study of the disease of syphilis in its

bearing on marriage. It contains no scene to provoke scandal or arouse disgust, nor is there in it any obscene word; and it may be witnessed by everyone, unless we must believe that folly and ignorance are necessary conditions of female virtue.

CHARACTERS

(In the order of their first appearance).

George DuPont..................................Mr. Raymond Bond
Doctor..Mr. Howard Hall
Henriette......................................Miss Arleen Hackett
Mme. DuPont..................................Miss Isabelle Winlocke
Nurse..Miss Maude Dickerson
Student..Mr. George Hanson
Loches..Mr. Thomas Irwin
Woman..Miss Anna Ashley
Man..Mr. J. D. Walsh
Girl..Miss Desiree Stempel

SCENIC SYNOPSIS

ACT I.—The Doctor's Consulting Room. Early Afternoon.

ACT II.—A Room in M. DuPont's House. Eighteen months later. Afternoon.

ACT III.—Same as Act I. Following day.

Staged under the personal direction of Richard Bennett and Guy F. Bragdon.

余與叔永仲藩同往觀之。此爲近日社會名劇之一，以花柳病爲題，寫此病之遺毒及於社會家庭之影響，爲一最不易措手之題。而著者以極委婉之筆，曲折達之。全劇無一淫褻語，而於此病之大害一一寫出，令人觀之，驚心動魄，眞佳作也。演者都佳。串醫生者尤爲特色。第二幕最佳矣。

伊卜生(Ibsen)之『鬼』劇（Ghosts）亦論此事，惟不如此劇之明白。伊氏作『鬼』劇時（一八八一）花柳病學尚未大明，其攻之者，猶以爲花柳之病，流毒僅及其身及其子孫而已。三十年來，醫學大進，始知花柳之毒傳染之烈而易，不獨爲一家絕嗣滅宗之源，乃足爲滅國弱種之毒。白里而氏（Brieux）此劇，蓋得法國花柳病學鉅子之助力，其言不獨根據學理，又切中時勢，宜其更動人也。

四四　綺色佳城公民議會旁聽記（二月四日）

今夜 Professor Barnes 來邀往旁聽綺色佳城之『公民議會』（Common Council）會員到者八人，與市長（Mayor）市律師（City Attorney）及市祕書（City Clerk）共十一人。市長爲 Mr. Thomas Tree，舊相識也。

第一事爲推廣市界一案。此城日益發達，非擴張不可。惟市界以外之田產，向之不納市稅者，今皆在可稅之列，故有界外之田產者盡力反對，擴界之舉，久延未決。今夜爲最後之決議，唱名表決，卒得通過。聞此案將咨呈省議會議決，如得通過，仍須市民投票表決，蓋此爲本市憲章（Charter）之修改案，故慎重如此也。此案未決時，有旁聽者數人，蓋皆界外蓄產者。會員有所疑問，旁觀者如諮詢及之，亦可對答。其人於界線所在，距湖若干丈尺，距公園若干丈尺，皆一一能舉之若指諸掌，其精明可畏也。案既通過，其人皆散去，獨余與二報館訪員在耳。此後所決諸事，皆不甚緊要。

有二事甚有趣，記之：一爲市民某，道行仆冰上受傷，因具狀控市政府，謂其不應令堅冰

久積道上以害行人，索償金一萬元爲醫藥費。一爲大學中有所謂 Telluride Association 者，爲學生兄弟會（Fraternity）之一，會所頗壯麗，市政府徵其房稅，會中抗不繳納，自謂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此邦凡教育慈善之事業可免稅。）宜在免稅之列。市政府以爲此會與他種兄弟會無異，不得故爲區別。堅持數年不決，會中控於高等法庭。前日法庭判語，謂此會實爲教育的及慈善的事業，可援免稅之例。今夜市政府律師報告此會之祕密內容：蓋此會設於一富人，（其人嘗爲 Telluride Co. 之主者故名，）有總會在 Utah 省。其法擇青年之有志向學，又能刻苦自食其力至一年以上者，爲資送至一種預備學校，令預備入大學之課程。其入大學者，每人歲得千金，由總會在各名大學築屋爲會所，供具都備。會員須成績優美；其無所表見者，停止其費。卒業之後，各就所業覓事，總會不索其一文之酬報。（會員大抵都習工科，亦間有習他科者。）此種慈善事業，眞可嘉歎，免其徵稅，不亦宜乎！

是夜最可玩味之辯論，乃在最後一案，爲救火會事。本市有救火會九所，會員皆市民爲之，無俸給。每會自成一黨，各奮勇爲本會爭榮譽，其視他會儼若敵國，各謀得公款爲本會購

救火機器及他種器械，其運動奔走之烈，殊非局外人所可夢見。此次亦以第一會與第七會爭款事爲議案。議員中有救火會中人，爲救火會辯護甚力。其財政部股員則以財絀不支爲言。警政部股員則調停其間。市長則以會多靡費鉅，而散漫無能統一，爲訴病，謂宜從根本上着力，重行組織，使諸會統於一司，既不致靡費，又可收指臂互應之効。議論甚有趣，余增長見聞不少。吾於此事有所感焉：一，市民之踴躍從公，可敬也。二，此間市政府去年費萬九千六百金爲火政之費，其重火政，可法也。三，事權不統一之害，朋黨私見之蔽，幾令極好之事業爲社會詬病，可畏也。

此等議會眞可增長知識，覘國者萬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每得暇輒至國會旁聽，尤數至衆議院，然所見聞，不如此間之切實有味也。

會員一爲大學教習，餘皆本市商人也。吾友告余：一爲雪茄烟商，一爲牛乳肆主，一爲雜貨店書記生，一爲煤商，一爲建築工師。今市長爲大學女子宿舍執事人。前市長余亦識之，嘗爲洗衣工，今爲洗衣作主人。其共和平權之精神可風也。

四五　郊天祀孔（二月四日）

報載『政治會議』通過大總統郊天祀孔法案。此種政策，可謂舍本逐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

四六　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二月九日）

有友人 Wm. F. Edgerton 思習漢文，余因授之讀。其法先以今文示之，下注古篆，如日（☉）月（☽）之類。先授以單簡之榦字。榦字者（root），語之根也。先從象形入手，次及會意，指事，以至於諧聲。此是一種實地試驗之國文教授法。若吾能以施諸此君而有効，則他日歸國，亦可以施諸吾國初學也。一舉而可收識義及尋源之効，不愈於繪圖插畫乎？

四七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二月九日）

說文有許多字不滿人意：

大　分明是人形手足滿引，以示大之義。如說文『天大地大』云云，乃後人傅會之詞，初民不能作此種哲學語也。

天　象人上之物，尊之也。

王　象士上有物示士地之主之意。說文引董仲舒之說，亦書生之談，初民不能有此種思想也。

玉　當從古文『丟』，王者所佩，貴之也。許氏註玉字作十數語，多而無當，是漢人說經大病。

四八　英國布商之言（二月十四日）

有英國布商二人（Laurie and Mackenz e, Edinburgh）往來英美各城，專售羊毛絨貨，適來此間兜售貨物，余遇之，因與談。其人所操英語，字字句句都溫文儒雅，雖在此邦大學教師中亦不可多聞此種英語。余因告以此意。其人初頗謙遜，繼見余意誠，因語余曰：『此邦人士之知識初不讓他國，惟於言語則終不肯修飾，其有能作上流言語者，則人爭腹誹之，以爲高傲自異於凡俗也，豈不可慨！』此言是也。

四九　宋教仁被刺案中之祕密證據（二月十九日）

偶檢故紙，得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中所搜得之證據若干件。念此案今已以不了了之，他日靑史終有公論，吾故以此諸件黏於左方。

昨見日本報紙，知應夔丞在京津汽車中爲人鎗斃，此雖快心之事，然吾恐殺之者即指使應殺宋遯初之人，今茲殺應以滅口耳。

應夔丞祕密證據之一部分（見民國二年四月廿七日大共和日報）

▲第一件　趙秉鈞致應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請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啓。

▲第二件　應致趙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洪正有事甯蘇，卅一號回。淮運司翌日來京。程督被迫將辭職，莊蘊寬誓勿自代，乞預慰程。國會盲爭，眞象已得，洪回面詳。夔印。删九字，密四十六字，共五十八字。二年正月廿六日上午七時發。應夔丞印。

北京椿樹胡同洪。三十一號快車回，告趙。蔭。

▲第三件　趙致應電　夔電悉。已代陳調徐張不能中央命令，出自公個人感情，於各

方面不落着痕跡，至佩服。菴十一日。

▲第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確有委任，卽自行來領。何日到京，先覆電。蔭。

▲第五件　上海寄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款急，陳未到，迅復。端眞。（下應親筆註云：長江各黨領允許在前，鄂部應照漾電及發急令照致。兩廣湘川未便指照，且非余勢力所能騍及，着嚴詞以拒。如欲攔入江境，無怪予之無情，否則將林先甓之。末蓋應夔丞圖章。）

▲第六件　上海應家致應電　金台旅館應夔丞：趙款人已北上，請趙電家照付。瑞。

（下應親筆註云：各黨請款，無以應之，准來電先撥三萬兩，分別照付，已同趙致電照撥矣。）

趙囑速回。（應親筆批云：二年正月念五夜十二時北京來電，當已照復國務院趙總理轉呈總統，並用朋電飭知椿樹胡同內務部祕書洪查照轉告趙智菴，以資接協。前事已於當日用飛函致趙，稿與電略同。加以朱介人出爾反爾，忽保朱經田以民政長，今因中央信任經田，忽又反對。省會巨紳力保，乞維持，卽發任令爲盼。正月廿五日二時卜發。下蓋『應印』二字圖章。）

▲第七件　洪致應函　夔弟又鑒頃文泰快車已開，又記起一事：吳蘭英處有洋帽鎖鑰一把，又白皮箱鎖匙一個，請向伊索回，由郵局寄來為盼。大題目總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價值也。閱後付丙。手頌台安。名心印。二月一號。

（信封）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手啓。快信。津洪緘。

▲第八件　洪致應函　要緊文章已略露一句，說必有激烈舉動。吾弟須於題前迳密電老趙，索一數目，似亦不宜太遲也。吳蘭英已有辦法否？手此，即請台安。小兄名心照。三月二日。

（信面）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東椿樹胡同洪緘。

▲第九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冬電到趙處，即交兄手面呈總統，後色頗喜，說弟頗有本事，既有把握，即照進行云云。又略提款事，渠說將宋騙案情節及照出之提票式寄來，以徵信用。此飛函馳佈，望弟以後用『川』密與兄，再用『應』密，緣程君下手即多一人也。且智老手續不甚機密。此信到後，望即來簡電（『函到』二字足矣）或加『件照寄』三字以

杜郵局漏誤之弊（連郵局亦須防）。手此，即頌台安。名心印。二月四日。

▲第十件　應致趙電（即冬電）　國務院程經世君轉趙鑒：應密。孫黃黎宋運動極烈。黎外均獲菲僑資助。民黨均主舉宋任總理。東電所陳兩綱，其一已有把握，虛被利用，已向日本購孫黃宋劣史，黃與下女合像，警廳供抄，宋犯騙案刑事提票，用照片輯印十萬册，擬從橫濱發行。孫得信後，要黃遣馬信赴日重資買毀，索三十萬，陽許陰尼，已得三萬。一面又電他方要挾，使其顧此失彼，羣壑難填，一伏一起，雖百倍其價，事終無效。此事發生，間接又間接，變象萬千，使其無計設法，無從捉摸，決可奏功，實裨大局。因變於南京政府與孫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譽外，直是無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動人。黃宋則無論矣。內外多事，倘選舉擾攘，國隨以亡，補救已遲，及今千鈞一髮，急宜圖維。黎使田姓來滬籌款，迄未成。夔。冬。

▲第十一件　應致趙密電　北京國務院趙鑒：應密。憲法起草創議於江浙川鄂國民黨議員，現以文字鼓吹，金錢聯合，已招得兩省過半數，主張兩綱：一係總理外不投票，似已操有把握；一係解散國會手續繁重，取效已難，已力圖此外何海鳴戴天仇等已另籌對待。夔。東。

▲第十二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前由馬裕處轉交一信，諒收入矣。茲特將各事分列於後：

（一）來函已面呈總理總統閱過。

（一）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外），因智老已將『應』密電交來，恐程君不機密，純令歸兄一手經理。

（一）近日國民黨有人投誠到中央，說自願取消歡迎國會團云云，大約亦是謀利，（不由我輩另是一路）於所圖略加鬆緊，然亦無妨。

（一）講款總要在物件到後國會成立之時，不宜太早太遲，爲數不可過三十萬，因不怕緊只怕窮也。

（一）所須水泥，已取桂聽弟一函，可持往公平交易。渠公司甚窘，要求現款云云，函附上。

（一）觀察使一節，莊思緘已兩次與雪老言之，卽有阻力，請探其內容，急過之。

（一）吳蘭英遷後，卽望代覓替人爲盼。

（一）沈佩貞自稱代表章佩乙，故略與言籌款一事。此刻請民强報逕函王河屏，說借款不成，允協一節已無效云云可也。（我去說較有痕跡。）知名不具二月念二日。

▲第十三件　洪致應電　應夔丞：應密。蘇省各觀使，雪老能保否？蔭。

▲第十四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寒電應即照辦，倘空言益爲忌者笑。蔭。

▲第十五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應密事速行。川効。

▲第十六件　應致洪電　北京洪蔭芝：『川』眞電悉要買中央八厘息債票三百五十萬，每百淨繳六十六萬二，滬交款，先電復。

▲第十七件　洪致應電　蒸電已交財政部長核辦債票只六釐，恐折扣大通不過。滅宋酬勳位，相度機宜，妥籌辦理。蔭。

▲第十八件　應致洪兩電　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勦捕，乞轉呈候示。夔。二十四分鐘所發急令已達到，請先呈報。夔。

▲第十九件　應致洪電　號電諒悉。匪魁已滅，我軍一無傷亡，堪慰。望轉呈報。

▲第廿件　洪致應電　上海文元坊應夔丞應密。寒電到。債票特別准。何日繳現領票？另電潤我若干，今日復。銑。

▲第廿一件　應致洪函　三月初九來函及十三號電，均悉。茲別詳陳於後：

（一）前電述將中央第一次上年九月間所出之八厘公債票外間展轉出賣，每百萬只賣六十五萬至以過付之日起利。夔處親戚到胡薛三家承買，願出六六二，卽每百萬出實洋六十六萬二千元在上海中央所指定之銀行，尅日過付所要公債三百五十萬元。蓋該三家合以各家戚友將外國銀行存款一例提出因思臨時期內，見政局財政之窘，藉此補助，夔處並不扣用，乞轉呈財政長從速電復。夜長夢多，日久又恐變計，夔費半月之功夫得此一案，專爲補助中央財政之計，乞轉言。

（二）裁呈時報三月十一日十三日囑令查登輪之記載，並民立實記遯初在甯之說詞，讀之卽知其近來之勢力及趨向所在矣。近彼在同孚路黃克强家又爲克强介紹將私存公債六十萬由夔爲之轉抵義豐銀行，（外有各種股票能值四十餘萬）計五十萬元，爲遯初

之運動費，並不問其出入。夔處攤到十萬，昨被撥去二萬五爲蘇浙兩部暨運動徐皖軍隊之需。夔因勢利用，陰操故縱，不得不勉爲陽許可，直陳於內，以免受譏。

（一）功賞一節，夔向不希望，但事關大計，無如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無窮是非，恐大局爲擾亂。惟中間手續，無米爲炊，固無易易，幸信用尙存，餘產摒擋足可挪撥廿餘萬，以之全力從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三月十二。（下蓋應夔丞圖章）

（信封）北京投交椿樹胡同洪蔭之先生啓。三月十三日自上海文元坊應上。特派巡查長應印快信。

▲第廿二件　洪致應信　蘇省各路觀察使尙未定人，兄思於常鎭或淮揚分得一席，然須雪老同意電保，弟晤時能一提否？倘前途不以爲然，則亦密示爲要。宋件到手，即來索款。夔弟心印。名不具。二月十一日。

（信面）南京下關第一標馬裕春先生收下，速交應夔丞先生台啓。京洪函。快。

▲第廿三件　洪致應函　夔丞老弟足下：廿三到京，於二十四發電，用『川』密本，不

知足下能查得明白否？連日爲足下之事，請大總統特下敎令，文請黎副總統取消通緝之案，幸目的均已達到。茲將程督轉來黎電錄請查閱，即此可見鄙人之苦心矣。至大總統聽見鄙人陳述各節，甚爲許可，日昨傳諭囑鄙人函知足下將各項成績可以辦至若何，具一條陳前來。譬如共進會成之處決無擾亂治安爲一項，如裁兵可以省餉爲一項，種種權限手段効驗，由足下自具說帖，寄至兄處轉陳大總統，可以据以任命或委任。因說歹話人多，有此則大總統易於措辭也。連前之表敍革命時之一書，封作一淘寄來更好。手頌勛安。愚兄述祖手啓。十月廿九日。

再前信係公事信，此再加私函

(一)蟹到，謝謝。惜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僅檢二大簍與總理而已。

(一)程都督相待甚好，相期甚殷，吾弟必須格外做驗。

(一)張紹曾早已出京，足下之信加封郵寄。

▲第廿四件　洪寄應信。附抄程督電。

前信發時，所有電文一紙，匆匆未曾封入，茲再

補寄，望查閱。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手致夔臣仁弟，名心頓首。三十日。

南京程督來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到。　北京內務部洪述祖君鑒『華』密，前得敬電，當即達知黎公。茲接復電文曰：有電悉。應夔丞既願効力自贖，亦能担保共進會無違背法律擾害治安之事，且趕速設法解散武漢黨徒，是其悔過自新，實為難得。尊處辦法極是，敝處以前通緝之案，自應取消。除通電外，特此奉復。元洪宥等語。特聞。程德全。沁印。

▲第廿五件　洪致應信　夔臣仁弟足下：劉松囘，得手書，並金銀紀念幣等件，謝謝。續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文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連日俄藏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准發。至寶山一節，陸軍參謀兩部尚須研究，緣頗有人為寶山運動，不獨朱瑞與吾弟反對也。總統極盼吾弟速來。近日莊都督（鄙人之表弟也）到，兄屬其為吾弟揄揚，日象較勝。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路尅日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即行囘甯，亦無不可。務祈注意為盼。（附上總理親筆信一紙，閱後仍帶還鄙人為要。）兄亦待款孔亟，欲設法加一浙江巡查長，以便與朱瑞合而為一，吾弟以為然否？手此密布，即頌時綏。小兄述祖手啓。十一

月廿九夕互李事須本人認可，切不可勉强。

▲第廿六件　洪致應快信附電稿　此函信封書云：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先生台啓，北京椿樹胡同洪緘。

夔丞老弟足下：別後廿日到津，廿二入都。張紹曾早已出京，吾弟手書，只好交郵局掛號寄去矣。中央加委一層，總理甚贊成，明後弟見大總統後再定。京中報館，前說四家，請開示名目。吾弟可告前途來通機關，究竟京中設共進會與否，希明白告我。吾弟手函望補寄，因要敍勛，非如此不可也。嘉與李女士事若何？（事成另往漢口結婚）手頌大安。小兄述祖手啓。廿日。

致前中央特派員內務部洪述祖電：北京椿樹胡同洪蔭之君鑒：頃自浙囘，函電均悉。詳情另復。夔叩。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敬悉。兩方有人說謗，現在張徐交鬥，弟如勸（導）（懲）寶山只許解散，正可趁此機會立功，能否兄電復總統（盼）（眞心）弟北上，允准三萬，兄到滬同來，於事有濟。初四。

▲第廿七件　洪寄應信　夔臣老弟足下：前在南京發一快信，諒已先到。吾弟來信，如係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除係我私信，方親筆也。（餘外須預備送大總統閱。）茲專弁劉松送上此函，望再發紀念幣數枚，交伊帶回為要。足下何日北上，乞示。手頌侍安。小兄述祖再拜。十一月初一日。

（信面）專送上海西門文元坊江蘇駐滬巡查長應夔臣先生台啓。守取回信。北京洪緘。

▲第廿八件　洪寄應信　尚未接伊回信。

（一）最好吾弟來京一行，輕車減從，一見大總統總理，必能賞識。如必需款成行，可用電來說其所以然，（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由我轉呈，或者能稍發亦未可知。大總統前說允發，而日來大借款不成，京中窮極，應須原諒。

（一）如夫人同來尤妥，免到京浪費也。

（一）李女士處說過否？倘不成，或別尋一相宜者亦可。

以上請先復為盼。兩知。廿九午刻期。（下註元年十一月初三到。）

（信面）上海西門文元坊應夔臣先生台啓。北京洪緘。

▲第廿九件　洪致應信及趙致洪信　頃歸，得總理函送閱，請即速行照辦可也。兄今夜不出城矣。夔丞仁弟。兄名心照。三十。

應君之款，請屬具呈說明辦法，以便籌撥。鈞啓。念九。

（信面）內緘即送洪先生蔭之台啓。國務院緘。

▲第卅件　洪致應信　連日未晤，當念。總理處手摺已否面遞？行期約在何日？鄙人明早須赴津，一二日耽擱耳。如何情形，示我爲荷。夔丞老弟足下。名心印。九號。

頃閱總理諭，屬吾弟開一南邊辦法手摺，明日面交。又言次長處明早十鐘往辭爲要，此次渠甚力也。大總統處或星期二早往辭爲妥。夔丞棣台。小兄名心啓。二年一月五日。

▲第卅一件　洪致應信三紙　昨晚總理原件發回，內中三樣問題：

（一）領款不接頭，欲兄代辦，兄亦未見明文，須吾弟將雪老電請此數及中央允准覆電原稿抄附領狀之上，方爲合格。茲先將原領紙送回，乞察收。

（一）總統屬開辦法，已說明禮拜二送去，切勿誤。

（一）征蒙一件，請自送至參謀處可也。

以上三節，俟三鐘時面談一切。第一見大總統時可謝其發款，略將以後辦法陳說。夔丞老弟。小兄名心照。十二半夜。

▲第卅二件　洪致應信

夔丞弟足下：陳文泰回，寄一函，又一專函，諒已達到。手摺遞後，口口欣悅，云：足見（雲款已付，勿念）老弟辦事甚力，對於民强，允月協五百，先發四個月，頃已電博謙來取矣，免匯兌張揚也。

▲第卅三件　錢錫霖致應信

仁兄先生鑒：暢談快甚。英傑相逢，惜冗俗不得常聚。去年岳南尤蒙庇愛，心心相印，兩有同情也。附上南京軍警聯合徽章一具，以證聯合，以表慕敬。台旆有行期，乞早示知，抽閒謀一聚之樂，何如？即頌旅祺。弟錢錫霖免冠。

敬再啓者，姚君振新爲弟世好，與我兄亦有舊，其才德固不必弟言也。務乞雅愛，攜同南下，位置一席，姚君可報知己，而我公亦惠及故人也。載叩勛安。錫霖又及。（送來徽章號碼一

千九十二號又及）。

▲第卅四件　張紹曾致應函　夔丞仁兄大鑒：敬啓者，前上函電，計登籤閣，每憶道範時切神馳。京師自孫黃二公惠然而來，與大總統握手言歡，社會之歡迎日有數起，足爲南北感情融洽之證，不勝爲民國前途慶。茲有內務部祕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幹，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於民國之建設多所規畫，當道咸依賴之，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裨益大局，不勝感企之至。弟如恆粟碌，乏善足陳。台從何日北上？至盼駕臨，暢敘別情也。敬請台安。愚弟張紹曾鞠躬。九月十七日。

▲第卅五件　應夔丞信　洪來電，奉總統府特委，爲與夔因改爲祕密結約，以便進行，定禮拜三卽正月廿二日由京直南，廿三號晚抵甯，轉申妥事與棧房，速辦定。妥卽交蔡良去辦；棧定新洋棧，卽桂仙底子翻造之處；統照前信一一辦妥，約計千元之譜。夔約禮拜三下午一點快車來滬，或今日晚車來，均不定。此間諸事都大順大吉，百凡如意，另獲款五千，已匯趙菊椒由甯交其帶申，俟夔蒞再收。夔手泐。正月廿一日。應夔丞印。

雪老來吳未晤。一切事與甯軍務司接洽矣。李妾侍從大好，請放心。二大人是否回甯？隔哥病阿曾好？桂妹身體好否？為念。變又及正月廿一日。

▲第卅六件　印刷品　監督議院政府神聖裁判機關簡明宣告文　嗚呼，今日之民國，固千鈞一髮，極危極險，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嬰孩，正維護哺養之不暇，豈容稍觸外邪！本機關為神聖不可侵犯之監督議院政府之特別法庭，凡不正當之議員政黨，必據四萬萬同胞授與之公意，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執行嚴厲正當之刑法，行使我天賦之神權，奠定我莊嚴之民國。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亂政，圖竊權位；梁啓超利祿薰心，罔知廉恥；孫中山純盜虛聲，欺世誤國；袁世凱獨攬大權，有危約法；黎元洪羣小用事，擅作威福；張季直破壞鹽綱，植黨營私；趙秉鈞不知政本，放棄責任；黃克强大言惑世，屢誤大局；其餘汪榮寶、李烈鈞、朱介人輩，均為民國之神奸巨蠹：內則動搖邦本，賊害同胞；外則激起外交，幾肇瓜分。若不加懲創，恐禍亂立至。茲特於三月廿日下午十時四十分鐘，將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別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開審判，由陪審員薛聖渡君等九員一致贊同，請求代理主席副法官葉

義衡君判決死刑，先行卽時執行。所有罪狀，當另行羅列宣布，分登各報，俾中外咸知，以爲同一之宋敎仁儆。以上開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見，共謀國是，而奠民生，則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凜遵，切切此布。

▲第卅七件 寄朱姓信稿一紙並附寄趙信稿一紙。

致北京亮果巷朱函 經田先生足下：還上假款，除現撥外，並向長江總稽查黃漢湘君處劃交千元，會否收到，爲念。洪蔭芝老伯今日莅此，詢以所事，浙未回電偵之社會，又有小部受人嗾使，肆意反對，皆由此公患得患失，出爾反爾所致也。於此事並無絲毫芥蔕於其間，不過遠望桑梓，令人心悸。公爲人望，必仗拾己救時，以應浙人求治之殷，解此倒懸之民耳。蓋浙之正紳大半寓申，現當事者率新進之徒，而實有功績者又被謫山林，甚有罪以大辟者。試問功罪倒置，人心平否？恃功怨大，亂機叢生矣。況防營只知仰邀上意以結合，豈能再顧及民情之向背耶！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外，並將致中央密函祕呈，乞查明回寄至上海交元坊爲盼。口口立正上書正月廿五晚。

致趙總理函　應口口上言：所事已於甯申查有實在。頃得湘鄂回電，其中尙別有舉動，奇離怪誕十色五光，妙在運用未能一氣，措置當易爲力耳。詳情另密陳。中山先生同馬君武先遊東瀛，足見高人深致。頃讀民立所載，適洪老伯來滬，詢以究竟，彼亦茫然。幸事實相離，但既有是因，不得不始終愼之。因憶府中每有人員泄露機要，可否要求極峯於見客時如有機事商量，總宜屏却左右爲妥，則捕風捉影，盡可消弭矣。漸事介人嗾其機關民權亂吠，並令國民黨之小部分張揚反對，未免患得患失，出爾反爾。然禍機已伏，發動不遠，南方爲天下人注目者，不得不未雨綢繆。除已會同正紳馳電中央歡迎經田先生外，以此事應響於中央，請迅速賜酌裁，大局實幸。此上。正月二十五日晚。

▲第卅八件　洪致應電　文元坊應夔丞：川密。蒸電來意不明，請詳再轉。蔭。眞。

▲第卅八件　洪致應函　號個兩電均悉，不再另復。鄙人於四月七號到滬，因挈内子到常掃墓，並至徐匯啓明女學挈小女入京，出下關，所有一切均俟面談。王博謙處之款，擬擕票面交。手頌夔弟足下。觀川居士啓。三月二十三日。

再請弟夫人辞君代覓女僕一人，要肯赴京者，工資能廉最好。此信到後，即求預爲物色能於七號送到棧內更好，臨時兄再用電通知。此係至托之事，弟夫人必能爲我出力也。

▲第四十件　洪致應函　夔弟足下：今日疊接下關所發二月廿五號各信（計五件，並民强領紙）又接上海德順里信，又駐署巡署信件二件。此刻內中財政萬窘，而取之之法手續不甚完好。如除鄧一案，須將其反對各報先期郵寄，並如何決議辦法，並可在民强登其死耗，（此刻近於無徵不信）方是正辦。至印件言之在先，此刻既原件無有，連抄本亦無有，殊難啓齒。足下明眼人，必須設一妥法（總以取印件爲要）或有激烈之舉，方可乘機下手也。（譬如鄧係激烈，似較好辦。）民强款必肯竭力領取，惟望足下專一妥來取不便交（三等車所費無幾。）隨後屬民强逐日寄我一份（今年陰歷正月起）爲盼。三月六日觀川啓。

再鎖匙並印章同寄，甚感，此刻還未到也。觀察使一節，想程應兩人不贊成，請將實情告我。

▲第四十一件　洪致應信　夔弟足下：函電諒入覽。日內宋輩有無覓處，中央對此似頗注意也。承擬金印式，甚佳，請即照鑄。原單附繳雲君二百，早已收去，知念附聞。吳蘭英已去否？手頌台安。小兄觀川手啓。二月八日。

▲第四十二件　洪寄應信　頃閒民强報館王博謙來，云弟允協一千五百元為該館本歲之資，屬為一言吹噓，兄允為加函，又屬向中央說項，亦允相繼辦理。特函夔弟。觀川啓。廿八夕。

▲第四十三件　民强報信　手諭敬悉，感極。今明晚間再當趨教。敬頌夔公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二年二月一日為國會憲法案，介其鼓吹兩大綱，先貼洋千元，予先送七百元，餘再補。夔泐。下蓋應夔丞印圖章收到七百元正。）

夔公偉鑒：昨日承賜款，感感。惟區區七百元，撒手即空，今日已廿七矣，而百孔千瘡，萬難過去者尚須七八百元之多。歲暮途窮，如老哥之熱心慷慨者，能有幾人！迫不得已，叩求援手。前晚所商之二百元，先乞惠下，以濟弟急。想老哥既維持於前，必能成全於後也。書到後，即希

寵錫三百元。將來民強之存在，皆爲老哥所賜。弟等以全力辦民強，即當以全力報答老哥也。如一時不便，弟當於晚間走領，藉聆大教。何時有暇，乞示知爲幸。書不盡言，企盼而已。敬頌大安。制弟佩頓首。（應親筆註：上海民報已照撥百元，二年二月三日飭員照送。夔渺下蓋應夔丞印。）

夔公大鑒：前晚暢聆大敎，快何如之？所謂憲法上之政策條件，晤洪君商定已遵命屬筆，於今日本報已登出大半篇矣。歲暮途窮，館事危急，一路福星，專賴我公。無論如何，總須惠假我一千五百元，俾得維持下去。公我黨偉人，既有志於建設事業，區區言論機關，想無不鼎力扶持也。彼此維繫，伏乞援手，並希從速賜下，以濟眉急。明日報已停刊，債戶環伺，弟築台無術，望勿坐視，以索我於枯魚之肆。異日民强之存在，皆出我公之賜矣。此頌大安。弟博謙佩乙再拜。

五〇 應桂馨死矣（二月十九日）

頃見日文報載一月十九日應桂馨出京，在京津火車中被人用六寸長短刀刺死。

五一　死矣趙秉鈞（二月二十七日）

英文報載直督趙秉鈞二月廿七日暴死，人皆疑爲被人用毒藥暗殺。

此案之詭譎可謂極矣！兇手武士英死於上海獄中，應氏死于火車中，今趙氏復以毒死。繼趙氏而死者誰耶？

五二　雜俎三則（二月）

(1)音樂神童

報載一個音樂神童，意大利人名 Willy Ferrero，才八歲，曾在俄皇面前指揮俄京之『帝國樂隊』（The Imperial Orchestra）。當日所奏樂有 Wagner, Grieg, Bizet 諸大名家之作。

音樂大家 Mozart 亦是神童，四歲已能彈琴，六歲已作樂曲。

(2)賣酒者與禁酒者的廣告

奴瓦克（Newark）日報上登有賣酒業的廣告一則，其文云：

『亞歷山大愛喝啤酒，他征服世界時，還不滿三十二歲。他若不喝啤酒，也許成功更早一點。可是誰知道呢？您還是別錯過機會罷。』

隔了一兩天，本地戒酒會把那條廣告重印出來，旁邊加上了一條廣告：

『亞歷山大醉後胡鬧而死，死時只有三十三歲。您還是別冒險罷。』

(3)離婚案

『從一九一二年四月三日，到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芝加哥的家庭關係法庭(Court of Domestic Relations)判決之因遺棄妻子或不能贍養而離婚之案，凡二千四百三十二件，其中百分之四十六是出於丈夫飲酒過度。』

此一條是本地日報上所登戒酒運動的廣告。

五三　美國有色人種之大官（二月）

星期報紙圖畫欄中有一黑人貝克納（G. E. Buckner），今爲美國駐 Liberia 公使；又有美洲土人派克（Parker），今爲財政部收發主任；皆爲此二種人中之居高位者。

藏暉室劄記卷四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十二日至七月七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養家（三月十二日）

余前爲大共和日報作文，以爲養家之計，今久不作矣。此亦有二故：一則太忙，二則吾與大共和日報宗旨大相背馳，不樂爲作文也。惟吾久不得錢寄家，每得家書，未嘗不焦灼萬狀，然實無可爲計。今圖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還此款，一面向大學請一畢業生助學金（Scholarship）。二者皆非所樂爲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爲之。

二　母之愛（三月十二日）

得家書，敍貧狀，老母至以首飾抵借過年。不獨此也，守煥兄家有圖書集成一部，今以家貧，願減價出售，至減至八十元。吾母知余欲得此書，遂借貸爲兒子購之。吾母遭此窘狀，猶處

處爲兒子設想如此。

三　言字（三月十三日）

言字𠶷，从二舌。二者上也舌上之謂言，（西方Language（英），Langue（法），舌也，又言也。源出拉丁Lingua，舌也。）不當從䇂（辠也）。口，初民不能作道學先生語，以言爲口孽也。

四　Fred Robinson 君之慷慨（三月十四日）

此間商人 Fred Robinson 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還債。

五　雪消記所見並楊任二君和詩（三月廿五日）

雪消記所見　久不作近體詩矣

春暖雪消水作渠，萬山積素一時無。欲槭東風討春罪，奪我寒林粉本圖。

楊杏佛見此詩而和之曰：

潺潺流水滿溝渠，漠漠林煙淡欲無。歸思欲隨芳草發，江南三月斷魂圖。

任叔永亦和二首，兼簡曾楲子：

料峭冬寒一日除，氈裘新卸覺輕舒。惠連死去情懷減，春草池塘夢更無。（叔永有弟喪故云。）

故人書共東風至，驅寒添暖未嫌遲。斜日小窗攤卷坐，最憶泉聲作雨詩。（楲子自日本西京來書，附東福寺閑居詩四首，最愛其『爐煙消盡空堂寂，夜半飛泉作雨聲』二句。）

六　學生會之哲學教育羣學委員會（四月一日）

學生會會長鄭萊君委余為哲學教育羣學部委員長本部委員六人，今日作書予之，尚未知能盡得此諸人否？

哲學　吳康（K. Wu）　（允）

　　　唐悅良（Y. L. Tong）　（否）

教育　倪兆春（Z. T. Nyi）　（允）

　　　黃啓明（K. M. Wong）（否）

　　　錢樹亭（H. T. Chien）

羣學　朱進（C. Chu）　（否）

七　西人研究中國學問之心得（四月十日）

哲學雜誌 "The Monist" Jan. 1914 有論『王陽明中國之唯心學者』一篇，著者 Frederick G. Henke（Willamette University, Salem, Oregon.）殊有心得，誌之於此，他日當與通問訊也。

八　入春又雪因和前詩（四月十一日）

入春忽又大寒，亦雪，遙林粉本復珊珊如故，因和前詩：

無復汙流漲小渠，但看飛雪壓新蕪。東風不負詩人約，還我遙林粉本圖。

詩成，一日而雪消圖散，不可復覩。春雪之易銷如此，其積不厚也。

九　請得畢業助學金

所請畢業助學金（Graduate Scholarship）已得之。

一〇　美國禁酒

美國禁酒政策主張者甚衆，現有人在議會提議，立法由中央政府禁止酒業。蓋今日之禁律由各省或各市政府自定之，故不能畫一也。

全省禁絕者　九省

大半禁絕者　十七省

有禁酒之城市者　十三省

一一　得卜朗吟徵文獎金（五月九日）

余前作一文，論英詩人卜朗吟之樂觀主義（A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前月偶以此文爲大學中『卜朗吟獎賞徵文』（此賞爲此校已故教師 Hiram Corson 所捐設，故名"Corson Browning Prize"）。前日揭曉，余竟得此賞，値美金五十元。

余久處貧鄉，得此五十金，誠不無小補。惟余以異國人得此，校中人詫為創見，報章至著為評論，報館訪事至電傳各大城報章，吾於"New York Herald"見之，昨日至 Syracuse，則其地報紙亦載此事。其知我者，爭來申賀，此則非吾意料所及矣。（去年余與胡達趙元任三人同被舉為 Phi Beta Kappa 會員時，此邦報章亦傳載之，以為異舉。）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為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一二　初次作臨時演說（五月十日）

七日，余往 Syracuse，赴其地 Cosmopolitan Club 年筵。余去年曾赴此筵，演說"The Philosophy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此稿後經余刪改為"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Cosmopolitanism"〔大同主義之沿革〕，曾演說一次。）本校校長 President J. G. Schurman 亦在座，頗得其嘉許。此次赴筵，乃未知又須余演說，故毫未預備。及至，會長 de Barros 以所延演說者二人都以病不能來，故堅令余演說，不得已諾之，卽於電車中略思片刻，以鉛筆書一題與之。題為"What Cosmopolitanism

Means to Me"。席終，余演說二十五分鐘，頗受歡迎。主席為 Syracuse University 史學總教 Flick 君，許為彼生平所聞最佳演說之一。此為余生平作臨時演說之第一次，故記之。

一三　趙元任胡達同時得兩種學會榮譽（五月十二日）

Sigma Xi 名譽學會，乃大學中之科學榮譽學會。此次選舉六十七人，吾國學生四人得與焉。此四人者：

黃伯芹　（地學）
趙元任　（物理）
胡　達　（數學）
金邦正　（農科）

此四人中之胡趙二君，均曾得 Phi Beta Kappa 會之榮譽。此二種榮譽，雖在美國學生亦不易同時得之，二君成績之優，誠足為吾國學生界光寵也。

一四　歐美有一種『剪報』營業（五月十二日）

歐美有一種營業名曰『剪報』，專爲人擷擇各國報上有關係之消息，彙送其人。如吾欲得各報所記關於中國之新聞或評論，則彼等可將國內外各大報之消息彙送余處。又如我欲知各報對于巴拿馬運河免稅一事之意見，則彼等亦可將各報之社論彙送余所。其爲用至大至便，各雜誌及外交人員都利用之。余之得 Browning Prize 曾記各報；前日紐約 Herald 再載其事，附以影片。今日即有二大剪報公司剪送此條寄與余，以爲招徠之計也。記之以示西人營業手段之一端。

一五　『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五月十五日）

自美墨交釁以來，本城之 "Ithaca Journal" 揭一名言：『吾國乎，吾願其永永正直而是也，然曲耶，直耶，是耶，非耶，終爲吾國耳』（My country-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意言但論國界不論是非也。此言揭諸報端已逾旬日，亦無人置辯。一日，同居世界學生會之各國學生談論偶及之，有表同情者，有反對者，莫衷一是。余適過之，聆其言論，有所感觸，故以所見作一書寄此報主筆。其人不敢登載，社中訪事某

女士堅請登之，乃載入新聞欄（其書見下）。昨日余往見前校長白博士之夫人，夫人盛稱余書，以爲正彼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曾兩任使德大使，戊戌年海牙平和會，博士爲美國代表團長，其功最多。夫婦都主張和平，故深惡此等極端之國家主義也。

"MY COUNTRY—RIGHT OR WRONG,—MY COUNTRY"

Students Representing Many Nationalities Debate as to the Absurdity or Sense of the Slogan—Suh Hu's Impression.

An interesting debate took place at the Cosmopolitan Clubhouse on the Hill The subject was the motto which has been printed at the top of the editorial page of The Ithaca Journal since the Mexican question began to become critical—"My country, may it ever be right, but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The last phras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started the discussion.

An American student averred that it was an absolute absurdity, to stand

by one's country whether it was right or wrong. All the other students present—includ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Club defended the saying vigorously. This number included students from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Cosmopolitan Club. "Some called it an absolute absurdity, while others defended it vigorously." No conclusion was reached.

Suh Hu's idea

Suh Hu, the president of the Club, was struck by one thought that seemed to him to come nearest to 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and presents it as follows:

"It appears to me that the fallacy of the saying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 No one will deny that there is a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among the civilized people at least. Suppose 'my country' should tax me unconstitutionally, confiscate my property unjustly, or have me imprisoned without a trial, I would undoubtedly protest, even if it were done in the name of the law of 'my country.'

"But when we come to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immediately discard that standard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nd we declare with no little pride,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 Am I not right in saying that we are applying a double standard of morality—one to our fellow countrymen and another to foreign or

'outlandish' people? It seems to me that unless we adopt one standard of righteousness both within and without our country, we have no common ground on which we can argue."

一六　赴白博士夫婦家宴（五月十五日）

十四日，白博士夫婦延校中得獎之學生九人赴宴其家，英文科及演說科諸教師皆在座。此九人者：一爲中國人，三爲猶太人，一女子，其餘爲美國男學生。席終，博士演說致賀意，中言六十餘年前，博士初入耶爾，與容純甫同學，容異服異俗，頗受人笑。其年容兩得班中英文第一獎品，其後無敢揶揄之者矣。博士又言在第一次平和會時，有中國少年爲中國代表，致辭以法文演說，精闢警切，爲全會第一演說，惜不記其名矣。此少年何人耶？博士著作等身，名及海外，前年八十壽辰，德皇威廉，美總統塔虎脫皆飛電致賀，今精神猶健，望之令人興起也。

（附記）白博士自傳中記此中國少年，姓 Lu，疑是陸徵祥。

一七　卸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五月廿日）

余自去年五月舉爲世界學生會會長，至今年五月卸職，方自慶幸。不圖此間新立國際

政治學會（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今夜開成立會，舉余爲會長。余適有事不及蒞會，及余至始知之，急辭之再四，始得辭卻；否則復爲馮婦矣。

一八　在世界會演說「世界和平與種族界限」（五月廿日）

余於昨夜世界會年終別宴作卸職之演說，題爲「世界和平及種族界限」二大問題，聽者頗爲動容。有人謂此爲余演說之最動人者。有本城晚報主筆 Funnell 者亦在座，今日此報記余演說甚詳。

一九　趙元任作曲（五月廿二日）

趙君元任譜笛調一曲，以西樂諧聲和之，大學琴師亟稱之，爲奏於大風琴之上，余往聽之，猶清越似笛聲也。

二〇　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五月廿五日）

叔永作即事一律索和。其詩云：

何人爲作春日戲（Spring Day Show），山城五月盡飛仙。軟玉微侵衫勝雪，絳

雲曲護帽如船。晚風垂柳宜輕步，華燭高樓試袒肩。看罷擊毬還競艇，平湖歸去草芊芊。

余和以『山城』一律：

漫說山城小，春來不羡仙。壑深爭作瀑，湖靜好搖船。歸夢難回首，勞人此息肩。綠陰容偃臥，卧草芊芊。

明日（二十六日）復成一律，蓋『遊仙』之詞也：

無端奇思侵春夢，夢未醒時我亦仙。明月深山來採藥，天風銀漢好乘船。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洞裏胡麻炊未熟，人間東海草芊芊。

明日（二十七日）復成一律，紀『春日』：

學子五千皆少年，豪情逸興驕神仙。旗翻大幕紛陳戲，鏡靜平湖看賽船。壁上萬人齊拍手，水濱歸客可摩肩。（國策『肩摩轂擊』人衆也。）凱唱聲隨殘日遠，晚霞紅映草芊芊。

久不作律詩，以爲從此可絕筆不作近體詩矣，今爲叔永故，遂復爲馮婦，叔永之罪不小也，一笑。

二一　山谷詩名句（五月）

偶翻山谷詩，見『心猶未死醉中物，春不能朱鏡裏顏』頗喜之。

二二　論律詩（五月廿七日）

律詩其託始於排耦之賦乎？對耦之入詩也，初僅偶一用之，如『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陌上桑）。『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孔雀東南飛）。『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十九首）。皆以排比舒暢詞氣，有益而無害。晉人以還，專向排比。陸機陸雲之詩，已幾無篇不排矣。（佳句如『悲風鼓行軌，傾雲結流靄，』『飛鋒無絕影，鳴鏑自相和，』『朝湌不免胄，夕息常荷戈。』劣句如『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機）潘岳左思亦多駢句。賢如淵明，亦未能免俗。然陶詩佳處都不在排。（如『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露淒暄風息，氣徹天

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爲制頹齡』之類。）

康樂以還，此風日盛。降及梁陳，五言律詩，已成風尚，不待唐代也。六朝人律詩如：

佳期竟不歸，春日坐芳菲。拂匣看離鏡，開箱見別衣。井梧生未合，宮槐卷復稀。不及銜泥燕，從來相逐飛。（庾肩吾有所思）（梁）

欄外鶯啼罷，園裏日光斜。遊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長墟上寒鳥，曉樹沒歸霞。九華暮已隱，抱鬱徒交加。（何遜贈王僧孺）（梁）

客心愁日暮，徙倚空望歸。山烟涵樹色，江水映霞暉。獨鶴凌空逝，雙鳧出浪飛。故鄉千餘里，茲夕寒無衣。（何遜日夕出富陽）

閨中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緣砌上，窗影向牀斜。開屏寫密樹，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陰鏗月夜閨中）（陳）

皆不讓唐以後之律詩也。

唐以前律詩之第一大家，莫如陰鏗（陳代人）。其名句如：

藤長還依格，荷生不避橋。
鼓聲隨聽絕，帆勢與雲鄰。
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
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
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峯。
戍樓因磁險，村路入江窮。
水隨雲度黑，山帶日歸紅。

右數聯雖置之盛唐人集中，可亂楮葉也。

按杜工部贈李白詩『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有絕句云：『陶冶性情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能將事，頗學陰何苦用心。』陰，卽鏗；何，何遜也。此可見六朝人詩之影響唐人矣。有心人以歷史眼光求律詩之源流沿革，於吾國文學史上當裨益不少。

二三　杏佛和前韻（五月廿七日）

杏佛和前韻成『遊湖』一律:

高引冥鴻福，桃源亂世仙。秋孃螺子黛，春水鴨頭船。玉藕驚搖腕，紅蓮羨比肩。王孫歸與渺，南陌草芊芊，

二四　吾國人無論理觀念（五月廿八日）

吾嘗謂吾國人無論理觀念。頃見留美學生某君作一文，其起句云:西哲有言:學識者，權力也。一國之人有學識，卽一國之人有權力;一國之人有權力，卽其全國有權力，有權力者必强，無權力者必弱，天演之公例也。此何等論理乎!

二五　張希古亡故（五月廿八日）

得錦城一書，驚悉張美品兄（希古台州人）亡故。嗟夫!『吾生二十年，哭友已無算。』慘已慘已!吾十四歲入澄衷學堂識希古。希古沉默寡合，獨愛余，堅約爲昆弟。別後數年音問屢絕，方擬囑錦城訪之，乃驟得此耗，肺肝爲摧!希古沉重，爲友輩中罕見之人物，天獨不壽之，

傷哉！希古已婚，不知有子女否？其父琴舟先生，工算學，家台州。

二六　春朝一律並任楊二君和詩（五月卅一日）

春色撩人，何可伏案不窺園也！邇來頗悟天地之間，何一非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耶？古人樂天任天之旨，儘可玩味。吾向不知春之可愛，吾愛秋甚於春也。今年忽愛春日甚篤，覺春亦甚厚我，一景一物，無不怡悅神性，豈吾前此枯寂冷淡之心腸，遂爲吾樂觀主義所熱耶？今晨作一詩，書此爲之序。

葉香清不厭（人但知花香，而不知新葉之香尤可愛也，）鳥語韻無囂。柳絮隨風舞，榆錢作雨飄。（校地遍栽榆樹，風來榆實紛紛下，日中望之，眞如雨也。）何須乞糟粕，卽此是醇醪。天地有眞趣，會心殊未遙。

試以此詩譯爲英文。余作英文詩甚少，記誦亦寡，故不能佳；然亦一時雅事，故記之。其詞云：

Amidst the fragrance of the leaves comes Spring,
When tunefully the sweet birds sing,

And on the winds oft fly the willow-flowers,
And fast the elm-seeds fall in showers.
Oh! Leave the "ancients' dregs" however fine,
And learn that here is Nature's wine!
Drink deeply, and her beauty contemplate,
Now that Spring's here and will not wait.

叔永和春朝一律:

侵晨入古校,靜境絕塵囂。隔樹疏鐘出,當樓一幟飄。鳥歌答聖唱,花氣誤村醪。欲問山中客,芳菲望轉遙。

杏佛亦和一律:

山路蔽蒼翠,春深百鳥囂。泉鳴塵意寂,日暖草香飄。欲笑陶彭澤,忘憂藉濁醪。棲心若流水,世累自相遙。

二七 山谷之三句轉韻體詩(五月卅一日)

偶讀山谷詩見有觀伯時畫馬詩云：

儀鸞供帳饕蝨行，翰林溼薪爆竹聲，風簾官燭淚縱橫。

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貧馬百蔶逢一豆。

眼明見此五花驄，徑思着鞭隨詩翁，城西野桃尋小紅。

此詩三句一轉韻也。友人張子高（準）見吾久雪後大風寒甚作歌，因移書辯三句一轉韻之體非吾國所無，因引元稹大唐中興頌爲據。此詩吾未之見，然吾久自悔吾前此之失言，（見年報第三年）讀書不多而欲妄爲論議，宜其見譏於博雅君子也。（參觀卷三第四〇則）

二八　叔永贈傅有周歸國余亦和一章贈行（六月一日）

晨起，叔永以一詩見示，蓋贈傅有周（驌）歸國之作也。

昔君西去日，是我東遊時。今日君歸去，悵望天一涯。揚帆滄海靜，入里老親嬉。若見當年友，道雋問候之。

叔永近所作詩，當以此詩爲最佳矣。

余亦和一章送有周。有周爲第二次賠款學生，與余同來美，頗相得，今別四年矣。有周以母老多病，急欲歸去。余素主張吾國學子不宜速歸，宜多求高等學問。蓋吾輩去國萬里，所志不在溫飽，而在淑世。淑世之學，不厭深也。矧今茲滄海橫流，即歸亦何補；不如暫留修業，繼學之爲愈也。故余誠羨有周之歸，未嘗不惜其去，故詩意及之。詩云：

與君同去國，歸去尚無時。故國頻侵夢，新知未有涯。豺狼能肉食，燕雀自酣嬉。河梁倍惆悵，日暮子何之？

二九　記曆（六月一日）

羅馬初分年爲十月，共得三百〇四日。至 Numa 時乃增二月，共十二月。月如吾國陰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大小相遞，年共三百五十四日。後增一日，共三百五十五日。（奇數吉也。）然日周天之數爲三百六十五日有零，（零五時四十八分四十六秒）故須增閏月（Intercalary）閏年行之。月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相遞焉。於是四年共得一四六五日。平均每年得三百六十六日零四分之一，則較周天之數多一日也。於是定每十六年後之八

年原定有四閏月者改為三閏，以補其差。

其後日久弊生，謬誤百出，至西柴始大定曆，從陽曆而廢月曆，曆年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年一閏，閏年增一日。時羅馬七百〇八年，即耶穌前四十六年也（改曆之年增至四百四十五日）。

西柴（Julius Caesar）分月之法，奇數之月（一，三，五，七，九，十一）月得三十一日，偶月皆三十日，惟二月廿九日，閏年三十日。羅馬人頌西柴之功，以其名Julius名第七月，今英名 July 者是也。

後至 Augustus 時，羅馬人媚之，以其名名第八月，惟八月僅三十日，較 July 少一日，小人諂諛，遂移二月之第二十九日增於八月，於是七八九三月皆有三十一日。又以為不便，遂改九月十一月為三十日，而十月十二月改為三十一日。西柴之法至易記算，遭此竄改，遂成今日難記之法，小人可恨也。

西柴曆（Julian）雖便，然亦有一弊，蓋周天之數為三六五日五時零（見上），實未

足四分一之數，故每百二十八年必有一日之誤。故西柴曆初定時，春分節（Equinox）在三月二十五日，至紀元一五八二年乃在三月十一日。教皇 Gregory XIII 欲正此失，乃於其年減去十日。又以太陽年（Solar Year）與陽曆之年之差約為每四百年與三日之比，故葛雷郭令百數之年（紀元千年千九百年之類）皆不得閏；惟百數之年其百數以上之位可以四除盡者，乃有閏日。此法凡年數可以四除盡者皆為閏年。其百數之年如一六〇〇，二〇〇〇，其百數以上諸位（年數除去兩〇）可以四除之者有閏；又如一七〇〇，一八〇〇，一九〇〇，皆無閏也。蓋四百年而九十七閏。依此法每年平均得三百六十五日五時四十九分十二秒，與太陽年差僅二十六秒，蓋須三千三百二十三年始有一日之差。（摘譯大英百科全書。）

三〇 春秋為全世界紀年最古之書（六月二日）

全世界紀年之書之最古而又最可信者，宜莫如春秋（七二二——四八一 B.C.）竹書紀年次之。史記之本紀是紀年體，後世仍之，至司馬溫公始以紀年體作通鑑。通鑑與春秋

及竹書紀年，其體例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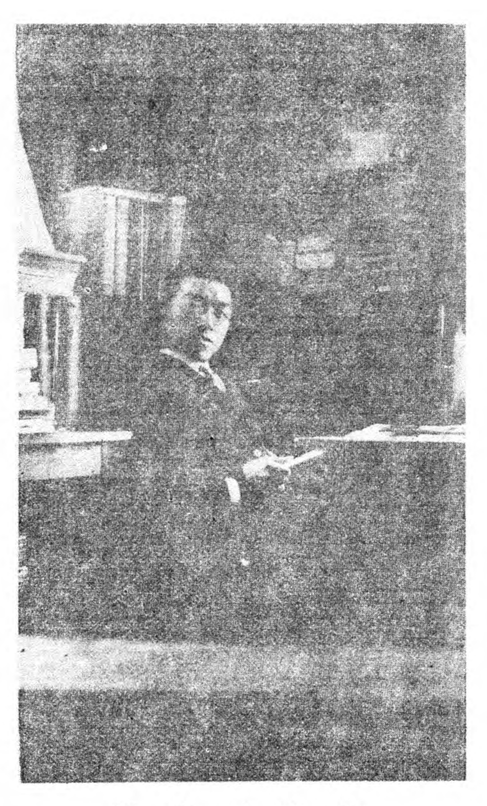
三一　大英百科全書誤解吾國紀元（六月二日）

頃見大英百科全書云吾國以帝王即位之年紀元始自耶紀元前一六三年，此誤也。前一六三年爲漢文帝後元元年，蓋爲帝王改元之始而非紀元之始也。春秋竹書皆以君主紀年。尚書虞書屢紀在位之年，惟不知其時係以帝王紀元否？商書伊訓『惟元祀』太甲中『惟三祀，』皆以帝王紀年之證。周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傳序皆以爲周以文王受命紀元也。（參觀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句下注。）余以爲此乃武王即位之年耳。洪範『惟十有三祀』疑同此例。此後紀年之體忽不復見，惟畢命『惟十有二年』再一見耳。

三二　題室中讀書圖分寄禹臣近仁冬秀（六月六日）

叔永爲吾攝一室中讀書圖。圖成，極愜余意，已以一幀寄吾母矣。今復印得六紙，爲友人攫去三紙，餘三紙以寄冬秀近仁禹臣各一，圖背各附一絕：

故里一爲別，垂楊七度青。異鄉書滿架，中有舊傳經。（寄禹臣師）



室中讀書圖

廿載忘年友，猶應念阿咸。奈何歸雁返，不見故人緘？（寄近仁叔）

萬里遠行役，軒車屢後期。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寄冬秀）

圖上架上書歷歷可數，有經籍十餘册，以放大鏡觀之，書名猶隱約可辨，故有『猶有舊傳經』之句。

近仁爲余叔輩，爲少時老友，里中文學嘗首推近仁，亦能詩。余在上海時，近仁集山谷句，成數詩見懷。

冬秀長於余數月，與余訂婚九年矣，人事卒卒，軒車之期，終未能踐。冬秀時往來吾家，爲吾母分任家事，吾母倚閭之思，因以少慰。古詩十九首云，『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吾每誦此詩，未嘗不自責也。

三三　得家中照片題詩（六月六日）

去年得家中照片，吾母與冬秀皆在焉。有詩云：

出門何所望，緩緩來郵車；馬馴解人意，逡巡息路隅。郵人逐戶走，歌嘯心自如。客子久凝竚，迎問『書有無？』郵人授我書，厚與尋常殊。開函喜欲舞，全家在畫圖。中圖坐吾母，貌戚意不舒；悠悠六年別，未老已微癯。夢寐所繫思，何以慰倚侶？對茲一長嘆，悔絕溫郎裾。左立冬秀，樸素眞吾婦。軒車來何遲，勞君相待久。十載遠行役，遂令此意負。歸來會有期，與君老畦畝。築室楊林橋，背山開戶牖。闢園可十丈，種菜亦種韭。我當授君讀，君爲我具酒。何須趙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眞趣，可以壽吾母。

三四　圖畫週報中余之照片（六月六日）

本週一圖畫週報(Leslie's Illustrated Weekly Newspaper, June 4, 1914)載余照片。此報銷行至百萬以上，各地舊相識讀此，爭馳書相問。

三五　我國之『家族的個人主義』（六月七日）

吾常語美洲人士，以爲吾國家族制度，子婦有養親之責，父母衰老，有所倚依，此法遠勝此邦個人主義之但以養成自助之能力，而對於家庭不負養贍之責也；至今思之，吾國之家

族制，實亦有大害，以其養成一種依賴性也。吾國家庭，父母視子婦如一種養老存款（Old age pension），以為子婦必須養親，此一種依賴性也。子婦視父母遺產為固有，此又一依賴性也。甚至兄弟相倚依，以為兄弟有相助之責。再甚至一族一黨，三親六戚，無不相倚依。一人成佛，一族飛昇，一子成名，六親聚噉之，如蟻之附骨，不以為恥而以為當然，此何等奴性！眞亡國之根也！夫子婦之養親，孝也，父母責子婦以必養，則依賴之習成矣；西方人之稍有獨立思想者，不屑為也。吾見有此邦人，年五六十歲，猶自食其力，雖有子婦能贍養之，亦不欲受也，恥受養於人也。父母尚爾，而況親族乎？雜誌記教皇 Pius 第十世（今之教皇）之二妹居於教皇宮之側，居屋甚卑隘，出門皆不戴帽，與貧女無別，皆不識字。夫身為教皇之尊，而其妹猶食貧如此。今教皇有老姊嘗病，教皇躬侍其病。報記其姊弟恩愛，殊令人興起，則其人非寡恩者也。蓋西方人自立之心，故不欲因人熱耳。讀之有感，記之。

吾國陋俗，一子得官，追封數世，此與世襲爵位同一無理也。吾頃與許怡蓀書，亦申此意。

又言吾國之家族制，實亦一種個人主義。西人之個人主義以個人為單位，吾國之個人主義

則以家族爲單位，其實一也。吾國之家庭對於社會，儼若一敵國然，曰揚名也，曰顯親也，曰光前裕後也，皆自私自利之說也；顧其所私利者，爲一家而非一己耳。西方之個人主義，猶養成一種獨立之人格，自助之能力，若吾國『家族的個人主義』則私利於外，依賴於內，吾未見其善於彼也。

頃見辜湯生所作中國民族之精神一論，引梁敦彥事，謂梁之欲做官戴紅頂子者，欲以悅其老母之心耳。（The Chinese Rev vol. I, No. 1, p. 28.）此即毛義捧檄而喜之意。毛義不惜自下其人格以博其母之一歡，是也；然懸顯親爲鵠，則非也，則私利也。

三六　第一次訪女生宿舍（六月八日）

吾之去婦人之社會也，爲日久矣。吾母爲婦人中之豪傑，二十二歲而寡，爲後母。吾三兄皆長矣，吾母以一人撐拒艱難，其困苦有非筆墨所能盡者。而吾母治家有法，內外交稱爲賢母。吾母雖愛余，而督責綦嚴，有過失未嘗寬假。每日黎明，吾母即令起坐，每爲余道吾父行實，勉以毋忝所生。吾少時稍有所異於羣兒，未嘗非吾母所賜也。吾諸姊中惟大姊最賢而多才，

吾母時諮詢以家事。大姊亦愛余。丁未，余歸省，往見大姊，每談輒至夜分。吾外祖母亦極愛余。吾母兩妹皆敏而能，視余如子。余少時不與諸兒伍，師友中惟四叔介如公，禹臣兄，近仁叔切磋指導之功為最，此外則惟上所述諸婦人（吾母吾外祖母，諸姨，大姊）陶冶之功耳。吾久處婦人社會，故十三歲出門乃怯恇如婦人女子，見人輒面紅耳赤，一揖而外不敢出一言，有問則答一二言而已。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及入中國公學，同學多老成人，來自川陝粵桂諸省，其經歷思想都已成熟，余於世故人情所有經驗皆得於是，前此少時所受婦人之影響，至是脫除幾盡。蓋余甲辰去家，至今年甲寅，十年之中，未嘗與賢婦人交際。即在此邦，所識亦多中年以上之婦人，吾但以長者目之耳，於青年女子之社會，乃幾裹足不敢入焉。其結果遂令余成一社會中人，深於世故，思想頗銳，而未嘗不用權術，天真未全漓，而無高尚純潔之思想，亦無靈敏之感情。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於智識（Intellect）一方面，而於感情（Emotions）一方面幾全行忘却，清夜自思，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為全用權數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念懸崖

勸馬，猶未爲晚。擬今後當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發達。吾在此邦，處男女共同敎育之校，宜利用此時機與有敎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庶吾未全漓之天眞，猶有古井作波之一日。吾自顧但有機警之才，而無溫和之氣，更無論溫柔兒女之情矣。此實一大病，不可不藥。吾其求和緩於此邦之靑年有敎育之女子乎！

吾在此四年，所識大學女生無算，而終不往訪之。吾四年未嘗入 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訪女友，時以自誇，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訪一女子，擬來年常爲之。記此以敍所懷，初非以自文飾也。

吾前和叔永詩云：『何必麻姑爲搔背，應有洪厓笑拍肩，』猶是自誇之意。蓋吾雖不深交女子，而同學中交遊極廣，故頗沾沾自喜也。附誌于此，亦以自嘲也。

朋友中如南非 J. C. Faure，如鄭萊君，皆曾以此相勸。梅覲莊月前致書，亦言女子陶冶之勢力。余答覲莊書，尙戲之，規以莫墮情障。覲莊以爲莊語，頗以爲忤。今覲莊將東來，當以此記示之，不知覲莊其謂之何？

三七　思家（六月九日）

吾日來歸思時縈懷緒，以日日看人歸去，遂惹吾思家之懷耳。吾去家十年餘矣。丁未一歸，亦僅作三月之留。庚戌去國，亦未能歸別吾母，耿耿至今。辛亥以來，家中百事不如意，大哥漢店被北兵所燬，隻身脫去。二哥亦百不得志，奔走四方。兩兄皆有家累甚重，而皆苦貧。吾諸姪皆穎悟可造，以貧故不能得完全之教育，可惜也。余偶一念之，輒自恨吾何苦遠去宗國？吾對於諸兄即不能相助，此諸兒皆他日人才，吾有教育之之責，何可旁貸也！且吾母所生僅余一人（吾諸兄諸姊皆前母所出），十年倚閭之懷，何忍恝然置之？吾母雖屢書囑安心向學，勿以家事分心，然此是吾母愛子之心，爲人子者何可遂忍心害理，久留國外，置慈母於不顧耶？以上諸念，日來往來胸中。春深矣，故園桃李，一一入夢。王仲宣曰：『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吾憂何可任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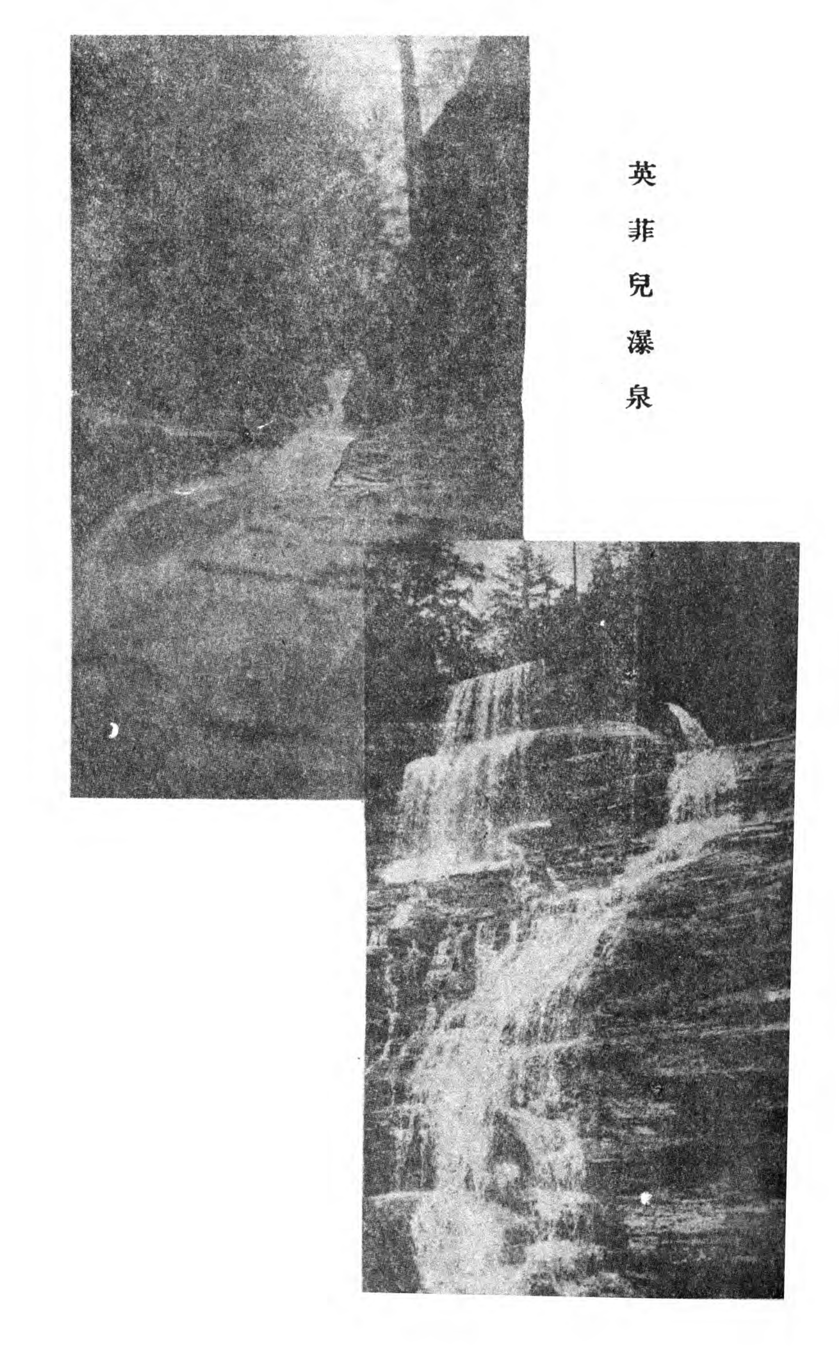
三八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六月十二日）

十一日與 Frans E. Geldenhüys, Fred Millen, Gertrude Mosier, A. Frances

Jansen 同遊 Enfield Falls，極樂，往返共十五英里有餘，蓋合吾國里五十左右。同行者嬲余作詩，未能應之。既歸之明日，乃追寫勝遊，成三十八韻，紀實而已，不能佳也。

遊英菲兒瀑泉山三十八韻

春深百卉發，羈人思故園。良友知我懷，約我遊名山。清晨集伴侶，朝曦在林端。並步出郊坰，炊煙上小村。遙山凝新綠，眼底眞無垠。官道一時盡，覓徑窮辛艱。緣溪入深壑，巖竦不可捫。道狹草木長，新葉吐奇芬。鳥歌破深寂，鼯鼠下窺人。轉石堆作梁，將扶度潺湲。危岩不容趾，篠根巨可攀。徑險境愈幽，彷彿非人間。探奇及日午，驚濤震耳喧。尋聲下前澗，飛瀑當我前。舉頭帽欲墮，了不見其巔。奔流十數折，折折成珠簾。澎湃激崖石，飛沫作霧翻。兩旁峯入雲，逶迤相迴環。譬之絕代姿，左右圍羣鬟。又如葉護花，掩映成奇觀。對此不能去，且復傍水餐。渴來接流飲，冰冽清肺肝。坐久忘積暑，更上窮水源。山石巉可削，履穿欲到跟。落松覆徑滑，蹞步不敢奔。上有壁立崖，下有急流湍。『一墜那得取』，杜陵無戲言。攀援幸及頂，俯視卑羣巒。天風吹我襟，長



英菲兒瀑泉

嘯百憂寬。歸途向山脊，稍稍近人煙。板橋通急澗，石磴鑿山根。從容出林麓，歸來日未曛。茲遊不可忘，中有至理存。佳境每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畏山神慳？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妍。冠蓋看山者，皮相何足論？作詩敍勝遊，持此謝嬋娟。

叔永謂末段命意頗似王介甫遊褒禪山記。檢讀之，果然。介甫記：

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久不作如許長詩矣。此詩雖不佳，然尙不失眞。嘗謂寫景詩最忌失眞。老杜石龕詩『羆熊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正犯此病。又忌做作。退之南山詩非無名句，其病在於欲用盡險韻，讀者但覺退之意在用韻，不在寫景也。

三九　記本校畢業式（六月十七日）

余雖於去年夏季作完所需之功課，惟以大學定例，須八學期之居留，故至今年二月始得學位，今年夏季始與六月卒業者同行畢業式。畢業式甚繁，約略記之。

六月十四日，星期，禮拜堂有『畢業講演』(Baccalaureate Sermon)。講演之牧師為紐約 The Rev. William Pierson Merrill, D. D.，題為 "So speak ye, and so do, as men that are to be judged by a law of liberty" (James II : 12)，略言今人推翻一切權勢，無復有所宗仰，惟凡人處權力之下易也，而處自由之下實難，前此種種之束縛，政治法律宗教各有其用，今一一掃地，以盡吾人將何以易之乎？其言甚痛切。

十五日往觀大學象戲會 (Cornell Masque) 演英大劇家 Bernard Shaw 之諷世劇 "You Never Can Tell"。

十六日謂之『畢業班之日』，畢業生及其戚友會於山坡草地上，行畢業日演藝。是夜白特生夫人延余餐於其家。以予客處無家人在此觀予畢業，故夫人相招，以慰吾寂寥，其厚意可感也。

十七日爲畢業日，英名 Commencement，譯言肇始也，夫畢業也而名之曰肇始者，意以爲學業之終而入世建業之始，其義可思也。是日畢業可九百人，皆禮服，各以學科分列成雙行。禮服玄色方冠。冠有旒，旒色以學科而異，如文藝院生白旒，農院黃旒，律院紫旒是也。鐘十一下，整隊行，校董前行，校長院長次之，教長教員又次之，學生則文藝院生居先列，而工科生爲最後。畢業場在山坡草地上，設帳爲壇，壇上坐校董以次至教員。壇前設座數千，中爲畢業生，外爲觀者，蓋到者不下三千人。坐定，樂隊奏樂。有牧師率衆祈禱。校長頒給學位，畢業生起立，旒垂左額；既得學位，則以手移旒於右額。復坐，又奏樂。樂終，校長致畢業訓詞。校長休曼先生（Jacob Gould Schurman）本演說大家，此日所演尤動人，略言諸生學成用世，有數事不可少：

一、健全之身體，二、專一之精神，三、科學之智識，四、實地之經驗。

其結語尤精警動人。語時諸生皆起立。其言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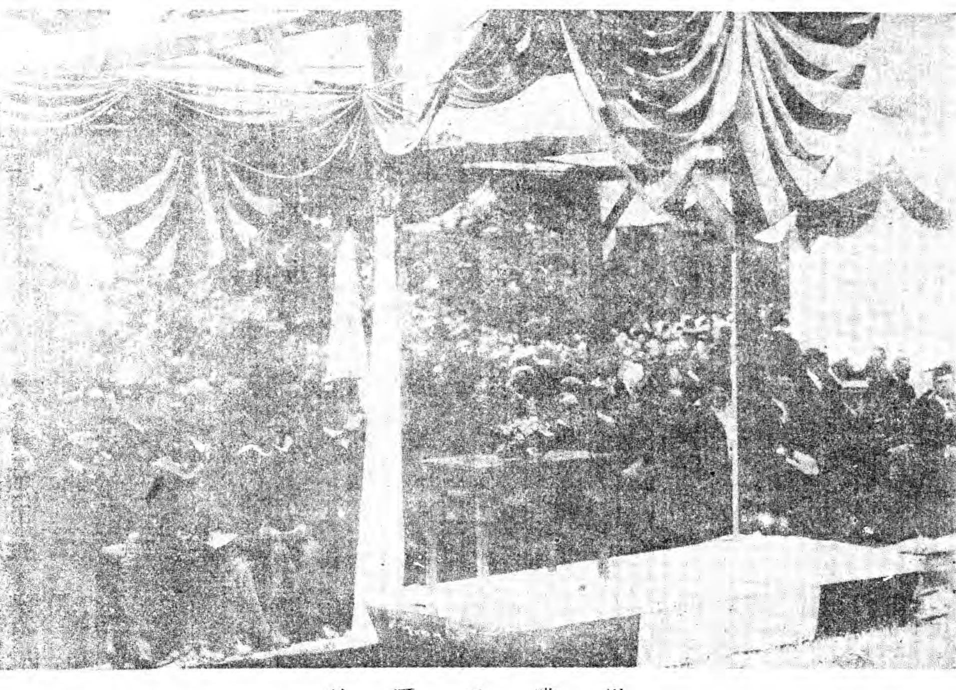
"Ladies and gentlemen of the graduating classes: If what I have been saying

is correct—and I think it is—I may draw a conclusion of great encouragement for every one of you. The life you are about to enter is indeed a race; but it is a race in which not merely one, but every one, may win the prize. For each of you is called 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and if, like the members of the crew or team, you each play your part well, you will have won the only prize that is open to you. If the life of men were a mere struggle for each one to get his head above everbody else, then of course the only victor would be the financial magnate, the political potentate, or the gourmond or insatiate sensualist. But if life really means faithful service in and for the community—as religion and reflection agree in declaring—then all honest work, all loyal effort, brings its own re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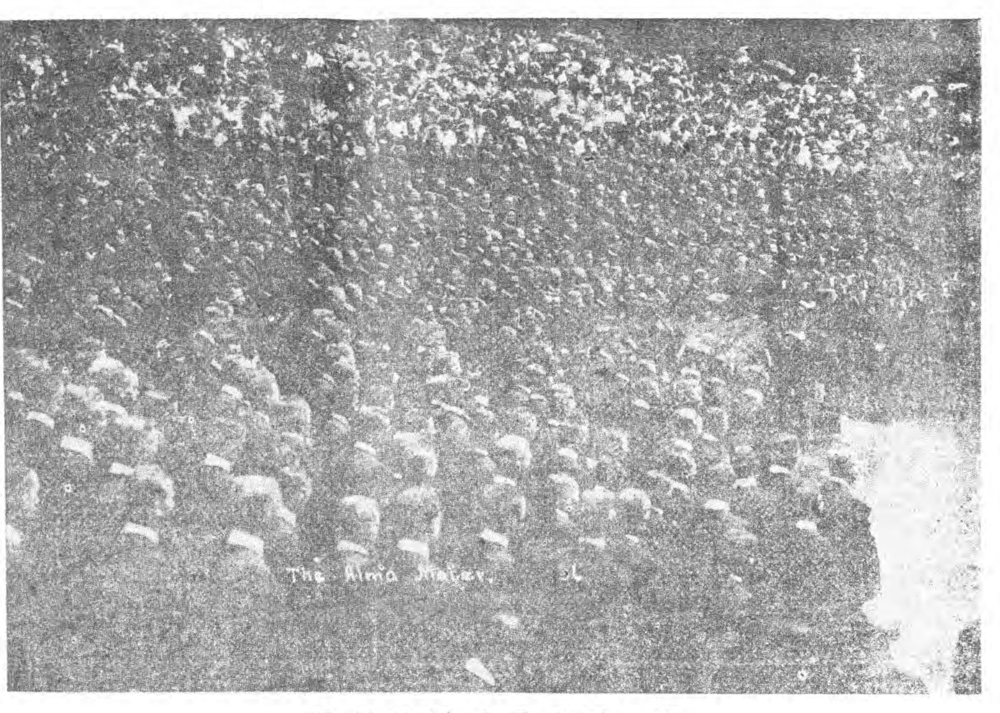
'Act well your part,

There all the honor lies.'

"If life is a game, it is a rivalry in generous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of which we are all members. College graduates because of their superior education should be able to render better service than others. The public has a right to expect it of us. My dearest hope, my most earnest prayer, for each and all of you is that you may rise to the height of your opportunities and win the noblest prize open to human beings—the crown of high character, of intellectual attainment, and of loyal service to your day and generation."



畢業日攝影



影攝時歌之『校母』唱



著者衣畢業禮服攝影

演說既畢，全體合唱『母校』之歌。有哽咽不成聲者。蓋諸生居此四年，一旦休業，臨此莊肅之會，聞贈別之辭，唱『母校』之歌，正自有難堪者在，蓋人情也。

四〇 觀西方婚禮（六月廿日）

十八夜有 Miss Pauline Howe 與 Herbert N. Putnam 在本城一教堂中行婚禮。此邦婚禮，或於男女父母家中行之，或於牧師家中行之，或於里正（Justice of the Peace）家中行之。其在教堂中行之者，大率皆富家，儀式最繁麗。吾友維廉斯女士知余未嘗見西方婚禮，女士爲新婦之友，故得請於新婦之父，許余與觀盛禮，歸而記之於下：

禮成於教堂之中，來賓先入（後時爲失儀）。婚嫁之家之近親骨肉坐近禮壇，其疏遠之賓友雜坐後列之座。堂中電燈輝煌，禮壇之上供蕉葉無數，雜花麗焉。儐者四人，皆新夫婦之戚友。賓入門，儐者以臂授女賓，女賓把其臂就坐，男賓隨之。

鐘八下，樂隊奏新婚之樂。禮堂之側門大闢，儐者四人（男子）按節徐步而入。次女儐四人（Bridesmaids）衣輕藍羅衣，各執紅薔薇花，細步按節前導。又次爲榮譽女儐（Maid

，of honor）亦衣輕藍露背之衣，捧紅薔薇一束。又次爲執環童子（Ring bearer），約四五歲，白衣金髮，持大珈拉花（Calla Lily），中藏婚約之指環焉。又次爲新婦，衣白羅之衣，長裾拂地，可丈餘，上罩輕絲之網。新婦手持百合之花球，倚其父臂上。父衣大禮服，扶新婦緩步而入。

其時，禮壇上之小門亦闢，牧師喬治君與新郎同出，立壇下。與偕者爲『好人』（The best man）。好人者，新郎之相也。儐者與女嬪分立壇左右。新婦既至，牧師致禱詞畢，問新郎曰：『汝某某願娶此婦人某某爲妻耶？』答曰：『諾。』又問新婦曰：『汝某某願嫁此男子某某爲夫耶？』答曰：『諾。』又問：『授此婦人者誰耶？』新婦之父應曰：『余某某爲女子某某之父，實授吾女。』即以女手授新郎。童子以約婚之指環進，牧師以環加女指。已，令新郎誓曰：『余某某今娶此女爲妻，誓愛之養之（to love and to cherish），吉凶不渝，貧富不易，之死靡他。』（for better and for worse, for richer and for poorer; till death doth us part）牧師誦其辭，新郎一一背誦之。又令新婦誓之，其辭略同上。白特生夫人告

我，曩時『愛之養之』之下，在男則有『保護之』，在女則有『服從之』（"to protect"; "to obey"）今平權之風盛行，明達識時務之牧師皆刪去此三字，不復用矣。誓畢，牧師祈天降福於新婚夫婦暨其家人。（凡禱告事曰禱〔Prayer〕，求福曰祈〔Benediction〕）樂隊再奏樂。新郎以臂授婦，婦挽之而退，『好人』扶榮譽女嬪，儐者各扶女嬪同退，儐者及門而返，復扶新夫婦之近親女賓一一退出，男賓隨之，至親盡出，來賓始羣起出門各散。其近親則隨新夫婦歸女家赴婚筵。筵畢，繼以跳舞，跳舞未終，新夫婦與辭，以汽車同載至湖上新居。

四一　科學社之發起（六月廿九日）

此間同學趙元任周仁胡達秉志章元善過探先金邦正楊銓任鴻雋等，一日聚談於一室，有倡議發刊一月報，名之曰『科學』，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為宗旨』，其用心至可嘉許。此發起諸君如趙君之數學物理心理，胡君之物理數學，秉金過三君之農學，皆有所成就。美留學界之大病在於無有國文雜誌，不能出所學以餉國人，得此可救其失也，不可不記之。

科學社招股章程

(一)定名　本社定名科學社(Science Society)。

(二)宗旨　本社發起科學(Science)月刊，以提倡科學，鼓吹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爲宗旨。

(三)資本　本社暫時以美金四百元爲資本。

(四)股份　本社發行股份票四十份，每份美金十元；其二十份由發起人擔任，餘二十份發售。

(五)交股法　購一股者限三期交清，以一月爲一期，第一期五元，第二期三元，第三期二元。購二股者限五期交清，第一期六元，第二三期各四元，第四五期各三元。每股東以三股爲限。購三股者，其二股依上述二股例交付，餘一股照單股法辦理。凡股東入股轉股，均須先經本社認可。

(六)權利　股東有享受贏餘及選舉被選舉權。

（七）總事務所　本社總事務所暫設美國綺色佳城。

（八）期限　營業期限無定。

（九）通信處　美國過探先。

四二　黃監督不准學生暑期上課（六月廿九日）

黃監督（鼎）忽發通告與各大學言賠款學生，非絕對必要時，不得習夏課。昨本校注册司鈔此通告數份，令張掛世界學生會會所。下午余偶入校，見注册司門上窗上皆黏此示。夜遇教長班斯先生，亦以此爲問，以爲聞所未聞。此眞可笑之舉動！夫學生之不樂荒嬉而欲以暇時習夏課，政府正宜獎勵之，乃從而禁止之，不亦駭人聽聞之甚者乎？

四三　奧太子飛的難死於暗殺（六月卅日）

廿八日奧太子飛的難與其妻行經巴士尼亞省（Bosnia）之都城，爲一塞維亞學生所鎗殺。巴省本屬塞，奧人吞併爲縣，塞人銜之，今之暗殺，蓋報復之一端也。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相傳奧之縣巴匕尼亞也（一九〇八），由飛的難之建議，故其食報亦最烈。奧皇嘉色夫（Francis Joseph）在位六十餘年，年八十四矣。其一生所受慘變，亦不知凡幾。一八五三年一匈人刺之，未死。一八六七年其兄麥克齊米倫（Maximillan 墨斯哥皇帝）爲革命軍所殺。後數年，其后在瑞士爲一意人所刺殺。十年前，其嫡子（皇僅有此子）與所歡同出獵，爲人所刺，同死野外。今太子爲皇之姪，又死於暗殺，可謂慘矣。

（按）上所云『巴省本屬塞』者誤也，參觀卷五第三六則。

四四　余之書癖（六月卅日）

偶過舊書肆，以金一角得 H. A. Taine s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又以九角八分得 Gibbon'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二書，皆世界名著也。書上有舊主人題字 "U. Lord Counell, Reading, Penna"。其吉本羅馬史上有『五月十六日一八八二年』字，三十餘年矣。書乃以賤價入吾手，記之以誌吾滄桑之慨。吾有書癖，每見佳書，輒徘徊不忍去，囊中雖無一文，亦必借貸以市之，記之以自嘲。

四五　積財不善用，如高臥積薪之上（六月卅日）

與某君言舊日官僚結怨已深，今日宜有以自贖，囊所積財，宜有以善用之以利民淑世。因舉二事：一興學校，一開報館，皆是好事，有力者不可不為。若徒擁多金，譬之高臥積薪之上，旦夕可焚，不可久也。

四六　提倡禁嫖（六月卅日）

又念及狎邪（嫖）一事，此邦上流人士視為大惡，方競思善策禁遏之，雖不能絕，而中上社會皆知以此為大惡（Vice）。其犯此者，社會爭不之齒，亦無敢公然為之者。余謂即此一端，此邦道德高出吾國遠矣。吾國人士從不知以狎邪為大惡。其上焉者，視之為風流雅事，著之詩歌小說，輕薄文士至發行報章（小報），專為妓女作記室登告白。其下焉者，視之為應酬不可免之事，以為逢場作戲，無傷道德。妓院女閭，遂成宴客之場，議政之所。夫知此為大惡，知犯此為大恥，則他日終有絕跡之一日也；若上下爭為之，而毫不以為惡，不以為恥，則眞不可為矣。何也？以此種道德之觀念已斲喪淨盡，羞惡之心無由發生故也。今日急務，在於一種

新道德，須先造成一種新輿論，令人人皆知皮肉生涯爲人類大恥，令人人皆知女子墮落爲天下最可憐之事，令人人皆知賣良爲娼爲人道大罪，令人人皆知狎妓爲人道大惡，爲社會大罪，則吾數千年文教之國，猶有自贖之一日也。吾在上海時，亦嘗叫局吃酒，彼時亦不知恥也。今誓不復爲，并誓提倡禁嫖之論，以自懺悔，以自贖罪，記此以記吾悔。

四七　綺色佳城公民會議第二次旁聽記（七月二日）

七月一夜，與巴西蘇柴君（A. C. P. Souza）至本市公民會議（Common Council）旁聽。（參看卷三第四四則。）是日所議爲『特許電車公司及鐵道公司於市內加築路線』一案。事關全市利害，議會亦不敢決，乃令市民各得以所見陳說於會議，名之曰『公聽』（Public Hearing）。此爲公聽之第二次，以旁聽人衆，議廳不能容，乃移至本州法庭開會。

此案如下：本市電車公司請市政會許其於舊有之路線一律改爲雙軌，向之由愛丹街入大學之線改經大學街。又 Central N. Y. Southern R. R. 鐵道公司（此公司

今將電車公司收買，故二家實一家也）請將由 Auburn 至 Ithaca 之路線接成一氣，由麥多街入城，向例不許以貨車過市，今請得用貨車（Freight）過市，惟用電力不用汽力耳。又請得於本市立車站，與電車線路相接。

右爲此案大略。本市議會以爲此兩公司當有以報償此特別權利，乃令於每日七時以前，下午五時以後，發行賤價車票，以便工人。又要求種種條件，以利市人。公司亦允之。

市中人士大概皆贊成此舉，以其便交通也。反對者爲麥多街居民及附近置產之人。反對之說紛然，皆不足取。其最强者，以爲市議會在法律上無權可將麥多街之築路權送與此兩公司，以麥多街本由居民所造也。有社會黨首領二三人亦反對此舉，以爲市議會不當以利權讓與資本家。其一人創議以路成之後，每第三車之車值由市政府收之。衆莫不大笑。反對黨延律師代表。兩公司則由電車公司經理維廉氏代表。氏逐一辯論，井然有條，律師不能難也。

吾友 Mr. E. A. George 亦起立演說，以爲商業交易須二人皆得益，若僅一人得

利，其業必不能久今此兩公司雖皆志在營利，然本市宜利用之以興商務便交通，不當阻難之。公司有餘利乃能改良車務。若公司不能自存，吾人又安能責以改良整頓也？

此次辨論極有趣，到者約百餘人。此種會覘國者不可不到也。

四八　統一讀音法（七月四日）

偶與陝西張亦農（耘）閒談及讀音之差別，亦農舉『成』『陳』二字，余知其屬二韻而不能別也，亦農以陝音讀之果有別。余因檢字典知『成』時征切，『陳』澄神切，『成』爲邪紐，『陳』爲澄紐，則陝音亦未爲得也。滬音讀『成』爲時征切爲得之，而讀『陳』如『成』，亦誤也。由是旁及他字如下：

因　親
音陰　侵
（無別而異韻）

闌
藍

男南 難 嬰 鷹 螢熒 盈 清 青

音韻之不講也久矣。吾輩少時各從鄉土之音，及壯，讀書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讀遂不復注意，今雖知其弊，而先入爲主，不易改變。甚矣，此事之爲今日先務也。頃見敎育部全國讀音統一會報告，所採字母，與予前年往北田車中所作大略相同（見北田日記。）此種字母之用，在於字典上用字母注明音讀，如『歌』韻之字，其母音(Vowel)爲『阿』(O)，注反切

時，可依下法：

歌	G	古阿切
珂	K	可阿切
莪	Ng	我阿切
多	D	都阿切
佗	T	它阿切
駝		
那	N	奈阿切
波	B	巴阿切
頗	P	叵阿切
摩	M	毛阿切
侳	Dz	之阿切

蹉 Ts 此阿切

莎 S 史阿切

訶 G (Dutch) Ch(G) 乎阿切

何 H 胡阿切

阿 O 此爲母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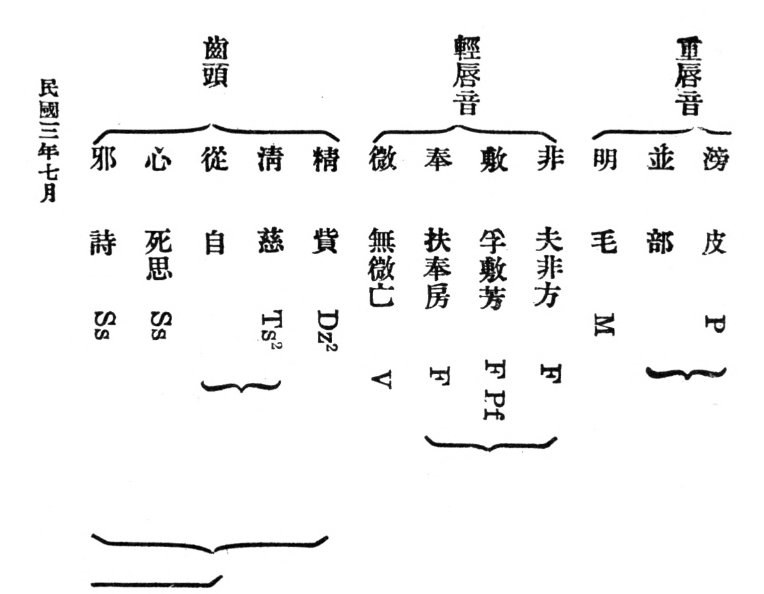
羅 L 來阿切

張亦農言陝音讀司如英文之 Th，則心紐之字是 Th 音也。來紐之字有二音：一爲來，是 L 音；一爲纍，是 R 音。見紐之字亦有二音：剛爲古，G 音，柔爲基，是 J 音。日紐之字是任音，如法文之 J 讀如 Zh。今以此法寫音紐全圖如下：

	(剛)		(柔)	
見	古	G	基	J
溪	可	K	去	Ch

類	字母	例字	音
牙	郡		Dj
	疑	我	Ng
舌頭	端	多	D
	透	佗	T
	定	駝	Tu
	泥	奈	N
舌上	知	知	Dz[1]
	徹	池	Ts[1]
	澄	治	
	娘	娘	Ny
	幫	比	B

何別



重唇音
滂 皮 P
並 部
明 毛 M
輕唇音
非 夫非方 F
敷 孚敷芳 F Pf
奉 扶奉房 F
微 無微亡 V
齒頭
精 貲 Dz2
清 慈 Ts2
從 自
心 死思 Ss
邪 詩 Ss

正齒	照	支	Dz^3		
	穿	鴟	Ts^3		
	牀	齜			
	審	尸	S		
	禪	時	S		
喉	曉	呼	H	喜虛	Sh
	匣	胡	Ch(G.)	奚	Ch(G.)
	影	此爲母音			
	喻	此爲母音而略異有矣(Y.)之音焉			
半舌	來	來	L	槼	R
半齒	日	如	Z		

右表除『影』『喻』二字外，其他三十四字皆子音也。尙有數音，終不能知何以差別，

當求深於此學者致之。

等韻切音表影紐之音皆爲母音，以倚，阿，盌，霙，翁，哀，烏，於，剜，淵，音，恩，汪，謳，憂，奥，皆母音也。

吾所擬統一音讀之法，要而言之略如下文：

(一)定三十九字爲子音（Consonants），如我所擬古可我多之類。

(二)定若干字爲母音（Vowels）。

凡切音表中之影紐之音皆爲母音。母音在他國文字則有三種：一爲簡單母音，如 a. e. i. o. u 一爲集合母音，如 ao. au. ou. ea. ai. oi. ow. 之類。一爲鼻音母音，如法文 an. on. in. un. 之類。吾合此三類同謂之母音，故母音之數當在四五十左右。

倚，阿，烏，於，屬第一類。

喻紐之母音屬第二類，

恩，翁，淵，音，汪，屬第三類。

(三)子音母音是為字母。

字母之音讀，由教育部審定，全國遵行。

(四)字典所注音讀，概用切音。切音概用字母。以母為標，以子為箭。以箭射標，即得字音。例如下：

	(舊法)	(新法)
冰	逼陵切	比(子)膺(母)切
烝	煑仍切	貲膺切
	諸仍切	
凝	魚凝切	我膺切
	疑陵切	
公	古紅切	古翁切
	沽紅切	

空　苦功切　可翁切
　　苦紅切
濛　莫紅切　毛翁切
　　謨蓬切
孤　古乎切　古烏切
　　攻乎切
枯　苦胡切　可烏切
　　空胡切
模　莫胡切　毛烏切
高　古勞切　古爊（ao）切
　　居勞切
尻　丘刀切　可爊切

上舉十一字，二十三字，吾法只用九字足矣。

(五)其與母音同音之字，概用母音注之，如『汚』音『烏』之類。

四九　讀愛茂生劄記（七月五日）

前夜在 Rev. C. W. Heizer 處讀美國思想家愛茂生（Emerson）劄記（一八三六——三八年份）數十頁。此公爲此邦文學鉅子，哲理泰斗，今其劄記已出五冊，其書甚繁。即如此冊所記僅三年之事，而已有四五百頁之多。其記或一日記數千言，或僅一語而已，有時數日不作一字。其所記，敍事極略而少，多說理名言，有時爲讀書隨手所節鈔。書中名言中有讀論語手鈔數則，蓋 Marshman 所譯本也（吾在藏書樓見殘本），所錄爲『毋友不如己者，』『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子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五則，其四則皆有深意。『人焉廋哉』二句則非連上三句讀不可，今獨取二句，幾於斷章取義矣。（譯本 "How can a man remain concealed?"）愛氏所記多樂天之

語，其畢生所持，以爲天地之間，隨在皆有眞理，一邱一壑，一花一鳥，皆有天理存焉。

五〇 舊約鷺斯傳與法國米耐名畫（七月五日）

讀舊約鷺斯傳（The Book of Ruth）如讀近世短篇小說。今人罕讀舊約，坐令幾許壞寶埋沒不顯，眞可惜也。

此傳中記寡婦鷺斯隨穫者後，拾田中遺秉。主者卜氏慈，令穫者故遺麥穗，俾鷺斯拾之。鷺斯夜歸，打所拾穗，得麥一升。摩斯之法曰：『凡穫，勿盡穫爾田隅，毋盡收爾遺穗，……遺之以畀貧苦及異方遠來之人。』（Leviticus, 19）又曰：『穫時，有遺秉，勿拾也，以畀旅人孤寡，帝乃福汝所作。凡摘橄欖，勿再摘也，以畀羈旅孤寡。凡收葡萄，其有遺果，勿拾也，以畀羈旅孤寡。』（Deuteronomy, 24）此種風尙，藹然仁慈。古代猶太人之文明，猶可想見。大田之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東西古風之相印證如是。（穉，稚禾也；穧，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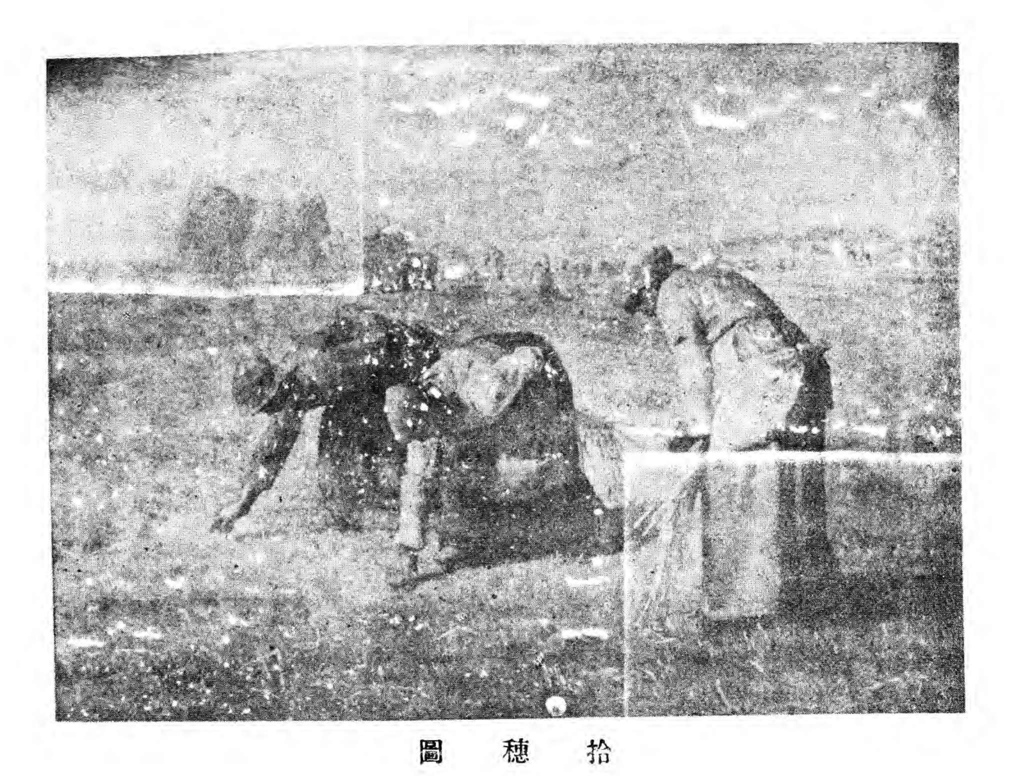
記此則後，因憶法國畫家米耐（Jean 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有名畫曰

『拾穗圖』（The Gleaners），寫貧婦掇拾遺穗，圖之上方隱約見穫者車載所穫歸去也。適有此圖印本，因附黏於此。米耐所畫多貧民之生活，田舍之風景，自成一宗派，曰『穫爾派』(Genre)。米耐所作『拾穗圖』之外，尚有『播種圖』（The Sower），『聞鐘野禱圖』(Angelus)，皆有聲於世。其播種圖寫農夫手撒穀種，弈弈有神。其『聞鐘野禱圖』（舊教之國教堂日祈禱三次，晨，午，薄暮。教堂鳴鐘，聞鐘聲者皆禱，禱時默誦禱文，其首句云："Angelus Domini nuntiavit Mariae ......" 故名 "Angelus"）寫農家夫婦力作田間，忽聞遠鐘，皆輟作默禱。斜陽返照草上，暮色晻然，一片莊嚴虔誠之氣，盎然紙上，令觀者如聞鐘聲如聽禱詞也。連類記此則，遂娓娓不休，可笑。

吾近所作劄記，頗多以圖畫襯寫之，印證之，於吾國劄記中蓋此為創見云。

五一　劄記（七月五日）

英文亦有日記劄記之別：逐日記曰 Diary，或曰 Journal。劄記曰 Memoir。述往事曰 Reminiscences。自傳曰 Autobiography。



拾穗圖



播種圖



聞鐘野禱圖

五二　伊里沙白朝戲台上情形（七月五日）

"But pardon, gentles all,
The flat unraised spirits that have dared
On this unworthy scaffold to bring forth
So great an object: can this cockpit hold
The vasty fields of France? or may we cram
Within this wooden O* the very casques
That did affright the air at Agincourt?
O, pardon! since a crooked figure may
Attest in little place a million;
And let us, ciphers to this great accompt,
On your imaginary forces work,
Suppose, within the girdle of these walls
Are now confined two mighty monarchies,
Whose high upreared and abutting fro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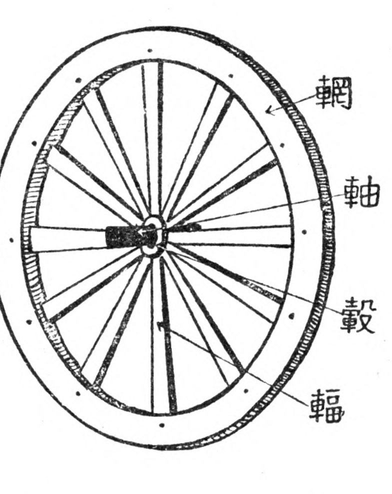
The perilous narrow ocean parts asunder:
Piece out our imperfections with your thoughts;
Into a thousand parts divide one man,
And make imaginary puissance;
Think, when we talk of horses, that you see them
Printing their proud hoofs i' the receiving earth;
For 'tis your thoughts that now must deck our kings,
Carry them here and there; jumping o'er times,
Turning the accomplishment of many years
Into an hour-glass."

— Shakespeare: Prologue to Henry V.

* Within this Wooden O 此劇初在 The Globe 園開演，園爲圓形，故有『木圈』之語。

右錄英國詩聖莎氏亨利第五世劇本引子，讀之可想見伊里莎伯后朝之戲台上布景，蓋與吾國舊日戲台相似耳。

五三　讀老子『三十輻共一轂』（七月七日）



軸　貫車輪以持輪而旋轉者。

輞　周輪之外者。

輻　輪中直木，上湊於轂，下入於輞。

轂　輻所湊也。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老子十一章。）此章王輔嗣注不甚明曉。陸德明音義『當（丁浪反）無有車（音居）』則以當字作抵字解，而『當其無有車之用』作

一氣讀，言抵其無車時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曉。吾以爲『當（平聲）其無（一讀，）有車之用（句）』謂輻湊於轂而成車，而用車之時，每一輻皆成轂之一部分，卽皆成車之一部分，用車者但知是車，不復知有單獨之輻矣，故當其無輻之時，乃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句）當其無（讀）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後，已無復有埴，埴卽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後，戶牖但爲室之一部分，不復成一一之戶牖矣。譬之積民而成國，國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國之民，已非復前此自由獨立無所統轄之個人矣。故國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財產以捍禦之，知有國，不復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無身，乃始有國。（此爲近世黑格爾（Hegelian）一派之社會說國家說，所以救十八世紀之極端個人主義也。）此說似較明顯，故記之。

王荆公有老子論（臨川集六十八卷）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辯，可資參證。（四年七月廿三日記。）

＊此說穿鑿可笑，此『無』卽空處也。吾當時在校中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故有此謬說。——六年三月自記。

藏暉室劄記卷五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七月七日至八月十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自殺篇（七月七日）

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會宋遯初被刺，政府不能自解，則以兵力脅服南中諸省，季彭憂憤不已，遂發狂。一夜，潛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掇季彭生時所寄書作春兮風雨集。既成，幷係以詩有『何堪更發舊書讀腸斷春兮風雨聲』（原註：因亡弟最後寄諸兄詩有『原上春兮風雨聲』之句）之句，以示予，且索和詩以題其集。久未能應，今日偶有暇晷，成一篇凡長短五章，錄之：

叔永至性人，能作至性語。春兮風雨聲，兮我淚如雨。

我不識賢季，焉能和君詩？頗有傷心語，試爲君陳之。

民國三年七月

叔世多哀音，危國罕生望。此爲恆人言，非吾輩所尙。奈何賢哲人，平素志高抗，一朝少挫折，神氣遽沮喪？下士自放棄，朱樓醉春釀。上士羞獨醒，一死謝諸妄。三閭逮賢季，苦志都可諒。其愚亦莫及，感此意慘愴。

我聞古人言，『艱難惟一死。』我獨不謂然，此欺人語耳。義士有程嬰，偷生存趙祀。夷吾忍囚檻，功業炳前史。丈夫志奇偉，艱鉅安足齒？盤根與錯節，所以見奇士。處世如臨陣，無勇非孝子。雖三北何傷？一戰待雪恥。殺身豈不易？所志不止此。生材必有用，何忍付蟲蟺？枯楊會生稊，河清或可俟。但令一息存，此志未容已。

春秋誅賢者，吾以此作歌。茹鯁久欲吐，未敢避譴訶。

此詩全篇作極自然之語，自謂頗能達意。吾國詩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說理之作極少。求一樸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況華茨活（Wordsworth）與貴推（Goethe）卜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樂觀主義入詩，以責自殺者。全篇爲說理之作，雖不能佳，然塗徑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進境耳。

吾名此詩曰『自殺篇』

吾分此篇作五章首二章章四句，三章十六句，四章廿四句，末章四句，似較作一氣讀，眉目較淸，段落較明。首二章爲楔子，三四爲全篇命意所在，末章以自解作結也。

吾近來作詩，頗能不依人蹊徑，亦不專學一家，命意固無從摹倣，即字句形式亦不爲古人成法所拘，蓋胸襟魄力，較前闊大，頗能獨立矣。

二　愛迪生拜蜜蜂做老師（七月八日）

愛迪生（Thomas Edison）近來拜了一隻蜜蜂作老師。他觀察了那蜜蜂的活動，有這樣的報告：

『如果我們能有一件東西可以每秒鐘扇動空氣二百次，我們就能造出一隻眞正的飛機，能造出一隻比空氣重的大飛機。這蜂的身體比他的兩翅重七千倍，只要能做到這一點，就行了，就行了！這蜂的兩翅扇動空氣每秒鐘三百次。』

右一則見 Outlook 雜誌。

民國三年七月

三　勉冬秀（七月八日）

作一書寄冬秀，勉以多讀書識字。前吾母書來，言冬秀已不纏足，故此書勸以在家鄉提倡放足，爲一鄉除此惡俗。

四　時事畫四十五幅（七月十二日）

偶檢舊篋，得年來所藏各報之『諷刺畫』（諷刺之名殊不當，以其不專事諷刺也，）卽『時事畫』（Cartoon），展玩數四，不忍棄去，擇其佳者附載於是冊，而弁以序曰：

西國報章多有『時事畫』一欄，聘名手主之。其所畫或諷刺時政，或褒貶人物，幾於不着一字而利如鋒霜，爽如哀梨，能令人喜，亦能令人歎息。其爲畫也，蓋自成一種美術。歐美二洲以此藝著者無數，而其眞能獨樹一幟自成宗派者，則亦復寥落無幾。蓋其爲畫也，亦猶爲文然，貴以神勝，以意勝者次之；其但紀事實，炫技巧，供讀者一笑而已者，不足尙也。歐陸諸國之名作吾所見殊少，不敢妄爲月旦。今所選多英美兩國之作，於美得駱賓生（Boardman Robinson）及漫諾（Minor）二

家，於英得『彭箕』報（Punch）之作者，皆爲此道上乘，故首列此三家。其稍遜者及大陸南美諸邦之作者，亦擇尤附焉。抑吾之爲此集，初不徒以自娛也，誠以此藝之在吾國，乃未有作者，區區之懷，將以之紹介於國人，俾後之作者有所觀感取法焉，亦采風問俗者所有責也。

第一集　駱賓生氏

（1）前年 Titanic 舟與冰山相觸，沉於大西洋，死者無數，駱氏作此圖哀之。寫鄉間老父母翻看報紙，尋其兒女存亡消息，題爲『單上無名』，用意最深刻動人。此何啻一篇萬言哀辭，眞絕作也！

（2）勞動工人籲天圖，爲英國煤礦工人罷工者作。

（3）刺英國暴烈派之女權黨，屢用暴烈方法，自毀其運動。

（4）一九一二之大選舉。白來恩問：『喂，省長先生，我們民主黨總統不得連任的政綱怎麼樣了？』

威爾遜說：『啊！你瞧，天氣眞淸朗呀！』

（5）同上題。圖左角日曆爲『十一月二日』，離大選擧只有兩天了。威爾遜還在躊躇說：『讓我想想看。對於進口稅的問題，我想什麽態度最穩妥呢？』駱氏爲共和黨機關報 New York Tribune 作畫，故反對威爾遜，然其言何婉而雅也！

（6）選擧之結果，民主黨全勝，共和黨大敗，駱氏於揭曉之晨作此畫，寫『申叔』（Uncle Sam，代表美國）早起看報，微笑道：『啊！也罷！我想四個年頭我還受得了，』此種風趣又可見西洋政爭之態度非東方政客所能夢見。

（7）英儒勃來思（著民主政治者）爲英使美，美人敬愛之。氏以老辭職，將去美，駱氏爲作此。

（8）巴爾幹風雲之結果。『快要開談判了。』

（9）紐約省長色爾曳在演說台上大聲說：『我色爾曳不伏侍別的老板，只有色爾曳

自己』他的身背後站着紐約民主黨的後台老板（Boss）茂肥用指頭點他道『你的獨奏唱完了，就上樓來。』此稍近於虐謔矣。然何其妙也！（參看卷三第一四則。）

（10）紐約工廠有童稚工人晨四時卽動工，夜深始出者。駱氏爲作此。

右所載十圖皆駱氏所作。

第二集　漫諾氏

（11）爲罷工之鑛工作也。（參觀「2」圖。）

（12）中國人之新神像：爲中國革命作。圖爲一中國人手持自由之神，審視把玩。此圖出，各國爭轉載之，漫氏之名遂大著。

（13）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參看卷三第一四則。）虎視者爲茂肥（Murphy）。伏地者紐約省長 Sulzer 也。

（14）威爾遜宣言不用金圓外交政策。

第三集　彭箕報之時事畫（英倫）

(15)武裝和平(一)

(16)巴爾幹戰後之風雲再起矣。

(17)突厥人乘巴爾幹諸國互鬥，復得亞得里亞堡，亞强雖惡之，而無如何也。

(18)『少年突厥黨』之失敗。突之武人黨不能逞志於意大利，乃逞志於『少年黨，』故刺之。

(19)威爾遜之墨西哥政策不羈之馬，國人苦矣。

(20)武裝和平(二)

第四集　英倫他種報章之時事畫

(21)死神之大捷。(泊馬報)

(22)紙上之和平。(星報)

(23)武裝和平。(三)

第五集　大陸諸國之時事畫

(24)德國社會黨之大捷。一九一二年，社會黨員在下議院得大多數，其人大半多工人貧民也。

一人問：『你在卑田院裏嗎？』一人答：『不是的；我在國會裏。』

(25)中國之自由神。（參觀第〔12〕圖）此圖疑本於漫氏之作，何其相似也！

(26)德皇與羅斯福，兩人皆持帝國主義者也。

(27)意突之戰。馬太傳二章曰：『耶穌生時，有東方高士遠來造耶路撒冷，言曰：猶太人之王何在？耶吾曹在東方見其星矣，今遠來瞻拜之。耶穌所生地名貝司倫(Bethlehen)，諸高士循星所指，得其處。入門，見媚利抱耶穌，則皆伏地膜拜頂禮，解囊獻黃金名香爲禮，歡忭而去。』此圖卽用此事以諷耶教徒之不重人道而遑兵於回教之國也。圖中寫意人攻擊特利波里正急，空中一彈飛起，其下回教徒見之，相謂曰此豈貝司倫之星也？

(28)德人眼中之羅斯福塔虎選舉決鬥。

(29)小狗吠巨靈。德之社會黨首領貝北爾新死，世界爭稱頌其人，獨守舊黨之鄭報詆之。

（30）羅斯福塔虎之決鬥。

（31）世界共和國歡迎新中國之圖。此圖亦極有名，世界爭載之。

（32）突厥之運命。問卜者曰：『不久可以有和平了嗎？』卜者答：『我只見一個「三，」但看不準是三天，三月，三年，或是三百年。』

（33）俄人對突厥之同情。

（34）補月圖。新月為突之國徽，即金甌之意。

（35）一年外交之失敗（一九一二）。

（36）墨西哥人之自負。

第六集　第二流之美國時事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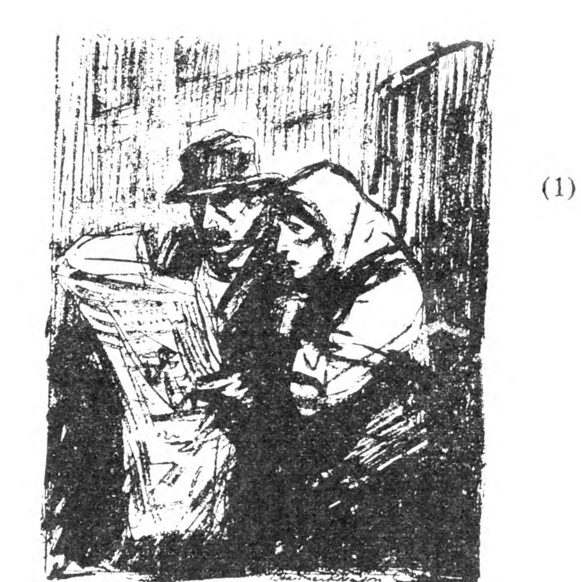
（37）此亦弔"Titanic"舟之慘劫也。

（38）同題，參觀第一圖。"Titanic"為海行第一大舟，自負為不沉。

（39）羅斯福之趨時　此為一九一二年大選時期時事畫之最佳者。羅斯福組織進步

時事畫四十五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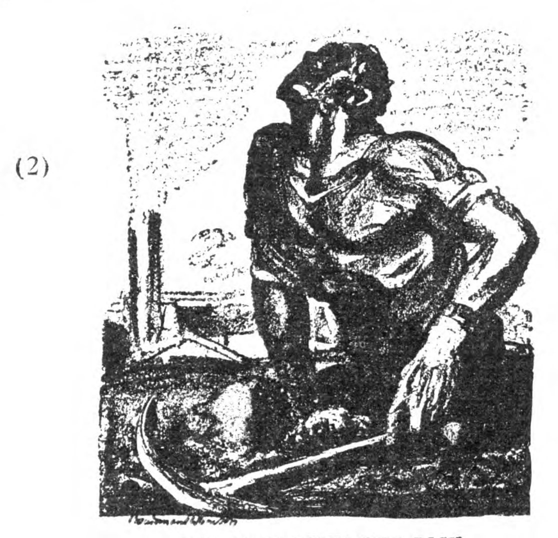
(1)



READING THE DEATH LIST OF THE TITANIC

A somber and haunting portrayal of the grief-stricken. Mr. Robinson calls this drawing "Not Mentioned."

(2)



THE MAN WITH THE PICK

A figure suggested to Boardman Robinson by the recent English coal-miners' strike

(3)



THE BACKHAND B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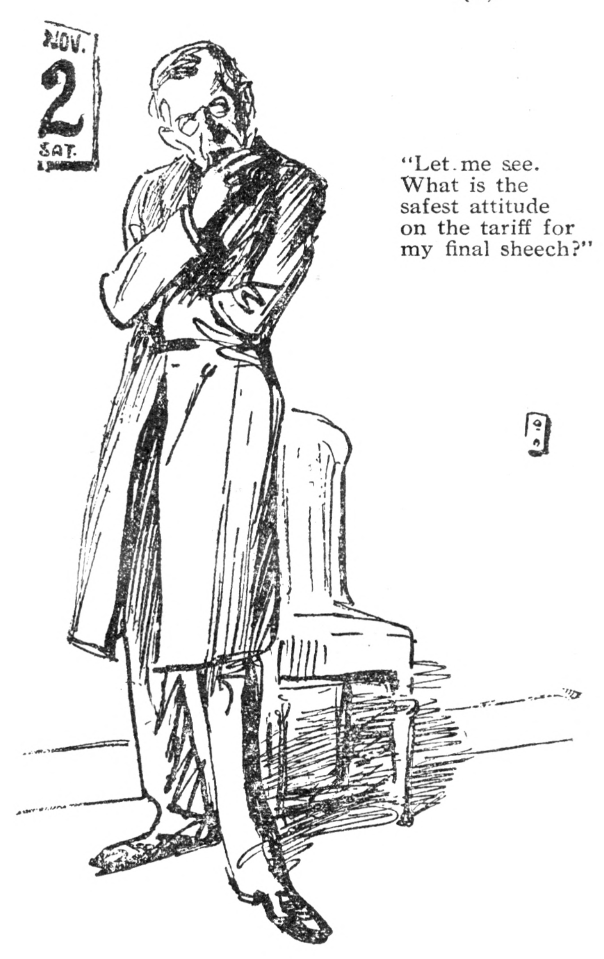
(Militancy injuring woman suffrage more than the objects of its violence)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4)



MR. BRYAN—Now, Governor, how about that single term?
GOVERNOR WILSON—Ah! Have you noticed what beautiful weather we're having?

(5)



"Let me see. What is the safest attitude on the tariff for my final sheech?"

(6)

THE OPTIMIST.



Ah, well! I guess I can stand it for four years.



Uncle Sam, to James Bryce—I shall be sorry to say goodby.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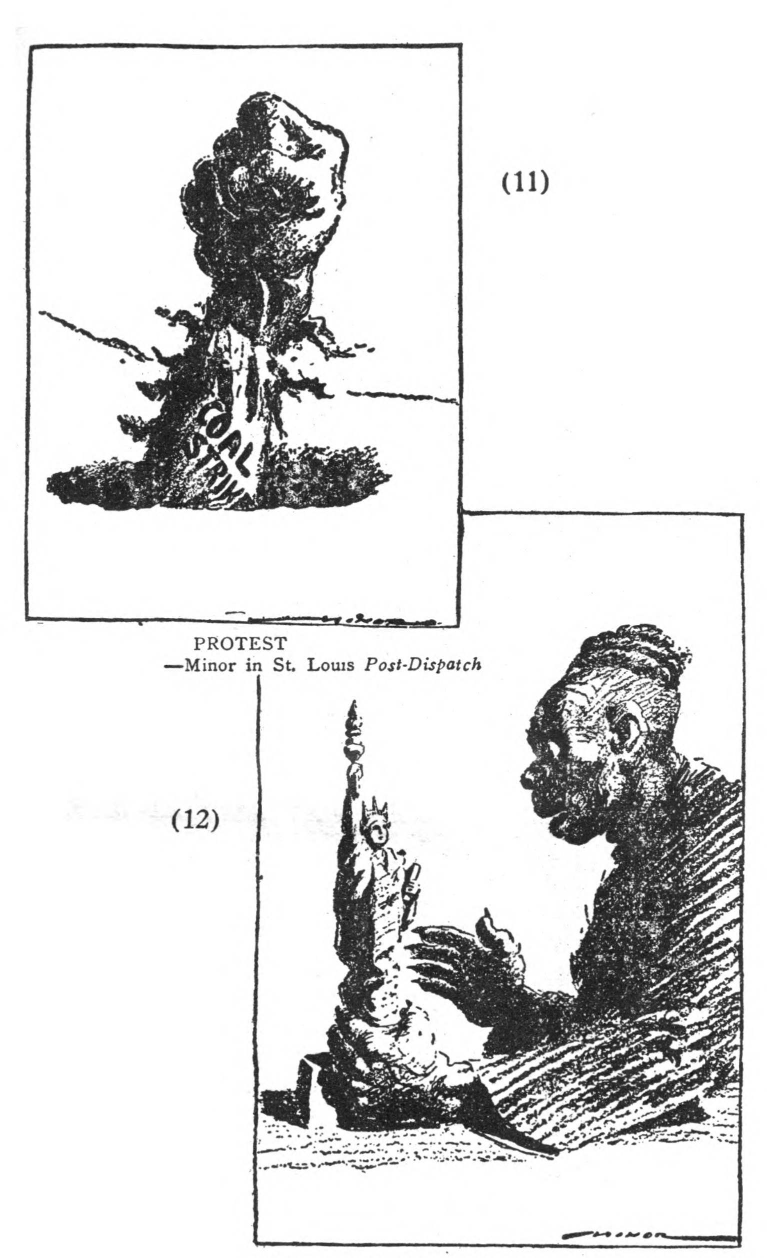


ABOUT TIME TO RESORT TO CONVERSATION.



SULZER—Sulzer will have no boss but Sulzer!
MURPHY—When you finish your solo, Bill, just step upstairs.


4
AM



(11)

PROTEST
—Minor in St. Louis *Post-Dispatch*

(12)

CAN IT BE THAT THE STATUE OF LIBERTY HAS BECOME THE CHINAMAN'S NEW JOSS!
From the *Post-Dispatch* (St. Louis)

(13)



"TAMMANY'S ENEMIES HAVE TO BE HONEST!"

—Minor in the New York *Evening World*.

(15)



PEACEFUL PROVO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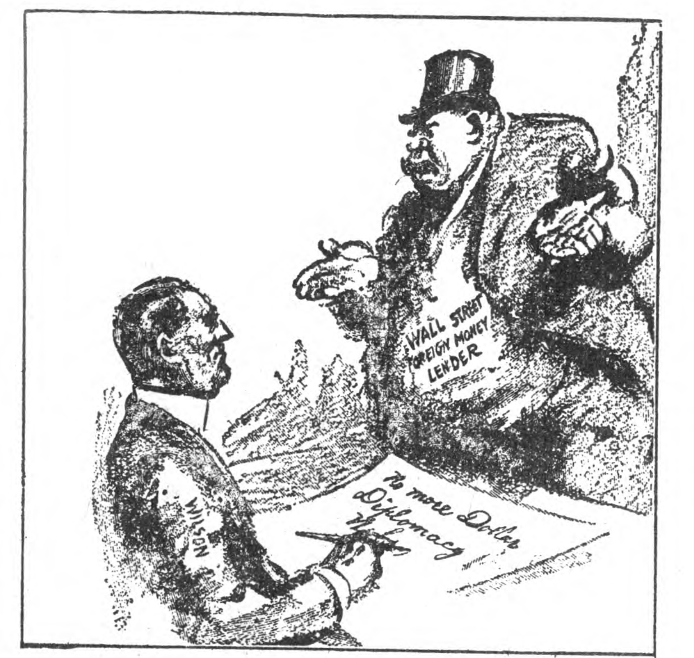
GERMANY (challenging): "At all costs I shall defend this lady."

BRITAIN (calmly): "Same here—and a bit more."

PEACE: "Well, let's hope they won't quarrel, or there'll be an end of me."

—London *Punch*

(14)



"AIN'T I ALWAYS HAD THE USE OF THE ARMY AND NAVY?"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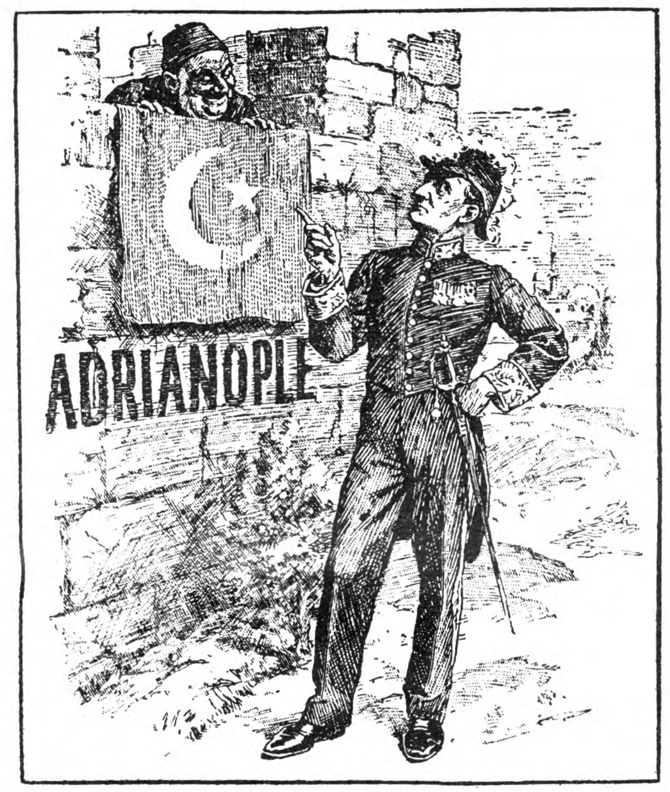
(16)



"FATHER TO THE THOUGHT."

EUROPA (complacently)—"Well, so the war is practically over?"
TURKEY (still more complacently, having read reports of dissensions among the Allies)—"My felicitations, madam. Everything seems to point to the outbreak of a sanguinary peace."

—*Punch* (London).



A QUESTION OF DETAIL.

SIR EDWARD GREY—"You'll have to go, you know The Concert feels very strongly about that."

TURKEY—"And who's going to turn me ou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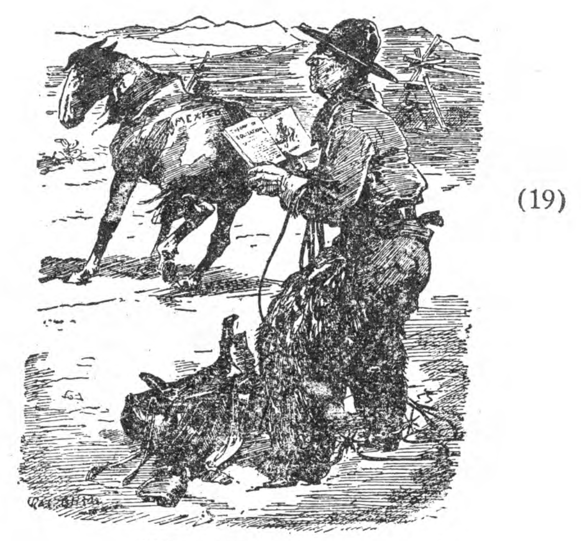
SIR EDWARD GREY—"Curious you should ask me that; it's the one point we haven't decided yet. Have you any preference in the matter?"

—*Punch* (London).



A DOMESTIC TRIUMPH.

MILITARY PARTY (celebrating victory over Young Turk party)—"Ah! If this were only Italy!" —*Punch*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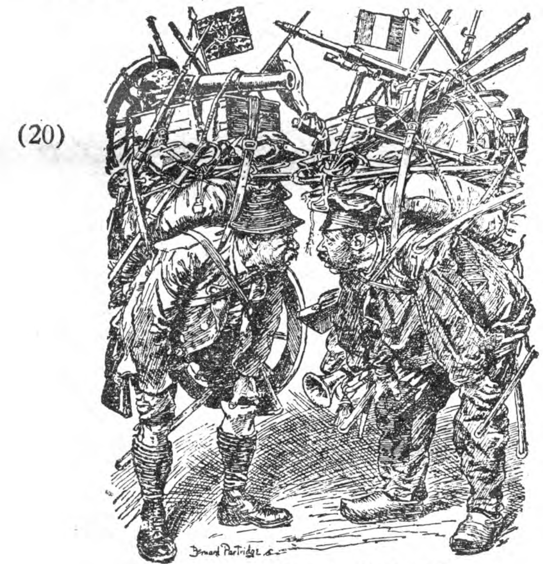
(19)

THE BRONCHO-BUSTER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I wonder what I do next."

From *Punch* (London)

(20)



THE BLESSINGS OF PEACE

HANS AND JACQUES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ear there's more to come!"

From *Punch*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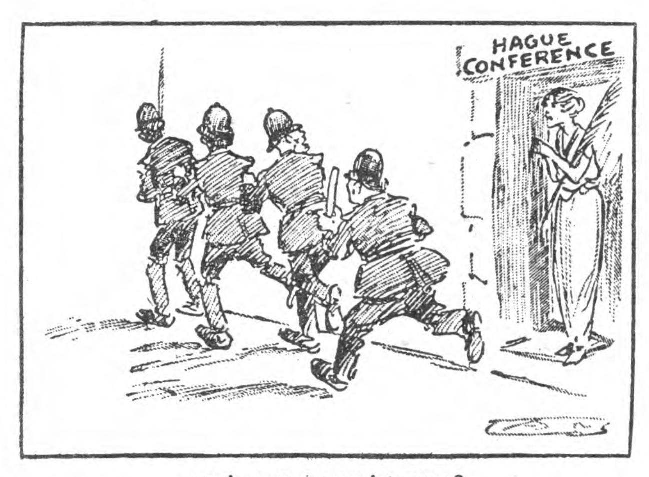
(21)



"STILL LEADING!"

—*Pall Mall Gazette* (London).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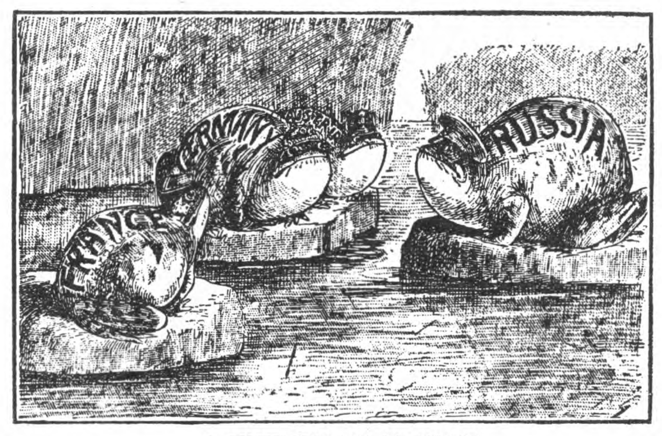


CAN'T YOU SEE WE'RE BUSY?

PEACE (to the Powers)—"Won't you come in and help me?"

THE POWERS—"Sorry, ma'am, but there's a dog-fight round the corner in Balkan Street." —*Star* (London).

(23)



A COMPETITION IN INFLATION.
Which will be the first to burst?
—*Westminster Gazette* (London).

(24)



"Are you in the poorhouse?"
"No; I'm in the Reichstag."
—*Kladderadatsch* (Berlin).

(25)



THE CHINESE GODDESS OF LIBERTY

—*Kladderadatsch* (Berlin)



WOULD NEVER DO.

KAISER—"No, Teddy, the imperial throne would not suit you. No talking allowed there, you know."

—*Simplicissimus* (Munich).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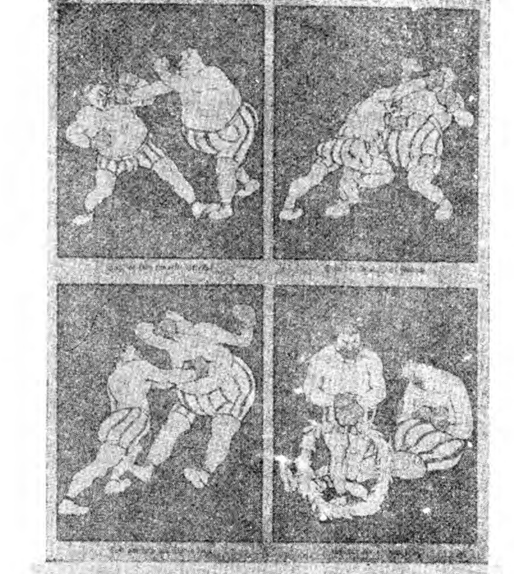


THE SHELL OVER TRIPOLI

Mohammedan (as the bombardment reaches its city): "Can that be the star of Bethlehem?"

—Munich *Simplicissimus*

(28)



A "FOUR-ROUND" FIGHT

This four-paneled cartoon also views the primary contest for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as a prizefight, showing the blows given back and forth, ending in a victory for Roosevelt.

From *Der Wahre Jacob* (Stuttgart)



THE GREAT AND THE SMALL

The Conservative Berlin *Post* is the only organ that has assailed the memory of Bebel. —*Wahre Jacob* (Stuttgart).

(30)



THEIR PRESTIGE IS BREAKING DOWN

—Amsterdammer.

(31)



THE LATEST ARRIVAL.

"Welcome, welcome, little man!"

(32)



THE TURK'S HOROSCOPE.

"And are we to have peace soon?"

"I see a 3 in the chart of destiny, but whether it means, dear sir, three days, three weeks, three months, three years, or three centuries, I can not tell." —*Jeune Turc* (Constantinople).

(33)



RUSSIA'S TENDER SYMPATHY FOR THE TU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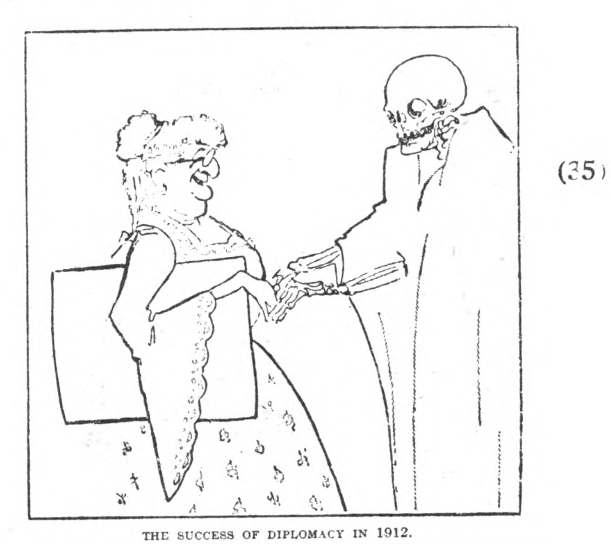
(A news item reports Russia's policy to be to put [illegible] strong arms under Turkey and support [illegible]. This is [illegible] (Vienna) notion of the "support" [illegible]



PATCHING UP THE CRESCENT

(Sultan Mehmed V trying to repair the breaches in his polyglot empire)—From *Kikeriki* (Vienna)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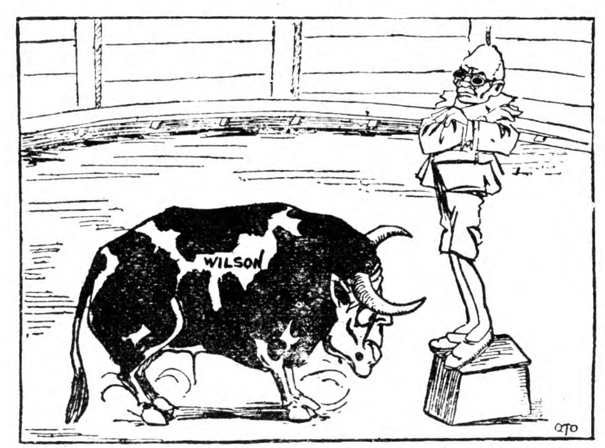
(35)

THE SUCCESS OF DIPLOMACY IN 1912.

DEATH—"Thank you, Madame Diplomacy, for your kind assistance. This year you have shown yourself my best ally."

— *Pasquino* (Turin).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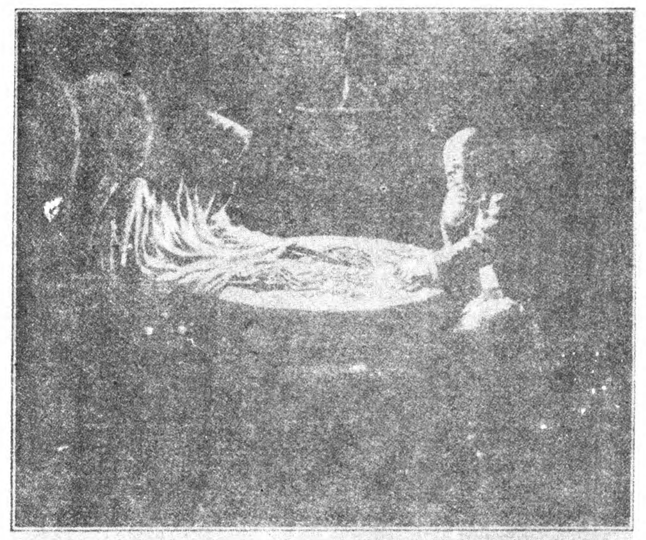
"HUERTA, SERENE AND UNAFRAID, IN SPITE OF THE THREATENING ATTITUDE OF THE UNITED STATES" — A MEXICAN VIEW-POINT
From *El Hijo del Ahuizote* (Mexico City)

(37)



REACHING FOR HIS PREY
—Macauley in New York *World*

(38)



THE STEAMSHIP-OWNER GAMBLED WITH DEATH,
But Death held the cards.
—Barclay in the Baltimore *Sun*.

WHAT'S YOURS?

—Mayer in N. Y. *Times*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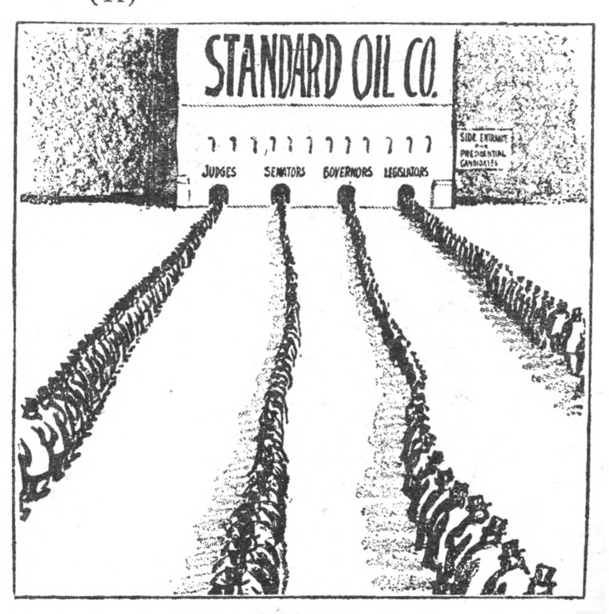


"TEL. AND TEL."

BOTH: Goodby, old pal. Have a copy of the Sherman Law?

From the *Tribune* (New York)

(41)



PAY-DAY.

—Minor in the St. Louis *Post-Dispatch*

TIME'S APPEAL TO THE GOD OF WAR
(Sir John Tenniel's last cartoon in *Punch*, January 2, 1901)



(43)

VILLA AS A DEVOTEE OF "THE DOCTRINE"
From *Punch* (London)

(44)



GOOD NEWS.

ITALIAN GENERAL—"Congratulations, comrades! The newspapers of Rome tell me that you have won a great victory here in Tripoli."
—*Rire* (Paris).



THE OPTIMIST: "By Jove! the view certainly is glorious."

—*Harper's*.

黨，黨綱中包羅一切最時髦之主張，此圖畫一個冰淇淋店的櫃台，後面是各種菓汁瓶，寫着『勞工權利』『罷免法官』『女子參政』（中間）『統治托辣斯』『創制權與複決權』『社會主義』『保護天然富源』（左）『複議法庭判決』『委員制之市政』『人口問題』（右）眞是『應有盡有』了，羅氏問櫃台外的顧客道：『您要什麼？』

右時事畫卅九，皆生平所見之最佳者。七月十一日適之記。

今日審視昨夜所棄之時事畫，覺不無滄海遺珠之憾，遂增入若干，成續集。

（40）駱賓生氏作。 美國近年頗主解散大托辣斯或嚴取締之。有許多托辣斯已自行解散。此記貝爾及西盟兩電業公司自行解散一案也。

（41）『臣門如市。』 此邦大托辣斯往往以金錢收買官吏議員爲之作走狗。此指美孚公司也。漫諾氏作。

（42）英人 Sir John Tenniel 作。 此君爲彭箕作畫凡五十年，去年始死，年九十四。此爲此君最後之作。作於廿世紀開幕之第二日，祝新世紀（手中嬰孩）之和平也。車上武士

為戰神，老人為時神（Time）手抱二十世紀，其旁立，和平之神也。

（43）『們羅主義』之受禍者。　墨之亂，美人不許歐人干涉，而美人私助徵耶之黨，輸入軍械。此圖寫徵耶獻花們羅之墓，所以誌謝也。

（44）意突之戰，消息隔絕，兩國報章各自言大捷，皆閉門造新聞者也。（法國笑報）

（45）『樂觀者』　此圖似嘲似譽，極有風致；不知何氏所作。

右所集時事畫四十五幅，計美人所作者二十幅，英十一，德六，荷二，奧二，意法墨各一。十二日適之又記。

五　美國亦有求雨之舉（七月十二日）

天地之大，何奇不有。歐美科學之發達，可謂登峯造極矣；科學知識之普及，可謂家喻戶曉矣；而猶有求雨之舉。吾去年聞西美某省長出令令省中各教堂同日祈禱求雨，今又見之。甚矣，習俗之入人深而迷信之不易破除也！吾國政府乃至下令乞耶教徒為吾國祈福。祈福求雨，更有何別？然祈禱為教宗重要儀節之一。耶回信徒日日祈禱，吾每禮拜日見此邦人士

祈禱乃不以爲異，而獨異求雨，彼求雨者與彼禮拜堂中濟濟士女之低首祈福者，容有上下牀之別乎？吾是以不禁自笑吾陋也。

六　美國駐希臘公使義憤棄官（七月十二日）

巴爾幹兩次血戰之後，歐洲列强出而干涉，割阿爾奔尼亞之地，立爲獨立國，令衞得王（Wild）王之。衞得庸暗，國人內亂。美國駐希臘公使 George Fred Williams 特至其國訪查，見其政府之暗黑，人民之受壓制，教派之紛爭，慨然大憤，卽爲文告天下，棄官去，誓將助阿之新黨，推翻現有之政府。此種義憤之舉，在今日殊不可多得，故記之。

七　錄舊約以斯拉一節（七月十二日）

舊約以斯拉（Ezra）書第十章第四節：

"Arise; for this matter belongeth unto thee: we also will be with thee: be of good courage, and do it".（起來！這是你自己應該辦的事，我們也都贊助你，鼓起勇氣去幹！）

八　威爾遜與羅斯福演說之大旨（七月十二日）

下所記威爾遜與羅斯福二氏本月演說之大旨，寥寥二言，實今日言自由政治者之大樞紐，不可不察。威爾遜氏所持以爲政府之職在於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國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此威爾遜所謂『新自由』者是也。羅氏則欲以政府爲國民之監督，維持左右之，如保赤子。二者之中，吾從威氏。

Which Shall It Be?

Mr. Roosevelt, at Pittsburgh: We must supervise and direct the affairs of the people.

Mr. Wilson, at Philadelphia: We must establish conditions under which the people will be free to manage their own affairs.

July 1914

九　威爾遜（七月十二日）

威氏不獨爲政治家，實今日一大文豪，亦一大理想家也。其人能以哲學理想爲政治之根本，雖身入政界，而事事持正，尊重人道，以爲『理想』與『實行』初非二事，故人多以爲迂。其實威氏之爲偉人，正在此處，正在其能不隨流俗爲轉移耳。威氏之外交政策，自表面觀之，似着着失敗；然以吾所見，則威氏之政策實於世界外交史上開一新紀元。即如其對華政策，巴拿馬運河稅則修正案，哥羅比亞新條約，皆是人道主義，他日史家當能證吾言耳。

七月四日（獨立節）威氏在斐城演說，其言句句精警，語語肝膽照人，其論外交一段，尤痛快明爽。其得力所在，全在一『恕』字，在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其言曰：『獨立者，非爲吾人私囊中物已也，將以與天下共之。』又曰：『若吾人以國中所不敢行之事施諸他國，則吾亦不屑對吾美之國旗矣。』（此與吾前寄此間報館論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之說同意，參觀卷四第一五則。）又曰：『天下之國，有甯吃虧而不欲失信者，乃天下最可尊崇之國也。』又曰：『愛國不在得衆人之歡心，眞愛國者認清是非，但向是的一面做去，不顧人言，雖犧牲一身而不悔。』又曰：『人能自省其嘗効忠祖國而又未嘗賣其良

心者，死有餘樂矣。』凡此皆可作格言讀，故節錄之。

一〇　哀希臘歌譯稿（七月十三日）

寫所譯裴倫哀希臘歌，不能作序，因作『譯餘賸墨』數則弁之。其一則論譯詩擇體之難，略曰：『譯詩者，命意已爲原文所限，若更限於體裁，則動輒掣肘，決不能得愜心之作也。』此意乃閱歷所得，譯詩者不可不理會。

寫此本成，叔永爲作序，復附君武、曼殊兩家譯本以寄怡蓀，令印行之。怡蓀方在籌款爲學費，故即以此册贈之。售稿所得雖未必能多，然故人力所能及僅有此耳。

一一　乘栖歸來圖（七月十四日）

左附時事畫眞神來之筆。吾前所選乃遺之，甚矣知人擇賢之難也。

墨西哥久爲世界患，美政府持不干涉主義，至辱及國徽，忍無可忍，始令水兵在 Vera Cruz 登岸，據其城，以絕衞爾泰（今總統）軍械來路。是役美兵死者數人，其屍歸葬國家軍人墓地（在美京）。此圖當名之曰『乘栖歸來』。圖海濱老人，美國也，（報章所畫老人



THE HOME COMING
From the *Sun* (New York)

乘桴歸來圖

名申叔者，皆指美國。申叔英文 Uncle Sam，隱 U. S. 二字也。）手捧花圈，遙望海中載尸之歸舟，老人垂首，哀戚之容，淒然動人。

（註）花圈飄帶上所書 "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見新約約翰福音第十五篇十三節，全文爲 "Greater love hath no man than this, that a man lay down his life for his friends."（舊譯爲『人爲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

二 記興趣（Interest）（七月十六日）

今日讀外觀報有 H. Addington Bruce 論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terested"（The Outlook, July 18, 1914）一文，極喜之，節其大要如下：

人生能有所成就，其所建樹，對於一己及社會皆有眞價值者，果何以致此耶？無他，以其對于所擇事業具深摯之興趣，故專心肆力以爲之耳。

弗蘭克林幼時，父令習造燭，非所喜也；後令習印書，亦非所喜也；惟以印書之肆易

得書，得書乃大喜，日夜竊讀之。十六歲即不喜肉葷，欲節費買書也。復學作文，極勤苦，文乃大進，年未三十而名聞遠近。及其死也，歐美兩洲交稱之以為聖人。達爾文少時不樂讀書，家人以為愚鈍，日惟喜閒行田野中，打槍，逐狗，殺鼠。父憂之，令入格拉司科大學習醫，數月即棄去。又令入康橋大學習經典，既至，適韓思洛（Henslow）主講天然學，達爾文往聽講。韓令日入深林中採花草，捉蟲鳥，爲標本。達大喜過望，習動植物學極勤，……他日遂發明『天演進化』之說，爲世界開新紀元。穆剎（Mozart）父爲宮中樂師，穆襁褓中習聞樂器，大喜，又時以細手按拍，父奇之，未三歲即教之樂器，所教輒能爲之，四歲已能奏鋼絲琴（Harpsichord），五歲已能自作曲，六歲習提琴（Violin），驚倒國中名手，……其後遂成世界音樂鉅子。

此三子之能有所建樹成不朽之業者，皆以其所擇業爲性所酷嗜，興趣所在，故專一以赴之，其成功宜也。成功之要道無他，濃摯之興趣，輔之以堅忍之工夫而已耳。

然堅忍之工夫，施之於性之所近，生平所酷嗜，則既不勉强，收効尤易而大。

拿破崙喜戰陣，雖在劇場樂部，其心中所籌畫皆調兵之布置也。穆剎自三歲卽習音樂，於世界鉅子之作無所不讀，一日，與友人爲桌球戲（Billiard），口中咿啞不絕，戲終，自言已成一譜，卽其最著名之"Zauberflote"之第一節也。

是故爲父母者，宜視其子女興趣所在以爲擇業之指南，又宜於子女幼時，隨其趨向所在，培植其興趣，否則削足適履，不惟無成，且爲世界社會失一有用之才，滋可惜也。

一三　利用光陰（七月十七日）

有人贈我莎士比名劇亭利第五，全書三百八十餘頁，用薄紙印之，故全書僅廣寸有半，長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攜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讀之，惟於廁上及電車中讀之，約一月而讀畢，此亦利用廢棄光陰之一法也。

一四　讀書會（七月十八日）

發起一會曰讀書會，會員每週最少須讀英文文學書一部，每週之末日相聚討論一次。

會員不多，其名如下：

任鴻雋　梅光迪　張　耘　郭蔭棠　胡　適

余第一週所讀二書：

Hawthorne: "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Hauptmann: "Before Dawn".

一五　讀東方未明（七月十八日）

上所舉第二書乃現世德國文學泰斗赫僕特滿（Gerhart Hauptmann）最初所著社會劇。赫氏前年得諾貝爾獎金，推為世界文學鉅子。（諾貝爾獎金詳見下記。）此劇東方未明，意在戒飲酒也。德國人嗜飲，流毒極烈，赫氏故諍之。全書極動人，寫田野富人家庭之齷齪，栩栩欲活，劇中主人 Loth and Helen 尤有生氣。此書可與伊卜生社會劇相伯仲，較白里而（Brieux）所作殆勝之。

一六　歐洲幾個『問題劇』鉅子（七月十八日）

自伊卜生（Ibsen）以來，歐洲戲劇鉅子多重社會劇，又名『問題劇』（Problem Play），以其每劇意在討論今日社會重要之問題也。業此最著者，在昔有伊卜生（挪威人），今死矣，今日名手在德為赫氏，在英為蕭伯納氏（Bernard Shaw），在法為白里而氏。

一七 諾貝爾獎金（七月十八日）

上所記『諾貝爾獎金』（The Nobel Prizes），瑞典發明家諾貝爾（A.B. Nobel 1833-1896，發明炸藥者）所創，以鼓勵世界男女之為人類造幸福者也。諾貝爾死於一八九六年，遺囑將遺產九百萬金（美金）存貯生息，歲所得息分為五份，立為五種獎金：

(一)世界最重要之物理新發明；

(二)世界最重要之化學新發明；

(三)世界最重要之醫學或生理學新發明；

(四)世界所公認之文學著作，足以表示理想主義的趨向者（Idealistic tendency）；

(五)最有功於世界平和者。

第一次給獎在一九〇一年。每獎約值金四萬膀，以金牌於每年十二月十日給之（此為諸氏歿日。）其物理化學二獎，由瑞典國家科學院判定發給。其醫學獎由司托和（瑞都）醫學會審定。其文學獎由瑞典通儒院裁決。其和平獎則由挪威議會定之也。

美前總統羅斯福得一九〇六年份和平獎。文學獎則

一九〇三 Björnsterne Björnson（挪威戲劇家，伊卜生之友）

一九〇七 Rudyard Kipling（英詩人）

一九〇八 Rudolph Eucken（德國哲學家）

一九一一 Maurice Maeterlinck（比利時詩人及戲劇家）

一九一二 Gerhart Hauptmann

一九一三 Rabindranath Tagore（印度詩人）

去年印度詩人泰戈爾（Tagore）得此獎金，世界震駭。

一八　讀織工（七月十八日）

今日又讀一劇，亦赫氏著，曰織工（The Weavers），爲赫氏最著之作，寫貧富之不均，中寫織工之貧況，眞足令人淚下。書凡五齣：第一齣，織工繳所織布時受主者種種苛刻虐待，令人髮指。第二齣寫一織工家中妻女窮餓之狀。妻女日夜織而所得不足供衣食，至不能得芋（芋最賤也）。兒啼索食，母織無燭，有犬來投，不去，遂殺以爲食。種種慘狀，令人淚下。第三齣寫反動之動機。獸窮則反噬，固也。第四齣織工叛矣，叛之原因，以主者滅工值，工人哀懇之。主者曰：『不能得芋，何不食草？』（此有『何不食肉糜』風味。）工人遂叛，圍主者之家，主者狼狽脫去，遂毀其宅。讀之令人大快。第五齣寫一老織工信天安命，雖窮餓，猶日夕祈禱，以爲今生苦，死後有極樂國，人但安命可矣。此爲過去時代之工人代表，今之工黨決不作如此想也。此老之子婦獨不甘束手忍受，及工人叛，婦持杵從之。其子猶豫未去，聞門外兵士放鎗擊工人之聲，始大怒，持刃奔出從之。老工人猶喃喃坐織門外，鎗彈穿戶入中，此老仆機上死。俄頃，其幼孫奔入，讙呼工黨大捷矣。幕遂下。此一幕寫新舊二時代之工人心理，兩兩對映，耐人

尋味，令人有今昔之感。『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此舊時代之心理也。『人實爲之，天何與焉？』『但問人事，安問天意？』『貧富之不均，人實爲之，人亦可除之。』此新時代之心理也。今工人知集羣力之可以制資本家死命也，故有同盟罷工之舉，豈得已哉！誰實迫之而使至於此耶！

此劇大類 Mrs. Gaskell's "Mary Barton"，布局命意，大抵相類，二書皆不朽之作也。

一九　戒紙烟（七月十八日）

吾年來志力之薄弱極矣，即戒紙烟一事，屢戒屢復爲之，眞是懦夫無志之爲！吾去國以來，雖滴酒不入口，然紙烟之惡影響仍不少。赫氏之書曰：

"I am absolutely determined to transmit undiminished to my posterity this heritage which is mine" (Before Dawn, Act I. P. 52)

記此爲座右之銘。自今日始，決不再吸紙烟或菸斗之類。今日之言，墨在紙上，不可漫滅，

吾不得自欺。

二〇 『遺傳』說（七月十八日）

上所引赫氏之言可譯爲：『吾今誓欲將吾所受於先人者，絲毫無虧損留與吾之子孫。』此說今人謂之『種性遺傳』（Heredity），其實即中國古哲人『全受全歸』之說加之以科學的根據而已耳。

二一 讀獺裘（七月二十日）

讀赫氏一劇，名獺裘，爲諧劇，寫一極狡獪之賊婆及一極糊塗之巡檢，窮形盡致，大似水滸傳。

二二 印度無族姓之制（七月二十日）

與印度人某君談，其人告我，印度無有族姓之制，其人但有名無姓氏也。其繼承之次，如父名約翰・約瑟・馬太，則其子名約瑟・馬太・李卻，李卻爲新名，其前二名則父名也；其孫則名李卻・腓力・查爾斯；其曾孫則名腓力・查爾斯・維廉，以此類推云。

二三　瑪志尼語（七月）

"National life and International life should be two manifestations of the same principle, the love of good" —Mazzini.（國家的生活與國際的生活，應爲同一原理之兩個表現：其原理爲何？好善是已。）

Bolton King 瑪志尼傳頁三〇二引。

二四　兩處演說（七月廿三日）

廿二夜世界學生會開夏季歡迎會，到者約四百人。余爲是夜主要演說者，演題爲『大同主義，』今日本市晚報稱許甚至。

余不幸于此二十四時之內，乃須作二篇演說。昨夜九時說『大同，』十一時客散盡，始讀參考書至夜半一時始睡。今日八時起，讀書至兩時，始將演說題 "The Immigrant in American Life" 寫成大綱，不及逐節寫出。三時至婦人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會所演說。婦人節制會者，此邦婦人本不飲酒，此會以提倡禁絕沽

酒釀酒之業爲宗旨，各城皆有分會。此間分會會員有八百人之多，然大半皆附名而已。今日以大雨故，到者尤寥寥。

二五　錄怡蓀來書（七月廿四日）

『足下去歲來書，謂一身常羈數事，奔走外務，不識近來已能讀書否？想足下在留亦不過兩年，宜多讀書，且于學位亦宜留意。圖之，蓋發心造因，期挽末刼，不得不于足下望之也。』怡蓀，七月一日書。

二六　撥特勞『吾鄰』之界說（七月廿四日）

英國國教大師撥特勞主教（Bishop Joseph Bulter 1692–1752）嘗下『吾鄰』之界說曰：

Our neighbor is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that part of mankind, that part of our country, which comes under our immediate notice, acquaintance and influence, and with which we have to do"

在當日視之，此界說似甚狹。蓋十八世紀之初葉，吾人直接視聽之下，交遊所及，勢力所被，能有幾人？若在今日，則世界人類何莫非在吾人直接視聽之下乎？一彈轟於奧之一城，全世界皆聞之。一言發於英之議會，全世界亦皆聞之。即如今日巴黎之謀殺案大審判，其法庭上一言一動，天下人皆得讀之，如身在其地也（指巴黎 Madame Caillaux 一案）。若以撥氏「吾鄰」之界說施諸今日，則全世界皆吾鄰耳。世界大同之日不遠矣。

二七　師友匡正（七月廿六日）

吾前記"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my Country!"一語（參看卷四第一五則卷五第九則）以爲其意謂「但論國界，不辯是非」也。二十二夜演說「大同」，引此言以爲狹義愛國心之代表。演說後，有某夫人語余，謂彼讀此語，但以爲「無論吾國爲是耶非耶，吾終不忍不愛之耳」，初非謂「吾國所行即有非理，吾亦以爲是」也。此意已足匡余之不逮。今日遇 Prof. M. W. Sampson，亦前夜在座者，偶語及此，先生亦謂此言可左右其義，不易折衷，然其本意謂「父母之邦，雖有不義，不忍終棄」。先生舉一例爲證：「譬之兄

弟同出，弟醉辱人於道，受辱者拔劍報之，其兄當衛醉弟耶？抑置之於不顧耶？抑助受辱者毆其弟耶？其人誠知其弟之非，而骨肉之義不得不護之，寧俟其酒醒乃責其罪耳。當前世紀之中葉，歐人相率棄國來美，入籍為美國人，其去國之原因，大率以專制政府壓制為多，然其悻悻然去之者，未必皆是也。』此言是也。吾但攻其狹義而沒其廣義，幸師友匡正之耳。

二八　『是』與『非』（七月廿六日）

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仁人之言也。故孔子去魯，遲遲其行，曰：『去父母之國之道也。』其作春秋，多為魯諱，則失之私矣。然其心可諒也。吾亦未嘗無私，吾所謂『執筆報國』之說，何嘗不時時為宗國諱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是非之心能勝愛國之心否，則另是一問題。吾國與外國開釁以來，大小若十戰矣，吾每讀史至鴉片之役，英法之役之類，恆謂中國直也；至庚子之役，則吾終不謂拳匪直也。

二九　遊活鏗谷記（七月廿八日）

廿五日往遊活鏗谷（Watkins Glen N.Y.），此地真天地之奇境也。吾筆劣，不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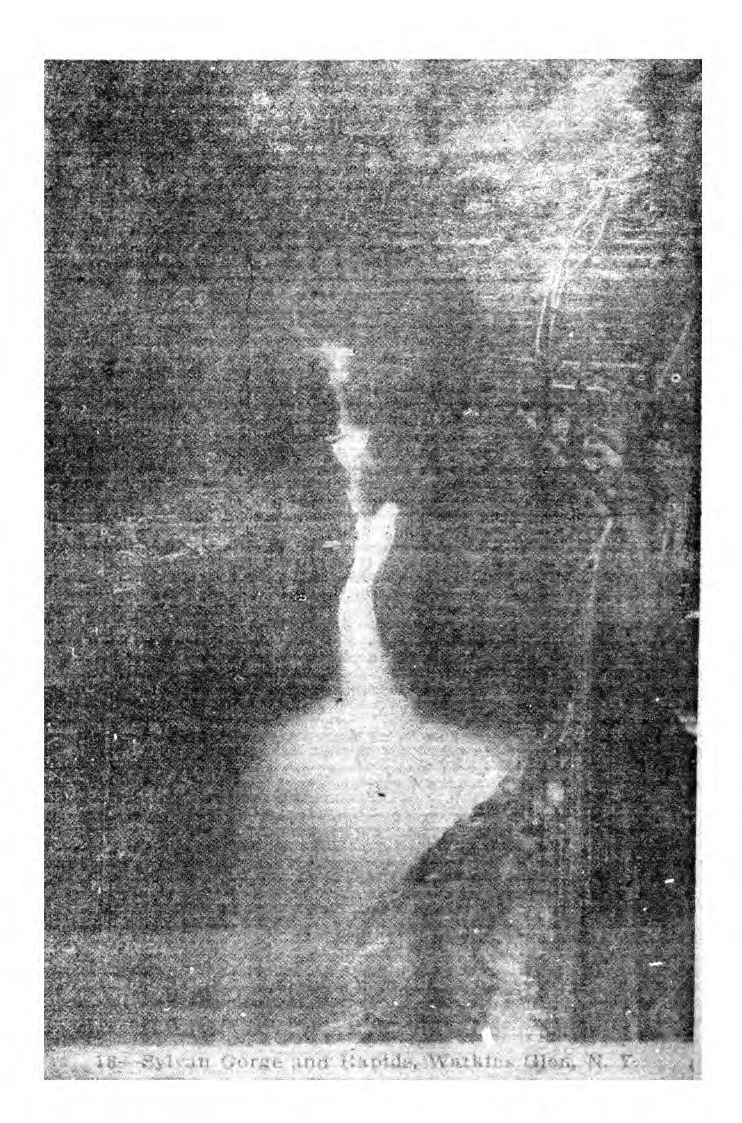
形容之，因附圖數幅以見一斑而已。此地今由紐約省收爲公園，依山開徑，跨壑通梁，其險處皆護以鐵欄，故自山脚至巓，毫無攀援之艱，亦無顚躓之虞，視前游英菲兒山探險之奇之樂，迴乎不侔矣。然『佳境每深藏，不與淺人看，勿惜幾兩屐，何畏山神慳？要知尋山樂，不在花鳥妍。』其缺憾所在，在於不均。天下能有幾許人不惜尋山之屐，不畏攀援之艱耶？今國家爲鑿徑築橋，坐令天險化爲坦途，婦孺叟孩皆可享登臨之樂，遊觀之美，不亦均乎！此中亦有至理存焉。英菲兒山任天而治者也，探險者各以其才力之强弱，定所入之淺深及所見之多寡；惟其傑出能堅忍不拔者，乃能登峯造極，盡收其地之奇勝；而其弱不能深入或半途而止者，均王介甫所謂『不得極夫遊之樂』者也。其登峯造極者，所謂英雄偉人也：敵國之富，百勝之名將，功名蓋世之豪傑，立德立言之聖賢，均此類也。其畏而不敢入者，凡民也。入而不能深者，失敗之英雄也。所謂優勝劣敗，天行之治是也。活鑒之山則不然，蓋人治也，人擇也（Rational Selection）以人事奪天行之酷（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吾所謂天行之酷也。）人之智慧材力不能均也，天也，而人力可以均之。均之者何也？除其艱險，滅其障礙，俾曩之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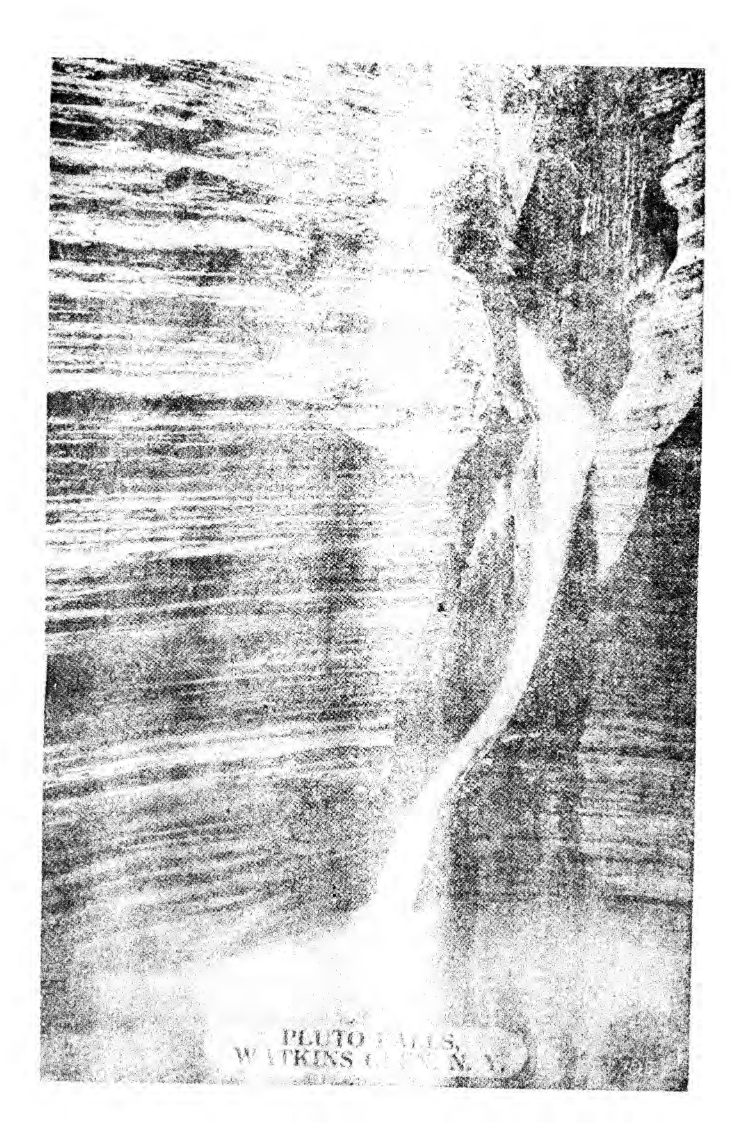


CAVERN TUNNEL,
WATKINS GLEN, N. Y.



11—Rainbow Falls Watkins Glen, N. Y.


18—Sylvan Gorge and Rapids, Watkins Glen, N. Y.



PLUTO FALLS,
WATKINS GLEN, N. Y.

Cavern Cascade
Watkins Glen, N.Y.

(By K.C. Tsang July, 19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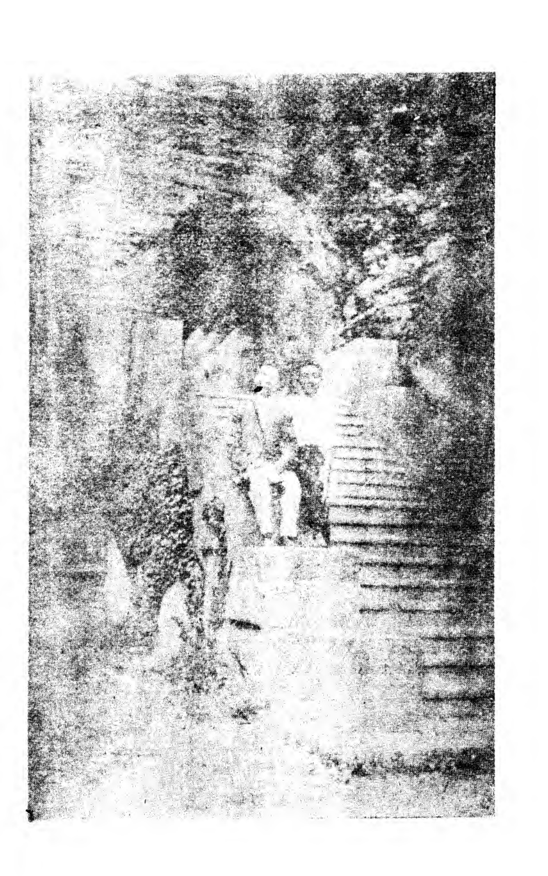
50—Cavern Cascade and Gorge, Watkins Glen, N. Y.



甲 Suh Hu, Charles Leo May

活鏗谷之遊，同行者二百二十二人，吾與梅息君偕行，叔永爲攝影於谷口(甲).又在一瀑泉側攝一影，吾與梅息君坐泉下(乙).末一圖則余與叔永合影也(丙).





聖且智乃可至者，今則匹夫匹婦皆可至焉；曩之所謂殊勳上賞以待不世出之英傑者，今則人人皆可躋及焉。以人事之仁補天行之不仁，不亦休乎！不亦仁乎！

三〇　赫僕特滿所著劇之長處（七月廿九日）

聞英文教長散蒲生（M. W. Sampson）講赫僕特滿所著劇之長處。其論獺裘與放火記（The Conflagration）也，曰：『此二劇相為始末，前劇之主人 Mrs. Wolff 今再嫁為 Mrs. Tietitz，老矣，雖賊智猶存，而堅忍不逮，奸雄末路，令人歎息。赫氏長處在於無有一定之結構經營，無有堅強之布局，讀者但覺一片糢糊世界，一片糊塗社會，一一逼真，無一毫文人矯揉造作之痕也。』此種劇不以布局勝。劇之不以布局勝，自赫氏始也。

其論織工也，曰：『此劇有二大異點：（一）全劇不特無有主人，乃無一特異之脚色。讀獺裘及放火記者，雖十年之後，必不能忘劇中之賊婆伍媼及巡檢衙而汗(Wehrhahn)，猶讀漢姆勒特（Hamlet 蕭士璧名劇）者之不忘劇中之王子也。此劇織工則不然，讀者心目中但有織工之受虐，資本家之不仁，勞動家之貧餓，怨毒入人之深，獨不見一特異動人之

人物，（此言確也。吾讀此纔數日耳，而已不能舉書中之人物，但未忘書中之事實耳。）蓋此書所志不在狀人，而在狀一種困苦無告之人羣，其中本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也。（二）劇中主人即是一羣無告之織工，其人皆如無頭之蛇，喪家之犬，東衝西突，莫知所屆。讀者但覺其可憐可哀，獨不知其人所欲究屬何物，此其與他劇大異之處也。讀西柴者，知卜魯佗所欲何事，亦知高西厄司所欲何事。讀割肉記（Merchant of Venice）者，知休洛克所欲何事。讀漢姆勒特者，知丹王子所欲何事。獨讀此劇者但見一片糢糊血淚，但聞幾許怨聲，但見餓鄉，但見衆鬬，但見搶刧，但見格鬬，但見一股怨毒之氣隨地爆發，不可遏抑。然試問彼聚衆之工人所要求者何事，所志在何事，則讀者瞠不能答也。蓋此劇所寫爲一般愚貧之工人，其識不足以知其所欲何事，其言尤不足以自白其所志何在也。』此種體近人頗用之，俄國大劇家契可夫（Tchekoff）尤工此。

三一　標點符號釋例（七月廿九日）

我所作日記劄記，向無體例，擬自今以後，凡吾作文所用句讀符號，須有一定體例。因作

釋例曰:

(一)凡人名旁加單直(——),如契可夫蕭士璧之類。

(二)凡地名國名旁加雙直(‖),如倫敦瑞典之類。

(三)凡書名報名上下加矩,(矩者「 」也。)如「放火記」「殺狗記」。

(四)凡引用他人言語,或書中語句,於所引語之前後加矩,如「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五)如所引語中又有引語焉,則於引語中之引語前後加雙矩(『 』)以別之,如子聞之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又「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

如引語之引語中又有引語焉,則加三矩(『 』)以別之,如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王問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四

年二月，張子高以書問引語符號，似不敷用，因改正此則。）

(六)句讀符號。

(甲)句用○　「馬氏文通」曰，「凡有起詞語詞，而辭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讀。」

(乙)讀用△

(丙)頓用、　「凡句讀中字面少長，而辭意應少住者曰頓。」

(例)「封禪書」云「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丁)加圈點之文，句用◎，讀頓同上。

(例)「韓非子」云「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

(七)譯外國音例　有音之字正寫，無音而有聲之字偏寫。

（例） Hamlet 漢姆勒特 漢，勒有音，而姆，特無音也。

Plato 柏拉圖

Socrates 梭格累底司

Hauptmann 赫僕特滿

（八）註用雙括弧（《》），或偏半格寫。

三二 法律之弊（七月卅日）

讀瑞典戲劇鉅子施吞堡（Strindberg）短劇名線索者（The Link），論法律之弊，發人深省。伊卜生亦切齒法律之弊，以為不近人情，其所著玩物（A Doll's House 或譯娜拉）中娜拉與奸人克洛司達一席話，皆論此題也。

三三 讀夢劇（七月卅一日）

又讀一劇名夢劇（The Dream Play），全無結構，但以無數夢景連綴成文，極恣肆詼奇之妙。

三四　往聽維廉斯歌曲（七月卅一日）

卅一夜往聽此邦有名歌者Evan Williams歌曲於裴立院，聽者二千數百人。余生平未聞大家歌喉，此爲第一次，歎賞不已。維廉斯君凡歌十二曲，聽者鼓舞不已；又歌六曲，歌喉始終不衰。其所歌，余以"The Sorrows of Death"及"If with All Your Hearts"（Elijah）爲最動人，皆 Mendeissohn 所譜曲也。余不解音樂，但喜聽之耳。此君佳處在能體會詞意，喜怒哀樂皆能一一傳出。蓋惟歌者自具情感，始能感人，若徒能作中耳之音，如留聲機器，何足貴也。同行者梁女士，梁士詒之女公子。

三五　解兒司誤讀漢文（八月二日）

偶讀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報（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4, Part III, pp. 703–729），見彼邦所謂漢學名宿 Lionel Giles 者所作燉煌錄譯釋一文，附原稿影本十四頁。燉煌錄者，數年前燉煌石室發見古物之一也。所記燉煌地理古蹟，頗多附會妄誕之言，鈔筆尤俗陋，然字跡固極易辨認也。不意此君（解兒司）所釋譯，乃訛謬無

數。其最可笑者，如

古號鳴沙神沙。而祠焉近。南有甘泉。

又如

父母雖苦生離兒女。爲神所錄。歡然攜手。而沒神龍中。刺史張孝嵩下車。

蓋以『神龍』爲神龍之淵，而不知其爲中宗年號也。以上句絕皆照解氏本又如

郡城西北一里有寺古木陰森中有小堡。

譯『有寺古木』曰，"there is a monastery and a clump of old trees"，豈非大可笑乎？其尤荒謬者原稿有『純』字屯旁作『匕』，解氏注曰：『純字似有闕筆，蓋爲憲宗諱故也；又有『祝』字爲昭宣帝諱，而無闕筆；故知此稿成於憲宗昭宣之間也。』其實純字並無闕筆。且稿中闕筆之字甚多，如『昌』作『昌』，『害』作『害』，『烏』作『烏』，蓋錄手不學不識字之過耳。類此之謬處尚多。彼邦號稱漢學名宿者尚爾爾，眞可浩歎！余摭拾諸誤，爲作文正之以寄此報。

民國三年八月

三六　記歐洲大戰禍（八月五日）

（一）空前之大戰

自有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大戰禍，今忽突起於歐陸！（拿破崙之戰雖波及全歐，然其時在百年以前，戰具無今日之備也）。七月廿六日，奧國與塞維亞宣戰，塞都 Belgrade 在奧境上，遂棄之而走。明日奧兵攻之，戰事遂開。俄為塞同種之國，出而調停無效，遂動員（Mobilization）。德為奧與國，嚴詞詰問俄動員之原因，責令解嚴，俄人不聽，俄德戰端遂起。俄為法聯邦，法又德之世仇也，德人度法人必助俄，遂先侵法。法人不得已，遂於前日宣戰。德法接壤，比國居其間，德人強欲假道於比以侵法，比人拒焉。德人脅以兵力，比乃告急於英。英久仇視德，而又為法俄比之友邦，故為比責德。德人不服，遂於昨日宣戰。英人亦於昨夜宣戰。於是歐洲之大戰起矣。奧德為一組，英俄法塞為一組。塞之聯邦門的尼革羅及希臘當繼起助塞，而德奧之同盟國意大利乃首先宣告中立，不與聞戰役。

（二）塞奧交惡之始末

當拿破崙全盛之時，歐之東南角僅有奧帝國及突厥帝國而已。今之所謂巴爾幹半島全屬突厥。（突厥人 Othman 於一三五三年侵歐，漸佔巴爾幹半島。）而其時突厥之談已衰，境內之基督敎徒不甘屈服於回敎勢力之下，於是各部有倡獨立之師者。塞人獨立於一八一七。希人繼之（一八二一—一八二九），得俄英法之助亦獨立。克里米之戰（The Crimean War, 1853-1856）既息，魯馬尼亞（Roumania）乘機獨立，即今之魯國也（一八五九。）

一八七五年，塞國西境上之突屬兩省曰巴士尼亞及黑此哥維納（Bosnia and Herzegovina）亦叛突，意在歸併於塞也；褒而加里亞人（Bulgaria）繼叛，皆乞援於俄。時突人大殺叛者，慘無人道，俄人藉詞伐突，大敗之。而西歐諸國忌俄人之得勢於東歐，於是俾士麥召諸國會於柏林，是為『柏林會議』德法奧俄英意突等國皆與焉，俾氏主壇坫。此會之結果：（一）塞門魯皆為獨立國。（二）巴士尼亞及黑此哥維納二省向之本願為塞屬者，今乃由此會決令由奧代治，而遙認突之『蘇丹』為上國。（三）褒而加里亞得一基督敎政府，惟

仍認突爲主國。

巴黑兩省之歸奧代治也，塞人大恥之。俄人爲塞褒侵突，而不得相當之酬報，故銜奧德亦甚。奧人代治巴黑兩省，理其財政，興其實業，凡二十年。至一九〇八年，Von Aehrenthal 爲奧外相，遂併巴黑爲奧縣。此舉也，全歐震動，突人欲戰。塞人以奧人絕其併二省之望也，亦索賠償。英俄法助之，責奧之背柏林之約也。奧以賄和突，而拒塞之要求。全歐戰雲幾開矣。明年三月，德皇告俄柴謂『塞奧之事果肇戰端，則德必以全力助奧。』時俄人新敗於日，英法亦不欲戰，事遂寢。奧人安享二省之利矣。然六年後之戰禍實基於此。

(三)飛的難之暗殺案（參看卷四第四三則）

六月廿八日（一九一四）奧皇嗣飛的難（Archduke Francis Ferdinand）與其妻行經巴省都城沙拉也勿（Sarayevo），爲一塞國學生所鎗殺。奧政府疑此舉由塞政府主使。且近來塞人排奧之風極盛，國中有所謂『排奧會』及『全塞維亞會』（Pan-Servian）者，塞政府中人亦有贊助之者，奧人大恨之。且巴爾幹戰後，塞人驟爲强國，尤爲奧所

忌。七月廿三日，奧政府下『哀的米敦書』於塞政府，要求五事：

(甲)塞政府須在政府公報上承認國中排奧之舉之非，並須道歉於奧國。

(乙)塞政府須以此意宣告陸軍兵士。

(丙)解散排奧之結會。

(丁)禁止國中報紙提倡排奧之議。

(戊)奧政府可遣一般官吏入塞境內自由調查沙拉也勿之暗殺案，塞政府不得干預。

此書限廿四時內答覆。塞政府答書允前四事，惟(戊)款有傷國體，不能允許，擬以陳於海牙平和會，俟其平判。奧政府以爲塞人所答不能滿意，遂宣戰。

(四)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

『三國同盟』者，德奧意也。歐洲均勢之局，此三國爲一組；而英法俄所謂『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者爲一組。兩組互相猜忌，互相牽掣，均勢之局始成。

普法之戰後（一八七〇），俾士麥志在孤法，不令與他國聯結。俾氏初志欲聯俄奧；一八七二，三國皇帝會於柏林，未締約，但約有事協商耳。一八七五，法人增兵備，毛奇議攻法。法人乞助於俄，俄柴英后皆以書致德皇，遂不果戰。俾氏恨俄人之干涉也。其後柏林會議，俾氏主壇，袒奧而疏俄（見上）。俄人恥之，遂調兵集境上示威。俾氏親至奧京與奧訂約而歸（一八七九）。是爲『雙同盟』，約同拒俄。

意奧世仇也。而意法以非問題適有隙，幾開戰，德奧許以外援，意遂加入三國同盟（一八八二）。意加入同盟後，不得不增地中海上之海軍軍備，故數十年來，意之海軍負擔驟增。然前年意之攻特里波利（Tripoli）也，奧德皆坐視，令意得自由進取，意所得益惟有此耳。

三國同盟之約，大旨謂如一國爲俄國所攻，則餘二國同助之；如一國爲他國（俄國之外）所攻，則餘二國守中立。

（五）三國協約（Triple Entente）

俾士麥能使法國孤立二十年，及俾氏倒（一八九〇），而歐洲政局大變矣。

俄德本姻親（亞歷山大二世爲維廉之姪）而德人之霸於歐洲，俄實忌之，一八七五年，俄柴之阻德之伐法也以此故也。此後俄法交日密。法富，時以貲助俄，俄畏虛無黨，法政府承其意旨爲捕之於巴黎，以交驩俄。兩國海軍相過從，國人歡迎之若狂（托爾斯泰曾記之）。一八九一年，盟約成。一八九六，俄新柴如法。明年，法總統 Faure 如俄報聘，席上始宣告兩國之同盟焉。

一九〇三年，英前王如法，法總統 Loubet 如英報聘。明年，英法協約成，法以埃及讓英，英亦以摩洛哥讓法。英本與德睦，及南非之戰，德人始疾視英。邇來德人刻意經營海軍，尤爲英人所忌，故英德疏而英轉親法矣。

英俄既皆爲法之友邦，故一九〇六年法德以摩洛哥事會議於 Algeciras，英俄皆陰助法；意雖聯德，近亦與法睦，故亦助法：法在摩遂佔勝利。而英俄交誼亦益親；一九〇七年，英俄協約成，（一）劃分兩國在波斯之勢力圈。（二）英人得握阿富汗之外交權。（三）兩國在西藏各不相犯。

於是英法俄三國之間各以協約相結，而『三國協約』之勢成。其後英俄法復與日睦，而協約之三國勢尤強矣。意自一八九六年以後與法漸睦。一九〇一年，法宣言法不侵犯意之經營特里波利，意亦不干涉法之經營摩洛哥。一九〇三年，意王如法。明年，法總統報聘。意法交益親，德奧之勢益孤矣。

(六)結論

戰事之結果，孰勝孰負，雖不可逆料，然就大局論之，有數事可預言也。

(一)歐洲均勢之局必大變。奧國國內人種至雜，戰後或有分裂之虞。德孤立無助，今特鋌而走險，即勝，亦未必能持久；若敗，則均勢之局全翻，意將為英法之黨。而他日俄得志東歐，必復招西歐列強之忌。異日均勢新局，其在東西歐之對峙乎？

(二)戰後，歐人將憬然於攻守同盟之害。即如今之『三協約』『三同盟』，皆相疾視甚深，名為要約以保和平，實則暗釀今日之戰禍耳。他日之盟約必趨向二途：(一)相約以重大交涉付之公裁（Arbitration 或曰仲裁）。(二)相約同減兵費。

(三)戰後，和平之說必佔優勝。今之主和平者，如社會黨，如弭兵派（Pacifists）皆居少數，不能有爲。主增兵備者，皆以「武裝和平」爲詞，謂增兵所以弭兵也。今何如矣？武裝和平之效果如是如是，主減兵費者有詞矣。

(四)戰後，歐陸民黨必佔優勝。德奧之社會黨工黨必將勃起，或竟能取貴族政體而代之。俄之革命黨或亦將勃興。拿破崙大敗之後，見諸國爭恢復專制政體，力壓民權，歎曰：「百年之後，歐洲或全爲哥薩克，或全爲共和民主耳。」今百年之運將屆，高雪加怪傑之言或將驗乎？今歐之民氣受摧殘甚至，以一二私人之外交政策，以條約中一二言之關係，遂累及全歐數百萬之生靈，驅而納諸死地，可歎也！

(五)此役或竟波及亞洲，當其衝者，波斯與吾中國耳。吾國即宣告中立，而無兵力，何足以守之！不觀乎比國乎？

三七　客來爾之愛國說（八月九日）

頃見客來爾（Carlyle）之愛國說，乃與吾平日所持相契合，錄之：

We hope there is a patriotism founded on something better than prejudice; that our country may be dear to us, without injury to our philosophy; that in loving and justly prizing all other lands, we may prize justly, and yet love before all others, our own stern Mother-land, and the venerable structure of social and moral life, which Mind has through long ages been building up for us there.

Carlyle—"Essay on Burns"

三八　讀海妲傳（八月九日）

昨日讀伊卜生名劇海妲傳（Hedda Gabler），極喜之。此書非問題劇也，但寫生耳。海妲爲世界文學中第一女蜮，其可畏之手段，較之蕭氏之麥克伯妃(Lady Macbeth)但有過之無不及也。

三九　叔永浯鏗谷游記（八月十日）

窪特陘谷遊記

任叔永

去綺色佳城六十里許，有窪特陘谷者，東美山水之最奇者也。每歲之夏，康乃耳大學地質學教者輒率其夏課學生往遊，爲探討地質之行，而攬勝者亦與焉。余夏休無事，得隨諸學者後，爲選勝遊。七月廿五日晨，以火車往，行三時許，始達。至則倚樹食裹糧，若爲午餐。餐既，入谷。

谷口有山當之，鑿石爲門，穿洞得橋。橋跨兩山間，長纔及丈。山溪深狹，蜿蜒若虬蛇，而高下起伏無尋尺平，水行其中，往往急落爲瀑。瀑下穿石爲潭，深黝不可測。兩旁石交錯，層紋齒齒然，若大貝出水而曝其甲。瀑甚多，而狀殊不一，短者若斷練，錯雜置石罅，長者若懸巨帛于巖畔。時或巨石突斜，泉水平瀉而下，續續如貫珠璣。蹊徑出其中，遠望行人，又若美人往來危樓複道中，珠簾半垂而未捲也。沿山腰爲徑，鐵

柱閣之石絕，則繼以木梯；梯不可及，則支石爲橋，度他山爲徑。徑愈險，改道愈頻，則爲橋愈多。故有時一目而見兩橋，橫跨峯巔，仰望前遊，飄飄然若飛仙臨於太虛。谷之深約共五里，而數武外輒不測前方所有。有洞三，橋十許，梯數百步。

余等往返乃費三小時。同來者分四隊，各有教者率之，余皆不隨，顧謂同行，吾欲觀天然美耳，安問所謂地質與時代哉！既返，欲記其勝，又恍惚不可得，唯出遊時所攝影，陳而觀之，尚往往若有遇也。

四〇　誰氏之書（八月十日）

今日有人投書本市日報，論愛國與是非，其人不署名，乃引孔子之言以申吾說（參看卷四第一五則，卷五第九則，第二八則）所引乃『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篇）一語也。

四一　答某夫人問傳道（八月十日）

有某夫人問余對於耶教徒在中國傳道一舉，意見何若。答曰：『吾前此頗反對此舉，以

爲「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英文所謂 Proselyting 者是也。年來頗覺傳道之士，正亦未可厚非。彼等自信其所信，又以爲其所信足以濟人淑世也，故必欲與世人共之，欲令人人皆信其所信，其用心良可敬也。新約之馬太書有云：「未有燃燭而以斛覆之者也，皆欲插之檠上，令室中之人畢受其光耳。且令汝之光照耀人前，俾人人皆知汝之事業而尊榮汝在天之父（上帝也）」（馬太五篇十五十六節）此傳道之旨也。顧傳道之士，未必人人皆知此義耳。『某夫人極以爲然。

藏暉室劄記卷六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五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悉爾演說歐戰原因（八月十一日）

昨夜聽本校古代史學教長悉爾先生講演歐洲戰禍之原因。悉爾先生頗爲德皇開脫戎首之罪。以奧之政策初不受柏林政府指使，但慫其所欲爲及禍端既開，德人騎虎難下，不得不爲奧後援。德人所可恃之與國僅有奧耳，若棄奧，則眞孤立矣。

二　蔣生論歐戰影響（八月十一日）

本校經濟學教長蔣生先生（A. S. Johnson）前日在紐約時報作論，言歐洲戰禍之影響，以爲美國航海商業必將大受其利。惟無論如何，全世界所受損失甚大，不易補救。美人雖暫得漁人之利，所得不償全世界之失也。

三　讀君武先生詩稿（八月十一日）

在杏佛處得見君武先生所刊詩稿，讀之如見故人。最愛其偕謝無量遊揚州一詩云：

風雲欲捲人才盡，時勢不許江山閒。濤聲寂寞明月沒，我自揚州弔古還。

其七古以惜離別及賀高劍公新婚爲最。七律斷句如『只須拜熱爲先祖，直到成冰是善終』（寄生蟲）；『欲以一身撼天下，須於平地起波瀾』（京都），稍可誦。七絕頗多佳者。五古以慈母馬浮爲最。五律以自上海至瑪賽途中得詩十首及別桂林四首爲最。最愛其澎湖

羣山現天際，人說是澎湖。感愴乘桴意，模糊屬國圖。綠波迎去艦，紅日照前途。數點漁舟影，微茫忽有無。

又西貢：

十里河邊路，亭亭鳳尾蕉。綠陰覆城郭，紅日熟田苗。王氣消南越，人心去阮朝。樓船相接處，三色大旗飄。

其新嘉坡詩有『側身頻北望，轉舵便西游，』——『頻』字，『便』字，皆予所最愛。其別中

國公學學生云，『羣賢各自勉，容易水成冰，合力救亡國，發心造遠因』二十字，得中國公學之精神。其譯詩三十八首，乃殊少佳作，惟貴推之米麗容歌可誦耳。

四　刺殺奧皇嗣之刺客（八月十一日）

巴士尼亞與黑此哥維納兩省約有居民百八十萬。中惟七十五萬爲塞維亞人，奉希臘正教。餘四十五萬爲克洛愛與人（Croatians），奉羅馬舊教。餘六十萬奉回教。刺殺奧皇嗣之刺客名 Gabre Princip，爲巴省之塞族，年僅十八歲。（據 Stephen Brozovic, on "More Clouds in the Balkans", Everybody's Magazine, August, 1914）

五　記奧匈人種（八月十二日）

奧				
	Germans	—	9,171,614	35%
	Slavs	—	15,690,000	60%
	Latins	—	958,000	4%
		Total	26,107,304	(1900)

匈
- Germans — 2,135,000
- Magyears— 8,742,000
- Slavs — 8,030,000

Total 19,254,559 (1900)

六　本校夏課學生人數（八月十三日）

總數　一，四三六　其中有

本校學生	五一一
大學畢業生	二六三
作教員者	六〇二

此邦大學之夏課，眞是一種最有益之事業。此表示此間夏課學生人數，其學校教員來學者之多，可思也。

七　送許肇南歸國（八月十四日）

許肇南（先甲）遠道來訪，連日傾談極歡。肇南將歸國，作詩送之：

秋風八月送殘暑，天末忽逢故人許。烹茶斗室集吾侶，高談奕奕忘夜午。評論人物屈指數，爽利似聽蕉上雨，明辨如聞老吏語。君家汝南今再覩。慷慨爲我道出處，『不爲良相爲良賈。願得黃金堆作隖，遍交天下之才諝』。（肇南昨書黃伯芹冊子上云『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天下美人名士』。）自言『國危在貧窶，衣食不足士氣沮。室惟四壁塵生釜，餓莩未可任艱鉅。能令通國無空庾，自有深夜不閉戶。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君每言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責人無已亦無取，宜崇令德愼所樹。願集志力相夾輔，誓爲宗國去陳腐（今夜同人有『社會改良會』之議，君倡之，和之者任叔永梅覲莊陳晉侯楊杏佛胡明復胡適之也。）譬如築室先下礎，綱領既具百目舉』。我聞君言如飮醽，投袂欲起爲君舞。君歸且先建旗鼓，他日歸來隸君部。

八　祖先節（八月十五日）

羅馬人有『祖先節』(Parentalia，二月十三日至廿一日)與吾國之清明節相似。

九 青島歸誰(八月十六日)

日本似欲戰。昨日相大隈有宣言矣。日如合英攻德，德人必失青島。青島又歸誰氏耶?以吾所料，日人或以歸中國而索償金焉。此說人皆以爲夢想。

一〇 赴葍勿演說(八月十六日)

去此十五英里有村曰葍勿(Covert)。村中教堂牧師吉不生君(Gibson)延余往彼教堂中演說，所演爲『中國之婦人』。吉君又延余爲彼經課班演說。余令班中人質問所欲知而一一答之。吉君以汽車迎余早行湖上，湖面風靜，水光如鏡，朝日在天，空氣清潔無倫，風景極佳。

一一 一個模範家庭(八月十六日)

友人羅賓生(Fred Robinson)之妻兄金君(F. King)邀余餐其家。金君有子女各三人，兩女老而不字，其已婚之子女皆居附近村中，時時歸省父母。今日星期，兩老女皆

在，其一子率其妻及兩孫女歸省，維君及其妻亦在，天倫之樂盎然，令人生妒。余謂吾國子婦與父母同居以養父母，與西方子婦婚後遠出另起家庭，不復問父母，兩者皆極端也，過猶不及也。吾國之弊在於姑婦妯娌之不能相安，又在於養成倚賴性（參看卷四第三五則）；西方之弊（美國尤甚）在於疏棄父母：皆非也。執中之法，在於子婦婚後，即與父母析居而不遠去，時相往來，如金君之家，是其例也。如是則家庭之齟齬不易生，而子婦與父母皆保存其自立之性，且親子之間亦不致疏棄矣。

古人夫婦相敬如賓，傳爲美談。夫婦之間，尙以相敬爲難爲美；一家之中，父母之於子，舅姑之於婦，及姑嫂妯娌之間，皆宜以『相敬如賓』爲尙明矣。家人婦子同居一家，『敬』字最難；不敬，則口角是非生焉矣。析居析產，所以重個人之人格也，俾不得以太親近而生狎慢之心焉，而不遠去，又不欲其過疏也，俾時得定省父母，以慰其遲暮之懷，有疾病死亡，又可相助也。

二二　還我青島，日非無利（八月十七日）

昨記吾所料日人將以青島歸中國。今晨讀報，知日政府昨夜以『哀的米敦書』致德政府，要求二事。其第二事即令德政府以膠州租借地全境交與日政府，以爲他日交還中國之計。吾所料中矣。但不知日政府之能踐言否，又不知其所欲交換之條件如何耳。

吾之爲『日本還我青島』之想也，初非無據而言。他日世界之競爭當在黃白兩種。今惟日本能自立耳。然日人孤立，安能持久？中國者日之屏蔽也，藩籬之撤，日之所患。今日之政治家如大隈已有親華之趨向（參看大隈第二次東方平和論，見東方雜誌）。然日人侵略之野心早爲世界所側視，中美之人尤疑之。日人果欲消除中國疑忌之心及世界嫉妬之心，決非空言所能爲力。何則？歷史之往事（如中日之役）早深入人心矣。青島之地本非日有，日人得之，適足以招英人之忌。而又不甘以之讓英法。何則？英法之厚，日之薄也。若爲吾華取還青島，則有數利焉：（一）可以交驩中國；（二）可以自告於世界，示其無略地之野心；（三）可以釋英人之忌。吾所見如此，此吾政治上之樂觀也，吾何恤人之笑吾痴妄也？

一三　日英盟約（八月十七日）

"Agreement of alliance 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Japan.

"Signed at London, July 13, 1911.

"Preamble:

"The government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ving in view the important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situation since the conclusion of the Anglo-Japanese agreement of the 12th of August, 1905, and believing that a revision of that agreement responding to such changes would contribute to general stability and repose,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stipulations to replace the agreement above mentioned, such stipulations having the same object as the said agreement, namely:

"(a) The consolid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eneral peace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b)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ommon interests of all powers in China by insuring the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the principle of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mmerce and

industry of all nations in China.

"(c) The maintenance of the territorial right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in the regions of Eastern Asia and India, and the defense of their special interests in the said regions.

Article I.

"It is agreed that whenever, in the opinion of either Great Britain or Japan, any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referred to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e in jeopardy, the two governments will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ankly and will consider in common, the measur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to safeguard those menaced rights or interests.

Article II.

"If by reason of unprovoked attack or aggressive action, whenever arising, on the part of any Power or Powers,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r in defense of its territorial

rights or special interests mention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the o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will at once come to assistance of its ally and will conduct the war in common and make peace in mutual agreement with it.

Article III.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agree that neither of them will, without consulting the other, enter into separate arrangements with another Power to the prejudice of the objects described in the preamble of this agreement.

Article IV.

"Should either high contracting party conclude a treaty of general arbitration with a third power, it is agreed that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entail upon such contracting party an obligation to go to war with the power with whom such treaty of arbitration is in force.

Article V.

"The condition under which armed assistance shall be afforded by either power to the other in the circumstances mentioned in the present agreement and the means by which such assistance is to be made available will be arranged by the naval and military authorities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who will from time to time consult one another fully and freely upon all questions of mutual interest.

Article VI.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come into effect immediately after the date of its signature, and remain in force for ten years from that date.

"In case n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ould have notified twelve month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said ten years the intention of terminating it, it shall remain binding until the expiration of one year from the day on which either of the high

contracting parties shall have denounced it. But, if when the date fixed for its expiration arrives, either ally is actually engaged in war, the alliance shall ipso facto continue until peace is concluded.

Signed,

"E. GREY,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

"TAKAAKI KATO,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The foregoing is the latest, revised text and the one at present in operation.

上載爲日英盟約（一九一一年修正）之全稿。其第二條卽所謂攻守同盟之約也。其第四條甚可玩味，所謂『仲裁』之約之功用，卽此可見一斑。

一四　聖安廟記（八月二十日）

白特生夫人爲余道旅行所見，其所述聖安廟尤有趣，故記之。

聖安（St. Anne）者，傳說爲約瑟之妻母，而耶穌之外大母也。廟在加拿大，去匱北（Quebec）約七海里。相傳有法國不列田省舟子航海入聖洛倫司河，遭大風，—不列田人爲羅馬舊教，父老相傳，以爲聖安遺骸實葬其地，故崇事聖安甚虔。—舟人在患難中則相率禱聖安，許風靜卽於舟登陸處爲立廟。已而風果靜，遂伐木祠焉。是爲廟之始。

相傳十七世紀有田夫某患病，時聖安新廟方在建造，某扶病往運石，病霍然愈。自是以後，廟之神效大著。四方之人爭知聖安能愈疾也，乃不遠千萬里而來，廟中香火之盛，爲美洲第一。

聖安治病之神效昭然最著者，莫如廟中之『拐杖堆』。拐杖堆者，病人之殘廢者扶杖而來，一禱而愈，則舍杖而去。廟中積之盈萬。白特生夫人示我以此堆之圖，芒然如蝟背。又有巨篋一，藏各項目鏡，則患目疾者所遺也。廟中有一室，壁中遍懸還願之供獻，金環，銀鐙，雲石之像，珠翠之花，布壁上皆滿。

廟中相傳有聖安指骨一節，自法國齎來者，以寶匣貯之。信徒瞻仰膜拜，以口親匣上玻

璃不已。白特生夫人親見之言有役人立匣旁，每一人吻匣後，役人輒以巾拭之，然其穢汚猶可想也。

廟旁有泉水名聖安泉，二三十年前忽有人謂此水可已病，遂大著。今來廟中者，輒買泉水一瓶歸，或以自瘳，或以貽戚友之病。白特生夫人亦攜一瓶歸，以贈其庖人，庖人蓋信羅馬舊教者也。

自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三年十月，一年之中，來遊此地者，凡二十四萬〇七百卅四人。其中專誠來禱者，凡十萬〇三千七百餘人。

一五　裴厄司十世死矣（八月二十日）

教皇裴厄司十世（Pius X）今晨死矣

一六　讀老子(二)（八月廿一日）

——記韓非解老喻老之章次——

老子一書，注之最早者，莫如韓非矣。其所引老子原文之先後，頗不與今本道德經同。不

知非著書時，初不循原書次第乎？抑其所據本果爲古本，而吾人今日所見乃爲後人所顚倒更置者乎？蓋未嘗無探討之價值也。故錄非所引老子次第於是，而以阿剌伯數字示今本章句之次第。其字句亦頗有與今傳各本稍有異同，皆可供參考。

(甲)解老篇

(38)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上德無爲，而無不爲。　上仁爲之，而無以爲。　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　攘臂而仍之。　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禮，薄也。　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乎？　前識者，道之華也，而愚之首也。　大丈夫。　處其厚不處其薄。　處其實不處其華。　去彼取此。

(58)禍兮福之所倚，以成其功也。　福兮禍之所伏。　孰知其極。　人之迷也，其日故以久矣。　方而不割，廉而不穢，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59)治人事天莫如嗇。　夫謂嗇，是以蚤服。　蚤服，是謂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

克。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　莫知其極，則可以有國。　有國之母，可謂長久

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

(60)治大國者若烹小鮮。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傷也。

聖人亦不傷民。　兩不相傷。　兩不相傷，則德交歸焉。

(46)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禍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

於不知足。　咎莫憯於欲利。

(?)道理之者也。　得之以死，得之以生，得之以敗，得之以成。

(14)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1)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50)出生入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

十有三。（傅弈校本下『之』字作『亦』。）〔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

入軍不備甲兵。　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錯其爪，兵無所害其刃。　無死地焉。

(67)慈故能勇。　儉故能廣。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長。　慈於戰則勝，以守則固。　天生。　以慈衞之。　吾有三寶，持而寶之。

(53)大道。　貌施。　徑大。　朝甚除。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貨資有餘者，是之謂盜竽矣。

(54)不拔。　不脫。　祭祀不絕。　修之身其德乃眞。　修之家其德有餘。　修之鄉其德乃長。　修之邦其德乃豐。　修之天下其德乃普。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也以此。

(乙)喻老篇

喻老者，設譬以明之。上篇惟詹何一則爲喻之體。

(46)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　禍莫大於不知足。　咎莫憯於欲得。　知足之爲足矣。

(54)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輟。

(26)重爲輕根，靜爲躁君。 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 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36)魚不可脫於深淵。 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 弱勝强。

(63)天下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之大事必作於細。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

(?)聖人蚤從事焉。

(64)其安易持也，其未兆易謀也。

(52)見小曰明。 守柔曰强。

(71)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

(64)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學不學復歸衆人之所過。 恃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47)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以知天道。 其出彌遠者，其智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 不見而明。 不爲而成。

(41)大器晚成，大音希聲。

(33)自見之謂明，自勝之謂强。

(27)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一七　神滅論與神不滅論（八月廿四日）

范縝神滅論：（縝，范雲從兄，齊武帝時，爲尙書殿中郎，竟陵王子良開西邸，二范皆預焉）

形卽是神，神卽是形。

人體是一，故神不得二。（以上見沈約難神滅論。）

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見資治通鑑第一百卅六卷。）

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用謂之神。

歘而生者，歘而滅者。漸而生者，漸而滅者。

生者之形骸，變而爲死者之骨骼。（以上見沈論。）

此論今存者僅如是耳。（不知齊梁書有本傳載此論不？）通鑑曰，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論，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耶！』史言『此論出朝野諠譁，』其辯之者當甚衆，惜不能畢讀之矣。沈休文集有形神論，神不滅論。難范縝神滅論；梁武帝至有勅答臣下神滅論一敕，則此文之聳動一時可想。今錄此諸文如下：

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

……觀三聖設教，皆云不滅。其文浩博，難可具載。止舉二事，試以爲言。祭義云『惟孝子爲能饗親。』禮運云『三日齊，必見所祭。』若謂饗非所饗，祭非所祭，違經背親，言語可息。神滅之論，朕所未聞。

適按今禮運無「三日齊」之文，惟祭義云「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沈約形神論：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關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己，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之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之與聖，其路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

適按此論以思念與形體之別爲主。凡起一念時，此念可超出形體之外，直可無此七尺之軀矣。此念卽神也。

沈約神不滅論：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萬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犬馬。……人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辨菽麥，

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已上，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概其萬一。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萬物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本原，盡其宗極，互相推仰，應有所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昆蟲夭促，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自斯而進，修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焉得無之？……生既可夭，則壽可無夭。既無夭，則生不可極。神妙形麤，較然有辨，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神寗獨異？養形至可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不生不滅，始末相較，豈無其人？

適按此論蓋用論理學家所謂『類推法』（Inference by Analogy）也。含生之類，等級千萬，自昆蟲至人，自蟪蛄至彭祖，自下愚至大聖，既有其短，豈得無長？既有其長，豈得無無極乎？此已爲類推之法，蓋以下推上，以短推長也。又以形推神：形既可養，神寗獨異？形可不滅，神亦可不滅矣。此又一類推法也。類推之法甚不可恃。其所比較之二物，如形之與神，或不同性，

易陷入謬誤之境也。

沈約難范縝神滅論

……刀則唯刃獨利，非刃則不名利。故刀是舉體之稱，利是一處之目。刀之與利，既不同矣，神之與形，豈可妄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爲劍，劍利卽是刀利。而刀形非劍形，於利之用弗改，而質之形已移。與夫前生爲甲，後生爲丙，夫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與夫劍之爲刀，刀之爲劍，又何異哉？

適按此先假定輪迴之說以爲前提也。而輪迴之說之確否，尙是疑問。

又一刀之質，分爲二刀，形已分矣，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剖之爲兩，則飲齕之生卽謝，任重之爲不分，又何可以刀之與利譬形之與神耶？

適按此論是也。刀是無機之物，人身是有機之體，本不可並論，亦是『類推法』之謬。吾十一二歲時讀通鑑，見范縝此譬，以爲精闢無倫，遂持無鬼之論，以此爲中堅。十七歲爲競業旬報

作無鬼語，亦首揭此則。年來稍讀書治科學，始知其論理亦有疵，而不知沈氏在當時已見及此也。

……若謂刀背亦有利，刀邊亦有利，但未鍜而銛之耳。利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爲用，正存一邊毫毛處耳。神之與形，舉體若合，又安得同乎？……若以此譬爲盡耶，則不盡若謂本不盡耶，則不可以爲譬也。

遠按以上論刀利之譬。

若形卽是神，神卽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神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亡，無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非神，又不可得強令如一也。……來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爲死者之骨骼。』生之形骸既化爲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形而化乎？若隨形而化，則應與形同體。若形骸卽是骨骼，則死之神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爲死神。生神化爲死神，卽是三世，安謂其滅哉？

（附記）范縝神滅論見梁書卷四十八范縝本傳。——廿三年五月記。

一八　叔永送肇南斷句（八月廿四日）

叔永杏佛俱有送肇南詩。叔永有『亂世尊先覺，乘時有壯懷』之句。

一九　日德宣戰（八月廿四日）

昨日日本與德國宣戰矣。

二〇　歐戰之罪魁禍首（八月廿四日）

昨日紐約時報刊行英國外部關於歐洲大戰之來往函電一百五十九件，讀之一字不肯放過，其興味之濃，遠勝市上新小說也。此種文件皆碻實可靠。據吾所觀，則奧為禍首，德陰助之以怒俄。奧無德援，決不敢侮俄也，則德罪尤大耳。英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ey）始終堅持和平之議，而德袖手不為之援。及八月之初，奧已有俯就羈勒之意，而德人已與俄法宣戰矣。

二一　征人臨別圖（八月廿五日）



征人臨別圖

英國水兵出征，自火車窗上與其女親吻爲別之圖，見二十三日紐約時報。此圖大可抵得一篇『征人別賦』。

二二　都德短篇小說（八月廿五日）

昨夜譯法國都德（Daudet）著短篇小說柏林之圍（Le Siège de Berlin）寄與甲寅。此君之最後一課（La Derniére Classe）余已譯之，改名割地，載大共和。此兩篇皆記普法戰事（一八七〇——一八七一）。

二三　裴頠崇有論（八月廿六日）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王衍等皆愛重之。故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廢職弛業。頠作此論，以釋其蔽（通鑑八十二卷十六頁）。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

實之賢。……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衆，非無爲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是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二四　范縝因果論（八月廿六日）

竟陵王謂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人生如樹花同發，大有平等之意。墜茵落糞，付之偶然，未嘗無憤忿不平之心。左太冲詩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不平之意更顯著。惜持此說者太少，又無盧梭之健筆以傳之，不爾者，法蘭西之大革命早見於晉宋之間矣。

此亦是因果也。風即是因，拂簾即是墜茵之因，關籬即是落溷之因。『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因果分明矣。

二五　哲學系統（八月廿六日）

（一）萬有論（Metaphysics）。論萬有之眞際，凡天然界之現象，物境心境之關係，皆隸此門。

（甲）萬有眞際論（Ontology）：

何者謂之物理之現象？

何者謂之心境之現象？

心境物境之關係爲何？

（1）雙方說（Dualism）。

(2)主一說(Monism)。

(子)唯物派(Materialism)。

(丑)唯心派(Idealism or Spiritualism)。

(乙)宇宙原始論(Cosmology and Theology)。

萬物何從生耶?

開物成務,誰則主之?

(1)分子說(Atomism)。

(2)神道說(Monism)。

(子)神力主宰說(Theism)。

(丑)神道周行說(Pantheism)。

(三)知識論(Epistemology)、

(甲)何謂知識?

(子)物觀（Realism）。

(丑)心觀（Idealism）。

(乙)知識何由生耶?

(子)實驗派（Empiricism）。

(丑)理想派（Rationalism）。

(三)行爲論（倫理學）（Ethics）。

(甲)是非之別以何爲據?

(子)效果說（功用說）（Teleological）。

（1）樂利派（Hedonism or Utilitarianism）。

（2）全德派（Perfectionism or Energism）。

(丑)良知論（Intuitional）。

譯名之不易，匪言可喻。右所採名詞，皆暫定耳，他日又不知須經幾許更易也。

民國三年八月

二六 近仁來詩（八月廿九日）

近仁有苦熱懷適之美國詩：

幽居悵寡歡，俯仰生感慨。矧當暑氣蒸，逼人多煩痗。驕陽苦煎熬，斗室況湫隘。頭腦冬烘譏，身世夏畦憊。東來雲似墨，蜿蜒天外掛。佇盼甘澍傾，庶變清涼界。火龍俄吸去，暹虐方未快。烈燄勢倍張，燎毛而炙背。既無冰山倚，詎復洪爐耐？不知重洋外，故人作何態？頗聞談瀛者，炎涼正相背。入夏始萌甲，衆峯同罨靉。安得附飛艇，載我美洲內？把臂快良覿，披襟灑積塊。悅目更怡情，靈府一以溉。海陸既重深，寒暑亦更代。興來發奇想，茲事寧有屆？揮汗起長謠，涼意生肝肺。

二七 棄父行（八月廿九日）

余幼時初學爲詩，頗學香山。十六歲聞自里中來者道族人某家事，深有所感，爲作棄父行。棄置日久，不復記憶。昨得近仁書，言此人之父已死，因追憶舊作，勉强完成，錄之於此：

棄父行（丁未作）

『富易交，貴易妻，』不聞富貴父子離。商人三十初生子，提攜鞠養恩無比。兒生七歲始受書，十載功成作秀士。明年爲兒娶佳婦，五年添孫不知數。阿翁對此增煩憂，白頭萬里經商去。秀才設帳還授徒，脩脯不足贍妻孥。秀才新婦出名門，阿母憐如掌上珍。掌上珍今失所，壻不自立母酸楚。檢點奩中五百金，珍重攜將與息女。夫壻得此愁顏開，睥睨親屬如塵埃。持金重息貸鄰里，三年子財如母財。爾時阿翁時不利，經營慘淡終顛躓。關河眞介鬢毛摧，歲月頻催齒牙墜。窮愁潦倒重歸來，歸來子婦相嫌猜。私謂『阿翁老不死，窮年坐食胡爲哉！』阿翁衰老思粱肉，買肉歸來子婦哭：『自古男兒貴自立，阿翁恃子寧非辱？』翁聞斯言勃然怒，畢世劬勞徒自誤。從今識得養兒樂，出門老死他鄉去。（此下原有『吁嗟乎！慈烏尚有反哺恩，不如禽獸胡爲人！』三句今删。）

二八　亞北特之自敍（八月卅一日）

偶讀亞北特（Lyman Abbott，外觀報之總主筆，爲此邦有名講道大師）之自敍

（Reminscence）中有其父（父名雅各亞北特〔Jacob Abbott〕，亦文人，著書甚多）訓子之名言數則，今記其二：

（一）父嘗言凡宗教門戶之爭，其什九皆字句之爭耳。吾意以爲其所餘什一，亦字句之爭也。

此言是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兼愛與仁心仁政有何分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此皆兼愛之說也，孟子皆推崇之，而獨攻墨子之兼愛，何也？

（二）父曰：『來曼（亞君名），吾意決矣，欲多財。』子曰：『多財易言而難致也。』父曰：『否否，此大易事。』子曰：『如之何則可？』父曰，『常令出少於入而已矣。如我歸自歐洲，在伯脫里登岸時，囊中僅有十分錢，吾寧步行而歸，不欲以六分錢僱汽車歸也。』子曰，『請以「俟得財之後乃可用之，毋用之於得之之先也」之一言以益之何如？』

二九　俄之仁政（九月二日）

相識中有俄國人 T. Volkoff，暑假歸國未返，今戰事起，疑其已入伍執戈矣。昨見其母，詢之，答云：『只是不知消息。然吾決其必未投軍也。』余問，『何以知之？』答云，『俄法，凡寡婦獨子，可免軍役。吾乃寡婦，僅有此一子，故知其不從軍也。』不圖此仁政乃見之俄國。

三〇　波士頓遊記（九月十三日）

九月二日出遊。余本擬不赴今年學生年會，惟曾與美人金君（Robert W. King）約偕遊波士頓，若逕往波士頓而不赴年會，於理殊未當，故決留年會二日，會終始往波城。

下午五時三十分離綺色佳。時大雨新霽，車行湖之東岸，日落湖之西山，黑雲蔽之，久之見日。雲受日光，皆作赤色。日下而雲益紅，已而朱霞滿天半，湖水返映之，亦皆成赤色。風景之佳，眞令人歎絕。在瓦盆換車，至西雷寇換坐夜車，至翌晨七時至春田，換車至北漢登，又換車至安謀司，即年會所在地也。

*　*　*

三日爲年會之第六日。赴議事會，余被選爲明年學生英文月報主筆之一。先是余決計明年不再與外事，故同學欲余出爲明年學生會東部會長，余堅拒之。此次不早赴會，其中一原因，即欲避此等外務耳。不意前日月報總主筆鄺君忽以電詢，欲余爲主筆之一，任國內新聞事。余深思之，念月報關係重大，而余亦可借此實習英文，故以電允之。再爲馮婦，思之可笑。

到會者凡百十八人，而女子得二十四人，爲歷年所未有。舊相識中如鄭萊、胡宣明、張彭春、魏文彬、宋子文皆在，餘亦多舊交。

康南耳諸同學此次赴會處處都出人頭地，運動會則康校同人得百分之六十九分，他校皆瞠乎其後；中文演說則杏佛第一，題爲科學與中國；游戲則康校同人所演諧劇掛號信（趙元任編）得最上賞。

十年前有中國學生若干人會於安謀司城斐林先生（Henry D. Fearing）之家，始發起中國留美學生會。第一二次年會皆在斐林先生之家。今年爲十年紀念，故重至此地。先生老矣（八十三歲），而愛中國人之心尤盛。每年學生年會雖遠，先生必往赴之，十年如

一日。昨日為十年慶典，學生會以銀杯一贈先生為紀念。

下午與胡宣明君閑步，談極暢。與鄭萊君談極暢。二君皆留美學界之傑也。吾常謂：『凡人不通其祖國語言文字者，必不知愛其國，必不能免鄙俗之氣。』此二種成見，自吾友二君以來，皆除消盡矣。二君皆不深通漢文，而英文皆極深。其人皆恂恂有儒者氣象，又皆摯愛祖國。二君皆有遠識，非如留學界淺人，但顧目前，不慮久遠也。宣明習醫，明年畢業，志在公共衛生行政。鄭君習政治，已畢業哈佛大學，今專治財政。

廣東前教育司鍾君榮光亦在此。鍾君自第二次革命後出亡，今留此邦，擬明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習教育。鍾君志士也，與余談，甚相得。其言曰：『吾曹一輩人（指今日與君年事相若者）今力求破壞，豈得已哉？吾國今日之現象，譬之大廈將傾。今之政府，但知以彩紙補東補西，愈補而愈危，他日傾覆，全家都有壓死之虞。吾輩欲乘此未覆之時，將此屋全行拆毀，以為重造新屋之計，豈得已哉？惟吾一輩人，但能拆毀此屋，而重造之責則在君等一輩少年人。君等不宜以國事分心，且努力向學，為他日造新屋之計。若君等亦隨吾一輩人之潮流而飄

流，則再造之責，將誰賴哉？』其言甚摯切。鍾君甚許我所著非留學篇，謂『教育不可無方針。君之方針，在造人格。吾之方針，在造文明。然吾所謂文明，固非捨人格而別覓文明，文明即在人格之中。吾二人固無異點也。』

夜為年會年筵，極歡。

*　*　*

四日晨赴習文藝科學生同業會（Voc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Arts and Sciences Students）。鄭君萊主席。先議明年本部同業會辦法。衆推舉余為明年東部總會長，力辭不獲允之。又添一重担子矣。胡君宣明讀一文，論『國家衞生行政之必要及其辦法之大概』，極動人。其辦法尤井井有條。

麻省工業大學周厚坤君新發明一中文打字機，鄭君請其來會講演。其法以最常用之字（約五千）鑄於圓筒上，依部首及畫數排好。機上有銅版，可上下左右推行，覓得所需之字，則銅版可推至字上。版上安紙，紙上有墨帶。另有小椎，一擊則字印紙上矣。其法甚新，惟覓

字頗費時。然西文字長短不一，長者須按十餘次始得一字，今惟覓字費時，既得字，則一按已足矣。吾國學生有狂妄者，乃至倡廢漢文而用英文或用簡字之議。其說曰，『漢文不適打字機，故不便也。』夫打字機爲文字而造，非文字爲打字機而造者也。以不能作打字機之故，而遂欲廢文字，其愚眞出鑿趾適屨者之上千萬倍矣，又況吾國文字未必不適於打字機乎？

宣明告我：有祁暄者，居紐約，官費爲政府所撤，貧困中苦思爲漢文造一打字機。其用意在於分析漢字爲不可更析之字母（如『一』『口』『子』之類）約百餘字爲字紐，仿西文打字機之法，以此種字紐鑄模而拼合打印；『女』『子』爲『好』，『糸』『糸』『言』『金』爲『鑾』之類。此意固佳，惟大不易。其難處在於吾國之字形每字各佔一方。『一』字所佔地與『鑾』等。一字各分子又無定位，『鑾』字中之『言』字，與『信』『言』『讀』『誓』『獄』『嶽』之『言』字，所佔地位無一同者，則機上至少須有七種『言』字之模矣。不知祁君何以救此缺陷也？

夜在會之女子開一歡迎會，極歡。女子中有數人尤倜儻不凡，如廖李（美步），江諸女

士，皆其尤者也。

夜已臥矣，鄭君來訪，乃起坐與談，至夜半一時許始別。所談爲家庭，婚姻，女子之位置，感情與智識多妻諸事。鄭君自述其逸事，甚動人。

*　*　*

五日，年會終矣。去安謀司赴波士頓。道中遊唐山（Mt. Tom）。登唐山之樓，可望見數十里外村市。樓上有大望遠鏡十餘具，分設四圍窗上，自鏡中望之，可見諸村中屋舍人物，一一如在目前。此地去安謀司不下二十里，而鏡中可見安謀司學校之體育院，及作年會會場之禮拜堂。又樓之東可望東漢登城中工廠上大鐘，其長針正指十一點五十五分。樓上又有各種游戲之具，有凸凹鏡無數，對凸鏡則形短如侏儒，對凹鏡則身長逾丈。樓上有題名册，姓氏籍貫之外，游人可隨意題字。余因書其上曰：

危樓可望山遠近，幻鏡能令公短長。我登斯樓欲歎絕，唐山唐山眞無雙。

車中念昨日受二人過分褒許，一爲鄭君萊，稱余爲留美學界中之最有學者氣象者，一

爲鄧君稱余爲知國內情形最悉者。此二贊語皆非也。過當之譽，其害過於失實之毀，余宜自勵以求能消受此譽也，否則眞盜虛聲矣。

至春田（Springfield），入一中國飯館午餐，久不嘗祖國風味矣。

至波士頓，天已晚。以車至康橋（Cambridge），賃屋已，回波士頓，至上海樓晚餐，遇中國學生無數。

* * *

六日，星期，晨至耶教醫術派教堂（The First Church of Christ Scientist）瞻禮。耶教醫術派者，晚近新興教派之一，創之者爲哀的夫人（Mrs. Mary Baker Eddy）。其術以爲世界萬境都由心造，病痛苦孽亦原於心，但能誠心信仰，百病自除，故病者不服藥餌，但令洗心信仰。其術亦間有驗者，信者頗衆，今其徒遍國中。哀的夫人坐致巨貲，死後遺貲造此教堂，宏麗莊嚴，其大可容五千餘人。是日來禮拜者不下四千五百人也。此教堂與衆特異者有三事焉：

（一）星期日禮拜無有講演（Preaching）。其所有講演，惟擇新約或舊約數篇，與哀的夫人所著書科學與健康數節，參錯宣讀而已。其所宣讀，每日皆有一定章節，由波士頓總會選定，刊布各地分會，故今日此間所讀，與綺色佳『耶醫』教堂所讀，絲毫不異也。此種辦法，以選讀代講演，有大病焉：曰，不能感人，不能深入人心也。以留聲機器爲之，何以異是？奚必僕僕來教堂中聽人宣讀也？

（二）講壇上有男女牧師各一人互相助，其男牧師讀經文畢，則其女牧師接讀哀的夫人書。男女平權之說，今乃見於教宗禮拜之堂，返觀保羅所謂『女子不冠，不得入禮拜之堂』之說，而後知古今之相去遠矣。此蓋有二因：一以創此宗派者爲一婦人；二則此派創於十九世紀之末葉，平權之說已深入人心矣。

（三）教堂中每禮拜日所講題，大率多與他宗派異其題旨，既不論教宗信條（Doctrines），亦不注重人生倫理。即以七八九三月中十三次論題觀之：

（1）God（上帝）　（2）Sacrament（聖餐）　（3）Life（生命）

(4) Truth（眞理）　(5) Love（愛）　(6) Spirit（神）

(7) Soul（靈魂）　(8) Mind（心）　(9) Jesus（耶穌）

(10) Man（人）　(11) Substance（物）　(12) Matter（質）

(13) Reality（眞際）

其所論者大抵皆談玄說理，乃哲學之範圍，而非宗教之範圍也。頗怪此宗派爲耶氏各派中之最近迷信者。其以信仰治病，與道家之符籙治病何異？而此派之哲學乃近極端之唯心派，其理玄妙，非凡愚所能洞曉。吾國道教亦最迷信，乃以老子爲教祖，以道德經爲教典，其理玄妙，尤非凡愚所能洞曉。余據此二事觀之，疑迷信之教宗，與玄奧之哲理，二者之間，當有無形之關係。其關係爲何？曰，反比例是也。宗教迷信愈深，則其所傅會之哲學愈玄妙。彼昌明之耶教孔教，皆無有奧妙難解之哲理爲之根據也。（此僅余一時臆說，不知當否？）

歸途至波士頓公家藏書館。館成於一八九五年，建築費二百三十六萬金。館長二百二十七尺，廣二百二十五尺。建築式爲意大利『復興』時代之式，質直而厚重。館中藏書一百

餘萬冊，任人觀覽，不取資。館中牆上圖畫皆出名手，其尤著者為薩經（John Sargent）謝范賓（Puvis de Chavannes）之筆。

出圖書館，至上海樓午餐。後至公園小憩。公園甚大，園中雀鴿盈千，馴順不畏人。余與同行者市花生果，去殼投之，雀鴿皆羣集爭食。鴿大而行緩，雀小而目利飛捷，往往羣鴿紛爭時，一雀伺隙飛下攫食去。同行張君智以果餘引之，羣鴿皆隨之行，至余等坐處，君坐而飼之，羣鴿蹀躞其前，狀若甚得。君置食掌上，羣鴿亦就掌上取之，不畏也。已而君與之戲，以兩指堅持花生，羣鴿屢啄不能攫去，憤其受欺也，則一怒羣飛去。余後以食投之，則下；置掌中，則終不下矣。余謂張君，鴿為子所欺，今不復下矣。張君不信，以為余不善誘致之，乃親飼之，亦然。余為思列子『狎鷗』之章。

游美術館（Art Museum）。此館全由私人募集而成，建築之費至二百九十萬金。全館分八部：曰埃及部，希臘羅馬部，歐洲部，中國日本部，油畫部，印本部（印本者〔Prints〕，原本不可得，但得其印本，亦有極精者），鑄像部，（鑄像者〔Casts〕，不能得雕刻物之眞



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二

耶教醫術派教堂



NEW BOSTON ART MUSEUM

波士頓美術館

蹟，但鑄模以土范之，與原物無異）藏書部。其油畫部頗多眞蹟。其近代各畫尤多佳者。其中國部范寬一畫，及宋徽宗繅絲圖眞蹟（幅甚長），眞不可易得之寶物。其日本部尤多佳作。東方鐘鼎甚多佳品。其古鏡部尤多工緻之品。

是夜晚餐後，復至藏書館，欲觀其所藏中國書籍。館中人導余登樓，觀其中國架上書，乃大失所望。所藏書既少，而尤鮮佳者。三國演義今古奇觀大紅袍等書皆在焉。

* * *

七日以車遊康可(Concord)。下車即見第一禮拜堂，愛麥生（Emerson）講道之所也。循大路行至愛麥生所居屋，屋門外長松無數，久無居人，守者遠出，遊人不能入觀。聞內有愛氏書室，藏愛氏生平所讀書，惜不能入觀之。

去此屋約半里許，爲女文豪阿爾恪特夫人（Louisa May Alcott）之舊居。阿夫人著書甚富，其所著小說小婦人（The Little Women），尤風行一世。夫人家貧，自此書出，家頓豐。夫人之夫阿君（A. Bronson Alcott）亦學者。屋後數百步有板屋，爲阿君所立『哲

學校，』余亦往觀之。夫人著書之屋，遊人可入觀覽。余等周覽屋中諸室，凡夫人生時之牀几箱籠，一一保存。西人崇拜文人之篤，不減其崇拜英雄之心也（依卡萊兒〔Carlyle〕之說，文人亦英雄之一種。）孰謂西人不好古乎？

去阿氏屋不遠為霍桑舊屋，名道旁廬（The Wayside），亦不能入觀。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者，亦此邦文人，著小說甚富。余前讀其七瓴之屋（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見卷五第一四則）其書大抵皆恢奇聳人。

自霍氏屋歸，至康可市之來特店（Wright's Tavern）午餐。此店創於一七四七年，距今百六十年矣。美國獨立軍興時，康可市長誓師於此，華盛頓亦嘗駐此。

飯後至睡鄉叢塚（The Sleepy Hollow，美文豪歐文〔Irving〕有睡鄉記，此名本此。）先覓得霍桑墓，鐵闌高數尺，園之闌上青籐未朱，蔽此長臥之文人。去此不數武，即得阿爾恪特氏塚，短碣題名而已，不封不樹，樸素如其生時之居。愛麥生墳去此稍遠。墳上有怪石，高四尺許。石上有銅碑，刻生死年月（愛氏生於一八〇三年五月廿五日，卒於一八八二年

四月廿七日。）石後大樹挺生，亭亭高入雲際。此樹此石，大肖此老生平。墓側爲其妻之墓，亦有石碑誌之。文人索虜（Thoreau）之墓亦在此，遍覓不可得。

愛麥生爲此邦最大思想家，其哲學大旨，以爲天地萬物，皆備於我，善惡皆由我起，苟自得於中，何求於外物？人但求自知足矣，天（上帝）卽在人人心中，何待外求？愛氏最重卡萊兒，兩人終生最相敬愛，兩人之思想魄力都有相似處。近人范戴克（Henry van Dyke）曰：『愛麥生是一慈祥之卡萊兒，終生居日光之中；卡萊兒是一肅殺之愛麥生，行疾雷驟雨之中，』是也。愛麥生思力大近東方（印度）哲學。猶憶其大梵天一詩，鑄辭命意，都不類歐美詩人，今錄其一三兩章於此：

Brahma

(1) If the red slayer think he slays,
Or if the slain think he is slain,
They knew not weil the subtle ways
I keep, and pass, and turn again.

(3) They reckon ill who leave me out;
When me they fly, I am the wings;
I am the doubter and the doubt,
And I the hymn the Brahmin sings.

以散文譯之曰：

(1)殺人者自謂能死人，
見殺者自謂死於人，
兩者皆未深知吾所運用周行之大道者也。（吾，天自謂也，下同。）

老子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者矣。』

(3)棄我者，其爲計拙也。
背我而高飛者，不知我即其高飛之翼也。
疑我者，不知疑亦我也，疑我者亦我也。

其歌頌我者，不知其歌亦我也。

去睡鄉至康可村外之橋。此橋之兩岸爲獨立時戰場。康可於獨立之役極有關係，不可不詳記之。

自一七六三年以後，英國政府對於美洲各屬地頗持帝國統制政策。駐防之兵既增，費用益大，帝國政府不能支，乃求之於各屬地，於是有印花稅之令（一七六五）。各屬地羣起抵拒，政府無法徵收，明年遂罷此稅。

一七六七年又有『湯生稅案』（Townsend Acts），各屬地抗之尤力，至相約不用英貨，至有一七七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波士頓港焚燒茶葉三百四十箱之舉，民氣之激昂甚矣！

一七七四年，英議院決議閉波士頓之港，廢民選之議會，而以委任者代之。又令麻省（Massachusetts）官吏得遞解政事犯出境受鞫。此令既下，民氣大憤，於是麻省有獨立省議會之召。其召也實始於康可，故議會會於是（一七七四年十月）。麻省議會倡議召集各

屬地大會議，是爲第一大陸議會，後遂爲獨立聯邦之中央政府。

麻省都督爲蓋箕大將，偵知民黨軍械火藥多藏於康可，康可又爲獨立省議會所在，民黨領袖多聚於是，遂於一七七五年四月十八日派兵往搜毁康可所藏軍火，即於道上收捕民黨人物亞丹（Samuel Adams）漢客（John Hancock）。二人時皆客立克信墩村牧師克拉克（Jonas Clarke）之家。適波士頓城中有黨人偵知官兵已出發，急令騎士累維爾（Paul Revere）飛馳告急（美國詩人郎菲羅有累維爾夜馳歌）。累至立克信墩警告居民令急爲備，復令人分道趣康可告警。英兵至立克信墩，民黨已集多人，英兵叱令解散，不聽，遂戰，是爲立克信墩之戰（四月十九日），美獨立之役之第一戰也。

英兵驅散民黨後，進至康可，搜獲所存軍火，將退出，民軍隔籬轟擊之，遂復戰。時民黨『片刻隊』（Minute Men 者，其人相約有事則片刻之間可以應召，故名）已集五百人，官軍大敗，是爲康可之戰（同日）。戰地今則淺草如茵，長槐夾道，河水（康可河）迂回，有小橋接兩岸，橋東爲表忠之碑，橋西爲『片刻隊』銅像，上刻愛麥生康可歌四句曰：



愛麥生像



片刻隊銅像

小橋跨晚潮，春風翻新旆。羣嗇此倡義，一擊驚世界。

余與同行之三君金洛伯（Robert W. King）張智羅口口同坐草地上小憩，金君爲美國人，對此尤多感喟，與余言自其少時受書，讀美國建國之史，即想像康可與立克信墩之役，數百人之義勇，遂致造成今日燦爛之美洲合衆國，今日始得身游其地，相度當日英人入村之路，及村人拒敵之地，十餘年之心願償矣。余以爲爾時英國政府闇於美洲民氣之盛，其達識之士如褒克（Edmund Burke），如皮特（Catham），欲力爲挽救，而當局者喬治第三及那思（North）皆不之聽，其分裂之勢已不可終日，雖無康可及立克信墩之鬨，獨立之師終有起時。薪已具矣，油已添矣，待火而然。康可與立克信墩幸而爲然薪之火，若謂獨立之役遂起於是，不可也。正如吾國之大革命終有起日，武昌幸而爲中國之立克信墩耳，而遂謂革命起於武昌，則非探本之論也。

斜日西墜，余等始以車歸，道中經立克信墩，下車往遊。首至克拉克之故居，即民黨領袖阿丹漢客所居者。室中懸諸領袖之像，繼至立克信墩戰場，今爲公園。有戰死者表忠之碑

（建於一七七九年）。碑上藤葉纍纍護之，極有風致。碑銘頗長。爲克那克氏之筆，其辭激昂動人，大可窺見其時人士之思想，故錄之如下：

Sacred to Liberty and the Rights of Mankind!!!
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merica
Sealed and Defended with the Blood of her Sons.
This Monument is erect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Lexington,
under the patronage and at the expense of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To the Memory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Ensign Robert Munroe and Messrs. Jonas Parker,
Samuel Hadley, Jonathan Harrington, Jr.,
Isaac Muzzy, Caleb Harrington and John Brown
of Lexington, and Asahel Porter of Woburn,
Who fell on this Field, the First Victims to the

Sword of British Tyranny and Oppression,
on the morning of the ever memorable
Nineteenth of April An. Dom. 1775,
The Die was Cast!!!
The Blood of these Martyrs
In the cause of God and their Country
was the Cement of the Union of these States, then
Colonies, and gave the spring to the Spirit, Firmness
and Resolution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They rose as one Man to revenge their Brethren's
Blood, and at the Point of the Sword, to Assert and
Defend their native Rights.
They nobly dar'd to be free!!
The Contest was long, bloody and affecting.
Righteous Heaven approved the solemn appeal,

Victory crowned their arms; and
The Peace, Liberty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their Glorious Reward.

又有巨石，相傳爲此間『片刻隊』所立處，上刻隊長泊克諭衆之詞曰：『立爾所。不見擊，勿發槍。然彼等苟欲戰者，則請自此始。』又有泊克隊長之銅像。泊克於第一戰受傷，數月後即死。是役死者僅九人而已，然皆獨立之戰最先死之國殤也。

遊歸，復以車歸康橋。是夜與金君閒談甚久。余主張兩事：一曰無後，一曰遺產不傳子孫。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吾國家族制度以嗣續爲中堅，其流弊之大者有六：

（一）望嗣續之心切，故不以多妻爲非。男子四十無後可以娶妾，人不以爲非，即其妻亦不以爲忤。故嗣續爲多妻之正當理由。其弊一。（其以多妻爲縱欲之計者，其非人道尤不足論，士夫亦有知非之者矣。）

（二）父母欲早抱孫，故多早婚。其弊二。

(三)惟其以無後爲憂也，故子孫以多爲貴，故生產無節。其弊三。

(四)其所望者不欲得女而欲得男，故女子之地位益卑。其弊四。

(五)父母之望子也，以爲養老計也，故諺曰，『生兒防老。』及其旣得子矣，旣成人矣，父母自視老矣，可以息肩矣，可以坐而待養矣。故吾國中人以上之家，人至五十歲，卽無志世事，西方人勤勞之時代，平均至六十五歲始已，吾國人則五十歲已退休，其爲社會之損失，何可勝算？其弊五。

(六)父母養子而待養於子，養成一種牢不可拔之倚賴性。其弊六。（參看卷四第三五則及本卷第一一則。）

遺產之制何以宜去也：

(一)財產權起於勞力。甲以勞力而致富，甲之富其所自致也，其享受之宜也。甲之子孫未嘗致此富也，不當享受之也。

(二)富人之子孫無功而受鉅產，非惟無益而又害之。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一言盡之矣。有用之靑年爲多財所累，終身廢棄者，吾見亦多矣。

吾所持『無後』之說，非欲人人不育子女也，如是則世界人類絕矣。吾欲人人知後之不足重，而無後之不足憂。倍根曰：

有妻子者，其命定矣（絕無大成就矣。）蓋妻子者，大事業之障礙也，不可以爲大惡，亦不足以爲大善矣。天下最大事功爲公衆而作者，必皆出於不婚或無子之人，其人雖不婚無後，然實已以社會爲妻爲子矣。（見婚娶與獨處論）

又曰：

吾人行見最偉大之事功皆出於無子之人耳。其人雖不能以形體傳後，然其心思精神則已傳矣。故惟無後者，乃最能傳後者也。（見父子論）

此是何種魄力，何種見地！吾國今日正須此種思想爲振聵發聾之計耳。吾嘗疑吾國二千年來，無論文學，哲學，科學，政治，皆無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其中最大原因，得毋爲『不孝有三，無

後為大』一言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値也。

* * *

八日遊哈佛大學，哈佛校舍六十所，較康南耳為完備矣，而天然山水之美，則遠不及之。

遊博物院。院為博物學者厄格洗（Agassiz）父子所經營其動植鑛物，皆依其產生之地為分別陳列，搜羅至富。院中最著名者為玻璃所作花卉標本其花卉之鬚瓣，枝葉，色澤，大小，一一如生。花小者全株，大者唯見一枝。其外又有放大之雄雌花蕊，有大至數百倍者，所以便學者觀覽也。此項標本凡數百種。其最佳者，為花與飛蟲之關係一項。蓋花有不能自接合孕育者，多賴蜂蝶之類沾染雄蕊之粉，播之雌蕊之子宮。花形有大小，狀有凸凹單複，故其傳播之道亦不一，院中皆一一製為標本。其蜂蝶之屬，亦皆以玻璃為之。此項花卉為德國植物學者白訥須加（Rudolph Blaschka）所造。世界能知其製作之法者，惟白訥氏及其子二人而已。

出此後至福葛美術院（Fogg Art Museum，亦大學之一部）觀其陳設造像及圖畫之屬，亦有中國日本美術品。

次遊西密諦民族博物院（Semetic Museum），藏巴比侖阿西里亞希伯來諸古代民族之金石古物甚富。

一大學而有三大博物院，可謂豪矣！其他校舍多不納遊人（以在暑假中也），故不得徧遊。

哈佛公共飯堂極大，可容千餘人。宿舍甚多，此康南耳所無也。哈佛無女子，女子另入Radcliffe院，其所習科目與男子同，惟不同校耳。哈佛創於二百餘年前（一六三六），規模初甚隘小，至伊麗鵶（Eliot）氏爲校長始極力推廣，事事求精求全。哈佛今日之爲世界最有名大學之一者，伊氏之賜也。

康橋一街上有老榆樹一株，二百年物也。華盛頓在此樹下受職爲美洲陸軍大元帥，今此樹名『華盛頓榆』，以鐵欄圍之，此西方之召伯甘棠也。

下午出行，道逢金君一友，適與其友共駕汽車出游，因招余與金君共載，遊行佛蘭克林

公園，風景極佳。

夜往看戲。

* * *

九日晨，孫恆君（哈佛學生）來訪，與談甚久。孫君言中國今日不知自由平等之益，此救國金丹也。余以爲病不在於無自由平等之說，乃在不知此諸字之眞諦。又爲言今人所持平等自由之說，已非復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之平等自由。向謂『人生而自由』（L'homme est né libre——Rousseau），果爾，則初生之嬰孩亦自由矣。又曰：『人生而平等，』此尤大謬。人生有賢愚能否，有生而顚狂者，神經鈍廢者，有生具慧資者，又安得謂爲平等也？今之所謂自由者，一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但不侵越此界，則個人得隨所欲爲。然有時並此項自由亦不可得。如飮酒，未爲侵犯他人之自由也，而今人皆知飮酒足以戕身；戕賊之身，對社會爲失才，對子孫爲弱種，故有倡禁酒之說者，不得以自由爲口實也。今所謂平等之說者，非人生而平等也。人雖有智愚能不能，而其爲人則一也，故處法律之下則平等。夫云法律

之下，則人爲而非天生明矣。天生羣動，天生萬民，等差萬千，其强弱相傾相食，天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此之謂耳。人治則不然。以平等爲人類進化之鵠，而合羣力以赴之。法律之下，貧富無別，人治之力也。余又言今日西方政治學說之趨向，乃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而趣干涉主義，由個人主義而趣社會主義。不覩乎取締『托辣斯』之政策乎？不覩乎取締婚姻之律令乎？（今之所謂傳種改良法〔Eugenic Laws〕，禁顚狂及有遺傳病者相婚娶，又令婚嫁者須得醫士證明其無惡疾。）不覩乎禁酒之令乎？（此邦行禁酒令之省甚多。）不覩乎遺產稅乎？蓋西方今日已漸見十八世紀學者所持任天而治（放任主義）之弊，今方力求補救，奈何吾人猶拾人唾餘而不深思明辨之也？

連日英法聯軍大勝，德軍稍却，巴黎之圍或不見諸實事矣。英國詩人如赫低（Thomas Hardy）那伊思（Alfred Noyes）吉勃林（Rudyard Kipling）自戰事之興，皆有詩勵其國人，頃見那伊思詩三章，甚工，錄之如下：

THE UNITED FRONT

By Alfred Noyes

[The Kaiser, in his reply to Belgium, has definitely placed it on record for all future ages that the destiny of Germany depends absolutely upon his right to violate guaranties, tear up treaties, and dishonor his own word. He himself has now definitely stated it in language which does not admit of any other interpretation; and the duty of nations that respect law, honor, and righteousness is now quite clear.]

I

Thus only should it have come, if come it must;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or a mob-born cry,
  But with a noble faith, a conscience high
And pure and proud as heaven, wherein we trust,
We who have fought for peace, have dared the thrust
  Of calumny for peace, and watched her die,
  Her scutcheons rent from sky to outraged sky
By felon hands, and trampled into the dust.

We fought for peace, and we have seen the law
  Canceled, not once, nor twice, by felon hands,
    But shattered, again, again, and yet again.
We fought for peace. Now, in God's name we draw
  The sword, not with a riot of flags and bands;
    But silence, and a mustering of men

II

They challenge Truth. An Empire makes reply.
  One faith, one flag, one honor, and one might.
  From sea to sea, from height to war-worn height,
The old word rings out—to conquer, or to die.
And we shall conquer. Tho their eagles fly
  Through heaven, around this ancient isle unite
  Powers that were never vanquished in the fight,
The unconquerable Powers that can not lie.

But they who challenge Truth, Law, Justice, all
  The bases on which God and man stand sure
    Throughout all ages, fools!—they thought us torn
So far with discord that the blow might fall

Unanswered; and, while all those Powers endure
  This is our answer: Unity and Scorn.

III

We trust not in the multitude of a host.
  Nations that greatly builded, greatly stand.
  In those dark hours, the Splendor of a Hand
Has moved behind the darkness, till that coast
Where hate and faction seemed to triumph most
  Reveals itself—a buckler and a brand,
  Our rough-hewn work, shining o'er sea and land,
But shaped to nobler ends than man could boast.

It is God's answer. Tho, for many a year,

This land forgot the faith that made her great,
Now, as her fleets cast off the North Sea foam,
Casting aside all faction and all fear,
Thrice-armed in all the majesty of her fate,
Britain remembers, and her sword strikes home.

吉勃林之詩亦不劣，但不如那氏之詩矣。

BY RUDYARD KIPLING

For all we have and are—
For all our children's fate,
Stand up and meet the war—
The Hun is at the gate.

Our world has passed away.
In wantonness o'erthrown;
There's nothing left to-day

But steel and fire and stone.

Though all we knew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courag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Once more we hear the word
  That sickened earth of old,
No law except the sword,
  Unsheathed and uncontrolled.

Once more it knits mankind,
  Once more the nations go
To meet and break and bind
  A crazed and driven foe.

Comfort, content, delight,
  The ages' slow-bought gain—
They shrivelled in a night,
  Only ourselves remain.

To face the naked days
  In silent fortitude
Through perils and dismays
  Renewed and re-renew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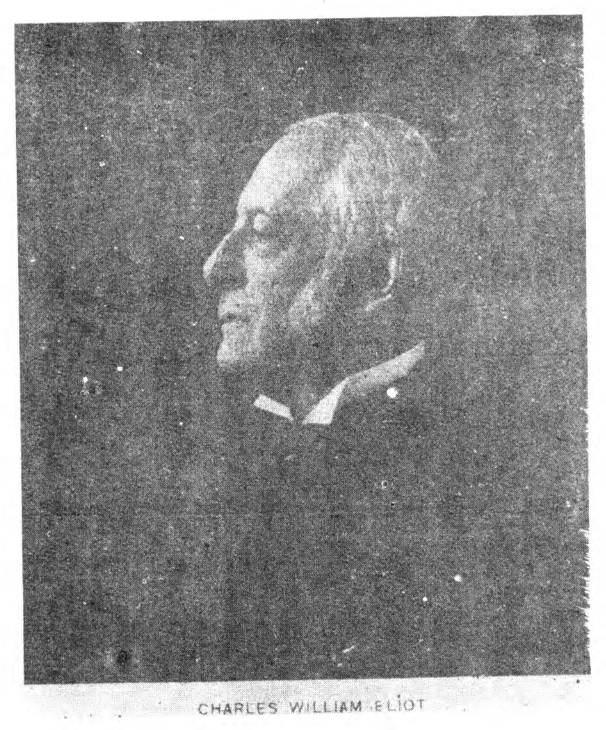
Though all we made depart,
  The old commandments stand:
In patience keep your heart,
  In strength lift up your hand.

民國三年九月

No easy hopes or lies
　Shall bring us to our goal,
But iron sacrifice.
　Of body, will and so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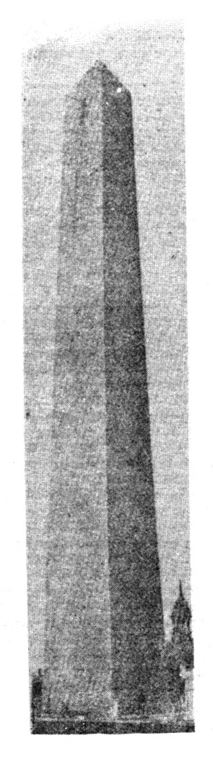
There's but one task for all—
　For each one life or give.
Who stands if Freedom fall?
　Who dies if England live?

下午遊班克山（Bunker hill），亦獨立之役血戰最劇之戰場也。自康可之戰後，義師響應，蓋箕大將坐守波士頓，民軍駐康橋，自康橋至班克山四里之間，皆有民軍遙相接應。後英國援師大至，蓋箕欲先奪附近諸山以臨民軍。民軍偵知之，遂先發，於六月十六日夜據班克山。明日蓋箕遣兵三千人來攻，鎗炮皆精，又皆爲久練之師。民軍僅千餘人，又以終夜奔



CHARLES WILLIAM ELIOT

伊麗鶚像



紀念塔

走，皆疲憊不堪，然氣不爲屈。主將令曰：『毋發槍，俟敵人行近，可見目中白珠時始發。』故發無不中者。英軍再却再上，爲第三次攻擊，民軍力竭彈盡，乃棄山走。是役也，英軍死傷千〇五十四人，民軍死傷者四百二十八人耳，大將華倫（General Joseph Warren）死之。是役民軍雖終失敗，然以半數臨時召集之衆，當二倍久練之師，猶能再却敵師，其足以鼓舞人心何待言矣！一八四三年美國規矩會（Masons）之一部募款建紀念塔於山上，塔旁爲華倫大將之銅像。塔高二百二十一英尺，全用花崗爲之，中有石梯，螺旋至巔凡二百九十四級始及塔巔。塔上可望見數十里外風景，甚壯觀，南望則波士頓全市都在眼中，東望可見海港。

下塔往遊海軍造船塢，屬海軍部。塢長半里，有屋舍大小二百所，塢中可造兵艦商船。今塢口所泊大戰艦，乃爲阿根廷民主國所代造，爲世界第一大戰艦。余等登二艦遊覽。其一名老憲法，爲舊式戰艦，造於一百十七年前。船身甚大，木製，四周皆安巨砲。其時尚未用蒸汽，以帆行駛。此艦之歷史甚有味，不可不記之。此艦嘗參與英美之戰，一八三〇年有建議以此艦老朽不合時用，欲摧毀之，海軍部已下令矣。時美國名士何模士（Oliver Wendell Hol-

mes）纔二十歲，居哈佛大學法律院，聞毀艦之令，大憤，投詩於報館，痛論之。其詩出，全國轉錄之，人心皆憤憤不平，責政府之不當，海軍部不得已收回前命。此船得不毀至於今日，皆出何氏一詩之賜也。詩人之功效乃至於此！其詩大旨以為此艦嘗為國立功，戰死英雄之血斑斑船面，『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不如沉之海底，釘其旆於檣上，以此艦贈之波濤之神，贈之雷電，贈之颶風，不較摧毀之之為愈乎？其詩名"Old Ironsides"，錄其卒章曰：

Oh, better that her shattered bulk
  Should sink beneath the wave;
Her thunders shook the mighty deep,
  And there should be her grave;
Nail to the mast her holy flag,
  Set every threadbare sail,
And give her to the Gods of storms,
  The lightning and the gale!

何模士亦此邦奇士，其人亦名醫，亦發明家，亦教師，亦詩人，亦滑稽，著書甚富，生於一八〇九

年，卒於一八九四年，今其子（與父同名）爲美國大理院法官。其一艦爲二等巡洋艦，船身之大，機械之多而精，架砲之新而利，較之一百十七年前之老憲法迥不侔矣。

是夜訪皖人李錫之殷源之二君，皆麻省工校學生，庚戌同去國者也，傾談甚快。

* * *

十日，上午作書閱報，下午以汽船出波士頓港。四年未海行矣，今日見海水，如見故人。至巴斯（Bass Point）以車行。車道在土岬上，岬甚隘，車中左右望皆海水也，大似自舊金山至褒克來（Berkeley），加省大學所在）電車中所見風景。至累維爾海濱，此地爲夏日遊人麕集之所，爲不夜之城，游玩之地無數，然皆俗不可耐，蓋與紐約之空來島同等耳。海濱夏日多浴者，今日天大寒，僅見一男子自水中出去岸稍遠，有二女子游泳水中而已。岸上可望見巴斯，殘日穿雲隙下照，風景不弱。

* * *

十一日，金君往梅省（Maine）之樸蘭（Portland），余欲早歸，不能偕往，遂與爲別。

余三至圖書館，得見法人 M. Bazin Ainé 所譯元人雜劇四本：

（一）㑳梅香　鄭德輝（光祖）著

（二）合汗衫　張國賓著

（三）貨郎旦　無名氏著

（四）竇娥冤　關漢卿著

此諸劇皆據元曲選譯。拔殘（王國維譯名）所譯元曲凡十餘種，惜不及盡見之。譯元曲者，拔殘之外，尚有 Du Halde 譯趙氏孤兒（一七六三）；Stanislas Julien 譯甚多；英人 Sir John Francis Davis 亦譯老生兒漢宮秋二曲。元人著劇之多，眞令人歎服。關漢卿著六十種，高文秀三十二種，何讓西人乎？元曲之前無古人，有以哉！

是日突厥政府宣言：凡自第十世紀以來至於今日，突厥與外國所訂條約，讓與列强在突厥境內得有領事裁判權（Extra-territorial Rights），自十月一日爲始，皆作爲無效。嗟夫！吾讀之，吾不禁面紅耳熱，爲吾國愧也！嗟乎！孰謂突厥無人！少年突厥黨得政後，即屢

與列强商改條約，欲收回領事裁判權。列强不允，謂須俟新政府果能保持治安維持法律，然後圖此未晚也。今突厥乘歐洲之戰禍，遽而出此霹靂手段，不復與列强爲無效之談判矣。

麻省工校曾君昭權有廿四史一部。前聞其捐入波城公家圖書館，三次覓之不獲，今始知其在工校藏書室。下午因往覓之，其書堆積室隅，無人顧問，捐入之後，余爲第一人惠然來訪者也。審視其書，亦不完全，僅有十史，余所欲見之南北史乃不在此，悵悵而返。

在飯館遇袁君，余告以覓書事。袁君言『此間有中華閱書室乃友人張子高朱起蟄諸人所設，頗有書籍，盍往觀之？』遂同往。室設西醫陳君之家，書殊寥寥，報亦僅數種耳。中殊無佳書，惟日知錄版佳，偶一翻閱，便盡數卷。又有章譚合鈔，取其太炎文鈔讀之，中有諸子學略說，多謬妄臆說，不似經師之語，何也？

下午訪程明壽徐書徐佩璜徐名材，遇周百朋，夜訪朱起蟄，遇賀楙慶周象賢羅惠僑胡博淵周厚坤諸君。

夜以睡車歸綺色佳。

補記

在赫定登街上有此邦有名宗教家白路克司（Phillips Brooks 1835-1893）鐵像。此君講經最能動人，爲名牧師。

波士頓與紐約皆有空中車道，街上車道，及地下車道三種，似波城之地下車道較紐約爲佳也。

三一　再論無後（九月十四日）

前記倍根論『無後』語，因憶左傳叔孫豹答范宣子語，記之：

（襄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命，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皆所謂無後之後也。釋迦孔子老子耶穌皆不賴子孫傳後。華盛頓無子，而美人尊爲國父，則舉國皆其子孫也。李白杜甫裴倫鄧耐生，其著作皆足傳後。有後無後，何所損益乎？

三一 朝鮮文字母（九月十五日）

聲母

ㄱ	ㄴ	ㄷ	ㄹ	ㅁ
g	n	d	rh ㄹㄹ l	m

韻母

ㅏ	ㅓ	ㅗ	ㅜ	ㅡ
a	ɔ	o	u	ə

拼音例

가	갸	거	겨	고
ga	gia	gɔ	giɔ	go

ㅎ	ㅍ	ㅌ	ㅋ	ㅊ	ㅈ	ㅇ	ㅅ	ㅂ
h	p	t	k	ch	j	位在vowel之前而無音	s	b

ㅇ	ㆍ	ㅠ	ㅛ	ㅕ	ㅑ	ㅣ
ng	a	iu	io	iə	ia	ɪ
	今不用	如英文之u				

앙	에	애	고ㅑ	과	구ㅕ	궈	기	그	구	구	교
ang	ɔɪ	aɪ	goɪa	goa	guɪə	guɔ	gɪ	gə	gū	gu	gio
	英文之a										

吾友韓人金鉉九君言，『朝鮮本有此種文字，其原甚古，至漢文入，此語遂衰，至五百年前始有人恢復之，今普及全國，惟中上社會猶用漢文漢語耳。』此種字母源出何語耶？吾國古代未有象形文字之先曾有字母否？如有之，倘可考求否？如無之，則倉頡以前吾國用何種語言耶？天皇作『干支』，其名皆似一種拼音之字，彼所用是何語耶？附干支之名：

閼逢（甲）　旃蒙（乙）　柔兆（丙）　彊圉（丁）　著雍（戊）
屠維（己）　上章（庚）　重光（辛）　玄黓（壬）　昭陽（癸）

右十干

困敦（子）　赤奮若（丑）　攝提格（寅）　單閼（卯）
執徐（辰）　大荒落（巳）　敦牂（午）　協洽（未）
涒灘（申）　作噩（酉）　閹茂（戌）　大淵獻（亥）

右十二支

此種名如何傳至後世耶？記之者何所本耶？

民國三年九月

藏暉室劄記卷七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九月二十三日至十二月十一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傳記文學（九月廿三日）

昨與人談東西文體之異，至傳記一門，而其差異益不可掩。余以為吾國之傳記，惟以傳其人之人格（Character）。而西方之傳記，則不獨傳此人格已也，又傳此人格進化之歷史（The development of a character）。東方傳記之體例（大概）：

（一）其人生平事略。

（二）一二小節（Incidents），以寫其人品。（如項羽傳『垓下之圍』項王悲歌起舞一節。）

西方傳記之體例：

(一)家世。
(二)時勢。
(三)教育(少時閱歷。)
(四)朋友。
(五)一生之變遷。
(六)著述(文人)事業(政治家，大將，……。)
(七)瑣事(無數，以詳爲貴。)
(八)其人之影響。

布魯達克(Plutarch)之英雄傳，稍類東方傳記若近世如巴司威爾之約翰生傳，洛楷之司各得傳，穆勒之自傳，斯賓塞之自傳，皆東方所未有也。

東方無長篇自傳。余所知之自傳惟司馬遷之自敍，王充之自紀篇，江淹之自敍。中惟王充自紀篇最長，凡四千五百字，而議論居十之八，以視弗蘭克林之自傳尚不可得，無論三巨

冊之斯賓塞矣。東方短傳之佳處：

(一)只此已足見其人人格之一斑。

(二)節省讀者日力。

西方長傳之佳處：

(一)可見其人格進退之次第，及其進退之動力

(二)瑣事多而詳，讀之者如親見其人，親聆其談論。

西方長傳之短處：

(一)太繁；只可供專家之研究而不可爲恆人之觀覽。人生能讀得幾部約翰生傳耶？

(二)於生平瑣事取裁無節，或失之濫。

東方短傳之短處：

(一)太略。所擇之小節數事或不足見其眞。

民國三年九月

(二)作傳太易作者大抵率爾操觚，不深知所傳之人。史官一人須作傳數百，安得有佳傳？

(三)所據多本官書，不足徵信。

(四)傳記大抵靜而不動。何謂靜而不動？（靜 Static，動 Dynamic。）但寫其人爲誰某而不寫其人之何以得成誰某是也。

吾國人自作年譜日記者頗多。年譜尤近西人之自傳矣。

二　遷居（九月廿五日）

余居世界學生會三年餘矣，今年九月十九日始遷居橡街百二十號。新居長十三尺，廣九尺。室中一榻，二椅，一桌，一几，一鏡臺，二書架。二窗皆臨高士客狄那溪，水聲日夜不絕。前夜睡醒，聞之亦不知是溪聲，是雨聲，口占云：

窗下山溪不住鳴，中宵到枕更分明。夢回午夜頻猜問，知是泉聲是雨聲？

溪兩岸多大樹，窗上所見：清臞之柏，溫柔之柳，蒼古之橡。林隙中可見淸溪，溪淸淺見底，而上

下流皆爲急湍，故水聲奔騰，不似淸淺之溪也。

自他所歸，見案上叔永留字云『適來不遇，讀詩而去。「知是泉聲是雨聲」較「夜半飛泉作雨聲」如何？』讀之猛憶叔永所示曾椷子詩『爐烟消盡空堂寂，夜半飛泉作雨聲，』前夜口占此詩時，初未嘗念及椷子之詩。然椷子之詩遠勝余詩，儻早念及之，決無此二十八字矣。

三　海外送歸人圖（九月廿五日追記）

海外送歸人圖，曾廣智君攝。歸者爲黃伯芹君。伯芹爲此間同學之佼佼者。其人有熱誠，肯任事，而明達事理。所習爲地學。去年得爲 Sigma Xi 會會員。留美之廣東學生每每自成一黨，不與他處人來往，最是惡習，伯芹獨不爾爾，故人多歸之。

四　木爾門教派（九月廿八日）

仲藩歸國，道中寄一片曰：『足下有暇，可研究耶教後聖派（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the Latter Saints），卽俗所謂木爾門（Mormon）派，他日能告我以十九

世紀之文明而此派乃能勃興於是時者，何也？』此意甚有研究之價值，先記之。

五　耶穌之容忍精神（十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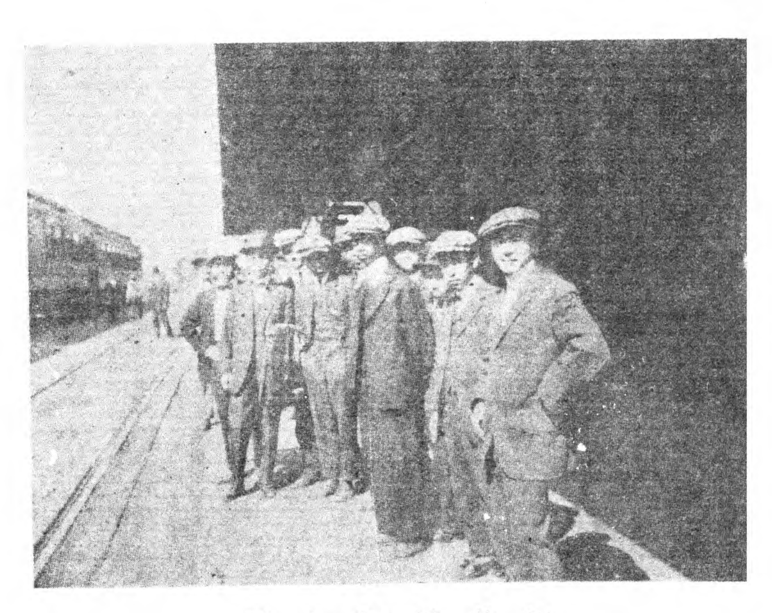
在大學禮拜堂聽講經其人引新約一節以示耶穌容忍異己之教之精神：

約翰曰：『夫子，頃者弟子見有以夫子之名而驅除邪鬼者，弟子嘗戒止之矣，以其不從弟子輩行也。』耶穌曰：『勿禁止之；凡不逆汝者皆爲汝者也。』（馬可『爲汝』作『爲我』）（路加第九章四十九至五十節）

耶穌取一幼孩置之衆中，持之臂上，而告衆曰：『凡以吾名納如此穉孩之一者，皆吾徒也。』（馬可第九章三十六至三十七節。）

余謂此章不如下所引也：

『人子』（耶穌也）既升遐，衆仙吏與俱，『人子』乃陟顯位，萬國羣集其前。『人子』乃辨判萬衆若牧人之分其羊羣然，馴羊居右，野羊居左，主（耶穌）乃告其在右者曰：『來，汝天所福，襲爾天國。我嘗餓矣，汝則食我以肉。我嘗渴矣，汝則



海外送歸人圖

飲我。我嘗淪落矣，汝實庇我。我嘗裸矣，汝則衣我。我嘗病矣，汝實問遺我。我嘗爲囚繫矣，汝實臨唁我。』對曰：『我主，吾輩何時見主飢而食之，渴而飲之乎？何時見主淪落而庇之，無衣而衣之乎？何時見主病或在囚拘而問遺之乎？』主曰：『我明告汝，汝惟嘗施之於吾民（孫子）之最無告者，汝實施之於吾身也。』（下半章記罰惡，意旨都同，今略。）（馬太第二十五章三十一至四十六節。）

此等處徵引經文，隨筆迻譯之，但求達意，不論工拙也。

六　錄新約文兩節（十月五日）

讀新約，有兩節大佳，素所未留意，何也？

（一）彼得就開口說：『我眞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爲主所悅納。』（使徒行傳第十章三十四至三十五節）

（二）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甚麽叫他再鹹呢？你們裏頭應當有鹽，彼此和睦。（馬可第九章五十節）

七　征人別婦圖（十月七日）

此法國征人與其婦接吻爲別之圖，欲作一詩題之，而心苦不能成文。杜工部兵車行但寫征人之苦，其時所謂戰事，皆開邊拓地，所謂「侵略政策」，詩人非之，是也。至於執戈以衞國，孔子猶亟許之；杜工部但寫戰之一面，而不及其可嘉許之一面，失之偏矣。杜詩後出塞之第一章寫從軍樂，而其詞曰，『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其志鄙矣。要而言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用之而有名，用之而得其道，則當嘉許之。用之而不得其道，好戰以逞，以陵弱欺寡，以攻城略地，則罪戾也。此圖但寫征人離別之慘，而其人自信以救國而戰，雖死無憾，此意不可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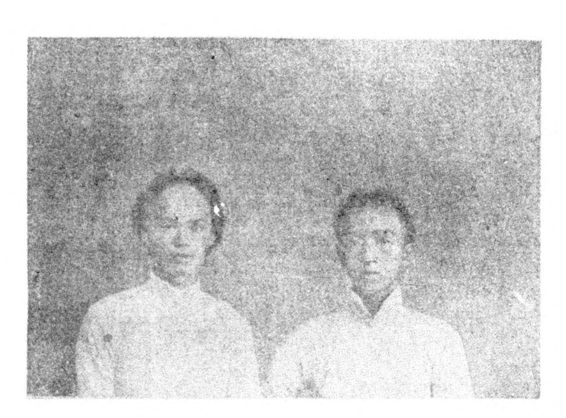
國家思想惟列國對峙時乃有之。孔子之國家思想，乃春秋時代之產兒；正如今人之國家思想，乃今日戰國之產兒。老杜生盛唐之世，本無他國之可言，其無國家之觀念，不足責也。記中有過詞，誌之以自儆。（十月二十日）

八　悼鄭仲誠（十月八日）



FRENCH RESERVIST BIDDING HIS WIFE GOODBYE

征人別婦圖



著者與鄭仲誠合影

得鐵如書如下：

仲誠竟死矣！我雖不殺仲誠，仲誠竟由我而死！嗚呼，痛矣！

仲誠病肺且一年，今竟死矣，慘已！

仲誠，鄭璋也，潮陽人。吾甲辰入梅溪，與仲誠鐵如同室。吾去家以後，所得友以仲誠爲最早，於今十年遂成永訣！今年哭友，希古之外，又及仲誠，友生之誼，更何待言？尤可慟者，二君皆友生中不可多得之才，二十年樹人，未爲社會效力而驟死，慘已慘已！

吾安得不爲社會哭乎？吾欲自問，又欲問國人曰：今之少年往往中道摧折，誰之罪歟？誰實致此歟？體幹之不强耶？遺傳種性之虧耶？個人健康之不修耶？市政衞生之不潔耶？個人之戕賊耶？社會之遺毒耶？政治外患之激刺耶？理想之不達，不能與惡俗戰，不能與失敗戰耶？嗚呼，誰之罪歟？此不無研究之價值也。

仲誠前年娶王女士伉儷至篤；及病，人或有歸咎其早婚者，仲誠之婚實由鐵如紹介之，故鐵如書有『仲誠實由我而死』之語。

圖一乃仲誠與余同攝影，時在庚戌七月末去國之前數日也。圖二（刪）爲仲誠新婚後所寄合影，前年所攝也。

九　赴亥叟先生之喪（十月十九日追記）

友朋中又死一個矣！死者亥叟（C. W. Heizer）先生，（生於一八四九年，死於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三日，）壽六十五歲。

亥叟爲本市一尊派（Unitarian）教堂牧師。其人最開闊大度，急公好義，大學中最有名之教師皆傾向之，學生中尤多愛戴之者，市民更無論矣。亥叟妻早死，遺一女，後再娶婦，爲富孀，不悅亥叟之慷慨豁達，遂離居。亥叟獨處十餘年矣，所得教堂俸給，輒以布施貧苦，有餘則以買書，室中架上多一月內新出版之書，藏書樓所未及有者也。

亥叟爲世界會會員，故與余相識，頗蒙器重，遂爲忘年之交。余今年五月卸世界會會長之職時演說『世界和平』及『種族惡感』二問題，亥叟亦在座，席終，囑余以稿本與之。明日，亥叟令人鈔兩份，自留一本，而以一本歸余。

十餘日前，有兩黑種女子寄宿賽姬院（女子宿舍），同院白種女子不屑與同居，聯名上書大學校長，欲令此二黑女移出。校長爲調停之計，欲令二女移居樓下，別爲一室，不與白女同浴室，又指一室爲會客之所。此南方所謂『畛域政策』也（Segregation）。二女中一出貧家，力薄，以半工作供膳費，故無力與校中當道抗。其一出自富家，（父亦此校畢業生，曾留學牛津及德國亥得堡「Heidelberg」兩大學；歸國後爲哈佛大學敎師者數年，）今遭此不公之取締，大憤，而莫知所爲；有人告以亥叟之慷慨好義，遂偕其母造謁求助。時亥叟已臥病，聞之一憤幾絕，適其友喬治（William R. George，喬治少年共和國之創始者——"Daddy" George）在側，扶之歸臥。亥叟乃乞喬治君邀余及金洛伯(Robert W. King)母子及大學有名敎師須密先生同至其家。余等至時，二女皆在，因得悉茲事始末。余以亥叟知我最痛惡種族惡感，故招余與聞此事，遂自任爲二女作不平之鳴，即作書與本校日報（Cornell Daily Sun）略云：

三年前，賽姬院女學生二百六十九人聯名上書校長，請拒絕黑色女子住院。校長

休曼先生宣言曰：『康南耳大學之門不拒來者，無種色，宗教，國際，階級，貧富之別也。』議遂定。今此言猶在耳，而此種惡感又起（以下敍事略。）余爲大同主義之信徒，以人道之名爲不平之鳴，乞垂聽之。

余親持書至報館，主者不在，乃留書而歸。是夜日報主筆客來鴎（William Kleitz）君以電話告余，謂此事關係大學名譽，不敢遽揭載之，因招余明日晚餐其家，以便面談。余次日往見之，謂之曰：『吾志不在張大學之惡，乃欲得公道耳；倘不須登報而可達吾目的，則吾書可毀也。』余因告客君，令往謁校長，告以有人投書言此事，若校長肯主持公道，則吾願收回吾所投書。客君以爲然。明日以電話告余，謂校長已允主持公道，雖全院白色女子盡行移出，亦所不恤。余謂客君，此言大滿吾意，吾書不登可也。此事遂定，黑女得不遷，其白色女子亦無移出者。吾本不欲記此事，今亥叟既死，余不得不記之，不獨可見亥叟之重余，又可見亥叟好義任俠，爲貧困無告者所依歸也。（參看卷一四月十日記）

亥叟以十六日殯於一尊會教堂，余往臨之。赴喪者數百人，教堂座次皆滿，立者無數。棺

停講壇之前，繁花覆之。棺蓋作兩截，自胸以下已闔，胸以上猶可見也。有牧師二人主喪，其一人致禱詞，已略述死者生平。樂師奏琴，衆合歌亥叟生平最愛誦之頌歌。歌歇，其一牧師讀詩篇（Psalms）第九十一章。已而，大學前校長白博士（Andrew D. White）起立演說與亥叟十餘年之交誼及博士器重之之深。博士爲此邦偉人，年八十四矣。須密先生亦演說，述死者一生行誼。演說畢，衆合禱，祝死者安息。禱已，牧師命衆排列成行，自東側繞至棺前一望死者顏色，然後自西側出。其非亥叟至交近親者，一訣散去。留者尙無數。樂人奏至哀慘之樂。相者闔棺，扶棺徐徐出堂。衆賓中多嗚咽下淚，有哭不可仰者。莊生曰：『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其是之謂歟? 棺車先發。送葬者以天大雨，皆以車行。冢地臨凱約嘉湖，氣象極雄渾。壙已成，棺至，相者以機維繫之，令棺懸穴上，與土平。牧師讀葬詞，率衆祈禱。禱已，相者縱棺，令徐徐落穴中。衆賓皆散去，余獨與一友留墓上，視葬者釘包棺之槨（以木爲之，較棺略大）已，乃步行而歸。此余第一次赴西方葬禮也。

一〇　家書屢爲人偷拆（十月二十日）

吾母第十二號家書言吾近所寄書屢爲人拆視，四五次矣。此必不良政府畏民黨，乃出此卑汚之手段偷閱人家書，眞可惡也。

一一　韋蓮司女士之狂猖（十月二十日）

星期六日與韋蓮司女士（Edith Clifford Williams）出游，循湖濱行，風日絕佳。道盡，乃折而東行數里至厄特娜村（Etna）始折回，經林家村（Forest Home）而歸。天雨數日，今日始晴明，落葉遮徑，落日在山，凉風拂人，秋意深矣。是日共行三小時之久，以且行且談，故不覺日之晚也。

女士爲大學地質學教授韋蓮司（H. S. Williams）之次女，在紐約習美術；其人極能思想，讀書甚多，高潔幾近狂猖，雖生富家而不事服飾；一日自剪其髮，僅留二三寸許，其母與姊腹非之而無如何也，其狂如此。余戲謂之曰『昔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有言，「今人鮮敢爲狂猖之行者，此眞今世之隱患也」。（吾所謂狂猖乃英文之Eccentricity），狂乃美德，非病也。』女士謂，『若有意爲狂，其狂亦不足取。』余亦謂然。余等回至女士之家

巳六時，卽在彼晚餐。晚餐後圍爐坐談，至九時始歸。

一二　惜別（十月二十日）

巴西友人蘇柴（Antonio C. P. Souza）君將歸國，來告別，執手淒然不成聲。昔南非法雷（J.C. Fanre）君歸國，余眞爲下淚。友朋之誼，數年相愛之情深矣，一旦爲別，別後天各一方，皆知後會無日，宜別之難也。

一三　羅斯福演說（十月廿二日）

今日得聞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演說，年來積願，於今始償。羅氏爲此邦一大怪傑，其人之是非功過頗不易論定。其崇拜之者，尊之如神。其毀之者，乃致詆爲僞君子（Hypocrite），謂爲貪位喜功。前年有人至欲賊殺之。此邦黨見甚深，雖蓋棺或猶未有定論耳。羅氏演說聲音殊不及白來恩（Bryan），有時其聲尖銳如女子叫聲。然思力明爽，懇切動人，又能莊能諧，能令人喜，能令人怒也。今日所說本省（紐約）政事，不足記；惟其言多警語，如云，今人皆喜誦古人名言法語，而不肯以施諸日用社會政治之常行，但實糟粕而遺精

神，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亦何益矣！其言曰：

若我至波士頓爲文學之演說，則波市人士傾室來聽，以其波士頓之風流鼓舞我，而贊揚我。若我引愛麥生之言，謂國家精神所在，在於漁人，樵子，農夫，市販，則波人必鼓掌歡呼。然我苟告之曰，愛麥生時之漁樵耕販，卽今日之鑛工，路工，婦工，孺工，今日之國家宜顧卹此種工人之人權，則波人士將冷笑曰：『不圖羅斯福亦爲時俗所壞，非復吾輩中人矣。』是波人士但欲我高談詩文，而不欲我以詩中眞義譯爲人生日用之主義也。

羅氏又言：

政黨若失其造黨時之精神之主義，則毀之可也。今人之所以不肯去共和民主二黨者，以爲此其祖若父之黨，不宜背之。然吾亦有孫矣，若五六十年後，進步黨（羅氏所創）淪爲敗類政客之傀儡，而吾之孫子徒以此爲其祖父手造之黨，乃不忍毀壞而重興之者，則吾墓中之骨眞將轉側矣。

是日來聽講者約有千人。

一四　紐約美術院中之中國名畫（十月廿四日）

韋蓮司女士歸自紐約，以在紐約美術院所見中國名畫相告，謂最喜馬遠『山水』一幅。此幅余所未見，他日當往訪之。紐約美術院藏中國名畫九十幅，中多唐宋名品。余在彼時，心所注者，在摩根所藏之泰西眞蹟二十九幅，故不及細觀他室，亦不知此中乃有吾國瓌寶在也。今承女士贈以院中中國名畫目錄一册，內如唐裴寬『秋郊散牧圖』，宋夏珪『山水』（疑是彷本），元趙子昂『相馬圖』及『宋神宗賜范文正畫像』（上有熙寧元年勅，乃僞作也。范仲淹死於仁宗皇祐四年（一〇五二），熙寧元年（一〇六八）在十六年後了。疑此像亦是僞品。十九年二月廿五日記），皆甚佳。又有東晉顧虎頭（長康）『山水』一幅，當是僞作。

一五　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十月廿六日）

吾友訥司密斯博士（George W. Nasmyth）自波士頓來。訥君爲此邦持和平主義

者之一鉅子，嘗周遊歐洲諸國，隨在演說，創設大同學生會，今爲『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 董事之一；今以父病奔回綺城，今日下午枉顧余室，談國家主義及世界主義之沿革甚久。訥氏素推崇英人安吉爾（Norman Angell）。安氏之書大幻覺 (The Great Illusion) 以爲列强之侵略政策毫無實在利益，但有損害耳，不惟損人，實乃損己。蓋今日之世界爲航路電線所聯絡，譬之血脈，一管破而全身皆受其影響。英即敗德，不能無損其本國財政也。德之敗英法亦然。能知斯義，自無戰禍矣。其書頗風行一世，謂之安吉爾主義(Angellism)。余以爲此一面之辭耳。公等徒見其金錢生計之一方面，而不知此乃末事而非根本之計也。今之英人，法人，德人豈爲金錢而戰耶？爲『國家』而戰耳。惟其爲國家而戰也，故男輸生命，婦女輸金錢奩飾，以供軍需。生命尚非所恤，何況金錢？故欲以生計之說弭兵者，愚也。

今之大患，在於一種狹義的國家主義，以爲我之國須陵駕他人之國，我之種須陵駕他人之種（德意志國歌有曰：『德意志，德意志，臨御萬方「über alles」），凡可以達此自

私自利之目的者，雖滅人之國，殲人之種，非所恤也。凡國中人與人之間之所謂道德，法律，公理，是非，慈愛，和平者，至國與國交際，則一律置之腦後，以爲國與國之間强權卽公理耳，所謂『國際大法』四字，卽弱肉强食是也。（德大將畢恩赫低〔Bernhardi〕著書力主此說，其言甚辯。）此眞今日之大患。吾輩醉心大同主義者不可不自根本着手。根本者何？一種世界的國家主義是也。愛國是大好事，惟當知國家之上更有一大目的在，更有一更大之團體在，葛得宏斯密斯（Goldwin Smith）所謂『萬國之上猶有人類在』（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是也。

强權主義（The Philosophy of Force）主之最力者爲德人尼采（Nietzsche）。達爾文之天演學說，以『競存』爲進化公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其說已含一最危險之分子。猶幸英國倫理派素重樂利主義（Utilitarianism）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道德之鵠，其學說入人甚深。故達爾文著人類進化（The Des ent of Man），追溯人生道德觀念之由來，以爲起於慈憫之情。雖以斯賓塞之個人主義，本競爭生存優勝劣敗之說，以爲其倫

理學說之中堅，終不敢倡爲極端之强權主義。其說以『公道』（Justice）爲道德之公理。而其所謂公道之律曰：

人人皆得恣所欲爲，惟必不可侵犯他人同等之自由。

即『我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是也。則猶有所限制也。至於尼采則大異矣。其說亦以競爭生存爲本，而其言曰：

人生之目的不獨在於生存，而在於得權力（The Will to Power）而超人。人類之目的在於造成一種超人社會（Superman）。超人者，强人也。其弱者皆在淘汰之列，殲除之，摧夷之，毋使有噍類。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今之所謂道德，法律，慈悲，和平，皆所以扞衞弱者，不令爲强者所摧夷，皆人道之大賊也。耶穌敎以慈愛爲本，力衞弱者，以與强者爲敵，故耶敎乃人類大患。耶敎一日不去，此超人社會一日不可得也。慈悲也，法律也，耶敎也，道德也，皆弱無力者之護符也，皆奴隸之道德也，皆人道之蟊賊也，皆當斬除淨盡者也。

自尼采之說出，而世界乃有無道德之倫理學說。尼氏爲近代文豪，其筆力雄健無敵。以無敵之筆鋒，發駭世之危言，宜其傾倒一世，——然其遺毒乃不勝言矣。文人之筆可畏也！

訥博士新自歐洲歸，當戰禍之開，博士適居英倫，與安吉爾之徒日夜謀所以沮英人之加入戰事，皆無效。比利時既破，博士冒險至歐陸訪察戰國實情，故博士知戰事甚詳。博士謂余曰：

吾此次在大陸所見，令我益嘆武力之無用。吾向不信托爾斯泰及耶穌教匱克派（Quakers）所持不抵抗主義（Nonresistance）即老氏所謂『不爭』是也，今始稍信其說之過人也。不觀乎盧森堡以不抵抗而全，比利時以抗拒而殘破乎？比利時之破也，魯問（Louvain）之城以抗拒受屠，而卜路塞爾（Brussels）之城獨全。卜城之美國公使屬匱克派，力勸卜城市長馬克斯（M. Max）勿抗德師，市長從之，與德師約法而後降，今比之名城獨卜路塞爾巋然獨存耳。不爭不抗之惠蓋如此！

民國三年十月

博士之言如此。老子聞之必曰是也。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老子之言曰：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又曰：

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夫唯不爭，故無尤。

又曰：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强，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耶穌之言曰：

人則告汝矣，曰，抉而目者而亦抉其目，拔汝齒者汝亦拔其齒。我則詔汝曰毋報怨也。人有批而右頰者以左頰就之；人有訟汝而奪汝裳者，以汝衣幷與之；人有强汝行一里者，且與行二里焉。

此二聖之言也。今之人則不然。其言曰弱肉强食，曰强權卽公理，曰競爭者，天演之公理也，曰

世界者，强有力者之世界也。此亦一是非也，彼亦一是非也，古今人之間果孰是而孰非耶？

（附記）今夜遇休曼校長之子 Jacob G. Schurman, jr，其人當比利時被侵時適在卜路塞爾，親見魯問之殘破及卜路塞爾之獲全，因詢以訥博士告我之言是否確實。休曼君言卜城之獲全，實出美公使 Brand Whitlock 之力。其時市長 M. Max 有本市民兵二萬，鎗二萬支，已決以兵力拒數倍之德師。賴美使力勸以抗拒之無益，乃降。余詢以美使是否屬賈克派，休曼君答云『此則非所知也。』（十一月十三日）

一六 『一致』之義（十月廿六日）

前與韋蓮司女士談，女士問『人生倫理繁複難盡，有一言以蔽之者乎？』余答曰：『此不易言。無已，其惟「一致」乎？（Consistency）一致者，言與行一致，（言顧行，行顧言）今與昔一致，（今與昔一致者，非必以昔所是爲是，昔所非爲非也。昔所見爲是，是故是之；今吾識進矣，乃以昔所是爲非，則非之。其所是非異也，而其以吾所認定爲是非者而是非之，則一也，則

亦一致也）對人與對己一致是也。』女士以爲然。今日與訥博士談，博士問『天然科學以歸納論理爲術，今治倫理，小之至於個人，大之至於國際，亦有一以貫之之術乎？』余答曰，『其唯一致乎？一致者，不獨個人之言行一致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不欲施諸吾同國同種之人者，亦勿施諸異國異種之人也。此孔子所謂「恕」也，耶氏所謂「金律」也，康德(Kant)所謂「無條件之命令」也，（康德之言曰，「凡作一事，須令此事之理由可成天下人之公法。」）〔"Always act so that thou canst will the maxim of thy act to become a universal law of all rational beings." —— The Categorical Imperative〕此卽中庸所謂「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也。）斯賓塞所謂「公道之律」也，（見上則，）彌爾所謂「自由以勿侵他人之自由爲界」也，皆吾所謂一致也。一致之義大矣哉！』

一七　讀葛令倫理學發凡與我之印證（十月廿七日）

頃讀葛令（T. H. Green）倫理學發凡中之一篇論『公益範圍之推廣』（pp.

237—253），其立論與我年來所持一一脗合，其文亦清暢可誦。吾月前在倫理學會演說「人羣之推廣」（The Extension of the Group），略言「自一家而至一族一鄉，自一鄉而至一邑一國，今人至於國而止，不知國之外更有人類，更有世界，稍進一步，即躋大同之域。至國界而止，是自畫也。」今讀葛氏書，深喜古人先獲我心，故誌之。吾前年在西雷寇大學大同會演說「大同主義」之眞諦，以康德「常把人看作一個目的，切勿看作一種用具」（Always treat humanity as an end, never as a means. 此語最不易譯）之語作結，葛氏亦然。

一八　周詒春君過美之演說（十月三十日）

清華學堂校長周詒春君過此，此間同學開會歡迎之。周君演說，略曰：「諸君畢業，可歸即亟歸，勿久留此，須知中國需才急也。」此言乃與余平日所持「毋欲速，」宜久留習高等學問，學不厭深之意均反。周君又言留美歸國學生之大病：「一曰自高聲價，」是也；「二曰不切實用」（Fall short of real practicality。）其所舉不切實用之例，如「不知運動

場規則，不知踢球場廣袤，不知議事秩序』似近於細碎。

一九　李鴻章自傳（十月三十日）

哲學教師漢蒙先生今夜應哲學會之請，來會談話，摘讀美國新出版之李鴻章自傳（Memoirs of Li Hung-Chang）。此書所記李氏日記，乃大不類中人口吻，疑出僞託也。他日當覓此書細研究之，如果出僞託，當揭其奸。（數日後，余借得此書讀之，果皆僞作也。因作書評呈漢蒙先生，請其寄與印行此書之書店。）

二〇　演說之道（十月三十日）

演說的規則：（一）先要知道『演說術』（Oratory）已不合時宜了；（二）先把你要說的話一一想好；（三）把事實陳述完了，就坐下來；（四）不要插入不相干的笑話；（五）不要管手勢聲音等等；（六）個個字要清楚；（七）演說之前不要吃太飽，最好喝杯茶或小睡；（八）小有成功，不可自滿，當時時更求進步。

此一則見雜誌，記演說之道，甚合吾平日所閱歷，附記於此。

二一 近世不婚之偉人（十一月二日）

吾嘗倡『無後』說，今錄近世不婚之偉人如下：

哲學家 笛卡兒（Descartes）
　　　 巴士卡爾（Pascal）
　　　 斯平娜莎（Spinoza）
　　　 康德（Kant）
　　　 霍布士（Hobbes）
　　　 陸克（Locke）
　　　 斯賓塞（H. Spencer）

科學家 奈端（Newton）

計學家 亞丹斯密（Adam Smith）

文學家 福爾特兒（Voltaire）

政治家　別特（Wm. Pitt）

　　　　加富爾（Cavour）

史學家　吉朋（Gibbon）

二二　『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十一月三日）

韋蓮司女士語余曰：『若吾人所持見解與家人父母所持見解扞格不入，則吾人當容忍遷就以求相安乎？抑將各行其是，雖至於決裂破壞而弗恤乎？』此問題乃人生第一重要問題，非一言所能盡，余細思之，可得二種解決：

余東方人也，則先言東方人之見解。昔毛義有母在，受徵辟，捧檄而喜。其喜也，爲母故也。母卒，即棄官去。義本不欲仕，乃爲母屈耳。此東方人之見解也。吾名之曰『爲人的容忍』（Altruistic Toleration）。推此意也，則父母所信仰（宗教之類），子女雖不以爲然，而有時或不忍拂愛之者之意，則容忍遷就，甘心爲愛我者屈可也。父母老矣，一旦遽失其所信仰，如失其所依歸，其痛苦何可勝算？人至暮年，不易改其見解，不如吾輩少年人之可以新信仰易舊

信仰也，其容忍也，出於體恤愛我者之心理，故曰『爲人的容忍。』

次請言西方近世之說，其說曰：『凡百責任，以對一己之責任爲最先。對一己不可不誠。吾所謂是，則是之，則篤信而力行之，不可爲人屈。眞理一而已，不容調護遷就，何可爲他人之故而強信所不信，強行所不欲行乎？』此『不容忍』之說也。其所根據，亦並非自私之心，實亦爲人者也。蓋人類進化，全賴個人之自蓋思想之進化，則有獨立思想者之功也。政治之進化，則維新革命者之功也。若人人爲他人之故而自遏其思想言行之獨立自由，則人類萬無進化之日矣。（彌爾之羣己權界論倡此說最力，伊卜生之名劇玩物之家亦寫此意也。）

吾於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

二三　印度『月中兔影』之神話（十一月三日）

葦女士與余行月光中，因告余以印度神話『月中兔影』。其言甚豔，記之：

當婆羅門打達王時，佛降生爲兔，居林中，有三友：一猿，一麐，一獺，皆具智慧。兔屢教三獸布施守齋期。一日逢齋期，四獸各出覓食。猿得檬果，麐得肉，獺得魚。兔自思：

『若有人問我乞食，吾所食惟草耳，何以應之？』轉念『果有乞食者，當捨吾身與之。』

奇事將現於下界，則天上帝座驟暖。天帝(Sakra)下視見兔，思試其誠否，乃化爲沙門，先乞食於三獸。三獸各施所得，沙門皆卻之，乃乞食於兔。兔自喜捨身有緣，乃告之曰：『沙門吾今日所布施不同往日。汝且拾柴生火，然後告我。』沙門以生炭作火，火然乃告兔。兔大歡喜欣然踴身入火中。

火乃不灼其身，兔駭問。沙門乃告之曰：『我非沙門，乃天帝來試汝道行耳。今汝果誠心，汝之行，宜令天下人知之，永永無忘。』

帝乃拔一山，捏之，以其汁作器，圖兔形於月中。此月中兔影所由來也。

（注）Sakra 一名 Indra，印度最尊之神。

二四　理想貴有統系（十一月四日）

吾近來所以不憚煩而瑣瑣記吾所持見解者，蓋有故焉。吾人平日讀書雖多，思想雖雜，

而不能有有統系的理想，不能有明白了當之理想。夫理想無統系，又不能透澈，則此理想未可謂爲我所有也。有三道焉，可使一理想眞成吾所自有：

一曰談話　友朋問答辯論，可使吾向所模糊了解者，今皆成明澈之言論。蓋談話非明白透澈不爲功也。

二曰演說　演說者，廣義的談話也。得一題，先集資料，次條理之，次融會貫通之，次以明白易曉之言抒達之：經此一番陶冶，此題眞成吾所有矣。

三曰著作　作文與演說同功，但此更耐久耳。

卽如吾所持『大同主義』（Cosmopolitanism or Internationalism），皆經十餘次演說而來，始成一有統系的主義。今演說之日漸少，故有所觸，輒記之此册（上所記甚零星細碎，然勝不記遠矣），不獨可以示他日之我，又可助此諸見解令眞成我所自有之理想也。

二五　吾國『月中玉兔』之神話（十一月五日）

吾國古代亦有『月中玉兔』之神話，今約略記之：

有此說。

西王母授后羿（此羿乃帝堯之臣。『十日並出，堯命射之，應手而沒。』）不死之藥，羿妻姮娥竊之而逃，奔月中化而爲蟾蜍。張平子（衡 78—139 A. D.）靈憲

淮南子精神訓亦曰：『日中有踆烏，月中有蟾蜍。』爾雅註：『蟾蜍似蝦蟆，居陸地。』

抱朴子曰：『蟾蠩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

後漢書天文志：『嫦娥竊羿不死藥，奔月中，及之，化爲蟾蜍。』

兔　陸佃云：『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曲禮：『兔曰明視。』

張華博物志：『兔望月而孕。』

王充論衡『兔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故曰兔吐也。）

道教神話，謂『玉兔居月中爲月神擣藥。』

適按：以兔易蟾蜍，疑由於印度神話之影響。觀下記以娑羅樹易桂樹，印度思想之影響更顯矣。

桂(Cassia tree, Cinnamon) 唐人已有謂桂生月中者。七修類稿以爲內典之娑羅樹(The sál tree, shorea robusta)卽月中桂，玉兎居其下，爲月神擣藥。

酉陽雜俎：『仙人吳剛受謫，居月中，令砍桂樹，斧下創卽合。』

月老　唐韋固道經宋城，見老人坐月中檢書，怪而問之。老人言：『此書乃人間婚姻簿，』懷中出赤繩示固曰：『吾以此繩繫人間夫婦之足，雖生離暌隔，終當會合。』固因問己婚姻。老人曰：『汝婦乃彼肆賣菜嫗之女也。』固翌日往訪之，見老嫗抱二歲女孩，殊陋。固令人刺之，中其眉而逝。後十四年，固娶婦，好女子也。婚後察之，眉心有創痕，詰之，乃十四年前宋城賣菜嫗女也。

連類記此以自遣。少時不喜神話，今以社會學之眼光觀之，凡神話皆足以見當時社會心理風俗，不可忽也。

二六　法人剛多賽與英人毛萊之名言(十一月六日)

剛多賽說：

"It is not enough to do good, one must do it in a good way. No doubt we should destroy all errors, but as it is impossible to destroy them all in an instant, we should imitate a prudent architect who, when obliged to destroy a building, and knowing how its parts are united together, sets about its domolition in such a way as to prevent its fall from being dangerous."

——de Condorcet

毛萊說：

"Now however great the pain inflicted by the avowal of unbelief, it seems to the present writer that one relationship in life and one only justifies us in being silent where otherwise it would be right to speak. This relationship is that between child and parents."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28.

韋蓮司女士昨寄書引此二則印證吾言，其言甚透澈故載於此。

讀 Morley 書，見原文，續錄一段：

"This, of course, only where the son or daughter feels a tender and genuine attachment to the parent. Where the parent has not earned this attachment, has been selfish, indifferent, or cruel, the title to the special kind of forbearance can hardly exist. In an ordinary way, however, a parent has a claim on us which no other person in the world can have, and a man's self-respect ought scarcely to be injured if he finds himself shrinking from playing the apostle to his own father or mother.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二七　西人所著之中國詞典（十一月六日）

在藏書樓見 Wm. F. Mayers' "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 (London: Trübner and Co;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一書，乃中國詞典也。其

書甚佳，考證詳悉，非率爾操觚者之比也。此書出版於一八七四年，距今適四十年，而書之複葉末劄，蓋四十年無人問津，至余爲第一人耳。作者有知，得無有知己不易得之歎乎？

二八　梵文內典名字（十一月六日）

此書所載內典名字，附以梵文，甚有用，附載一二：

三乘（Triyâna）：

聲聞（Srâvaka）　聽者

圓覺（Pratyeka Buddha）　有完全智慧者

菩薩（Bôdhisattwa）　與智慧爲一者

三界（Trâilôkya）：

欲界（Kâmadhâtu）

色界（Rûpadhâtu）　色卽色相（Form）

無色界（Arûpadhâtu）

三歸（Trìsharana） 卽三寶（Triratna）

歸依佛（Buddha）

歸依法（Dharma）

歸依僧（Sangha）

三藏（Tripitâka，譯篋也）：

修多羅（The Sûtras）（經）

毗尼（The Vinâya）（律）

阿毗曇（The Abhidharma）（論）

五戒（Pancha Vêramani）：

殺生 偷盜 淫 綺語 飲酒

五根（Pancha Indrya）

五蘊（Pancha Skandha）： 蘊者，有之所以爲有也。

色(Rûpa)　行(Karma)　受(Vêdarâ)　識(Vidyñana)

想(Sandyña)

以受譯 Vêdanâ (Perception) 甚佳。色不如相(Form)也。

六塵(Bahya Ayatana):

色　聲　香　味　觸　法　　法(Dharma)者何?辨別是已。

六入(六愛)(Chadâyatana):

目　耳　鼻　舌　身　意

六識(Vidyñana):同上

六波羅蜜(Paramitâs)波羅蜜者,達彼岸之道也,亦曰六度:

(一)行善　(二)修行(守戒)　(三)忍耐　(四)勇猛　(五)靜念　(六)智慧(般若)(Pradjña)

六道(六趣)(Gâti)(Paths of existence):

(一)天（Dèva）　(二)人（Manuchya）　(三)修羅（Asura）（Titanic demons）　(四)餓鬼（Prêta）　(五)畜生（Tirisan）　(六)地獄（Naraka）

六通（Abhidyña）：

(一)天眼通（可見一切）　(二)天耳通（可聞一切）

(三)身如意通（遊行無罣礙）　(四)他心通（可知曉他人之思慮）

(五)宿命通（能知往古）　(六)漏盡通（能曉古今未來）

二九　所謂愛國協約（十一月六日）

讀紐約時報，見汪精衞蔡子民章行嚴三君與孫中山約勿起三次革命，乃與袁政府為和平協商，名之曰『愛國協約。』袁克定助之。政府已解黨禁，赦南中諸省之二次革命諸首領。果爾，則祖國政局可以和平了結，眞莫大之福，吾翹企祝諸公之成功矣！

今日之事但有二途，政府不許愛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國家，而奪其言論出版

之自由，絕其生路，逐之國門之外，則舍激烈手段外別無他道。黨禁一日不開，國民自由一日不復，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則革命終不能免。政府今日翻然而悟猶未爲晚，否則政府自取敗亡耳。

張亦農來書，謂聞之黃克強，云前所傳汪蔡諸人調停平和協商事，皆屬子虛。政府實無意和平了解，民黨亦無意含糊了事也。果爾，則吾之樂觀又成虛望矣。（十一月十一日記）

三〇　讀十字架之眞諦後寄著者書（十一月七日）

吾在安謀司赴東美學生會時遇美國人節克生君（Henry E. Jackson），與談甚相得。其人著書甚多，頃承以所著十字架之眞諦見寄，囑余讀後告以所見，因作此書寄之。余向不留函稿，此書以可以見余宗教思想之一斑，故節錄之：

"........You have more than once referred to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contrast to the death of Jesus. Frankly speaking, the

death of Socrates as described by Plato often appeals to me more strongly than the death of Jesus which I find in the four Gospels. It seems to me that one must first have the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in min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say that what Jesus did during the crucifixion was greater and nobler than what Socrates did at his death........Shall I say that you have unjustly though unconsciously belittled the death of Socrates?

"Again, you say: 'The way Jesus acted showed Him to be the Son of God, and because He was the Son of God, He acted as He did.' It seems to me that here you are unconsciously reasoning in a circle. You assume the Christian assumption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For to me who have no such presupposition in mind, the behavior of Jesus during his crucifixion does *not* prove that He was God's Son, any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or the death of Stephen (Acts 6.) proves Socrates or Stephen to be the Son of God.

"In a sense I am a Unitarian, although I have never labeled

my religion. I have greater admiration and love for Jesus if he were a man, than if he were the Son of God. It would not be remarkable at all for the Son of God to act as Jesus did act. But it *was* and will always be remarkable that a *man* should have acted as Jesus did.

"In short, you have 'succeeded in freeing the truth in Jesus' death from provincial, theological theories' (to quote your own words) *all except one*, namely, the theory that Jesus was the Son of God. And that theory needs proof too."

三一　備作宗教史參考之兩篇呈文（十一月十日）

下附『張勳請復張眞人位號呈』及『內務部議復呈』以其可備作宗教史者之參考也，故載之。張呈固無理，而內務部復呈曰：『「天師」「眞人」諸名號本爲教中信徒特立之稱。……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願沿舊稱，在所不禁，斷無由國家頒給封號印信之理。』果爾，則尊孔典禮，『衍聖』封號，又何以自解？蓋遁辭耳！

（一）

長江巡閱使張勳，以信教自由載在約法，爰呈請大總統，請復眞人張元旭位號，以正道宗，略謂：

共和以後，信教自由，載諸約法，而民信益昭。惟孔子起自衰周，釋氏來從西域，而道教則濫觴於崆峒，探源於黃老，實我國最古之教，所當特與保存者也。但其爲教，派別甚繁，左道旁門，多違正軌，尤非嚴加崇黜，不足以葆其眞而端民趣。

查今世之談道教者，莫不以「正一」爲正宗，而「正一」則始於漢張道陵。史稱道陵生於建武十年，幼通道德經、地理、河洛、圖緯之書，皆極其奧。旋得道於鶴鳴山，有神君授以正一祕籙三清衆經及劍印衣冠諸法器。飛昇之日，以其祕籙劍印授其長子衡，並誡之曰「領此文驅邪誅妖，佐國安民，世世一子紹吾之位。」後其子孫世襲「眞人」位號，居於江西貴溪縣之龍虎山，閱二千年，至今眞人張元旭，蓋已六十有二代矣。按其教旨，雖與渦水之言未能吻合無間，不足推爲道教初祖，而

與洙泗儒宗相提並論。然相沿已久，爲一部分人民之所信仰，捍災禦患，未嘗不稍著靈奇。閱世數十，尙無失德，堪以稱爲玄門正鵠，而非三茅別派所能同日而語者也。且其家法相承，世存道號，歷朝遞與，莫不因而封之，如『法師』『天師』諸名位。清室則以列諸三品實官，與儕朝請，並頒給銅印一顆，以資信守，幾與曲阜孔門同其隆重，而爲海內閥閱世家之第二。

不謂民國肇興未久，前江西都督李烈鈞竟行呈請撤銷，並其前清所賜香租歲額千餘金一概停給。嗣者李逆叛跡已昭，經該屬士紳屢請規復，均以格於前案，未以上聞。而人民信仰日墜，道敎一流，幾於並此而失其宗。伏思信敎自由雖載諸約法，然未明定範圍。近日異敎龐興，如黃天白蓮之類，時有所聞，莫不獨標一幟，自附道流。使非明定標準，示以皈依，何以正人心而維古敎？加以尊孔已奉明文，藏佛仍存舊制，姑無論三敎夙號同源，道敎未能偏廢，卽以山川古跡而言，亦應在保存之列。況『眞人』本屬法徽，非同爵秩，揆其性質，迨與私謚無殊，並不糜費國家俸給，似

無妨仍准復其舊稱。至香租既經歸公，可否給還，則應下諸所司，另行核議。勳本贛人，居近道山，深知其蘊，憫道教之凌夷，懼世風之邪忞，用敢援據約法，代爲之請。伏乞大總統鈞鑒，訓示施行。（奉批交內務部核議具覆。）

（二）

長江巡閱使張勳日前請復眞人張元旭位號一案，玆由內務部遵令核議，分別呈請大總統，略謂：

核閱原呈內稱『信敎自由，載諸約法。道敎爲吾國最古之敎，所當特予保存。「眞人」一本屬法徽，非同爵秩，似無妨仍准復其舊稱。』又稱『前淸所賜香租歲額千餘金一概停給，可否給還，應下諸所司，另行核議』各等語。查自來道家託源黃老；竊維黃老之學，簡約精純，雖與儒家分途，而其要同歸於致用。故漢承秦敝，頗以無爲爲治。司馬遷敍六家要旨，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又曰：『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其爲當

世所重有如此者。自後燕齊之士好談神仙，一變而為服食煉養，再變而為符籙科教，習其術者古人以為方士。此道家之末流，殊不可與黃老同科也。

『正一』之教始於張道陵，實符籙所自起，世世子孫傳其劍印。蓋唯玄風不暢，而後教宗乃立，上溯崆峒，轉違其本。至於『天師』『眞人』諸名號，本為教中信徒特立之稱，如元魏寇謙之，唐葉法善，宋林靈素，元邱處機，祁志誠等皆有此號。譬彼釋氏，則云『尊者』『禪師』。律諸耶教，亦有『牧師』『神甫』。信教自由，載在約法，人民願沿舊稱，在所不禁，斷無由國家頒給封號印信之理。即前國務院所取銷者，專指前朝所頒印信品秩而言，並已據張元旭呈自願遵照命令取銷廢撤，可無庸議。

若張氏原有財產，自應按照法律保護，疊經本部一再咨行前江西都督飭屬遵奉在案。香租一項，查前張元旭呈稱『雍正間發帑修葺上淸宮，復以修造餘貲置香租田於貴弋兩縣。祠廬虧欠國庫，將香租田請縣飭書收租易銀。除納丁漕外，餘銀

三百六十兩，按季發給。自咸同間兵燹，觀院頹敗，田畝遺失甚多，惟香租在官，仍由書經收抵納丁漕』等語。此項租田所獲，果於國賦無逋，餘銀自應作爲張氏私產，循例發給。惟原呈內所稱田畝遺兵遺失，是否統指此項香租田在內？又稱每年餘銀三百六十兩，與該巡閱使呈稱歲額千餘金亦屬不符。擬由部咨行江西巡按使飭貴弋兩縣查明辦理，庶於宗教信仰之自由，人民財產之保護，兩無違背。伏乞大總統訓示施行。

當奉批令：准如所擬辦理。至張氏原有財產，自應依照法律一體保護。即由該部轉行江西巡按使查明辦理，並行知長江巡閱使查照。

三二　專精與博學（十一月十日）

與趙元任君同訪哲學教師阿爾培（E. Albee）先生，談至夜深始歸。先生爲言其生平所喜哲學之外，尚有寫眞攝影及顯微鏡之考察二事，因出其所攝海陸山谷風景若干册，又以其所寶顯微鏡見示。其夫人亦工寫眞，兼精琴樂。因歎西方學者興趣之博，眞吾人覘國

者所不可不留意也。即如此校中教員，有電學工程教師高拉彼托夫(Karapetoff, V.)先生，爲此邦有名電學技師，而其人最工音樂，能弄諸樂器，爲此間名手。又有工程教師脫內勿(Trevor)先生亦以音樂著。又如算學教師辟爾勿曼(L. L. Silverman)，侯威次(Hurwitz)，皆以音樂著名者也。又如計學教師約翰生(A. S. Johnson)乃工埃及希伯來希臘諸古文，又擅文學；去年以其計學教授之餘暇著小說一部，頗風行。又如哲學教師狄萊(Frank Thilly)吾去夏見之，審其手中所讀書，乃意大利文之小說也。凡此諸人，略舉即是，至如史學教員裒爾(G. L. Burr)，古代語學教員須密(N. Schmidt)之博極諸學，尤不待言矣。近人洛威爾(Lowell 哈佛校長)之言曰：『教育之目的，在於使人知一物之物物，與夫物物之一物也』(Every thing of something, and something of every thing)。一物之物物者，專門也，精也。物物之一物者，旁及也，博也。若終身守一物，雖有所成，譬之能行之書廚，無有生趣矣。今吾國學者多蹈此弊，其習工程者，機械之外，幾於一物不知，此大害也。吾屢以爲言，然一二人之言安能收效，是在有心人之同力爲之，庶可挽救此偏枯之

弊耳。

三三　拒虎進狼（十一月十一日）

青島於四日前（七日）降日。青島一破，東亞兵禍不日可息矣。惟日人已佔膠濟鐵路全線，上日竟佔濟南。拒虎而進狼，山東問題殊不易解決也。

三四　西人骨肉之愛（十一月十三日）

孰謂西人家庭骨肉間之相愛不如東方耶？吾一日之間而得可記者數事焉：

（一）有名氐子（Dietz）者，其妻爲人所殺。氐子蹤跡得殺者，手斃之，以故得監禁終身之罪。（美國西部之人多輕俠好武而犯禁，殺人報仇，常事也。）其子名納司倪（名）氐子（姓）（Leslie Dietz），竭力營救，不獲請，乃於前年起徒步周行全國，遍謁各省之官吏，議員，名人，報館記者，乞其聯名爲其父請總統恩赦（美國總統有赦罪之權。）昨日行至紐約城，其請赦書已得十萬餘人之簽名，皆其二年來徒步請求而得者也。今聞其人將由紐約步行至華盛頓呈遞此請赦之書。此人之孝行

何讓緹縈，何讓儒林外史之郭孝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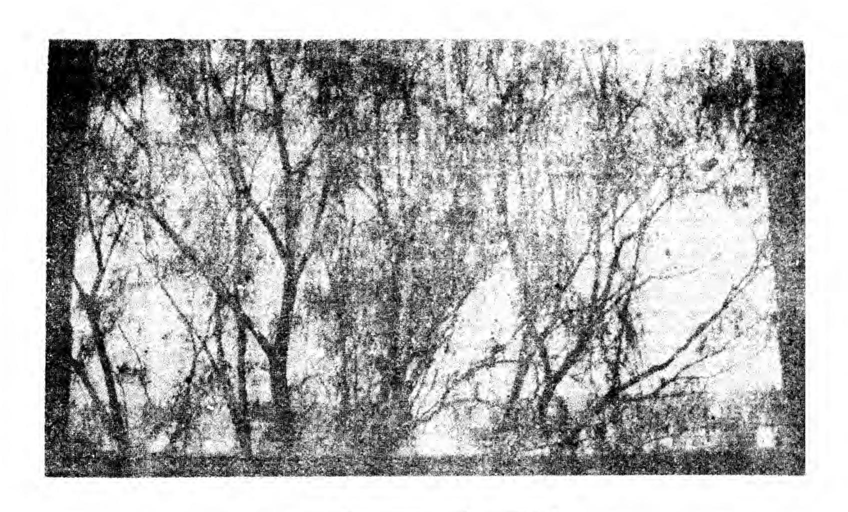
(二)昨夜有男女學生數人在此間比比湖南岸石崖上爲『辟克匿克』(Picnic)之會，有女學生失足墮崖下入湖，其弟 Paul L. Schwarzbach 急踴入湖中救之，用力過猛，頭觸水底之崖石，遂沈死。其姊爲同行者所救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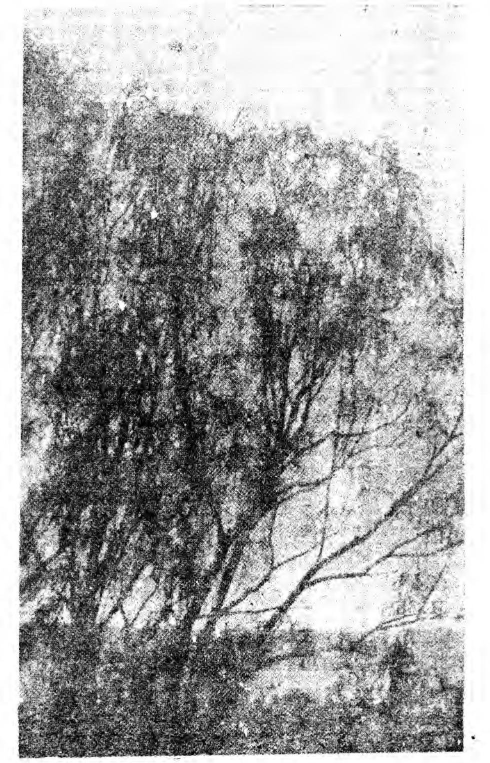
(三)今晨電報局以電話遞一電報致同居之傅內叟君，余爲代收之。其電報云：『二星期不得汝信，母大焦急，汝無恙耶？速以電覆！』發信者，傅之弟也。余手錄此電，心中乃思吾母不已。慈母愛子之心，東海西海，其揆一也。

右所記三則，皆一日間之事：一爲子之孝父，一則弟之愛姊，一則母之愛兒。(第二則稍異，以救人乃人人之天責也。) 孰謂西人家庭骨肉之相愛不如東人耶？

三五　秋柳（十一月十三日）

韋蓮司女士以其紐約居室窗上所見攝影數紙見贈。以其擇景深得畫意，不類凡手；又以其風景之幽勝，不類塵囂蔽天之紐約也，故附於此。（選印二幅）





秋柳

此間殊不多見垂柳，平日所見，大都粗枝肥葉，無飄灑搖曳之致。一日與女士過大學街，見垂柳一株，迎風而舞，爲徘徊其下者久之。

此諸圖皆垂柳也。余一日語女士吾國古代有『折柳贈別』之俗，故詩人詠柳恆有別意，女士今將去此適紐約，故以垂柳圖爲別云。

戊申在上海時，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獨垂柳迎風而舞，意態自如，念此豈老氏所謂能以弱存者乎？因賦二十八字云：

已見蕭颾萬木摧，尙餘垂柳拂人來。憑君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女士告我，此諸圖皆秋日所攝，其一乃雪中之柳也（此幅今删）。因念舊作，附記於此。（說苑記常摐（一作商容）將死，老子往問焉。常摐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曰：『亡』。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老子『不爭』之說附見本卷第一五則。）

女士謂余曰：『日本之犯中國之中立也，中國政府不之抗拒，自外人觀之，似失國體。然

果令中國政府以兵力拒之，如此利時所爲，其得失損益雖不可逆料，然較之不抗拒之所損失，當更大千百倍，則可斷言也。』余因以訥博士之語（見本卷第一五則）告之，並告以吾秋柳之詩，女士亦以爲此中大有眞理。

三六　讀英譯本漢宮秋（十一月十四日）

讀英人大衛氏（Sir John Francis Davis）所譯元劇漢宮秋。此書原本余未之見，乃先讀譯本，眞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劇是完全哀劇。卽以譯本論，其布局殊得劇家神意。

三七　記『辟克匿克』（十一月十五日）

『辟克匿克』者，英文爲"Picnic"，源出法文"Pique nique"，初爲一種宴會，赴會者各攜食品以餉衆賓。今此名已失原意。今此邦之『辟克匿克』乃一種野外旅行，同行者各攜飲食，擇僻地炊爨同享之；食已，積薪焚之，同行者擁火圍坐，談笑歌唱，至夜深始歸。

余第一次赴此種會在二年前，吾友紀能女士（Elizabeth Genung）延余及男女友朋數人會於紫蘭島。

第二次爲李德女士（M. C. Little）所招，會於比比湖畔。

第三次爲哲學會常年『辟克匿克』，會於六里溪叢林中。時在九月，月明無纖雲。食已，擁火爲哲學會選舉職員之會，書記就火光中讀會中記事錄，議事選舉，皆以口傳。

昨夜爲第四次會，會於叢林中。同行男女各七人，皆猶太人，以余素無種族界限，故見招。同行者有建築教師康恩先生及其夫人（夫人爲吾友 Robert Plaut 之姊），吾友貝勞君（Beller）兄妹，布奇渥女士（Boochever）姊妹，愛鳩敦君（Edgerton W. F.）等。既至，則堆石作竈，拾枝爲薪，燒水作咖啡，別積薪作火爲炙肉之竈。余等削樹枝爲箸，夾生肉就火上炙之，既熟，乃以麵包二片裹而食之。時水已沸，余助貝愛二君作咖啡，傳飲之，輔以餅牧蘋果。食已，皆席地圍火而坐。同行有能歌者，放聲而歌，餘人曼聲和之。余不能歌，爲誦詩二章。康恩先生留巴黎習美術甚久，能爲法國之歌。歌歇則談話爲樂，或相謔，或述故事，至夜八時，霜露已重，乃歸。

『辟克匿克』爲此邦通行之俗，不獨學生樂爲之，卽市民居人亦時時爲之。西方少年

男女同出，如『辟克匿克』之類，每延一中年已婚嫁之婦人同行，以避嫌疑，謂之曰『挾保娘』（Chaperon）西俗之美者也。

三八　袁氏尊孔令（十一月十六日）

中國數千年來，立國根本在於道德，凡國家政治，家庭倫紀，社會風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是以國有治亂，運有隆替，惟此孔子之道，亘古常新，與天無極。經明於漢，祀定於唐，俎豆馨香，爲萬世師表，國紀民彝，賴以不墜。隋唐以後，科舉取士，人習空言，不求實踐，濡染醞釀，道德寖衰。近自國體變更，無識之徒，誤解平等自由，逾越範圍，蕩然無守，綱常淪斁，人欲橫流，幾成爲土匪禽獸之國。幸天心厭亂，大難削平，而黌舍鞠爲荆榛，鼓鐘委於草莽，使數千年崇拜孔子之心理缺而弗修，其何以固道德藩籬而維持不敝？本大總統躬行重任，早作夜思，以爲政體雖取革新，而禮俗要當保守。環球各國，各有所以立國之精神，秉諸先民，蒸爲特性。中國服循聖道，自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本於修身。語其小者，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皆日用倫

常所莫能外，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語其大者，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苟有心知血氣之倫胥在範圍曲成之內。故尊崇至聖，出於億兆景仰之誠，絕非提倡宗教可比。前經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業已公布施行。九月二十八日爲舊歷秋仲上丁，本大總統謹率百官舉行祀孔典禮，各地方孔廟由各該長官主祀，用以表示人民，俾知國家以道德爲重，羣相興感，潛移默化，治進大同，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此袁氏尊孔之令也。此令有大誤之處七事，如言吾國政俗『無一非先聖學說發皇流衍，』不知孔子之前之文教，孔子之後之學說（老佛楊墨），皆有關於吾國政俗者也。其謬一。今日之『綱常淪斁，人欲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豈可盡以歸咎於國體變更以後二三年中自由平等之流禍乎？其謬二。『政體雖取革新，禮俗要當保守，』禮俗獨不當革新耶？（此言大足代表今日之守舊派。）其謬三。一面說立國精神，忽作結語曰『故尊崇至聖』云云，不合論理。其謬四。明是提倡宗教，而必爲之辭曰絕非提倡宗教。其謬五。『孔子之道亘古常新，

與天無極，』滿口大言，毫無歷史觀念。『與天無極』尤不通。其謬六。『位天地，育萬物，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苟有生知血氣之倫皆在範圍曲成之內』一片空言，全無意義，口頭讕言，可笑可歎。其謬七。嗟夫此國家法令也，擲筆一嘆！

三九　劉仲端病歿（十一月十六日）

得國中消息，知劉仲端（壽宜之從兄葆良先生之子，曾在此畢業）得熱病死於上海，知交中又死一個，一歎！

四〇　讀"David Harum"（十一月十六日）

昨夜讀一小說"David Harum", by Edward Noyes Westcott (1899, Appleton, N. Y.)寫此邦風土人物甚生動，深喜之。久不讀長篇小說矣，以其費時也。哲學教員客雷敦（J. E. Creighton）之夫人稱此書於余，且以此冊相假，故以暇時讀之。

四一　世界大同之障礙（十一月十七日）

一日，與本市監理會派教堂牧師 John A. Macintosh 先生談，余為言今日世界物

質上已成一家，航路，電線，鐵道，無綫電，海底電，皆團結全世界之利器也，而終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統一耳，徒以狹義之國家主義及種族成見爲之畛畦耳。先生亦以爲然，因引保羅書中言相發明：

但屬靈的不在先，屬血氣的在先，以後纔有屬靈的。（哥林多前書第十五章四十六節）

四二　讀墨子（十一月廿二日）

連日讀墨子，頗有所得。昨日以一日夜之力作一文論墨子之哲學，分四章：(一)墨子傳及墨學小史　(二)實利主義　(三)兼愛說　(四)非攻說共寫三十頁，手不停書，鐵筆爲禿。今夜在哲學會讀之，頗受歡迎。墨子之經上，經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含有無數精義，尙未能細心研究，他日當繼續爲之。

四三　擇耦之道（十一月廿二日）

夜過同居之法學助教卜葛特先生處小坐，談及婚姻問題，先生曾聽余演說中國婚姻

制度而善之。先生亦以爲西國婚制擇耦殊非易事，費時，費力，費財，而『意中人』(The ideal woman)終不可遘得，久之終不得不勉强遷就(Compromise)而求其次也。先生謂此邦女子智識程度殊不甚高，即以大學女生而論，其眞能有高尙智識，談辯時能啓發心思者，眞不可多得。若以『智識平等』爲求耦之準則，則吾人終身鰥居無疑矣。實則擇婦之道，除智識外尙有多數問題，如身體之健康，容貌之不陋惡，性行之不乖戾，皆不可不注意，未可獨重智識一方面也。智識上之伴侶，不可得之家庭，猶可得之於友朋。此吾所以不反對吾之婚事也。以吾所見此間人士家庭，其眞能夫婦智識相匹者，雖大學名教師中亦不可多得。友輩中擇耦，恆不喜其所謂『博士派』(Ph. D. Type)之女子，以其學問太多也。此則未免矯枉過直。其『博士派』之女子，大抵年皆稍長，然亦未嘗不可爲良妻賢母耳。

四四　大同主義之先哲名言（十一月廿五日）

Aristippus said that a wise man's Country was the world—Diogenes Laertius, Aristippus, xiii

Diogenes, when asked from what country he came, replied,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仝上

Socrates said he was not an Athenian or a Greek, but a citizen of the world.——Plutarch, On Banishment.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and my religion is to do good.——Thomas Paine, Rights of Man, chap. V.

My country is the world; my countrymen are mankind.——W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 Prospectus of the Public Liberator. (1830)

四五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之出處（十一月廿五日）

吾前所記 "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 一語蓋 Stephen Decatur（一七七九—一八二〇）之言。其全文如下：

"Our country! In her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 nations may she always be in the right; but our country, right or wrong."——Toast given at Norfolk, Apr. 1816.

此與下二則同意：

(1) "Be England what she will,
With all her faults she is my country still."
——Charles Churchill (1731-1764) "The Farewell."

(2) "England, with all thy faults I love thee still,
My country!"
——Wm. Cowper (1731-1800) "The Task" II.

四六　猶太文豪 Asher Ginzberg（十一月廿五日）

吾友薛爾勿曼 (L. L. Silverman) 博士以猶太文豪 Asher Ginzberg ("Ahad Ha-'Am"〔one of the people〕) 所著文相假（"Selected Essays": Philadelphia: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12）。此君博學能文，愛其種人最切，著書甚富。其人通英德法諸國文，而誓不以他種文字著作，其書皆希伯來文也。貧甚而不欲以賣文爲活，居倫敦賣花生果爲生，人不知其爲名聞天下之名士也。蓋有其先哲斯平娜莎

(Spinoza,亦猶太人)之遺風,二十世紀奇士之一也。此集乃其種人由希伯來文譯爲英文者。其文都佳,尤愛其"Two Masters"一篇。

四七　譯詩經木瓜詩一章(十二月三日)

偶思及木瓜之詩,檢英人C. Francis Romilly Allen所譯觀之,殊未愜心,因譯之如下:

投我以木桃,
報之以瓊瑤;
匪報也,
永以爲好也。

Peaches were the gifts which to me you made,
And I gave you back a piece of jade——
Not to compensate

Your kindnesses, my friend,
But to celebrate
Our friendship which shall never end.

四八　墨茨博士（十二月六日）

吾友德國墨茨博士（John Mez），爲德國學生界倡大同和平主義者之鉅子。去年秋，世界學生同盟會（"Corda Fratres",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此會倡於意大利，始於戊戌，其勢力所及至於歐美三洲。今此邦之世界學生會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乃此同盟會之一部，而各大學之世界學生會〔Cosmopolitan Club〕又爲此總會之一部）開第八次大會於綺色佳，墨茨被舉爲同盟會會長。歐洲戰事之起，博士在比利時，不欲犧牲其主義而從軍，遂間關走荷蘭，由荷至美。今自紐約來遊，相見甚歡。博士乃理想家（Idealist），能執其所謂爲『是』者，不爲流俗所移。今天下大患，在於理想家之寥寥。今見博士，如聞鳳鳴，如聞空谷之足音，喜何可言！博士之不從軍，非不

愛國也，其愛國之心不如其愛主義之心之切也，其愛德國也，不如其愛人道之篤也。此其所以為理想家歟？

四九　毛萊子爵（十二月六日）

韋蓮司女士以英人毛萊(John Morley)之姑息論(On Compromise 1874)相假，讀之不忍釋手，至晨二時半始畢。手鈔數節：（參觀本卷第二六則。）

"It is essential to the self-respect of every one with the least love of truth, that he should be free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on every occasion where silence would be taken for an assent which he does not really give. Still more unquestionably, he should be free from any obligation to foreswear himself either directly, as by false professions or by implication, as when he attends services, public or private, which are to him the symbol of superstition and were spiritual phantasmagoria. The vindication of this simple right of living one's life honestly can hardly demand any heroic virtue. A

little of the straightforwardness which men are accustomed to call manly is the only quality that is needed."

——Morley: On Compromise. p. 141.

There is no advantage nor honest delight in influence if it is only to be exerted in the sphere of secondary objects, and at the cost of the objects which ought to be foremost in the eyes of serious people. In truth the men who have done most for the world have taken very little heed of influence. They have sought light, and left their influence to fare as it may list."

——ibid. pp. 150-151.

"And what is this smile of the world, to win which we are bidden to sacrifice our moral manhood; this frown of the world, whose terrors are more awful than the withering up of truth and the slow going out of light within the souls of us? Consider the triviality of

life and conversation and purpose in the bulk of those whose approval is held out for our prize and the mark of our calling. Let us measure the empire over them of prejudice unadulterated by a single element of rationality, and let us weigh the huge burden of custom, unrelieved by a single leavening particle of fresh thought. Then how pitiful a thing seems the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se creatures of the conventions of the hour, as one figures the merciless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of matter sweeping us headlong thru viewless space; as one hears the wail of misery that is tor ever ascending to the deaf gods; as one counts the little tale of the years that separate us from eternal silence. In the light of these things a man should surely dare to live his life with little heed of the common speech upon him or his life, only caring that his days may be full of reality, and his conversation of truth-speaking and wholeness."

——ibid. pp. 151-152.

"'After us, the deluge', is not any worse than 'After us, the millennium.' Those who make no sacrifice to avert the deluge, and those who make none to hasten the millennium, are on the same moral level."

"A principle, if it be sound, represents one of the larger expediencies. To abandon that for the sake of some seeming expediency of the hour, is to sacrifice the greater good for the less. .... Nothing is so sure to impoverish an epoch, to deprive conduct of nobleness, and character of elevation."

——ibid. p. 203.

毛萊今爲子爵，乃英國文章泰斗。其人亦理想家，生平持世界和平主義。此次戰事之起，英政府主戰，毛萊居內閣不能止之，遂與工黨閣員 John Burn 同時引退，蓋能不以祿位而犧牲其主義者也。

五〇 節錄威爾遜訓詞（十二月九日）

美總統威爾遜氏昨赴國會行開會禮讀訓詞中有一節論國防駁今日浮囂之徒主張增軍備之說，甚中肯要，錄其一小節：

We are at peace with all the world. No one who speaks counsel based on fact or drawn from a just and candid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ies can say that there is reason to fear that from any quarter our independence or the integrity of our territory is threatened. Dread of the power of any other nation we are incapable of. We are not jealous of rivalry in the fields of commerce or of any other peaceful achievement. We mean to live our lives as we will; but we mean also to let live. We are, indeed, a true friend to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because we threaten none, covet the possessions of none, desire the overthrow of none. Our friendship can be accepted and is accepted without reservation, because it is offered in a spirit and for a purpose which no one need ever question or suspect Therein lies our greatness. We are the champions of peace and of concord. And we should be very jealous of this distinction which we have

sought to earn. Just now we should be particularly jealous of it, because it is our dearest present hope that this character and reputation may presently, in God's providence, bring us an opportunity such as has seldom been vouchsafed any nation, the opportunity to counsel and obtain peace in the world and reconciliation and a healing settlement of many a matter that has cooled and interrupted the friendship of nations. This is the time above all others when we should wish and resolve to keep our strength by self-possession, our influence by preserving our ancient principles of action.

威氏亦今日不可多得之理想家也。其所持政治思想，可謂爲西方文明最高之產兒。其人欲以道德爲內政，以道德爲外交，吾所謂『一致』者是也。其訓詞之結語尤有精采，錄之如下：

I close, as I began, by reminding you of the great tasks and duties of peace which challenge our best powers and invite us to build what will last, the tasks to which we can address ourselves

now and at all times with freehearted zest and with all the finest gifts of constructive wisdom we possess. To develop our life and our resources; to supply our own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as their need arises, from the abundant plenty of our fields and our marts of trade; to enrich the commerce of our own States and of the world with the products of our mines, our farms, and our factories, with the creations of our thought and the fruits of our character, —this is what will hold our attention and our enthusiasm steadily, now and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we strive to show in our life as a nation what liberty and the inspirations of an emancipated spirit may do for man and for societies, for individuals, for states, and for mankind.

使世界各國之爲政者皆若威爾遜然則此空前之惡戰決不致出現於二十世紀之中也。

美國今得威氏爲主，輔以白來恩（Wm. J. Bryan，亦今日之理想家），故得逍遙局

外，不與聞戰事。若羅斯福在白宮，則國事未可知矣。

五一　歌德之鎮靜工夫（十二月九日）

德國文豪歌德（Goethe，馬君武譯貴推）自言『每遇政界有大事震動心目，則黽勉致力於一種絕不關係此事之學問以收吾心。』故當拿破崙戰氛最惡之時，歌德日從事於研究中國文物。又其所著厄塞（Essex，劇名）之『尾聲』（Epilogue）一齣，乃作於來勃西之戰之日（見『年譜』一八九頁）。

此意大可玩味。怡蓀嘗致書，謂『以鞠躬盡瘁之諸葛武侯乃獨能於漢末大亂之時高臥南陽者。誠知愛莫能助，不如存養待時而動也。』亦卽此意。

吾友韋蓮司女士素習畫。自歐洲戰事之起，感憤不已，無意學畫，貽書紐約紅十字會，自效爲軍中看護婦，得報書以女士非有經練之看護婦而卻其請。女士益感慨憤懣。余以歌德之言告之，以爲人生効力世界，宜分功易事，作一不朽之歌，不朽之畫，何一非獻世之事？豈必執戈沙場，報勞病院，然後爲貢獻社會乎？女士以爲然，今復理舊業矣。

吾友匈加利人駱特（Hermann Roth），自戰事之起，憤美洲輿論之偏袒『協約之國』（英法俄也）每斤斤與人爭論，爲德奧辯護，嘵嘵不休，心志旣專，至不能用心學業。余感其愛國之誠，而憐其焦思之苦，至於顧頞其形神也。今日遇諸途，亦爲言歌德之言。駱特君請嘗試之，不知其有効否也？

五二　再與節克生君書稿（十二月十二日）

"You ask me, 'If there is not in the life of Jesus something more note worthy than in the death of Socrates, how are we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death of Jesus occupies a place so much larger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In the thought of the world?' It may be true that in the *religious*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Jesus may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But i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he world, the death of Socrates surely occupies an equally important ——perhaps more important——place as the death of Jesus. The death of Jesus founded a religion: the death of Socrates founded a philosophy.

This philosophy has had a *tremendous influence* upon the Greek and Roman world, and in the modern time upon our own world. The ideal of the modern world is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self-abnegation, but the Greek ideal of self-development; no longer the Christian ideal of Faith, but the Socratic ideal of Truth——Truth for which Socrates died!......

"I admit that *to the Christians* the death of Jesus does mean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e death of Socrates. But why? Because, it seems to me, centuries of powerful *tradition* have made it so.......The difference is due to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of the believer. It is something purely *subjective*, and has no *objective validity*.

"You say (in chap. on 'The Heroism of Jesus' in 'Great pictures as Moral Teachers'—by H. E. Jackson), 'With Socrates it was merely the question of his own death. With Jesus it was the problem of sin and its forgiveness.' That is not true. Socrates' Problem was not merely his own death.

'Socrates died for Truth; he sought Truth and found death. He offended the respectable people by calling their conduct and morality into question, by believing that 'a life unexamined is not worth living.' He was persecut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for the same offence as Jesus was persecuted. Before his death, his friends offered to help him to escape. This he refused. By his death he gave an example to his teaching that 'not life, but a good life, is to be valued;' not death, but unrighteousness and lawlessness, is to be avoided. ....

"Had the Greek people been as religious as the Jews, had Crito, Phaedo, and Plato been as simpleminded as the fishermen of Galilee, han the Socratic teachings emphasized a little more on the supernatural than they did,——Socraticism would have been a religion, and Socrates would have been a God. ....

"I do not deny the heroism of Jesus, but I can not belittle the heroism of Socrates."

藏暉室劄記卷八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十二月十二日至四年（一九一五）二月十四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論充足的國防（十二月十二日）

ADEQUATE DEFENSE.

Just as Congress assembles an apparently well organized and financed movement starts to create a scare about national defenses. Although there are presented no arguments not thoroughly refuted by the European war, the backers of this movement evidently hope to cause a panic and thus get the appropriations they desire. One may well question the sincerity and patriotism of those who resort to such methods. At present they deny wanting big armaments but only ask enough for "adequate defense". What is adequate defense? In case of war no defense is adequate that is not stronger than the

opposing force, and inadequate defense, these panic creators tell us, is as good as none. So to have "adequate defense" we must create an armament more powerful than any possible combination of foes could bring against us. And that would only be a beginning, for our potential foes might suspect that we were planning to attack them, just as we suspect them of planning to attack us. They would attempt to outstrip us in building armaments. Our jingo alarmists would call attention to this, create another scare and urge further appropriations. Such a race would be ruinous. To stop it either one side would have to voluntarily retire, and thus make its peaceful intentions clear, or it would have to find some pretext to attack the other when conditions for victory would seem most favorable. Europe's experience shows that the latter alternative is the most likely to be selected. Preparations for war only lead to war. The only adequate defense does not consist in armaments, but in just dealings with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s.

S. D.

此一則見"The Public" 十七卷八百七十一期，其言深可玩味。

卽以吾國言之，今人皆知國防之不可緩。然何謂國防乎？海陸軍與日本並駕，可以謂之國防乎？未可也。以日乃英之同盟國也。海陸軍與日英合力之海陸軍相等，足矣乎？未也。以日英又法俄之與國也。故今日而言國防，眞非易事，惟淺人無識之徒始昌言增軍備之爲今日惟一之急務耳。

增軍備，非根本之計也；根本之計，在於增進世界各國之人道主義。

今世界之大患爲何？曰：非人道之主義是已，强權主義是已。弱肉强食，禽獸之道，非人道也。以禽獸之道爲人道，故成今日之世界。『武裝和平』者，所謂『以暴制暴』之法也。以火治火，火乃益然；以暴制暴，暴何能已？

救世之道無他，以人道易獸道而已矣，以公理易强權而已矣。

推强權之說，於是有以『强』爲國之的者矣。德國國歌之詞曰：

德意志兮，德意志兮，陵駕萬邦。(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

今夫天下惟有一國可『陵駕萬邦』耳，而各國皆欲之，則不至於爭不止。此托爾斯泰所以謂爲至愚也。

今之持强權之說者，以爲此天演公理也。不知『天擇』之上尚有『人擇』。『天地不仁』，故弱爲强食。而人擇則不然。人也者，可以勝天者也。吾人養老而濟弱，扶創而治疾，不以其爲老弱殘疾而淘汰之也，此人之仁也。或問墨子：『君子不鬬，信乎？』曰：『然。』曰：『狗豨猶鬬，而況於人乎？』墨子曰：『傷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同於狗豨！』今之以弱肉强食之道施諸人類社會國家者，皆墨子所謂『行則同於狗豨』者也。

今之欲以增兵備救中國之亡者，其心未嘗不可嘉也，獨其愚不可及耳。試問二十年內中國能有足以敵日俄英法之海陸軍否？必不能也。卽令能矣，而日俄英法之必繼長增高，無有已時，則吾國之步趨其後，亦無有已時，而戰禍終不可免也，世界之和平終不可必也。吾故曰此非根本之計也。

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吾內政：此對內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

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力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眞進化，而吾國始眞能享和平之福耳。

難者曰，此迂遠之談，不切實用也。則將應之曰：此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爲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吾誠以三年之艾爲獨一無二之起死聖藥也，則今日其求之之時矣，不可緩矣。

此吾所以提倡大同主義也，此吾所以自附於此邦之『和平派』也，此吾所以不憚煩而日夕爲人道主義之研究也。吾豈好爲迂遠之談哉？吾不得已也。

二　金仲藩來書（十二月十三日）

金仲藩有書來云：

國勢危殆，民情渾沌，仍無異我五年前未去國之時。……我國情去共和資格遠甚遠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識書字，千人中不能得一人可與道常識，百萬人中不必

得一人可與言外情，達治理。衆愚如此，吾誠不知與誰言共和也！卽眞得共和矣，亦數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國之共和也。……

中央政治，近以外勢逼迫，稍有淸明氣象。內國公債十六兆元滿額，亦爲人民稍有信任政府之心之徵。……

三　海外之家人骨肉（十二月十四日）

得白特生夫人電話，邀星期四夜晚餐其家，以有他會辭之，乃改星期五夜。旣而思之，星期四夜乃十二月十七日，爲余生日，白特生夫人作此筵爲余作生日耳。遠客海外，久忘歲月，乃蒙友朋眷念及此，解我客思，慰我寥寂，此誼何可忘也。思及此，幾爲感激淚下。白特生夫婦視我眞如家人骨肉，我亦以骨肉視之。

四　讀戲劇七種（十二月二十日）

連日讀赫僕特滿（Hauptmann）兩劇：

（一）韓謝兒（Fuhrmann Henschel）

(二)彭玫瑰（Rose Bernd）

又讀梅脫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梅氏為比利時文學泰斗，為世界大文豪之一）四劇：

（一） Alladine and Palomides

（二） The Intruder

（三） Interior

（四） Death of Tintagiles

又讀泰戈爾（Tagore，印度詩人）一劇：

The Post Office

三人皆世界文學鉅子也。

五　世界會十週紀念詩以祝之（十二月廿二日）

此間世界學生會（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余去年為其會長）成立十年矣

（一九〇四——一九一五）今將於正月九，十，十一，三日行十週祝典。一夜不寐，作詩以祝之：

A SONNET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thought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his is no place to solely dance and feast!
　No! It expects us all to be the yea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you done in these ten years?" you say.
Little: 'tis no single grain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what are dreams now dreams no more shall be,
And to this tune the Muses shall all pl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詩成以示相知數人及英文文學教員羅刹先生（C. S. Northup），乞其削改，皆無大去取。今晨以示文學教長散僕生先生（M. W. Sampson），先生爲言第七句之"Yeast"與第八句之"Leaven"意既複沓，字亦雅俗懸殊，不宜並立。余極以爲是。惟"—east"韻不易得，故歸而易之以"—est"韻。末二節亦稍有變易，似較勝矣。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Ea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We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blest or oppre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Tis no mere place for us to feast and jest!
  No! It prepares us for the knightly quest
To leaven this our world and lead the van!

Little we did, and ten years passed away:
  No single grain it is that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ry people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此體名『桑納』體（Sonnet），英文之『律詩』也。『律』也者，爲體裁所限制之謂也。

此體之限制有數端：

(一)共十四行；

(二)行十音五『尺』；（尺者（foot）詩中音節之單位。吾國之『平平仄仄仄平平仄，』平平爲一尺，仄仄爲一尺，此七音凡三尺有半，其第四尺不完也。）

(三)每『尺』爲『平仄』調（Iambic），如：

（卜一（卜一（卜一（卜一（卜

(四)十四行分段法有兩種：

(甲)

——— a
——— b
——— a
——— b

——— c
——— d
——— c
——— d

——— e
——— f
——— e
——— f

——— g
——— g

(乙)

——— a
——— b
——— b
——— a

——— a
——— b
——— b
——— a

—— c–c
—— d–d
—— c–e

—— d–c
—— c–d
—— d–e

乙式或不分段如：

```
————————
　　——————
　　——————
　　——————
————————
　　——————
　　——————
　　——————
————————
　　——————
　　——————
————————
　　——————
　　——————
```

（五）用韻法有數種：

（子）a b a b — c d c d — e f e f — g g —

（丑）a b a b — b c b c — c d c d — e e —

（寅）a b b a — a b b a — c d c — d c d —

（卯）a b b a — a b b a — c d e — c d e —

（辰）a b b a — a b b a — c d d c c d —

（巳）a b b a — a b b a — c d c d e e —

（午）a b b a — a b b a — c d d — c e e —

吾所用者爲(乙)式(寅)調也。吾此詩爲第三次用此體，前二次皆用(甲)式，以其用韻少稍易爲也。

廿四日去水牛城，車中念及前詩，復以書與散僕生先生商榷。先生來書以爲第二稿所用 west 韻不如 east 韻之佳，第三句尤不如前稿，因言何不用 Priest 韻，遂成下稿。其第六七句乃先生所爲也。

"Let here begin a Brotherhood of Man,
 Wherein the West shall freely meet the East,
 And man greet man as man——greatest as least.
To know and love each other is our plan."

So spoke our Founders; so our work began:
 We made no place for pleasant dance and feast,
 But each man of us vowed to serve as priest
In Mankind's holy war and lead the van.

What have we done in ten years passed away?
　Little, perhaps; no *one* grain salts the sea.
But we have faith that come it will—that Day—
　When these our dreams no longer dreams shall be,
And every nation on the earth shall say:
　"ABOVE ALL NATIONS IS HUMANITY!"

六　告馬斯詩（民國四年一月一日）

車中無事，復作一詩，用前體，題為告馬斯。馬斯者（Mars），古代神話所謂戰鬬之神也。

此詩蓋感歐洲戰禍而作：

TO MARS

"Morituri te salutamus"

Supreme lord, we who are about to die

Salute thee! Come have we all at thy call
To lay down strength and soul and all in all
Without a murmuring, nor knowing whv!

And thou serenely watchest from on high
Man slaughter Man and Culture tott'ring fall!
And lo! the wounded—men all!—cry and crawl
And upward meet thy smiles with their last sigh!

O know thou what these dying eyes behold:
There have arisen two Giants new, more strong
Than they* that made thee captive once of old.

These, Love and Law, shall right all human wrong,
And reign o'er mankind as one common fold,
And thou, great god, shalt be dethroned ere long.

*The Aloadae (Otus and Ephialtes)

詩前所引拉丁文，譯言『垂死之臣敬禮陛下』古代羅馬帝無道，築鬬獸之場，令勇士與猛獸鬬，縱觀爲樂。勇士入場，舉戈遙禮皇帝，高呼"Morituri te salutamus"一語，至今千載之下讀之，猶令人髮指也。第十十一句所指，亦用神話故實。相傳馬斯嘗爲二巨人 Otus and Ephialtes（又名 the Aloadae〔Alo'á-dē〕）所擒，囚之銅瓶之中十有三月始得脫去。

七　世界學生總會年會雜記（一月四日追記）

耶誕節有節假十三日，余被舉爲此間世界學生會代表赴第八次總會年會（The Eighth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於哥崙布城（Columbus, Ohio）。道出水牛城，友人傅乃明（E. G. Fleming）來迎余於車站，因往午餐。餐後周遊城市，返至一旅館，坐談此邦風俗，打桌球（Billiard）一盤始別。

余以車至尼格拉飛瀑城（Niagara Falls）訪卜郎博士夫婦（Dr. Mortimer J.

Brown）博士夫婦曾至中國教授二年，與友人金仲藩張彭春諸君相知甚深，今居飛瀑城，屢以書招余至其家小住，皆以故不能往，今以道出其地，故往訪之，小住一日夜。

博士夫婦極相得，無有子女，夫婦共持家同艱苦，其相敬愛之深，眞非筆墨所能寫，此眞西方極樂之家庭也。夫人躬自澣洗，卜君憐之，竭其心思爲構一澣洗機器以節其勞，夫人指謂余曰：『此吾夫今年贈余之聖誕節禮也。』卜君問夫人『何以贈我？』夫人笑指几上紙裹之包而不言。卜君啓視，乃打字機上之轉輪也。卜君公事室中之打字機輪用久，筒上平面爲字粒所損突兀不平，卜君一日偶言之；夫人默誌之，一日竊入其室，鈔其打字機之號數及其轉筒長短而去，乃購此筒以贈其夫。竈下所用桌頗低，而夫人頎長，卜君憐之，卽親操斧斤爲桌足增長一尺。此種瑣屑細故，皆足見其家庭憐愛同甘苦之情，所謂『相敬如賓』，『舉案齊眉』，『爲婦畫眉』者，又何足道也？又何足道也？

卜君習化學，今爲此間一工廠中司實驗事。然其人思想頗險，談吐純是一種實利主義。吾昔聞人言實利主義之弊將趨於見小利而忘遠慮，安目前而忘未來，能保守而不利進取，

初不信之，今聞卜君言其廠中主者某君之言曰：『更好的乃是好的之仇也』(The better is an enemy of the good)，乃不禁爽然自失。此眞實利主義之極端矣。卜夫人較其夫稍高抗，然夫婦相敬愛，初不以意見之同異而差也。

吾所見美國家庭多矣，此君夫婦及白特生夫婦爲一種夫婦獨居無子女之家庭。在西雷寇（Syracuse）所見達克君（John B. Tuck）之家庭又是一種，與康福（Prof. W. W. Comfort)先生家相似，其家子女盈膝，皆聰穎可喜。韋蓮司女士之家父母皆老，兒子皆長大抱孫矣，女亦成人，而子女皆東西遠去，此又一種家庭也。至於亥斯先生（Prof. Alfred Hayes）（法律），康斯道克先生（Prof. J. H. Comstock）（昆蟲生物學），克雷登先生（Prof. J. E. Creighton）（哲），阿爾培先生（Prof. E. Albee）（哲），諸家夫婦皆博學，相敬愛，子女有無，初不關心，則又一種家庭也。

在卜君家過耶誕節，與卜君同遊尼格拉飛瀑，過橋至加拿大境，回望亞美利加瀑，瀑飛成霧，漫天蔽日（此四字乃眞境），氣象奇絕。此余第一次過加拿大境，又在冬日所見瀑景，

迥異三年前夏日在橋南所見矣。余攜有攝影器，因攝六影，後皆不可印，以霧太深，日光太淡故也。

自哥崙布城歸時，火車中遇一人名 C. E. Butcher 者，談次偶及余攝影失敗事，其人慨然出其所自攝之飛瀑影片相示，擇其佳者相贈。其諸圖雖非冬景，然聊勝於無，且其人之慷慨不可忘也。第一圖爲加拿大境所見之屋，爲 Cliffton Hotel，去年美墨交涉事起，南美ABC三國出而調和，三國代表會於此屋磋商和議條件。第二圖爲飛瀑正影。第三圖爲飛瀑上流之急湍。（圖模糊不能製版，今删。）

二十五夜與卜郎夫婦別，以車往哥崙布赴會，廿六晨至哥城。

二十六夜赴歡迎會。倭省大學（Ohio State University）校長湯生博士（Dr. Wm. Oxley Thompson），哥崙布市長高卜（Mayor George J. Karb）及大學世界會會長福葛爾（R. R. Vogel）致歡迎詞。赴會代表中意利諾大學教授俄利物（Prof. T. E. Oliver）及余致答詞。余演說題爲 "At the Parting of the Way"，大旨言：

今日世界文明之基礎所以不堅牢者，以其礎石非人道也，乃獸道也。今日世界如道行之人至歧路之口，不知向左向右，而又不能不決擇：將循舊徑而行獸道乎？抑將改途易轍而行人道也？世界如此，吾輩之世界會亦復如是，吾輩將前進耶？抑退縮耶？

吾此篇大旨在於挑戰。蓋總會（Association of Cosmopolitan Clubs）中年來頗分兩派：一派主張前進，以為凡和平之說及種種學生團體皆宜屬於世界學生同盟會（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 des Etudiants），而總會亦宜協助主張世界和平之諸團體以輔其進行。其一派則主張狹義的政策，以為吾輩學生團體不宜干預政治問題。世界和平者，政治問題也。主張和平主義者如訥博士（George W. Nasmyth）及洛克納（Louis P. Lochner）皆遭此派疑忌，以為此二君皆為和平團體所傭役驅使吾輩以為之用，故當深絕之也。前派康南耳世界會主之，後派意利諾（Illinois）世界會主之。故吾針對俄利物教授下『哀的米敦書』也。余之演說在是夕五人中為最佳。次日湯生校長之夫人告余曰：『昨

夜君演說後，本校法律院長內特先生謂余曰，『"With all due respects to your husband, Mr. Suh Hu made the best speech of the evening"』記之以自娛。

倭省大學世界會中有女會員甚衆，其人皆姝麗大方，爲會中效力甚勤。廿六夜諸女會員開歡迎會，以音樂歌舞娛賓；二十七夜又開音樂會（Concert）以娛賓；爲年會增進興趣不少。

此次年會所延外來演說家皆一時名彥，其言多足令人興起，其尤著者：

（一）Dr. Washington Gladden（傳道家，著作家）on "Planetary Politics" 中言今世國際交涉之無道德，以爲對內對外乃有兩種道德，兩種標準。其所用名詞『雙料的標準』（Double Standard），與余前所用恰同。余前用此名詞以爲獨出心裁，不知他人亦有用之者，幾欲自誇『智者所見略同』矣。

（二）Prof. Joseph A. Leighton on "Culture and Ethics" 論國際道德多與余所持相合。此君爲倭省大學哲學教長，其演說詞極痛切明快。

(三) President Charles Wm. Dabney of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on "True Patriotism" 其持論亦多與余所持相合。

此三人皆一時名宿，而其論國際道德及愛國主義，乃足與余晚近所持見解相發明，相印證，此大足鼓勵末學如余者矣。

年會議事會始於廿八日，終於廿九日，二日而已。余爲議案股員長（Committee on Resolutions），爲最重要之股員。二十八夜手寫議案至三時始就寢，七時即起，睡三小時餘耳。明日召本股股員會集，余竭力將所有議案一一通過。十時許議事會開會，余爲第一人報告，所有議案二十條，除三四條誌謝議案外，皆總會中年來最重要問題之久懸不決者也。余報告自十時許至下午五時半始畢，蓋除食時外凡六小時。每提一案，反對派輒起駁擊。幸進行派居大多數，余所提議案皆一一通過。八年懸案，一朝豁然，俾全會皆知總會多數意向所在，不致爲一二少數反對黨所把持，此本屆年會之大捷也。

二十九夜倭省大學設筵宴與會代表，余席後亦有演說，題爲 "Toast to the Ninth

Convention"。

三十日哥崙布商會以汽車招諸代表周遊全市，游覽 Geofrey 工廠及第一銀行。旁午商會設席 Virginia Hotel，本市商人到者甚衆。席後演說，余亦與焉。題爲"The Influence of the U. S. A. in China"。余至席上始知此題，略一構思，即以睡美人喻中國，中論中美關係，以鄧耐生詩作結，首尾完具，儼然佳文。幾欲自許爲『席後演說之專門家矣，』一笑。

席後商會書記 H. S. Warwick 君以其車載余及訥博士、墨茨博士、俄物利博士周遊城外風景。此城有居民二十五萬，城市繁盛，城外多富人之居，華麗雅潔，雖在冬日冰雪之中，亦饒風致，儻在春夏，其風景必大佳無疑也。

會事既終，三十夜以車歸，三十一日抵綺色佳。余在哥崙布時，與總會會長 H. M. Udovitch 同榻五日。其人爲俄羅斯猶太人，亦世界會佳話也。

八　善於施財之富翁（一月六日）

偶見報載此一則，以其甚有趣，故錄之：

郁太省的一個富人能君（L. L. Nunn），有一天，在國會參議院旁聽樓上旁聽，看見一個童役（Page），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留心訪察，詢知其人年十四，名Clyde Barley，能君卽資送他到康南耳大學，供他四年用費。據參議員某君說，能君資助在康南耳大學畢業者已近五十人，都是他旅行全國時隨時留意所得。此人奇處不在好施財，乃在其隨地留意人才而助之。

九 裴立先生對余前二詩之指正（一月七日追記）

夜往見前農院院長裴立先生（Liberty Hyde Bailey）。先生爲此邦農學泰斗，著書眞足等身，有暇則爲詩歌，亦極可誦。余以所作二詩乞正。先生以第一詩爲佳作；第二詩末六句太弱，謂命意甚佳，可改作用他體較易發揮，『桑納』體太拘，不適用也。

一〇 記世界會十年祝典（一月十八日追記）

世界會十年祝典於正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三日舉行：

第一日　夜開歡迎會，訥博士演說『世界大同國』（The World-state），余演說『世界會之目的。』

第二日　午有『舊會員午餐』夜有『圍爐小集』（Fireside Party）。余爲主席，舊會員多人演說，極歡。

第三日　夜有『列國大宴』（International Banquet），由各國會員自備餐看。席後演說有休曼校長，麻省候選總督麥加君（Samuel W. McCall），須密敎長（Prof. Nathaniel Schmidt），墨茨博士（Dr. John Mez）諸人，皆極佳。休曼校長尤佳。

此次祝典余爲幹事長，故頗忙碌。

一一　再遊波士頓記（一月廿七日追記）

波士頓有卜朗吟會（Boston Browning Society），會中執行部書記施保定夫人（Mrs. Ada Spaulding）爲哈佛大學吳康君之友。夫人邀吳康君至會中演說 "Confu-

cian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Browning",吳君謙辭之。已而思及余,因力荐余任此役。夫人以書致余,余初不敢遽諾,既思此會代表波士頓文物之英,不可坐失此機會,遂諾之。以數日之力寫演說稿成,正月十八夜以火車離綺色佳,十九晨至波城,此余第二次來此也。

往訪訥博士夫婦於康橋。

午往訪鄭萊君,遇孫學悟君;同出門,遇吳康君。余與吳康君初未相見,執手甚歡。同餐於哈佛飯廳,室極大,可容千人,此康南耳所無也。席上遇宋子文張福運竺可楨孫恆趙文銳陳長衢賀楙慶諸君。

下午三時至 Hotel Vendome,為卜朗吟會會場。到者約百人,皆中年以上人,有甚老者。余演說約四十五分鐘,頗受歡迎。繼余演說者為一英國婦人,皈依印度梵丹教者("Vedanta"),演說 "Vedanta and Browning"。以余私見言之,余此次演稿遠勝余去年得卜朗吟獎賞之論文也。

吳康君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極歡。

夜宿卜朗吟會執行部長陸次君（Rev. Mr. Harry Lutz）之家，陸君夫婦相待極殷，見其二子焉。

* * *

二十日晨至哈佛，重遊大學美術館（Fogg Art Museum）。

訪米得先生（Edwin M. Mead）於世界和平會所（World Peace Foundation）。此君為此間名宿，著書甚富，為和平主義一健將。訪張子高於青年會，不遇。

至康橋赴世界會（哈佛）午餐，納博士墨茨博士及南非巴士曼君（Bosman）等皆在座。

下午與鄭萊君往遊波城美術院（Boston Museum of Fine Arts），訪其中國畫部主者，承介一日本人指示余等。其人名富田幸次郎，極殷勤，指導甚周至。所見宋徽宗擣練圖，馬遠三幅，夏圭二幅，其一大幅夏圭畫尤佳。富田君語余『以館地太隘，故僅此數幅陳列於外，尚有多幅深藏內室，不輕示人，以時太晚，不能相示。如君等明日能來，當一一相示。』余

本擬明晨去紐約，以此機不可坐失，遂決意明日再來，與約後會而去。

是夜澄衷同學竺君可楨宴余於紅龍樓，同席者七人，張子高後至，暢談極歡。昨夜之集已爲難繼，今夜傾談尤快，余與鄭君萊話最多，餘人不如余二人之滔滔不休也。是夜所談最重要之問題如下：

（一）設國立大學以救今日國中學者無求高等學問之地之失。此意余於所著非留學篇中論之極詳（見留美學生年報第三年）。

（二）立公共藏書樓博物院之類。

（三）設立學會。

（四）輿論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之重要。吾與鄭君各抒所謂『意中之輿論家』，吾二人意見相合之處甚多，大旨如下：

輿論家：

（1）須能文，須有能抒意又能動人之筆力。

(2)須深知吾國史事時勢。

(3)須深知世界史事時勢。至少須知何處可以得此種知識，須能用參考書。

(4)須具遠識。

(5)須具公心，不以私見奪眞理。

(6)須具決心毅力，不爲利害所移。

鄭君談及俄文豪屠格涅夫(Turgenev)所著小說"Virgin Soil"之佳。其中主人乃一遠識志士，不爲意氣所移，不爲利害所奪，不以小利而忘遠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此君獨超然塵表，不欲以一石當狂瀾，則擇安流而游焉。非趨易而避難也，明知隻手挽狂瀾之無益也。志在淑世固是，而何以淑之之道亦不可不加之意。此君志在淑世，又能不尙奇好異，獨經營於貧民工人之間，爲他人所不能爲，所不屑爲，甘心作一無名之英雄，死而不悔，獨行其是者也。此書吾所未讀，當讀之。

*　*　*

二十一日晨往美術院訪富田幸次郎，與同至藏畫之室。此院共有中日古畫五千幅，誠哉其爲世界最大『集』也。（英文 Collection 余譯之爲『集』，初欲譯爲『藏』，以其不確，故改用『集』。）是日所觀宋元明名畫甚多，以日力有限，故僅擇其『尤物』（Master-pieces）五六十幅觀之。今記其尤佳者如下：

（一）董北苑『平林霽色圖』　鄭蘇戡題字『北苑眞筆』。董其昌跋。王煙客（時敏）跋。端陶齋（方）跋。此畫爲一滿人所藏，字樸孫，號三虞堂主人，不知其姓名，以英文音譯之，乃勤信也。此畫饒有逸氣，爲南派神品。

（二）阮文達藏『宋元拾翠』冊頁　此集皆小品冊頁。其尤佳者：

（1）顏德謙『文姬歸漢圖』

（2）胡瓌畫『番馬』

（3）范寬一畫

（4）夏圭『山水』

(5)班恕齋（惟志）一幅

(6)王振鵬『龍舟』

此集尙有宋繡花鳥一幅，其線色已剝落，然猶可供史家之研究也。

(三)宋陳所翁（容）畫『瀑龍圖』大幅　此畫大奇，筆力健絕；惜有損壞之處，爲俗手所補，減色不少。

(四)趙子昂畫『相馬圖』。

(五)管夫人『墨竹』　有夫人之姊姚管道果題跋。

(六)王振鵬（朋梅，永嘉人）『仿李龍眠白描』一幅　有錢大昕題字。另有他跋無數。此畫大似龍眠，向定爲龍眠之筆；錢大昕始見樹幹題『振鵬』二字，細如蠅頭，乃定爲王振鵬之筆。

(七)仇寶父（寅）『騎士圖』。

(八)『犬圖』（無名）　大佳。

(九)『蜻蜓圖』(無名)　花卉蟲物皆佳。

(十)『觀瀑圖』(無名)　疑明以後之物。

(十一)錢舜(元人)『花卉。』

(十二)馬遠(?)『觀音。』

(十三)『釋迦』(無名)　著色極深而新，元人物也。

(十四)學吳道子畫三幅:

(1)天官紫微大帝

(2)地官清翠大帝

(3)水官洞陰大帝

皆工筆也，學畫者可於此見古人作畫之工。(此三幅初疑爲道子眞筆，院中賞鑒家以爲宋人仿本耳。)

(十五)陸信中『十六羅漢圖』十六幅　著色甚有趣，惜太板不生動耳。

（十六）『五百羅漢圖』一百幅之十　此百幅為宋人趙其昌林定國所作，在日本某寺，凡百幅，每幅五羅漢。此院得十幅，餘仍在日本。著色極佳，畫筆亦工緻而饒生致，遠勝上記之十六幅矣。此畫與上記之十六幅皆足代表所謂『佛氏美術』甚足供研究也。

此外不可復記矣。

既出藏室，復至昨日所過之室重觀所已見之畫。其宋徽宗一畫，有題籤為『摹張萱搗練圖』此幅眞是人間奇物，不厭百回觀也。

富田君知余不可久留，僅邀余觀日本畫一幅『平治物語繪卷』寫戰鬭之景，人物生動無匹。（為慶恩時代名筆，不著畫家姓氏。）

與富田君別，謝其相待之殷，並與約如今年夏間有暇，當重來作十日之留。

院中藏畫多出日人岡倉覺三購買收藏之力。此君乃東方美術賞鑒大家，二年前死矣。著書有"The Ideals of the East"（Okakura Kakuzo; 2nd ed. London, Mur-

ray)。

下午三時去波士頓，夜九時至紐約。以電話與韋蓮司女士及其他友人約相見時。

* * *

二十二日至紐約美術院（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韋蓮司女士亦至，導余流覽院中『尤物』。女士最喜一北魏造像之佛頭，其慈祥之氣，出塵之神，一一可見。女士言『久對此像，能令人投地膜拜。』此像之側，尚有一羅漢之頭，笑容可掬，亦非凡品。院中有中國畫一集，皆福開森氏所藏，今日乃不可見，以新得 Benjamin Altman Collection 方在陳列，佔地甚多，不得隙地也。

午後一時至女士寓午餐，遇 John Ward Young 君夫婦，皆韋蓮司家之友也。

下午四時許以火車至紐約附近一鎮名 Upper Montclair, N. J. 訪友人節克生君（Rev. Mr. Henry E. Jackson，爲 the Christian Union Congregational Church of Upper Montclair 之牧師）於其家。此君卽前與余論耶穌之死及蘇格拉底之死之

異同者也。此次聞余來紐約，堅邀過其家爲一宿之留，不得已，諾焉。旣至，見其夫人及一子(Robert)一女（Ruth），蒙相待甚殷。夜與此君談宗教問題甚久，此君亦不滿意於此邦之宗教團體（Organized Christianity），以爲專事虛文，不求眞際。今之所謂宗教家，但知赴教堂作禮拜，而於耶穌所傳眞理則皆視爲具文。此君之家庭極圓滿安樂。節君告我曰：『吾婦之於我，亦夫婦，亦朋友，亦伴侶。』此婚姻之上乘也。是夜宿其家。

* * *

二十三日晨以車歸紐約，往訪嚴敬齋（莊）及王君復（夏）於哥倫比亞大學。聞鄧孟碩亦在此，訪之於其室，相見甚歡。敬齋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余之非留學篇，賴同志如王鑑易鼎新諸君爲余辯護甚力。余因謂敬齋曰『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對，惟畏作不關痛癢之文字，人閱之與未閱之前同一無影響，則眞覆瓿之文字矣。今日作文字，須言之有物，至少亦須値得一駁。愈駁則眞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駁耳。』

與敬齋君復同餐於中西樓。聞黃克強已去費城，不能一訪之，甚悵。

下午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女士室臨赫貞河，是日大霧，對岸景物掩映霧中，風景極佳。以電話招張彭春君會於此間五時許與女士同往餐於中西樓。余告女士以近來已決心主張不爭主義（Non-resistance）（參觀本卷第一則，）決心投身世界和平諸團體，作求三年之艾之計。女士大悅，以爲此余輓近第一大捷，且勉余力持此志勿懈。余去夏與女士談及此問題時，余猶持兩端，卽十一月中在 Syracuse 演說 "The Great Wa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n Oriental" 時，猶以國防爲不可緩，十二月十二日所記，乃最後之決心。女士知吾思想之變遷甚審，今聞余最後之決心，乃適如其所期望，故大悅也。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眞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參觀卷七第一六則及第三五則）

是夜宿哥侖比亞大學宿舍，與王嚴鄧三君夜話。鄧君當第二次革命前爲上海中華民報主任，忤政府，爲政府所控，受讞於上海租界法庭，罰禁西牢作苦工六月，另罰鍰五百元。是夜鄧君自述獄中生活甚動人。

友朋中嘗受囹圄之苦者多矣，若張亦農（耘）辛亥自西安南下，有所謀，途中為西川廳所拘，解至南陽道，居獄中月餘，幾罹死刑，幸民兵破南陽始得脫。去夏亦農為余道之，竟夕始已。

* * *

二十四日以車歸。車中讀紐約時報，見有日本人T. Iyenaga博士所作文論"Japan's Position in ths World War"，道遠東外交史甚詳。其論中國中立問題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其言雖狂妄，然皆屬實情。在今日強權世界，此等妄言，都成確論，世衰之為日久矣，我所謂拔本探原之計，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AS TO CHINESE NEUTRALITY.

In undertaking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eyond the war zone prescribed by China, some charge Japan with the violation of China's neutrality. Yes, Japan did violate the neutrality of China in exactly the same sense as England and France would violate the neutral-

ity of Belgium by making it the scene of military operations in their effort to drive out the Germans from that much-harassed country. Before Japan landed her troops at Lungkow the Germans in Kiao-Chau had been taking military measures in the Shantung Province far beyond the zone within which China asked Germany and Japan to limit their operations. It would, then, have been suicidal for Japan to confine her military action within the so-called war zone. Others again impute to Japan the viol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hould she retain Kiao-Chau after the war. I cannot agree with such a construction. Of course, we cannot foretell what final agreement will be mad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about Kiao-Chau. This much, however, is certain: If the Allies finally win, Japan will have proper claims to make for the blood and treasure expended for the capture of Kiao-Chau and in running the great risk of having for her foe a power so formidable as Germany. Even should Japan decide to retain Kiao-Chau, it would not be a viola-

tion of China's integrity, for Kiao-Chau was not a part of China; its complete sovereignty, at least for ninety-nine years, rested in Germany.

(附記)歸綺色佳後三日，君復寄示此論，欲余一一斥駁，余復書曰：『此日人不打自招之供狀，不須駁也。』

車中又讀一文，論『不爭主義之道德，』則如羯鼓解穢，令人起舞：

ETHICS OF NON-RESISTANCE

SIR: In an editorial entitled "Security for Neútrals,"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argument was advanced that the violation of Belgium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arma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f we would preserve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 world in which a Belgium could be violated was a world in which national inoffensiveness offered no security against attack and in which a pacifist democratic ideal would have to fight for its life." If an ideal must fight for its life,

may I suggest that a gun is an ineffective weapon for it? If your gun kills your opponent, naturally he ca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r gun wounds him, naturally he won't be a strong supporter of your ideal. If you get shot by his gun—by the rules of warfare he will shoot you only if you are trying to shoot him—your ideal loses the only supporter it has. If Belgium and England and France had determined to uphold an ideal, such as democratic anti-militarism, and to persuade Germans to accept their ideal, they were idiotic to go about killing some of the Germans they wished to convert, and getting thousands of their own men—supporters of their ideal—into slaughter-trenches. It is an acknowledgment of lack of faith in the efficacy of an ideal to urge that it must have guns in order to live. If an ideal is worth anything at all it will make its own persuasive appeal to the minds of men, and any gun-protected ideal is likely not to be an ideal at all, but only gun-protected selfishness.

It was criminal for Belgians to shoot German peasants. It was criminal for German peasants to shoot Belgian factory-hands. On one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Germ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ith the fear that if they did not march through Belgium, the French would, and on the other side it was criminal self-preservation, the Belgians fighting for their homes. What more am I saying than that war is hideously wrong? I am saying that war for self-preservation is hideously wrong, that self-preservation at the cost of war is criminal.

Would I kill a stranger in order to prevent his killing a neighbor? If there were no other way to prevent him—yes—or else I would be guilty of permitting murder. France is the cultural neighbor of Belgium—Germany compared with France is the stranger. Was Belgium therefore justified in trying to prevent Germany from crushing France? By no means, because by resisting Germany, Belgium made it possible for England and France to crush Germany.

If my neighbor was bent on murdering the stranger, should I kill the stranger? No, for then I should be abetting murder. Belgium was aiding her neighbor France to murder German soldier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an be offered for Belgium is that she acted in self-defense, but I maintain that the setting up of self-defense above all consideration of others is criminal, for it logically leads in the end to murder.

The editorial to which I have referred maintained that if Belgium had refused to fight she would have been cowardly. Does the Editor of The New Republic hold that the Socialists who vowed a year ago that they would refuse to fight, and who quickly joined the ranks when war was declared—does he hold that these men would have been more cowardly than they were if they had stood out against mobilization? Surely one cannot call the Socialists cowards because they did not refuse to fight, and with the same lips say that the Belgians would have been cowards if they had refused to

fight. I believe that the man who kills another in self-preservation is a coward. He is a coward because he is so much afraid to lost his property or life that he is actually willing to commit murder. Am I a coward when I declare before God and my conscience that I would refuse to enlist even though there were conscri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create an army to resist foreign invasion? If I were a Quaker, there are precedents from Civil War times under which I could legally escape service at the front. But I am not a Quaker. I would probably have to suffer imprisonment or execution for treason. Some of my friends who will read this present statement may despise me. Other young men may sneer at me. Yet I say I would never willingly kill a man to save my own life. Now, do you think me a coward?

If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believe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ir highest duty, let them put their trust in armament as the only "security for neutrals." If they ever come to believe

what the Greatest Man taught—a doctrine his Church has been denying—they will see that war even in self-defense, like all war, is murder, is criminal and cowardly.

Frederick J. Pohl.

New York City.

此君眞今日不可多得之人，當覓其住址與結交焉。

車中忽起一念如下：

中國之大患在於日本。

日本數勝而驕，又貪中國之土地利權。

日本知我內情最熟，知我無力與抗。

日本欲乘此歐洲大戰之時收漁人之利。

日本欲行門羅主義於亞東。

總之，日本志在中國，中國存亡係於其手。日本者，完全歐化之國也，其信强權主義

甚篤。何則？日本以强權建國，又以强權霸者也。

吾之所謂人道主義之說，進行之次宜以日本爲起點，所謂擒賊先擒王者也。

且吾以輿論家自任者也，在今日爲記者，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

據上兩理由，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一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爲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

吾其爲東瀛三島之 "Missionary" 乎？抑爲其 "Pilgrim" 乎？抑合二者於一身歟？吾終往矣！

夜六時至綺色佳。此次旅行畢凡六日。

一二 羅斯福昔日之言（一月廿八日記）

"This nation's foreign policy is based upon the theory that right must be done between nations precisely as between individuals.

......we have behaved, and are behaving, toward other nations as in private life an honorable man would behave toward his fellows."

——Theodore Roosevelt: Message to Congress, Dec. 8, 1908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nations rest on principles identical with those which control justice and fair dealing among the individuals of which nations are composed, with the vital exception that each nation must do its own part in international police work."

——T. Roosevelt: The Ossawatomie Address, August, 1910.

不圖羅斯福亦能作此言。

一三　英日在遠東之地位（一月二十九日）

讀"Everybody"雜誌，有倫敦每日電報遠東訪員 Gardner L. Harding 論青島一文。其論英國之地位，尤足發人深省。中引八月二十二日公論西報之言曰：

The position now is that Japan (in besieging Tsing Tao) has practically forced the hand of Great Britain. It i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British, if not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Far East.

又引字林西報：

It is not easy to believe that Japan acted in the final stage with the full consent of England. ......It seems impossible.

公論西報屢言日英協約之非計曰：

England has suffered a severer blow in this disgraceful episode than anywhere else in the Far East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一四　C. W. 論男女交際之禮（二月三日）

C. W. 來書，摘錄其精華如下。此君思想不凡，眞能超然塵表者也。

"My habit, as you well know, is to consider what is right for

the highest type of human being...... The only "propriety" between those persons of the highest type——that is those who have had their eyes opened to the beauty of a still higher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uls stimulated to the constant effort of realizing it——is propriety of thought. It is quite simple, isn't it? The things worthy of either of two people to be thought of at all, can worthily be thought of together. ....

When one thinks alone there are many things which one faces squarely and then casts away as unfit, and if one does this as promptly before speaking, surely there can be no impropreity. And in the association (or friendship) of man and woman, surely this all holds good, if the truth of sex attraction is clearly understood and valued for just so much as it is good for, and if, when it consciously appears not of use, it is consciously put away by wilful turning of the attention to the higher side of that friendship. And because of the possibility of this effort being called into action,

should all the richnes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human beings whose real life after all is spiritual and not physical, be blocked by a "sense of propriety"? Surely some of the closest and most stimulating interaction of thought comes between two persons—no more. It is true between two women, and I feel sure it is so between two men, and it is tru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 . . .

右論男女交際之『禮，』可謂卓識。此論卽在所謂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蓋此邦號稱自由耳，其社會風尙宗敎禮俗，則守舊之習極深，其故家大族尤甚。C. W.，女子中之有革命眼光者也。其家庭中之守舊空氣，C. W. 對之如在囹圄，其遠去紐約，終歲僅數歸，未嘗不爲此故。此君蓋可謂爲"divine discontent"者也。又曰：

"Education——Choice——then Vital Activity——is not this the way a people should develope?"

此見道之言也。

一五　爲學要能廣大又能高深（二月三日）

學問之道兩面，（面者算學之dimension）而已：一曰廣大（博，）一曰高深（精，）兩者須相輔而行。務精者每失之隘，務博者每失之淺，其失一也。余失之淺者也。不可不以高深矯正之。

一六　加藤演說遠東問題（二月四日）

前記英日在此次遠東戰禍之地位（本卷第一三則），頃讀日本外相加籐在議院演說之詞（九月五日），有大足與前所記相發明者，節錄之：

"Therefore in as much as she is asked by her Ally for assistance at the time when the commerece in Eastern Asia is subjected to constant menace, Japan, which regards that alliance a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er foreign policy, cannot but comply with such request and do her part. Besides, in the opinion of the government, the possession by Germany, whose interests are opposed to those of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of a base of her powerful activities in one corner of the Far East is not only a serious obstacle to the maintenance of permanent peace of Eastern Asia, but is also in conflict with the more immediate interests of our own Empire. The Government, therefore, resolved to comply with the British request and if necessary in doing so to open hostilities against Germany and after the Imperial sanction was obtained, they communicated this resolu-

tion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ull and frank exchange of view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followed and it was finally agreed between them to take such actions as may be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general interest contemplated by the Agreement of Alliance."

一七　本校學生的文學團體（二月四日）

本校有學生團體無數，有所謂文學會者（Literary Societies，）則能文者雅集談文之所，每週會時，或讀會員所自著作，或讀古今人名著，繼以討論，侑以飲食，蓋遠勝入市看影戲，至荷蘭店喝酒多矣。去年有巨帙小版會（Tome and Tablet，）推余爲會員，今有草稿會（The Manuscript Club，）於上週舉余爲會員。連類記之，亦學生生活之一斑。

一八　李鴻章自傳果出僞託（二月四日）

前記余疑此邦出版之李鴻章自傳（"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Edited by Wm. Francis Mannix,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13.）爲出於僞託（參看卷七第一九則，）後久不能得此書，遂亦置之。今得讀此書，得鐵證無數，

一一記之，爲作一文揭其奸僞，送一雜誌登之，自以爲生平一大快事。

一九　矛盾（二月六日）

THE DIFFERENCE.

For The Public

He won some twenty medals—he
Had killed some twenty score,
And just for this they knighted him,
And honored him some more.

And this man killed but one (a flash
Of anger o'er a card),
And so at sunrise he was hanged
High in the prison yard.

And thus the wonder grows—why one

Should die at rise of Sun,
And why such difference should be
Twixt many killed, and o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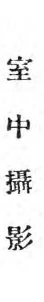
Joseph Dane Miller.

此即墨子非攻篇之大旨，此即吾所謂『不一致。』不一致者，自相矛盾之謂也。墨子曰：『此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耶穌曰：『嗟汝妄人，汝捉殺蚊蚋而呑槖駝。』（Ye blind guides, which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 —— Matt. 23:24.）即此意也。世人瞢瞢，吾其奈之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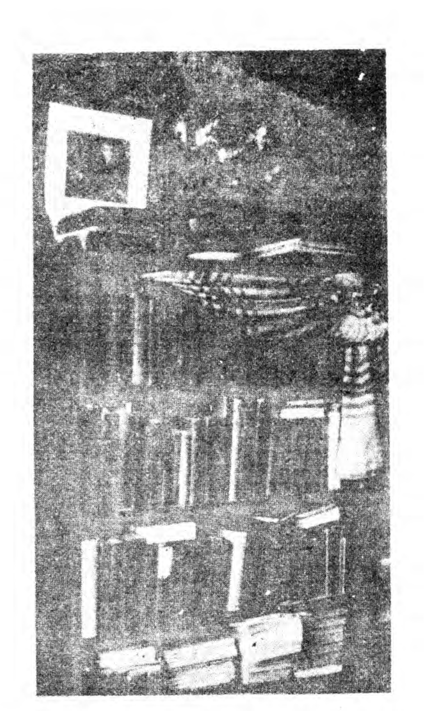
二〇　戰時新婦（二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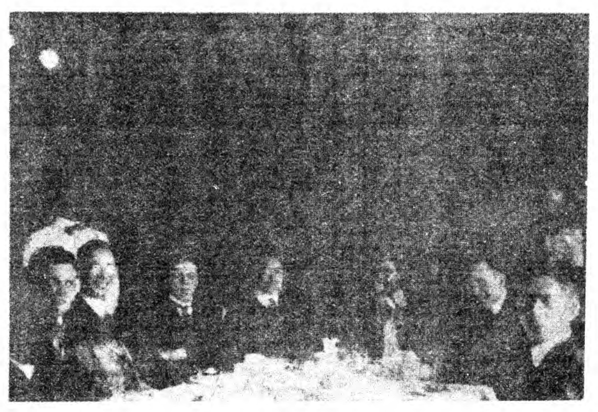
二月份世紀雜誌（The Century）載有短劇一篇，名戰時新婦（"War Brides" by Marion Craig Westworth），甚足動人，戰後文學界之佳作也。

二一　室中攝影兩幀（二月六日）



室中攝影





吾喜攝影而不能工，以不能多費時日於此也。近得二影，皆室中所攝，頗不惡：

一為室中書架之圖　架上『辟克萊曼』花（Cyclamen）一盆，乃元旦日某所贈物。今花將殘萎，故及其未落，為作此圖。架上小影，乃故人亥叟遺像也。

一為哈佛世界會午餐之圖　余在康橋時，哈佛支會職員招余餐於哈佛大餐室之別室，席終，納博士以余所攜攝影器為攝此影。此影光影得宜，大有畫意，可謂佳作，不獨為四海兄弟一時勝集之紀念已也。

二三　記新聞兩則（二月六日）

今日（二月六日）報載兩事可記也：

一為美國海軍費案之通過。全案共需美金一四一一八九七八六元。

一為卡匿奇（Andrew Carnegie）及洛克非老（Rockefeller, J. D. Sr.）二人同日受美政府所委實業界關係調查部（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之質問。二人皆世界鉅富，施財如土。積年以來，卡氏共散財三二四六五七三九九元，洛氏共

散財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可謂豪矣。受質問之時，卡氏意氣自如，莊諧雜出，傾倒一堂。其論積財，有足觀者，記其最精警一語如下：

"The day is not far distant," said Mr. Carnegie, "when the man who dies leaving behind him millions of available wealth, which were free for him to administer during life, will pass away unwept, unhonored, and unsung, no matter to what use he leaves the dross which he cannot take with him. Of such as these the public verdict will then be: '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

洛氏則奄奄無生氣，體弱故也。洛氏吾未之見，卡氏去年在此演說吾嘗見之，其人短小精靈，望之不似陶朱之流也。

二三　裴倫論文字之力量（二月）

But words are things, and a small drop of ink,
Falling like dew upon a thought, produces

That which makes thousands, perhaps millions, think.

Byron—Don Juan, Canto III, St. 88.

二四　與普耳君一段文字因緣（二月）

前記自紐約歸，車中讀一文論『不爭之道德，』（本卷第一一則，五二七頁，）歸後作長書投之作者普耳君（Frederick J. Pohl，）表吾之同意。其人得之，甚感吾意，今日答一長書，遂訂交焉。

吾書之大旨如下（錄原書一節：）

"What the world needs to-day, it seems to me, is a complete dethronement of the undue supremacy of the Self. The morality of our age is too much self-center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has scarcely ever been challenged, and consequently many expediencies have been done in the name of self-preservation, nay, many crimes have been committed in its name! To remedy this inveterate evil,

we must extend our present conception of *meum* to its widest horizon possible. We must overthrow the superstition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highest dut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not out of necessity, but at our own volition. The salvation of the world, I believe, must be sought in some such long forgotten truths as this"........
(Feb. 2)

普君答書曰，

Your letter of appreciation of my communication to the *New Republic* gave me the greatest pleasure. More than that it gave me encouragement when I was sorely in need of it. The certainty that there was at least one reader with sufficient clarity of vision to see the truth made me believe that there were others also. I thank you most sincerely for writing what you did.

I found only two sympathizers before I sent the communication,

and since it appeared, even members of my family have told me that they were sorry to have me put myself on record as believing such nonsense. I have an article of some length which I have been vainly trying to have published, and I had almost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it was no longer worth while trying to place it when your letter came and gave me new enthusiasm.

"The war fever sweeps men so easily!.......There is need for men to carry on a fight not for pro-German or anti-German sympathy but for anti-war sentiment. Deeper than that, it is anti-use-of-physical-force, that needs advocacy, or——what you pointed out as the heart of the whole matter—anti-self-presevation. The Belgian Poet Maeterlinck says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of all our instincts'. Surely he thought very superficially.——Of course we may agree with him that self-preservation is the profoundest *instinct*, but many men have in all ages found many claims more insistent than that of self-preservation. Self-preservation is not the

profoundest *motive* of human action. Men will die for duty, honor, love, etc, even for revenge. The individual must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life for duty and honor. Must not the state also? Do not claims of duty and honor and the ideal of the Brotherhood of States appeal to governments as well as to individuals? They do, but their appeal has either not been recognized or the way to answer their appeal has not been followed. The idea of self-preservation must be challenged!

"In your letter you say 'We must take the attitude of non-resistance, not as the expedient attitude, but as the *right* attitude'. I have carried out this thought in my article which I have called 'Effective Resistance to War'. I do not believe in 'non-resistance'. At least I don't like the term. It's flabby and weak. I like better the term 'Effective Resistance'. Resistance by means of *physical* force is the least effective means of resistance. Ordinarily the world thinks that a man who uses some form of force other than physical

with which to resist, is merely a non-resister. Most of the world thinks only with material or physical conceptions. Spiritual resistance, the resistance of forgiving one's enemies, of 'turning the other cheek', etc, is the most positive and effective kind of resistance. ...."

二五　本趙耳寄贈飛瀑冬景影片（二月九日）

前所記自哥崙布歸時，火車中遇一人，贈余以所攝尼格拉飛瀑影片。今日得一函，啓視之，則飛瀑冬景也。其諸圖皆佳。吾與此君萍水之交，乃蒙相念如此，可感也。

二六　西方學者勇於改過（二月十一日）

去年八月二日，余讀英人 Leonel Giles 所譯燉煌錄，爲摘其謬誤，作一校勘記寄之，至今數月，未得一字之答覆。今日英國郵來，乃得英國國家亞洲學會(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書記寄贈所刊余所作文單行本若干份。譯者已自認其誤，另譯燉煌錄一本，亦刊於亞洲學會雜誌內（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an. 1915），則西人勇於改過，不肯飾非，亦足取也。（參看卷五第三五則）

二七　詩貴有眞（二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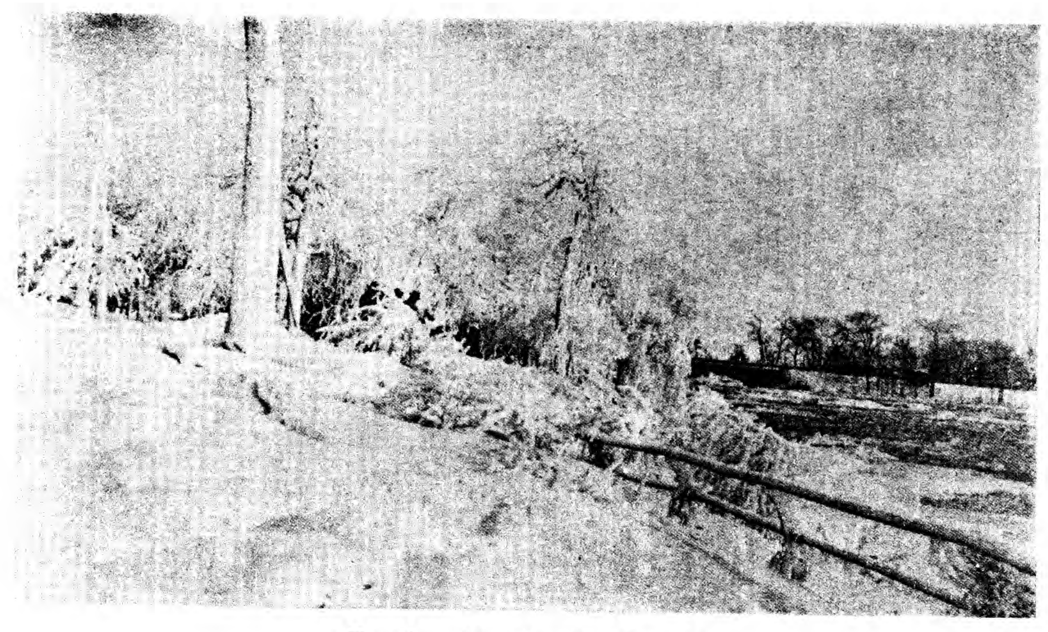
張子高（準）索觀劄記，閱後寄長書，頗多過譽之詞；然亦有名語，如『足下「葉香清不厭」之句非置身林壑，而又能體驗物趣者，絕不能道出。詩貴有眞，而眞必由於體驗。若埋首牖下，盜襲前人語句以爲高，烏有當耶？坡公有句云：「長江繞郭知魚美，修竹滿園覺筍香，」淺人讀之，必謂筍何必香，更何論乎足下所賞玩之葉香也耶？』秉農山（志）亦謂吾『葉香』一語甚眞，淺人不覺耳。子高謂吾詩文足當『雅潔』二字，殊未必然。吾詩淸順達意而已，文則尤不能工。六七年不作着意文字矣，烏能求工？

二八　三句轉韻體詩（二月十一日）

子高又鈔寄元結中興頌一篇，並東坡次韻和山谷畫馬試院中作一首，皆三句轉韻體詩也。（參看卷三第四〇則及卷四第二七則）

大唐中興頌　　元結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卽位於靈武。明年，皇帝



尼格拉飛瀑冬景



尼格拉飛瀑冬景

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爲昏爲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我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二九 羅素論戰爭（二月十二日）

"......In a word, it is the means of repelling hostile aggression which make hostile aggression disastrous and which generate the fear by which hostile nations come to think aggression justified.

"Between civilized nations, therefore, non-resistance would seem not only a distant religions ideal, but the course of practical wisdom. Only pride and fear stand in the way of its adoption. But the pride of military glory might be overcome by a nobler pride and the fear might be overcome by a clearer realization of the solidity and indestructibility of a modern civilized nation".

Bertrand Russell 乃當代哲學鉅子，亦發此言，可見吾所持論初非夢想妄語也。

三〇　荒謬之論（二月十二日）

二月六日份之"The New Republic"有投函人自稱『支那一友，』其書論遠東時局，以爲日本之在中國佔優勝，未始非中國之福。又言，『中國共和已完全失敗，中國人不適於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國有良政府，中國之福，列强之福。……』讀之大不滿意，作一書駁之。（參看卷九第九則）

三一　紐約旅行記（二月十四日）

有持非兵主義（Anti-militarism）之美國限制兵備會（American League to Limit Armaments）欲得各大學學生之贊助，乃由紐約晚郵報（The New York Evening Post）記者 Oswald Garrison Villard 設筵招東美各校之持非兵主義者會於紐約之大學俱樂部（University Club），討論設立學校聯合抵制增兵問題。主者某君以書致本校巴恩斯先生（Prof. F. A. Barnes），屬令推一人代表康南耳大學。先生堅欲余往，不獲已，遂往。於是有第三次之紐約旅行。

十三晨至此，以電話告韋女士及普耳君約會時。

十一時普耳見訪，相見甚歡。此君爲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院生，專治英文學。此君持『不爭』之說，而以爲『不爭』二字殊未當，非不爭也，但不以兵力强權爭耳，欲名之曰『有效的抗爭』（Effective Resistance）。余亦以爲『不爭』（Non-resistance 二字固未當，惟普君之名亦不滿余意。憶須密先生（Prof. N. Schmidt）名之曰『消極的抗爭』（Passive Resistance），亦不愜心。余欲名之曰道義的抗拒（Ethical Re-

sistance）似較佳耳。普君以爲然。（後余以告韋女士，亦以爲然。）吾與普君所談，大旨在不可持首尾兩端之說，如謂戰爲非義，則決不可謂戰有時而義。歐洲社會黨之失敗在於強析戰禍爲兩種：侵略之戰爲不義，而自衞之戰爲義。及戰事之起，德之人皆以爲爲自衞而戰耳，法之人亦以爲如此，俄之人亦以爲如此，於是社會黨非攻之幟倒矣。

一時往訪韋女士於其居，女士爲具饌同餐。談二時許，與同出循赫貞河濱行。是日天氣晴和，斜日未落，河濱一帶爲紐約無上風景，行久之幾忘身在紐約塵囂中矣。行一時許，復返至女士之居，坐談至六時半始別。

女士謂『普耳君投書中（余以普君原書示之）所論殺人以救人，其理頗未能慊人意。殺甲以救乙，是猶以甲之命爲救乙之具也，與康德所謂無條件的命令大背。』此言是也。墨子曰：『殺一人以利天下，非；殺己以存天下，是』則進於是矣。

女士深信人類善根性之足以發爲善心形諸善行，因引囂俄之孤星淚（Les Miserables），證大度不疑之足以感人。吾恆謂今人大患在終日居於疑懼憂恐之中，世安有愁城

愁城者，吾人心中疑懼之產兒也。若人人疑他人爲賊，爲奸宄，則世界眞荆天棘地矣，安能一日居乎？此邦人有時頗能脫去此種疑懼根性，村僻之城市眞能夜不閉戶（綺色佳是其一也）其所以夜不閉戶者，不疑也。吾居是邦五年，未嘗一日鑰吾室門，亦未嘗失一物，不疑也。

今日弭兵之說，人皆知其美而不敢行，知軍備之爲患而不敢廢之。卽如此邦人士，持和平之說者衆矣，而懼德之來侵，懼日之宣戰，於是日增兵備而不已；今歲之海軍費凡一四一，〇〇〇，〇〇〇元，陸軍費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元，防禦費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皆『有備無患』一語之結果也。美之在今日，可以宣言減兵，自我作始，以爲他日世界弭兵之第一着手處。所患在『恐』之一字。英詩人克勞夫（Clough）之言曰：『孰謂希望爲愚人乎？若恐懼則眞妄人矣』（If hopes are dupes, fears are liars）。此今日救世聖藥，惜無人敢嘗試之耳。女士蓋眞能實行此道者，其待人也，開誠相示，傾心相信，未嘗疑人，人亦不敢疑也，未嘗輕人，人亦不敢輕之。其所交多貧苦之畫師，其母恆以爲懼，女士坦然處之，獨居紐約如故。與女士談論最有益，以其能啓發人之思想也。是日所談甚繁，不可勝記。

是夜至大學俱樂部赴限制兵備會晚餐，尾賴君（Mr. Villard）主席。會中書記吳得（Mr. L. Hollingsworth Wood）乃康福先生之友，與先生皆畢業於海勿浮大學（Haverford College）。此校乃耶敎中之友朋會（Friends，又名匱克派——Quakere）所創。匱克派之信徒，皆主張不爭主義者也。主席尾賴君乃美國南北戰爭前主張放黑奴者蓋利孫（William Lloyd Garrison）之外孫，蓋利孫亦倡不爭主義最力者也。二君之熱心於限制兵備也宜哉。

是夜東美各大學與會者如下：

Cornell
Harvard
Yale
Columbia
Pennsylvania
Princeton

New York University

席終決議組織一會，名之曰"Collegiate League to Abolisn Militarism"，會名余所擬也。舉定之職員：

K. G. Karsten 爲會長

John T. Graves, jr, 爲書記

是夜議事至十二時許始散。

*　　　*　　　*

十四日，星期，至哥侖比亞大學訪友，遇張亦農嚴敬齋王君復鄺煦堃楊錫仁張仲述諸君。

午訪喀司登君(Karsten)於其室。此君曾得『羅茨津貼』(Rhodes Scholarship)，資送至英國牛津大學肄業。其人讀書甚富，室中架上皆當代名著也。此君談論甚動人。美國大學學生之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陋，其眞可與言者，殊寥寥不可多

得。吾居康南耳可五年矣，大學中有賢豪，適未嘗不知之（或直接或間接，）然何其寥寥也？哈佛與哥侖比亞似較勝，惟吾不深知之，故不敢率爾評論之耳。

下午訪張仲述。仲述喜劇曲文字，已著短劇數篇，近復著一劇，名曰外侮（The Intruder），影射時事而作也。結構甚精，而用心亦可取，不可謂非佳作。吾讀劇甚多，而未嘗敢操觚自爲之，遂令祖生先我著鞭一笑。

與仲述同訪韋女士，談一時許，女士之兄嫂（Mr. and Mrs. Roger Williams）來訪。余前過紐約，卽擬往訪此君夫婦，以時日不給不果。昨夜女士以電話招其來會於此。此君甚精明，談論亦饒有丰采。其夫人賢婦也。有子二人，皆活潑有神。

自女士所居與韋君同出，余往中西樓，赴亦農敬齋晚餐之約也。

在中西樓餐時，亦農敬齋忽起立招呼外來數客，其一人乃黃克强元帥也。亦農紹介余與相見。克强頗胖，微有髭，面色黧黑，語作湘音。余前次來此，頗思訪之，聞其南遊而止，今日不意之中遇之，不可謂非幸事。

餐後以車至車站。車停港外，須以渡船往。船甫離岸，風雨驟至，海上皆黑，微見高屋燈火點綴空際，余頗欲見『自由』之神像乃不可見。已而舟行將及車次，乃見衆光之上有一光最明亦最高，同行者遙指謂余曰：『此「自由」也！』

此次旅行畢。

Dost thou love life? Then do not squander time, for that is the stuff life is made of.

—Benjamin Franklin

你愛生命嗎? 你若愛生命,就莫要浪費時間,因爲時間是生命所由積成的原料。

(弗蘭克令)

藏暉室劄記卷九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二月十八日至六月七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自課（二月十八日）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此何等氣象，何等魄力！

任重道遠，不可不早爲之計：第一，須有健全之身體；第二，須有不撓不曲之精神；第三，須有博大高深之學問。日月逝矣，三者一無所成，何以對日月？何以對吾身？

吾近來省察工夫全在消極一方面，未有積極工夫。今爲積極之進行次序曰：

第一，衞生：

每日七時起。

民國四年二月

每夜十一時必就寢。

晨起作體操半時。

第二，進德：

表裏一致——不自欺。

言行一致——不欺人。

對己與接物一致——恕。

今昔一致——恆。

第三，勤學：

每日至少讀六時之書。

讀書以哲學爲中堅，而以政治，宗教，文學，科學輔焉。

主客既明，輕重自別。毋反客爲主，須擒賊擒王。

讀書隨手作記。

二　國立大學之重要（二月二十日）

與英文教師亞丹先生（Prof. J. Q. Adams, Jr.）談，先生問：『中國有大學乎？』余無以對也。又問：『京師大學何如？』余以所聞對。先生曰：『如中國欲保全固有之文明而創造新文明，非有國家的大學不可。一國之大學，乃一國文學思想之中心，無之則所謂新文學新知識皆無所附麗。國之先務，莫大於是。……』余告以近來所主張國立大學之方針（見非留學篇）。先生亟許之，以爲報國之義務莫急於此矣。先生又言，如中國眞能有一完美之大學，則彼將以所藏英國古今劇本數千冊相贈。先生以十五年之力收藏此集（集者英文 Collection），每年所費不下五百金。余許以盡力提倡，並預爲吾夢想中之大學謝其高誼。先生又言：『辦大學最先在籌款；得款後乃可擇師。能羅致世界最大學者，則大學可以數年之間聞於國中，傳諸海外矣。康南耳之興也，白博士（Andrew Dickson White）親至英倫聘 Goldwin Smith，當日第一史家也；又聘 James Lowell，當日文學泰斗也：得此數人，而學者來歸矣。芝加哥大學之興也，煤油大王洛氏捐鉅金爲助，於是增教師之修

金，正敎師歲得七千五百金。七千五百金在當日爲莫大修脯，故能得國內外專門學者爲敎師。芝加哥之興勃焉，職是故也。』先生此言與鄭萊君所談甚相合。

吾他日能生見中國有一國家的大學可比此邦之哈佛，英國之康橋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嗟夫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四百萬方里四萬萬人口之大國乎！世安可容無大學之國乎！

*　　*　　*

國無海軍，不足恥也；國無陸軍，不足恥也！國無大學，無公共藏書樓，無博物院，無美術館，乃可恥耳。我國人其洗此恥哉！（二月廿一日）

三　寫生文字之進化（二月廿一日）

赴巨册大版會，會員某君於下列四書中選讀若干則：

（一）Theophrastus (B.C.?—287?)："Characters".

（二）Sir Thomas Overbury (1581—1613)："Characters".

（三）John Earle (1601—1665)：“Microcosmography”.

（四）Samuel Butler (1612—1680)：“Characters.”

皆寫生之作（寫生者，英文 Characterization。）此諸書皆相似，同屬抽象派。抽象派者，舉一惡德或一善行爲題而描寫之，如 Theophrastus 之諂人，其所寫可施諸天下之諂人而皆合，以其題乃諂人之類，而非此類中之某某諂人也。後之寫生者則不然，其所寫者乃是個人，非復統類。如莎士比亞之 Hamlet，如易卜生之 Nora，如 Thackeray 之 Rebecca Sharp。天下古今僅有此一 Hamlet，一 Nora，一 Rebecca Sharp，其所狀寫，不可移易也。此古今寫生文字之進化，不可不知。

四 救國在『執事者各司其事』（二月廿二日）

『今日祖國百事待舉，須人人盡力始克有濟。位不在卑，祿不在薄，須對得住良心，對得住祖國而已矣。幼時在里，觀族人祭祀，習聞贊禮者唱曰：「執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國金丹也。』（二十一日答胡平書）

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王引之曰：「欣當讀爲睎，望也。」呂氏春秋不屈篇曰：「或操表掇以善睎望。」是也。）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耕柱篇。）亦同此意。

五　婉而謔之樂觀語（二月廿二日）

At the age of fifty we discover that not much is done in a life-time, and yet that, notwithstanding all the immeasurable ignorance and stupidity of the majority of the race, there is a gradual and sensible victory being gained over barbarism and wrong of every kind. I think we may, in some sort, console ourselves. If we cannot win as fast as we wish, we know that our opponents cannot in the long run win at all.—Trevelyan's Life of John Bright, page 279.

上所錄亦是樂觀之語，而其言何婉而謔也！

六　范鴻仙（二月廿二日）

民國報第六號來，中有近來政府所暗殺及捕殺之民黨若干人之遺像，其一人乃吾友



范鴻仙



蔣翊武

范鴻仙（光啓）也。戊申余在上海時，李辛伯李警衆及鴻仙創安徽白話報，余始識鴻仙。後鴻仙助于右任辦民呼民吁民立各報。去年居上海，有賊數人夜攻其居，君身受四創而死。嗚呼！慘矣！

七　蔣翊武（二月廿二日）

又有蔣君翊武，曾肄業中國公學。革命軍起，立功爲軍事顧問。及第二次革命失敗，君亡命廣西，死焉，年二十九。民國報載其小傳，謂『善楊卓林，與創競業旬報，以通俗體鼓吹民族主義，爲端方摧殘。卓林遇害，蔣潛歸澧……』此則不甚確。蔣與楊皆競業學會會員，而旬報則非其所創也。吾主旬報且一年，知之頗詳，亦識卓林。卓林窮困，寄食旬報社中，吾時時見之，蔣則不常見也。

（附記）旬報主筆前後共三人：傅君劍（鈍根）、張無爲（丹斧）及余也。

八　海外學子之救國運動（三月一日）

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國學子紛紛建議，余無能逐諸少年之後作駭人之壯語，但能

斥駁一二不堪入耳之輿論，爲『執筆報國』之計，如斯而已矣。

此間學子開特別會議，議進行方法，余以事不能蒞會，乃留一柬云：

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鎭靜處之。……

交會長讀之。讀時，會中人皆爭嗤之以鼻。卽明達如叔永，亦私語云：『胡適之的不爭主義又來了！』及選舉幹事，秉農山起言：『今日須選舉實行家，不可舉哲學家。』蓋爲我而發也。同徒堯君告我如此。

九　爲祖國辯護之兩封信

(一)致 The New R public 書

Sir: I read with great interest the letter from "A Friend of China," published in your Journal for February sixth. I heartily share his optimism that "the situation now developing may be of decided advantage to all concerned," but I entirely disagree with him

in his no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his optimistic dreams are to be realized. He seems to hold that the solution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lies in Japan's taking a "responsible and effective direction of China's affairs." That, in my humble judgment, can never be the real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A Friend of China" seems to have ignored the important fact that we are now living in an age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e forgets that even the Philippines cannot rest contented under the apparently "beneficial" r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twentieth century no nation can ever hope peacefully to rule over or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another nation, however beneficial that rule or that interference may be.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has exterminated the Manchu rule, and, I am sure, will always resent any foreign rule or "direction."

Moreover, your correspondent has been too drastic in his estim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self-government and

self-development. "The Republic," says he, "held up to the world as evidencing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East has proved, as was bound to be the case, a dismal failure.....China as a progressive state has been tried and found wanting. She is incapable of developing herself." So runs his accusation. But let me remind him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vast nation like China cannot be accomplished in a day. Read such books as John Fiske's "The Critic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and it will be clear that eve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was not achieved by a sudden and miraculous fiat. The Chinese republic has been no more a failure than the American republic was a failure in those dismal days under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ccurred in October, 1911. Three years have hardly passed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 Can we yet say, O ye of little faith! that "China as a progressive state has been tried and found wanting," and that "she is incapable of developing herself"?

I sincerely believe with President Wilson that every people has the right to determine its own form of government. Every nation has the right to be left alone to work out its own salvation. Mexico has the right to revolution China has her right to her own development.

Ithaca, N.Y., Feb. 27.　　　　Suh Hu.

（一一）致 The Outlook 書

Dear Sir:

Permit me to say a few words concerning your editorial on "Japan and China" which appeared on Feb. 24, 1915. As your editorial was largely based upon a letter to the New Republic from a man who signs himself "A Friend of China", I beg to enclose a letter in which I have endeavored to show the fallacies in his arguments. In my humble judgment, the New Republic correspondent cannot be a true "friend of China", nor can he be "an expert in Eastern affairs", as The Outlook seems to think.

As one who comes from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and who knows their inspirations and aspirations, I declare most emphatically that any attempt to bring about a Japanese domination or "direction" in China is no more and no less than sowing the seeds of future disturbance and bloodshed in China for the countless years to come. It is true that at the present moment China is not capable of resisting any "armed" demands, however unreasonable they may be. But whosoever seeks to secure "the maintenance of stable conditions in the East" by advocating Japanese assumption of the directorship or protectorship of China, shall live to see youthful and heroic, though not immediately useful, blood flow all over the Celestial Republic! Have we not seen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lready prevailing in many parts of China?

I sincerely believe that the ultimate solution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must be sought in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that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co-

operation cannot possibly be brought forth by any armed conquest of the one by the other.

As to China's capacity for self-development, I refer you to the enclosed letter to the New Republic, which you may reproduce, if you so desire.

Very sincerely yours,
Suh Hu

一〇 投書的影響（三月一日）

SUH HU SPEAKS UP.

Perhaps on Thomas Carlyle's good old theory that every man needs a master, some Western theorists are arguing that the solution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lies in placing upon Japan the responsible and effective direction of Chinese affairs. Japan herself takes this view, it seems, but it is not enthusiastically indorsed by the government at Washington and it will not harden into reality without serious remonstrance.

Suh Hu, writing from Ithaca, where we imagine him to be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 does not agree, either. He declares that in this twentieth century "no nation can ever hope peacefully to rule over or to interfere with the intern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of another nation, however beneficial that rule or that interference may be." That is a sweeping assertion, demanding present modification in several cases. But China has developed an active and progressive consciousness. Suh Hu is right when he say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was not accomplished by an instantaneous fiat; and as a matter of fact he believes that the Chinese republic is getting along as well as the American republic was doing at the Critical Period, described by the late John Fiske.

"Mexico" concludes Suh Hu, "has the right to revolution. China has the right to her own development." There is some room for argument as regards the first part of that declaration; none what-

ever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A Japanese attempt to assume charge of China will result in a sea of trouble; and we hope Japan has statesmen who can see it.

吾所投 The New Republic 之書，乃爲 Syracuse Post-Standard 引作社論，則吾書未嘗無影響也。

一一　致張亦農書（三月三日）

足下以無用責政府，不知若令足下作外交長官又何以處之？戰耶？國家之事，病根深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言兩語所能盡。今日大患，在於學子不肯深思遠慮，平日一無所預備。及外患之來，始驚擾無措，或發急電，或作長函，或痛哭而陳詞，或慷慨而自殺，徒亂心緒，何補實際？至於責人無已，尤非忠恕之道。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當以鎮靜處之，庶不失大國國民風度耳。

一二　塔虎脫演說（三月三日）

美國前總統塔虎脫氏受大學之召來此演說，余往聽之，到者三千人，後至者不得隙地，怏怏而去，可謂盛矣。

塔氏極肥碩，演說聲音洪而沉重，不似羅斯福之叫囂也。塔時時失聲而笑，聽者和之，每致哄堂。塔氏笑時，頤肉顫動，人謂之『塔虎脫之笑』。所說題為"Signs of the Times"，有警策處。惟其『守舊主義』撲人而來，不可掩也；言『嘗見叢塚中一碣，有銘曰：「吾本不病，而欲更健，故服藥石，遂至於此」』譏今之急進派維新黨也。余憶一九一二年大選舉時各政黨多於電車上登選舉廣告，余一一讀之，各黨皆自張其所揭櫫，獨共和黨(Republican ——即塔氏之黨）之告白曰：

"Prosperity —— 繁榮——

We Have it Now: 我們現在已有了：

Why Change?" 為什麼要更動呢？

與此碑銘如出一口。偶念及此，不禁失笑。

一三　吾國各省之歲出（三月四日）

昨日報記哥崙比亞大學今年歲出預算爲三·八九七·三五〇元，蓋合吾國銀元約八百萬元。據晚近報告吾國各省歲出如下表：

省別	銀元數
直隸	26,503,270
山東	8,340,985
山西	6,012,539
陝西	5,280,033
甘肅	5,870,538
河南	6,891,100
新疆	7,030,910
湖南	6,930,800
湖北	12,517,400
安徽	4,181,800
江西	4,959,515
江蘇	10,309,400
浙江	7,040,590
福建	5,833,239
廣東	10,655,923
雲南	8,648,600
廣西	6,932,587
貴州	3,830,760
四川	10,986,500
東三省	26,458,170

此大學一年之歲出，超出晉陝甘豫新湘皖贛浙閩桂貴諸省之上。

二十二省歲出合計約一八五·〇〇〇·〇〇〇銀元，合美金蓋九千二百餘萬元。此邦去年海軍費約一三三·三〇〇·〇〇〇元，陸軍費約一六〇·四〇〇·〇〇〇元。蓋吾二十二省之歲出總數猶不足供此邦常年海軍費。

一四　致 The Post-Standard（Syracuse）書（三月四日）

To the Editor of The Post-Standard:

I feel myself highly honored to read the favorable comments you have given to my letter to The New Republic. I agree with your remark that "a Japanese attempt to assume charge of China will result in a sea of trouble, and we hope Japan has statesmen who can see it." I strongly believe that any attempt to establish a Japanese directorship in China is no more and no less than sowing the seeds of disturbance and bloodshed in China for the countless years to come. Whosoever advocates that policy shall live to see that great catastrophe befall China and mankind. Have we not seen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already prevailing in China?

I thank you for your sympathetic attitude toward my country

Ithaca, March 3.　　SUH HU.

此余致 "The Post-Standard" 書，即致 "The Outlook" 書之大意也。本城晚報 "The

Ithaca Journal" 亦轉載吾書。吾甚欲人之載之，非以沽名，欲人之知吾所持主義也。

一五　往見塔虎脫（三月五日）

往見塔虎脫氏於休曼校長之家，詢以對於中日交涉持何見解。塔氏言近來頗未注意遠東外交，故不能有所評論。此孔氏所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未可非也。

塔氏與休氏皆屬共和黨，故不滿意於威爾遜政府之外交政策。塔氏言此邦外交政策之失敗，無過於美政府之令美國銀行團退出六國借款。自言：『余與諾克司（國務卿）費幾許經營，始得令美國團之加入；（塔氏自言曾親致書與前清攝政王，告以美國團加入之利益，攝政王善之，始有加入之舉。）而威爾遜一旦破壞之，坐令美國在中國之勢力着着失敗，今但能坐視中國之爲人摧殘耳！』此事是非，一時未可遽定。我則袒威爾遜者也，因爲之辯護曰：『現政府（威爾遜）之意蓋在省事。』塔氏大笑曰：『欲省事而事益多，自有國以來，未有今日之多事者也。』余戲曰：『此所謂 "The irony of fate" 者非歟？』塔氏又笑曰：『我則謂爲誤事之結果耳。』

塔氏自述其東遊事甚有味，以其無關宏旨故不記。塔氏是一個好人，惟不足任一國之重耳。

一六　韓人金鉉九之苦學（三月七日）

吾友韓人金鉉九君自西美來此，力作自給，卒不能撐持，遂決計暫時輟學，他往工作，俟有所積蓄，然後重理學業。今夜來告別，執手黯然。韓人對於吾國期望甚切，今我自顧且不暇，負韓人矣。

一七　可敬愛之工讀學生（三月七日）

眼中最可敬愛之人，乃此邦之半工半讀之學生。其人皆好學不厭之士，乃一校之砥柱，一國之命脈。吾輩對之焉敢不生敬愛之心而益自激勵乎？

一八　紐約公共藏書樓（三月八日）

紐約公共藏書樓於今年正月一月之中，凡假出書籍一百萬冊有奇，可謂盛矣。此邦之藏書樓無地無之。紐約之藏書樓共有支部四十三所。計去年一年中：

在樓中閱書者　凡六十二萬餘人

假出之書　凡八百八十三萬册

在樓中繙閱之書　凡一百九十五萬册

藏書凡分二種：

（一）參考部（備讀者在樓中參考之用，不能取出）　凡一・二五一・二〇八册

（二）流通部（可以假出）　凡一・〇一九・一六五册

一九〇一年，卡匿奇氏捐金五百二十萬為紐約城造流通藏書室支部之用，而紐約市政府助其買建築地之費，今之支部林立，費皆出於此。

一九　理想中之藏書樓（三月八日）

吾歸國後，每至一地，必提倡一公共藏書樓。在里則將建績溪閱書社，在外則將建皖南藏書樓，安徽藏書樓。然後推而廣之，乃提倡一中華民國國立藏書樓，以比英之 British Museum，法之 Bibliotheque National，美之 Library of Congress，亦報國之一端也。

二〇　夢想與理想（三月八日）

夢想作大事業，人或笑之以爲無益。其實不然。天下多少事業，皆起於一二人之夢想。今日大患，在於無夢想之人耳。

嘗謂歐人長處在敢於理想。其理想所凝集，往往托諸『烏託邦』(Utopia)。柏拉圖之Republic，倍根之New Atlantis，穆爾（Thomas More）之Utopia，聖阿格司丁(St. Augustine)之City of God，康德之Kingdom of Ends及其Eternal Peace，皆烏託邦也。烏託邦者，理想中之至治之國，雖不能至，心嚮往焉。今日科學之昌明，有遠過倍根夢想中之郅治國者，三百年間事耳。今日之民主政體雖不能如康德所期，然有非柏拉圖二千四百年前所能夢及者矣。七十年前（一八四二），詩人鄧耐生有詩云：

Far I dipt into the future, far as human eye could see,
Saw the vision of the world, and all the wonder that would be;

Saw the heavens with commerce, argosies of magic sails,

Pilot of the purple twilight, dropping down with costly bales;
Heard the heavens fill with shouting, and there rain'd a ghastly dew
From the nations' airy navies grappling in the central blue;
Far along the world-wide whisper of the south wind rushing warm,
With the standards of the peoples plunging through the thunder-storm;
Till the war-drum throbb'd no longer, and the battle-flags were furl'd
In the Parliament of man, the Federation of the world.

—Locksley Hall.

在當時句句皆夢想也。而七十年來，前數句皆成眞境，獨末二語未驗耳。然吾人又安知其果不能見諸實際乎？

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無不可見諸實際之理想。電信也，電車也，汽機也，無線電也，空中飛

行也，海底戰鬥也，皆數十年前夢想所不及者也，今都成實事矣。理想家念此可以興矣。

吾國先秦諸子皆有烏託邦：老子莊子列子皆懸想一郅治之國；孔子之小康大同，尤為卓絕古今。漢儒以還，思想滯塞，無敢作烏託邦之想者，而一國之思想遂以不進。吾之以烏託邦之多寡卜思想之盛衰，有以也夫！

二一　貝爾博士逸事（三月八日）

下所記電話發明家貝爾博士逸事一則，亦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之一證也。

It is seldom that an inventor sees so fully the complete fruition of his labors as in the case of Dr. Alexander Graham Bell. In 1875 he first talked a short distance of a few feet over his epoch-making invention, the telephone. Last week he spoke to his assistant in his first experiments, Mr. Thomas W. Watson, clear across the American continent. Mr. Bell spoke in New York; his voice was clearly audible to his hearer in San Francisco, a distance of 3,400 miles. This development of the telephone in longdistance use brings it

again before the public as one of the greatest wonders of a marvelous era of invention.

二三 睡美人歌（三年十二月作，四年三月十五日追記）

拿破侖大帝嘗以睡獅譬中國，謂睡獅醒時，世界應爲震悚。百年以來，世人爭道斯語，至今未衰。余以爲以睡獅喻吾國，不如以睡美人比之之切也。歐洲古代神話相傳：有國君女，具絕代姿，一日觸神巫之怒，巫以術幽之塔上，令長睡百年，以刺薔薇鎖塔，人無敢入者。有武士犯刺薔薇而入，得睡美人，一吻而醒，遂爲夫婦。英詩人鄧耐生咏其事，有句云：

Well,—were it not a pleasant thing
  To fall asleep with all one's friends;
To pass with all our social ties
  To silence from the paths of men,
And every hundred years to rise
  And learn the world, and sleep again;
To sleep thro' terms of mighty wars,

And wake on science grown to more,
On secrets of the brain, the stars,
As wild as aught of fairy lore;
And all that else the years will show,
The poet-forms of stronger hours,
The vast Republics that may grow,
The Federations and the powers;
Titanic forces taking birth
In divers seasons, divers climes?
For we are Ancients of the earth,
And in the morning of the times.

*　　　　*

So sleeping, so aroused from sleep
Thro' sunny decads new and strange,
Or gay quinquenniads would we reap
The flower and quintessence of change.

此詩句句切中吾國史事。矧東方文明古國，他日有所貢獻於世界，當在文物風教，而不在武力，吾故曰睡獅之喻不如睡美人之切也。作睡美人歌以祝吾祖國之前途。

東方絕代姿，百年久濃睡。一朝西風起，穿幃侵玉臂。碧海揚洪波，紅樓醒佳麗。昔年時世裝，長袖高螺髻。可憐夢回日，一一與世戾。畫眉異深淺，出門受訕刺。殷勤遣羣侍，買珠入城市；東市易宮衣，西市問新制。歸來奉佳人，百倍舊姝媚。裝成齊起舞，

『主君壽百歲！』

此詩吾以所擬句讀法句讀之，此吾以新法句讀韻文之第一次也。（句讀今改用通行標點，廿三年三月）

二三　告馬斯詩重改稿（三月十九夜）

世界戰雲正急，而東方消息又復大惡，余則堅持鎮靜主義。上星期讀康德之太平論（Zum Ewigen Frieden），為作康德之國際道德學說一文，連日百忙中又偷閒改作數月前所作告馬斯一詩（見卷八第六則）。前作用二巨人故實，頗限於體制，不能暢達，故改

作之，亦無聊中之韻事也。

TO MARS.

Morituri te salutamus.

Supreme lord! we who are about to die
  Salute thee! We have come all at thy call
    To lay down strength and soul and all in all,
without a murmuring, nor knowing why!
But ah! how wild roam these last thoughts of ours!
    How vivid we recall the thrilling lore
  Of those Alæan Giants, who of yore
Dared mete their strength against thy wrathful powers;
And brought thee from the heavens and captived thee,
  Till all four Seasons passed by and the Earth
With mirth bade welcome to the thirteenth birth

Of the new moon since thy captivity!

And know'st thou what these dying eyes behold?
'Midst human anguish and war's thund'ring storms,
There have arisen two new gigantic forms
Of ceaseless growth and potency untold.

And in their advent we hear toll'd thy knell!
They—Love and Law—shall right all human wrong,
And Peace and Justice be mankind's new song.
So be our idle wish: now fare thee well!

二四 致留學界公函（三月十九夜）

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

My dear Brethren:

If I may judge from the sentiments expressed in the last issue of the Monthly, I am afraid we have completely lost our heads, and

have gone mad. "Fight and be vanquished, if we must", says one Club. Even Mr. W. K. Chung, a Christian of mature thought, declares in fiery eloquence: "Even if we fight and be defeated and consequently suffer the disgrace of losing our country,—even this course should be inevitable and preordained, I still say, we could not but choose to fight. ......Let us fight and be conquered like Belgium". Even our Editor-in-chief who in his editorials advised us that hotheads have no place in the deliberation of such great national danger and that we should consult our heads as well as our hearts,—even he writes on another page: "The Chinese will have no choice (which they will not hesitate to make) but to fight!"

Now, let me say that all this is pure insanity. We have lost our heads. We are excited, nervous, nay, "patriotically insane." My Brethren, it is absolutely useless to get excited at such a critical moment. No excitement, nor high-sounding sentiments, nor sensational suggestions, have ever helped any nation. Talking of fighting

"on paper" is the most shallow course for us to take, who call ourselves "students" and "capable men".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right course for us students to take at this moment and at this distance from China, is this. Let us be calm. Let us DO OUR DUTY which is TO STUDY. Let us not be carried away by the turmoil of the newspaper from our serious mission. Let us apply ourselves seriously, calmly, undisturbedly and unshakenly to our studies, and PREPARE OURSELVES to uplift our fatherland, if she survives this crisis—as I am sure she will,—or to resurrect her from the dead, if it needs be!

My brethren, THAT is our duty and our right course!

I say, talking of fighting Japan at this present moment is insanity. For how can we fight? Our Editor-in-chief says that we have the fighting strength of one million determined soldiers. Let us look at the facts, we have at most 120,000 soldiers that can be called "trained", but poorly equipped. And we have absolutely no

navy: the largest vessel in our navy is a third-class cruiser with a displacement of 4,300 tons. And how about munitions? What shall we fight with?

So I say with all sincerity and with all devotion to China, that it is pure nonsense and foolishness to talk of fighting when there is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of gaining anything but devastation, and devastation, and devastation!

And you talk of Belgium,—of heroic Belgium! My dear Brethren, let me tell you with all my heart and soul that to resist the tide of an ocean with a single hand is no heroism, and that to strike an egg against a rock is no heroism! Moreover, Belgium did not contemplate such an utter defeat. Read such books as How Belgium Saved Europe by Dr. Charles Sarolea of Belgium, and you will see that she was sure of French assistance and of British support. And she was confident of her Liege and her Antwerp which had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strongest fortifications in the

world. So Belgium staked all her fortune for the "glory" of being a heroic nation! Was that true courage? Was that true heroism?

And my Brethren, think of Belgium and of the Belgians of to-day! Is the "glory" of heroism worth all the sacrifice?

I am not blaming the Belgians. What I want to point out here is that Belgium is not worth China's imitating, and that whosoever wishes China to follow Belgium's path and fate is sinning against China.

In conclusion, let me repeat: DO NOT GET EXCITED: LET US DO OUR DUTY which is to Study.

The final solution of 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is not to be sought in fighting Japan at present; nor in any external interference by any other Power or Powers; nor in any temporary relief such as the equilibrium of powers or that of the Open Door; nor in any such proposal as the Japanese Monroe Doctrine. The real and final solution must be sought somewhere else—far, far deeper

than most of us now suspect. I do not know wherein it lies: I only know wherein it does not lie. Let us study it out calmly and dispassionately.

Read this letter carefully before you condemn me.

Very earnestly,
Your Brother,
SUH HU.

Ithaca, N.Y.

讀三月份學生月報已，已就寢矣，輾轉不能成寐，披衣起坐，作此書至夜分二時半始睡。

二五　吾國之歲出歲入（三月）

據美國上海領事 General Thomas Sammons 之報告，吾國關稅收入，一九一三年為三二·六〇三·六四六元，一九一四年減至二六·六一二·三八八元。下乃吾國財政部編製之本年歲入估計：

歲入	1915(估計)
錢糧	33,696,000
鹽稅	32,832,000
入口稅	26,784,000
契稅	5,616,000
屋稅	2,592,000
消費稅	6,480,000
煙酒稅	6,480,000
礦稅	864,000
營業稅	4,320,000
所得稅	2,160,000
遺產稅	864,000
結婚證稅	1,296,000
權度專賣	8,640,000
造幣盈餘	4,320,000
國家營業	8,640,000
總計	$145,584,000

據"Whitaker"所載，吾國一九一二年份之歲出歲入如下：（參看本卷第一三則）

歲出	1912(約數)
陸軍	48,500,000
海軍	8,500,000
外債(本利)	71,000,000
鐵道	30,000,000
各省及藩屬	10,000,000
司法	5,000,000
敎育	3,500,000
雜項	14,000,000
總計	$190,500,000

歲入	1912
錢糧	37,500,000
鹽稅	34,000,000
入口稅	32,000,000
厘金	17,500,000
國家營業	10,000,000
雜稅	15,000,000
郵傳部	25,000,000
雜項	15,000,000
總計	$186,000,000

二六　星期日之演說詞（三月廿二日）

"The Christians are Christians in giving charities and in their private and civil dealings. But they are not Christians when they com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y 'strain at a gnat, and swallow a camel!' So long as the professedly Christian nations recognize no authority but that of the 'mailed fist'; so long as they have no regard for the right and claims of the weaker nations; so long as they place national and commercial gain and territorial aggression over and above the dictate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so long Christianity can never become a world power, so long all your missionary work can never long endure and will all be swept away at a signal of Mars!"

This was the statement of Suh Hu, a well known Chinese, in his lecture last night at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n "The Christian Opportunity in China," the fifth in a series of talks on "The

Spiritual Significance of Secular Callings." Such was his opinion, he said, after considering the German seizure of Kiaochau of 1897 and the French seizure of Kwangchow Bay of 1898, under the pretext that two German missionaries and one French missionary had been killed by the mob, both acts being responsible for the Boxer uprising in 1900. Suh Hu continued:

"If Christianity is to become a world religion, it is the duty of every individual Christian and every Christian Church to pledge himself, herself, or itself to raise the present standard of international morality. Most of you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what you are fond of calling 'civilization' is based upon the solid rock of Christianity. But let me tell you with all sincerity that the present civilization is founded, not upon the Christian ideals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but upon the law of the jungle—the law that might makes right! Think of the many Christian nations now praying in the churches and to the Christian God for victory and success in

their efforts to destroy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And then think of the Christian commandment: 'Love ye one another; Love thy enemy; Resist not evil'."

After showing the growing popularit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gradual removal of such difficulties as those which the pioneer missionary had to encounter, the speaker devoted much time to discussing what the missionaries have done and can do in that vast country. There are three lines of work which the Christian may accomplish: First, making converts; second, spreading the Christian ideas and ideals; and third, rendering practical service.

"There was a time when the missionaries were pai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r converts they had made. But that is not what China wants, nor is it what the churches should emphasize in sending their missionaries.

"More important is the spreading of the essentials of Christianity, by which are meant, not the theological dogmas such as the

doctrines of virgin birth, of original sin, of atonement, etc., but the truly Christian doctrine of love, of loving one's neighbor, of even loving one's enemy, of nonresistance, of forgiveness, of self-sacrifice and of service. The missionary should spread broadcast these Christian ideals, and present them to the native minds in whatever way be sees fit. He should not stress the increase of the roll of his church members, but rather leave these ideals to take root and bear fruit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 third and still more important object of the missionary is to render practical service, under which we may enumerate education, social reform, and medical and surgical missions. Along these line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have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especially the medical missions which, to my mind, are the crowning glory and success of the missionary propaganda.

"The real value of the missionar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eign missionary, like a returned student from abroad, always

carries with him a new point of view, a critical spirit, which is often lacking when a people have grown accustomed and indifferent to the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and which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for any reform movement."

昨日星期，此間十六七所教堂之講演無一見諸報章者，獨我之演說詞幾占全欄，不可謂非『闊』也，一笑。首末兩段自謂大有眞理存焉。

二七　誤刪了幾個『？』（三月廿八日）

英國下議院有人質問政府，對於日本向中國要求各事持何態度，國務次官（Under Secretary of State）Neil Primrose 答曰：『日本在中國擴大其利益，苟無害於英國之利益，英政府不持任何異議。』

有署名『深信英國非圖私利者』致晚郵報一函：

主筆先生：　日本無故以武力威脅中國，放棄其主權，照最近歷史所昭示，中國欲求安全，只有訴諸素以保護弱國愛自由愛正義之英國。英國曾爲比利時對德作

戰，今日亦必能以武力扶持此無告之中國也。

以此君之書與上文所記英政府之宣言並觀之甚耐人尋味也。

上記之自署『深信英國非圖私利者』之投書余作一書答之。彼見吾書，亦以書見寄。其眞姓名爲 Claude H. Valentine，自言『爲德國人，生長柏林。』此書本意冷嘲英人之假仁假義，每語後皆係以疑問符號（？），記者不察，載其書而删其疑問號，故其語意不類冷諷。』

此人自言熱心於此戰事之德與突華，一方面欲與余交換意見。不知余雖不信英人之僞善，亦非聯德派之流也。（四月一日）

二八　一九一四年紐約一省之選舉用費（三月廿九日）

紐約時報調查紐約一省去秋全省選舉所費金錢，列表記之，其數乃達四百萬以上，可謂駭人聽聞矣！

紐約省法：凡選舉候選人，無論當選與否，皆須於選舉完畢以後，以本屆選舉所費用，列

表呈報所屬選舉官吏，故能有此表也：

紐約省選舉費用支出摘要（一九一四年）

候選人所費	
本省官吏	$56,448.50
省憲表決	73,327.80
國會參議院	31,404.15
國會衆議院	138,566.88
本省上議院	52,172.82
本省下議院	62,868.10
各縣官吏	70,468.83
最高法院	12,716.18
紐約市法官	5,059.20
委員會所費	
各縣委員會	590,915.29
省委員會	276,132.42
特別委員會	135,964.95
公家所費	
本省支出（美國政黨註册）	50,000.00
本省支出（監督選舉官吏）	2,774,492.53
總數	$4,330,537.65
除去重複	251,366.23
淨總數	$4,079,171.42

共和政治，乃最糜費之政體，用財無節，又無良善之監督機關，則其禍尤烈。紐約省政治之腐敗，全國所共曉，今之士夫力求改革，已爲今善於昔矣。今日急務爲一『短票』(Short Ballot)。短票者，僅擇全省最重要之官職，如總督之類，令省民選舉之，餘職則歸之委任。

二九 日本要求二十一條全文（四月一日）

日本第一次提出之條款

第一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互願維持東亞全局之平和，並期將現在兩國會友好善隣之關係益加鞏固，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德國關於山東省依據各約或其他關係，對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諾，凡山東省內並其沿海一帶土地及各島嶼，無論何項名目，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三款　中國政府允准日本國建造由煙台或龍口接連膠濟路線之鐵路。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諾，爲外國人居住貿易起見，從速自開山東省內各主要城市，作爲商埠，其應開地方，另行協定。

第二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因中國向認日本國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享有優越地位，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訂約國互相約定，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爲期。

第二款　日本國臣民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爲蓋造商工業應用之房廠，或爲耕作，可得其須要土地之租借權或所有權。

第三款　日本國臣民得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任使居住權，並經營商工業等各項生意。

第四款　中國政府允將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礦開採權許與日本國臣民。至於擬開各礦，另行商訂。

第五款　中國政府應允，關於左開各項，先經日本國政府同意而後辦理：（一）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允准他國人建造鐵路或爲造鐵路向他國借用款項之時。（二）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各項稅課作抵由他國借款之時。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諾，如中國政府在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聘用政治財政軍事各顧問教習，必須先向日本政府商議。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吉長鐵路管理經營事宜委任日本國政府，其年限自本約畫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爲期。

第三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願於日本國資本家與漢冶萍公司現有密接關係，且願增進兩國共通利益，茲議定條款如左：

第一款　兩締約國互相約定，俟將來相當機會，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並允如未經日本國政府同意，所有屬於該公司一切權利產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

第二款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屬於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該公司以外之人開採。並允此外凡欲措辦，無論直接間接，對該公司恐有影響之舉，必須先經該公司同意。

第四號

日本國政府及中國政府，爲確實保全中國領土之目的，同訂立專條如左：

中國政府允准，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與他國。

第五號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爲政治財政軍事等項顧問。

（二）所有在中國內地所設日本醫院寺院學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權。

（三）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日中合辦，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五）允將接連武昌與九江南昌路線之鐵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線鐵路之建造權許與日本國。

（六）在福建省內籌辦鐵路礦山及整頓海口（船廠在內），如需外國資本之時，先向日本國協議。

（七）允認日本國人在中國有布敎之權。

三〇　墓門行（四月十二日）

ROADSIDE REST

(Anonymous inscription at the entrance to a little wayside burial ground at North Woodstock, N. H.)

Such quiet sleep has come to them,
    The Springs and Autumns pass,
Nor do they know if it be snow
    Or daisies in the grass.

All day the birches bend to hear
    The river's undertone;
Across the hush a fluting thrush
    Sings evensong alone.

But down their dream there drifts no sound:

The winds may sob and stir;
On the still breast of Peace they rest—
And they are glad of her.

紐漢辟爾省北武司托村道旁有叢葬塚地，一日有無名氏題詩塚門。其詩昨見晚郵報，為信筆譯之。又記此為序。

伊人寂寂而長眠兮，
任春與秋之代謝。
野花繁其弗賞兮，
亦何知冰深而雪下？
水潺湲兮，
長槐垂首而聽之。
鳥聲喧兮，

民國四年四月

好音誰其應之？
風嗚咽兮而怒飛兮，
陳死人兮安所知兮？
和平之神穆以慈兮，
長眠之人於斯永依兮。

三一　莎士比亞劇本中婦女之地位（四月十二日）

Shakespeare on Woman's position:

"I will be master of what is mine own. She is my goods, my chattels; she is my house, my household stuff, my field, my barn, my horse, my ox, my ass, my anything. And here she stands: touch her whoever dares."

Petruchio——in "Taming of the Shrew."

三二　陸軍用榻（四月十二日）

尼格拉飛瀑城卜郎博士見訪，談次偶及旅行，博士言：『在中國內地旅行，蚊蚋蚤虱最所深畏；後得陸軍用榻（Army cot），輔以自製蚊帳，始敢在內地投宿。』此榻價不出二金，捲之重不及十磅，不可不記之。

三三　致留學界公函發表後之反響（五月廿五日）

吾所作致留學界公函（見本卷第二四則）登出後，大受流輩攻擊。鄺煦堃君（月報主筆）詆為『木石心腸，不愛國。』諶湛溪（立，戰報主筆）來書云：『大著結論，盤馬彎弓故不發，將軍之巧，不過中日合併耳。足下果敢倡此論乎？東亞大帝國之侯封可羨，目前愛國者之暴行又可畏，作個半推半就，畢竟也無甚大不妥。』又王君復亦致書相詆，其書由叔永轉致，叔永至毀棄其書，不欲轉致，其詞意之難堪可想。叔永忠厚可感也。

三四　赴尼格拉縣農會演說（四月廿五日）

春歸矣，窗上柳枝，葉出至速。吾前日去水牛城，葉猶未可見；昨夜歸來，今晨憑窗下視，則柳葉青青媚人矣。

生活狀態』廿四夜至飛瀑城，宿卜郎博士之家。廿五日至 Lockport，即會所在地是夜七時半離水牛城，十一時抵綺色佳。

吾此次往水牛城，乃爲 Prof. C. H. Tuck 所邀至尼格拉縣農會演說『中國內地

吾久決意不演說，此次不得已復爲馮婦，今後決不再演說矣（此但指學生時代。）吾三年中演說何啻七十次，得益之多非言可罄然荒廢日力亦不少故此後決意不再受演說之招矣。

三五　霧中望落日（四月廿五日）

尼格拉飛瀑上流長河受諸大湖之冰積水面自岸上望之，氣象佳絕。是日下午天大熱，冰稍解，水氣蒸爲重霧。霧中望落日，其大無匹吾生平見日未嘗有如此次之大者也。

三六　火車中小兒（四月廿五日）

火車中余座前有婦人攜兒可二三歲，睜睜望余，似甚親余。余與之語，其母謂余曰：『兒僅能斯拉夫語，不能作英語也。』然兒與余戲若素相識，余行篋中無食物可啖之，因剪紙爲

作飛鳥以貽之。

三七　黃興等通電（四月）

上海分送時事新報，神州日報，時報，申報，新聞報；北京分送亞細亞報，國民公報；暨國內各報館鑒：

興等無狀，與父老兄弟別亦旣兩年，前此粗疏繆戾，國人所以切責興等者，皆一一深自引咎。惟是非未明，內外資爲口實，戕我國脈，淆我輿情，此爲國家存亡所關，非直流俗毀譽之細，敢復不辭覼縷，略有所陳：

興等去國以還，權威所存，僇辱已至。而游探盈國，好事者塞途，又復爭相詆訶，務盡媒孽。萑苻有警，輒入興名；炯蔚建鈞，均見鉤致。邇者國交頓挫，舉國驚迷，興等乞援思逞之謠，又見騰播中外。夫本無其事，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古來何止百數？興等無似，亦誠願安緘默，俟之百年。無如興等見毀，乃由奸人假之，塗飾庸俗耳目，以售其欺；甚或他人用之，恫喝軟弱政府，以收其利。縱國人不察，願絕興等，興等果安忍自絕於國人，不一暴其素志，使知所自處哉？

在昔清政不綱，邦如累卵，國人奮起，因有辛亥之役。雖曰排滿，實乃圖存。政不加良，奚取改革？南北統一以後，政柄已集於一隅。吾黨遵守憲政常規，誠有所抨彈牽掣，時則國人初習共和，吾黨叫囂淩厲之氣，亦誠不免。國中賢達，每來誚讓之聲，興等自維前失，敢不引罪？癸丑七月之役，固自棄於國人。然苟有他途，國政於以修明，興等雖被萬戮，又何足悔？當舉事時，成敗利鈍，已能前覩。一擊不中，卽復戢兵，誠不欲以驟難克敵之師，重生靈塗炭之禍。興等雖以此受同志之責，居恇怯之名，質之天良，尙無所歉。斯時可戰之卒，且復累萬；可據之地，何止一省？猶且不肯負固以困民生。今無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進？毀興等者，卽不計吾徒居心之仁暴，亦當論其設策之智愚。

至言假借外力，尤爲荒誕。興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國家大義矇無所知？竊覽世界諸邦，莫不以民族立國。一族以內之事，縱爲萬惡，亦惟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殷鑑未遠，卽在平南。凡此所談，五尺之童可以具知，乃煩興等言說短長，實爲遺憾！戰敗以來，興等或居美洲，或留歐土，或散處南洋各地。卽在日本，亦分居東西京神戶長崎有差。外患之生，尙未爲

月，東西萬里，居各未移，商發本電，已極艱困，則聚且未能，謀將安出？乃聞國中談士，戟指怒罵，昔年同志，貽書相識；謗語轉移，嘵嘵嗷嗷，恍若道路所傳，已成事實。嗚呼！興等縱不足惜，顧於利用者掀髯於旁，公等冥冥中僨其國事何哉！

須知革命者，全國心理之符，斷非數十百人所能強致。辛亥已事，即為明徵。國人既懲興等癸丑之非，自後非有社會真切之要求，決不輕言國事。今雖不能妄以何種信誓宣言於人，而國政是否必由革命始獲更新，亦願追隨國人瞻其效果。夫兵凶戰危，古有明訓，苟可以免，疇曰不宜？重以吾國元氣凋傷，盜賊充斥，一髮偶動，全局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諒。

惟革命之有無，非可求之革命自身，而當卜之政象良惡。故辛亥之役，乃滿洲政府成之，非革命黨所能自為力也。今者政治清濁，事業興廢，士氣盛衰之度，較之滿洲何如？此俱國人所聞見。當興等隨國人後與聞政事，當局者每藉口大權未一，強飾其非。此中是非，無取辯說。但今日之失政，何與於昨日之爭權？興等蔽罪以去，則新治宜呈矣，胡乃觝排異己，甲乙無擇，

生心害政，益益有加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過專制之實？一語反詰，眞相立明。年來內政荒蕪，綱紀墜地，國情愈惡，民困愈滋：一言蔽之，祇知有私，不知有國。權氛所至，自非易女爲男，易男爲女，此外蓋無不能。又輒藉詞內亂未已，政力不專，其爲欺謾，尤不待問。

竊論外交受逼，雖有時勢因緣，而政治組織不良，乃其最易取侮之道。蓋一人政治，近世已經絕迹，非其不能，實乃未可。良以社會之質，善於一人；團體之力，厚於分子：此種政治通義，背之不祥。今吾國不見國家，不見國民，而惟見一人。宜乎他國以全國之力，僅爲束縛馳驟一人之計，而若行所無事也。夫祇知媚外，亦有窮時；專務欺民，何異自殺？吾國經此懲創，實乃迷夢猛醒，發憤獨立之秋，曰存曰亡，惟視民氣。

興等流離在外，無力回天，遇有大事，與吾徒有關者，亦惟謹守繩墨，使不危及邦家而已。雖懷子卿『不蒙明察』之寃，猶守亭林『匹夫有責』之志。引領東望，神魄俱馳。

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有。（四年二月廿五日）

三八　老樹行（四月廿六日）

道旁老樹吾所思，
　軀幹十抱龍髯枝，
　藹然俛視長林皐！
冬風挾雪捲地起，
　撼樹兀兀不可止，
　行人疾走敢仰視！
春回百禽還來歸，
　枝頭好音天籟奇，
　謂卿高唱我和之。
狂風好鳥年年事，
　旣鳥語所不能媚，
　亦不爲風易高致。

民國四年四月

（自跋）此詩用三句轉韻體，雖非佳構，然末二語決非今日詩人所敢道也。

三九　立異（四月廿七日）

有人謂我大病，在於好立異以爲高。其然？豈其然乎？

所謂立異者何歟？

不苟同於流俗，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謂是，雖斧斤在頸，不謂之是。行吾心所安，雖舉世非之而不顧。——此立異者也。吾竊有慕焉，而未能幾及也。

下焉者自視不同流俗，或不屑同於流俗，而必強爲高奇之行，駭俗之言，以自表異；及其臨大節，當大事，則頽乎無以異於鄉原也。——此吾友 C. W. 所謂『有意爲狂』者也。

吾將何所擇乎？吾所言行，果無愧於此人之言乎？

四〇　得冬秀書（四月廿八日）

得冬秀一書，辭旨通暢，不知係渠自作，抑係他人所擬稿？書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數年，此大可喜也。

渠母病甚，讀之惻然。岳氏吾於甲辰春見之。岳氏爲擇壻故，來吾外祖家會吾母及余，同居數日始別，今十餘年矣。岳氏今年五十有八，老病且死，而『向平』之願未了，則余亦不得辭其咎耳。

四一　書懷（五月一日）

叔永有春日書懷詩見示，索詩相和，率成一律，用原韻：

甫能非攻師墨翟，已令俗士稱郭開。高談好辯吾何敢？迴天塡海心難灰。未可心醉凌烟閣，亦勿夢築黃金台。時危羣賢各有責，且復努力不須哀。

余最恨律詩，此詩以古詩法入律，不爲格律所限，故頗能以律詩說理耳。

四二　留日學界之日本觀（五月二日）

吾前此曾發願研究日本之文明，偶以此意告叔永，叔永爲購文法書應用。叔永轉託鄧胥功，告以余所以欲習日文之意。鄧君寄書二册，而媵以書略云：『日本文化一無足道：以綜而言，則天皇至尊；以分而言，則男盜女娼。』又註云：『此二語自謂得日人眞相，蓋閱歷之

言。』嗟乎！此言而果代表留日學界也，則中日之交惡，與夫吾國外交之昏暗也，不亦宜乎？

四三　抵制日貨（五月三日）

東京及祖國書來，皆言抵制日貨頗見實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貨，乃最適宜之抗拒，吾所謂道義的抗拒之一種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斯乎？

或問：『何謂不得已而求其次？』答曰：『上策爲積極的進行，人人努力爲將來計，爲百世計，所謂求三年之艾者是也。必不得已而求目前抗拒之策，則抵制日貨是已。若並此而不能行，猶侈言戰日，可謂狂吠也已！』

四四　致 Ithaca Daily News 書（五月四日）

Editor Ithaca Daily News:

Sir—Dr. W. E. Griffis's statement concerning the Japanese demands on China, published in the Post-Standard yesterday morning and quoted in the evening papers here, calls for a word of comment.

"Let Japan direct the destinies of China," Doctor Griffis is re-

ported to have said. "This is the wisest course to pursue in settling the troubl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le we do not doubt the doctor's good will towards the Mikado's empire, nor his knowledge of that country, we cannot help feeling that he has ignored one important factor. He has failed to see that the Orient of today is no longer the same Orient as he saw it decades ago. In these days of national consciosness and racial solidarity no nation can ever hope to "direct the destinies" of another in order to settle the trouble between them. Has Doctor Griffis failed to learn from his Japanese source of information that there have already been very strong anti-Japanese sentiments, nay, anti-Japanese movements everywhere in China? Does he think that the Chinese will long acquiesce to Japan's direction of their destinies, even if she can temporarily succeed to do so?

There is, however, an element of truth in the statement that "it is for Japan's own advantage for China to remain united and strong

and to develop her resources." China is the bulwark of Japan, and as the Chinese proverb goe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ips chills the teeth." It is for that very reason that there should b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if Japan thinks she can acquire this "advantage" by dominating over China and directing her affairs by force, then she is gravely mistaken. What she has done and is now doing to China is nothing but sowing the seeds of hatred deep in the hearts of the Chinese and lowering her own esteem in the eyes of the more humanitarian nations.

Doctor Griffis also tells us that Count Okuma "intends to be perfectly just to China." Does the learned doctor deduce the notion of "perfect justice" from the Japanese demands? We wonder what his criterion of "perfect justice" could be.

Very sincerely yours, SUH HU.

書中所駁之 W. E. Griffis 爲綺色佳人，曾居日本，著書甚多，甚負時名，其言不無影響，故不得不一辨之。

後得 Dr. W. E. Griffis 來書，其略如下，似是遁辭：

"I gave the reporter in Syracuse the Japanese view of affairs, not mine, and the reports you justly object to are not accurate, nor my views......"

四五　遠東戰雲（五月五日）

東方消息極惡，報章皆謂恐有戰禍。余雖不信之，然日京報章皆主戰，其喪心病狂如此。遠東問題之益棘手，有以也夫！

四六　五月六日晨之感想（五月六日）

昨夜竟夕不寐。夜半後一時許，披衣起，以電話詢『大學日報』有無遠東消息，答曰無有。乃復歸臥，終不成睡。五時起，下山買西雷寇晨報讀之。徐步上山，立鐵橋上，下視橋下瀑泉

澎騰飛鳴，忽然有感念老子以水喻不爭，大有至理。（『上善莫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又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又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不觀乎橋下之水乎？今吾所見二百尺之深谷，數里之長湍，皆水之力也。以石與水抗，苟假以時日，水終勝石耳。

偶以此意語韋女士，女士曰：『老子亦是亦非：其知水之莫之能勝，是也；其謂水爲至柔，則非也。水之能勝物，在其大力，不在其柔。』此言是也。

四七　東西人士迎拒新思想之不同（五月八日）

偶語韋女士吾國士夫不拒新思想，因舉天演論爲證。達爾文物種由來之出世也，西方之守舊者爭駁擊之，歷半世紀而未衰。及其東來，乃風靡吾國，無有拒力。廿年來，『天擇』『競存』諸名詞乃成口頭常語。女士曰：『此亦未必爲中國士夫之長處。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而必經幾許試驗證據辯難，而後成爲定論。東方人士習於崇奉宗匠之言，苟其動聽，便成圭臬。西方之不輕受新思想也，未必是其短處；東方之輕受之也，未必是其長處也。』此

甚中肯。今之昌言『物競天擇』者，有幾人能眞知進化論之科學的根據耶？

四八　韋女士（五月八日）

女士最灑落不羈，不屑事服飾之細。歐美婦女風尙（Fashion），日新而月異，爭奇鬥巧，莫知所屆。女士所服，數年不易。其草冠敝損，戴之如故。又以髮長，修飾不易，盡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爲行人指目，其母屢以爲言。女士曰：『彼道上之婦女日易其冠服，窮極怪異，不自以爲怪異，人亦不之怪異，而獨異我之不易，何哉？彼誠不自知其多變，而徒怪吾之不變耳。』女士胸襟於此可見。

四九　讀 Aucassin and Nicolete（五月八日）

吾友衞女士（Wenona Williams——與韋女士同姓，故以『衞』別之）贈 "Aucassin and Nicolete" 一冊。此書相傳爲中古（十二世紀初葉）一法國老兵所作，寫A. 及 N. 戀愛之情，其文體頗似吾國之說書（平話）。散文之間，忽插入韻文，爲西文所不多見。此書爲 Andrew Lang 所譯，極可誦。

五〇　讀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五月八日）

日來讀愛耳蘭文人信箕 J. M. Synge 著劇一種，名 "In the Shadow of the Glen" 甚喜之。此君今已死，所著多可傳，其 "Riders to the Sea" 尤有名於世。

五一　觀 Forbes-Robertson 演劇（五月八日追記）

當今英語國之名優（英美二國）無能出 J. Forbes-Robertson 之右者，登台四十年，聲動天下；今老矣，爲最後之出現；道出此間，于六七兩日連演二劇，余均得往觀之，不可謂非幸事。

六日演 "The Light that Failed"，余與韋女士往觀。此劇本於英人吉百齡（Rudyard Kipling）所著小說，雖非名劇，而得此名手演之，正如仙人指爪所着，瓦礫都化黃金。

七日演莎氏名劇漢姆勒特（Hamlet），吾友 Wm. F. Edgerton 延余往觀之。吾嘗見 Southern and Marlowe 夫婦演此劇（參看卷二九月廿五日記），曾盛稱之，今見此君，始知名下果無虛士。

國家多難，而余乃娓娓作兒女語記梨園事如此，念之幾欲愧汗。（九日記。）

五二　又作馮婦（五月九日）

余既決意不受演說之招矣，昨得藹爾梅臘城（Elmira, N.Y.）青年會電邀十四日往彼演說『中日之交涉』，却之不可，乃諾之。以當此危急之秋，此邦士夫欲聞中日交涉之眞相，余義不容辭也。

此事可證今世『實效主義』（Pragmatism）之持論未嘗無可取者，其言曰：『天下無有通常之眞理，但有特別之眞理耳。凡思想無他，皆所以解決某某問題而已。人行遇溪水則思堆石作梁，橫木作橋；遇火則思出險之法；失道則思問道：思想之道，不外於此。思想所以處境，隨境地而易，不能預懸一通常泛論而求在在適用也。』

吾之不再演說是一泛論。上月水牛城之招與此次藹城之招，皆特別境地，不能一概而論也。

五三　日人果眞悔悟乎（五月十日）

中日交涉得暫時了結，日人似稍憬然覺悟侵略政策之非計矣，故有最後之讓步。今記其最後之結果如下：

According to this statement Japan withdrew request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joint Chino-Japanese police service in certain localities. It also withdrew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Japanese be permitted to own land for the purpose of erecting churches. The proposal that China shall not cede any territory on the coast to any foreign Power will not be included in the treaty, but the same idea will be proclaimed to the world in a declaration to be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Japan did not force the acceptance of the much-disputed group 5 contained in the original demand, but preferred to reserve the privilege to confer with China at some future time with a view to arriving at a satisfactory settlement of the matters included in that group. With regard to Eastern Inner Mongolia, Fukien Province and the Han-yeh-ping Company, Japan

has greatly modified her proposal. In addition, Japan definitely proposed to return Kiao-chau to China, provided, of course, that the Powers at the end of the war accord Japan the right of free disposal of the territory.

STATUS OF SOUTH MANCHURIA.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agreement consists of terms relating to South Manchuria. These terms, as accepted by China, are in substance as follows: (1) Japanese subjects to be permitted to lease or buy land for erecting buildings for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purposes or for agricultural purposes; (2) Japanese subjects to have liberty to enter, travel, or reside in South Manchuria and to conduct business of all kinds; (3) to enjoy the above privileges the Japanese subjects shall present passports to the local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shall be registered by the said Chinese authorities; (4) they shall be governed by the Chinese police laws and regulations approved by the Japanese consuls, and shall pay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axes approved by the Japanese consuls.

When the laws and judicial system of South Manchuria shall have been reformed in accord with modern principles of jurisprudence, all civil and criminal suits involving Japanese subjects shall be tried and decided by Chinese courts. Pending such reformation, however, the Japanese consul, where a Japanese subject is a defendant, and the Chinese official, where a Chinese is the defendant, shall respectively try and decide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the Japanese consul and the Chinese official being permitted each to send his authorized agent to attend the trial of the other and watch the proceedings. Civil cases concerning land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shall be examined and decided jointly by the Japanese consul and the Chinese officia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local customs of China.

REGARDING EASTERN MONGOLIA.

With regard to eastern inner Mongolia, the agreement arrived

at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erms: (1) China shall permit joint enterprises of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in agriculture and allied industries; (2) in case China contemplates contracting either railway loans or any loans to be secured by taxes she shall first consult Japan; (3) China shall open a number of places to foreign trade.

As to the Han-yeh-ping Company, in which Japan has invested some $10,000,000, China agrees: (1) To approve the arrangement for joint management that may be made in the future between the company and the Japanese capitalists; (2) not to confiscate its property; (3) not to nationalize the undertaking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interested Japanese capitalists; (4) not to permit it to contract any foreign loan other than Japanese.

Regarding Fukien Province, the Chinese territory nearest to the Japanese island of Formos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gages not to grant any foreign Power the right to build shipyard, coaling or naval station, or any other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n or along its

coast. Nor shall China permit any such establishment to be built with any foreign capital.

These are the sum and substance of the terms accepted by China.

PROVISIONS OF GROUP FIVE.

In addition to these, there is group five, which China refused to accept, and regarding which Japan reserves the privilege of future consideration. This group consists of these terms: (1)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in case it be deemed necessary in the future, employ Japanese advisers; (2)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permit Japanese subjects to lease or purchase land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schools and hospitals in the interior; (3)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at some future time send military officers to Japan in order to make arrangements directly with the Japanese military authorities either for purchase of arms from Japan or for establishing an arsenal in China under a joint

Japanese and Chinese management; (4)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grant Japan the desired railway concession in South China in case it becomes clear that there is no objection in this respect on the part of any other Power, or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all refrain from entering into any agreement with any other party concerning the railway lines in question until Japan may, independently with the present negotiation with China,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the party whose interests are, in the opin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pposed to the proposed lines; (5) that Japanese Buddhists be permitted to preach their doctrines in any part of China.

From the careful wording of the terms of group five it is obvious that Japan has no intention to encroach upon England's sphere of influence. The railway which Japan proposes to build, connecting Hankow, Kiu-kiang, and Hangchow, will never be built without England's previous consent.

此次交涉，余未嘗不痛心切齒，然余之樂觀主義終未盡銷，蓋有二故焉：

(一)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二)此次日人以青島歸我，又收回第五項之要求，吾雖不知其驟變初心之原因果何在，然日人果欲以兵力得志於中國，中國今日必不能抵抗。日之不出於此也，豈亦有所悔悟乎？吾則以爲此日人稍悟日暮途遠倒行逆施之非遠謀之徵也。

五四　月報編輯選舉（五月十一日）

留美學生月報編輯選舉，推余爲明年總編輯員，思之再三，以書辭之，不獲已，又終辭焉。

五五　威爾遜演說詞（五月十二日）

TEXT OF PRESIDENT'S SPEECH.

The text of President Wilson's speech follows:

"It warms my heart that you should give me such a reception,

but it is not of myself that I wish to think to-night, but of those who have just becom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ich experiences this constant and repeated re-birth. Other countries depend upon the multiplication of their own native people. This country is constantly drinking strength out of new sources by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with it of great bodies of strong men and forward-looking women. And so, by the gift of the free will of independent people it is constantly being renew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by the same process by which it was originally created. It is as if humanity had determined to see to it that this great nation, founded for the benefit of humanity, should not lack for the allegiance of the people of the world.

"You have just taken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llegiance to whom? Of allegiance to no one, unless it be God. Certainly not of allegiance to those who temporarily represent this

great Government. You have taken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a great ideal, to a great body of principles, to a great hope of the human race. You have said, 'We are going to America,' not only to earn a living, not only to seek the things which it was more difficult to obtain where you were born, but to help forward the great enterprises of the human spirit—to let men know that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are men who will cross strange oceans and go where a speech is spoken which is alien to them, knowing that, whatever the speech, there is but one longing and utterance of the human heart, and that is for liberty and justice.

LOOKING ONLY FORWARD.

And while you bring all countries with you, you come with a purpose of leaving all other countries behind you—bringing what is best of their spirit, but not looking over your shoulders and seeking to perpetuate what you intended to leave in them. I certainly would not be one even to suggest that a man ceases to love

the home of his birth and the nation of his origin—these things are very sacred and ought not to be put out of our hearts—but it is one thing to love the place where you were born and it is another thing to dedicate yourself to the place to which you go. You cannot dedicate yourself to America unless you become in every respect and with every purpose of your will thorough Americans. You cannot become thorough Americans if you think of yourselves in groups. America does not consist of groups. A man who thinks himself as belonging to a particular national group in America has not yet become an American, and the man who goes among you to trade upon your nationality is no worthy son to live under the Stars and Stripes.

"My urgent advice to you would be not only always to think first of America, but always, also, to think first of humanity. You do not love humanity if you seek to divide humanity into jealous camps. Humanity can be welded together only by love, by

sympathy, by justice, not by jealousy and hatred. I am sorry for the man who seeks to make personal capital out of the passions of his fellowmen. He has lost the touch and ideal of America, for America was created to unite mankind by those passions which lift and not by the passions which separate and debase.

"We came to America, either ourselves or in persons of our ancestors, to better the ideals of men, to make them see finer things than they had seen before, to get rid of things that divide, and to make sure of the things that unite. It was but an historical accident no doubt that this great country was call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yet I am very thankful that it has the word 'united' in its title; and the man who seeks to divide man from man, group from group, interest from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triking at its very heart.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circumstance to me, in thinking of those of you who have just sworn allegiance to this great Govern-

ment, that you were drawn across the ocean by some beckoning finger of hope, by some belief, by some vision of a new kind of justice, by some expectation of a better kind of life.

"No doubt you have been disappointed in some of us: some of u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No doubt you have found that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goes only with a pure heart and a right purpose, as it does ever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No doubt what you found here didn't seem touched for you, after all, with the complete beauty of the ideal which you had conceived beforehand.

"But remember this, if we had grown at all poor in the ideal, you brought some of it with you. A man does not go out to seek the thing that is not in him. A man does not hope for the thing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in, and if some of us have forgotten what America believed in, you, at any rate, imported in your own hearts a renewal of the belief. That is the reason that I, for one, make you welcome.

REALIZING A DREAM.

"If I have in any degree forgotten what America was intended for, I will thank God if you will remind me.

"I was born in America. You dreamed dreams of what America was to be, and I hope you brought the dreams with you. No man that does not see visions will ever realize any high hope or undertake any high enterprise.

"Just because you brought dreams with you, America is more likely to realize the dreams such as you brought. You are enriching us if you came expecting us to be better than we are.

"See, my friends, what that means. It means that Americans must have a consciousness different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ever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I am not saying this with even the slightest thought of criticism of other nations. You know how it is with a family. A family gets centred on itself if it is not careful, and is less interested in the neighbors than it is in its own

members.

"So a nation that is not constantly renewed out of new sources is apt to have the narrowness and prejudice of a family. Whereas, America must have this consciousness, that on all sides it touches elbows and touches hearts with all the nations of mankind.

TOO PROUD TO FIGHT.

"The example of America must be a special example. The example of America must be the example not merely of peace because it will not fight, but of peace because peace is the healing and elevating influence of the world and strife is no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man being too proud to figh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 nation being so right that it does not need to convince others by force that it is right.

"So, if you come into this great nation as you have come, voluntarily seeking something that we have to give, all that we have to give is this: We cannot exempt you from work. No man

is exempt from work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sometimes think he is fortunate if he has to work only with his hands and not with his head. It is very easy to do what other people give you to do, bu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give other people things to do. We cannot exempt you from work; we cannot exempt you from the strife and the heart-breaking burden of the struggle of the day—that is common to mankind everywhere. We cannot exempt you from the loads that you must carry; we can only make them light by the spirit in which they are carried. That is the spirit of hope, it is the spirit of liberty, it is the spirit of justice.

"When I was asked, therefore, by the Mayor and the committee that accompanied him to come up from Washington to meet this great company of newly admitted citizens I could not decline the invitation. I ought not to be away from Washington, and yet I feel that it has renewed my spirit as an American.

"In Washington men tell you so many things every day that

are not so, and I like to come and stand in the presence of a great body of my fellow-citizens, whether they have been my fellow-citizens a long time or a short time, and drink, as it were, out of the common fountains with them, and go back feeling that you have so generously given me the sense of your support and of the living vitality in your hearts, of its great ideals which made America the hope of the world."

此威爾遜氏最近演說詞。先數日，英船 Lusitania 爲德潛水艇所沈，死者千餘人，中有美國國民百餘人。一時國中輿論激昂不可遏抑，宣戰之聲，日有所聞。而威氏當此洶洶之際，獨能爲此極端的人道主義之宣言，其氣象眞不凡。其文亦晚近有數文字也。

五六　哀白特生夫人（五月十五日）

白特生夫人（Mrs. L. E. Patterson）昨夜得急病暴亡。今晨其所屬教堂牧師喬治君以電話相告，聞之如受電擊，中心終不肯信其果眞。下山入市，猶希冀其爲訛言。及行近

其居，遙見門上喪旌（Crepe），始知其信然也。

入門晤衞女士（夫人之姪女）及白特生君，執手泫然，不知所以慰藉之。

白君導余入死者之室，尸陳未殯，面容灰死，惟無痛苦慘狀。夫人生平慈祥，其死也忽然，病一二時而逝，無纏綿床褥之苦，此可以稍慰愛夫人者之心也。

此爲余在此邦第三次臨死者之側。第一次爲所居主婦之喪（民國紀元前一年。）第二次爲亥叟先生之喪。

夫人待吾國學生極優渥，尤厚余，待余眞如家人骨肉。余去年生日，夫人爲作筵慶之，又親作生日糕，插短炬糕上如吾歲數。天涯羈旅中得此等厚愛，感激之私，何可言喻?今夫人遽爾化去，報德之私，已成虛願，還尸一歎，哀從中來。

五七　藹城演說（五月十九日）

昨至藹爾梅臘城，至則舊同學法實君（Jacob Sloat Fassett, jr.）已以汽車相待，載余周遊城內外風景，傾談敘舊甚歡。此君多能多藝，在校時傾倒一校，今已娶妻生二子

人。余爲席後演說，說『中日最近交涉』一時許，極受歡迎。

吾此次作演說，計費時兩夜，共書五十二頁，爲晚近最長之演說。

今晨七時以車歸，九時抵綺城。

五八　第九號家書（五月十九日）

『第三號信內所言冬秀之教育各節，乃兒一時感觸而發之言，並無責備冬秀之意，尤不敢歸咎吾母。兒對於兒之婚事，並無一毫怨望之意。蓋兒深知吾母爲兒婚姻一事，實已竭盡心力，爲兒謀美滿之家庭幸福；兒若猶存怨望之心，則眞成不識事勢，不明人情，不分好歹之妄人矣。……今日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爲一大缺陷。蓋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百行之一端。吾見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爲良妻賢母者多矣，吾又何敢作責備求全之想乎？……伉儷而兼師友，固屬人生一大幸事。然夫婦之間，眞能學問平等者，即在此

邦亦不多得，況在絕無女子教育之吾國乎？若兒懸智識平等四字以為求耦之準則，則兒終身鰥居無疑矣……以上各節，以母書中有「時勢使然，惟望爾曲諒此中苦心而已」一故書近年來閱歷所得之言，以釋吾母之疑慮焉。」

五九　都德短篇小說（五月十九日）

法文豪都德（Daudet）著書甚富，為近代文學鉅子之一，其著短篇小說尤動人。余前年譯其"La Dernière Classe"，易名割地，登上海大共和日報。去年八月，德軍長驅入法境，巴黎有被圍之虞，因譯其"Le Siège de Berlin"（柏林之圍），登第四號甲寅。都德之出現於漢文，實余為之先容也。偶語此間法文教師 Guerlac 先生及此節，先生大喜，因索譯稿一份，言將寄與都德之孀 Madame Daudet。

六〇　讀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五月廿日）

近讀大隈重信所纂日本開國五十年史（Fifty years of new-Japan —— New York, Dutton 1909.），深有所感。吾國志士不可不讀此書。

六一　狄女士論俄美大學生（五月廿一日）

吾友狄泊特女士（Barbara Vital De Porte），俄國人，嘗肄業俄國女子高等學院，今隨其兄（在此教算學）居此。一日，女士謂余曰：『此邦之大學學生多浮淺，無高尙思想，不如俄國學生之具思想，富膽力，熱心國事，奔走盡瘁之可敬也。』余極以爲然，吾曩論此邦學生亦持此說（參看卷八第三一則）。女士居此日服勞五時以自給，而學課所需時力不與焉，可敬也已。

六二　美人不及俄人愛自由（五月廿一日）

人皆知美爲自由之國，而俄爲不自由之國；而不知美爲最不愛自由之國，而俄爲最愛自由之國也。美之人已得自由，故其人安之若素，不復知自由代價之貴矣。俄之人惟未得自由，而欲求得之，不惜殺身流血，放斥囚拘以求之，其愛自由而寶貴之也，不亦宜乎？吾友舒母君（P. B. Schumm）告余曰：『伊卜生送其子之俄國受學，或謂之曰：「盍令往美乎？美，自由之國也。」伊卜生曰：「然俄愛自由之國也。」』狄泊特女士亦持此說。

美之家庭亦未必眞能自由，其於男女之交際，尤多無謂之繁文。其號稱大家者，尤拘拘於小節。推原其始，蓋起於防弊，而在今日已失其效用。其男女之黠者，非防閑所能爲力。而其具高尙思想魄力者，則無所用其防閑（參看卷八第一四則）。防閑徒損其志氣，挫其獨立之精神耳。

吾讀俄國小說，每歎其男女交際之自由，非美國所可及。其青年男女以道義志氣相結，或同習一藝，或同謀一事，或以樂歌會集，或爲國事奔走，其男女相視，皆如平等同列，無一毫歧視之意，尤無邪褻之思。此乃眞平權，眞自由，非此邦之守舊老嫗所能了解也。

六三　報紙文字貴簡要達意（五月廿二日）

今之報紙，較之半世紀以前，其篇幅之擴充，何可勝計？今日紐約時報言其報每日全份之新聞欄約有十萬字，可謂多矣。其實此亦無謂之繁冗，徒費讀者目力心力耳。若此十萬字之新聞，有人爲之删繁芟複，則不須一萬字已足達意而有餘矣。

六四　讀梁任公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五月廿三日）

梁任公近著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一文，載大中華第二號，其言甚與吾意相合，錄其最警策者如下：

……我國人試思之：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之中，此各種政治已一一嘗試而無所遺，曷爲善治終不可得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

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條件：

（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譽望，皆優越而爲國人所矜式。

（二）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

（三）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譚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

（四）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恆產，不至借政治爲衣食之資。

(五)凡爲政治運動者皆有水平綫以上之道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

(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汚闒冗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

(七)有特別勢力行動軼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

(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爲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之嚴憚。

具此諸條件，始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此眞孟子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雖曰遼遠，將安所避？而或者曰：『今之政象，岌岌不可終日，豈能待此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計？恐端緒未就，而國之亂且亡已見矣。』雖然，尤當知苟不務此，而率國人日日爲無意識無根蔕之政治活動，其能禦亂而免於亡乎？吾敢斷言曰：『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亡而存之，舍此無道

也。」……

吾以爲惟當乘今日政象小康之際，（適案，何謂小康？此則任公大錯處。）合全國聰智勇毅之士共戮力於社會事業，或逐能樹若干之基礎，他日雖有意外之變亂，猶足以支。而非然者，繼演十年來失敗之跡，而國家元氣且屢斲而不可復矣！……

此文甚哀，宜有所收效。

任公又有一文論孔子敎義，其言顯刺康南海陳炳章之流，任公見識進化矣。

六五　吾之擇業（五月廿八日）

與C. W.約此後各專心致志於吾二人所擇之事業，以全力爲之，期於有成。

吾騖外太甚，其失在於膚淺，今當以專壹矯正之。

吾生平大過，在於求博而不務精。蓋吾返觀國勢，每以爲今日祖國事事需人，吾不可不周知博覽，以爲他日爲國人導師之預備。不知此謬想也。吾讀書十餘年，乃猶不明分功易事之義乎？吾生精力有限，不能萬知而萬能。吾所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之天職，吾

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爲吾所能爲。吾所不能，人其舍諸？

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此吾所擇業也。

六六　致 C. W. 書（五月廿九日）

"Indeed I have been drifting—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 my main purpose. Not without a plausible pretext perhaps,— that is the worst of it. I have long needed a steersman who can set me on the right course. Yet so far no one, except you, has been able to give me what I am sorely in need of. For a time I began to see dimly through mine own eyes this drifting, and was alarmed by it. And then this Sino-Japanese Crisis upset the whole thing and once more I found excuses for my irrelevant activities.

"You have been very kind. You have done me a great deal of good. I have now determined to live up to what you said to me yesterday.....

'So much for idle wishing—how

It steals the time! To business now!'
To business now!"

六七 墓門行之作者（五月廿九日）

前譯墓門行（見本卷第三〇則，）以爲是無名氏作。後以原詩示同學客鸞女士（Marion D. Crane）女士亦深喜之，以爲此詩或出其所知 Arthur Ketchum 君之手，以此君所居近題詩之地也。余因囑女士爲作書詢之，匆匆未果。今日女士告我新得家書附有前記之詩，乃自 "Christian Register" 所剪下；附注云：此詩乃 Arthur Ketchum（Christ Church, Hyde Park, Mass.）所作。女士所揣度果不謬。余亦大喜，因作一書，附寫譯稿寄之，以訂交焉。此亦文學因緣之一種也，故記之。

六八 東方交易（五月三十日）

吾國商人貿易，每講價讓價，至再至三，西人笑之，以爲不誠，名之曰『東方交易，』引爲欺僞之證。

吾昨日過一肆，見一草帽，愛之，問其值，曰六元。余笑謂主者曰：『若肯以五元售之，則當購』主者去不肯，余亦置之另購他物。及付值，主者曰：『君爲此肆老主顧，且以五元購此帽去。』余大笑曰：『不圖東方交易（Oriental Bargaining）見於此邦！』遂購以歸。

夫講價，非惡德也。賣物定價無不虛者，東方人知其虛也，而不甘過受其欺，故論價興焉。賣者天良未泯，故讓價興焉。西方則不然。賣者忍心害理，不復有讓價之禮。買者亦明知論價之無益也，遂亦不爭焉。

吾昨購法文豪穆烈爾（Molière）集二鉅册，原價五金，以書肆易地，吾以二金得之。此則不論價之讓價也。即如此帽，彼減去原價六分之一，必猶有厚利可圖也，吾何爲坐聽其剝削乎？

論價之大害在於廢時，又養成一種不信他人之習慣，此則其弊也。

吾亦不欲爲論價作辯護，不過欲明此風不獨存於東方，又未必即爲東人病也。

六九　兩個最可敬的同學（六月三日）

校中有二人余所敬畏。其一人為吾友亭克勒（Albert Kuchler），雙目皆盲，讀書皆賴手摸稜起之盲人用書；其他種書籍無有稜起之版者，則雇人口授之。此君去年畢業，今年得第二學位（M. A.）。其人在儕輩中號稱博學，讀書甚富，作文亦可誦（作文以打字機為之。）此一人也。

其一人為威特夫人（Mrs. Joseph Waite），孀也。頭髮皆白。其年當在六十以上，而猶註冊上課，與諸少年同聽講。每日蹣跚入學，左手挾傘，右手執書，其自視眞不知老之已至也。夫人居此校已三年，明年可得第一學位（B. A.）。此又一人也。

此二人者，一殘廢，一老邁，而皆孜孜好學如此，可敬也。

七〇　英國哲學家鮑生葵之言（六月三日）

"My present self was not born of my actual parents at such and such a date and place. It was born when I met such a friend or was taught by such a teacher, or was awakened by such an experience."

——B. Bosanquet: Gifford Lectures, Vol. II, IX.

七一　日本議會中在野黨攻擊政府（六月三日）

報載昨日日本議會中在野黨提出不信任政府之議案，謂政府之對華外交政策爲完全失敗，既損害對華友誼，又引起列强嫉視，實大損帝國之威信，且種下將來惡因。

此爲晚近新聞中之最足鼓舞吾之樂觀者。勿謂秦無人也！勿謂秦無人也！

（附記）此議案未能通過，贊成者百三十三人，反對者二百三十二人。余明知其未能通過也，然主此說者已過全議會三分之一，不爲少矣。（三日下午又記）

七二　美國男女交際不自由（六月五日）

昨日韋女士邀客鸞女士同出郊行，余遇客鸞女士於餐室，女士告我以郊行之約。余戲謂之曰：『君等散步歸來，若能惠顧我寓，當烹茶相餉。』女士笑諾之。下午五時許果同至，余爲烹龍井茶餉之，傍晚始去。二君皆灑脫不羈，非流俗女子，故不拘拘如此。今日同居之卜郎博士（法文教員）詢昨日室中笑語女子爲誰，予告之，卜郎君因爲言舊事一則如下：

數月前，卜郎君與史學敎師某君，法文敎師某君，邀藏書樓職員甲女士及乙女士同至卜郎君之室爲小集。約已成，甲女士偶語大學前校長客鸞博士之女公子（此又一客鸞）。女大駭怪，問：『誰爲「挾保娘」？』答曰：『無之。』則益大駭，以爲越禮。其事漸傳諸外，誹議騰沸。卜郎君不得已，至爲廢約，改集林家村茶室。及至，茶室竟無隙地。卜郎君曰：『何不囘至吾室？吾輩何恤人言乎？』衆諾之。遂復集於卜郎君之室，烹茶具饌焉。

此事雖細，可證吾前所記（卷八第一四則及本卷第六二則）此邦男女交際之不自由也。

七三　秦少游詞（六月六日）

秦少游詞亦有佳語：

（滿庭芳）高台芳榭，飛燕蹴紅英。舞困榆錢自落。秋千外，綠水橋平。

（好事近）（夢中作）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

（金明池）更水繞人家，橋當門巷，燕燕鶯鶯飛舞。

鶯燕本雙聲字，疊用之音調甚佳。

又八六子前半闋云：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剗盡還生，念柳外青驄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暗驚。

此神來之筆也！

七四　詞乃詩之進化（六月六日）

詞乃詩之進化。即如上所引八六子半闋，萬非詩所能道。吾國詩句之長短韻之變化不出數途。又每句必頓住，故甚不能達曲折之意，傳宛轉頓挫之神。至詞則不然。如稼軒詞：

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闌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以文法言之，乃是一句，何等自由，何等頓挫抑揚！『江南遊子』乃是韻句，而為下文之主格，讀之毫不覺勉强之痕。可見吾國文本可運用自如。今之後生小子，動輒毀謗祖國文學，以為

木强，不能指揮如意（Inflexible），徒見其不通文耳。

七五　陳同甫詞（六月六日）

陳同甫，天下奇士，其文爲有宋一代作手。吾讀其龍川集，僅得數詩，無一佳者，其詞則無一首不佳。此豈以詩之不自由而詞之自由歟？同甫詞佳句如：

（水龍吟）恨芳菲世界，遊人未賞，都付與鶯和燕。

是何等氣魄，又如

（水調歌頭）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

又如念奴嬌（至金陵作）前半闋云：

江南春色，算來多少勝遊清賞？妖冶廉纖，只做得飛鳥向人依傍。地闢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聲聲近清唱。

又三部樂（壽王道甫）下半闋云：

從來別，眞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滿些兒婆娑勃窣，

也不是崢嶸突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嫈嫇，猶婆娑，行緩貌。勃崒，亦行遲貌。）

皆奇勁無倫。其他如與辛稼軒唱和賀新郎詞，及登多景樓念奴嬌詞，皆予所最愛者也。

星期日讀詞，偶記此數則。

七六　劉過詞不拘音韻（六月六日）

又讀劉過（改之）龍洲詞，有六州歌頭二闋，其詞不佳，而用韻甚可玩味。所用韻為：

英　膺　生　庭　烹　民　傾　眞　臨　心　臣　明　恩　春　神

蓋不獨以庚青蒸通眞元文，且收入侵韻。此可見音韻之變遷，宋時已然；又可見南渡諸詞人之豪氣橫縱，不拘拘于音韻之微也。

七七　山谷詞帶土音（六月七日）

山谷有洞仙歌一闋，所用韻為：

老　草　晝　守　棹　斗

此諸韻不相通也。山谷，江西人，疑是江西土音耳。吾績溪土音讀肴豪韻如尤韻。而尤韻中字乃有二種絕不相同，如『尤』『由』『游』『休』諸字爲一類，（母音如法文之 ieu），而『侯』『留』『樓』『舟』『愁』仄聲之『晝』『守』『手』『斗』『酒』諸字，另爲一類，（母音略如英文之 ě，）歙縣之音則全韻皆作尤韻，故與肴豪通也。

To be discontented with the divine discontent, and to be ashamed with the noble shame, is the very germ of the first upgrowth of all virture.

Charles Kingsley——"Health and Education"

吾所能貢獻於社會者，惟在吾所擇業耳。吾對於社會之責任，唯在竭吾所能，爲我所能爲。吾所不能，人其舍諸？

錄卷九第六五則自記以自警。

六月十六日晨。

藏暉室劄記卷十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六月十二日至八月九日——在康南耳大學

一　滿庭芳（六月十二日）

楓翼敲簾，榆錢入戶，柳棉飛上春衣。落花時節，隨地亂鶯啼。枝上紅襟軟語（紅襟，鳥名——Redbreast），商量定，掠地雙飛。（史梅溪有『又軟語商量不定』句，甚喜之今反其意而用之。）何須待，銷魂杜宇，勸我不如歸？（此邦無杜宇。）歸期，今倦數。十年作客，已慣天涯。況壑深多瀑，湖麗如斯。多謝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頻相見，微風晚日，指點過湖堤。

久未作詞，偶成此闋，去國後倚聲此爲第三次耳。疎澀之咎，未始不坐此。

二　讀獵人（六月十五日）

吾友 W. F. Edgerton 稱 Olive Schreiner 之寓言小說獵人（The Hunter）之佳，因讀之，殊不惡。其命意與鄧耐生之 "Ulysses"，及卜郎吟之 "A Grammarian's Funeral" 同而不及二詩之佳也。

所述二詩皆『發憤求學，不知老之將至』之意，皆足代表十九世紀探賾索隱百折不撓之精神，令人百讀不厭。

三　日與德開戰之近因（六月十五日）

紐約晚郵報（六月十四日）載一東京訪員來函，追述其去年八月二十八日通信（登九月十七日報）中所報日本與德國開戰之近因，其言曰：

Writing on Aug. 28....I stated that suspense was more or less relieved when a note came from the British Government on Aug. 4 (?) asking what Japan could do in the way of safe-guarding British shipping in the Far East. An Imperial council was called, and the reply at once went back to London that Japan could not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British shipping so long as the presence of Germany at Tsingtau existed to menace it. Japan would undertake the responsibility on condition that she be allowed to remove 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that part of China. In this suggestion the British authorities acquiesced, on condition that the place be subsequently retured to China and the integrity of that republic be in no way threatened.

此八自言所記係得諸可靠之口。其中所記如『八月四日』之日期，及英人要求以青島歸我云云，或不盡確，然大致似可信也。

吾前讀日外相加藤之宣言（九月五日），卽知攻膠之舉發自日本，其辭顯然，不可掩也。（參看卷八第一六則）

（附記）英駐日大使謁日政府，乃在英宣戰之前一日（八月三日）。是夜卽有內閣會議；議決後（不知何等決案），加藤卽往見英使，告以日政府決不辭協助之

責。八月七日，英使復告日政府，謂『如允相助，不宜更緩。』是夜大隈召元老及內閣會於其家。是會至晨二時始散，政策遂決（不知何等決議。）右據日人 K. K. Kawakami之言見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四　楊任詩句（六月廿三日）

前作老樹行，有『既鳥語所不能媚，亦不爲風易高致』之語，儕輩爭傳，以爲不當以入詩。楊杏佛（銓）一日戲和叔永春日詩『灰』韻一聯云『既柳眼所不能媚，豈大作能燃死灰？』余大笑曰：『果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蓋杏佛嘗從余習英文也。今晨叔永言見芙蓉盛開而無人賞之，爲口占曰：『既非看花人能媚，亦不因無人不開，』亦傚胡適之體也。余謂不如

既非看花人所能媚兮，亦不因無人而不開。

此一『所』字一『而』字文法上決不可少，以『兮』字頓挫之，便不覺其爲硬語矣。

五　記國際政策討論會（七月一日追記）

卡匿奇氏之世界和平基金（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今年與波士頓之世界和平基金（World Peace Foundation）協同召集一國際政策討論會（A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以爲各大學之國際政策會（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會員聚集討論之所，亦以爲鍛鍊將來世界和平風動之領袖之所也。（風動者譯movement之義。）會中人物如安吉爾君（Norman Angell），訥博士（George W. Nasmyth），墨茨博士（John Mez），陸克納君（Louis P. Lochner），麥克東納博士（Prof. James G. McDonald），皆今日此邦和平主義之鉅子也。會地在綺色佳，於十五日開會。會期約有兩星期之久。

十五夜世界會開歡迎會，歡迎赴會者，余爲致歡迎詞，安吉爾君演講。

十六日爲會之第一日，麥君講演『國際法大綱』，凡分四日始畢：（一）國際法之成效（十六日），（二）國際法之執行（十七日），（三）海上戰時公法（十八日），（四）國際法院（十九日）。其討論甚有益。此外所討論如：

心理與戰爭——安吉爾主席

黃禍之眞否——Sidney L. Gulick

强權之哲學

海牙平和會——白博士

民權與兵禍——Prof. S. P. Orth

美國國防——Major George Haven Putnam

皆甚有趣味，發人深思。

吾每日延二三人至吾寓爲茶會，敘談極歡，得益尤多。所延者：

十六日，陸克納君，乃老友也。

十七日，P. J. V. D. H. Schreuder 及 Alfred W. Kliefoth

十八日，墨茨博士及麥克東納博士。

二十日，F. B. Foulk, W. W. Welsh, D. M. M. Sarbaugh 及日人富山接

三君。

吾與日人富山君談竟日，論中日關係。此君爲日本平和會書記，此會卽以大隈爲會長者也。此君與吾言頗質直。其論此次要求之原因如下：

（一）日本期望中國之强，

（二）日本期望中國之能協助之，

（三）中國數十年來久令日本失望，

（四）致令日本在遠東成孤立之勢，

（五）故有今日之要求，

（六）日本對支政策之目的在於自保。

其論中日將來之關係：

（一）中國須信任日本。

（二）日本須協助中國。

民國四年六月

（三）中日間之惡感情宜漸次銷除。

吾謂之曰：『此次之交涉，適得與此三者絕對的反對之結果。』富山君曰：『正以中國不信任日本，故有此次强項的要求；若中日交歡，則決無此事矣。』吾謂之曰：『此眞所謂南轅北轍之政策，吾之責備日本正爲此耳。』吾問富山君曰：『足下以爲將來中日交歡之之道何由？』君謂宜有四法：

（一）敎育。中人宜研究日本文明政策之趨向。中人不可不知日本文字。

（二）交際。

（三）實業上之聯合。

（四）開誠之討論。

吾謂之曰：『四者之外，尙有第五法，尤不可不知。其道爲何？曰：「日本須改其侵略政策是已。」』

吾讀前在藹爾梅臘城演說詞，令富山君評論之。君謂吾『遠東永久平和非待中日同

躋平等之地位決不可得』結語爲不當，謂日本不能坐待歐美之侵略也。吾謂此夢囈之言也。日人以國防阽危爲詞，不知今日日本決無受他國攻擊之理，英爲日同盟，美無西侵之志，德勢已孤，獨有俄耳，俄今日無東顧之餘力，此次戰爭結後，俄力竭必矣，安敢東顧，與十年前强敵爭乎？故吾斷言曰：『日人以自保爲詞，乃遁辭耳。』富士雖不默認，無以應也。適有客來，談論遂中止。

此等討論最有益處，惜不可多得耳。凡討論無論爲何事，第一須深知敵人之論題及其根據所在，否則妄言耳，空談耳，如捕風捉影，一無實用。

十九夜聞宿舍內（會員所居）體育室有樂聲，入觀之，乃男女會員跳舞爲樂也。因旁觀之。有西雷寇大學女生赴會者葛雷（Winifred S. Gray）葢貝兒（Leona C. Gabel）兩女士强欲敎余跳舞，戲從之。余生平未習跳舞，木强不能應節奏，兩女士雖殷勤善誘，奈老夫不可敎何？一笑。以此爲第一次跳舞，故記之。

國際政策討論會中討論題，前所記尙有未盡者：

二十日　耶穌教旨能否實行於國際政策——須密博士。維持和平協會。（此邦名士如前總統塔虎脫氏等召一討論會於費城之獨立廳，決議建一維持和平協會，其大旨以列國組織協會以維持世界之和平〔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悖盟者各國協力懲之）

二十一日　戰爭與商務。　們羅主義。

二十二日　兵力與萬國公法。

二十三日　國際絕交與萬國公法。　殖民政策。

二十五日　國際債負。　海之中立。　美國國防。　賠款。

吾初以安吉爾為一種唯物的理想家（Materialist），今始知其不然。此君具大識力，讀書甚富，經驗極深，能思想，每遇人質問，隨口應之，條理井然。其所主張，雖着意於經濟一方面，然其所主以為思想乃制度之母，其根本主張與社會黨大異。安吉爾志在改良今世關於國際倫理之種種謬說，其人蓋今日第一流人物之一人。而平居謙謹，恂恂可愛，身又短小，見

者非相識不知其爲名聞世界之安吉爾也。其所持學說大旨見下：

"For one to impose his will upon the other by force implies resistance; thus two energies are cancelled and end in sterility or waste. For even when one triumphs, there are still two slaves: the vanquished slave to the victor, the victor to the need of maintaining supremacy and being ready to use force against the vanquished. This creates a form of relationship as wasteful in economics as it is disastrous in morals. It explains the failure of all those policies based on coercion or aggression—privilege and oppression within the State, conquest and the struggle for power between States. But if the two agree to combine forces in the common fight against Nature for life and sustenance, both are liberated and they have found in that partnership the true economy: still better, they have found in it the true basis of human society and its spiritual possibilities. For there can be no union without some measure of faith

in the agreement on which it is based, some notion of right. It indicates the true policy whether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agreement for united action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whether found in Nature or in the passions and fallacies of men."—Norman Angell.

吾以為此說乃為吾所謂『道義的抗拒主義』(Ethical Resistance) 下一註脚。

赴討論會之會員，皆自此邦各大學之國際政策研究會 (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 選送而來，其人皆英年，留意時事。吾每謂此邦學子不曉事，其所經意，獨競球之勝負，運動會之輸贏而已耳；此次赴會諸人，皆足代表各校之第一流學子，他日政治界之領袖也。此次會員七十人，其中為 Φ B. K. 會員者乃居半數，即此一端，可見其人皆經一番淘汰選擇而來者也。

吾日日擇二三人來吾寓為茶會；此種歡會，其所受益遠勝嚴肅之講壇演說也。赴吾茶會之約者，除前所記外，有：安吉爾，葛雷，蓋貝爾，Lewis S. Gannett，Caroline E. Dickson，

Eleanor D. Wood, Mrs. Kliefoth, Wilfred H. Crook, James C. Bell jr。

會員中乃有持『不爭主義』者二十餘人，如 Kliefoth, Wood Nicholson，皆其最著者也。

會員中有女子八九人。吾以爲歐美女子今漸眞知人格之可貴，漸知眞自由眞獨立之意義，漸能獻身社會，爲社會立功進德，不出半世紀，女子之勢力，其大昌乎？此次赴會之女子雖碌碌不足道，然其遠來赴會，不可謂非女子舍其歌舞酬應之生涯而改趨社會事業之一徵也。（此邦女子如亞丹堅女士〔Jane Addams〕，其所建樹，爲世界所共仰，其名譽在威爾遜白來恩之上。）

東方人赴會者惟吾與四川楊國屏及日本富山接三三人耳。同學陳鍾英間亦赴會場。一日與富山接三君論漢詩，問日本漢詩大家，君舉森槐南，湯淺德，小野湖山，日柳燕石，富山凌雲以對。富山凌雲乃君之祖也。他日有機會，當求此諸家詩集讀之。

討論會最後一夜，訥博士囑余講『倫理與國際政策之關係』。余略述所見，約十五分

鐘而畢。安吉爾繼余述去年之討論會會於英倫時之軼事，是會未終而歐戰已起；會員竭力組織中立會，欲免英於戰禍，而卒不可得。有會員名魯貝生 (Denis H. Robertson) 者，爲中立會書記，運動奔走尤力。及戰禍已開，此君投身戎伍，隸吉靑納部下爲兵官，今存亡不可知矣。數月前，君自戰壕 (Trenches) 中寄一詩書憤。其詩載康橋大學雜記中。安吉爾讀之，其詞甚悲憤。

A WORD TO THE OLD MEN.

"England, O Emperor, was grown degenerate, but you have made her great again". J. M. Barrie (who ought to have known better) to the Kaiser.

"When will ye believe, oh ye of little faith?"—The Gospels.

"A certain fool, being persuaded against all advice that there was no blood in his veins, took a knife and slit them up. And as the blood rushed out, he cried gleefully: 'See how much blood I have put in my veins with this knife!'"—Chinese Fable.

You did not trust them, you who sit
Obese and eloquent by the fire;
But since their tempers did not fit
With the stiff code of your desire
You cried "The fibres of the state
Are rotted and degenerate".

For some there were, whose ways were cast
Mid grinding strife and bitter need:
Too proud to cringe before the past
And ape your comfortable creed,
They strove with bursting hearts to find
Freedom and bread for all mankind.

And some, unhampered, took the gifts
That fortune offered. Free and whole,

They scorned the small ascetic shifts
Wherewith you bargain for your soul,
And finding youth and pleasure good,
They stood and quaffed it, as men should.

Their ways were diverse; but on all
There lit alike your unctuous ban:——
"Ere in the dust our Empire fall,
Shall God not smite them back to man?
Corrupt, irreverent, sordid, vain,
Shall He not purge them with His pain?"

Your prayer was answered, and their bones
Lie mangled in the Flemish mud;
The air is clangorous with their groans,
The earth is rotten with their blood;

And rubbing hardly-opened eyes
You dare to praise and patronise.

Take back your sanctimonious tears!
Take back the insult of your praise!
And pray that if the healing years
Bring yet some vestige of old days,
Your humbled hearts may know the truth,
And learn at length to trust in youth.

Denis H. Robertson

讀已，安吉爾告會衆曰：『今日之事，責在少年。中年以上人，其氣已暮，不可與謀大事，苟安而已。公等少年，不可不自勉。』此言誠是。今之持和平之說者類多少年。一日余與克雷登先生談，先生感嘆世風之日下，以爲古諺『老人謀國，少年主戰』(Old men for counsel, young men for war)，今乃反是，少年人乃爭言和平非攻矣。余以爲不然：今之少年人之

主和平，初非以其恇怯畏死也；獨其思想進步，知戰爭之不足恃，而和平之重要，故不屑爲守舊派之主戰說所指揮耳。即如此詩之作者，其力謀和平，非畏死也，爲國爲世界計久長耳。及其失敗，即慷慨從軍，以死自表，其非恇怯之流可知矣。

孟子言勇至矣：『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也。孔子困於匡，厄於陳蔡而不拒；耶穌釘死於十字架而不怨；老氏不報怨：此大勇也。其勇在骨，其勇在神。

吾友墨茨博士亦在會，談及吾友黑蠋 (Edgar Herzog)，亦吾黨中人持大同主義者也。）戰敗被四，今在英倫爲俘虜，聞之惻然。夜作一書寄慰之。

此會告終矣。吾於此十五日中得益不少，結友無數，吾和平之望益堅。羅斯福曰：『今之談和平者，皆"Unlovely persons," "the most undesirable citizens"也。』嗟夫羅斯福耄矣，休矣！

六　記農家夏季『辟克匿克』（七月一日追記）

一日附近之節克生村有一縣農家夏季『辟克匿克』，農院教師脫克先生(Charles

H. Tuck）招余同往觀焉。至則老幼僉在，男婦雜坐。農院教師數人為諸農講畜蛋法及養馬法。日午而餐，則前農院院長裴立先生亦挈其女至。餐已少休。下午在草地上開會，裴立先生演說，余亦致短詞為頌，此等會集亦采風覘國者所不可不見也，

七　盛名非偶然可得（七月四日）

與訥博士夫婦，安吉爾君，狄魯芬君（Trufant）駕帆船遊凱約嘉湖，甚樂。夜復與安狄兩君同往觀伊卜生之羣鬼（Ghosts）影戲。此劇本不適於影戲，改頭換面，唐突西子矣。

安君自言一日晨九時起，作一文，始終不愜意，及文成已夜半後二時矣。蓋十七時未離座，亦未飲食，其專心致志如是，宜其享大名於世也。美國大發明家愛迭生（Thomas Edison）嘗言所謂奇才者，其中百分之一得諸神來，百分之九十九得諸汗下（Genius consists of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ninety nine per cent perspiration）。信夫！

八　思遷居（七月五日）

此間不可以久居矣。即如今日下午方思閉戶讀書，甫盡二十頁，而呂君來訪。呂君去而

Mr. Coughram 來訪。未去而 Mr. Theodore 來訪。而半日之光陰去矣。吾居此五年，大有買藥女子皆識韓康伯之概，酬應往來，費日力不少，頗思舍此他適，擇一大城如紐約，如芝加哥，居民數百萬，可以藏吾身矣。

九 再記木爾門教派（七月八日）

仲藩去年歸國時，道經西太（Utah）省，乃木爾門教派（Mormonism）之中心根據地也；因寄一片曰『足下有暇，可研究木爾門之教旨，他日乞告我以十九世紀之文明，而此派能勃興於是時，何也？』（卷七第四則）余以人事卒卒，終未能研究此派之歷史。今日有友人（大阪巨冊會會友）陸里村君（J. I. Lauritzen）見訪，談及身世，此君自言其宗教思想之變遷，始知其爲木爾門派教徒。陸君來自西太省，生長於此派信徒之中，少時信奉此教甚虔，及長，思想進化，漸覺其所奉教旨與近世學術思想多所扞格，稍稍懷疑；由疑而趨於極端的反對，復由反對漸歸於執中；今此君雖未叛教，而能知其所短，如知其所長，非復如曩者之盲從塗附矣。其論斯派得失，頗有足資參考者，因考他書並紀之。

此派本名後聖派（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以其信奉木爾門書（The Book of mormon），故亦名木爾門教。有斯密約瑟者（Joseph Smith 1805—1844）居距此城（綺色佳）不遠之裴葉特市（Fayette, Seneca County, N. Y.），自言得神人默示，親見金版聖書。書乃耶蘇教旨由東方展轉傳來此洲，爲先知木羅尼（Moroni）所藏於附近之苦木拉山（Cumorah Hill），至是始出現於世。書爲古文，無人能讀，獨斯密氏以神佑得讀而譯之，是爲木爾門經典。斯密氏本不學鄙夫，今忽成書數萬言，遠近奇異，信爲神助，附從者漸衆，遂於一八三〇年四月六日創後聖派。東美各省多攻擊之，信徒展轉流徙於西太，遂繁殖其地。今信徒甚衆，幾及西太全省。而附近之哀答和（Idaho）阿利索納（Arizona）二省居民大半多屬是教。

是派向許教中人娶多妻。斯密氏後起爲教中領袖之楊氏（Brighan Young），有婦數人。教中人新殖民西方，信是教者女多於男，多妻之制，爲生計上權宜之道，後遂成風尚。然此制大背耶教一妻之風，遂爲集矢之的。此邦之人，今猶疾視此教，實此制之遺訴。多妻之制

聞今已革除，一八九〇年，敎長宣言革除此制。陸君告我，此禁已實行，雖間有違禁者，然爲數絕寡也。

此邦之人，攻擊此派最深，吠影吠聲，變本加厲。愐人不察，但以爲凡木爾門信徒皆多妻者，而木爾門敎卽多妻主義也。此與美之鄉民，以爲凡中國人皆洗衣工同一荒謬，病在愚昧耳。

有人赴金山博覽會而歸，謂陸君曰：『吾道經西太一城名 Provo，遙見山上大書一「Y」字，又見一山上有一「U」字。山上各有石梯無數。車中人言，山上之字不止此二字，蓋有Y，O，U，N，G，五字母，乃往日敎長楊氏之名也。其石梯下乃楊氏衆妻葬地，每一梯下葬一婦。』陸君聞之，大笑不可仰，以爲敎外人昧於木爾門敎旨歷史者之誣枉無過於此矣。山上僅『Y』『U』二字。山左爲楊氏大學，校生登高揭此『Y』字，乃校名之第一字母也。每年有『Y』節日，登高掃除此字以爲慶樂。山右爲西太大學（University of Utah），校生亦揭校名之第一字母於山上，每年有『U』節日，慶樂掃除如楊氏大學。而外人乃必

强加Ｏ，Ｎ，Ｇ，三字以傅會誣枉之，不亦可笑乎：

陸君言木爾門派雖多不經之迷信，如經典之神示，先知之預言之類，在今科學昌明之日，此種迷信信可鄙笑。然是派在當日實爲耶教各派之最先進者（advanced），其制度尤合近世趨勢，其附從之衆與起之勃焉，未嘗無因也。其可稱之制度如：

（一）平等觀　人人皆有超拔之望。

（二）女權　教中不獨信一天父，亦信一天母（Heavenly mother），遂爲女權根據。西太省在美國四十餘省中獨首與女子以選舉權，爲諸省倡。

（三）均產主義　教徒須納所得什之一於教堂。曩日僅以供教堂費用，今則多以充教育及慈善事業。每年由執事者具出入報告，昭示大衆。

（四）共和主義　每教會中，人人各有所事。其少年男女，亦各有團體，選舉儕曹，輪爲領袖。教中執事，各由推舉，無有由中央派遣之長老牧師之類。

（五）大同主義　教中信奉『人類皆爲天之子』之說，故人道胞與之風極盛；慈

祥之俗，敦睦之風，甲於他派，

（六）教育　木爾門派極重教育。今酉太不獨小學遍於全省，又能使中學（High Schools）普及全省，其偏小之村市須合設中學者，學生往來車費由公家頒給之。其有不願往來奔走者，可請給此費以供食宿之用。

此外，其教中宏旨亦有可取者，如以上帝爲人之至極，人爲具體而未臻之上帝，其中有至理，不可沒也。

此教興時，此邦科學教育尚在幼稚時代（天演進化之論猶未興）；及科學昌明，而是教已根深蒂固，不易摧破矣。其實是派所持諸迷信，與他派所持正復何異？亦不過一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耳。獨多妻之制遺詬甚深，惡感至今未去。今此風禁除已二十五年，而外人猶以多妻制與木爾門教混作一事，甚矣先入之見之不易去也！

吾所識友朋中如 P. P. Ashworth，如陸君，皆屬此派，其人皆正直不欺，慈祥可愛，是以益知此邦人士疾視此派信徒之無據也。

一〇　讀托爾斯泰安娜傳（七月十日）

連日讀托爾斯泰（Lyof N. Tolstoi）所著小說安娜傳（Anna Karenina）。此書為托氏名著。其書結構頗似石頭記，布局命意都有相似處，惟石頭記稍不如此書之逼眞耳。安娜傳甚不易讀；其所寫皆家庭及社會纖細瑣事，至千二百頁之多，非有耐心不能終卷。此書寫俄國貴族社會之淫奢無恥，可謂鑄鼎照奸。書中主人李問（Levin）蓋托氏自寫生也。其人由疑而復歸於信仰。一日聞一田夫之言忽大解悟，知前此種種思慮疑問都歸無用，天國不遠，卽在心中，何必外求？此托氏之宗教哲學也。其說亦有不完處，他日當詳論之。

托氏寫人物之長處類似莎士比亞，其人物如安娜，如李問夫婦，如安娜之夫，皆亦善亦惡，可褒可貶。正如莎氏之漢姆勒特王子，李耳王，倭色羅諸人物，皆非完人也。迭更司寫生，褒之欲超之九天，貶之欲墜諸深淵：此一法也。薩克雷（Thackeray）寫生則不然，其書中人物無一完全之好人，亦無一不可救藥之惡人，如 Vanity Fair 中之 Rebecca Sharp 諸人。此又一法也。以經歷實際證之，吾從其後者。托氏亦主張此法者也。

托氏主張絕對的不抗拒主義者也（道義的抗拒。）惟此書主人李問之言曰：

"Well, my theory is this: war, on the one hand, is such a terrible, such an atrocious, thing that no man, at least no Christian man has the right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beginning it; but it belongs to government alone, when it becomes inevitable. On the other hand, both in law and in common sense, where there are state questions, and above all in matters concerning war, private citizens have no right to use their own wills" (Vol. III, P. 381)

則托氏著書時，猶未全臻不抗拒之境也，李問之兄問曰

"Suppose you were walking in the street, and saw a drunken man beating a woman or a child. I think you would not stop to ask whether war had been declared on such a man before you attacked him and protected the object of his fury."

李問答曰：

"No; but I should not kill him." "Yes, you might even kill." "I don't know. If I saw such a sight, I might yield to the immediate feeling. I cannot tell how it would be. But in oppression of the Slavs, there is not, and cannot be, such a powerful motive."

則托氏此時尙持兩端也。

二一　題歐戰諷刺畫（七月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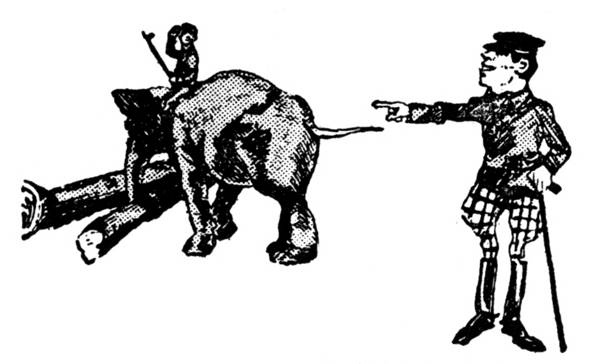
自戰禍之興，各國報章之諷刺畫多以此爲題，其中殊多佳品，偶擇其尤，附載於此：

（一）

爲計三年蓄，
朝朝減帶圍。
但聽新報捷，
眞可以忘飢。



GERMAN MICHAEL TAKES ANOTHER HITCH IN HIS BELT.—De Amsterdammer



BY WAY OF COMMENT ON HAGENBECK'S GIFT OF AN ELEPHANT TO THE GERMAN ARMY TRANSPORT SERVICE, JOHN BULL IS IMAGINED BY "JUGEND" AS SAYING, "IT'S NOT FAIR, MY SUBJECTS MUST NOT FIGHT FOR GERMAN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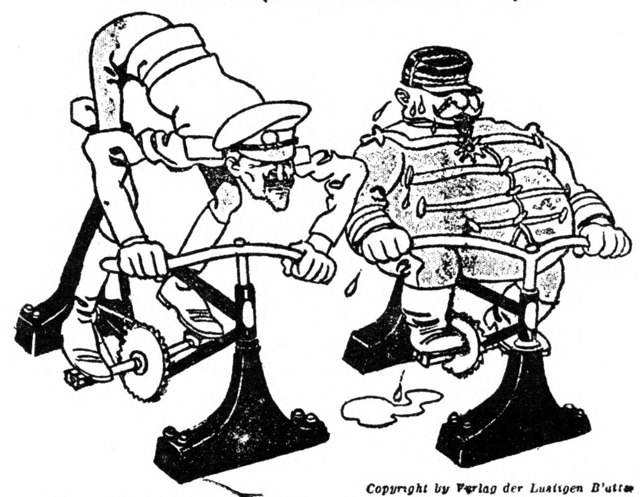
（二）

身毒大象，
帝國臣隸，
敬告吾仇，
防其反噬

此一則反復不能成章，

其他七則既成，余往就餐，食時得此。

A BERLIN (AS BERLIN SEES IT)



Copyright by Verlag der Lustigen Blätter

GRAND DUKE NICHOLAS OF RUSSIA AND GENERAL JOFFRE, EACH MOUNTED ON A HANDY HOME EXERCISER—"WE ARE GOING FORWARD."—*Lustige Blätter*

（三）

十月同舟誼，
强讎患正深。
車輪生四角，
何時到柏林？——

AN ILL WIND



GERMAN (AS WIND CHANGES)—"GOTT STRAFE ENGLAND."—*Punch.*

（四）

狂風吹我，
我則唾汝！
醜爾英倫，
上帝禍汝！

THE REWARD OF KULTUR



—Punch,

（五）

教化及於禽獸兮，
豕人立而布辭。
惟英倫之跋扈兮，
祝上帝其殛之。

FURTHER ADVENTURES OF THE CULTURED PIG



—*Punch.*

（六）

一字褒貶，
可以全軀。
春秋之筆歟？
淳于之徒歟？

THE SHORTAGE OF MEN



"Now then! What do you little boys want?"

"'E's ver baker, 'n' I'm ver butcher. An' we've come for orders."—*Punch*.

（七）
八歲賣肉，
七歲賣麵、
父兄何在？
為國苦戰。



RANGE FINDING

ONE OF A SERIES OF GREAT WAR GAMES FOR STAY-AT-HOMES AS VISUALIZED BY G. E. STUDDY IN "THE SKETCH" OF LONDON.

（八）

跳舞筵前，

迷藏燈下，

念之念之，

何以對逝者！

既載此八畫，戲爲作題詞，以三十分時成七則，亦殊有雋妙之語，頗自喜也。四七兩章大有古樂府風味。

二二　遊凱約嘉湖攝影（七月）

前日與安吉爾諸君駕帆船遊湖，余攜有攝影具，爲撮此諸圖，掌舵者安吉爾也。他日當作一詩題之。

二三　夜過紐約港（七月）

余於二月中自紐約歸，夜渡赫貞河出紐約港，天雨昏黑，惟見高屋電燈隱現空際。余欲觀自由神像於此黑暗之中作何狀，遍覓乃不可見。已而舟轉向車站，遙見水上衆光團繞，其上一光獨最高亦最明。同行者指謂余曰：『此自由也。』余感嘆此語，以爲大有詩意，久擬爲作一詩紀之，而卒不果。後舉以告所知，亦皆謂可以入詩，遂作一章。屢經刪改，乃得下稿，殊未能佳。

CROSSING THE HARBOR

As on the deck half-sheltered from the rain
We listen to the wintry wind's wild roars,
And hear the slow waves beat

Against the metropolic shores;
And as we search the stars of Earth
Which shine so staringly
Against the vast, dark firmament,——
There——
Pedestalled upon a sphere of radiancy,
One Light stands forth pre-eminent.
And my comrade whispers to me,
"There is 'Liberty.'!"

一四　克鸞達兒軼事（七月廿日）

昨夜聞友人皮耳律師(Sherman Peer)之母皮耳夫人道及土木工程院鐵道主任克鸞達兒（Prof. C. L. Crandall）軼事一則，記之：

克之夫人，瞽者也，而以賢著於一鄉。此間士女都尊愛之。余亦識之，而不知其少年行實，亦不知其盲始於何時也。蓋夫人之失明在與克氏訂婚約之後。婚約既成，未行禮而夫人病

遊凱約嘉湖攝影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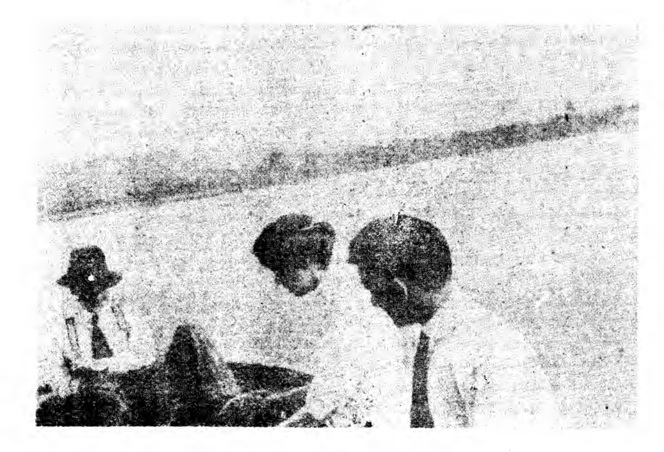
（二）



(三)



(四)



日，遂失明。夫人不欲以殘廢之身累其所愛，力促克氏退婚。克氏堅不許，遂終娶之，敬愛之終身不倦。今夫婦皆老矣，鄉里之知其事者莫不稱克氏之不負約，謂爲難能而可貴。此西方之信義也，以其可風，故記之。

一五　歐美學生與中國學生（七月廿二日）

吾友褒加利亞人（Bulgaria）蓋貝夫（Angel Gabeff）與余談褒國民風國勢，甚有益。我所遇歐洲學生，無論其爲德人，法人，俄人，巴爾幹諸國人，皆深知其國之歷史政治，通曉其國之文學。其爲學生而懵然於其祖國之文明歷史政治者，獨有二國之學生耳，中國與美國是已。吾所遇之俄國學生，無不知托爾斯泰之全集，無不知屠格涅夫及杜思拖夫斯基（Dostoieffsky）者。吾國之學子，有幾人能道李杜之詩，左遷之史，韓柳歐蘇之文乎？可恥也。

一六　節錄王臨川集三則（七月廿三日）

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

讀而無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書洪範傳後）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爲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爲職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太古）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疑當作用無）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

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車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老子）

介甫志於制作，故此二文之論若此。其釋老子第十一章甚辯，參觀劄記卷四第五三則。

一七　讀墨子及公孫龍子（七月廿三日）

連日讀墨子經上經說上小取三篇，又讀公孫龍子三篇，極艱苦，然有心得不少。

一八　『今別離』（七月廿六日）

昨夜月圓，疑是舊歷七月十五夜也。步行月光中甚久，賞玩無厭。忽念黃公度今別離第四章『汝魂將何之』，其意甚新。惜其以夢爲題，而獨遺月。古人『今夜涪州月，閨中只獨看』；『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皆古別離之月也。千里遠別，猶可共嬋娟之月色，今之去國三萬里者，其於國中父老骨肉，日月異明，晝夜異時，此夜綺色佳之月，須待一晝夜之後始可照

吾故園桑梓此「今別離」之月色也。感此因成英文小詩二章。他日當譯爲漢文，或別以漢文作一詩以續今別離之後。此詩成後，吾友 A. J. Thomas 爲易數字。

ABSENCE.

Those years of absence I recall,
  When mountains parted thee and me,
And rivers, too. But that was all.
  The same fair moon which shone on thee,
Shone, too, on me, tho' far apart;
  And when 'twas full, as it is now,
We read in it each other's heart,
  As only thou and I knew how.

And now the moon is full once more!——
  But parting thee and me there lies
One half the earth; nor as before

Do these same stars adorn thy skies.
Nor can we now our thoughts impart
Each to the other through the moon,
For o'er the valley where thou art,
There reigns the summer sun at noon.

一九　婦女參政運動（七月廿七日）

昨日本校日刊作社論，評紐約拳術比賽場中有婦女侵入强作宣傳婦女參政之演說，其論甚刻薄，吾作書駁之。

Editor, CORNELL DAILY SUN:—

Even the Summer Sun has its wintry aspect, and the conservative spirit which pervades the editorial, entitled "A Noble Spectacle," is certainly appalling.

I do not see why a party of women suffragists invading a boxing

contest in order to secure a hearing for what you, Sir, have properly called "The Cause," should arouse in apparently intelligent souls such indignation and sarcasm as you have expressed in your editorial. Personally—if you will allow me to be a little personal,—I have much greater admiration for those ladies whom you have so indignantly ridiculed, than for those who have no "causes" whatever, and who can be passively led or invited to enjoy a football game or a dancing party. I do not see why the arena for such a perfectly barbaric practice as prize fighting should not be more legitimately employed as the auditorium for a suffrage oration, than a great university daily of the 20th century should be used to propagate anti-suffrage or anti-woman ideas.

It is almost unnecessary for me to point out that the strong desire for publicity on the part of the suffragists is due partly to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ublic, but partly to the unpardonable reactionary opposition of some of the "ought-to-know-better" news-

papers, one of which you have elsewhere compared with the gods who "occasionally descend from Olympus to err with the rest of humanity."

"WHO."

吾與此報主者 Maurice W. Hows 雅相友善，故投此書戲之耳。

二〇 讀小人及辟邪符（七月廿七日）

讀英人高爾華綏 (John Galsworthy) 之諷刺小說（ Satires ）二篇：一名小人 (The Little man)，一名辟邪符 (Abracadabra)。辟邪符蓋刺耶教醫術派(Christian Scientists ）之教旨，讀之忽思及老子道德經『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語，念此豈主觀的唯心主義（ Subjective Idealism)之先河，而耶教醫術派之鼻祖乎？不禁掩卷大笑。（參看卷六第三〇則）

二一 論句讀及文字符號節目（八月二日）

爲科學作一文論句讀及文字符號，凡三晝夜始成，約一萬字。其節目如下：

（一）文字符號概論。

無文字符號之害：

（1）意旨不能必達，多誤會之虞。

（2）教育不能普及。

（3）無以表示文法上之關係。

（二）句讀論。

（1）界說十四則。

（2）讀之用。

（3）頓之用。

（三）文字之符號。　其兩式並列者，一以橫行，一以直書也。

（1）住　。或・

（2）豆　，或、

(甲)每頓之末。

(乙)複句諸讀之間：

(子)伉讀短者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

(丑)倚讀當頓者　（當頓者）所惡於上，毋以使下。（不當頓者）視其所以。

(3)分　；或◎　後用△

(甲)伉讀長者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

(乙)倚讀過長者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此之謂絜矩之道。

(4)冒　：或：、

(甲)總起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乙)總結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此之謂絜矩之道。

(丙)起引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5)問　？　可有可無。

(甲)發問　牛何之？

(乙)反問　吾豈若是小丈夫然哉？

(丙)示疑　其然，豈其然乎？

(6)詫　！

(甲)贊歎　使乎！使乎！

(乙)感歎　益曰：『吁！戒哉！』

(丙)哀歎　噫！天喪予！天喪予！

(丁)驚異　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戊)願望　王庶幾改之！

(己)急遽　曾子聞之，瞿然曰：『呼！』

(庚)怒罵　商！汝何無罪也！

(辛)厭惡　惡用是鶂鶂者爲哉？

(壬)命令　居！吾語汝。

(癸)招呼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7)括　()

(8)引　『』「」“”‘’

(甲)引語。

(一)間接稱述不用引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二)直接稱述　王見之，曰：『牛何之？』

(三)引中之引　王笑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乙)書名　杜之『北征，』韓之『南山。』

(丙)不經見之語句　此之謂『絜矩之道。』　達爾文之『天擇說。』

(附)無引號之害一論。

(9)不盡。…………

(甲)示略。

(乙)不盡。

(10)線——一本名之符號也。秦。楚。拿破崙。

吾之有意於句讀及符號之學也久矣，此文乃數年來關於此問題之思想結晶而成者，初非一時興到之作也（參看卷五第三一則）。後此文中當用此制。

二三　馴鼠（八月三日）

所居窗下多樹，有鼯鼠往來其間，不獨不避人也，乃與窗中居人過從甚狎，同人日爲設果餅窗上以餉之。居樓上之植物育種學教師巴爾克（E. E. Barker）居此屋最久，故與鼯鼠亦最親，能置食掌上以飼之，他人未能也。一日巴君戲以攝影器伺鼠至，爲攝數影以相贈，故附於此而記之。是亦吾鄰之一也。巴君語我，此二圖皆夜間用『霎光』(Flash Light)所攝，霎光極炫目，而鼠不爲驚走，其馴可想。吾與巴君友善，四年於茲。君去年得博士位，今年

卽擢爲敎師。其人好學不倦，和藹至可親。（圖刪）

二三　水調歌頭　今別離（八月三日）

吾前以英文作今別離詩，今率意譯之得水調歌頭一章：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坡句）吾歌坡老佳句，回首幾年前。照汝黃山深處，照我春申古渡，同此月團欒。皎色映征袖，輕露濕雲鬟。　今已矣！空對此月新圓！清輝脈脈如許，誰與我同看？料得今宵此際，伴汝鷓鴣聲裏，驕日欲中天。簾外繁花影，村上午炊煙。

此等詩詞，作者之意趣乃在題，而不在題中之材料。卽如此詞中之『汝』，乃意象中懸設之『汝』，不必卽實有所指，西文所謂 Inpersonal 者是也。

二四　讀詞偶得（八月三日）

年來閱歷所得，以爲讀詞須用逐調分讀之法。每調選讀若干首，一調讀畢，然後再讀他調，每讀一調，須以同調各首互校，玩其變化無窮儀態萬方之旨，然後不至爲調所拘，流入死

板一路。卽如水調歌頭，稼軒一人曾作三十五闋，其變化之神奇，足開拓初學心胸不少。今試舉數例以明之

此調凡八韻。第一韻與第四韻第八韻，皆十字兩截，或排或不排。

(一)排者：

文字起騷雅，刀劍化耕蠶。

莫射南山虎，直覓富民侯。

(二)不排者：

落日塞塵起，胡馬獵清秋。

季子正年少，匹馬黑貂裘。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

四坐且勿語，聽我醉中吟。

第二韻與第六韻十一字，或上六而下五，或上四而下七。

(一)上六下五：

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悠然』正須兩字，長笑退之詩。

池塘春草未歇，高樹變鳴禽。

而今已不如昔，後定不如今。

(二)上四下七：

平生邱壑，歲晚也作稻粱謀。

君如無我，問君懷抱向誰開？

第三韻與第七韻皆十七字，分三截：首六字，次六字，又次五字。

(一)三截一氣不斷者

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

聞道清都帝所，要挽銀河仙浪，西北洗湖沙。

民國四年八月

(二)一二兩截兩讀相排，而以下截收者：

襟以瀟湘桂嶺，帶以洞庭青草，紫蓋屹東南。

試問東山風月，更著中年絲竹，留得謝公不？

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畮，秋菊更餐英。

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兒女古今情。

鴻雁初飛江上，蟋蟀還來床下，時序百年心。

閑處直須行樂，良夜更教秉燭，高會惜分陰。

百鍊都成繞指，萬事直須稱好，人世幾輿臺！

(三)上兩截為對峙語詞，而下五字為之止詞(Object)：

都把軒窗寫徧，更使兒童誦得，『歸去來兮』辭。

(四)首截敍一事，而次兩截合敍一事：

莫信君門萬里，但使民歌『五袴』，歸詔鳳皇啣。

誰唱黃鷄白酒？猶記紅旗淸夜，千騎月臨關。

須信功名兒輩。誰識年來心事，古井不生波？

（五）首截總起，而下兩截分敍兩事：

卻怪靑山能巧，政爾橫看成嶺，轉面已成峯。

第五韻九字分三截。

（一）九字一氣者：

爲公飮須一日三百杯。

孫劉輩能使我不爲公。

功名事身未老幾時休？

今老矣搔白首過揚州。

看使君於此事定不凡。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

民國四年八月

我憐君癡絕似顧長康。

(二)九字分三伉讀：

喚雙成歌弄玉舞綠華。

醉淋浪歌窈窕舞溫柔。

歡多少歌長短酒淺深。

水潺湲雲澒洞石巃嵸。

(三)上三字起下六字分兩伉讀：

斷吾生，左持蟹右持杯。

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

少歌曰：『神甚放形則眠。』

(四)上六字分兩伉頓，而下三字收之：

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

耕也餒，學也祿：孔之徒。

稼軒有賀新郎二十二首，念奴嬌十九首，沁園春十三首，滿江紅三十三首，水龍吟十三首，水調歌頭三十五首最便初學。初學者宜用吾上所記之法，比較同調諸詞，細心領會其文法之變化，看其魄力之雄偉，詞膽之大，詞律之細，然後始可讀他家詞。他家詞，如草窗夢窗淸眞碧山，皆不可爲初學入門之書，以其近於雕琢纖細也。

二五　讀白居易與元九書（八月三日）

白香山與元微之論文書節錄：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擧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

遠。梗概尙存。……於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以還，得者蓋寡。……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尙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僕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暗識聲韻。……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

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者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

自登朝以來，年齡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爲左右終言之：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

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目。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尙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歡，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

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足下耳。然百千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

此文學史上極有關係之文也。文學大率可分爲二派：一爲理想主義(Idealism)，一爲實際主義（Realism）。

理想主義者，以理想爲主，不爲事物之眞境所拘域；但隨意之所及，心之所感，或逍遙而放言，或感憤而詠歎；論人，則託諸往昔人物；言事，則設爲烏託之邦；詠物，則驅使故實，假借譬

喻：『楚宮傾國，』以喻薔薇『昭君環佩，』以狀梅花。是理想派之文學也。

實際主義者，以事物之眞實境狀爲主，以爲文者，所以寫眞紀實，昭信狀物，而不可苟者也。是故其爲文也即物而狀之，卽事而紀之；不隱惡而揚善，不取美而遺醜；是則是，非則非。舉凡是非，美惡，疾苦，歡樂之境，一本乎事物之固然，而不以作者心境之去取，渲染影響之。是實際派之文學也。

更以例明之：『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理想也。『芹泥隨燕嘴，蕊粉上蜂鬚，』實際也。『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理想也。『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實際也。『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至夭折，』亦實際也。（以上所引皆杜詩。）莊子列子之文，大率皆理想派也。孔子孟子之文，大率皆實際派也。陶淵明之桃花源記，理想也。其歸田園居及移居諸詩，則實際也。水滸傳，理想也。儒林外史，實際也。西遊記，鏡花緣，理想也。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實際也。

香山之言曰：『自登朝以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治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此實際的文學家之言也。香山之諷諭詩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之外，尙有采地黃者，宿紫閣山北村，觀刈麥諸詩，皆記事狀物之眞者，皆實際之文學也。此派直接老杜之自京赴奉天詠懷五百字，北征，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昏別，垂老別，無家別，羌村，前後出塞，示從孫濟諸詩。是爲唐代之實際派。（李公垂有樂府新題二十首，元微之和之有十二首，蓋皆在白詩之前，則其時必有一種實際派之風動（Movement）香山特其領袖耳。）

唐代之實際的文學，當以老杜與香山爲泰斗。惟老杜則隨所感所遇而爲之，不期然而自然。蓋老杜天才，儀態萬方，無所不能，未必有意爲實際的文學。若香山則有意於『扶起「詩道之崩壞」』其畢生精力所注，與其名世不朽之望，都在此種文字。『其餘雜律詩，非平生所尙，……略之可也。』則雖謂香山爲純粹的實際派之詩人可也。吾故曰：『上所錄之文，乃文學史上極有關係之文字也，』可作實際派文學家宣告主義之檄文讀也。

梅覲莊擕有上海石印之白香山詩集，乃仿歙縣汪西亭康熙壬午年本，極精。共十二冊，兩函。有汪撰年譜，及宋陳直齋撰年譜。汪名立名，吾徽清初學者。

香山生代宗大歷七年（壬子），卒於武宗會昌六年，年七十五。

二六　讀香山詩瑣記（八月四日）

上所舉香山之實際的詩歌，皆紀事寫生之詩也。至其寫景之詩，亦無愧實際二字。實際的寫景之詩有二特性焉：一曰眞率，謂不事雕琢粉飾也，不假作者心境所想像爲之渲染也；二曰詳盡，謂不遺細碎（Details）也。

（例一）長途發已久，前館行未至。體倦目已昏，瞌然遂成睡。右袂尚垂鞭，左手暫委轡。忽覺問僕夫，纔行百步地。……

（例二）遊悟眞寺詩一百三十韻。以此詩與退之南山詩相較看之。

香山琵琶行自序曰『凡六百一十二言』，各本皆然，乃至各選本亦因之不改，其實乃六百一十六言也，蓋八十八句。

香山道州民一詩，佳構也。『……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何其簡而有神也。『……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此亦不用氣力之佳句也。

東方人諱所愛敬，西方則以所愛敬名其子孫。此詩云『生男多以「陽」爲字，』則此風固不獨西方人所專有也。

新樂府之佳者亦殊不多，上陽人，折臂翁，道州民，縛戎人，西涼伎，杜陵叟，繚綾，賣炭翁，鹽商婦之外，皆等諸自鄶以下可也。

以長恨歌與琵琶行較，後者爲勝也。長恨歌中劣句極多：『承歡侍宴無閒暇，春從春遊夜專夜，』『金屋粧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幾不能卒讀。琵琶行無是也。

香山少時有望月有感寄諸兄及弟妹詩中有『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之句，亦古別離之月也。

二七　劄記不記哲學之故（八月五日）

或問吾專治哲學，而劄記中記哲學極少，何也？則答之曰：正以哲學爲吾所專治，故不以入吾劄記耳。吾日日讀哲學書，若一一以實吾劄記，則篇幅時日皆有所不給。且吾之哲學工課，皆隨時作記（Notes）；其有統系的思想，則皆著爲長篇論文，如前論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諸文，皆不合於劄記之體例也。且吾劄記所記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讀者之興味者也。哲學之不見錄於此也，不亦宜乎？

二八　老子是否主權詐（八月九日）

今當記哲學矣。大中華第六號有謝無量著之老子哲學一文（第五號載其上篇，吾未之見。此篇名『本論』，豈上篇爲老子傳述及其行實耶？）分『宇宙論』（（一）本體論——Reality，（二）現象論——Appearance）『修養論』『實踐道德論』『人生觀』『政治論』，『戰爭論』『老子非主權詐論』，『老子思想之傳播與周秦諸子』諸篇。其『宇宙論』極含糊不明，所分兩節，亦無理由。其下諸論，則老子之論理哲學耳，所分細目，破碎不

完其論『老子非主權詐』一章，頗有卓見，足資參考。

（甲）誤解之源　老子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三十六章。）又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六十六章。）

（乙）攻擊老子之言者　程子曰：『與，奪，噏，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噏之；權詐之術也。』（性理大全。）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術，本末舛矣。申韓張蘇，皆其流之弊也。』（二程全書四十一）朱子曰：『「程明道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也者何也？」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林註老子引）

（丙）老子之語同見他書　管子牧民篇：『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韓非說

林上引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丁）古來註老之說：

（1）韓非喻老以越之事吳喻『噏張』『弱强』二語，以晉之賂虞喻『取與』。

（2）王弼云：『將以除强梁，去暴亂，蓋因物之性，令自卽於刑戮。』

（3）河上公章句云：『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也。先强大之者，欲使遇禍患也。先與之者，欲使其驕危也。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大抵天之於人，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得道之人知其如此，則執其柔，退所以自固。列子黃帝篇引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强。』此之謂也。

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此亦言强者弱之，剛者柔之，乃天之道。……已上所謂張噏

强弱云云，蓋天之循其自然以除去其害之道耳，毫無功利之心於其間也。

易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皆同此理。

適按：右所論足備一說而已，亦不盡然。謂老子非主權詐是也，而其說則非也。王弼所謂『因物之性，不以形制物』亦是陰險權詐之說。

吾爲之說曰：『縱觀天道人事，凡極盛之後，必有衰亡。反言之，則衰亡之前，必有極盛。此盈虛消長之理，隨在可見。無張又何須噏？無强又何從弱？不興又何所廢？不有又何所奪？老子所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較，高下相傾」（二章）者是也。蓋所謂對待之字，如有無，强弱，高下之類，皆迭爲盈虛消長，有其一，必有其二。若天下之人皆如埃田（Eden）園中之夫婦，未識智慧之果，不知善惡之別，則天下更有何惡？惡者，不善之謂，對善而名者也。故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知道者明於此旨，故每見强則思弱，見張則思噏，見興則思廢。凡强也，張也，興也，與也，皆弱也，噏也，廢也，奪也之徵也，幾已兆矣，故曰「微明，」微明也

者，隱而未全現之徵兆，非凡人所能共見，惟知者能見之耳。」

藏暉室劄記卷十一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九日至十一月三日——九月二十日以後在哥侖比亞大學

一　吾之別號（八月九日）

此冊以後，吾劄記皆名『胡適劄記』不復仍舊名矣。蓋今日科學時代，萬事貴精確畫一。吾國文人喜用別號，其數至不可勝記，實為惡習無裨實際，又無意義，今當革除之。凡作文著書，當用眞姓名，以負責任而歸畫一。

『字』非不可廢，然友朋相稱皆用字而不用名，一時殊不能驟易。吾又單名，不便稱謂，他日或當廢名而以字行耳。

吾自操筆以來亦不知嘗用幾許名字，今以追憶所得，記之如下：

先人命名：　嗣穈　洪騂（行名）

民國四年八月

字：希彊（本老子『自勝者彊』）。

別號：期自勝生　自勝生　鐵兒（先人字鐵花）　胡天（本詩經）　藏暉室主人（太白詩『至人貴藏暉』）。　冬心　蝶兒（此二名僅用一二次而已，　適盦見競業旬報）。　適之（二兄所賜字，本『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說）。　適（以胡適爲名始於北京留美之試）。

此外尚不知更有幾許。猶憶童時自析吾名爲『麻禾生，』則孩稚之行，不足記也。

二　王安石上邵學士書（八月九日）

『……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

三　不是肺病（八月十三日）

月來得嗽病，疑是肺病，往乞吾友雷以特醫士（Dr. F. R. Wright）診之。君爲我細細察視，以爲非肺病，惟言余每日須睡九時，步行（疾行）一時。此大非易事，當勉强爲之。

四 『時』與『間』有別（八月十五日）

余嘗以爲 Time 當譯爲『時』，Space 當譯爲『間』。墨子經上云：『有間，中也。間，不及旁也。』今人以時間兩字合用，非也。頃讀蔡孑民先生舊譯哲學要領以『宇』譯 Space，以『宙』譯 Time，又曰空間及時間。此亦有理。按淮南子齊俗訓云『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則宇宙古有『間』與『時』之別也。

五 論『文學』（八月十八日）

前所記香山論文書謂詩須『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此實際家之言也。故其結論，以爲『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發。』王介甫所謂『根柢濟用』者是也。

然文學之優劣，果在其能『濟用』與否乎？作爲文詞者，果必有所諷乎？詩小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夫至於不知其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更

何暇論其根柢濟用與否乎？

是故文學大別有二：一，有所爲而爲之者；二，無所爲而爲之者。

有所爲而爲之者，或以諷諭，或以規諫，或以感事，或以淑世，如杜之北征，兵車行，石壕吏諸篇，白之秦中吟，新樂府，皆是也。

無所爲而爲之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爲情也，或感於一花一草之美，或震於上下古今之大；或敍幽歡，或傷別緒；或言情，或寫恨。其情之所動，不能自已，若茹鯁然，不吐不快。其志之所在在吐之而已，在發爲文章而已，他無所爲也。詩三百篇中，此類最多，今略舉一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此何所爲耶？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

（適按，此豔歌也。卽唐人『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之意。注詩腐儒，不解此也。）

此又何爲者耶？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此寫恨耳。他何所爲耶？

子之還兮，遭我乎猺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適按此女子之語氣。「子」謂所歡，蓋獵者也。此寫其初相見時，目挑心許之狀，極旖旎之致。腐儒誤以爲男子相謂之詞，而爲之說曰：『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不亦可憐乎？）

此敍歡會也。他何所爲乎？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此又何所爲者耶？

更言之，則無所爲而爲之之文學，非眞無所爲也。其所爲，文也，美感也。其有所爲而爲之者，美感之外，兼及濟用。其專主濟用而不足以興起讀者文美之感情者，如官樣文章，律令契

約之詞，不足言文也。

老杜之石壕羌村諸作，美感具矣，而又能濟用。其律詩如：

落日平台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則美感而已耳。

作詩文者能兼兩美，上也。其情之所動發而爲言，或一筆一花之微，一吟一觴之細，苟不涉於粗鄙淫穢之道，皆不可謂非文學。孔子删詩，不削綺語，正以此故。其論文蓋可謂有識。後世一孔腐儒，不知天下固有無所爲之文學，以爲孔子大聖，其取鄭衞之詩，必有深意，於是强爲穿鑿傅會，以關雎爲后妃之詞，以狡童爲刺鄭忽之作，以著爲刺不親迎之詩，以將仲子爲刺鄭莊之辭，而詩之佳處盡失矣，而詩道苦矣。

白香山抹倒一切無所諷諭之詩，殊失之隘。讀其言有感，拉雜書此。

吾十六七歲時自言不作無關世道之文字（語見競業旬報中所載余所作小說眞如

島，）此亦知其一不知其二之過也。

六　論袁世凱將稱帝（八月十八日）

報載袁世凱將復帝制，美儒古德諾（Frank J. Goodnow）贊翊其說，不知碻否？昨下午紐約外觀報（The Outlook）以電相告，謂其社中記者將據報載消息立言，並詢余意見。余爲作短文論之。

CHINA AND DEMOCRACY

It is quite unnecessary either to affirm or to deny the truth of the news from Peking that the project of proclaiming himself Emperor is being deliberately considered by President Yuan Shi-kai, and that Professor Frank Johnson Goodnow, President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nd Constitutional adviser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pproved the project. Unnecessary it is, because neither its truth nor its falsehood affects the real question—namely, the question of the present status and future prospect of democracy

in China.

Let us first consider what the effects would be if the report were true. Will the assumption of an imperial title enhance Mr. Yuan's dictatorial powers, or will his refusal to call himself Emperor leave China more democratic? My answer is, No. For it is safe to say that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has more power that any other ruler in the world, not excluding the Kaiser or the Czar. I make this statement advisedly. For under the present constitution, in the making of which, we are told, Professor Goodnow has had no little influence, the president represents the nation, summons and dissolves the Li-fa-yuen, proposes legislation and presents budgets in the Li-fa-yuen, executes the law, issues ordinances equivalent to national laws, declares war, negotiates peace, appoints and dismisses civil and military officers, has power to pardon or commute penalties, i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army and navy, receives Ambassadors and Ministers,

and makes treaties with foreign nations. What more can a monarchical title add to this long list of governmental powers?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e length of the Presidential term of office and mode of election. The "Procedur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passed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last December contains these unique provisions:

1. The president shall hold office for a term of ten years, and is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2. Fifty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fifty members of the Li-fa-yuen, to be elected among themselves, shall constitute the Electoral College.

3. Preceding every presidental election, the present President, representing the will of the people, shall nominate three men to be candidates to succeed himself.

4. *On the day of election* the president shall announce to the Electoral College the names of the three nominees.

5. Besides these three Candidates *the Electoral College may also vote for the present President.*

6. If during the year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deem it a political necessity to have the present president remain in office, they may make proposals to that effect by a two-thirds vote of that body. The proposal thus made shall be proclaimed to the whole nation by the president.

Thus, under this unique law, the Chinese president may remain in office for life, he alone is entitled to nominate his own successors and that does not prevent the electors from re-electing him, nor is he legally preclued from nominating his own son or grandson. What more can the nominal change from "President" to "Emperor" bring to him?

Not only will this change bring no real increase of power or dignity to the occupant of the Presidential Chair, but any such more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his ultimate ruin. Those of us who ha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the working of the average mind realize that there is a great deal in a name. However dictatorial President Yuan has become, he has had common sense enough to avoid all "words" that may be objectionable to the vast younger generation who have long dreamed republican dreams without knowing exactly what republicanism means, he has even publicly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never to aspire to the Imperial throne, and has banished several men who have attempted to advocate monarchism. If Mr. Yuan is really such a shrewd politician as his Western Critics portray him to be, he ought to be able to see that his assumption of the Imperial title will immediately expose him to the utter distrust of the whole world and even to the most probable danger of assassination.

The question of a titular change, however, is of very little importance in the minds of the true republicans of China. The Chinese democracy, they realize, now exists only in name, for almost

two years the country has had no parliament, no provincial legislatures, no district councils. There are no political parties, no freedom of press, no freedom of speech. Many a youth has been exiled or executed or assassinated for no other crime than that of holding a rad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be sure, there is a constitution, but a constitution that exalts the chief executive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law, the parliament, and the people; a constitution which makes the presidency indefinitely long, practically self-elective, and almost hereditar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what difference will it make whether the "supreme" ruler be called "president" or "emperor"?

Whether or not Mr. Yuan will become Emperor does not affect the course of Young China (by which I do not mean any particular political faction), which is struggling har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enuine democracy in China. Young China believes in democracy; it believes that *the only way to have democracy is*

to have democracy. Government is an art, and as such it needs practice.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speak English had I never spoken it. The Anglo-Saxon people would never have had democracy had they never practiced democracy. This is a kind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is incomprehensible to men like Professor Goodnow. Professor Goodnow and many other well-meaning constitutional authorities think that the Oriental people are not fit for the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have never had it before.* On the contrary, Young China believes that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China has not had democracy that she must now have democracy. It believes that if the first Chinese Republic had had a longer life democracy would have by this time established a fairly strong hold in China, and the political experience of four years' democratic government, however imperfect that experience might have been, would have by this time enabled a vast numb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republicanism really

means.

But, alas! the conservatives and the reactionaries have found hearty supporters in our foreign critics who have neither faith nor patience. They have found their spokesmen in such great constitutional authorities as Professors Ariga, of Japan, and Goodnow,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It is conceivable that Professor Ariga should oppose Young China. But when a great scholar from the American Republic came out with the declaration that the Oriental people were by history and tradition disqualified to hav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government, the blow was decisive and fatal. These great scholars have wrought their "Authoritative" opinions into the new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and are now on the eve of being decorated by the Chinese Emperor whom they have helped to make.

*The procedure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a part of the constitution.

七　臨江仙（八月二十日）

序曰：詩中綺語，非病也。綺語之病，非褻則露，兩者俱失之。吾國近世綺語之詩，皆色詩耳，皆淫詞耳，情云乎哉？今之言詩界革命者，矯枉過正，强爲壯語，虛而無當，則妄言而已矣。吾生平未嘗作欺人之壯語，亦未嘗有『閒情』之賦。今年重事塡詞，偶作綺語，游戲而已。一夜讀英文歌詩，偶有所喜，遂成此詞。詞中語意一無所指，懼他日讀者之妄相猜度也，故序之如此。

隔樹溪聲細碎，迎人鳥唱紛譁。共穿幽徑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濱同坐，驕陽有樹相遮。語深渾不管昏鴉，此時君與我，何處更容他？

八　『破』號（八月廿日）

前記文字符號共得十種，今得第十一種，名之曰『破』，以示音聲之變；

(例)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

近者悅，遠者來。　敬鬼神而遠之。　民可近，不可下。

破號之不可少，蓋易見也。吾國之文，同一字也，或平讀爲名字，仄讀則爲動字，荷荷是也；或仄

讀爲名字，而平讀爲動字，令令是也；或去入異義，帥帥，度度，食食是也；或上去異義，近近，遠遠，使使，上上，飲飲，首首，是也。夫近之與近，使之與使，猶爲易見。至於荷葉之荷，與荷蕢之荷，「親親之殺」之殺，與「勝殘去殺」之殺，其意義懸殊。毫釐之差，將有千里之錯。是故，破號之不可少也明矣。

破號之不存，非獨不學之夫，孩提之童，不能辨識意義之以音異而殊；卽有積學之士，說經之家亦不能免狐疑舛錯之虞。今舉兩例以明之：

論語云「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邢昺疏：「言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而被敝之而無恨也。」是衣讀平聲也朱熹註云：「衣，去聲。衣，服之也」依邢疏，則此句作一句讀：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依朱註，則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朱子蓋因「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

裘』而誤。）

鏡花緣曾論及此，其說蓋本邢疏，而與之小異，邢作一句讀，鏡花緣蓋作兩句讀：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此句關鍵全在一衣字。儻作論語者知用破號以示衣字之爲平或去，則何待吾輩之聚訟哉？

又孟子云：『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趙岐注孫奭疏，朱熹集註，皆以樂樂之第二樂字讀如洛。以符號明之，則如下式：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昨與任鴻雋楊銓唐鉞諸君共論此節，皆以爲第一樂字當讀如洛，而第二樂字如字。蓋諸註家之言雖亦可通，而上二句已問『獨樂樂乎？與人樂樂乎？』何必又重此『孰樂？』一問乎？今以上樂字作『樂天』『樂善』『樂此不疲』之樂字解，

以下樂字作音樂解，則無此重複之語病矣。亦以符號明之：

獨樂樂，樂與人樂樂，孰樂？與少樂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此種紛紛聚訟，皆無破號之遺害也。吾輩讀書十年，尙有如此疑難，破號之不可少也，更何待言耶？

九　『證』與『據』之別（八月廿一日）

與人言證與據之別。『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是據也，據經典之言以明其說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是亦據也。

證者根據事實，根據法理，或由前提而得結論（演繹），或由果溯因，由因推果（歸納）：是證也。

吾國舊論理，但有據而無證。證者，乃科學的方法，雖在歐美，亦爲近代新產兒。當中古時代，宗教談方張之時，凡新舊約之言，皆足爲論理之前提。創世紀云『上帝創世，六日而成。』

故後之談『天演進化』論者，皆妄談也。此亦據也。其無根據，與吾國之以『詩云』『子曰』作論理前提者正相伯仲耳。

今之言論家動輒引亞丹斯密，盧騷，白芝浩，穆勒，以爲論理根據者，苟不輔以實際的經驗，目前之時勢，其爲荒謬不合論理正同向之引『子曰』『詩云』者耳。欲得正碻的理論，須去據而用證。

一〇　與佐治君夜談（八月二十一日）

昨夜有佐治君（Salem S. George）來訪，談至夜分始去。此君生於 Palestine，來此邦十五年矣。其人專治心理學，而所論美國政教社會風尙皆中肯綮。吾識此君一年而不知其人之思想甚矣，知人之不易也。

一一　將往哥崙比亞大學叔永以詩贈別（八月二十一日）

余已決計往哥崙比亞大學留學一年，昨夜任叔永作詩送余。故人贈言，期許至厚，錄之於此，不獨以誌故人纏綿之意，亦以供日月省覽，用自鞭策耳。

送胡適之往哥崙比亞大學　任鴻雋

我昔識適之，海上之公學。同班多英俊，君獨露頭角。明年我東去，三山隔雲霧，目擊千頃波，苦憶黃叔度。秋雲麗高天，橫濱海如田，扣舷一握手，（一）君往美利堅。我居神仙境，羨君登仙行。不謂復三年，見君綺佳城。憶昔見君時，蕭灑瓊樹姿。異俗誇少年，佻達安可期？及我重見君，始知大不然。出辭見詩書，『博士』（二）名久宣。手中三寸紙，疊積成小册。問君復何爲？『芭斯有演說。』（三）自此二三年，同舍喜得師。談詩或煮茗，論時每揚眥。學問自君物，誰能測所之？臨巖各自返，君乃絕塵馳。我昔贈君言，『彫形豈素志？』（四）今日復贈君，我言將何似？不期君以古，古人不足伍。不期君今人，今人何足倫？丈夫志遠大，豈屑眼前名？一讀盧（騷）馬（志尼）書，千載氣崢嶸。

（一）庚戌適之去國，道出日本，叔永登舟相見。

（二）『博士』非學位，乃適之『渾名』也。

(三)芭斯院 (Barnes Hall)，適之時受招演說孔教。

(四)丁未，適之以『禎』韻詩索同學相和，叔永贈詩有『彫彤甯素志』句。

一二 美國公共藏書樓之費用（八月二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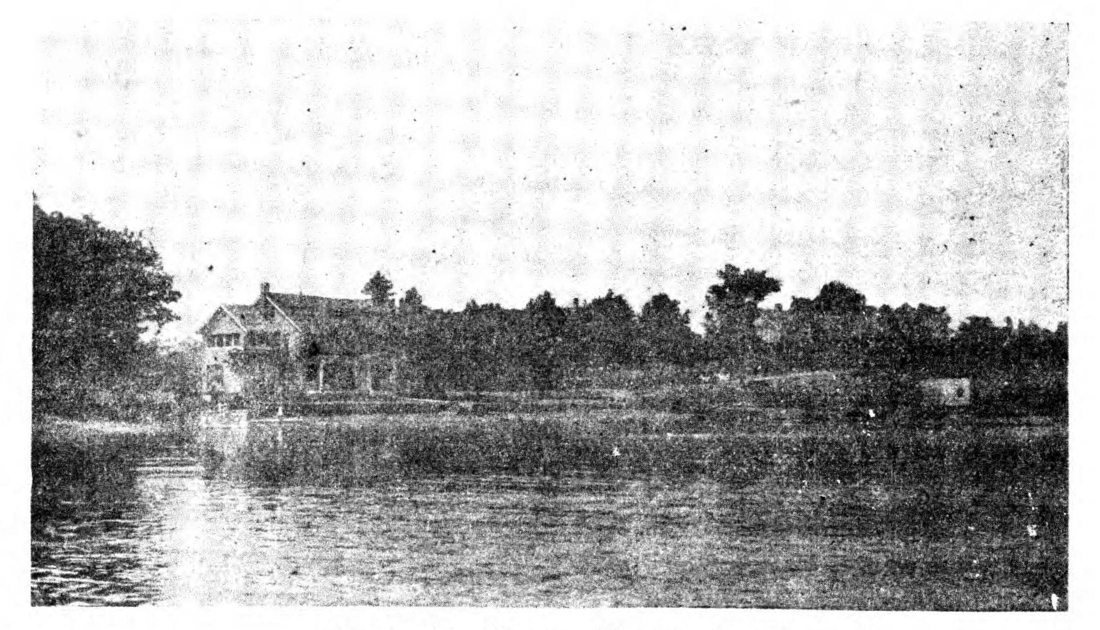
下所記此邦公共藏書樓之費用，足耐人尋味也。紐約一城之藏書樓，每年至須八十一萬美金，而猶爲全國最撙節之所。

城市	人口（約數）	閱書人數	每人費用（約數）
紐 約(New York)	5,000,000	10,121,854	.16
西來冦(Syracuse)	150,000	400,000	.30
他科瑪(Tacoma)	103,418	393,506	33.9
斯潑林斐爾(Springfield Mass)	100,375	655,903	50.5
新斐德福(New Bedford)	111,230	402,455	25.5

斯波坎(Spokane)	135,657	404,923	29.4
大　瀨(Grand Rapids)	123,227	416,314	36.9
烏司特(Worcester)	157,732	417,426	43.3
奥克蘭(Oakland)	183,002	530,942	52.6
但維爾(Denver)	245,523	647,711	25.2
西雅圖(Saattle)	313,029	1,223,632	57.9
明尼亞波利斯(Minneapolis)	343,466	1,439,633	50.6
洛桑磯(Los Angeles)	438,914	1,559,359	36.4

一三　凱約嘉湖上幾個別墅（八月二十四日）

二十一日爲星期六，承此間律師羅賓生君（James R. Robinson）招往其湖上夏季別墅爲兩日之留。別墅在 Sheldrake Point，爲凱約嘉湖之最空濶處。有小半島深入湖心。在其上，南望，依稀可見康南耳大學鐘塔（天氣淸朗始可見之）；北望，則平湖浩蕩。有時對岸烟雨昏濛，則覺湖益小，山益大。而朝暮風送湖波，打岸作潮聲，幾疑身在海上也。



凱約嘉湖上幾個別墅

半島上別墅五六家圖中所示共三家。其最顯者，爲羅賓生氏墅。其稍右，微見烟突者，爲維廉夫人（Mrs. George R. Williams）之別墅。其最右之墅，乃斐卿氏（Frederick Fitschen）之居也。維廉夫人爲此間巨室，有三女，長適斐卿氏，生子女各三人；次適羅賓生氏，生子女各二人；次適李氏，今居英倫，生子二女一。維廉夫人每夏避暑於此，其兩婿亦各挈其家來居，夫人日日外孫繞膝，致足樂也。

羅賓生氏爲此間有名律師，熱心公益，爲本市議會長，今年本市選舉將屆，市人爭欲聳恿君出爲候選市長（Mayor）。君雖結婚多年，子女滿膝前，而其夫婦之間，伉儷之篤，有甚於畫眉者。

斐卿夫人善音樂，其子女六人，長者十五歲，最少者三歲，皆學樂或習歌。昨日下午，余與維廉夫人往訪之。斐卿夫人爲開『家庭樂會』。長女愛琳彈箏（Harp），長子保羅按『披霞納』，次子約翰弄『極樂』（Cello即 Violoncello），少子喬治奏『假婀琳』（Violin），而夫人躬自發縱指示之。一時衆樂合作，儼然一具體之『樂部』（Orchestra）也。少女葩

葩拉纔三歲，能歌頌神之歌。其母爲按琴，葩葩拉曼聲而歌，亦能不失節奏，可嘉也。此種家庭，可稱圓滿，對之幾令我暫忘吾之『無後』主義。

半島上除上所述三墅之外，尚有二家。羅賓生氏之左，爲芬區氏(Finch)別墅，亦綺色佳巨室之一。更左爲傅爾梯氏（Louis Agassiz Fuertes）之別墅。傅氏亦綺色佳人，爲此邦禽類學（Ornithology）大家，工畫，所作禽類寫生，辨及雄雌，見稱一世。吾嘗與詩人麥開氏（Percy McKaye）同往訪之於其作畫之室。今來此，復過之。其人髮微脫，藹然可親。

余居此兩夜，極歡。廿三日歸。

維廉夫人待吾國學子至優，嘗開歡迎會於其家，以款吾曹。

一四　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八月廿六夜）

作一文（英文）論『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將乞趙君元任於今年東美學生年會時讀之。

先是有鍾某等廣刊傳單，極力詆毀漢文，主張採用字母，以爲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字

母不可。……其詞極激昂，志在動人也。余以爲此問題至重大，不當以意氣從事，當從容細心研究之，故建議以『國文』爲今年年會討論問題。而分此題爲二分：先論國文，次論國語，吾與趙君分任之。趙君作論，論吾國語能否採用字母制及其進行方法。吾則擇上所記題。

吾文大旨如下：

（一）無論吾國語能否變爲字母之語，當此字母制未成之先，今之文言，終不可廢置，以其爲僅有之各省交通之媒介物也，以其爲僅有之教育授受之具也。

（二）漢文問題之中心，在於『漢文究可爲傳授教育之利器否』一問題。

（三）漢文所以不易普及者，其故不在漢文，而在教之之術之不完。同一文字也，甲以講書之故而通文，能讀書作文；乙以徒事誦讀，不求講解之故，而終身不能讀書作文。可知受病之源，在於教法。

（四）舊法之弊，蓋有四端：

（1）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活文字者，日用語言

之文字，如英法文是也，如吾國之白話是也。死文字者，如希臘拉丁，非日用之語言，已陳死矣；半死文字者，以其中尚有日用之分子在也。如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馬是死語，騎馬是活語。故曰半死文字也。）

舊法不明此義，以爲徒事朗誦，可得字義，此其受病之根原也。教死文字之法，與教外國文字略相似，須用繙譯之法，譯死語爲活語，所謂「講書」者是也。

（2）漢文乃是視官的文字，非聽官的文字。凡象形會意之文字，乃視官的文字；而字母諧聲之文字，皆聽官的文字也。

凡一字有二要：一爲其聲，一爲其義。無論何種文字，不能同時並達此二者。字母的文字，但能傳聲，不能達意；象形會意之文字，但可達意而不能傳聲。

（例）英文 Dog（狗），合三字母而成。能拚音者皆知其音爲「多葛」。然何以此DOG三字母合成則爲狗？此則無從索解，但須强記而已。

至漢文之「犬」則不然。「犬」乃象形之字，義即在形中，無待遠求。惟犬何以

讀如犬，則亦無從索解，但須强記而已。

更取稍繁複之字以明之：

英文 Candidate （候選人，）拉丁文爲 Candidatus （候選人，）本義爲『白衣人，』以羅馬制，凡選人皆衣白故也。源出 Candidus （色白，）更出動詞 Candēre （發白作白色，）與梵文 Chand （照耀）蓋有關係。自英文之字溯源至於梵文，可謂深矣，而終不能知何以 Candēre 爲『作白色，』與夫何以 Chand 有『照耀』之義，終須强記耳。

至於漢文則不然。如『貓』字，析之得豸苗二字。豸以示此物屬肉食獸類，苗以示此獸鳴聲，合之爲『作苗聲之肉食獸』也。『苗』字象田上所植草，更析之，則艸象形，田指事也。皆足達意，而不能傳聲。學者須强記艸讀爲艸，田讀爲田，苗讀爲苗也。

是故，切韻之語與會意之語，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

民國四年八月

今之漢文，已失象形，會意，指事之特長，而教者又不復知說文學六書之學。向之以授八歲之孩童者，今雖老生宿儒未必知之。其結果遂令吾國文字既不能傳聲，又不能達意。向之有一短者，今並失所長。學者不獨須强記字音，又須强記字義，是事倍而功半也。

欲救此弊，須用何法乎？

①將恢復篆書耶？此必不可得之事也。

②當鼓勵說文學（字源學）。

③當以古體與今體同列教科書中。

④小學教冊中之新字須遵六書之法，先令童蒙習象形指事之字，徐及淺易之會意字，次及淺易之形聲字。其字源不易明解者，宜俟之稍進之學級，不當以發蒙也。

商務印書館之初級教科書第一頁有「天地日月山川草木」八字。夫「草」

字爲艸之俗字，不當以之教人。其『天』『地』二字之字源極不易解，非童蒙所能曉也。（天源出一大，大象人形。（初民以肢體量物，手足所極，故爲大也」人上之物，故曰天也。地從土也。也卽也字，本義爲女陰也。初民迷信，以地配天地乃土上雌性之一物，所以配天者也。）

⑤中學以上，皆當習字源學。

凡此諸法，皆所以增益兒童識字之興趣。令其由興趣記憶字義，則其記憶也不勞而易能，庶幾稍復吾國文字既失之一長云爾。

（3）吾國文本有文法，而古來從未以文法教授國文。今馬氏文通出世已近廿載，而文法之學不治如故。夫文法乃教文字語言之捷徑。今當提倡文法學，使普及國中；又當列『文法』爲必須之學科，自小學至於大學，皆當治之。

（4）吾國向不用文字符號，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講，亦未始不由於此。（說見所著文字符號論）今當力求採用一種規定之符號，以求文法之明顯易

解，及意義之碻定不易。

此文蓋三日夜始成。

一五　瘦琴女士（八月廿七日）

去年夏季，有瘦琴女士（Nellie B. Sergent）在此習夏課，與余相識。別後偶有所質詢，遂通函簡；積久漸多，幾盈一寸。今年女士重來此習夏課，與余相見益頻。女士業英文教授，故精英文，年事稍長，更事多，故談論殊有趣味。吾去年一年中所與通書最頻者為 C.W.，其次即此君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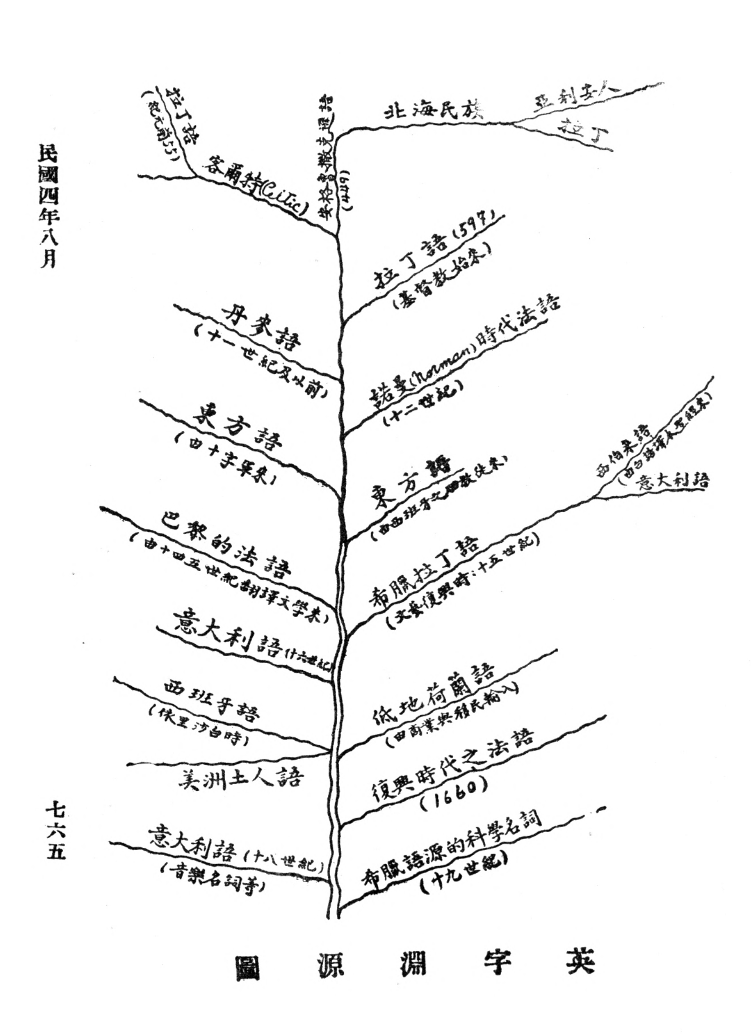
此君無父母昆弟，僅有一姑母，每當假期，輒往依之，無家可言，亦可憐也。

女士在此時，一日與余談英字之源流甚久。別後寄書，作英字淵源圖相示，今錄之於下。

一六　百字令　吾母輓白特生夫人（八月廿七日）

近仁為吾母作白特生夫人輓詞，今日寄到：

百字令


拉丁語
(紀元前55)
客爾特(Celtic)
安格魯撒克遜語
(449)
北海民族
亞利安人
拉丁
拉丁語(597)
(基督教始來)
丹麥語
(十一世紀及以前)
諾曼(Norman)時代法語
(十二世紀)
東方語
(由十字軍來)
東方語
(由西班牙之回教徒來)
希伯來語
意大利語
巴黎的法語
(由十四五世紀翻譯文學來)
希臘拉丁語
(文藝復興時：十五世紀)
意大利語(十六世紀)
西班牙語
(依里沙白時)
低地荷蘭語
(由商業與殖民輸入)
美洲土人語
復興時代之法語
(1660)
意大利語(十八世紀)
(音樂名詞等)
希臘語源的科學名詞
(十九世紀)

英字淵源圖

女宗垂愛，許天涯遊子隻身依庇。送暖噓寒青眼在，雁帛頻傳高誼。玉照頒來，瑤箋飛下，更見殷勤意。瀛寰遙隔，幾回思念難置？　詎料甲籙將周，霎時病作，塵海匆匆逝？萬里耗音郵遞到，陡覺無端酸鼻。四壁吟蛩，一庭愁雨，漫寫招魂字。予懷渺渺，臨風灑盡雙淚。

一七　成詩不易（八月廿七日）

吾應作詩追輓亡友張希古（美品）鄭仲誠（璋）及白特生夫人，而終不能成文。又思作詩留別綺色佳朋友山水，亦不能成文。他日終當爲之耳。

一八　水調歌頭　杏佛贈別（八月廿八日）

杏佛贈一詞爲別：

水調歌頭　　楊杏佛

三稔不相見，一笑遇他鄉。暗驚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場。秋水當年神骨，古柏而今氣概，華貴亦蒼涼。海鶴入清冥，前路正無疆。　羨君健，嗟我拙，更頹唐。名山事業無分，

吾志在工商。不羨大王（指托那司）聲勢，欲共斯民溫飽，此願幾時償？各有千秋業，分道共翱翔。

一九　將去綺色佳留別叔永（八月廿九夜）

作一詩和叔永，即以留別：

橫濱港外舟待發，徜徉我方坐斗室，檸檬杯空菸捲殘，忽然人面過眼瞥。疑是同學巴縣任，細看果然慰飢渴。扣舷短語難久留，惟有深情耿胸臆。明年義師起中原，遂爲神州掃胡羯。遙聞同學諸少年，乘時建樹皆宏達。中有我友巴縣任，翩翩書記大手筆。策勳不樂作議員，亦不欲受嘉禾紱。願得東遊美利堅，爲祖國乞活國術。遠來就我歡可知，三年卒卒重當別！幾人八年再同學？況我與別過從密：往往論文忘晨昳，時復議政同哽咽。相知益深別更難，贈我新詩語眞切。君期我作瑪志尼（Mazzini），我祝君爲倭斯韈（Wilhelm Ostwald）。國事眞成遍體瘡，治頭治脚俱所急。勉之勉之我友任，歸來與君同僇力。臨別贈言止此耳，更有私意爲君說：寄此

學者可千人我詩君文兩無敵頗似孟德語豫州，語雖似夸而紀實。『秋雲麗天海如田，』直欲與我爭此席。（君贈別詩『秋雲麗高天，橫濱海如田，扣舷一握手，君往美利堅。』余極喜之。）我今避君一千里，收拾詩料非關怯。此邦郵傳疾無比，月月詩筒未應絕。

二〇　闢古德諾謬論（八月廿九夜）

前作文論袁世凱將稱帝及古德諾贊成此議之風說，顏之曰 "China and Democracy"。意有未盡，復作一文，專論古德諾與中國之頑固反動 (Goodnow and Chinese Reactionism)。古氏在此邦演說作文，均言中國人無共和之程度，其說甚辯，足以欺世。又以其爲一國名宿也（古氏新被選爲約翰霍布鏗大學校長），故其言爲人所深信，於我國共和前途殊有影響，不可不辨；故乘此時機作此文攻之，以投新共和國週報 (The New Republic)，不知能登出否？

二一　讀麗沙傳（八月卅一日）

讀俄人屠格涅夫（Turgeniev）名著小說麗沙傳（Lisa）。生平所讀小說，當以此為最哀豔矣。其結章尤使人不堪卒讀。

二二　英人莫利遜論中國字（九月一日）

"As sight is quicker than hearing, so ideas reaching the mind by the eye are quicker, more stricking, and vivid, than those which reach the mind by the slower process of sound. The character forms a picture which really is, or, by early association is considered, beautiful and impressive. The Chinese fine writing darts upon the mind with a vivid flash; a force and a beauty, of which alphabetical language is incapable."—Morrison: Intro. to his Dict.

（莫利遜中國字典序論）

二三　沁園春　別杏佛（九月二日）

杏佛贈別詞有『三稔不相見，一笑遇他鄉，暗驚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場』之句，實則杏

佛亦揚州夢醒之杜牧之耳。其詞又有『欲共斯民溫飽，此願幾時償』之語。余既喜吾與杏佛今皆能放棄故我，重修學立身，又壯其志願之宏，故造此詞奉答，卽以爲別。

朔國秋風，汝遠東來，過存老胡。正相看一笑，使君與我，春申江上，兩個狂奴。萬里相逢，殷勤問字，不似黃壚舊酒徒。還相問：『豈當年塊壘，今盡消乎？』　君言：『是何言歟！祗壯志新來與昔殊。願乘風役電，戡天縮地（科學之目的在於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頗思瓦特（Jame Watt），不羨公輸。戶有餘糈，人無菜色，此業何嘗屬腐儒？吾狂甚，欲斯民溫飽，此意何如？』

後半闋第三韻十七字改之數四，始稍愜意。昨夜睡醒，忽念及此詞，又改『師』爲『思』，改『共』爲『欲』。古人云：『作詩容易改詩難。』信然。五日又記。

二四　對語體詩詞（九月四日）

適按：以對語體（Dialogue）入詩，三百篇中已有之：『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是也。漢魏詩多有之：如『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兎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云好，未若故人姝。」』『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皆是也。近代詩如琵琶行（白），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韓）皆是也。

詞中頗不多見，今採一二闋以示之：

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辛棄疾

『盃，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眩，氣似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歎汝於知己，眞少恩哉！　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怨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盃！』盃再拜，道：『麾之即去，有召須來。』

沁園春（寄辛承旨時承旨招不赴）　劉過

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台。』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　白云：『天竺

去來。圖畫裏峥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繞；兩峯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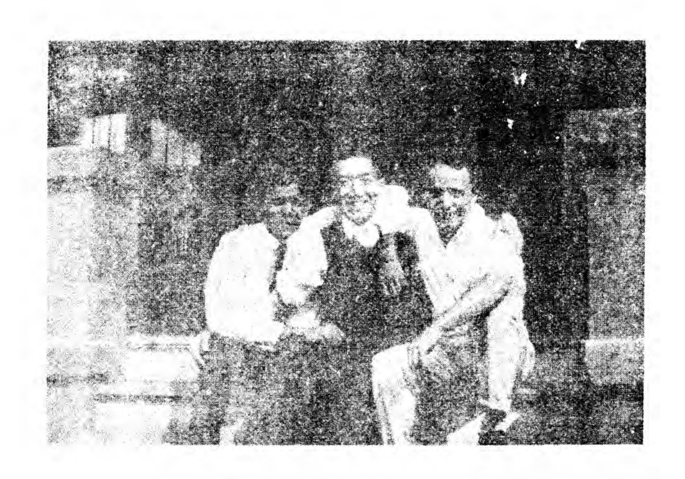
其龍洲一詞尤奇特。惜『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十一字太劣耳。

二五　兩個傭工學生（九月四日）

吾友印度翟倭多爾，（J. S. Theodore，此君合家皆爲耶教徒，故其名非印度名也），家貧，無以爲學。有傳教士白髮君（Charles W. Whitehair）夫婦挈之來美，令居其家，傭力自給，助烹飪灑掃而得食住；二者以爲酬。又得友朋資助學費，故得肄業大學，專治物理。其人每日工作四五時，而學績至優，可敬也。

今夏，白髮君遊歐，其夫人歸甯母家，而留翟君居守其屋。君乃邀瑞士人馬特李（Peter A. Mattli）同居，日爲人薙草，旁晚復至一家爲滌釜碗以自給。

翟君與余雅相善，知余將去，邀往其居留兩夜，躬爲余治餐食之。無事則高談，達夜分始寢。





兩個傭工學生

馮君亦傭工自給。其人自瑞士來美，留紐約數年，畢業於高等小學，今來此入大學，已一年。力作勤苦，尤過於他人。幸身健力強，故不病耳。

馬君自言嘗以餘力治骨相術，能觀人面目笑貌而知其性情嗜好德行趨向。其言娓娓動聽。余未嘗研究此學，不能贊一辭也。

骨相術英名 Phrenology，與吾國相人之術異。吾國相術乃觀容而道禍福之術。骨相術則不言禍福，而談性行智慧。十八九世紀之間，有高兒(F. J. Gall 1758—1828) 者創之，以為人之腦官 (Brain) 與腦骨相印，知其外骨，即足以知其內含。

此上所附四圖，（留二圖）皆吾與翟君同居時所攝。吾三人一來自中歐，一來自佛國，一來自震旦，而皆會於此燦爛之新大陸，真可謂難再之嘉會矣，不可不記之。

二六　韋兒斯行文有誤

H. G. Wells seems to have the habit of omitting the nominative relative pronoun "that" or "which" after the impersonal "it". Ex-

amples: "It was her money equipped us."—in *The New Machiavelli.*

二七　新英字典（九月六日）

今日英文最大之字典為新英字典（New English Dictionary）。此書之經營始於一八八二年，迄今三十餘年矣，僅出十餘冊，而主任者麥爾雷（Sir James A. H. Murray）已死。全書成時，約有二十二巨冊。此下所記一則，可見其編纂之精而勤矣。

Something of the elaborate method and painstaking scholarship that have been employed 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New English Dictionary" is indicated in the prefatory note by the late Sir James A. H. Murray to the tenth volume of the great work. In this note we are told that the longest article is that on the word TURN, of which the simple verb has 47 main senses and 65 sub-senses. There are also 25 senses in special phrases, e. g., *turn the scale, turn colour* * * * and 16 combinations with adverbs, e. g., *turn*

about, *turn in* * * * many of which exceed the average length of main words (thus, *turn up* has itself no fewer than 27 senses), so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sense-division, explained and illustrated under this verb is 286. * * * no one will be surprised, therefore, that the analysis of the signification of this word, with the arrangement and illustration of its various meanings, has occupied nearly three months, and that the results, although compressed to a minimum, fill 36 columns.

二八　拉丁文諺語（九月七日）

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
Similis simili gaudent.

右拉丁文諺語兩則。其第一則可譯爲『以毒攻毒。』其第二則可譯爲『好漢惜好漢，惺惺惜惺惺。』

二九　讀獄中七日記（九月七日）

讀奥斯本（Thomas Mott Osborne）之獄中七日記（Within Prison Walls, New York, 1914。）此君前年（一九一三）爲紐約省長擢爲監獄改良委員會會長，自投瓦盆省（Auburn）獄中與罪囚同居處操作飲食者凡七日。此其獄中日記也。

此君乃感情之人，英語所謂 Sentimentalist 是也。其所記多無病而呻之語，讀之令人生一種做作不自然之感。蓋以無罪之上官，自投囹圄，明知人不敢苛待，又明知七日之后可以復出，其所身受大似戲台上人之悲歡啼笑，宜其做作不自然也（其記黑獄一節尤可笑。）

然此君有一見解，爲今日監獄改良風動之一大主義，不可忽也。其見解之大旨曰：『推誠待囚，以養其自尊之心，而鼓勵其自治之能力。』所謂 Honor System 是也。此君今爲紐約省新新（Sing Sing）獄官，乃試行其平素所持見解，雖蒞事未久，功效未著，而其說殊有一試之價值也。

此君所持主義之大旨，可於下所引語中徵見之：

"And just as it was perfectly fair to judge of the right and wrong of slavery not by any question of the fair treatment of the majority of slaves, but by the hideous possibilities which frequently became no less hideous facts, so we must recognize, in dealing with our Prison System, that many really well-meaning men will operate a system in which the brutality of an officer goes unpunished, often in brutal manner.

"The reason of this is not far to seek—a reason which also obtained in the slave system. The most common and powerful impulse that drives an ordinary, well-meaning man to brutality is fear. Raise the cry of "Fir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many an excellent person will discard in the frantic moment every vestige of civilization."—p. 135.

"I know this place through and through. I know these men; I've studied 'em for years. And I tell you that the big majority of these fellows in here will be square with you if you give 'em a

chance. The trouble is, that they don't treat us on the level."
(*Jack*)—*p.* 155

此書所記瓦盆獄中生活，有可資考證者，記其大略如下：

獄中凡千四百囚，為紐約省二大獄之一。

囚犯工作，日得工值一分半錢，月可得四角錢。

獄室廣四尺，長七尺有半，高約七尺餘。

囚有過，則罰居黑獄，自一日至數日不等。

日程：

六時半：起牀。

七時：室門鎖脫，囚各攜便桶，列隊至一所，去桶中穢物，洗淨之，返室中，掃除己室。

八時：室門復啓，列隊入早餐。

八時半至十一時半：工作。工作畢，復返己室。

十二時：午餐。
一時：復工作。五時以後，返室道中經麵包庫，各取麵包一二塊歸室，以爲晚餐。
夜：室中各有電燈。九時：燈熄。
三餐：
（一）早餐　雀麥粥一盆，牛乳一碗，麵包二塊，咖啡一杯。
（二）午餐　咖啡一杯，湯一碗，麵包二塊，肉（或火腿或燉羊肉，）芋。
（三）晚餐　各携麵包二塊，歸室中食之。室門外架上置水一杯，或咖啡一杯，以爲晚餐飲料。
右所記獄中生涯，較之吾國獄中苦況，遠勝百倍，而此邦人士猶不滿意，汲汲謀所以改良之，此可見此邦人士慈善觀念之高也。
慈善觀念與社會之樂利互爲消長，此不可不知也。此邦人士有健全之政府，整肅之秩序，人民皆得安居樂業，故慈祥之心得以發達。於是有請廢死刑者矣，有謀監獄改良者矣，有

投身 Settlement Work 以謀增進苦力下級社會之樂利者矣。若在紛亂之國，法律無效力，政府不事事，人不安其生，工商不安其業，法令酷虐，盜賊叢生；則雖有慈善事業，亦必皆自私之圖，以爲市名之計，或爲積福之謀。行之者寡，而所行又鄙下不足道，慈善觀念云乎哉？此，無他，享樂利者無多，則爲他人謀樂利者益寡。己之首領且不保朝夕，誰復作廢死刑之想乎？無罪之良民尚憂饑寒，誰復興念及有罪之囚犯乎？國中志士奔走流亡，國中生民什九貧乏，誰復顧無告之貧民乎？

三〇　讀 The New Machiavelli（九月七日）

讀韋兒斯（Herbert George Wells）名著"The New Machiavelli"。

韋氏生一八六六年，今年四十九歲，爲當代文學鉅子之一。著書甚富；所著皆富於理想，不獨以文勝也。

The New Machiavelli 爲政治小說，讀之增益吾之英倫政界之知識不少。

書中頗多名言，撷其一二：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ectual modesty lies the growth of statesmanship. It has been chronic mistake of statecraft and all organizing spirits to attempt *immediately* to scheme and arrange and achieve. Priests, schools of thought, political schemers, leaders of men have alway slipped into the error of assuming that they can think out the whole—or at any rate completely think out definite parts—of the purpose and future of men, clearly and finally; they have set themselves to legislate and construct on that assumption, and experiencing the perplexing obduracy and evasions of reality, they have taken to dogma, persecution, training, pruning, secretive education; and all the stupidities of self-sufficient energy. In the passion of their good intentions they have not hesitated to conceal fact, suppress thought, crush disturbing initiatives and apparently detrimental desires......."

"He (the statesman) wants no longer to 'fix up,' as people say, human affairs, but to devote his forc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at needed intellectual life (the 'mental hinterland' both in 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race) without which all his shallow attempts at fixing up are futile. He ceases to build on the sands, and sets himself to gather foundations."

"You see, I began in my teens by wanting to plan and build cities and harbors for mankind; I ended in the middle thirties by desiring only to serve and increase a general process of thought, a process fearless, critical, real-spirited, that would in its own time give cities, harbors, air, happiness, everything at a scale and quality and in a light altogether beyond the match-striking imaginations of a contemporary mind."—PP. 306-8.

"Privilege and legal restrictions are not the only enemies of liberty. An uneducated, underbred, and underfed propertyless man is a man who has lost the possibility of liberty. There's no liberty worth a rap for him. A man who is swimming hopelessly for life wants nothing but the liberty to get out of the water; he'll give

every other liberty for it—until he get out."—p 253.

"On the basis of the accepted codes the jealous people are right, and the liberal-minded ones are playing with fire. If people are not to love, then they must be kept apart. If they are not to be kept apart, then we must prepare for an unprecedented toleration of lovers."

三一　『八角五分』桑福（九月八日）

下圖爲桑福君（Raymond P. Sanford），亦苦學生之一也。其人貧甚而多能，精食料之學（Dietetics），自配製食物飲料，期於養身而價賤，久之竟能以八角五分金支七日之食。好事者爭傳其事，遂徧國中，今相識尙稱之爲『八角五分桑福』。

君昨遇余於道上，欲攝余影，余笑拒之，以爲衣服不整，不當入畫，語未終而影已成，即上圖也。（圖删）

三二　送梅覲莊往哈佛大學詩（九月十七夜）

吾聞子墨子有言：『爲義譬若築牆然。能實壤者且實壤，能築者築，欣者欣。』（耕柱篇語。）畢云：『欣同掀，舉出也。』王說與此異。見劄記卷九第四則）吾曹謀國亦復爾，待舉之事何紛紛。所賴人各盡所職，未可責備於一人。同學少年識時務，爭言『大患弱與貧。吾儕治疾須對症，學以致用爲本根。但祝天生幾牛敦（Newton），還求千百客兒文（Kelvin），輔以無數愛迭孫（Edison），便教國庫富且殷，更無誰某婦無褌。（音昆，今之袴也。）乃練熊羆百萬軍，誰其帥之拿破崙。恢我土宇固我藩，百年奇辱一朝翻！』

凡此羣策豈不偉？有人所志不在此。卽如我友宣城梅，自言『但願作文士。舉世何妨學倍根（Bacon），我獨遠慕蕭士比（Shakespeare）。豈敢與俗殊酸鹹？人各有志勿相毀。』梅君少年好文史，近更摭拾及歐美。新來爲文頗諧詭，能令公怒令公喜。昨作檄討夫己氏，儻令見之魄應褫。又能虛心不自是，一藁十易猶未已。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之累反）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戡天差可

儗。梅生梅生毋自鄙。

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居東何時遊康可，(Concord 地名去哈佛大學不遠參觀劄記卷六第三〇則)爲我一弔愛謀生(Emerson)更弔霍桑(Hawthorne)與索虜(Thoreau)：此三子者皆崢嶸。應有『烟士披里純』(Inspiration，直譯有『神來』之義。梁任公以音譯之，又爲文論之，見飲冰室自由書)爲君奚囊增瓊英。

自跋

此詩凡三轉韻，其實有五轉。自首句至『學以致用爲本根』，間句用韻。自『但祝天生幾牛敦』至『百年奇辱一朝翻』，則句句用韻矣。自『凡此羣策豈不偉』至『人各有志勿相毀』，間句用韻。自『梅生少年』以下至第二『梅生梅生毋自鄙』，又每句用韻矣。末又轉入庚青韻作結，是第五轉也。

此詩凡用十一外國字：一爲抽象名，十爲本名。人或以爲病，其實此種詩不過是文

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前不必有古人，後或可詔來者，知我罪我，當於試驗之成敗定之耳。

此詩凡六十句，蓋四百二十字。生平作詩，此爲最長矣。

贈別叔永詩三百二十二字。

大雪放歌二百十字。

自殺篇二百六十字。

送許肇南歸國二百十字。

棄父行二百六十六字。

遊影菲兒瀑泉山三百八十字。

三三　論文字符號雜記三則（九月十八日）

（一）張子高來書言「『足下于「空對此月新圓」之「此」字下加逗。又春間來書，引稼軒詞，于「無人會登臨意」之「會」字下亦加逗。準意以爲此兩逗似皆可不必有。……

推足下之意，或以詞調至「此」「會」二字應有一頓。然準以爲詞調之頓與詞文之頓，宜分爲二事：詞調者，音樂之事也；詞文者，文字之事也。今所用之符號，文字之符號，非音樂之符號也。然耶？否耶？』

（二）胡明復言西人姓名字面長者，姓名之間當有以別之。明復欲用下法：

洛奇、倍根(Roger Bacon)

弗蘭西司、倍根(Francis Bacon)

約翰、（穆勒）密爾(John Stuart Mill)

詹姆斯、密爾(James Mill)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維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此法甚好，當從之。漢文中複姓，如浩生、不害，如慕容、垂，亦可用之。

（三）胡明復又以吾所用『分號』（◎）爲太觸目，較之『住號』（○）尤招人

注意，似宜改用△。適本用△，後以作字時△易與○混，故改用◎。明復之言亦有理，後當從之。

三四　叔永戲贈詩（九月十九日）

任生用胡生送梅生往哈佛大學句送胡生往科崙比亞大學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烟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爲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叔永自言吾上文所用句讀法乃失原意，當如下式：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索虜，與霍桑，『烟士披里純』，鞭笞一車鬼，爲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右叔永戲贈詩。知我乎？罪我乎？

自牛敦至『烟士披里純』皆一車鬼也。『鬼』者，如『洋鬼子』之鬼。『鞭笞』，猶言鍛鍊也。其說亦通。惟『烟士披里純』不當爲鬼耳。

三五　別矣綺色佳（九月廿一日）

九月二十日，遂去綺色佳。吾嘗謂綺色佳爲『第二故鄉，』今當別離，乃知綺之於我，雖第一故鄉又何以過之？吾去家十一年餘，今心中之故鄉但有模糊之溪山依稀之人面而已。老母，諸姊，一師，一友，此外別無所戀。（諸兄居里時少，故不及之。）而綺之溪壑師友，歷歷在心目中。此五年之歲月，在吾生爲最有關係之時代。其間所交朋友，所受待遇，所結人士，所得感遇，所得閱歷，所求學問，皆吾所自爲，與自外來之梓桑觀念不可同日而語。其影響於將來之行實，亦當較兒時閱歷更大。其尤可念者，則綺之人士初不以外人待余。余之於綺，雖無市民之關係，而得與聞其政事，俗尚，宗教，教育之得失，故余自視幾如綺之一分子矣。今當去此，能無戀戀？昔人桑下三宿尚且有情，況五年之久乎？

廿一日晨抵紐約，居佛納兒得館（Furnald Hall）。此爲科崙比亞大學三宿舍之一。所居室在五層樓上，下臨『廣衢』（Broadway），車聲轟轟，晝夜不絕，視舊居之『夜半飛泉作雨聲，』眞如隔世矣。

三六　依韻和叔永戲贈詩（九月廿一日）

昨夜車中戲和叔永再贈詩，却寄綺城諸友：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三七　有些漢字出於梵文（九月廿八日）

漢文中有幾許今所謂漢字者，千餘年前皆外國字。其自梵文來者尤多，偶舉一二如下：

佛　(Buddha)　舊譯浮圖，或佛陀。

僧　(Saṁgha)　舊譯僧伽，又譯桑渴耶。

禪　(Dhyâna)　舊譯第耶那，或持訶那，或禪那。

刼　(Kalpa)　舊譯刼波。

塔　(Dâgoba, Stupa, or thupa)　舊譯窣堵婆，或蘇鍮婆，或兜婆，或塔婆。

右五字今鮮有知為梵文者矣。又如：

袈裟　(Kachâya)　夜叉　(Yackcha)　剎那　(Kchaṇa)

亦已成漢字矣。

『鉢』字亦疑出梵文 Pâtra。舊譯波多羅，又譯鉢多羅，省曰鉢也。

凡此諸字，今有以之入詩者，雖極守舊者亦莫以爲異也，何獨至於『烟士披里純』而疑之？

『佛陀』今梵音成『布答』，豈『佛』古讀爲『不』，而『陀』古讀爲『多』？抑梵音已變而漢譯存其原音耶？自『佛』（F.）變爲『布』（B.），自『非』紐轉至『幫』紐，猶『飯』字閩人潮人讀爲『扮』也。自『陀』（T.）至『答』（D.），自『透』紐轉『定』紐也，猶吾徽人讀『但』爲『探』也。

『禪』字疑初譯時不讀如『市連切』，當時蓋讀如『單』字耳。適猶憶兒時讀小說，每讀『禪杖』爲『單杖』，豈兒時之我讀此字偶與古音合乎？

三八　古今圖書集成（十月一日）

科崙比亞大學有中國政府所贈之雍正三年刋竣之古今圖書集成一部（有雍正四年九月廿七日上諭）。此世界一大書也。原訂五千册，今合爲鉅册，成一千六百七十二册。共

一萬卷，合為六千一百零九部，總為三十二典，彙為六編。

	編		典	部數	卷數
一	厤象彙編	1	乾象	二一	一〇〇
		2	歲功	四三	一一六
		3	厤法	六	一四〇
		4	庶徵	五〇	一八八
二	方輿	5	坤輿	二一	一四〇
		6	職方	二二三	一五四四
		7	山川	四〇一	三二〇
		8	邊裔	五四二	一四〇
三	明倫	9	皇極	三一	三〇〇

編	典	部數	卷數
	10 宮闈	一五	一四〇
	11 官常	六五	八〇〇
	12 家範	三一	一一六
	13 交誼	三七	一二〇
	14 氏族	二六九四	六四〇
	15 人事	九七	一一二
	16 閨媛	一七	三七六
四 博物	17 藝術	四三	八二四
	18 神異	七〇	三二〇
	19 禽蟲	三一七	一九二
	20 草木	七〇〇	三〇〇
五 理學	21 經籍	六六	五〇〇

六 經濟

22	學行	九六	三〇〇
23	文學	四九	二六〇
24	字學	二四	一六〇
25	選舉	二九	一三六
26	銓衡	一二	一二〇
27	食貨	八三	三六〇
28	禮儀	七〇	三四八
29	樂律	四六	一三六
30	戎政	三〇	三〇〇
31	祥刑	二六	一八〇
32	考工	一五四	二五二
		六一〇九	一〇〇〇〇

據此間漢文教授夏德先生（Friedrich Hirth）告我：『此非雍正年原板，乃總理衙門所仿印也。據端午橋之言如此。』夏德先生又言：『雍正初板並不如後日上海圖書集成書局所出活板之精，以原板銅字不完，或有所闕，則假借他字以代之。而上海之板校對極精故也。』

滿清康熙雍正乾隆三帝，鼓勵文學，搜集文獻，刋刻類書鉅製，其功在天地，不可泯沒也。

三九　調和之害（十月一日）

與人言調和之害。調和者，苟且遷就之謂也。張亦農言：『凡人之情，自趨於遷就折衷一方面。有非常之人出，而後敢獨立直行，無所低徊瞻顧。如此，猶恐不能勝人性遷就苟且之趨勢。若吾輩自命狂狷者亦隨波逐流，則天下事安可爲耶？』此言甚痛，爲吾所欲言而不能言，故追記之。

四〇　相思（十月十三日）

自我與子別，於今十日耳。奈何十日間，兩夜夢及子？

前夜夢書來，謂無再見時。老母日就衰，未可遠別離。
昨夢君歸來，歡喜便同坐。語我故鄉事，故人頗思我。
吾乃澹蕩人，未知『愛』何似。古人說『相思』，毋乃頗類此？

四一　文字符號雜記二則（十月十五日）

（一）第十二種曰提要號（〰〰）　以浪線加於字或句之旁，以示文中着意注重之處：

（例一）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

此以示存天下與利天下之別也。

（例二）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義之所在者，曰界說。

此乃界說之界說，應提出以清眉目。

（注）其在印刷，則凡提要之處可以二法表示之：

（1）用隸體之字（如『科學』所用）

（2）用較大一號之字（如『大中華』所用）

（二）第十三種曰賞鑒號（。。。）以連圈加於所賞識之句之旁以表示之：

（例）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張叔夏詞）

（注一）賞鑒號惟吾國文字用之，他國所無也。今人多以之與提要號相混，故別之如此。

（注二）賞識之圈起於所賞識之句之第二字，如『國事今成遍體瘡，治頭治腳俱所急』其第一字不圈，以示一句之所由起也。

又按用連圈不如用～～～。（五年四月記）

四二　讀集說詮眞

天主教司鐸黃伯祿斐默氏輯

光緒己卯年上海慈母堂藏板

四冊　又提要一册　續編一册（庚辰）

此書蓋爲闢多神迷信之俗而作。蔣序曰：『黃君搜集羣書，細加抉擇，編年釋地，將數百年流俗之訛，不經之說，分條摭引，抒己見以申辨之。』是也。所引書籍至二百餘種之多，亦不可多得之作。今年余在科崙比亞大學藏書樓見之。其說處處爲耶教說法，其偏執處有可笑者。然搜討甚勤，又以其出於外人之手也，故記以褒之。

四三　聖域述聞中之孟子年譜

周烈王四年（西曆前三七二）四月二日，生於鄒。

三歲，父激卒，母仉氏育之。稍長，受業子思之門人。

顯王三十三年（西曆前三三六），年三十七，應聘至梁，見惠王。

四十三年（西曆前三二六），事齊宣王，爲上卿。

愼靚王四年（西曆前三一七），年五十六，母卒，自齊反魯。

六年，至齊，宣王以爲客卿。

赧王元年（西曆前三一四），致爲臣而歸。

二年，之宋，又之薛。

六年至滕，旋爲許行等所撓而歸。年六十餘矣。

二十六年（西曆前二八九）十一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

右年譜據聖域述聞。適按此年譜大不可信。古代史傳均不言孟子生死年月，而聖域述聞言之確鑿如此，何也？

晁公武讀書志曰：『按韓愈謂孟子爲其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趙岐也）。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夫死然後有謚。孟子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烈王六年，西曆前三七〇）至平公之卒（周赧王十八年，西曆前二九七），凡七十三年。孟子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

四四　印書原始

（一）東漢靈帝時，蔡邕校書東觀，奏定六經文字，而刻石於太學門外，是爲『石經』。

漢末，兵火無存。（通志略）

（二）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敕『廢像遺經，悉命雕板。』（事物原會）

（三）唐時書肆已有雕板字書小學印紙。（文獻通考）

（四）周世宗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宋史馮道傳）

（五）宋仁宗慶曆中，有布衣范昇者，爲活字板，用泥刻字，火燒令堅，印時，以鐵範置板上，而布字於其中。（事物原會）

（六）明時，有毘陵人用銅鉛爲活字。（事物原會）

四五　葉書山論中庸

兩般秋雨盦隨筆云：『葉書山庶子謂中庸非子思所作。其說云，僞託之書，罅隙有無心而發露者。孔孟皆山東人，論事俱就眼前指點。孔子曰：「曾謂泰山！」又曰：「泰山其頹！」孟子曰：「挾泰山。」又曰：「登泰山。」……就所居之地指所有之山，人之情也。漢都長安，華山在焉。中庸引稱華山，明明以長安之人指長安之山。』

四六　姚際恆論孝經

姚際恆古今僞書考論孝經：『漢志曰：「孝經，張禹傳之。」案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其三才章「夫孝，天之經」至「因地之義，」襲左傳子太叔述子產之言，惟易「禮」字爲「孝」字。聖治章「以順則逆」至「凶德，」襲左傳季文子對魯宣公之言；「君子則不然」以下，襲北宮文子論儀之言。事君章「進思盡忠」二語，襲左傳士貞子諫晉景公之言。左傳自張禹所傳後始漸行於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人之所爲也。勘其文義，絕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後儒以其言孝，特爲撮出因名以孝經耳。……』

四七　讀 "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

日人野口米次郎著 "The Spirit of Japanese Poetry" —— Yone Nogouchi，

吾友韋女士讀而喜之，以假余。此君工英文，其書文筆雅潔暢適，極可誦。然似太夸，讀之令人不快。

四八　論宋儒注經

趙甌北（翼）陔餘叢考論宋儒註經之謬，有可取之處，記其一二：

（一）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利固聖人所不言。至於命與仁，則論語中言仁者五十三條，言命者亦不一而足。此豈罕言者？蓋「與」當作「吾與點也」之「與」解。』

適按，此亦不必然。

（二）孟子去齊宿於晝。

邢凱坦齋通編謂晝當作畫。

（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倪思謂『正心』二字乃『忘』字之誤，謂『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重一『勿忘』字，文更有致。

適按：此說極有理。原讀『而勿正心勿忘』本不通，宋儒強為之說耳。惟適意

下『勿忘』二字，乃後人讀原鈔本者見『正心』二字之誤，故為改正，另書『勿忘』二字於原稿本之上。（或為眉書，或為夾注。）後又有轉鈔者，不知『勿忘』即改『勿正心』三字，故於『勿正心』之下又並收『勿忘』二字耳。此項訛誤，在西國考據學中名『旁收』（Incorporation of Marginalia），乃常見之誤也。

（四）馮婦搏虎章：

原讀『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周密癸辛雜識謂當如下讀法：

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

『士則之』以與下文『其為士者笑之』相對照也。

適按原讀非不可通，惟『則』字略不順耳。周讀法頗可喜。

袁枚隨園詩話亦載兩則：

民國四年十月

（一）蘇州袁鉞，號青溪，解論語『唯求則非邦也與』『唯赤則非邦也與』以爲皆夫子之言，非曾點問也。人以爲怪，不知何晏古注原本作此解。

適按何晏於此兩語並無注，惟邢昺疏作如此解。

（二）宋王旦恕試者解『當仁不讓於師』之師字作衆字解，以爲悖古，不知說本賈逵。

適按孔安國邢昺俱以師作師弟之師解，朱註蓋本此耳。

總之，宋儒注經，其謬誤之處固不少，然大率皆有所循。後人不知宋儒集註之功之大，徒知掇拾一二疵瑕以爲宋儒詬病，非君子忠厚存心之道也。

宋儒注經之功，非以之與漢注唐疏兩兩相比不能得其眞相。漢儒失之迂而謬，唐儒失之繁而奴。宋儒之迂，較之漢儒已爲遠勝，其荒謬之處亦較少。至於唐人之繁而無當（邢昺以百八十四字註『學而第一』四字，孔穎達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侯我於著乎而』三語。）及其不注經而注注之奴性，則宋儒所不爲也。

四九　爲朱熹辨誣

頃見陳蛻盦遺詩，有讀十五國詩偶及集註七絕句，錄其三首：

（一）取喻雎鳩因聚處，更無他義待推尋。『摯而有別』原非誤，負了鴛鴦鴻雁心。

（二）『此亦淫奔』只四字，莫須有獄較虛心。先生史續春秋後，一往閑情如許深！

（三）『見鰥夫而欲嫁之，』無題竟被後人知。錦瑟一篇空想像，何妨武斷學經師？

此亦寃枉朱元晦也。朱子註詩三百篇，較之毛傳鄭箋已爲遠勝。近人不讀書，拾人牙慧，便欲強入朱子以罪，眞可笑也。『摯而有別，』本之毛傳，鄭箋因之，並非朱子之言。『見鰥夫而欲嫁之，』亦本諸鄭箋。鄭箋原文爲『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朱子删其繁文，改爲『有寡婦見鰥夫……』耳。毛傳鄭箋乃並『此亦淫奔』四字

亦不敢道，其爲奴性，甚於宋儒，何啻伯什倍乎？今戲舉數例以實吾言：

（一）『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序謂：『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傳箋因之。

（二）『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序謂：『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傳箋因之。

（三）『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傳箋因之。

五〇　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十月卅日）

吾自識吾友韋女士以來，生平對於女子之見解爲之大變，對於男女交際之關係亦爲之大變。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爲國人造良妻賢母以爲家庭教育之預備，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種能自由能獨立之女子。國有能自由獨立

之女子，然後可以增進其國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蓋女子有一種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愛國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發揚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勢利用之。

五一　女子參政大遊街（十月三十日）

十月二十三日，紐約城及附近各地之女子選舉會，因紐約省選舉期近（十一月二日），女子參政一問題將於是日由全省公民投票公決，故舉行『女子參政大遊街』。『遊街』者，英文"Parade"，以其似吾國之遊街也，故以是譯之。

遊街之目的大率有二：一以宣示宗旨，一以鼓動觀聽。一言以蔽之，曰示衆而已，所謂登廣告是也。

是日之『女子參政大遊街』爲千古未有之大盛舉。與遊者男婦四萬餘人。余與張奚若立第五街上觀之，至三小時之久，猶未過盡。

是日遊街之最足動人者蓋有數事：

（一）秩序之整肅　數萬人之大隊非同小可，而乃能井然有條如此，勿謂此中

無人也。

（二）心理之莊嚴　與遊之人，固屬少年男女居多（西人四十以下皆爲少年），而中年以上之婦女亦不少。頭髮全白者亦有之。望之眞令人肅然起敬。

（三）女教習之多　中有一隊全屬紐約及附近之婦女教員，其數亦不知有幾千（美國中學以下教員多由女子充之）。此等婦女對於國家社會負何等責任，服何等勞役，而猶忍剝奪其公民之權耶？

（四）遊行者之堅忍耐苦　是日大風寒，其女子之持大幟者皆寸步與風相撐支，終無一人半途散去，其精神可敬也。

此次紐約女子選舉勝負未可知。本月十九日，鄰近之紐吉色省亦由公民投票定女子之當否參與政權，其結果則主張否定者多至五萬一千餘票，此省之女子選舉遂失敗，須再待二年始有第二次投票公決之機會。

紐吉色省乃美總統威爾遜氏之本省。威氏於前月宣言贊成本省婦女參政問題。選舉

期屆，復親回鄉投票。其內閣中人之屬於此省者亦皆宣言贊成此案。然此案卒未能通過。以一國元首之贊助，而不能使其鄉人附從之，此亦可見西方人士獨立思想之高，不輕易爲位高爵尊者所聳動也。

一夜，余在室中讀書，忽聞窗下笳聲。臨窗視之，乃一汽車，車中有婦女多人，蓋皆爲女子參政之活動者也。中有一女子執笳吹之，其聲悲壯動人。途人漸集車下。笳歇，中一女子宣言大學藏書樓前有街心演說會，招衆人往赴之。余遂往觀之。有男女數人相繼演說，亦都不惡。余忽見人叢中有杜威先生（Professor John Dewey），爲哥崙比亞大學哲學教長，而此邦哲學界第一人也。余初以爲先生或偶經此間耳，及演說畢，車門闢，先生乃登車，與諸女子參政會中人並駕而去，然後乃知先生蓋助之爲進行活動（Campaigning）者也。嗟夫，二十世紀之學者不當如是耶！

* * *

十一月二日，紐約省投票，結果反對女子參政者戰勝矣。然贊成者乃至五十萬人之多，

則雖敗猶足以豪也。（十一月三日）

藏暉室劄記卷十二

——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十一月廿五日至五年（一九一六）四月十七日——在哥崙比亞大學

一　許肇南來書（十一月廿五日）

許肇南自南京（十月廿三日）來書：

目下帝制運動極形活動。中華民國早變官國，其必有皇帝，宜也。時局危險，當局亦豈不知之？然愛國之心不敵其做皇帝與封侯拜相之癮，故演成現時怪狀。自我觀之，招牌換後，一二在朝賢者必皆退隱。剝極之時，內亂且生。然能復興否，殊未可必，以有日本乘我之危也。又値均勢打破之時，國命如何，正不忍言。在理，以吾國現在人心社會，若不亡國，亦非天理。吾人一息尙存，亦努力造因而已。欲揚眉吐氣，爲强國之民，吾輩曾元庶得享此幸福。某爲此言，非持悲觀主義。某以爲現在中國較前

實有進步特造孽太久，揆諸因果相尋之理，不易解脫耳。曾文正有言：『不問收穫，且問耕耘。』某至今猶服膺此語亦甚冀海外故人之『努力崇明德，隨時愛景光』也。

二　楊杏佛遺興詩（十一月廿五日）

『季報』第二年一號有杏佛遺興詩：

黃葉舞秋風，白雲自西去。落葉歸深澗，雲倦之何處？（適以爲末二句如改『落葉下深澗，雲倦歸何處？』當更佳。）

余極喜之，以爲杏佛年來所作詩當以此二十字爲最佳。

三　晚郵報論『將來之世界』（十一月廿五日）

十一月十日，紐約晚郵報有社論一篇，題曰『將來之世界』。其大意以爲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當由歐美兩洲人獨私有之。亞洲諸國爲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視之。其最要之語爲下錄兩節：

The state of mind against which the new spirit among the peoples in Asia protests is the one which sees the world as made up of two continents only, and which regards a world-settlement as any settlement that regulates matters in these two continents, with a minimum of cutting and trimming here and there in Africa and Asia to make the Western adjustment as smooth as may be. "We shall not falter or pause", said Mr. Asquith yesterday, "until we have secured for the smaller states of Europe their charter of independence, and for Europe itself final emancipation from a reign of force." But radical opinion in India fails to understand why a war fought in Asia as well as in Europe, and one in which the people of India are taking part, should leave Asia out of account in the settlement. There are Indian aspirations as well as Serb and Polish aspirations. Asia is part of the world. Unquestionably, the war will bring about a wider recognition of the true area of the globe, if only through the fact that it has brought together

on the battlefield a more extraordinary mingling of races than the Roman armies ever witnessed—from America, from Africa, from Australia, and from Asia, as well as from Europe.

It is still true that when we speak of the world-war and of the world as it will look after the war, we think almost exclusively of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What will happen to seven million Belgians, what will happen to less than five million Serbs, is a more entrancing question than what the war will do for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million people in India or nearly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million in China. Where India and China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y still figure as mere appendages to Western interests. Will Teuton or Allied influence in China be paramount after the war? How seriously are the German threats against British rule in India to be taken; in other words, will India belong to Great Britain or will it pass under Germanic influences? We admit that Asiatic problems have been brought into closer touch with Western pro-

blems, but when we speak of the great settlement after the war, the settlement of Asia hardly enters into the reckoning except as it may enter as an incidental factor in the rearrangement of affairs in Europe.

余與吾友鄭萊及韋女士皆久持此意。今見此邦一最有勢之日報創爲此論，吾輩之表同意可知也。余連日極忙，然不忍終默，乃於百忙中作一書寄晚郵報（書載十一月廿三日報）引申其意。此等孤掌之鳴，明知其無益，而不忍不爲也。

四　西人對句讀之重視（五年一月四日）

Punctilious Punctuation

Talking of the supreme importance of the comma, a correspondent states that Thomas Campbell once walked six miles to a printing office to have a comma in one of his poems changed into a semicolon. There is a remarkable resemblance between this and the story of Sir William Hamilton, Astronomer Royal of Ireland,

making a lengthy expedition to Dublin to have a semi-colon substituted for a colon.—[London Evening Standard].

此二則甚有趣。人之視句讀如是其重也！此與『吟成一個字，撚斷幾根髭，』同一精神，同一作用。

五　鄭萊論領袖（一月四日）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destined to become leaders of men. They think hard and work hard: that is the secret of leadership.

——Loy Chang

六　國事壞在姑息苟安（一月四日）

吾嘗以爲今日國事壞敗，不可收拾，決非剜肉補瘡所能收效。要須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努力造因，庶猶有死灰復然之一日。若事事爲目前小節細故所牽掣，事事但就目前設想，事事作敷衍了事得過且過之計，則大事終無一成耳。

吾國古諺曰，『死馬作活馬醫。』言明知其無望，而不忍決絕之，故盡心力而爲之是也。

吾欲易之曰，『活馬作死馬醫。』活馬雖有一息之倘存，不如斬釘截鐵，認作巳死，然後敢拔本清源，然後忍斬草除根。若以其倘活也而不忍痛治之，而不敢痛治之，則姑息苟安，終於必死而已矣。

七　錄舊作詩兩首（一月四日）

偶檢舊稿，得二詩，一未完，一巳完，均錄之。

生日（本擬作數詩此爲第一章。）

寒流凍不斷，積雪巳及膝。游子謝人事，閉戶作生日。我生廿三年，百年四去一。去日不可追，後來未容逸。頗慕蘧伯玉，內省知前失。執筆論功過，不獨以自述。（此廿三歲生日詩。）

秋

出門天地闊，悠然喜秋至。疏林發清響，衆葉作雨墜。山蹊罕人跡，積葉不見地。楓榆但餘枝，槎枒具高致。大橡百年老，敗葉剩三四。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意。舉世隨風

靡，獨汝益蒼翠。（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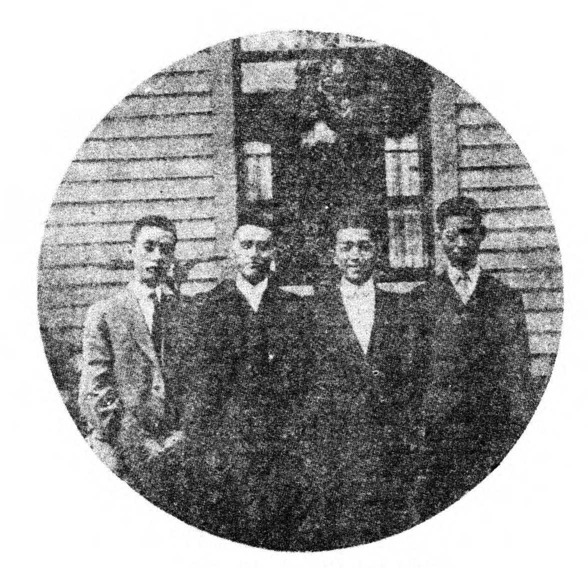
八　梅任楊胡合影（一月五日）

將去綺色佳時，杏佛以其攝影器爲造此圖。昨承其以一份見寄，爲附於此而記之。

九　秋聲　有序（一月九日）

上所錄一詩未完，今續成之而爲之序曰：

老子曰：『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此三寶也，吾於秋日疏林中盡見之。落葉，慈也。天寒水枯，根之所供，不能足萬葉之所求，故落葉。落葉所以存樹本也，故曰慈也。儉之德，吾於松柏見之。松柏所需水供至微，故能生山石間水土磽确之所，秋冬水絕，亦不虞匱乏，以其所取廉也。松柏不與羣卉爭妍，不與他木爭水土肥壤，而其處天行亦最優最適，不獨以其儉，亦以其能不爲天下先也。故曰，吾於秋林得老子三寶焉。乃詠歌之，不亦宜乎？



梅任楊胡合影

出門天地闊，悠然喜秋至。疏林發清響，衆葉作雨墜。山蹊罕人跡，積葉不見地。楓榆但餘枝，槎枒具高致。大橡百年老，敗葉剩三四。諸松傲秋霜，未始有衰態。舉世隨風靡，何汝獨蒼翠？

虬枝若有語，請代陳其意：『天寒地脈枯，萬木絕飲飼布根及一畝，所得大微細。本幹保已難，枝葉在當棄。脫葉以存本，休哉此高誼！吾曹松與柏，頗以儉自勵取諸天者廉，天亦不吾廢。故能老巖石，亦頗耐寒歲。全軀復全葉，不爲秋憔悴。』

拱手謝松籟，『與君勉斯志。』

一〇 Adler 先生語錄（一月十一日）

Spiritual relation is the criss-cross relation between persons. It is love. It is spending one's self on another and receiving in return the spiritualizing and uplifting effects of so-doing.（精神上的關係是人與人之間的參互交錯的關係。就是愛。就是把自己消費在一個別人的身上，而在如此做時，自己也得着鼓舞向上

的影響作酬報）

Moral oblization is not the externally imposed command; it is the necessity to act so as to bring out the best in the other person. (the beloved one, for example)（道德的責任並不是那外來的命令；只是必須要怎樣做才可以引出別人——例如所愛之人——的最好部分。）

You can only keep yourself alive and uplight by taking an interest in some other or alter.（只有對於別人發生興趣才可使自己常是活潑潑地，常是堂堂地。）

Live in vitally affecting others!（要生活在深刻地影響別人！）

So influence others as to make them cease to think cheaply of themselves.（要這樣影響別人：要使他們不再菲薄自己。）

一一 論『造新因』（一月十一日）（看下文『再論造因』）

It is true that I have much sympathy with the rebels. But I do not favor a present revolution. I have come to hold that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political decency and efficiency. Not that, as has been suggested, a monarchy is a necessary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that good government cannot be secured without certain necessary prerequisites. Those who hold that China needs a monarchy for internal consolidation and strength are just as foolish as those who hold that a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will work miracles. Neither a monarchy nor a republic will save China without what I call the "necessary prerequisities." It is our business to provide for these necessary prerequisites,—to "Create new Causes" (造因).

I am ready to go even farther than my monarchist friends. I would not even let a foreign conquest divert my determination to "Create new Causes." Not to say the petty changes of the present!

"Where I condenm my Monarchist friends is when they identify the present reactionary government with the country they love and with

the "honest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which we all desire.

Jan. 11, to C. W.

一二　讀章太炎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後（一月廿四夜）

讀此篇竟，記其重要之處如下：

若夫象形合音之別，優劣所在，未可質言。今者南至馬來，北抵蒙古，文字亦悉以合音成體，彼其文化豈有優於中國哉？合音之字，視而可識者，徒識其音，固不能知其義，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故俄人識字者，其比例猶視中國爲少。日本既識『假名』，亦竝粗知漢字。漢字象形，日本人識之，不以爲奇怪難了，是知國人能徧知文字與否，在强迫教育之有無，不在象形合音之別也。……

然言語文字者，所以爲別，聲繁則易別而爲優，聲簡則難別而爲劣。……

縱分『音紐』，自梵土『悉曇』而外，紐之繁富未有過於漢土者也。橫分『音韻』，梵韻復不若漢韻繁矣。……　昔自漢末三國之間始有反語，隋之切韻，以紐定聲，合

利神珙諸子綜合其音，參取梵文字母聲勢諸法分列八音。至今承用者，爲字母三十六而聲勢復在其外，以現有法言切韻也。今之韻部，著於脣音者，慮不能如舊韻之分明，然大較猶得二十。計紐及韻可得五十餘字，其視萬國新語之以二十八字母含孕諸聲者，繁簡相去，至懸遠也。……字母三十六者，本由華嚴四十二字增損而成。……以此三十六者按等區分，其音且逾數百，韻以四聲爲科，亦有八十餘音。二者幷兼，則音母幾將二百，然皆堅完獨立，非如日本五十『假名』刪之不過二十音也。甯有二十八字之體文遂足以窮其變乎？……

適按：太炎先生此論，可謂無的放矢矣。萬國新語之長處，正在其聲簡易通，且其語不廢尾紐，（紐有首尾之別。如英語 Sat，S爲首紐，T爲尾紐，A爲韻也。漢字尾紐今皆亡矣，獨鼻音N ng 二尾紐猶存耳。廣東之入聲尾紐猶多存者。其合口之鼻音M，則平上去三聲皆有之。故其辨『眞』『侵』『覃』『寒』若辨黑白也。）故雖二十八字而已足用。如『三』之與『山』，若尾紐全存時，則同一首紐而音猶可辨。（如粵音之以三爲Sam，以山爲 San，是

也。）今尾紐既僅存一半開之鼻音，則二字非有異紐爲首不能辨矣。（京津人辨此二字惟在首紐。）漢語紐音之繁，未必即其長處，特不得不繁耳。

雖然，輔漢文之深密，使易能易知者則有術矣。

（一）欲使速於疏寫，則人人當兼知章草。……文字宜分三品：題署碑版，則用小篆；雕刻冊籍，則用今隸；至於倉卒應急，取備事情，則直作草書可也。

（二）若欲易於察識，則當略知小篆，稍見本原。初識字時，宜教以五百四十部首。……凡兒童初引筆爲書，今隸方整，當體則難，小篆詘曲，成書反易。且『日』『月』『山』『水』諸文宛轉悉如其象，非若隸書之局就準繩，與形相失，當其知識初開，一見字形，乃如畫成其物，踊躍歡喜，等於熙游，其引導則易矣。

適按：此說與吾前作『文字教授法改良論』中所持說不期而合。

象形之與合音，前者易知其義，難知其音；後者易知其音，難知其義。……故象形與合音者，得失爲相庚。特隸書省變之文，部首已多殽亂，故五百四十小篆爲初教識

字之門矣

適按：此說尤與吾所持論若合符節。吾所為文（英文，在中城學生年會所讀）原文曰：

Every word, be it Chinese or European, has two elements: its sound and its meaning. An alphabetical language, like the English, gives you the sound or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 But you must get the meaning by sheer memory work......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in their original forms, you immediately perceive their pictorial likenesses. Bu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se pictur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 are pronounced as they are pronounced......

（三）若欲了解定音反語，既著音自可知。然世人不能以反語得音者，以用為反語之字非有素定。尚不能知反語之定音，何由知反語所切者之定音哉？若專用『見』『谿』以下三十六字，『東』『鍾』以下二百六字為反語，但得二百四十二字之音，則餘音自可覩矣。然此可為成人長者言之，以教兒童，猶苦繁冗。……

嘗定「紐文」爲三十六，「韻文」爲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徑省之形以代舊譜。……

紐文三十六

音	紐文	今隸	唐韻	舊母
喉音（深喉音）	丨	丨	古本切	見
	U	凵	口犯	溪
	ㄟ	及	巨立	羣
	ㄨ	乂	魚廢	疑
牙音（淺喉音）	一	一	於悉	影
	厂	厂	乎旱	曉

		舌頭音				舌上音				正齒音	
乙	𢎘	刀	土	大	乃	乇	屮	宁	女	勺	川
乙	𢎘	刀	土	大	乃	乇	屮	宁	女	勺	川
烏轄	乎感	都牢	它魯	徒蓋	奴亥	陟格	丑列	直呂	尼呂	之若	昌緣
喩	匣	端	透	定	泥	知	徹	澄	娘	照	穿

	古文	今字	反切	字母
齒頭音	士	士	鉏里	牀
	尸	尸	式脂	審
	十	十	是執	禪
	㔾	卪	子結	精
	七	七	親吉	清
	亼	亼	秦入	從
	厶	厶	息夷	心
	夕	夕	祥易	邪
重脣音	八	八	博拔	幫
	朩	朩	匹刄	滂
	白	白	旁陌	竝
	几	冖	莫狄	明

經典相承以私代之

輕脣音				半舌音	半齒音
匚	乀	丿	未	了	人
匸	乀	丿	未	了	入
府良	分勿	房密	無沸	盧鳥	人汁
非	敷	奉	微	來	日

經典相承以方代之

韻文二十二

韻文	今隸	唐韻	卽舊韻	今韻
工	工	古紅	東冬鍾	
肯	肯	苦江	江	
ひ	ㄥ肱	古薨	蒸登	

今	甘	丌	牛	丂	厶	虍	王	H	巾	云	回
今	甘	丌	牛	丂	厶	虍	王	H	巾	云	回
居音	古三	居之	語求	虎何	去魚	荒烏	雨方	古煢	居銀	王分	戶恢
侵	覃談凡銜嚴 欲作鹽添咸韻者點其字下	之 欲作咍韻者點其字下	幽尤	歌戈	魚	模	陽唐	耕清青	眞臻	諄文殷魂痕	灰微
			侯		虞			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乙	[illegible]	[illegible]
環	干	辛	幺	乙	禾	牙
亐關	苦寒	去虔	於堯	弋支	古兮	五加
元桓	寒刪山	先	宵肴豪	支 欲作佳皆韻者點其下	脂齊	麻
		仙	蕭			

適按：太炎先生所擬字母，其筆畫。則較舊表爲簡矣，然而有大疵二，小疵二：

（一）韻文惟[illegible]字是半無紐之韻，其餘皆有首紐，有首紐，則反音之時作箭之紐（反切之上一字爲箭，下爲標。）與作標之韻之紐相複。此舊譜之病，而太炎先生因之。

（二）韻文二十二字不敷用也。例如日字一母，而以反八韻之字，其必至紛亂可想。

此大疵二也。

（一）紐文中用有尾紐之字。有尾紐，則與作標之韻相混，而得音不易。舊譜之『穿』，今譜之『川』，皆其例也。

（二）譜中之篆文『乁』『㇏』及今隸『厶』『厶』，形似相混。

此小疵二也。

頃又見紐文之厂（乎旱切）與㔾（乎感切），既同用『乎』字作箭，則其爲同紐可知。今乃用爲二紐，可謂粗心矣。

總之，此譜之韻文全不可用，紐文亦有疵瑕。太炎之長在於辨紐，其短在於辨音太疏也。

一三　再論造因，寄許怡蓀書（一月廿五夜）

……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儻祖國有不能亡之資，

則祖國決不致亡。儻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爲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

……適以爲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爲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爲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儻以三年之艾爲迂遠而不爲，則終亦必亡而已矣。……（參看本卷第十一則）

一四　七絕之平仄（一月廿六日）

凡七言絕句之（仄（|平|（（⊄之句，第三字皆當用平聲。必不得已而用仄，則第五字當用平。例如：

笑問㊀客從㊀何處來

忽見㊀陌頭㊀楊柳色

日暮(漢)宮(傳)蠟燭

又凡七言絕句，每句之第三字皆以平聲爲佳；無論其爲（（｜｜（（ㄔ或爲｜｜（（｜｜ㄔ也。試檢唐詩三百首中之七絕五十餘首共二百餘句，其第三字用仄者不過二十餘句。如：

梨花(滿)地不開門（第六字平，故第五字不妨仄也。）

葡萄(美)酒夜光杯

此二十餘句之中，十之八皆｜｜（（｜｜ㄔ之句也。

一五　趙元任（一月廿六日）

每與人平論留美人物，輒推常州趙君元任爲第一。此君與余同爲賠款學生之第二次遣送來美者，畢業於康南耳，今居哈佛治哲學，物理，算數，皆精。以其餘力旁及語學，音樂，皆有所成就。其人深思好學，心細密而行篤實，和藹可親，以學以行，兩無其儔，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也。余以去冬十二月廿七日至康橋(Cambridge)居於其室。卅一日，將別，與君深談竟日，居



趙元任

康橋數日，以此日爲最樂矣。君現有志於中國語學。語學者(Philology)研求語言之通則，羣言之關係，及文言之歷史之學也。君之所專治尤在漢語音韻之學。其辨別字音細入微妙。以君具分析的心思，輔以科學的方術，宜其所得大異凡衆也。別時承君以小影相贈，附黏於此而識之。

一六　論教女兒之道（一月廿七日）

You wondered "What an Oriental must really and honestly think in his innermost heart—of some American Young ladies" (with regard to their unconventionalities)?......

It seems to me the whole matter is a question of consistency. One must choose either absolutism or liberalism, either treating woman as a puppet or as a free human being. One must either lock her up in a beautiful chamber, or one must set her really free.

Now, the American treatment of woman as I understand it, is supposed t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that woman is a free and ration

being. Can you trust her? Have you confidence in her ability to act freely and rationally, though at times unconventionally, when she is left in freedom? If you have no such trust in her, then the logical and proper thing will be to lock her up in her own chamber and never to allow her to go out of your sight. That is consistency. But if you have such confidence in her, then let her be really free. Let her do what she herself considers proper and reasonable to do. That's also consistency.

There is no middle ground between freedom and slavery. ....

And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what "the other people" think of us? Are we not just as good (if not better) judges of ourselves as they? And is not conventionality after all a man-made thing? Is not an intelligent man or woman greater than conventionality? The sabbath was made for man, and not man for the sabbath! How very true!..........

To Mrs. H. S. W. Jan. 27, 1916.

一七　美國銀幣上之刻文（一月廿七日）（此段是前函中之一段）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saw the American dollar and was graetly touched by the simple inscription on it: "In God we trust". It recalled to my mind all the precautionary methods of testing and guarding against counterfeit money in my own country,—and I was ashamed.

But after 6 years' time I have come to find fault with this inscription which then so greatly incited my admiration. A better inscription, I think, would be: "In Man we trust.

Jan. 27, 1916.

一八　和叔永題梅任楊胡合影詩（一月廿九日）

叔永近寄詩題梅任楊胡合影（影見本卷第八一八頁）其詩曰：

適之淹博杏佛逸，中有老梅挺奇姿。我似長庚隨日月，告人光曙欲來時。

余昨夜亦成一詩和之。

一

種花喜種梅，初不以其傲，欲其蘊積久，晚發絕衆妙。

二

種樹喜長楊（最喜挪威長楊，〔Norwegian Poplars〕紐約尤多。）非關瘦可憐。喜其奇勁枝，一一上指天。

三

亦愛吾友任古道照顏色。書來善自儗，『長庚隨日月。』人或嫌其謙，我獨謂其直。若曰『爲晨雞，一鳴天下白。』

四

我無三子長，亦未敢自菲。行文頗大膽，苦思欲到底。十字以自嘲，儻可示知己。

近來作詩頗同說話，自謂爲進境，而張先生甚不喜之，以爲『不像詩。』適雖不謂然，而未能有以折服其心，奈何？（寄叔永）

一九　讀音統一會公製字母（一月卅一日）

（原註：）作母用，取其雙聲。作韻用，取其疊韻。（用古雙聲疊韻。）

母音二十四

ㄍ　古外切，今讀若「格」，發聲務短促，下同。

ㄫ　五忽切，今讀若「我」。

ㄑ　苦泫切，古「畎」字，今讀若「欺」。

ㄉ　都勞切，今讀若「德」。

ㄋ　奴亥切，古「乃」字，今讀若「納」。

ㄆ　普木切，小擊也，今讀若「潑」。

ㄈ　府良切，今讀若「弗」。

ㄎ　苦誥切，今讀若「克」。

ㄐ　居尤切，延蔓也，今讀若「基」。

广　疑檢切，讀『醃』上聲，今讀若『膩』。

去　他骨切，同『突』，今讀『脫』。

勹　同『包』，今讀若『撥』。

冖　莫狄切，今讀若『墨』。

万　同『萬』，今讀若『物』。

卩　古『節』字，今讀若『子』。

厶　古『私』字，今讀『私』。

彳　丑亦切，今讀若『痴』。

厂　呼旰切，今讀若『黑』。

力　同『力』，今讀若『勒』。

ち　親吉切，今讀若『此』。

㞢　眞而切，今讀若『之』。

ㄕ　式之切，今讀若『尸』。

ㄖ　今讀若『入』。

ㄗ　古『下』字，今讀『希』。

介音三

ㄧ　於悉切，今讀若『衣』。

ㄨ　疑古切古『五』字，今讀若『烏』。

ㄩ　丘魚切，飯器也，今讀若『迂』。

韻十二

ㄚ　於加切，今讀若『阿』。

ㄟ　余支切，流也，今讀若『危』。

ㄡ　于救切，今讀若『嘔』。

ㄣ　古文『隱』字，今讀若『恩』。

ㄛ 『阿』本字，今讀若『痾。』

ㄞ 古『亥』字，今讀若『愛。』

ㄝ 羊者切，語巳辭，今讀『也』

ㄠ 於堯切，小也，今讀若『豪。』

ㄢ 乎感切，嘾也，今讀若『安。』

ㄥ 古『肱』字，今讀若『哼。』

ㄤ 烏光切，跛曲脛也，今讀若『昂。』

ㄦ 而鄰切，今讀若『兒。』

二〇 論革命（一月卅一日）

I do not condemn revolution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ey are necessary stag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But I do not favor premature revolutions, because they are usually wasteful and therefore unfruitful.

"When the fruit is ripe, it will fall", says a Chinese proverb. Premature plucking only injures the fruit.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I do not entertain much hope for the revolutions now going on in China, although I have deep sympathy for the Revolutionists.

Personally I prefer to build from the bottom up. I have come to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political decency and efficiency. The monarchists have no desire for political decency and efficiency. The Revolutionists desire them, but they want to attain them by a short-cut—by a revolution. My personal attitude is: "Come what may, let us educate the people. Let us lay a foundation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o build upon."

This is necessarily a very slow process, and mankind is impatient! But, so far as I can see, this slow process is the only process: it is requisite to revolutions as well as to evolutions."

To Professor H. S. Williams Jan., 31..

三　水調歌頭　壽曹懷之母（二月二日）

二哥書來爲曹懷之母七十壽辰徵詩，不得已，爲作一詞如下：

水調歌頭

頗憶昔人語，『七十古來稀。』古今中壽何限？此語是而非。七十年來辛苦，今日盈庭蘭玉，此福世眞希。鄉國稱閨範，萬里挹芳徽。　春氣暖，桃花豔，鱖魚肥，壺觴兒女稱壽，簫鼓舞萊衣。遙祝期頤壽耇，忽念小人有母，歸計十年違。繞屋百回走，游子未忘歸。

二二　與梅覲莊論文學改良（二月三日）

與覲莊書，論前所論『詩界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之意。略謂今日文學大病，在於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徒有鏗鏘之韻貌似之辭而已。今欲救此文勝之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覲莊書來用此語，謂 Prose diction 也）時不可避之。三者皆以質救文勝之敝也。

二三　『文之文字』與『詩之文字』（二月三日）

覲莊嘗以書來論『文之文字』與『詩之文字』截然爲兩途。『若僅移「文之文字」一於詩卽謂之革命，則不可，以其太易也。』此未達吾詩界革命之意也。吾所持論固不徒以『文之文字』入詩而已。然不避文之文字，自是吾論詩之一法。卽如吾贈叔永詩：『國事今成徧體瘡治頭治脚俱所急，』此中字字皆覲莊所謂『文之文字』也，然豈可謂非好詩耶？古詩如白香山之道州民李義山之韓碑杜少陵之自京赴奉先詠懷北征及新安吏諸詩，黃山谷之題蓮華寺，何一非用『文之文字？』又何一非用『詩之文字』耶？

二四　論譯書寄陳獨秀（二月三日）

……今日欲爲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譯事正未易言。儻不經意爲之，將令奇文瓌寶化爲糞壤，豈徒唐突西施而已乎？與其譯而失眞，不如不譯。此適所以自律而亦頗欲以律人者也。……

譯書須擇其與國人心理接近者先譯之，未容躐等也。貴報（青年雜誌）所載王爾德

之意中人（Oscar Wilde's "The Ideal Husband"）雖佳，然似非吾國今日士夫所能領會也。以適觀之，卽譯此書者尙未能領會是書佳處，況其他乎？而遽譯之，豈非寃枉王爾德耶？……

二五　叔永答余論改良文學書（二月十日）

……要之，無論詩文，皆當有質。有文無質，則成吾國近世萎靡腐朽之文學，吾人正當廓而淸之。然使以文學革命自命者，乃言之無文，欲其行遠，得乎？近來頗思吾國文學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無學。救之之法，當從績學入手，徒於文字形式上討論，無當也。……

二六　杏佛題胡梅任楊合影（二月十四日）

良會難再得，光畫永其迹。科學役化工，神韻傳黑白。適之開口笑，春風吹萬碧，似曰九洲寬，會當舒六翮。觀莊學莊重，莞爾神自奕。糠粃視名流，頗富匡時策。其旁㬇靈光，亦古亦蘊藉，欲笑故掩齒，老氣壓松柏。諸君皆時彥，終爲蒼生益。小子質魯鈍，于道一無獲。作詩但言志，爲文聊塞責。必欲道所似，願得比頑石。旣爲生公友，歲久當

瑩澤。

杏佛此詩大可壓倒叔永及適兩作。

二七　詩經言字解（二月廿四日）

嘗謂余自去國以來，韻文頗有進境，而散文則有退無進。偶檢舊稿，得辛亥所作詩經言字解讀之，自視決非今日所能爲也。去國以後之文，獨此篇可存，故以附於此而記之，以識吾衰退，用自警焉。

詩中言字凡百餘見。其作本義者，如『載笑載言』『人之多言』『無信人之言』之類，固可不論。此外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言采之』『陟彼南山，言采其蕨』之類，毛傳鄭箋皆云『言，我也。』宋儒集傳則皆略而不言。今按以言作我，他無所聞，惟爾雅釋詁文『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也。』唐人疏詩，惟云『言我釋詁文』，而郭景純注爾雅，亦衹稱『言我見詩』。以傳箋證爾雅，以爾雅證傳箋，其間是非得失，殊未易言。然爾雅非可據之書也。其書殆出於漢儒之手，如方言急

就之流。蓋說經之家，纂集博士解詁，取便檢點，後人綴輯舊文，遞相增益，遂傅會古爾雅謂出於周孔，成於子夏耳。今觀爾雅一書，其釋經者居其泰半，其說或合於毛，或合於鄭，或合於何休孔安國，似爾雅實成於說經之家，而非說經之家引据爾雅也。鄙意以爲爾雅既不足據，則研經者宜從經入手，以經解經，參考互證，可得其大旨。此西儒歸納論理之法也。今尋繹詩三百篇中言字，可得三說，如左：

（一）言字是一種挈合詞，（嚴譯）又名連字，（馬建忠所定名）其用與『而』字相似。按詩中言字，大抵皆位於二動詞之間，如『受言藏之，』受與藏皆動詞也。『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陟與采皆動詞也。『還車言邁，』還與邁皆動詞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得與樹皆動詞也。『驅馬悠悠言至於漕，』驅至皆動詞也。『靜言思之，』靜安也，與思皆動詞也。『願言思伯，』願，鄭箋念也，則亦動詞也。據以上諸例，則言字是一種挈合之詞，其用與而字相同，蓋皆用以過遞先後兩動詞者也。例如論語『詠而歸，』莊子『怒而飛，』皆位二動詞之間，與上引諸言字無

異。今試以而字代言字，則『受而藏之，』『駕而出遊，』『陟彼南山而采其蕨，』『焉得諼草而樹之背，』皆文從字順，易如破竹矣。

若以言作我解，則何不云『言受藏之，』而必云『受言藏之』乎？何不云『言陟南山，』『言駕出遊，』而必以言字倒置於動詞之下乎？漢文通例，凡動詞皆位於主名之後，如『王命南仲，』『胡然我念之，』王與我皆主名，皆位於動詞之前，是也。若以我字位於動詞之下，則是受事之名而非主名矣，如『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此諸我字皆位於動詞之後者也。若移而置之於動詞之前，則其意大異，失其本義矣。今試再舉彤弓證之。『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我有嘉賓之我，是主名，故在有字之前。若言字亦作我解，則亦當位於受字之前矣。且此二我字，同是主名，作詩者又何必用一言一我，故為區別哉？據此可知言與我，一為代名詞，一為挈合詞，本截然二物，不能強同也。

（二）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與而字，似同而實異。乃字是一種狀字，（馬氏文通

用以狀動作之時。如『乃寢乃興，乃占我夢，』『乃生男子，』此等乃字，其用與然後二字同意。詩中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皆乃字也。猶言乃告師氏，乃告而歸耳。又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言字皆作乃字解。又如『薄言采之，』『薄言往愬，』『薄言還歸，』『薄言追之，』等句，尤爲明顯。凡薄言之薄，皆作甫字解。鄭箋：甫也始也是矣。今以乃代言字，則乃始采之，乃甫往愬，乃甫還歸，乃始追之，豈不甚明乎？又如秦風『言念君子，』謂詩人見兵車之盛，乃思念君子。若作我解，則下文又有『胡然我念之，』又作我矣。可見二字本不同義也。且以言作乃，層次井然。如作我，則興味索然矣。又如氓之詩『言既遂矣，』謂乃既遂意矣，意本甚明。鄭氏强以言作我，乃以遂作久，强爲牽合，殊可笑也。

（三）言字有時亦作代名之『之』字。凡之字作代名時，皆爲受事。（馬氏文通）如『經之營之，庶民攻之，』是也。言字作之解，如易之師卦云『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利執言，利執之也。詩中殊不多見。如終風篇『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箋皆

作我解，非也。上言字宜作而字解，下言字則作之字解，猶言寤而不寐，思之則嚏也。又如巷伯篇「捷捷幡幡，謀欲譖言。」上文有「謀欲譖人」之句，以是推之，則此言字亦作之字解，用以代人字也。

以上三說，除第三說尚未能自信，其他二說，則自信爲不易之論也。抑吾又不能已於言者，三百篇中，如式字，孔字，斯字，載字，其用法皆與尋常迥異。暇日當一探討，爲作新箋今詁。此爲以新文法讀吾國舊籍之起點。區區之私，以爲吾國文典之不講久矣，然吾國佳文，實無不循守一種無形之文法者。馬眉叔以畢生精力著文通，引据經史，極博而精，以證中國未嘗無文法。而馬氏早世，其書雖行世，而讀之者絕鮮。此千古絕作，遂無嗣音。其事滋可哀歎。然今日現存之語言，獨吾國人不講文典耳。以近日趨勢言之，似吾國文法之學，決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統系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然此學非一人之力所能提倡，亦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收效。是在今日吾國青年之通曉歐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

審思明辨，以成一成文之法，俾後之學子能以文法讀書，以文法作文，則神州之古學庶有昌大之一日。若不此之圖，而猶墨守舊法，斤斤於漢宋之異同，師說之眞僞，則吾生有涯，臣精且竭，但成破碎支離之腐儒，而上下四千年之文明將沉淪以盡矣。

二八　美國初期的政府的基礎（二月廿九日）

Alexander Hamilton knew "The government could not stand if its sole basis was the platonic support of genial well-wishers. He knew that it had been created in response to interested demands and not out of any fine-spun theor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Charles Beard.

二九　家書中三個噩耗（二月廿九日）

得吾母一月十三日書，言大姊大哥於十一月二日三日先後死去。（大哥死於漢口，身

後蕭條，慘不忍聞。）吾家骨肉凋零盡矣！獨二哥與余猶飄泊天涯一事無成耳！

吾於兄弟姊妹中最愛大姊。吾母常言：『吾家最大憾事在大菊之非男兒。』使大姊與大哥易地而處，則吾家決不致敗壞至於今日之極也。

大哥一生糊塗，老來途窮，始有悔意，然已來不及矣。大哥年來大苦，生未必較死樂也。

十年去家，遂與骨肉永訣，欲哭無淚，欲訴無所，出門惘惘不知何適。嗚呼哀哉！

吾母書中又言冬秀之母呂夫人亦於一月七日病死，瀕死猶以婚嫁未了為遺憾。

甲辰之春，余始識夫人於外婆家，於今十餘年矣。游子久客，遂令夫人抱憾以歿，余不得辭其責也。

三〇 伊麗鶚論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訓練（三月六日）

Advocating the training of children in the uses of their senses, that they may develop as keen a perception as that of the practitioner in medicine, Dr. Charles W. Eliot, President Emeritus of

Harvard College, in a pamphlet which will shortly be issued by the General Education Board calls attention to certain defects in our present educational methods.

"In respect to the training of their senses," says Dr. Eliot, "the children of well-to-do parents nowadays are often worse off than the children of the poor, because they are not called upon to perform services in the household or on the farm which give practice in accurate observation and manual dexterity. The train-in of the senses should always have been a prime object in human education.

"The kind of education the modern world has inherited from ancient times was based chiefly on literature. As a result the programs of secondary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otted only an insignificant portion of school time to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erceptive power through music and drawing, and, until lately, boys and girls in secondary schools did not have their attention directed

to the fine arts by any outsider or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That medicine and surgery have attained their remarkable progress in the last twenty-five years Dr. Eliot attributes to the training which the practitioner receives in accurate diagnosis, and its consequent high development of the perceptive faculties. Similar training in other branches of education Dr. Eliot believes to be of prime importance for the coming generation.

"The changes which ought to be made immediately in the programs of American secondary schools, in order to correct the glaring deficiencies in the programs," he says, "are, chiefly: The introdution of more hand, ear, and eye work, such as drawing, carpentry, turning, music, sewing, and cooking, and the giving of much time to the sciences of observation. These sciences should be taught in the most concrete manner possible—that is, in laboratories, with ample experimenting done by the individual pupil with his own eyes and hands, and in the field, through the pupil's own

observation, guided by expert leaders"

上所記伊麗鴞校長之言，余讀之深有所感矣。吾國舊教育之大病，在於放棄官能之教練，誦讀習字之外他無所授。猶憶余幼時酷嗜畫人像，然既無師資，又無範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說之繪像而已。不獨此也，卽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爲塾師所見，大遭詬責，桌屜中所有繪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爲矣。音樂則更無機會可學。猶憶一年里中秋賽，應有童子崑腔樂隊，翰香叔欲令余與列其中，後家人以爲吾家子弟不應學吹彈與『子弟』（俗謂優伶爲『子弟』）爲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爲憾事。吾不知果有繪畫與音樂之天資否。然卽令有之，經此二十年之壓抑挫折，更能餘幾何乎？後之言教育改良者當知所從事矣。

余幼時酷嗜小說，家人禁抑甚力。然所讀小說尙不少。後來之文學觀念未必非小說之功。此種興趣所以未爲家人塾師之阻力所摧殘者，蓋有二因：一以小說易得。余以一童子處於窮鄉，乃能得讀四五十種小說，其易求可見。二則以有近仁之助力。近仁與余每以所得小說互傳觀之，又各作一手摺記所讀小說，每相見，輒互稽所讀多寡以相夸焉。

然以家人干涉之故，所讀小說皆偷讀者也。其流毒所及蓋有二害，終身不能挽救也。一則所得小說良莠不齊，中多淫書，如肉蒲團之類，害余不淺。儻家人不以小說爲禁物而善爲選擇，則此害可免矣。二則余常於夜深人靜後偷讀小說，其石印小字之書傷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響。

敎育之宗旨在發展人身所固有之材性。目之於視，耳之於聽，口之於言，聲之於歌，手之於衆技，其爲天賦不可放廢之材性一也。豈可一概視爲小道而聽其荒蕪殘廢哉？敎育之方法首在鼓舞兒童之興趣，今乃摧殘其興趣，禁之罰之，不令發生，不可謂非千古一大謬哉！

三一　澤田吾一來談（三月十九日）

今晨忽聞叩門聲，納之，乃一日人，自言名澤田吾一，乃東京商業學校敎員，在此治化學。其人蒼老，似五十許人，手持一紙，上書白香山詩：『老來尤委命，安處卽爲鄉』二句，來問余『安處』之安係主觀的安，還是客觀的安。不意紐約俗塵中尙有如此雅人也。

澤田君言，余治哲學，過日本時嘗訪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嘗爲京都大學文學院長。其人乃『眞哲學家』，藏漢籍尤富，今以病居東京。

君又言治日文之難，如主詞之後應用『ハ』或『ガ』，此兩字非十年之功辨不清也。

三二　往訪澤田吾一（三月廿六日）

夜訪澤田吾一君於其室，談甚歡。君囑余寫一詩示之，因書七年前舊作秋柳一絕與之。其詩曰。

但見蕭颼萬木摧，尙餘垂柳拂人來。詞人漫說柔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

澤田君言日本有諺語云：

柳ノ枝雪ニ折無シ。（雪壓不斷楊柳條。）

與吾詩意正同。余大喜，因記之。

三三　吾國古籍中之烏託邦（三月廿九日）

吾曩謂吾國人未嘗有精心結構之烏託邦，以視西人柏拉圖之共和國，穆爾之烏託邦，

有愧色矣。今始知吾此說之大謬不然也。吾國之烏託邦正復不遜西人今試舉二者以實吾言。

第一，管子乃絕妙之烏託邦也。管仲之霸業，古人皆艷稱之然其所行政策，左傳絕無一語及之。今所傳其『作內政以寄軍令』及『官山海』（鹽鐵官有）諸制，皆僅見管子之書，（國語所載全同小匡篇。蓋後人取管子之文以爲齊語耳。）疑未必眞爲管仲所嘗行者也。以適觀之，其書蓋後人僞託管子以爲烏託邦，近人所謂『託古改制』者是也（說詳余所作讀管子上下。）然其政治思想何其卓絕（法治主義，）而其經濟政策何其周密也。後人如國語之作者，（不知何人，然決非左氏也。）如司馬遷，不知管子之爲僞書，乃以烏託邦爲眞境，豈非大可笑乎？

第二，周禮乃世間最奇闢之烏託邦之一也。此書不知何人所作，然決非『周公致太平之迹』也。周禮在漢世，至劉向父子校書始得著錄。其時諸儒共排以爲非。林孝存（亦作臨孝存，名碩）至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何休之言近似矣，要之，此書

乃戰國時人『託古改制』者之作。他日當詳考諸書，爲文論之。然其結構之精密，理想之卓絕，眞足壓倒一切矣。

三四　柳子厚（三月廿九日）

吾國人讀書無歷史觀念，無批評指摘之眼光。千古以來，其眞足稱『高等考據家』者（西方考據之學約有二端：其尋章摘句，校訛補闕者，曰校勘家〔Textual criticism〕。其發奸摘伏，定作者姓氏，及著書年月，論書之眞僞，文中之竄易者，謂之高等考據家〔Higher criticism〕。）唯柳子厚一人耳。如王制一書，漢人盧植明言『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見注疏），而後人猶復以爲周制（如馬氏繹史），抑何愚也！

三五　劉田海（四月五日）

西人之治漢學者，名 Sinologists or Sinologues。其用功甚苦，而成効殊微。然其人多不爲吾國古代成見陋說所拘束，故其所著書往往有啓發吾人思想之處，不可一筆抹煞也。今日吾國人能以中文著書立說者尚不多見，即有之，亦無餘力及於國外。然此學（Sino-

logy）終須吾國人爲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漢學家之有種種艱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

頃遇一劉田海君，字瀛東，其人爲劉錫鴻星使之子，足跡遍天下，搜集東西古籍甚富，專治歷史的地理學頗精，其治學方術近於西洋之 Sinologue。

三六　叔永詩（四月五日追記）

叔永寄二詩：

送雪

長冬沍窮陰，數月雪封地。贈我粉本圖，謝君瓊瑤意。幾日春風囘，送汝將遠逝。（原文五六句與三四句互易）

雪答

今年與君居，（原文居作期）不謂時當久。修短共乘化，別離亦何有。更作飛泉聲，入君夢裏吼。

適去綺色佳時贈叔永詩有『此邦鄭傳疾無比，月月詩筒未應絕』之句。別後叔永寄詩無數，而適來此後作詩甚少，視叔永有媿色矣。

三七　憶綺色佳（四月五日）

前月有憶綺色佳一絕，以其不佳，故不留稿。今記叔永『更作飛泉聲入君夢裏吼，』之句，復憶前詩，因寫於此，以存一時鴻爪云爾。

別後湖山無恙否？幾番遊子夢中回。街心車作雷聲過，也化驚湍入夢來。

三八　吾國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四月五夜）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韻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爲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爲五言七言古詩，二大革命也。賦之變爲無韻之駢文，三大革命也。古詩之變爲律詩，四大革命也。詩之變爲詞，五大革命也。詞之變爲曲，爲劇本，六大革命也。何獨於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

文亦遭幾許革命矣。孔子以前無論矣。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議論如墨翟

孟軻韓非，說理如公孫龍荀卿莊周，記事如左氏司馬遷，皆不朽之文也。六朝之文亦有絕妙之作，如吾所記沈休文范縝形神之辯，及何晏王弼諸人說理之作，都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講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駢儷纖巧之習。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學革命鉅子不僅韓氏一人，初唐之小說家皆革命功臣也。（詩中如李杜韓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爲散文正宗，然宋人談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適於用，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以俚語說理記事。今舉數例如下：

（大程子）到恍然神悟處，不是智力求底道理，學者安能免得不用力？

百理具在，平鋪放着。幾時道『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些孝道多？元來依舊。

（二程子）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

（朱子）知得如此，是病；卽便不如此，是藥。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於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

（陸子）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善學者如關津，不許胡亂放過人。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沉埋在卑陋凡下處。

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却無向來亹亹之意。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膽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

自立自重，不可隨人脚跟，學人言語。

凡此諸例，皆足示語錄體之用。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今舉水滸傳

西游記中語數則，以示其與語錄體之關係。

水滸

武松劈手（把殘酒）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子，休要恁地不識廉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帶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儻有些風吹草動，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拳頭却不認得嫂嫂！再來休要恁地！』（二十三回）

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六十二回）

西游

行者笑道：『師父，你原來不曉得我有幾個草頭方兒能治大病，管情醫得他好便了。就是醫死了，也只問個「庸醫殺人」罪名，也不該死，你怕怎的？』（六十八回）

那大聖坐在石崖上罵道：『你這饢糠的夯貨！你去便罷了，怎麼罵我？』八戒跪在地下道：『哥呵！我不曾罵你。若罵你，就嚼了舌頭根。』行者道：『你怎麼瞞得過我？我這左耳往上一扯，曉得三十三天人說話；我這右耳往下一扯，曉得十代閻王與判官算帳。你罵我豈不聽見？』叫『小的們，選大棍來！先打二十個見面孤拐，再打二十個背花，然後等我使鐵棒與他送行！』（三十一回）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峯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爲之。其時吾國眞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儻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卽天演進化之迹。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卽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刼，不受明初七子諸文人復古之刼，則吾國之文學必已爲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爲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Dante）之創意大利文，卻叟（Chaucer）諸人之創英吉利文，馬丁路得（Martin Luther）之創德意志文，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

喘，以至於今日。今日之文學，獨我佛山人（吳趼人）南亭亭長（李伯元）洪都百鍊生諸公之小說可稱『活文學』耳。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

三九　李清照與蔣捷之聲聲慢詞（四月七日）

聲聲慢兩闋：

（一）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杯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二）蔣捷

黃花深巷，紅葉低窗，淒涼一片秋聲。豆雨聲來，中間夾帶風聲。疏疏二十五點，麗譙門不鎖更聲。故人遠，問誰搖玉珮，——簷低鈴聲。　彩角聲吹月墮，漸連營馬動，四

起笳聲，閃爍隣燈燈前尚有砧聲。知他訴愁到曉，碎噥噥多少蛩聲！訴未了，把一半分與雁聲。

此兩詞皆『文學』的實地試驗也。易安詞連用七疊字作起，後復用兩疊字，讀之如聞泣聲。竹山之詞乃『無韻之韻文』，全篇凡用十聲字以寫九種聲，皆秋聲也。讀之乃不覺其爲無韻之詞，可謂爲吾國無韻韻文之第一次試驗功成矣。

無韻之韻文(Blank Verse)謂之起於竹山之詞或未當；六朝唐駢文之無韻者皆無韻之韻文也；惟但可謂之『無韻之文』，或謂之『文體之詩』(Prose Poetry)，非『無韻之詩』也。若佛典之偈頌，則眞無韻詩矣。

四〇　胡紹庭病逝（四月八日）

得怡蓀及孟鄒來書，驚悉胡紹庭病死北京。嗟夫，二十年造一人才，而乃以委土壤如此，眞可浩歎！

紹庭，吾績人，名祖烈，後改名平。初娶怡蓀之妹，早死。復聘程樂亭之妹，不知已娶否。

四一　寫定讀管子上下兩篇（四月八夜）

上篇論管子非管子自作，乃戰國末年治調和之道家學者所作，而託於管子以自重耳。證據如下：

（一）書中記管子死後事實，如西施，吳王好劍，楚王好細腰之類。

（二）書中立政篇攻墨子寢兵兼愛之說。

（三）書中學說乃合名法陰陽諸家之言而成一調和之道家，即韓非司馬談所謂道家也。

下篇乃駁梁任公『管子』中語。

第一，太史公所言嘗見管子諸篇不足爲據。

第二，管子書中學說乃周末最後之產兒，決非管子時代所能發生。

第三，梁氏所謂『十之六七爲原文，十之三四爲後人增益』其說殊無所據。與其臆測，何如甯缺無濫？

下篇頗多要緊之意見久不作規矩文字，殊苦有意思而不能暢達也。

四二　評梁任公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四月十三日記完）

梁任公著『管子』（宣統元年，）其論管子書中之法治主義及其經濟政策，皆有可取之處。惟梁先生以此諸項爲管子所嘗實行，所嘗著述，此則根本錯誤，不容不辨。

書末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有足取者，節錄一二，以備參考。

法之起因（二章）

（一）儒家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於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以起也。故禮者，養也。（荀子禮論；參看王制富國二篇。）

（二）墨家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明夫天下之亂，生於無政長。（適按：此近於霍布士之說。）是故，

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惟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

（三）法家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於是智者詐愚，强者陵弱。……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爲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管子君臣下）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衆，而以別險爲務，則有亂。當此之時，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適按：此近於洛克之說。）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日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利爲道，而賢者以相出爲務。民衆而無制，久而相出爲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爲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旣立其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商君書開塞；參看君臣篇。）

參看漢書刑法志

法字之語源

法　（說文：）『灋，荆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

『解廌，獸也，似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者。』

（釋名：）『法，逼也。莫不欲從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

（爾雅釋詁：）『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恆，律，戛，職，秩，常也。』『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

刑　（說文：）『灋，荆也。』而刀部有刑字，無荆字。

『刑，剄也。剄，刑也。』

『型，鑄器之法也。』

刑又與形通。左傳引詩『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註云，『形同刑，程量其力之所能爲而不過也。』

易井卦，『改邑不改井。』王注曰，『井以不變爲德者也。』故刑從井。從刂者，刀以解剖條理。

（梁）刑也者，以人力制定一有秩序而不變之形式，可以爲事物之模範及程量者也。

律 （說文）：『均布也。』段注云：『律者，所以笵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

桂馥義證云：『均布也者，義當是均也布也。樂記：「樂所以立均。」尹文子大道篇：「以律均清濁。」鶡冠子：「五聲不同均。」周語：「律所以立均出度也。」』

（梁）……蓋吾國科學發達最古者莫如樂律。史記律書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爲萬事根本焉。』……漢書律曆志云：『夫律者，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然則律也者，可謂一切事物之總標準也。

（爾雅釋言）『律，遹，述也。』（釋詁）『遹，遵，率，循也。』（參看上所引釋詁文。）

（下略）

法之觀念（舊學派）

（1）儒家

（一）有自然法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以上皆見易繫辭）

（梁）歐西之言自然法者分二宗：有爲之主宰者，有莫爲之主宰者。儒家之自然

法，則謂有主宰者也。

（易繫辭）天垂象，聖人則之。

（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敍。

（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

（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二）惟知自然法者爲能立法。

（三）惟聖人爲能知自然法。

（四）故惟聖人爲能立法。

（易）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易）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

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適按此中庸之邏輯。此種邏輯大似笛卡兒。）

（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梁）儒家……研究支配人類之自然法，亦常置重於人類心理。孟子所謂『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其此論又未嘗不與『自然法本天』之觀念相一貫。蓋謂人心所同然者受之於天，故人心所同然，卽天之代表也。

梁氏此論似矣，而未明『自然法』與『理法』（或性法）交承授受之關係。自然法(Law of nature, or Natural law) 乃最初之學說，易繫辭所云是也。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乃是由天然法進而爲性法過渡之階級。至孟子而此說乃大明。孟子曰，『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參看上所引中庸『惟天下至誠』一章。）則純然性法（Law of-Reason)矣。孟子又曰，『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旣

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又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此則以規矩方員與『先王之道』皆爲竭人力所成，則皆人定法也。自然法云乎哉？其說雖與孔子繫辭之說微有淵源之關係，而孟子之說爲進化矣。

儒家認人民之公意與天意有二位一體之關係。……蓋謂民意者，天意之現於實者也。……故人民公意者，立法者所當以爲標準也。……故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夫人民公意，於何見之？則儒家……以爲……人民之眞公意，惟聖人爲能知之，而他則不能也。……故惟聖人宜爲立法者也。故（儒家與十七八世紀歐洲學者）同主張人民公意說，而一則言主權在民，一則言主權在君，其觀察點之異在此而已。

儒家言最近民權者莫如孟子。孟子對萬章『堯以天下與舜』之問兩章，其所論主權

皆在民，故引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固嘗謂聖人為人倫之至矣。然彼不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乎？又不曰『堯舜與人同』乎？故謂儒家皆言主權在君，殊不盡然。孟子直稱桀紂為獨夫。又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其言昭著，不容掩蔽也。

『主權在民』與『立法權在民』，非一事也。孟子主張主權在民者也，而未嘗言立法權在民，此間有歷史上關繫，不可遽責古人。蓋吾國前此本無國民立法之制。其在歐洲，則敎會之大會議（Council）法之總會議（États-Généraux 始於一三〇二年），英之巴力門，皆國民立法機關之先聲。更先於此，則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尤古矣，歐洲十七八世紀之學者惟有所取法，有所觀鑑，故國民立法之說大昌。吾國言民權者如孟子，惟無所取法，故其於民主立法之說寂然無聞。吾輩有歷史觀念者未可遂厚非古人也。

孟子言民權必稱堯舜，猶孟德斯鳩之稱英倫，盧梭之稱羅馬瑞士也。此可見歷史成例之重要矣。

儒家中惟荀子之說微有異同。（適按：此亦不然。孟子之說豈無異同乎？）荀子不

認有自然法者也，……而惟以人定法爲歸。

（性惡篇）……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化之。

荀子以性爲惡，自不得復認有自然法。……荀子者，謂支配社會之良法恆反於自然者也。故其言正不正之標準，不以天，而惟以聖人。

（性惡篇）……故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於性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

（王制篇）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禮論篇）……君師者，治之本也。

（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

（天論篇）天行有常，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惟聖人不求知天。

（天論篇）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而制之？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

（適按此種『戡天』主義，何等精闢！）

（君道篇）有治人無治法。……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

推荀子之論，必歸結於貴人而賤法。

（2）道家

道家亦認有自然法者也。然其言自然法之淵源，與自然法之應用，皆與儒家異。……彼不認自然法爲出於天。故曰，『天法道，道法自然。』……其意蓋謂一切具體的萬有，皆被支配於自然法之下。而天亦萬有之一也，故天亦自然法所支配，而非能

支配自然法者也。而自然法不過抽象的認識，而非具體的獨立存在也。故曰，『恍兮忽兮，其中有象。』夫自然法之本質既已若是，是故不許應用之以爲人定法；苟應用之以爲人定法，則已反於自然法之本性矣。故曰，『物或益之而損。』又曰，『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故絕對的取放任主義而謂制裁力一無所用。非惟無所用，實不可用也。……故道家對於法之觀念，實以無法爲觀念者也。既以無法爲觀念，則亦無觀念之可言。

梁氏此論，大謬有三：

第一，梁氏不知老子之自然法乃儒家法家言治言法之所自出。儒家之論無爲之治及自然法，雖謂出於老子可也。（孔子嘗受學於老子。論語嘗稱無爲之治。易之言自然法亦與老子不悖。）若法家之出於老子，則管子韓非之書具在，不待吾贅言矣。

第二，老子未嘗不許應用自然法以爲人定法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梁氏引其下半而去其上半，遂誣老子。老子處處教人法自然，故曰：『道常無爲而無

不爲。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第三，梁氏謂老子旣以無法爲觀念，則亦無法之觀念可言，則尤謬矣，老子之自然法，『無爲』而已，『自然』而已。人定法宜『守』此『法』此，以聽民之自然。『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後世法家無不以無爲爲最上目的者。此老子與法家不同之處，在於老子欲以無爲致無爲，而法家欲以有爲致無爲。管子曰『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白心)又曰『聖君任法而不任智，……然後身佚而天下治也。』(任法)韓非曰，『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此皆以無事無爲爲鵠者也。雖謂法家之『法之觀念』皆起於老子可也。(參看王荆公老子論)

(3)墨家

墨家之持正義說及神意說，與儒家同；獨其關於自然法之觀念，與儒家異。

(天志下)墨子置天志以爲儀法。

(法儀)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爲治法……莫若法天。……動作有

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

（天志中）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將以度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不順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

墨家實以正義說為法學之根本觀念者也。而正義之源，一出於天。故曰兼採正義說與神意說也。……

認有自然法者，必謂自然法先於萬有而存在，必謂自然法一成而不可變。（適按：此亦不然。）是故有所謂『命』者。記中庸所謂可以前知，知此物也。而墨子非命，是不認自然法之存在也。（適按：命與自然法是兩物。）凡語人類社會之法律，而以自然法為標準者，則標準必存於人類社會之自身。人心所同然者，卽立法之鵠也。故人民總意說與自然法說恆相隨。我國儒家說有然，歐洲十七八世紀之學說亦有然。墨家不認自然法，因亦不認人民總意。

此說亦有大誤處

（一）墨家認天志為正義之法儀，是未嘗不認自然法也。歐洲學者多以自然法為上帝之法，雖孟德斯鳩亦持此說。

（二）謂人民總意說與自然法恆相隨，亦大誤也。霍布士認有自然法者也，而歸結於君主專制。是其一例。

（三）墨子非不認人民總意者也。『人民之總意』與『人人之私意』有別。盧梭為人民總意說之最大鉅子，而其辨總意(General will)與人人私意之總 (The will of all) 甚切。墨子所非者乃『一人一義，十人十義，』『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此乃人人之私意，而非總意也。總意所在，非盡人所能見，故有尙同之說，以壹同天下之義，使民交相愛交相利焉。此天志也，而即人民總意也。

（四）墨家與儒家（孔子）大異之點在其名學之不同。孔子正名，其名之由來，出於天之垂象，出於天尊地卑。故其言政，乃一有階級之封建制度，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是也。墨子論名之由來出於人人之知覺官能，西方所謂『實驗派』(Empiricism) 也。

人見物各以意名之名之流行，由『互諾』而定。互諾者，西人所謂相約(Conventions)也。惟人人各有其義，又人人皆爲名之起原，（卽正義之起原。）梁氏謂墨家以正義之源一出於天，非也。墨家以天志爲正義之法儀耳，非以天志爲之原也。）故墨子兼愛平等之說實以其名學爲之根據。孟子雖非墨家兼愛之說，而其政治思想以民權爲歸宿，其受墨家之影響於無形之中者大矣。梁氏知孟子民意之說根據於『人心之所同然者何也義也理也』之說，是矣，而不知孟子之名學已非復孔子之名學，乃變形的墨家之名學也。孟子曰，『聖人旣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旣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此乃歸納的名學，乃實驗的名學也。無墨子，必無孟子。孟子者，儒墨並立時代之產兒也。

梁氏引尙同篇而論曰：

由此觀之，則墨子謂人民總意終不可得見；卽見矣，而不足以爲立法之標準。若儒家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墨子所不肯承認也。

此尤厚誣墨子也。

第一，墨子所謂『天志』者，何也？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法儀篇）是墨之天志終以民利爲歸也。

第二，墨子所謂『壹同天下之義』者，非絕對的命令法也。乃欲建立正長，欲『上下情請爲通。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是以擧天下之人皆恐懼震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吻助己言談，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者，無他故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此尙同（當作上同）之眞意也。此與孟子引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何以異乎？墨子豈不承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乎？

第三，墨子言治，尤以民利爲立法之鵠。其言曰：

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卽爲。不利人

乎？卽止。（非樂上）

言必有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

此非人民總意之說耶？此非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乎？而謂『墨子謂人民總意終不可得見。卽見矣，而不足以爲立法之標準。』眞厚誣墨子矣。

此書第五章論法治主義之發生．

（一）放任主義與法治主義，

（二）人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三）禮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四）勢治主義與法治主義，

（五）法治主義之發生及其衰滅，

民國五年四月

梁氏爲之圖如下：

- 治術
  - 放任主義
  - 非放任主義
    - 人治
    - 非人治
      - 禮治
      - 非禮治
        - 勢治
        - 非勢治（即法治）

全章論諸家得失，甚多可採之處。以辭繁，不具載。

梁氏此書有大弱點三焉：

第一，不明歷史上諸家先後授受之關係。即如上表，以『兩別法』(Dichotomy)示諸家關係，何其疏也？其實諸家關係略如下表：

- 治術—無爲
  - 無爲（老子）
  - 正名（孔子）
    - 制治（儒）
      - 禮治（儒）
    - 上同（墨）
      - 刑名（申不害 商鞅）
      - 勢治（尹文 慎到）
        - 法治（韓非 管子）
          - 政治（漢以後）

（註）『制治』 叔向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其說非『人治』所能盡，故以『制治』名之。『政治』者，以政爲治，包舉禮俗法律而調和之，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政治云爾。

第二，梁氏於孟子墨子老子荀子之學說似無確見。

第三，梁氏不明諸家之名學，故於法家學理上之根據茫然無所曉。

四三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三日初稿）

昨日讀書不樂，因作一詞自遣。

沁園春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爲蒼天歌哭，作彼奴爲！ 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

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四四 怡蓀近仁鈔贈的兩部書（四月十三日）

昨日怡蓀寄贈所手鈔之俞樾讀公孫龍子一冊，讀之甚快。友朋知余治諸子學，在海外得書甚不易，故多為余求書。去年近仁為余手寫吳草廬老子注全書，今怡蓀復為寫此書，故人厚我無斁，可感念也

四五 燈謎（四月十三日）

叔永寄示所作燈謎兩條：

（一）『枝上紅襟軟語，商量定掠地雙飛。』（此余滿庭芳詞中句也。）（打地名一）烏約

（二）閏十二月（打詩一句）『兩山排闥送青來』

余寄叔永書曰：『燈謎第二則甚妙。將「十二月」三字擠成一字，寫「排」字「送」字之强硬手段如生。惟「兩山」不知下落，又門內之「王」尙未逐出，非再革命不可。』

余所作燈謎，以

花解語（打魏武帝詩一句，對偶格）『對酒當歌』

爲最得意。近作一條：

兩（打歐陽永叔詞一句）『雙燕歸來細雨中』

頗自喜。然此謎實脫胎於品花寶鑑中以晏叔原『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詞射一『倆』字之謎，而遠遜其工矣。

叔永答書：『偶因趙宣仲示我舊謎一則，以「兩山相背背相連，兩山相對對相連，兩山相對不相連，一道文光直上天」打「王曰叟」三字，此吾「兩山」二字之來歷也。來書謂「門內之王尚未逐出」，豈知已化作兩山乎？』附記之以誌吾過。

四六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四日改稿）

沁園春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

來，干卿甚事，何必與之爲笑啼？吾狂甚，恥與天和地，作個奴厮。何須刻意雕辭。看一朶芙蓉出水時。倘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言之無物，何以文爲？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

今日改昨日之詞，似稍勝原稿。

古人有用莊生『亦與之爲無町畦』（人間世）一語入詩者。（似係韓退之）今讀「何必與之爲笑啼」句，偶憶及之，故記之。

李白詩『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乃指荷花，非木芙蓉也。

四七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六日第三次改稿）

後兩日又改作下半闋如下：

（上半闋同上）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儻傍人門戶，不是男兒。（末句又擬改

作『從今後，待掃除陳腐，重鑄新辭。』）

此一詞改之數日始脫稿，猶未能慊意甚矣『做詩容易改詩難』也。

朱彝尊解珮令詞：『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秦七，秦觀也。黃九，山谷也。玉田，張炎（叔夏）也。余借用其語而意自不同。竹垞猶有所師。而余則欲不師古人耳。

四八　吾國文學三大病（四月十七日）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呻。哀聲乃亡國之徵，況無所爲而哀耶？二曰摹倣古人。文求似左史，詩求似李杜，詞求似蘇辛。不知古人作古，吾輩正須求新。卽論畢肖古人，亦何異行屍贋鼎？『諸生不師今而師古，』此李斯所以焚書坑儒也。三曰言之無物。諛墓之文，贈送之詩，固無論矣。卽其說理之文，上自韓退之原道，下至曾滌生原才，上下千年，求一墨翟莊周乃絕不可得。詩人則自唐以來，求如老杜石壕吏諸作，及白香山新樂府秦中吟諸篇，亦寥寥如鳳毛麟角。晚近惟黃公度可稱健者。餘人如陳三立鄭孝胥，皆言之無物者也。文勝之敝，至於此極，文學之衰，此其總因矣。

頃所作詞，專攻此三弊。豈徒責人，亦以自誓耳。

藏暉室劄記卷十三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四月十八日至七月廿一日——

一　試譯林肯演說中的半句（四月十八日）

趙宣仲（元任）寄書問林肯『蓋梯司堡(Gettysburg)演說』中之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一語當如何譯法。此語梁任公嘗以爲不可迻譯。今姑試爲之：

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爲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語之神情也。又譯：

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爲民之政府。

則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動詞（Reflexive verb）之爲佳也。

二　沁園春　誓詩（四月十八夜第四次改稿）

重寫定前所作詞，此第四次稿也。

沁園春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看花飛葉落，無非乘化，西風殘照，正不須悲。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驅馳。　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更文不師韓，詩休學杜，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儻傍人門戶，不是男兒。

三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四月十九日）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朱註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邢昺疏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此兩說皆未能滿意。蓋原文本不明白。『其言，』是誰之言？『之，』又指何物？指『言』

耶？抑指『行』耶？『從』字又無主詞，誰從之耶？依周說，則『言』從之也。依邢說，則『行』從之也。

此章可得以下諸說：

(1)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言〕之。

(2)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

(3)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人〕從之。

(4)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此『行』字『從』字皆命令法。）

英文譯本：

Marshman譯本："He puts words into deeds first, and sorts what he says to the deeds".

此又爲一說，略同周說(1)而稍異：

(5) 〔君子〕先行其言而後〔顧行而言〕。

Legge 譯本："What he first says, as a result of experience, he afterwards follows up"

華英四書："He acts before he speaks, and afterwards speaks according to his actions."

作文不講文法之害如此。

此例甚多，不可勝舉。更舉一二：

(1)『學而時習之。』『之』字何指？

(2)『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之』字又何指？

(3)『父母唯其疾之憂。』『其疾』是誰的病？

(4)『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違的甚麼？

昨日有名 W. D. Gates 者演說，引『先行其言』一節，以示孔子與近世『致用主義』相同。其所引，蓋 Marshman 所譯。余以此章本無定論，未足爲據。偶有所感，連類記此。

四　論文字符號雜記四則（四月廿三夜）

（一）閩清林和民君（有任）讀余文字符號論（科學二年一號），移書謂『吾國無間接引語』。此亦不然。今試舉數例：

(1)孔子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2)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3)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4)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以上在引號（『』）內之諸語，皆間接引語也。

（二）林君又言吾所用線號（例如胡適）有不便處。如書寫時，或排印時，一行已盡，而一名未完，勢不得不分作兩行，如

（甲）

……亞里士
多德

（乙）

…………魏
齊亡走趙

（丙）

魏…………
齊交驩……

（丁）

儀…………
秦之辯

不知者，或誤以（甲）例亞里士多德爲二名，而（丁）例儀秦爲一名。此言甚是。吾意此後當於一名截斷分行之處加一短線，以示其爲一名。如下例：

（戊）

…亞里士—
多德

（己）

…………魏—
齊亡走趙

以（己）與（丙）比較而觀，則其相異之處可見矣。

（三）吾前作賞鑒號，採用舊時連圈之法，至今思之，似不甚妥。連圈有二病：

(1)易與斷句之圈相混；

(2)甚費力。

今擬以下諸說，而未能自決也。

(1)廢賞鑒號而不用。

(2)或與提要號（～～）同用一種符號。

(3)或用雙線法（‖）。例如：

……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

（四）上所記『間接引語』意有未盡，更記之。

（例一）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例二）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此皆直接引語也。所用『客』字『君』字，皆對稱代名（Second Person Pronoun，用日本人譯名）也。

（例三）兒女……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

此間接稱引也。所用『我』字，是自稱代名（First Person Pronoun）。若改『我』爲

「客，」則直接引語矣。

（例四）林君寄余書曰：『君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直接引語也。今易爲間接：

（例五）林君寄余書，謂余所作文字符號論有不妥處。

此亦易對稱代名爲自稱代名也。

五　沁園春　誓詩（四月廿六日第五次改稿）

重寫定沁園春詞：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與詩誓之。任花飛葉落，何關人事？鶯嬌草輭，不爲卿遲。無病而呻，壯夫所恥，何必與天爲笑啼！吾狂甚，頗腸非易斷，淚不輕垂。　文章貴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要不師漢魏，不師唐宋，但求似我，何效人爲？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待劖除臭腐，還我神奇。

（附記）此詞修改最多，前後約有十次。但後來回頭看看，還是原稿最好，所以

嘗試集裏用的是最初的原稿。廿三，五，七日。

六 讀蕭山來裕恂之漢文典（四月廿九日）

此書眼光甚狹，殊不足取。記其足供調查者數事：

字數

時代	字數	所據書
周	九，〇〇〇	籀文（說文序）
秦	九，三五三	小篆（重刻說文序）
漢	一〇，五一六	說文
魏	一八，一五〇	廣雅
晉	一二，八二四	字林
梁	二二，七七九	玉篇
唐	二六，一九四	廣韻

宋　三四，二三五　通志六書略

明　三三，一七九　字彙

清　四二，一七四　康熙字典

文字學古書

（一）體制

（甲）小學

急就章（漢史游）　凡將篇（漢司馬相如）

太甲篇（班固）　勸學（蔡邕）　埤蒼（魏張揖）

三蒼（晉郭璞）　小學篇（王羲之）　字指（晉李彤）

漢隸字源（宋婁機）　鐘鼎款識（宋薛尚功）　俗書刋誤（明焦竑）

（乙）文字

說文解字　字林（晉呂忱）　文字集略（晉阮孝緒）

玉篇（梁顧野王）　正名（宋何承夫）　干祿字書（唐顏元孫）

五經文字（張參）　九經字樣（唐元度）　說文繫傳（南唐徐鍇）

佩觿（宋郭忠恕）　類篇（司馬光）　六書故（戴侗）

六書正譌（元周伯琦）　六書統（元楊恆）　說文長箋（明趙宧光）

六書本義（趙撝謙）　說文解字注（段玉裁）　說文句讀（王筠）

說文通訓定聲（朱駿聲）

（二）音韻

（甲）音韻

字音（晉孫炎）　四聲切韻（齊周顒）　四聲譜（梁沈約）

切韻（隋陸法言）　唐韻（唐孫愐）　韻海鑑源（顏眞卿）

廣切韻（李邕）　切韻指元論（僧鑑言）　三十六字母圖（僧守溫）

唐廣韻（張參）　切韻指掌圖（宋司馬光）　韻補（吳棫）

集韻（丁度）　九經韻補（楊伯喦）　五音集韻（金韓道昭）

古今韻會（元熊忠）　洪武正韻（明樂韶鳳）　古音四書（楊愼）

音學五書（顧炎武）　廣雅（顧氏校本）

（乙）音釋

經典釋文（唐陸德明）　經典集音（劉鎔）　音訣（郭逸）

羣經音辨（宋賈昌朝）　周秦刻石音釋（元吾邱衍）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劉鑑）　書文音義便考私編（明李登）

難字直音（李登）　毛詩古音考（陳第）　屈宋古音義（陳第）

石鼓文音釋（楊愼）　讀易韻考（明張獻翼）　詩音辨略（楊貞一）

（三）訓詁

（甲）古文

集古文（張楫）　古今官書（晉衞宏）　古文奇字（郭顯卿）

尙書古字（唐李商隱）
古文略（李商隱）
古文雜字（宋郭忠恕）

汗簡（郭忠恕）
古文字訓（宋夏竦）
古文四聲（夏竦）

金石遺文（明豐道生）
擴古遺文（李登）
奇字韻（楊愼）

古文字考（都俞）
石鼓文正誤（陶滋）

（乙）訓詁

爾雅
方言（揚雄）
說文解字

小爾雅（孔鮒）
釋名（劉熙）
逸雅（劉熙）

廣雅（魏張揖）
爾雅注（晉郭璞）
匡謬正俗（唐顏師古）

爾雅注（宋鄭樵）
爾雅疏（邢昺）
埤雅（陸佃）

爾雅翼（羅願）
名苑（司馬光）
駢雅（明朱謀㙔）

字詁（黃生）
續方言（淸杭世駿）
別雅（吳玉搢）

倉頡篇（孫星衍）
彙雅（明張萱）
方言據（明魏濬）

方言類聚（明陳與郊）　經籍纂詁（清阮元）　助字辨略（劉洪）
經傳釋詞（王引之）　爾雅正義（邵晉涵）　爾雅義疏（郝懿行）
爾雅廣疏（周春）

七　古代文明易於毀滅之原因（四月三十日）

古代文明所以有毀滅之虞者，以其影響所被之疆域甚小，故一遭摧折，即絕滅無存。其有存者，幸也。今日之文明，則除地球毀滅外更無此虞矣。古代克里特（Crete，地中海東部一島國）之文明至今始有人發現之。希臘之科學，吾國古代之科學，今皆成絕學，亦以此也。

偶與友人茀李格曼女士（F.Fliegelman）談及此，遂誌之。茀女士治社會學人類學甚精。

八　談活文學

適每謂吾國『活文學』僅有宋人語錄，元人雜劇院本，章回小說，及元以來之劇本小說而已。吾輩有志文學者，當從此處下手。今記活文學之樣本數則於下：

(一)詞

(1)雲一緺，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 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南唐李後主長相思)

(2)獨倚胡床，庾公樓外峯千朶，與誰同坐？明月，清風，我。 別乘一來，有唱終須和。還知麽？自從添箇，風月平分破。(蘇東坡點絳唇)

(3)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闊住。 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黃庭堅望江東)

(4)有得許多淚，更閒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 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卻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辛稼軒尋芳草)

(5)誰伴明窗獨坐？我和影兒兩個。燈盡欲眠時，影也把人拋躲。無那，無那！好箇悽惶的我！(向鎬(子諲)如夢令)

(6) 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　恨君卻似江樓月：暫滿還虧，暫滿還虧，待得團圓是幾時？（呂本中采桑子）

(7)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況值闌珊春色暮，對滿眼亂花狂絮。直恐好春光，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柳耆卿晝夜樂）

——五月十八日記——

（二）曲

(1) 琵琶記　描容

（三仙橋）一從公婆死後，

要相逢，不能夠，

除非是夢裏暫時略聚首。

若要描，描不就，
敎我未寫先淚流。
寫，寫不出他苦心頭。
描，描不出他饑症候。
畫，畫不出他望孩兒的睜睜兩眸。
我只畫得他髮颼颼，
和那衣衫敝垢。
我若畫做好容顏，
須不是趙五娘的姑舅。

（跋）適憶少時曾見李笠翁（漁）所改此齣，似更勝原作，今不復記憶之矣。然此曲之爲琵琶記第一佳構，則早有定論，不容疑也。

(2)孽海記　思凡

民國五年五月

（山坡羊）小尼姑年方二八，

正青春，被師父削去了頭髮。

每日裏在佛殿上燒香換水，

見幾個子弟們游戲在山門下。

他把眼兒瞧着咱，

咱把眼兒覷着他。

他與咱，咱共他，

兩下裏多牽掛。

寃家，

怎能彀成就了姻緣，

就死在閻王殿前，

由他把碓來舂，鋸來解，

把磨來挨，放在油鍋裏去炸。

由他！

則見那活人受罪，

那曾見死鬼帶枷？

由他！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火燒眉毛，且顧眼下。

⋯⋯⋯⋯⋯⋯

（跋）此中亦大有妙理。司馬君實曰：『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朱子小學取之。

（哭皇天）又只見那兩旁羅漢塑得來有些傻角。

一個兒抱膝舒懷，

民國五年五月

口兒裏念着我。
一個兒手托香腮，
心兒裏想着我。
一個兒眼倦開，
朦朧的覷着我。
惟有布袋羅漢笑呵呵。
他笑我時光挫，
光陰過，
有誰人，有誰人，
肯娶我這年老婆婆？
降龍的惱着我，
伏虎的恨着我，

那長眉大仙愁着我，
說我老來時有甚麽結果！

……………………………………

（風吹荷葉煞）把袈裟扯破，
埋了藏經，
棄了木魚，
丢了鐃鈸。
學不得羅刹女去降魔，
學不得南海水月觀音座。
夜深沉，獨自臥。
起來時，獨自坐。
有誰人孤悽似我？

民國五年五月

似這等，削髮緣何？
恨只恨說謊的僧和俗。
那裏有天下園林樹木佛？
那裏有枝枝葉葉光明佛？
那裏有江湖兩岸流沙佛？
那裏有八萬四千彌陀佛？
從今去，
把鐘樓佛殿遠離却，
下山去尋一個年少哥哥。
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
一心不願成佛，
不念彌陀，

般若波羅。

（跋）末一段文妙，思想亦妙。

吾鈔此曲，非徒以其思想足取亦以其暢快淋漓，自由如意，爲文學中有數文字耳。

卽以思想而論，此亦一種革命文字也。作者蓋有見於佛敎僧尼之制之不近人情，故作此劇，以攻擊之。亦可謂『問題戲劇』(Problem Plays)之一也。在西方文學中，如卜朗吟之 "Fra Lippo Lippi" 命意與此相似。然卜氏之作，穆然遠上，不可及矣。

(3)長生殿　彈詞

（九轉貨郎兒）（六轉）恰正好，喜孜孜，霓裳歌舞。不提防，撲通通，漁陽戰鼓。剗地裏，荒荒急急，紛紛亂亂，奏邊書。

送得個九重內心惶懼。
早則是，驚驚恐恐倉倉卒卒，
　挨挨擠擠，搶搶攘攘，
　出延秋西路。
攜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
又則見，密密匝匝的兵，
　重重疊疊的卒，
　鬧鬧炒炒，轟轟劃劃，四下喧呼。
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
霎時間，畫就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下闕）

——五月廿九日記——

九　『反』與『切』之別（五月十八日）

反切之別。常人每不能辨之。

韻會（康熙字典引）『一音展轉相呼謂之反，亦作翻。以子呼母，以母呼子也。切，謂一韻之字，相摩以成聲，謂之切。』

康熙字典有切而無反。其卷首釋例曰：『斷韻分音爲之切，音聲相和爲之韻。能析諸字名派，所謂「論韻母之橫豎，辨九音之淸濁。呼開合之正副，分四聲之平仄，」故名「字母切韻。」切字之法，如箭射標。切脚二字，上字爲標，下字爲箭。……中者便是。』

趙宣仲（元任）作文論 Chinese Phonetics，（月報六卷七號，）以例明之：

選（斯遠切）　蘚（斯掩切）　老（淪島切）　談（提蘭切）

其說甚明，故記之。

古人多不分反與切。胡三省注通鑑『惓，逵員翻。』此實切也。又如：

復（扶又翻）　趨（七喻翻）　伎（渠綺翻）

皆宣仲所謂切也。

民國五年五月

一〇　記『的』字之來源：『之』『者』二字之古音（五月廿五日）

吾嘗研究『的』字之文法（季報三年三號），知此字今用以代文言之『之』字『者』字。（此外用法尚多。）凡『之』字『者』字之種種用法，多可以『的』字代之。因念此諸字變化沿革，或由於聲韻的變遷，倘能求其歷史的關係，則今之俗字，或竟為最古之字亦未可知。而吾人所謂俗者，不過一種無根據之惡感，蔽於積俗而不知其非耳。（月報十一卷八號。）

此諸字之關係沿革，大略如下：

趙宣仲曰：『「之」字古蓋讀如今「的」字。凡知徹澄三紐之字，原為舌上的端透定(Cerebral tt'&d)。其後此一類之音，變為照穿牀（正齒），於是重複興焉。』

宣仲之言是也。『者』字之沿革略同此。『者』字古蓋讀如『堵』，後始變而為『煮』，後乃轉為『者』耳。秦始皇瑯琊臺刻石曰：

六合之內，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北過大夏。（索隱音戶）
人迹所至，無不臣『者』。（音堵）
功蓋五帝，澤及牛馬。（音姥）
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又詩采綠：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維魴及鱮，薄言觀『者』。（韓詩作覩）

又楚辭九歌：

搴汀州之杜若，
將以遺乎遠『者』。（朱注：者叶音渚，又音覩。）
時不可兮驟得，

民國五年五月

聊逍遙兮容與。

皆可證古「者」之讀「堵」也。觀合「者」以成聲之字，如都，闍，堵，覩，睹，屠，諸字，又可見「者」字本端透定紐也。

「之」字古音爲「的」（或低），亦可於「諸」字見之。「諸」字乃「之乎」二字或「之於」二字快讀合成之音。「諸」字古蓋音「都」（例同上，）其切音之式爲

之乎——低乎——諸——tu

之於——低於——諸——tü

當文言之「者」變爲「止野切」之後，口語之「者」猶作「堵」聲，後變而爲「朶」聲。繆襲挽歌云：

形容稍銷歇，齒髮行當墮。

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晉時「的」字在江左猶作「堵」聲。晉書王衍傳曰：

衎口未嘗言錢字。婦令婢以錢繞牀下，不得行。衎晨起，呼婢曰：『舉卻「阿堵」中物！』

『阿堵』猶今言『這個』也（康熙字典。）後『阿堵』變成『兀的』『兀的』北音與『阿堵』相近而『堵』變爲『的』之沿革可見也。

宋時『的』字尙讀上聲，爲『底』。如羅仲素曰：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古只有『底』字。底止之底，亦音底。其指音乃後來之變音也。

『之』字作動字用者，古亦音低。如『宋牼將之楚』『若魂則無不之也』是也。亦作底，如詩『靡所底止，』今人言『抵某處，』卽此字也。

『之』字作介字用者同此。如詩『之死矢靡他，』與漢書禮樂志『抵冬降霜』同一來原。今人言『抵死不肯招』是也。

一 元任論音與反切（五月廿五日）

趙宣仲言，中文之音凡有五部分：

一曰母（Initial），

二曰介（Medial, if any），

三曰韻（Vowel Proper），

四曰韻尾（Final Consonant, if any），

宣仲不爲韻尾立名，統名之曰韻，余爲造此名，省曰尾。

五曰聲（The tone of the vowel），

如『梁』字（Liang）：

l 爲母，

i 或 y 爲介，

a 爲韻，

ng 爲韻尾，

其聲爲下平也。

宣仲謂反切法之大病，在於不能爲精密的解剖。如

選　斯遠切(Süen)

蘚　斯掩切(Sien)

兩音之異在於音介之不同：一爲ü，一爲i（或爲y）也。其他四事：母同(s)，韻同(e)，尾同(n)，聲同（上）。

此種分析，非有字母，不能爲功也。

一二　美國詩人Lowell之名句（一失足成千古恨！）

"Once to every man and nation comes
the moment to decide,
In the strife of Truth with Falsehood,
for the good or evil side."

——James Russell Lowell("The Present Crisis")

一三　死矣袁世凱（六月七日）

袁世凱死於昨日。此間華人，眞有手舞足蹈之概。此眞可謂『千夫所指無病自死』者矣。吾對於袁氏一生最痛恨者，惟其『坐失機會』一事。機會之來，瞬息卽逝，不能待人。人生幾何？能得幾許好機會耶？袁氏之失機多矣：戊戌一也，庚子二也，辛亥壬子之間三也，二次革命以後，四也。

使戊戌政變不致推翻，則二十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國於富强。卽不能至此，亦決無庚子之奇辱，可無疑也。袁氏之賣康梁，其罪眞不可勝誅矣。二十年來之精神財力人才，都消耗於互相打消之內訌，皆戊戌之失敗有以致之也。

辛壬之際，南方領袖傾心助袁，豈有私於一人哉？爲國家計，姑與之以有爲之機會以觀其成耳。袁氏當是時，內攬大權，外得列强之贊助，儻彼果能善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致吾國于治安之域，則身榮死哀，固意中事耳。惜乎！袁氏昧於國中人心思想之趨向，力圖私利，排

異己，甚至用種種罪惡的手段以行其志，馴致一敗塗地，不可收拾，今日之死晚矣。袁氏之罪在於阻止中國二十年之進步。今日其一身之身敗名裂，何足以贖其蔽天之辜乎？

一四　論戊戌維新之失敗於中國不爲無利（六月七日）

吾謂戊戌政變之失敗，遂令中國進步遲二十年。旣而思之，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使二十年前之維新果能成功，則中國今日雖或略强於今日之中國，然其政界現象必具以下諸點：

（1）滿洲帝室，

（2）滿洲貴胄，

（3）官僚政治（Bureaucracy），

（4）種族革命之運動。

其結果必爲一種皮毛的新政，暫時的治安，而共和之運動反爲所阻滯；約如日本今日之政局，而未必有日本今日之精神能力；且種族革命終不可免，則以無根本的解決故也。

徒以戊戌失敗之故，此二十年中中國之進步，皆起於下而非出於上。其結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數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滿清亦同歸於盡，今之官僚派餘孽似亦有摧滅之勢：則雖謂吾國政體問題已有幾分根本的解決可也。而此幾分根本的解決，皆戊戌失敗之賜也。

吾之希望在於此後之進行，已無滿族，帝政，貴胄，官僚四者之阻力；他日之民國，其根基或較今日之日本爲尤穩固也。

一五　爾汝二字之文法（六月七日）

爾汝二字古人用之之法，頗有足資研究者。余一日已睡，忽思及此二字之區別，因背誦論語中用此二字之句，細細較之，始知二字果大有分別。明日，以檀弓證之，尤信。今先舉檀弓一節，以證吾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汝〕退而老於西河之

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適按退上疑有『汝』字。末句『何』字衍文。）

觀此，則可知爾汝兩字本有別。若無別，則忽用汝，忽用爾，何也？

余於論語檀弓兩書所得結果，擬為通則數條如下：

（甲）汝為單數對稱代詞：

汝弗能救歟？

汝與回也孰愈？

汝奚不曰。

汝何無罪也？

（乙）爾為衆數對稱代詞，猶今言『你們』：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孔子先反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

（丙）爾爲主有之次，如今言『你的』：

爾罪一也。

反哭于爾次。

喪爾親。

喪爾子，喪爾明。

盍各言爾志？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以上之爾字位於名詞之前。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非爾所及也。

以上之爾字位於代詞『所』之前。

（丁）爾汝同爲上稱下及同輩至親之稱。然其間亦不無分別。用汝之時所稱必爲一人，而稱一人不必即用汝，亦可用爾。稱一人而用爾，每以略示敬意，略示疏遠之意，不如汝之親狎也。

陽貨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

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求，爾何如？赤，爾何如？點，爾何如？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曾子曰：『爾將何之？』（以下檀弓）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此爾字是主有次）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舊說『爾心或開予』一句，適按開字句絕亦可通，予屬下句，今人猶言『開心』『心花大開』。

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

此與上（乙）條所引『爾來何遲也』一語可參看。此二爾字亦可作『你的』解，則當隸（丙）條。

凡以衆數之對稱代名用作單數之稱，其始皆以示疏遠，或以示禮貌。此在歐文，蓋莫不皆然。其後乃並廢單數之代名而不用。此在歐文亦復如是。歐文之廢單數對稱代名，乃數百年間事耳。其在吾國春秋時，猶用此區別。至戰國時，則爾汝同爲親狎之稱，輕賤之稱。孟子全書中不用『汝』，亦少用『爾』，雖對弟子，亦用『子』。又曰：『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則爾汝二字皆爲所避而不用可知也。

以上諸通則，可以否定語意表示之，則較肯定語意之諸則尤爲明顯，亦更無例外可言。

（1）凡用汝之時，汝字所稱，決非衆數。

（2）稱一人雖可用爾，而一人以上決不用汝。

此二則論語檀弓無一例外。

（3）凡爾作『你的』或『你們的』解時，決不可用汝代之。

尙書大禹謨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論語堯曰篇引此句，作『在爾躬。』可見

尙書之誤，又可見此則之嚴也。

研究此種用法有何用乎？曰可以爲考據之用。戰國以後，爾汝兩字之用法已無人研究，

故漢人僞作之書，其用對稱代詞，如爾字汝字乃字，皆無條理可尋，皆不合古人用法。其爲僞

託之書，于此可見一斑。

凡後人僞託古書，往往用後世之字及後世之文法，非有語學的（Philological）考據，

不足以揭破之。

卽如尙書中盤庚太甲泰誓諸篇，以此所列諸通則證之，其爲僞託，可無疑也。

適於此說尙未能徹底根究，不敢斷然決其必行，他日有暇，當徧考諸書以證實之。

今姑記於此，以備一說云爾。

民國五年六月

一六　馬君武先生（六月九日）

馬君武先生於五月卅日自歐洲返國，道出紐約，相見甚歡。適與先生別九年矣。先生於丁未去國，辛亥革命時返國。明年，南京政府成立，先生爲實業次長。及南北合併，先生被舉爲參議員。第二次革命將起，先生懼禍及，匆匆亡去，復至德治工科。去年得博士學位，今始歸耳。

庚戌十月先生寄書中附一詩云：

離鄉十載悄然忽歸

故鄉吾負汝，十載遠別離。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疾聲喚獅夢，含淚拜龍旗。吾歲今方壯，服勞或有期。

「萬里生還日，六洲死戰時，」今日竟成詩讖。

先生留此五日，聚談之時甚多。其所專治之學術，非吾所能測其淺深。然頗覺其通常之思想眼光，十年以來，似無甚進步。其於歐洲之思想文學，似亦無所心得。先生負國中重望，大可有爲，顧十年之預備不過如此，吾不獨爲先生惜，亦爲社會國家惜也。

一七　喜朱經農來美（六月九日）

朱經農新自國中來居美京，爲敎育部學生監督處書記，將以餘力肄業於華盛頓大學。經農爲中國公學之秀，與余甚相得。余庚戌懷人詩所謂『海上朱家』者是也。革命後，國中友人音問多疎，獨時時念及湯保民及經農二人。今聞其來，喜何可言？惜不能卽相見耳。

一八　杜威先生（六月十六日追記）

下附圖乃杜威先生及安慶胡天濬君合影，陶知行（文濬）所攝。

杜威（John Dewey）爲今日美洲第一哲學家，其學說之影響及於全國之敎育心理美術諸方面者甚大。今爲科崙比亞大學哲學部長，胡陶二君及余皆受學焉。

一九　麥荊尼逸事四則

（一）美總統麥荊尼（M Kinley）最愛其妻。麥氏作倭海倭（Ohio）邦總督時，寓某旅館（余忘其名），有窗可望見總督署門外石級。麥氏每晨至署，其夫人必憑窗以遠鏡遙望之。麥氏下車將入門，必回首遙望其夫人窗上，脫帽一笑，乃入門。（此則聞諸 Presi-

dent Charles F. Thwing of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二）麥夫人後得風疾，疾作則耳鼻口皆顫動，狀至駭人。麥氏作總統時，每有宴集，其夫人不居主婦之座，（主婦之座在席之一端，與主人相對，）而居其夫之次。麥氏每見其妻動作有異，知其疾將作，急以一白巾覆其面首，一面高聲縱談。客之常往來其家者，每見麥氏高聲縱談，則知其夫人病作，而麥氏强作鎮靜以對客耳。（此則知者甚衆。）

（三）庚子之役，北京既破，和約未成。一日，美國內閣開會議遠東局勢。麥氏問應否令北京之美軍退回天津。閣員自海伊 (John Hay) 至威爾遜（此別一威爾遜，時爲農部長）皆主張不撤兵。麥氏一一問畢，徐徐言曰：『我乃憲政國的總統，該負責任。今日之事，我主張令吾軍退出北京。蓋我軍之入北京本爲保護使館及敎士商人。今此志已達，豈可更留？且吾美雖不貪中國一寸之土地，然地勢懸隔，軍人在外，不易遙制；吾誠恐一夜爲軍書驚起，開書視之，則胄芬統制 (Colonel Chaffin) 自支那來電，言已佔領支那北地某省，已得土地幾十萬方英里，人民幾百萬矣。事到如此，便不易收束，不如早日退兵之爲得計也。』遂決



杜威先生與胡天濬

意令美國兵一律退出北京。（此則聞諸 Dr. Talcott Williams, Director of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t Columbia University.）

（四）余在克利弗蘭城 (Cleveland, O.) 見有 "Mark" Hanna 之銅像。Hanna 者，十餘年前之大『政客』也。麥荊尼之得爲總統，韓納氏有大功焉。余一日見杜宏校長 (President C.F. Thwing)，談及韓納氏之功罪。杜宏校長言：『韓納一生長處在於忠於麥荊尼。韓納最愛麥荊尼，其爲政界運動，皆以愛麥荊尼故也。及其既入政界，閱歷既深，才具益發展，遂成當日一重要人物，則非韓納初願所及也。』余因念及阿得勒 (Felix Adler) 先生之倫理大法，其法曰：『人生立身行事，要足以引出他人最長最貴之處。』（So live as to elicit that which is best and noblest in others.）

二〇 『威爾遜之笑』（七月五日）

下附照片爲伊絲脫女士 (Miss Bess East) 所造。人皆謂此一笑大似威爾遜，謂之 Wilsonian Smile 云。呵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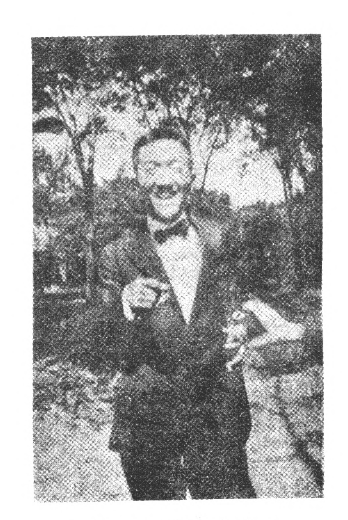
二二　恍如遊子歸故鄉（七月五日追記）

余於六月十六日至綺色佳。去此八閱月矣。此次歸來，恍如遊子歸其故鄉，甚多感喟。戲謂此次歸綺色佳爲『小歸，』明年歸國可謂『大歸』耳。小歸者，歸第二故鄉也。大歸者，歸第一故鄉也。

在綺留八日，客韋女士之家。

在綺時往見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與談歷史考據之學。余告以近治先秦諸子學，苦無善本。所用皆刻本，其古代鈔本已無覓處，至竹書則尤不可得矣。是以今日學者至多不過能作許多獨出心裁之讀法（Reading），及許多獨出心裁之講解（Interpretation）而已矣。推其至極，不能出『猜測』之外。其猜之當否，亦無從知之。諸家之得失正如此猜與彼猜，相去一間耳。彼善於此則有之，究不知孰爲正猜也。

先生亦以爲不幸，謂『當着力訪求古本。古本若在人間，或在地下，則今人之窮年註校，豈非枉費時力？西方新史學初興之時，學者亦枉費幾許有用之精神時力爲箋校之工夫。至



『威爾遜』之笑



陶知行與張仲述

近世始以全力貫注於尋求古本原本耳。』先生因命余讀

Farrar: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Isaac Taylor: History of the Transmission of Ancient Books to Modern Times（1827）

F. G. Kenyon: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二二　陶知行與張仲述（七月五日）

上圖右爲歙縣陶文濬（知行），左爲天津張彭春（仲述）。兩君皆今日留學界不可多得之人才也。

二三　白話文言之優劣比較（七月六日追記）

在綺色佳時與叔永杏佛擘黃（唐鉞字）三君談文學改良之法，余力主張以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小說。余說之大略如下：

（一）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因不能使人聽得懂之故。

（二）今日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

（三）白話並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

（四）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凡言語要以達意爲主，其不能達意者，則爲不美。如

『趙老頭回過身來，爬在街上，撲通撲通的磕了三個頭。』

若譯作文言，更有何趣味？又如『嫖』字，豈非好字？何必故意轉許多灣子而說『狎妓，』『宿娼，』『縱情青樓，』今如對衆言『嫖，』無不懂者。若言『狎妓，』則懂者百之一二耳。如此而有舍『嫖』而擇『狎妓』者以爲『嫖』乃俗字而『狎妓』爲典雅也，豈非頑固之尤哉？（又如『懂』字，亦一例也。）

（五）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而白話之所長，則文言未必能及之。（詳下文〔六〕(4)）

（六）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其進化之跡，略如下述：

(1)從單音的進而爲複音的。

(例)辭 推 推辭

法 律 法律

刑 罰 刑罰

救 藥 救藥

樂 音 音樂

(2)從不自然的文法進而爲自然的文法。

(例)吾未之見。 我沒有看見他。 己所不欲。 自己不要的。

(3)文法由繁趨簡。

(例)天所殺 ——所

殺人者 ——者

天之殺人——之

此三字皆可以『的』字代之。

（4）文言之所無，白話皆有以補充。

（甲）表詞的形容詞：

這書是我的兒子的。

這計策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

文言以『者也』表之，然實不合文法。

（乙）副詞的長頓：

他又在那裏鬼鬼祟祟的幹他的勾當了。

他把這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我。

此例甚多，不可枚舉。

（七）白話可產生第一流文學。

（1）白話的詩詞，

(2)白話的語錄，

(3)白話的小說，

(4)白話的戲劇。

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

(八)白話的文學爲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小說，戲曲，尤足比世界第一流文學。)其非白話的文學，如古文，如八股，如劄記小說，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

(九)文言的文字可讀而聽不懂；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凡演說，講學，筆記，文言決不能應用。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壇舞台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而皆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語也，決不能成爲吾國之國語也，決不能產生第一流的文學也。

此一席話亦未嘗無效果。叔永後告我，謂將以白話作科學社年會演說稿。叔永乃留學

界中第一古文家，今亦決然作此實地試驗，可喜也。

余於二十四日自綺往克利弗蘭城（Cleveland, O.）。後數日，得杏佛寄一白話詩，喜而錄之：

寄胡明復（白話）

自從老胡去，這城天氣涼。
新屋有風閣，清福過帝王。
境閒心不閒，手忙腳更忙。
為我告『夫子』（趙元任也），科學要文章。

此詩勝南社所刻之名士詩多多矣。趙元任見此詩，亦和作一首：

自從老胡來，此地煖如湯。
科學稿已去，『夫子』不敢當。
纔完就要做，忙似閻羅王。（原注"Work like h —— ")

幸有『辟克匿』(Picnic)，那時波士頓肯白里奇的社友還可大大的樂一場。

此等詩亦文學史上一種實地試驗也，遊戲云乎哉？

二四　記袁隨園論文學

袁簡齋之眼光見地有大過人處，宜其傾倒一世人士也。其論文學，尤有文學革命思想。今雜記其論文論詩之語若干則如下。

一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小倉山房文集卷十七）

……嘗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篇中，頗有未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人詩有極工極宜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格律莫備于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遭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人而拘之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卽詩也。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于祖父，然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亦有之。若

必禁其不變，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于湯武，莫不善于燕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于宋元，莫不善于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

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袖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

沈宗伯者，沈德潛也，時方輯國朝詩別裁集。

隨園有再與沈宗伯論詩書（論豔體，）答施蘭垞論詩書（論唐宋詩，）答施蘭垞

第二書（論宋詩，）皆可資參考。

二　答施蘭垞第二書（文集卷十七）

……說者曰：『黃河之水，泥沙俱下，才大者無訾焉。』不知所以然者，正黃河之才小耳。獨不見夫江海乎？清瀾浮天，纖塵不飛，所有者百靈萬怪，珊瑚木難，黃金銀爲宮闕而已，烏覩所謂泥沙者哉？善學詩者當學江海，勿學黃河。然其要總在識。作史（疑是詩字）者：才，學，識，缺一不可，而識爲尤。其道如射然：弓矢，學也；運弓矢者，才也；有以領之使至乎當中之鵠而不病乎旁穿側出者，識也。作詩有識，則不狗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爲習囿。……

三　答程蕺園論詩書（續集卷三十）

來諭諄諄敎删集內緣情之作，云：『以君之才之學，何必以白傅樊川自累？』大哉！足下之言，僕何敢當？夫白傅樊川，唐之才學人也，僕景行之尙恐不及，而足下乃以爲規，何其高視僕，卑視古人耶？足下之意，以爲我輩成名，必如濂洛關閩而后可耳。然鄙意以爲得千百僞濂洛關閩，不如得一二眞白傅樊川。……

僕平生見解有不同於流俗者。聖人若在，僕身雖賤，必求登其門。聖人已往，僕鬼雖餒，不願廁其廟。……使僕集中無緣情之作，尙思借編一二以自汚幸而半生小過，情在于斯，何忍過時抹撥吾誰欺？自欺乎？

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詩。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緣情之作，縱有非是，亦不過三百篇中『有女同車』『伊其相謔』之類。僕心已安矣，聖人復生，必不取其巳安之心而掉罄之也。……鄭夾漈曰：『千古文章，傳眞不傳僞。』古人之文，醇駁互殊，皆有獨詣處，不可磨滅。自義理之學明，而學者率多雷同附和。人之所是是之，人之所非非之。問其所以是所以非之故，而茫然莫解。歸熙甫亦云：『今科舉所舉千二百人，讀其文，莫不崇王黜伯，貶蕭曹而薄姚宋。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中例得臯夔周孔千二百人也，寧有是哉？』足下來敎是千二百人所共是，僕緣情之作是千二百人所共非。天下固有小是不必是，小非不必非者；亦有君子之非，賢于小人之是者。先有寸心，後有千古，再四思之，故不如勿删也。

四　與洪稚存論詩書（續集卷三十一）

文學韓，詩學杜，猶之遊山者必登岱，觀水者必觀海也。然使遊山觀水之人，終身抱一岱一海以自足，而不復知有匡廬武夷之奇，瀟湘鏡湖之妙，則亦不過泰山上一樵夫，海船中一柁工而已矣。古之學杜者無慮數千百家，其傳者皆其不似杜者也。唐之昌黎義山牧之微之，宋之半山山谷後村放翁，誰非學杜者？今觀其詩，皆不類杜。稚存學杜，其類杜處，乃遠出唐宋諸公之上，此僕之所深憂也。……足下前年學杜，今年又復學韓。鄙意以洪子之心思學力，何不爲洪子之詩，而必爲韓子杜子之詩哉？無論儀神襲貌，終嫌似是而非。就令是韓是杜矣，恐千百世後人，仍讀韓杜之詩，必不讀類韓類杜之詩。使韓杜生于今日，亦必別有一番境界，而斷不肯爲從前韓杜之詩。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落筆時亦不甚愉快。蕭子顯曰：『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莊子曰：『迹，履之所出，而迹非履也。』此數語願足下誦之而有所進焉。

五　答祝芷塘太史（尺牘卷十）

……沈隱侯云『文章當從三易言易讀，易解，易記也。』易記則易傳矣。若險韻疊韻，當

其作時，亦頗費捃摭，倘過三日，自家亦不省記矣。自家不記，而欲人記之乎？人不能記，而欲人傳之乎？……

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他付之自鄶無譏，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太師門下之意，則身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而反仄矣。況非天寶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聲欬，抑末也。古作家最忌寄人籬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后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工云：『學古人只可與之夜中通夢，不可使之白晝現形。』顧甯人答某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董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本，亦金針度世之苦心。閣下詩有大似韓蘇處，一開卷便是後人讀者，旣讀眞韓眞杜之詩，又誰肯讀似韓似杜之詩哉？……（七月十一日記。）

六　答孫倩之（尺牘卷十）

……詩文之道，總以出色爲主。譬如眉目口耳，人人皆有，何以女美西施，男美宋朝哉？無

他出色故也……

又有再答李少鶴一書亦可看。

袁隨園有牘外餘言一書，書中多可誦之語，惜無暇，不能摘錄之。（七月十二日記。）

二五　得國際睦誼會徵文獎金（七月十二日追記）

有國際睦誼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懸賞徵文，擬題凡四。其一爲"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吾以此題可借以發表吾一年來對於武力問題之思想變遷，故作一文投之。作文之時，適君武先生在此，日夜不得暇，每至半夜以後，客散人靜時，始得偷閑爲之。草草完篇，但以既已作始，不欲棄置之，初不作奢望也。然此文竟得獎金百元，則眞可謂儻來之財矣。

此文受安吉爾與杜威兩先生的影響最大。大旨約略如下：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
NATIONAL RELATIONS?

I. (1) "A substitute for force" meaning a substitute which shall not involve a use of force—such a substitute there is none.

(2) Even the doctrine of non-resistance can only mean that, as Dewey points out, "under given conditions, passive resistance is more effective resistance than overt resistance would be."

(3) The real problem is to seek a more economical and therefore more efficient way of employing force: a substitute for the present crude form and wasteful use of force.

II. (1) What is the trouble with the world is not that force prevails, but that force does not prevail. The present war, which is the greatest display of force ever undertaken by mankind, has only resulted in a dead lock. Has force prevailed?

Why force has nct prevailed? Because force has been wasted. Force has been so used as to create for itself a host of rival forces which tend to cancel itself. Under the present system, force is employed to resist force and is canceled in the process

of mutual resistance and results in total waste and sterility.

(3) In order that force may prevail, it must be organized and regulated and directed toward some common object.

(4) Government by law is an example of organized force.

(5) Organization of force avoids waste and secures efficiency.

(6) The organizing of the forces of the nations for the enforcement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eace.

III. Some details of the plan.

二六　記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七月十三日追記）

余之往克利弗蘭城，爲赴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一次在綺色佳，余曾詳記之，見卷十第五則。）今年到會者約九十餘人。所討論問題，有以下諸題：

（1）門羅主義——G. H. Blakeslee

（2）强迫的軍事教育

(3)海牙平和會之今昔

(4)財政的帝國主義(Financial Imperialism) —— Frederic C. Howe

(5)『維持和平同盟會』(A League to Enforce Peace)

(8)『中立』—— Louis S. Gannett

(7)報紙與戰爭

(8)國際高等法庭

(9)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Prof. Edward B. Krehliel

(10)日本之亞洲政策——T. Iyenaga

(11)『門戶開放』政策——胡適鄭萊

(12)墨西哥——Luis Bosero

會中人物頗覺寥寥。到會者代表此邦四十餘大學，然殊無出色之人才。惟哈佛之 Louis S. Gannett 超然不羣，足稱人才，他日所成未可限量。來賓中比國上議院議員拉方田

(Senator Henri La Fontaine）誠懇動人，藹然可親，有德之士也。其次則 Paul U. Kellogg, Prof. G.H. Blakeslee, Prof. Manly O. Hudson, Dr. George W. Nasmyth, Dr. John Mez，皆其中人物也。所延演說之來賓以 Fred. C.Howe 及 Luis Bosero 兩人爲最佳，餘皆敷衍耳。人才之難得，隨地皆如此，可嘆可嘆。去年之會有安吉爾先生（Norman Angell），今年安吉爾已歸英倫，不能赴會，遂令此會減色不少。

此會始于六月廿一日，終于七月一日。余留綺城至廿五日始到會，七月一日離克利弗蘭。二日過綺城，小住半日。夜以車歸紐約，明晨到。計出門共十九日。

二七 覲莊對余新文學主張之非難（七月十三日追記）

再過綺色佳時，覲莊亦在，遂談及『造新文學』事。覲莊大攻我『活文學』之說。細析其議論，乃全無眞知灼見，似仍是前此少年使氣之梅覲莊耳。

覲莊治文學有一大病，則喜讀文學批評家之言，而未能多讀所批評之文學家原著是也。此如道聽塗說，拾人牙慧，終無大成矣。此次與覲莊談，即以直告之，甚望其能改也。

吾以爲文學在今日不當爲少數文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之國人爲一大能事。吾又以爲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係。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學，皆嘗有大影響於世道人心者也。（此說宜從其極廣義言之，如水滸，如儒林外史，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如今之易卜生（Ibsen）蕭伯納（Shaw）梅脫林（Maeterlinck），皆吾所謂『有功世道人心』之文學也。若從其狹義言之，則語必稱孔孟，人必學忠臣孝子，此乃高頭講章之流，文學云乎哉？）

覲莊大攻此說，以爲Utilitarian（功利主義），又以爲偷得Tolstoi（托爾斯泰）之緒餘；以爲此等十九世紀之舊說，久爲今人所棄置。

余聞之大笑不已。夫吾之論中國文學，全從中國一方面着想，初不管歐西批評家發何議論。吾言而是也，其爲Utilitarian，其爲Tolstoian，又何損其爲是？吾言而非也，但當攻其所以非之處，不必問其爲Utilitarian抑爲Tolstoian也。

二八　克鸞女士（七月十三日）

吾友克鸞女士(Marion D. Crane)治哲學，新得博士於康南耳大學，今由大學授為『女學生保姆』(Adviser for Women)。此職乃今年新設者，其位與大學教授（Professor）同列，女士為第一人充此職。

康南耳為此邦男女同學最早之校。然校中男女實不平等。女學生除以成績優美得榮譽外，其他一切政權皆非所與聞。校中之日報至不登載女宿舍及其他關於女子之新聞。近來始稍稍趨於平權。今大學董事中有一婦人與焉，教員中亦有女子數人（皆在農院。）今以少年女子作女生保姆，俾可周知少年女生之志願及其苦樂利病，亦張女權之一大進步也。

克鸞女士家似甚貧。其人好學，多讀書，具血性，能思想。為人灑落不羈，待人誠摯，人亦不敢不以誠待之。見事敢為，有所不合，未嘗不質直明言，斤斤爭之，至面紅口吃不已也。

二九　羅素被逐出康橋大學（七月十四日）

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參加『反對強迫兵役會』（No-Conscrip-

tion Fellowship），作文演說，鼓吹良心上的自由。法庭判決他有違反『祖國防衛法』之罪，罰金。康橋大學前日革去他的名字及數學原理教職。

『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元任來書論此事云：

"What insanity cannot war lead to! The days of Bruno are always with us without eternal vigilance. Passed in one form, they come in another."

三〇　移居（七月十六日）

予旅行歸，卽遷入新居。新居在 92 Haven Ave，本韋女士舊寓。女士夏間歸綺色佳，依其家人，故余得賃其寓，爲消夏計。其地去市已遠，去大學亦近，僻靜殊甚。友朋知者甚寡，卽知亦以遠故不常來，故余頗得暇可以讀書。

同居者爲雲南盧錫榮君（晉侯。）

居室所處地甚高，可望見赫貞河，風景絕可愛。

人問我日對如許好風景，何以不作詩。此亦有說：太忙，一也；景致太好，非劣筆所敢下手，二也；年來頗不喜作全然寫景的詩，正以其但事描寫，三也。

（附記）末一段話，今已不然。六年三月記。

三一　國事有希望（七月十七日）

人問今日國事大勢如何。答曰，很有希望。因此次革命的中堅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穩健派，卽從前的守舊派。這情形大似美國建國初年的情形。美國大革命本是激烈的民黨鬧起來的。後來革命雖成功，政府可鬧得太不成樣子。那時的美國，比今日的中國正不相上下，怕還更壞呢。後來國中一般穩健的政客，如漢彌兒登，華盛頓之類，起了一次無血的革命，推翻了臨時約法(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重造新憲法，重組新政府，遂成今日的憲法。從前的激烈派如節非生之徒，那時都變成少數的在野黨（卽所謂反對黨——Opposition），待到十幾年後纔掌國權。

我國今日的現狀，頑固官僚派和極端激烈派兩派同時失敗，所靠者全在穩健派的人物。這班人的守舊思想都爲那兩派的極端主義所掃除，遂由守舊變爲穩健的進取。况且極端兩派人的名譽（新如黃興，舊如袁世凱）皆已失社會之信用，獨有這班穩健的人物如梁啓超張謇之流名譽尙好，人心所歸。有此中堅，將來勢力擴充，大可有爲。

將來的希望，要有一個開明强硬的在野黨做這穩健黨的監督，要使今日的穩健不致變成明日的頑固，——如此，然後可望有一個統一共和的中國。

三二　政治要有計畫（七月廿日）

人問今日何者爲第一要務。答曰，今日第一要務，在於打定主意，定下根本政策（如前此內閣之『建國大計』；）既定之後，以二十年或五十年爲期，總要百折不回，有進無退的辦去，纔有救國的希望。

吾國幾十年來的政府，全無主意，全無方針，全無政策，大似船在海洋中，無有羅盤，不知方向，但能隨風飄泊。這種飄泊（Drift），最是大患。一人犯之，終身無成；一國犯之，終歸滅亡。

因爲飄泊乃是光陰的最大仇敵。無有方針，不知應作何事，又不知從何下手，又不知如何做法，於是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終成不可救。陸放翁詩曰：

一年老一年，一日衰一日，譬如東周亡，豈復須大疾！

正爲飄泊耳。

欲免飄泊，須定方針。吾嘗以英文語人云：

A bad decision is better than no decision at all.

此話不知可有人說過；譯言『打個壞主意，勝於沒主意。』

今日西方人常提『功效主義』（Efficiency）。其實功效主義之第一着手處便是『籌畫打算』。不早日籌畫打算，不早定方針，那有功效可言？

中國應定什麼方針，我亦不配高談。總之須要先行通盤打算，照着國外大勢，國內情形，定下立國大計，期於若干年內造多少鐵路，立多少學堂，辦幾個大學，練多少兵，造多少兵船，（依吾的意思海軍儘可全行不辦；因辦海軍已成無望之政策，不如把全力辦陸軍，如法國

近年政策，即是此意。）造幾所軍需製造廠；幣制如何改良，租稅如何改良，入口稅則如何協商改良；外交政策應聯何國，應防何國，如何聯之，如何防之；法律改良應注重何點，如何可以收回治外法權，如何可以收回租借地：……凡此種種，皆須有一定方針，然後可以下手。若至今尚照從前的飄泊政策，則中國之亡，『豈復須大疾』嗎？

三三　太炎論『之』字（七月廿一日）

我從前說『之』字古音讀『的』，『者』字古音讀『都』；後讀章太炎新方言，略如此說法。太炎之說如下：

爾雅『之，閒也。』之訓『此』者與『時』同字（時從之聲。）『之』『其』同部古亦通用。周書『孟侯，朕其弟。』『其』即『之』也。……小雅蓼莪『欲報之德。』箋云，『「之」猶「是」也。』……今凡言『之』者，音變如丁茲切，俗或作『的』，『的』之宵音轉也（作『底』者亦雙聲相轉。）然江南運河而東，以至浙江廣東，凡有所隸屬者，不言『的』而言『革』（或作格，）則非『之』字之音變，乃

『其』字之音變矣。馬建忠文通徒知推遠言『其，』引近言『之，』乃謂『之』『其』不可互用。寧獨不通古訓，亦不通今義也。

太炎以為『之』與『時』同字，今檢『時』字下云：

爾雅『時，寔，是也。』廣雅『是，此也。』淮西蘄州謂『此』曰『時箇，』音如『特。』淮南揚州指物示人則呼曰『時，』音如『待。』江南松江太倉謂『此』曰『是箇，』音如『遞，』或曰『寔箇，』音如『敵。』古無舌上音，齒音亦多作舌頭。『時』讀如『待，』『是』讀如『提，』『寔』讀如『敵，』今僅存矣。

又『只』字下云：

今人言『底』言『的，』凡有三義：在語中者，『的』即『之』字。在語末者，若有所指，如云『冷的熱的，』『的』即『者』字。（『者』音同『都，』與『的』雙聲。）若為詞之必然，如云『我一定要去的，』『的』即『只』字。（『的』字今在二十三錫，凡宵部字多轉入此，為支部之入聲。『只』在支部，故與『的』相為

假借。）作『底』者亦與『只』近（支脂合音。）然『咫』亦可借爲『者』字。賈子連語『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薄咫』卽今語『薄的』也。

又卷二『周』字下云：

……又同父母者爲周親，今音轉如『的』。（『的』本在宵肴豪部，『周』在幽部，通轉最近。）

藏暉室劄記卷十四

——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

一　答梅覲莊——白話詩（七月二十二日）

（一）

『人閒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麽「中國要有活文學」！
說什麽「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豈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原書中語。）
把水滸來比史記，

好似麻雀來比鳳皇。
說「二十世紀的活字
　勝於三千年的死字」
若非瞎了眼睛，
定是喪心病狂！』

（二）

老梅牢騷發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麼論調！
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古音如「垤，」）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並無雅俗可言，何必紛紛胡鬧？
至於古人叫「字」，今人叫「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弔；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嘗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這都是古所沒有，而後人所創造。
若必叫帽作巾，叫轎作輿，
何異張冠李戴，認虎作豹？
總之，
「約定俗成謂之宜，」

民國五年七月

荀卿的話很可靠。

若事事必須從古人，

那麽，古人「茹毛飲血」

豈不更古於「雜碎?」豈不更古於「番菜?」

請問老梅，爲何不好?』

（三）

『不但文字如此，

文章也有死活

活文章，聽得懂，說得出。

死文章，若要懂，須翻譯。

文章上下三千年，

也不知死死生生經了多少刼。

你看尙書的古文，
變成了今文的小說。
又看卿雲擊壤之歌，
變作宋元的雜劇。
這都因不得不變，
豈人力所能强奪？
若今人必須作漢唐的文章，
這和梅覲莊做拉丁文有何分別？
三千年前的人說，
「檀車幝幝，
四牡痯痯，
征夫不遠」——

民國五年七月

一千年前的人說，
「過盡千帆皆不是，
斜暉脈脈水悠悠。」
三千年前的人說，
「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
七百年前的人說，
「試把花卜歸期，
纔簪又重數。」
正爲時代不同，
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

若溫飛卿辛稼軒都做了小雅的文章，
請問老梅，豈不可惜？
袁隨園說得好：
「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
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
天下那有這等蠢才，
不愛活潑潑的美人，
却去抱冷冰冰的塚中枯骨。」

（四）

老梅聽了跳起，大呼『豈有此理！
若如足下之言，
則村農傖父皆是詩人，

民國五年七月

而非洲黑蠻亦可稱文士！

何足下之醉心白話如是！』（用原書中語，略改幾字。）

老胡聽了搖頭說道，『我不懂你。

這叫做「東拉西扯。」

又叫做「無的放矢。」

老梅，你好糊塗。

難道做白話文章，

是這麼容易的事？

難道不用「教育選擇，」（四字原書中語。）

便可做一部儒林外史？』

老梅又說，

『一字意義之變遷，

必經數十百年，

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

而恆人始沿用之焉。』（用原書中語，不改一字）

老胡連連點頭，『這話也還不差。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却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鍊」（原書中屢用此二字，）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麼？

民國五年七月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麽？』

（五）

『人忙天又熱，老胡弄筆墨。
文章須革命，你我都有責。
我豈敢好辯，也不敢輕敵。
有話便要說，不說過不得。
諸君莫笑白話詩，
勝似南社一百集。』

二　答覲莊白話詩之起因（七月二十九日）

此詩之由來，起於叔永泛湖一詩。今將此詩及其所發生之函件附錄於後：

（一）　叔永泛湖卽事詩原稿

蕩蕩平湖，漪漪綠波。言櫂輕楫，以滌煩疴。旣備我饌，旣偕我友。容與中流，山光前後。

俯矚清漣，仰瞻飛艘。橋出蔭榆，亭過帶柳。清風競爽，微雲蔽暄。猜謎賭勝，載笑載言。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鼉掣鯨奔。岸逼流廻，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舟則可棄，水則可揭。濕我裳衣，畏他人視。濕衣未乾，雨來傾盆。濛濛遠山，漠漠近瀾。乃據野亭，蓐食放觀。「此景豈常？君當加餐。」日斜雨霽，湖光靜和。晞巾歸舟，蕩漾委蛇。

（二）　胡適寄叔永書（七月十二日）

……惟中間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讀者方疑為巨洋大海，否則亦當是鄱陽洞庭。乃忽緊接「水則可揭」一句，豈不令人失望乎？……「岸逼流廻，石斜浪翻，」豈非好句？可惜為幾句大話所誤。……

（三）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四日）

……足下謂寫覆舟數句「未免小題大做，」或然。唯僕布局之初，實欲用力寫此一段，以為全詩中堅。……或者用力太過，遂流於「大話。」今擬改「鼉掣鯨奔」

爲『萬螭齊奔，』『馮夷』爲『驚濤，』以避海洋之意。尊意以爲何如？

（四）　胡適答叔永（七月十六日）

……泛湖詩中寫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采。足下自謂『用力太過，』實則全未用氣力。趨易避難，非不用氣力而何？……再者，詩中所用『言』字『載』字，皆係死字，又如『猜謎賭勝，載笑載言』二句，上句爲二十世紀之活字，下句爲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稱也。……以上所云諸病，我自己亦不能免。乃敢責人無已時，豈不可嗤？然眼高手低，乃批評家之通病，受評者取其眼高，勿管其手低可也。一笑……

（五）　叔永答胡適（七月十七日）

頃讀來書，極喜足下能攻吾之短。今再以泛湖詩奉呈審正。……

泛湖詩改定之處：

清風競爽

行行忘遠，息楫崖根。

忽逢波怒，鼉掣鯨奔。

岸逼流廻，石斜浪翻。

翩翩一葉，馮夷所吞。

畏他人視。

乃據野亭，籌食放觀。

改 清風送爽。

改 載息我棹，於彼崖根。

岸折波廻，石漱浪翻。

翩翩一葉，橫擲驚掣。

進嚇石怒，退惕水瘞。

改 畏人流睇。

改 乃趨野亭，憑闌縱觀。

（六） 梅覲莊寄胡適書（七月十七日）

讀致叔永片，見所言皆不合我意。……天涼人閑，姑陳數言。……

足下所自矜爲『文學革命』眞諦者，不外乎用『活字』以入文，於叔永詩中稍古之字，皆所不取，以爲非『二十世紀之活字』。此種論調，固足下所恃爲嘵嘵以提倡『新文學』者，迪亦聞之素矣。夫文學革新，須洗去舊日腔套，務去陳言，固矣。

然此非盡屏古人所用之字，而另以俗語白話代之之謂也。（適按，此殊誤會吾意。吾以爲字無古今而有死活。如『笑』字豈不甚古？然是活字。又如武后所造諸字，較『笑』字爲今矣，而是死字也。吾但問其死活，不問其爲古今也。古字而活，便可用。）以俗語白話亦數千年相傳而來者，其陳腐亦等於『文學之文字』（即足下所謂死字）耳。大抵新奇之物，多生美（Beauty）之暫時效用。足下以俗語白話爲向來文學上不用之字，驟以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之價值。因其向未經美術家之鍛鍊，（適按，能用之而『新奇而美』，即是鍛鍊。）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歷世相傳，愈趨愈下，鄙俚乃不可言。足下得之，乃矜矜自喜，眩爲創獲，異矣！如足下之言，則人間材智，教育，選擇，諸事，皆無足算，而村農傖父，皆足爲詩人美術家矣。（適按，教育選擇，豈僅爲保存陳腐骨董之用而已耶？且吾所謂『活文字』，豈不須教育選擇便可爲之乎？須知作一篇白話文字，較作一篇半古不古之『古文』難多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

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何足下之醉心於俗語白話如是耶？

至於無所謂『活文學』，亦與足下前此言之，……文字者，世界上最守舊之物也。足下以為英之Coloquial及Slang可以入英文乎？（適按，有何不可？）一字意義之變遷，必須經數十百年而後成，又須經文學大家承認之，而恆人始沿用之焉。（適按，今我正欲求『美術家』『詩人』及『文學大家』之鍛鍊之承認耳，而足下則必不許其鍛鍊，不許其承認此吾二人之異點也。）足下乃視改革文字如是之易易乎？

足下所謂『二十世紀之活字』者，並非二十世紀人所創造，仍是數千年來祖宗所創造者。（適按，此即吾所謂文字無古今而有死活之說也。死字活字，既同為數千年祖宗所創造，足下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乎？）且字者代表思想之物耳。而二十世紀人之思想，大抵皆受諸古人者，足下習文哲諸科，何無歷史觀念如是？如足下習哲學，僅讀二十世紀哲人之書，而置柏拉圖康德於高閣，可乎？不可乎？（適按，此

擬於不倫也。試問今之習柏拉圖者，必人人讀其希臘原文乎？且謂二十世紀之思想皆受諸古人，此亦不確。今之思想非中世紀之思想也。思想與文字同無古今而有死活，皆不得不與時世變遷，當變而不變則死矣。）

總之吾輩言文學革命，須謹愼出之。尤須先精究吾國文字，始敢言改革。欲加用新字，須先用美術以鍛錬之，非僅以俗語白話代之卽可了事也。俗語白話固亦有可用者，惟必須經美術家之鍛錬耳。……（適按，所謂『美術』『美術家』『鍛錬』云者，究竟何謂？吾意何須翹首企足日日望『美術家』『詩人』『文學大家』之降生乎？何不自己『實地試驗』以爲將來之『詩人』『美術家』『文學大家』作先驅乎？此吾二人大異之點也。）

三　雜詩二首（七月二十九日）

中庸

『取法乎中還變下，取法乎上或得中。』孔子晚年似解此，欲從狂狷到中庸。

孔丘

『知其不可而爲之，』亦『不知老之將至。』認得這個眞孔丘，一部論語都可廢。

四　一首白話詩引起的風波（七月三十日補記）

前作答覲莊之白話詩，竟闖下了一場大禍，開下了一場戰爭。覲莊來信（二十四日）：

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眞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

蓋今之西洋詩界若足下之張革命旗者，亦數見不鮮，……大約皆足下『俗話詩』之流，亞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又曰：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脚根，勿爲所搖。誠望足下勿剽竊此種不値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又曰：

其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言！

觀莊歷舉其所謂新潮流者如下：

文學：Futurism, Imagism, Free Verse.

美術：Symbolism, Cubism, Impressionism.

宗教：Bahaism, Christian Science, Shakerism, Free Thought, Church of Social Revolution, Billy Sunday.

余答之曰：

……來書云，『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此一語中含有足下一生大病。蓋足下往往以『耳已聞之熟』，自足而不求眞知灼見。即如來書所稱諸『新潮流』，其中大有人在，大有物在，非門外漢所能肆口詆毀者也。……足下痛詆『新潮流』尚可恕。至於謂『今之美國之通行小說，雜誌，戲曲，乃其最

著者，』則未免厚誣『新潮流』矣。……足下豈不知此諸『新潮流』皆未嘗有『通行』之光寵乎？豈不知其皆爲最不『通行』（Unpopular）之物乎？其所以不通行者，正爲天下不少如足下之人，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而痛絕之故耳。……

老夫不怕不祥，單怕一種大不祥。大不祥者何？以新潮流爲人間最不祥之物，乃眞人間之大不祥已。……

叔永來信亦大不以吾詩爲然。其書略曰：

……足下此次試驗之結果，乃完全失敗是也。蓋足下所作，白話則誠白話矣，韻則有韻矣，然却不可謂之詩。蓋詩詞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辭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

要之，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之於詩。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

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卽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米而頓鄧耐生等比肩，有是事乎？……

烏乎，適之！吾人今日言文學革命，乃誠見今日文學有不可不改革之處，非特文言白話之爭而已。吾嘗默省吾國今日文學界，卽以詩論，其老者如鄭蘇盦陳三立輩，其人頭腦已死，只可讓其與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濫委瑣，亦去文學千里而遙。曠觀國內，如吾儕欲以文學自命者，此種皆薰蕕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種高美芳潔（非古之謂也）之文學，更無吾儕廁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爲，何爲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於荊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見聽，則請他方面講文學革命，勿徒以白話詩爲事矣。（廿四日）

吾作一長書答叔永，可三千餘言，爲錄如下：

叔永足下：

本不欲即覆足下長函，以不得暇也。然不答此書，即不能作他事，故收回前言而作此書。

足下來書忠厚質直，諄諄懇懇，所以厚我者深矣。適正以感足下厚我之深，故不得不更自盡其所欲言於足下之前。又以天下眞理都由質直的辯論出來，足下又非視我爲『詭立名目號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已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者（老梅來函中語），若不爲足下盡言，更當向誰說耶？

足下謂吾白話長詩爲『完全失敗』，此亦未必然。足下謂此『不可謂之詩。蓋詩之爲物，除有韻之外，必須有和諧之音調，審美之詞句，非如寶玉所云「押韻就好」也』。然則足下謂吾此詩僅能『押韻』而已。適意頗不謂然。吾鄉有俗語曰『戲台裏喝采』，今欲不避此嫌，一爲足下略陳此詩之長處。

第一，此詩無一『湊韻』之句（所謂『押韻就好』者，謂其湊韻也。）而有極妙

之韻。如第二章中『要』『到』『尿』『弔』『轎』『帽』諸韻，皆極自然。

第二，此詩乃是西方所謂"Satire"者，正如劇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罵的文章。若讀者以高頭講章之眼光讀之，宜其不中意矣。

第三，此詩中大有『和諧之音調』。如第四章『今我苦口曉舌』以下十餘句，若一口氣讀下去，便知其聲調之佳，抑揚頓挫之妙，在近時文字中殊不可多見。（戲台裏喝釆）又如第二章開端三十句，聲韻亦無不和諧者。

第四，此詩亦未嘗無『審美』之詞句。如第二章『文字沒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這都因不得不變，豈人力所能强奪？』……『正爲時代不同，所以一樣的意思，有幾樣的說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塗！難道做白話文章，是這麽容易的事？』此諸句那一字不『審？』那一字不『美？』

第五，此詩好處在能達意。適自以爲生平所作說理之詩，無如此詩之暢達者，豈徒『押韻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賈寶玉此語，令我最不服氣。）

以上爲『戲台裏喝釆』完畢。

『戲台裏喝釆』乃是人生最可憐的事，然亦未嘗無大用。蓋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卽有人賞識。其無人賞識之時，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對得起自己，全靠此戲台裏之喝釆耳。足下以爲然否？

今須討論來函中幾條要緊的議論：

第一，來函曰：『白話自有白話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却不能用之於詩。』

此大謬也。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案頭適有放翁詩，略舉數詩如下：

（一）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窗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二）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却始應休。（此詩暗用老子『天下大患，在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之意，造語何其妙也！）

（三）太息貧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四）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西陌且閒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

（五）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

（六）一物不向胸次橫，醉中談謔坐中傾，梅花有情應記得，可惜如今白髮生。

（七）老子舞時不須拍，梅花亂插烏巾香。樽前作劇莫相笑，我死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謂白話詩也。至於詞曲，則尤舉不勝舉。且舉一二首最佳者：

（一）山谷　江水西頭隔煙樹，望不見江東路。思量只有夢來去，更不怕江闌住。燈前寫了書無數，算沒個人傳與。直饒尋得雁分付，又還是秋將暮。（望江東）

（二）稼軒　有得許多淚，更閑卻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卻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尋芳草）

（三）柳永　（上闋略）……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

拚，悔不當初留住。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晝夜樂）

至於曲，則適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雜劇。』

總之，白話未嘗不可以入詩，但白話詩尚不多見耳。古之所少有，今日豈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請問『詞曲』與『詩』有何分別？此其『邏輯』更不如足下之並不認白話詞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詞曲又何嘗盡是白話？』適並不曾說宋元詞曲盡是白話，但說宋元人曾用白話作詞曲耳。『雜劇』之佳，而全用白話塡詞者，以孽海記爲最妙。

白話之能不能作詩，此一問題，全待吾輩解決。解決之法，不在乞憐古人，謂古之所

無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輩實地試驗。一次『完全失敗，』何妨再來？若一次失敗，便『期期以爲不可，』此豈『科學的精神』所許乎？

第二，來函云：『如凡白話皆可爲詩，則吾國之京調高腔何一非詩？吾人何必說西方有長詩，東方無長詩？但將京調高腔表而出之，即可與西方之莎士比亞米而頓鄧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敗論人也。京調高腔未嘗不可成爲第一流文學。吾嘗聞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詞並不鄙劣。京調中如空城計，略加潤色，便成好詩。其『城樓』一段，吾嘗聽貴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詫其爲好詩。又吾友張丹斧嘗用京調體爲余作青衣行酒一齣，居然好詩。又如唱本小說，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適曾讀過五六十種，其中儘有好詩。即不能上比但丁米而頓，定有可比荷馬者。適以爲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調高腔著作，便可使京調高腔成第一流文學。病在文人膽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謀生，故名士如高東嘉關漢卿之流，皆肯作『曲，』作『雜劇。』今之京調高腔，皆不文不學

之戲子爲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則高腔京調之不幸也。

京調中之七字體，卽詩中常用之體。其十字句，如『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大可經文人採用。（佛書有用此體者。）他日有機會，定當一研究其變化之道，而實地試驗之，然後敢論其文學的價値也。十字句之佳處，以文字符號表之，略可見一斑：

店主東，帶過了，黃驃馬，——

不由得，秦叔寶，兩淚如麻。

與上文所引

我本是，臥龍岡，散淡的人。

卽如此三句中，文法變化已不一。況第一句僅有九字，其第十字僅有音無字，唱者以ma—a讀之，則其不爲體格所拘束可知也。

且足下亦知今日受人崇拜之莎士比亞，卽當時唱京調高腔者乎？莎氏之諸劇，在

當日並不爲文人所貴重，但如吾國之水滸三國西遊，僅受婦孺之歡迎，受『家喻戶曉』之福，而不能列爲第一流文學。至後世英文成爲『文學的言語』之時，人始知尊莎氏，而莎氏之骨朽久矣。與莎氏並世之倍根著『論集』（Essay），有拉丁文英文兩種本子。書既出世，倍根自言其他日不朽之名當賴拉丁文一本；而英文本則但以供一般普通俗人之傳誦耳，不足輕重也。此可見當時之英文的文學，其地位皆與今日之京調高腔不相上下。英文之『白詩』（Blank Verse），幸有莎氏諸人爲之，故能產出第一流文學耳。

以適觀之，今日之唱體的戲劇有必廢之勢。（世界各國之戲劇都已由詩體變爲說白體）京調高腔的戲劇或無有升爲第一流文學之望。然其體裁，未嘗無研究、及實驗之價值也。

第三，來書云『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學革命成功，將令吾國作詩者皆京調高腔，而陶謝李杜之流永不復見於神州，則足下之功又何若哉！』此論最謬，不可不辨。吾

絕對不認『京調高腔』與『陶謝李杜』爲勢不兩立之物。今且用足下之文字以述吾夢想中文學革命之目的，曰：

（一）文學革命的手段，要令國中的陶謝李杜皆敢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又須令彼等皆能用白話高腔京調做詩。

（二）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中國有許多白話高腔京調的陶謝李杜。換言之，則要令陶謝李杜出於白話高腔京調之中。

（三）今日決用不着『陶謝李杜的』陶謝李杜。若陶謝李杜生於今日而爲陶謝李杜當日之詩，必不能成今日之陶謝李杜。何也？時世不同也。

（四）我輩生於今日，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的五經兩漢六朝八家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的水滸西遊文字。與其作似陶似謝似李似杜的詩，不如作不似陶不似謝不似李杜的白話高腔京調。與其作一個作『眞詩』走『大道』學這個學那個的陳伯嚴鄭蘇龕，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旁逸斜出』『舍

大道而不由』的胡適。

此四條乃適夢想中文學革命之宣言書也。嗟夫，叔永！吾豈好立異以爲高哉？徒以『心所謂是，不敢不爲。』吾志決矣。吾自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吾之去國集，乃是吾絕筆的文言韻文也。足下以此意爲吾序之，或更以足下所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者爲吾序之，何如？吾誠以叔永能容吾盡言，故嘵嘵如是。願叔永勿以論戰之文字視之，而以言志之文字視之，則幸甚矣。

適之。七月廿六日。

五　杜甫白話詩（七月三十一日）

前記白話詩，頃見杜工部亦有白話詩甚多。其最佳者如：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如今九日到，自覺酒須賒。

又如：

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顚，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則更妙矣。

六　不要以耳當目（八月四日）

我最恨『耳食』之談，故於覲莊來書論『新潮流』之語痛加攻擊。然我自己實亦不能全無『以耳爲目』的事。卽如前日與人談，偶及黑人自由國（Liberia），吾前此意想中乃以爲在中美洲，此次與人談，遂亦以爲在中美洲，而不知其在非洲之西岸也。及後查之，始知其誤。

Liberia 爲一美國人名 Jehudi Ashmun 者所創立，蓋成於一八二二與一八二八之間。其時美國猶蓄奴，有好義之士創一美國殖民會(American Colonization Society)，擇地於非洲西岸之 Cape Mesurado，資送已釋之黑奴居之。至一八四七年始宣告爲獨立民主國。

記此則以自戒也。

民國五年八月

七　死語與活語舉例（八月四日）

吾所謂活字與死字之別，可以一語爲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從逆凶』是活語，『惠迪吉』是死語。此但謂作文可用之活語耳。若以吾『聽得懂』之律施之，則『從逆凶』亦但可爲半活之語耳。

八　再答叔永（八月四日）

……古人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字者，文學之器也。我私心以爲文言決不足爲吾國將來文學之利器。施耐菴曹雪芹諸人已實地證明小說之利器在於白話。今尙需人實地試驗白話是否可爲韻文之利器耳。……

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尙未能用之於韻文。私心頗欲以數年之力，實地練習之。倘數年之後，竟能用文言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

我此時練習白話韻文，頗似新習一國語言，又似新闢一文學殖民地。可惜須單身匹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結伴同行。然吾去志已決。公等假我數年之期。倘此新國盡是沙磧不毛

之地，則我或終歸老於『文言詩國』亦未可知。倘幸而有成，則闢除荊棘之後，當開放門戶迎公等同來蒞止耳。『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爲重輕。』足下定笑我狂耳。……

九　打油詩寄元任（八月二日作，四日記）

聞趙元任有盲腸炎(Appendicitis)，須割肚療治，作此戲之：

聞道『先生』病了，叫我嚇了一跳。
『阿彭底賽梯斯』(Appendicitis)，這事有點不妙！
依我仔細看來，這病該怪胡達。
你和他兩口兒可算得親熱殺：
同學同住同事，今又同到哈韈(Harvard)。
同時『西葛瑪鰓』(Sigma Xi)，同時『斐貝卡拔』(Phi Beta Kappa)。
前年胡達破肚，今年『先生』該割。

莫怪胡適無禮，嘴裏夾七帶八。

要『先生』開口笑，病中快活快活。

更望病早早好，阿彌陀佛菩薩！

一〇　答朱經農來書（八月四日）

朱經農來書：

……弟意白話詩無甚可取。吾兄所作孔丘詩乃極古雅之作，非白話也。古詩本不事雕斲。六朝以後，始重修飾字句。今人中李義山獺祭家之毒，弟亦其一，現當力改。兄之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蓋白話詩卽打油詩吾友陽君有『不爲功名不要錢』之句，弟至今笑之。（二日）

答之曰：

足下謂吾詩『謂之返古則可，謂之白話則不可。』實則適極反對返古之說，寧受『打油』之號，不欲居『返古』之名也。古詩不事雕斲，固也；然不可謂不事雕

斲者皆是古詩。正如古人有穴居野處者，然豈可謂今之穴居野處者皆古之人乎？今人稍明進化之跡，豈可不知古無可返之理？今吾人亦當自造新文明耳，何必返古？……

二　蕭伯納之憤世語（八月十五日）

"A friend of mine, a physician who had devoted himself specially to ophthalmic surgery, tested my eyesight one evening, and informed me that it was quite uninteresting to him because it was 'normal'. I naturally took this to mean that it was like everybody else's; but he rejected this construction as paradoxical, and hastened to explain to me that I was an exceptional and highly fortunate person optically, 'normal' sight conferring the power of seeing things accurately, and being enjoyed by only about ten per c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maining ninety per cent being abnormal. I immediately perceived the explanation of my want of success in

fiction. My mind's eye, like my body's, was 'normal': it saw things differently from other people's eyes, and saw them better."

Bernard Shaw—in Preface to Plays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Better see rightly on a pound a week than squint on a million."

——Ibid.

"The only way for a woman to provide for herself decently **is** for her to be good to some man that can afford to be good to her."

——Shaw in "Mrs. Warren's Profession."

二二　根內特君之家庭（八月廿一日追記）

八月中吾友根內特君 (Lewis S. Gannett) 邀往其家小住。其家在彭省Buck Hill **Falls**。其地在山中，不通鐵道。山中風景極佳，視綺色佳有過之無不及也。

根內特君之父年七十六矣，而精神極好，思想尤開通。其母亦極慈祥可親。其姊乃藩薩

（Vassar）畢業生，現在波士頓作社會改良事業。

此一家之中，人人皆具思想學問，而性情又甚相投，其家庭之間，可謂圓滿矣。其姊似事父甚孝。其先意承志委曲將順之情，在此邦殊不可多得也。

根君新識一女子，與同事者，愛之，遂訂婚嫁，而家中人不知也。根君在紐約為世界報作訪員，此次乞假休憩，與余同歸，始告其家人，因以電邀此女來其家一遊。女得電，果來。女姓Ross，名Mary，亦藩薩畢業生也。其人似甚有才幹，可為吾友良配。

女既至，家中人皆悅之，日日故縱此一雙情人同行同出。每舉家與客同出遊山，則故令此兩人落後。蓋紐約地囂，兩人皆業報館訪事，故聚首時少。即相聚，亦安能有此絕好山水為之陪襯點綴哉？

余自幸得有此機會觀察此種家庭私事，故記之。

一三　宋人白話詩（八月二十一日）

東坡在鳳翔，見壁上有詩云（惠洪冷齋夜話一）：

人間無漏仙，兀兀三杯醉。
世上沒眼禪，昏昏一覺睡。
雖然沒交涉，其奈略相似。
相似尙如此，何況眞個是？

此亦白話詩也。

一四　文學革命八條件（八月廿一日）

我主張用白話作詩，友朋中很多反對的。其實人各有志，不必強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對遂不主張白話。他人亦不必都用白話作詩。白話作詩不過是我所主張『新文學』的一部分。前日寫信與朱經農說：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

（1）不用典。

（2）不用陳套語。

（3）不講對仗。

（4）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5）須講求文法。——以上爲形式的方面。

（6）不作無病之呻吟。

（7）不摹倣古人。

（8）須言之有物。——以上爲精神（內容）的方面。

能有這八事的五六，便與『死文學』不同，正不必全用白話。白話乃是我一人所要辦的實地試驗。倘有願從我的無不歡迎，却不必強拉人到我的實驗室中來，他人也不必定要搗毀我的實驗室。

一五　寄陳獨秀書（八月廿一日）

……足下論文之言曰：『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Classicism），理想主義（Romanticism）時代，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Realism）』。此言是也。然貴報第三號（青年

雜誌）載謝無量君長律一首，附有記者案語，推爲『希世之音。』又曰：『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衹有此工力，無此佳麗。』細尋謝君此詩（八十四韻）所用古典套語，不下百餘事。中如『溫矚延犀燼（此句若無誤字，卽爲不通），劉招杏桂英；』『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嬴』（下句更不通）；『義皆攀尾柱，泣爲下蘇坑；』『陳氣豪湖海，鄒談必裨瀛；』在律詩中皆爲下下之句。又如『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上句用典已不當，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不但不切，在文法上亦不通也。至于『阮籍曾埋照，長沮亦耦耕，』則更不通矣。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故用『耦耕。』今一人豈可謂之『耦』耶？此種詩在排律中但可稱下駟。稍讀元白劉柳之長律者，皆知貴報之案語爲過譽謝君而厚誣工部也。……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誠以足下論文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而獨極稱此種古典主義下下之詩，足下未能免於自相矛盾之誚矣。……

一六　作詩送叔永（八月廿二日）

讀杏佛『送叔永之波士頓』詩，有所感，因和之，卽以送叔永之行，並寄杏佛。（此詩有

長序，今不錄。）

（一）

「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兩千年的話，至今未可忘。

好人如電燈，光燄照一堂；

又如蘭和麝，到處留餘香。

（二）

吾友任叔永，人多稱益友。

很能感化人，頗像麯做酒。

豈不因為他一生淨無垢，

其影響所及，遂使風氣厚？

（三）

民國五年八月

在綺可三年，人人惜其去。
我却不謂然，造人如種樹；
樹密當分種，莫長擠一處。
看他此去兩三年，東方好人定無數。

（四）

救國千萬事，造人爲最要。
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
眼裏新少年，輕薄不可靠。
那得許多任叔永，南北東西處處到？

一七　打油詩戲柬經農杏佛（八月二十二日）

老朱寄一詩，自稱『仿適之。』
老楊寄一詩，自稱『白話詩。』

詩問朱與楊，什麽叫白話？

貨色不道地，招牌莫亂掛。

（註）杏佛送叔永詩有『瘖痍滿河山，逸樂亦酸楚。』『畏友兼良師，照我暗室燭。三年異邦親，此樂不可復』之句，皆好。自跋云：『此詮之白話詩也。』經農和此詩寄叔永及余，有『征鴻金鏁縮兩翼，不飛不鳴氣沈鬱』之句。自跋云：『無律無韻，直類白話，蓋欲仿尊格，畫虎不成也。』

一八　窗上有所見口占（八月廿三日）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爲什麽，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自跋）這首詩可算得一種有成效的實地試驗。

民國五年八月

一九　觀莊之文學革命四大綱

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如今南社人作詩，開口『燕子』『流鶯』『曲檻』『春風』等，已毫無意義，徒成一種文學上之俗套（Literary Convention）而已。……

二曰復用古字以增加字數。……字者，思想之符號。無思想，故無字。……字數增而思想亦隨之，而後言之有物。偶一繙閱字典，知古人稱二歲馬曰『駒』，三四歲馬曰『駣』，八歲馬曰『馸』，白額馬曰『馰』，馬飽食曰『駜』，二馬幷駕曰『駢』。又知古人稱無草木之山曰『岵』，有草木之山曰『峐』，小山與大山相並而小山高過于大山者曰『峘』。其餘字有精微之區別者，不可枚舉。古人皆知之，而後人以失學與嬾惰故，乃皆不之知，而以少許之字隨便亂用。後人頭腦之粗簡可知。故吾人須增加字數，將一切好古字皆爲之起死回生。……

三曰添入新名詞。如『科學』『法政』新名字，爲舊文學所無者。

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之價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然須愼之

又愼耳。（八月八日來書）

覲莊以第二條爲最要，實則四事之中，此最爲似是而非，不可不辨。他日有暇當詳論之。

二〇　答江亢虎（八月卅日）

……今日思想閉塞，非有『洪水猛獸』之言，不能收振聵發聾之功。今日大患，正在士君子之人云亦云，不敢爲『洪水猛獸』耳。適於足下所主張，自視不無扞格不入之處，然於足下以『洪水猛獸』自豪之雄心，則心悅誠服，毫無間言也。……

江君提倡社會主義，滿淸時，增轀以『禍甚於洪水猛獸』電奏淸廷。君聞之忻然，且名其集曰洪水集。故吾書及之。

二一　贈朱經農（八月卅一日）

經農千里見訪，暢談極歡。三日之留，忽忽遂盡。別後終日不歡，戲作此詩寄之。

六年你我不相見，見時在赫貞江邊；握手一笑不須說，你我如今更少年。

回頭你我年老時，粉條黑板作講師；更有暮氣大可笑，喜作喪氣頹唐詩。
那時我更不長進，往往喝酒不顧命；有時鎮日醉不醒，明朝醒來害酒病。
一日大醉幾乎死，醒來忽然怪自己：父母生我該有用，似此眞不成事體。
從此不敢大糊塗，六年海外來讀書。幸能勉强不喝酒，未可全斷淡巴菰【一】。
年來意氣更奇橫，不消使酒稱狂生。頭髮偶有一莖白，年紀反覺十歲輕。
舊事三日說不全，且喜皇帝不姓袁，更喜你我都少年。『辟克匿克』【二】來江邊，
赫貞江水平可憐。樹下石上好作筵：牛油麵包頗新鮮，家鄉茶葉不費錢。喫飽喝脹活神仙，唱個『蝴蝶兒上天』！

【註一】『淡巴菰』乃中國最早譯 Tobacco 之名。菰音姑。

【註二】『辟克匿克』(Picnic)者，擕食物出遊，即於野外食之。

二三　讀論語二則（八月卅一日）

（一）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罕）

此舊讀法也。何晏注曰：

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適按：此說殊牽强。蓋承此上一章所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而誤耳。吾意『吾不試故藝』五字當作一句讀。『故藝』爲舊傳之藝，『試』乃嘗試之意。言舊傳之藝但當習之，無嘗試之必要；唯新奇未經人道過之藝，始須嘗試之耳。

（二）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方人』云：『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案方與旁通，謗字從旁，古或與方通借，故鄭本作謗。讀書脞錄云：『讀左傳襄十四年「庶人謗」……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而意異也。始悟子貢謗人之義如此。』

此一事足存也。校勘記又曰：

民國五年八月

皇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不暇。』高麗本作『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

適按：高麗本是也。當讀『賜也賢乎我夫！我則不暇。』上我字誤作哉，形近而誤也。皇侃本似最後出。校書者旁注哉字，以示異本。後人不察，遂並寫成正文，而以文法不通之故，又移之于夫之下耳。

二三　又一則（九月一日）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公冶長）

舊皆讀『未知。焉得仁？』適按此五字宜作一句讀，謂『不知如何可稱他做仁』也。

二四　論我吾兩字之用法（九月一夜）

吾前論古人用爾汝兩字之法，每思更論吾我兩字之用法。後以事多，不能爲之。昨夜讀章太炎檢論中之正名雜義，見其引莊子『今者吾喪我』一語，而謂之爲同訓互舉，心竊疑之。因檢論語中用吾我之處凡百一十餘條，旁及他書求此兩字的用法，乃知此兩字古人分別甚嚴。章氏所謂同訓互舉者，非也。

馬建忠曰：

『吾字，案古籍中，用於主次偏次者其常。至外動後之賓次，惟弗辭之句則間用焉，以其先乎動字也。若介字後賓次，用者僅矣。

（例）吾甚慙於孟子！（主次）

何以利吾國？（偏次）

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弗辭外動之賓次）

夫子嘗與吾言于楚。（介字後之賓次。同一句法，孟子則用我字：「昔者，夫子嘗與我言於宋。」）』

又曰：

『我予兩字，凡次皆用焉。

（例）我對曰：無違！　予既烹而食之矣。（主次）

於我心有戚戚焉！　於予心猶以爲速。（偏次）

民國五年九月

「願夫子明以教我！ 爾何曾比予於是？（外動後之賓次）

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天生德於予。（介字後之賓次）」

胡適曰：馬氏之言近是矣，而考之未精也。今爲作通則曰：

（甲）吾字之用法

（一）主次：

（例）吾從周。 吾日三省吾身。（單數）

吾二人者，皆不欲也。（複數）

（二）偏次（卽主有之次）：

（例）吾日三省吾身。 吾道一以貫之。

以上爲單數，其常也。

猶吾大夫崔子也。

以上爲複數，非常例也。

（三）偏次（在所字之前：）

（例）異乎吾所聞。

此三通則論語中無一例外。下文所舉例外，皆傳寫之誤也。

（例外一）『居則曰不吾知也。』 此當作『不我知也。』憲問篇有『莫我知也夫』可證。馬氏所舉左傳『晉不吾疾也，』與此同例。

（例外二）『毋吾以也。』『雖不吾以。』 此兩句之吾亦當作我。詩經有『不我以』『不我與』『不我以歸』『不我活兮』『不我信兮，』皆可證此爲鈔寫之誤。

故馬氏所謂吾字可用於弗辭之句中外動字之後者，乃承其誤者而言，非的論也。古人用吾字，無在賓次者。其賓次諸例，皆書寫時之誤也。吾字用爲介詞後之賓次，亦後人鈔寫之誤，皆當作我。馬氏所舉一例，可依孟子改正之。

（乙）我字之用法

（一）外動之止詞（賓次）：

（例）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以上爲單數之我。

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左傳莊十年）

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以上爲複數之我。

（二）介詞之司詞（賓次）：

（例）孟孫問孝於我。　善爲我辭焉。

（三）偏次：

（例）我師敗績。（左傳莊九年）　葬我君莊公。（左傳閔元年）

以上爲複數，其常也。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看此處兩用我，一用吾。）

以上爲單數，非常例也。

（四）主次　論語中主次用我，皆可解說。大抵我字重於吾字。用我字皆以示故爲區別，或故爲鄭重之辭。

人皆有兄弟，我獨無。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我則異於是。

我則不暇。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皆其例也。

論語中有兩處用我字顯係涉上文而誤者:

(1)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第二我字當作吾)

(2)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第二我字應作吾，涉上文而誤也。)

吾我兩字可互用否?　以上所說諸例，當作論語時(去孔子死後約五六十年)猶甚嚴。其後漸可通融。至孟子時，此諸例已失其嚴厲之效能。然有一例猶未破壞，則吾字不用於賓次是也。故莊子猶有『吾喪我』之言。雖至於秦漢之世，此例猶存。今則雖博學如章先生亦不知之矣。無成文之文法之害至於此極，可勝歎哉!

二五　讀論語一則(九月二日)

去年讀論語至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仁)

謂舊讀法非也。『見志不從』四字作一讀讀，始於包氏注，後儒因之，謂『見父母志有不從

己諫之色』甚荒謬。適謂當讀如下法：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諫見志』，謂婉詞以諫，自陳見其志而已。

二六　嘗試歌　有序（九月三日）

陸放翁有詩云：

能仁院前有石像丈餘，蓋作大像時樣也。

江閣欲開千尺像，雲龕先定此規模，斜陽徙倚空長歎，嘗試成功自古無。

此與吾主張之實地試驗主義正相反背，不可不一論之。卽以此石像而論，像之如何雖不可知，然其爲千尺大像之樣，卽是實地試驗之一種。倘因此『嘗試』而大像竟成，則此石像未爲無功也。倘因此『嘗試』而知大像之不可成，則此石像亦未爲無功也。『嘗試』之成功與否，不在此一『嘗試』，而在所爲嘗試之事。『嘗試』而失敗者，固往往有之。然天下何曾有不嘗試而成功者乎？

韓非之言曰：『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者盲者窮矣。』此無他，嘗試與不嘗試之別而已矣。詩人如陸放翁之流日日高談『會與君王掃燕趙，』夜夜『夢中奪得松亭關。』究竟其能見諸實事否，若無『嘗試，』終不可知，徒令彼輩安享憂國忠君之大名耳。

吾以是故，作嘗試歌。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爲下一轉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聖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試靈藥，何嫌『六百零六』次？（『六百零六』，花柳病藥名。以造此藥者經六百零六次試驗，始敢行之於世，故名。）莫想小試便成功，天下無此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脚力莫枉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願吾師壽千萬歲！

二七　讀易（一）（九月三日）

『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正義曰：『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則無也。』

適按：吉下有『凶』字者是也。此處阮元校勘記無一語。蓋唐人所謂『定本』已無此字。阮元所見諸本，以唐『石經』爲最古，其他諸本更不及見有『凶』字之本矣。

二八　早起（九月三日）

早起忽大叫，奇景在眼前。

天與水爭艷，居然水勝天。

水色本已碧，更映天藍色：

能受人所長，所以青無敵。

二九　讀易（二）（九月四日）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韓康伯注曰：『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

適按：據韓注，則彼所見本『諸』下無『其』字，故以『諸』字作『各種』兩字解。此說甚通。『諸』下之『其』字乃後世淺人依下文文法妄加入者也。又按『見』字當讀如『現』。下文『見天下之動』同此。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釋文『荀爽本惡作亞，云「次也。」』（段注說文引）適按：荀本是也。今讀『惡』爲『烏去聲』，非。釋文又曰：『鄭姚桓玄荀柔之本議作儀。』適按：作『儀』者是也。儀，法也。見周語注及淮南精神訓注。

三〇　王陽明之白話詩（九月五日）

蔽月山（十一歲作）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山中示諸生

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

池上偶然到，紅花間白花。小亭閒可坐，不必問誰家。

溪邊坐流水，水流心共閒。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

天池之水近無主，木魅山妖競偷取。公然又盜山頭雲，去向人間作風雨。

睡起偶成

四十餘年睡夢中，而今醒眼始朦朧。不知日已過亭午，起向高樓撞曉鐘。

起向高樓撞曉鐘！尙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良知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眞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顚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

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示諸生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却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答人問道

饑來喫飯倦來眠，只此修行玄更玄。說與世人渾不信，却從身外覓神仙。

胡適曰：明詩正傳，不在七子，亦不在復社諸人，乃在唐伯虎王陽明一派。正如清文正傳不在桐城陽湖，而在吳敬梓曹雪芹李伯元吳趼人諸人也。此驚世駭俗之言，必有聞之而却走者矣。

『公安派』袁宏道之流亦承此緒。宏道有西湖詩云：

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

又偶見白髮云；

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笑。

皆可喜。曾毅中國文學史引此兩詩，以爲鄙俗，吾則亟稱之耳。

三一　他（九月六日）

日來東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籌思，幾不能睡。夢中亦彷彿在看報找東方消息也。今晨作此自調。

你心裏愛他，莫說不愛他。
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
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
倘有人愛他，更如何待他？（待字今音大概皆讀去聲。）

（註）或問憂國何須自解，更何消自調。答曰：因我自命爲「世界公民，」不持狹義的國家主義，尤不屑爲感情的「愛國者」故。

三二　英國反對强迫兵役之人（九月七日）

報載一書說英國「反對强迫兵役會」（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有會員
，

一萬五千人以上，其中有一千八百餘人曾爲此事被拘捕，其中有定罪至十年者。

☰☰　讀易（三）（九月十二日）

易繫辭下第二章可作一章進化史讀。其大旨則『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之意也。此數語含有孔子名學之大旨。包犧氏一章，則敍此作器制法之歷史也。此章中象卦制器之理，先儒說之，多未能全滿人意。今偶以適所見及，記於此，以俟博學君子是正之。其不可解者，則記所疑焉。

（一）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韓說：『罔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魚麗於水，獸麗於山也。』孔疏以『象卦制器不當取卦名』疑之，是也。朱註以爲『象兩目』，疑亦不盡當。此象殊不易解。

（二）耒耜，象益。☴☳

☴是木，☳象動。益卦乃草木生長之象，故曰『益』。草木始於種子，終成本幹，益之至也。

（三）交易貨物，象噬嗑。☲☳

☲（電）☳（雷）象爭軋，故曰『噬嗑』。噬嗑者，『頤中有物』之謂，今所謂『嚙』也。鑒於爭軋，乃爲日中之市，聚天下之民，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所以去紛爭也。

（四）垂衣裳而天下治，象乾坤。

乾坤者，『簡易』之象，繫辭中再三言之。韓說謂『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其說似更有理。

（五）舟楫，象渙。☴☵

☴（木）在☵（水）上之象。此最明顯。

（六）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象隨。☱☳

隨乃『休息』之象。『澤（☱）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蓋眠睡之象。牛馬以行遠，而乘者可休息不勞，故象之。

（七）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象豫。☳☷

韓朱皆曰豫備之意，是也。然此但由卦名言之，非卦象也。此卦『雷出地奮，』天下事之不可測不可預防者，無過此者矣。以象豫備，何其切當也。朱註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可謂夢囈！

此卦象所謂『建侯行師，』『作樂崇德，』祭天祀祖，皆以備不可預度之患也。豫之六二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孔子論之曰：『知幾其神乎？…… 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幾，豫之至也。

（八）杵臼，象小過。䷽

朱說『下止上動』是也。此言大有科學意味。

（九）弧矢，象睽。䷥

舊說皆以為『睽乖，』然後威以服之。此又舍象取名矣。睽之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火向上，而在上，澤向下，而在下：所取道相反而所志（心之所之）相同。故曰『以同而異。』又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弧矢

之用，以挽爲推。亦『所取道相反而所志相同』之象也。此象亦有科學意味。

（十）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象大壯。☳☰

舊說皆非也。『雷（☳）在天（☰）上』，乃將有暴雨之意。故云，『以待風雨。』亦『思患而預防之』之意。

（十一）棺椁，象大過。☱☴

舊說皆以過厚爲言，非也。大過之象曰：『澤滅木，』乃朽腐之意。唯懼其『速朽，』故爲之棺椁以保存之。既而思之，木在水中並不腐朽。『澤滅木，』蓋是淹沒之意耳。故曰『大過大者過也』，言惟大物乃能不有淹沒之虞耳。懼其淪沒，故爲之棺椁以保存之。封之樹之，以志其所在也。

（十二）書契，象夬。☱☰

舊說皆以『夬，決也』爲言。然皆以決爲決斷之意，則非也。決之本義，說文曰：『下

流也。』（依段玉裁校本）夬之象曰：『澤上於天，』『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朱註曰『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近之矣，而未盡然也。澤上於天，乃下雨之象，所謂『下流』也。施祿及下亦『下流』之意。書契之作，一以及下，一以傳後。傳後亦及下也。夬之上六曰：『无號，終有凶。』號即名號之號，符號之號，蓋謂書契文字之類也。故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舊讀號爲呼號之號，故不可解也。卦象『揚於王庭，孚號（孚號，信其名號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號亦同此。

三四　中秋夜月（九月十二日）

昨夜爲舊曆中秋，作詩四句，寫景而已。

小星躲盡大星少，果然今夜淸光多。夜半月從江上過，一江江水變銀河。

三五　虞美人　戲朱經農（九月十二日）

經農寄二詞，其序曰：『昨接家書，語短而意長；雖有白字，頗極纏綿之致。……』其詞又

有『傳箋寄語，莫說歸期誤』之句。因作一詞戲之。（此爲吾所作白話詞之第一首。）

先生幾日魂顛倒，他的書來了！雖然紙短却情長，帶上兩三白字又何妨？　可憐一對癡兒女，不慣分離苦；別來還沒幾多時，早巳書來細問幾時歸。

三六　研（讀易四）（九月十四日）

說文：『研，䃺也。䃺，石磑也。（今省作磨）』又『碎，䃺也。（段作䃺）礱，䃺也。（今謂磨穀取米曰礱）』研字本謂䃺而碎之之意。故易有『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研，猶今言『細細分析』也。譯成英文，當作Analysis。今人言『研究，』本謂分析而細觀之。古人如老孔，皆以『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其論斷事理，先須䃺而碎之，使易於觀察，故曰研也。

三七　幾（讀易五）（九月十四日）

余嘗謂列子莊子中『種有幾』一章，含有生物進化論之精義。惜日久字句訛錯，竟不能讀耳。章首之『種有幾』之『幾』字，卽今所謂『種子』（Germ），又名『精子，』又名

『元子』。說文：『幾，微也，從𢆶從戍。』『𢆶，微也，從二幺。』『幺，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又曰：『蟣，蝨子也。』今徽州俗話猶謂蝨子爲蝨蟣，蠶子爲蠶蟣。『種有幾』之『幾』，正是此意，但更小於蝨子蠶子耳。章末『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此據莊子，其列子本不可用也。）此處三個『機』字皆當作『幾』。此承上文『種有幾』而言，故曰『又反入於幾』。若作機，則何必曰『又』曰『反』乎？

頃讀易至『極深而研幾也』，阮元校勘記云：『釋文，幾本或作機。』此亦幾機互譌之一例也。故連類記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幾』之定義最明切。莊子列子之『幾』即出於此。

三八　答經農（九月十五日）

余初作白話詩時，故人中如經農、叔永、覲莊皆極力反對。兩月以來，余頗不事筆戰，但作白話詩而已。意欲俟『實地試驗』之結果，定吾所主張之是非。今雖無大效可言，然黃蝴蝶，

嘗試，他，贈經農四首，皆能使經農叔永杏佛稱許，則反對之力漸消矣。經農前日來書，不但不反對白話，且竟作白話之詩，欲再掛『白話』招牌。吾之歡喜，何待言也！

經農之白話詩有『日來作詩如寫信，不打底稿不查韻。……覲莊若見此種詩，必然歸咎胡適之。適之立下壞榜樣，他人學之更不像。請看此種眞白話，可否再將招牌掛？』諸句皆好詩也，勝其所作弔黃軍門墓及和杏佛送叔永諸作多多矣。惟中段有很壞的詩，因作三句轉韻體答之。

寄來白話詩很好，讀了歡喜不得了，要掛招牌怕還早。

『突然數語』嚇倒我，『興至揮毫』已欠妥（揮的是羊毫，還是雞毫？）『書未催成』更不可。（『書被催成墨未濃，』是好白話詩。『書未催成，』便不甚通。）

且等白話句句眞，金字招牌簇簇新，大吹大打送上門。

結三句頗好。

三九　啞戲（九月十六日）

昨夜去看一種戲，名叫『啞戲』（Pantomime）。『啞戲』者，但有做工，無有說白，佐以音樂手勢，而觀者自能領會。

四〇　改舊詩（九月十六日）

（一）讀大仲馬俠隱記續俠隱記

仲馬記英王查爾第一之死，能令讀者痛惜其死而願其能免。此非常魔力也。戊申，作四詩題之。其一云：

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武湯皆聖賢。太白南巢一回首，恨無仲馬爲稱寃。

今改爲

從來桀紂多材武，未必湯武眞聖賢。那得中國生仲馬，一筆翻案三千年！

（二）讀司各得十字軍英雄記

原詩作於丁戊之間

豈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武靈王？炎風大漠荒涼甚，誰更橫戈倚夕陽？

此詩注意在用兩個古典包括全書。吾近主張不用典，而不能換此兩典也。改詩如下：

豈有酖人羊叔子？焉知微服趙主父？十字軍眞兒戲耳，獨此兩人可千古。

此詩子耳爲韻，父古爲韻。

第一首可入嘗試集，第二首但可入去國集。

四一　到紐約後一年中來往信札總計（九月廿二日）

吾於去年九月廿二日到紐約，自此日爲始，凡往來信札皆列號擇要記之，至今日爲週年之期。此一年之中往來書札如下；

收入　九百九十九封

寄出　八百七十四封

甚矣，無謂酬應之多也！

四二　白話律詩（十月十五日）

昨日戲以白話作律詩，但任朱諸人定不認此爲白話詩耳。

江上秋晨

眼前風景好，何必夢江南？
雲影渡山黑，江波破水藍。
漸多黃葉下，頗怪白鷗貪。
小小秋蝴蝶，隨風來兩三。

古人皆言鷗閒。以吾所見，則鷗終日回旋水上捉魚爲食，其忙可憐，何閒之有乎？

四三　打油詩一束（十月廿三日）

打油詩何足記乎？曰，以記友朋之樂，一也。以寫吾輩性情之輕率一方面，二也。人生那能日日作莊語？其日日作莊語者，非大奸，則至愚耳。

（一）寄叔永覲莊

覲莊有長書來挑戰吾以病故，未即答之。覲莊聞吾病，曰，『莫不氣病了？』叔永以告，余因以此戲之。

居然梅覲莊，要氣死胡適。
譬如小寶玉，想打碎頑石。
未免不自量，惹禍不可測。
不如早罷休，遲了悔不及。

覲莊得此詩，答曰：『讀之甚喜，謝謝。』吾讀之大笑不可仰。蓋吾本欲用『鷄蛋殼，』後乃改用『小寶玉。』若用『鷄蛋殼，』覲莊定不喜，亦必不吾謝矣。

* * *

（二）答陳衡哲女士

女士答吾徵文書曰：『「我詩君文兩無敵，」（此適贈叔永詩中語，）豈可舍無敵者而他求乎？』吾答書有『細讀來書頗有酸味』之語。女士答云，『請先生此後勿再「細讀來書。」否則「發明品」將日新月盛也，一笑。』吾因以此寄之。

不『細讀來書，』怕失書中味。
若『細讀來書，』怕故入人罪。
得罪寄信人，眞不得開交。
還請寄信人，
下次寄信時，
聲明讀幾遭。

* * *

（三）答胡明復

明復寄二詩。其第一首云：——

紐約城裏，有個胡適。白話連篇，成倫〔註一〕樣式！

第二首乃所謂『寶塔詩』也：——

癡!

適之!

勿讀書,
【註二】
香烟一支!

單做白話詩!

說時快,做時遲,

--做就是三小時!

余答之曰:——

咦!

希奇!

胡格哩,
【註三】
覅我做詩!
【註四】
這話不須提。

我做詩快得希,

從來不用三小時。

提起筆,何用費心思?

筆尖兒嗤嗤嗤嗤地飛,

也不管寶塔詩有幾層兒!

民國五年十月

【註一】倫,吳語之『什麼』。

【註二】吳人讀『書』如『詩』。

【註三】吳語稱人之姓而系以『格哩』兩字，猶北人言『李家的』『張家的』也。

【註四】吳語『勿要』兩字合讀成一音(fiao)，猶北京人言『別』也。

*　*　*

（四）和一百〇三年前之『英倫詩』

林和民以英人Sir J. F. Davis所錄華人某之『英倫詩』十首示余。其詩爲五言律，間有佳者。其寫英倫風物，殊可供史料，蓋亦有心人也。其㊄㊉兩章云：

㊄兩岸分南北，三橋隔水通。
舟船過胯下，人馬步雲中。
石磴千層疊，河流九派溶。
洛陽天下冠，形勢略相同。

⊕地冷難栽稻，由來不阻饑。
濃茶調酪潤，烘麵裹脂肥。
美饌盛銀盒，佳醪酌玉巵。
土風尊飲食，入席預更衣。

余以爲今人可和此君而爲『美國詩』或『紐約詩』因戲爲之成一章云：

一陣香風過，誰家的女兒？
裙翻駝鳥腿，鞾像野猪蹄。
密密堆鉛粉，人人嚼『肯低』（Candy，糖也。）
甘心充玩物，這病怪難醫！

四四　戒驕（十月廿三日）

前日作一極不可宥之事，以驕氣陵人，至人以惡聲相報。余犯此病深矣。然受報之速而深，無如此次之甚者，不可不記也。

"Judge not, that ye be not judged!"

四五　讀論語（十一月一日）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憲問）

阮元校勘記曰：

皇本，高麗本，『而』作『之，』『行』下有『也』字。按潛夫論交際篇，『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阮校是也，『而』當作『之。』朱子曰：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此曲爲之說耳。

四六　打油詩又一束

（一）紐約雜詩（續）

（2）The "New Woman"

頭上金絲髮，一根都不留。
無非爭口氣，不是出風頭。
生育當裁制，家庭要自由。
頭銜『新婦女』，別樣也風流。

（3）The "School Ma'am"

挺着胸脯走，堂堂女教師。
全消脂粉氣，常帶講堂威。
但與書爲伴，更無人可依。
人間生意盡，黃葉逐風飛。

（二）代經農答『白字信』

經農來書云：『白字信又來，有「對鏡劇憐形影瘦，沾巾常覺淚痕多」二句，不知從何小說中抄來，可怪。』余答之曰『白字信中兩句詩大不妙，兄不可

不婉規之。若兄不忍爲之，適請代庖何如？

保重鏡中影，
莫下相思淚。
相思了無益，
空擾亂人意。』

（三）寄陳衡哲女士

你若『先生』我，
我也『先生』你。
不如兩免了，
省得多少事。

四七　寫景一首（十一月一日）

昨日大霧，追思夏間一景，余所欲作詩紀之而未能者。忽得四句，頗有詩意，因存之。

雨脚渡江來，
山頭銜霧出。
雨過霧亦收，
江樓看落日。

四八　打油詩

（一）再答陳女士（十一月三日）

陳女士答書曰：

所謂『先生』者，『密斯忒』云也。
不稱你『先生，』又稱你什麽？
不過若照了，名從主人理，
我亦不應該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該，就呼你大名。

民國五年十一月

『還請寄信人，下次寄信時，申明』要何稱。

適答之曰：

先生好辯才，駁我使我有口不能開。

仔細想起來，呼牛呼馬，阿貓阿狗，有何分別哉？

我戲言本不該。

『下次寫信，』請你不用再疑猜：

隨你稱什麼，我一一答應響如雷，決不敢再駁回。

（二）紐約雜詩（續）（十一月四日）

（4）總論

四座靜毋吡，聽吾紐約歌。

五洲民族聚百萬富人多。

築屋連雲上，行車入地過。

『江邊』園十里，最愛赫貞河。

(三)塔詩

陳女士有英文塔詩嘲斐貝卡拔會(Phi Beta Kappa)會員，因答之曰

Right!
You might
Freely write,
In scorn and spite,
To your heart's delight,
On what "Oil of midnight"
Has made to shine in daylight.

藏暉室劄記卷十五

——民國五年十一月六日至六年（一九一七）三月廿日——

一　歐陽修易童子問（十一月六日）

——三卷，載於宋元學案卷四——

此書下卷論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說淆亂，亦非一人之言。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說，而說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根據凡有數事：

（一）文字繁衍叢脞不類聖人之言。

例(1)文言說潛龍勿用。

(2)繫辭說易簡」

(3)繫辭說卦說六爻三極。

(4)繫辭說繫辭焉而明吉凶。

(二)害經惑世，自相乖戾。

例(1)文言說元亨利貞。

(甲)是四德　四德之說見左傳襄九年，在孔子生前十五年。

(乙)非四德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2)說作易。

(甲)『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乙)『包犧氏……觀象于天……觀法于地……始作八卦。』

(丙)『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

(三)其他根據。

(1)四德之說見左傳……『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

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于近世乎？」

(2)『「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

此謂若彖是孔子所作，必不自稱述之如此。

(3)『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

此則適不明白。

(4)『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說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

歐陽氏此書，乃吾國考據學中少見之大胆議論，故記之。

二　希望威爾遜連任（十一月九日）

此次美國總統選舉，我自始至終望威爾遜連任，以其爲美國開國以來第一流總統之一也。

此次共和黨候選人休斯(Charles E. Hughes)於選舉競爭期內毫無所建白。其所

主張無一非共和黨之陳腐口頭禪。故休氏之舊交如 The N.Y. Evening Post 主者O. G. Villard 初祖之，後皆變而與之爲敵。國中明達之士如President Charles W. Eliot, John Dewey 皆助威氏而攻休氏。吾前語人，若此次休斯得勝，則此邦人士之政治知識眞足使我失望矣。前見晚郵報中之 Simeon Strunsky 亦作此語，喜其與余所見略同，故作書投之。

A Hughes Victory and Cynicism

To the Editor of The Evening Post:

Sir: As an absolutely disinterested student of American politics, I cannot refrain from writing you that in to-night's Post-Impressions I find the most satisfactory argument in favor of President Wilson's reëlection that has ever appeared during the whole campaign. The argument is as follows: "The reason why I want to see Mr. Wilson reëlected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is that I dread

the thought of going cynical. If Mr. Hughes is the winner next Tuesday, I shall be driven into acknowledging that the world must be taken as you find it, and that habit is bound to triumph over the idea."

Having had the unusual privilege of witnessing two Presidential campaigns during my student years in this country, I feel warranted to believe that the unexpected success of the Progressive party in 1912 seems to indicate that Mr. Simeon Strunsky and those who hold the same views may yet be saved from "going cynical."

"SINÆ"

New York, November 4.

三 吾對於政治社會事業之興趣（十一月九日）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如吾鄉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

附于吾所以爲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故吾居綺色佳時，每有本城選舉，我輒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於全國選舉亦然。一九一二年，我衣襟上戴 Bull Moose（野鹿）徽章者兩月，以示主張進步黨也。去年則主張紐約女子參政權運動。今年則主張威氏之連任。

此種行爲，人或嗤之以爲稚氣。其實我頗以此自豪。蓋吾人所居，卽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若不自認爲此社會之一分子，決不能知其中人士之觀察點，卽有所見及，終是皮毛耳。若自認爲其中之一人，以其人之事業利害認爲吾之事業利害，則觀察之點既同，觀察之結果自更親切矣。且此種閱歷，可養成一種留心公益事業之習慣，今人身居一地，乃視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關，則其人他日歸國，豈遽爾便能熱心于其一鄉一邑之利害得失乎？

四　戲叔永（十一月九日）

叔永作對月詩三章，其末章曰：

不知近何事，明月殊惱人。

安得駕蟾蜍，東西只轉輪。

我戲爲改作曰：

不知近何事，見月生煩惱。

可惜此時情，那人不知道。

五　黃克强將軍哀辭（十一月九日）

黃克强（興）將軍前日逝世，叔永有詩輓之。余亦有作。

當年曾見將軍之家書，

字跡飛動似大蘇。

書中之言竟何如？

『一歐吾兒，努力殺賊：』——

八個大字，

讀之使人感慨奮發而愛國。

民國五年十一月

嗚呼將軍，何可多得！

六　編輯人與作家

美國『世紀』雜誌編輯人吉爾得(Richard Watson Gilder)死後，其『書札』近始出版，紐約晚郵報評論此書並論其人，謂此君閱讀外來投稿最留心人才，對于作家最富于同情心；彼自言作編輯人須有三德：一須有思想，二須有良心，三須有良好的風味 (good taste)，彼實能兼有之。

七　舒母夫婦（十一月九日）

吾友舒母 (Paul B. Schumm)，爲康南耳大學同學。其人沉默好學能文，專治『風景工程』(Landscape Architecture)，而以其餘力拾取大學中徵文懸賞，如詩歌獎金，文學獎金之類，以資助其日用。其人能思想不隨人爲是非。吾所知康南耳同學中其眞能有獨立之思想者，當以 Bill Edgerton 與君爲最上選矣（畢業院中人不在此數。）

去年以君之紹介，得見其父母。其父 George Schumm 持『無政府主義』以蒲魯東

(Proudon)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諸人之哲學自娛；而其人忠厚慈祥，望之不知其爲持無政府主義者也。

一日，余得一書，書末署名爲舒母女士 (Carmen S. Reuben)。書中自言爲吾友舒母之妻。已結婚矣，以自命爲『新婦人』(New Woman)，故不從夫姓而用其本姓，（通例，婦人當從夫姓，如 Carmen Reuben Schumm)。此次以嘗聞其夫及其翁稱道及余，又知余尚在紐約，故以書邀余相見。余往見之，女士端好能思想，好女子也，誠足爲吾友佳偶。嘗與吾友同學，故相識。今年結婚。婚後吾友回綺色佳理舊業；女士則留紐約以打字自給，夜間則專治音樂。自此以後，吾與之相見數次，深敬其爲人，此眞『新婦人』也。

昨夜吾與女士同赴舒母先生（吾友之父）之家晚餐，因記其夫婦之事於此。

八　發表與吸收

Expression is the best means of appropriating an impression.（你若想把平時所得的印象感想變成你自己的，只有表現是最好的方法。）　此吾自作格言。如作筆

記，作論文，演說，討論，皆是表現平日所吸收之印象皆模糊不分明；一經記述，自清楚分明了。

九　作孔子名學完自記二十字（十一月十七日）

推倒邵堯夫，燒殘『太極圖』。

從今一部易，不算是天書。

一〇　陳衡哲女士詩（十一月十七日）

月

初月曳輕雲，笑隱寒林裏。

不知好容光，已印清溪底。

風

夜聞雨敲窗，起視月如水，

萬葉正亂飛，鳴飆落松蘂。

叔永以此兩詩令適猜爲何人所作。適答之曰；『兩詩妙絕。……風詩吾三人（任楊及我）

若用氣力尙能爲之。月詩則絕非吾輩尋常蹊徑。……足下有此情思，無此聰明。杳佛有此聰明，無此細膩。……以適之邏輯度之此新詩人其陳女士乎？』叔永來書以爲適所評與彼所見正同。此兩詩皆得力于摩詰。摩詰長處在詩中有畫。此兩詩皆有畫意也。

二 紐約雜詩（續）（十一月十七日）

(5) Tammany Hall

赫赫『潭門內』，查兒斯茂肥。
大官多黨羽，小惠到孤嫠。
有魚皆上釣，惜米莫偷鷄。
誰人堪敵手？北地一班斯。

查兒斯茂肥（Charles Murphy）者，紐約城民主黨首領，其黨羽以潭門內堂（Tammany Hall）爲機關部。其勢力極大，紐約之人士欲去之而未能也。其黨之手段在能以小惠得民心。此如田氏厚施，王莽下士，古今來竊國大奸皆用此法也。班斯（Wm Barnes）者，紐約省

共和黨首領，居赫貞河上游之瓦盆尼(Albany，紐約省會)與茂肥中分紐約省者也。

一二　美國之清淨教風（十一月十八日）

美洲建國始於英國淸淨教徒（The Puritans）之避地西來。淸淨敎徒者，痛恨英國國教（The Anglican Church—Episcopalian）之邪侈腐敗而欲掃除淸淨之者也。英國大革命卽起於此。及王政復辟，淸淨敎徒結會西遷，將於新大陸立一淸淨新國，故名其土曰『新英蘭』。其初建之時，社會政權多在敎士之手。故其初俗崇禮義，尊天，篤行，以衞道自任。其遺風所被，至於今日，尙有存者。今所謂美國之『淸淨敎風』（Puritanism）者是也。此風在今日已失其宗敎的性質，但呈一種極陋隘的道德觀念。其極端流於守舊俗，排異說，與新與之潮流爲仇。故“Puritanism”一字每含諷刺，非褒詞矣。

此『淸淨敎風』之一結果在於此邦人之狹義的私德觀念，往往以個人私德細行與政治能力混合言之，甚至使其對於政治公僕私德之愛憎，轉移其對於其人政策之愛憎。如故總統麥荆尼所享盛名，大半由於其私人細事之嘖嘖人口也。數年以來，余屢聞人言，於今

總統威爾遜氏之家庭細事，大半有微詞。一年中以此告者不下七八人。在綺色佳時，聞某夫人言威氏妻死未一年卽再娶，其影響或致失其再任之機會。余初聞而不信之。及來紐約，乃屢聞之。一日余與此間一洗衣婦人談及選舉事，此婦人告我此間有多人反對威氏之再任，以婦人界爲尤甚，其理由之一，則謂威氏妻死未期年卽再娶也。又一日，余與吾友墨茨博士談。博士告我，言斯丹福大學(Leland Stanford University)前校長朱爾丹氏 (President David Starr Jordan)自言雖極贊成威氏之政策，然此次選舉幾不欲投威氏之票。其故云何？則以威氏妻死不期年而再娶，又以威氏作王城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校長時，曾以花球贈一婦人。朱爾丹氏爲此邦名人之一，其思想之陋狹至此，可謂怪事！此尤可見此邦之狹陋的 Puritanism 也。

此種陋見最足阻礙社會之進步。如今之新體戲劇，小說，多直寫男女之事，不爲之隱諱，其在歐洲久能通行無忌者，至此邦乃不能出版，不能演唱。又如『生育裁制』之論，久倡于歐洲，如荷蘭乃以政府命令施行之，而在此邦則倡此說者有拘囚之刑，刊布之書有銷燬之

罰。可謂頑固矣！

余非謂政治公僕不當重私德也。私德亦自有別。如貪贓是私德上亦是公德上之罪惡，國人所當疾視者也。又如休棄貧賤之妻而娶富貴之女以求倖進，此關於私德亦關於公德者也，國人鄙之可也。至於妻死再娶之遲早，則非他人所當問也。

一三　月詩（十二月六日）

一

明月照我牀，臥看不肯睡。窗上青籐影，隨風舞娟媚。

二

我但玩明月，更不想什麼。月可使人愁，定不能愁我。

三

月冷寒江靜，心頭百念消。欲眠君照我，無夢到明朝。

數月以來，叔永有月詩四章，詞一首，杏佛有尋月詩，月訴詞，皆抒意言情之作。其詞皆有愁思，

故吾詩云云。

一四　打油詩答叔永（十二月廿日）

昨得叔永一片，言欲以一詩題吾白話之集。其詩云：

文章革命標題大，白話工夫試驗精。一集打油詩百首，『先生』合受『榨機』名。

（『榨機』兩字陳女士初用之。）

吾亦報以詩曰：

人人都做打油詩（朱任楊陳皆爲之），這個功須讓『榨機』。欲把定盦詩奉報：

『但開風氣不爲師。』

一五　『打油詩』解（十二月廿一日）

唐人張打油雪詩曰：

江上一籠統，井上黑窟窿。黃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故謂詩之俚俗者曰『打油詩』（見升菴外集）

民國五年十二月

一六　古文家治經不足取（十二月廿六日）

頃得吳摯甫點勘墨子讀本，讀之終卷僅得可采者一二事耳。古文家治經治古籍最不足取，以其空疏也。如經說上『凡牛樞非牛』，下注云『樞者，區之借字，華嚴經音義引論語馬注，「區，別也。」』桐城先生豈並十三經注疏亦未之見耶？若然，則古文家讀書之少眞可令人駭怪矣。（『區，別也，』乃論語『區以別矣』句之馬融注，見何晏集解，今在十三經注疏之中。）

又按此說未免輕易寃枉人。適又記。

一七　論訓詁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考據之學，其能卓然有成者，皆其能用歸納之法，以小學爲之根據者也。王氏父子之經傳釋詞讀書雜記，今人如章太炎，皆得力於此。吾治古籍，盲行十年，去國以後，始悟前此不得塗徑。辛亥年作詩經言字解，已倡『以經說經』之說，以爲當廣求同例，觀其會通，然後定其古義。吾自名之曰『歸納的讀書法。』其時尚未見經傳釋詞也。後稍稍讀王氏父子及段

（玉裁）孫（仲容）章諸人之書，始知「以經說經」之法，雖已得途徑，而不得小學之助，猶為無用也。兩年以來，始力屏臆測之見，每立一說，必求其例證。例證之法約有數端：

（一）引據本書　如以墨子證墨子，以詩說詩。

（二）引據他書　如以莊子荀子證墨子。

（三）引據字書　如以說文爾雅證墨子。

一八　論校勘之學（十二月廿六日）

校勘古籍，最非易事。蓋校書者上對著者，下對讀者，須負兩重責任，豈可輕率從事耶？西方學者治此學最精。其學名 Textual Criticism。今擷其學之大要，作校書略論。

（一）求古本。　愈古愈好。

(1)寫本（印書發明之前之書。）

(2)印本（印書發明之後之書。）

若古本甚衆而互有異同，當比較之而定其傳授之次序，以定其何本為最古。其律曰：

凡讀法相同者，大概爲同源之本。

今爲例以明之。如某書今有七本互爲異同。七本之中，第一本（a）與他本最不同，其次三種（b c d）最相同，又次三種（e f g）最相同。如此，可假定此七本所出蓋本於三種更古之本（如圖）。若以b c d三本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y本。更以e f g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z本。更以y z a三本相同之處寫爲一本，則得x本。x本未必卽爲原本，然其爲更古於a b c d e f g七本則大概可無疑也。

x
y　z
a　b c d　e f g

（二）求旁證。

(1) 叢鈔之類。　如馬總意林，及北堂書鈔，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之類

(2) 引語。　如吾前據淮南子所引『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以正王弼本老子『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是也。

(3) 譯本。

（三）求致誤之故。

（甲）外部之傷損：

(1)失葉。

(2)錯簡。

(3)漶滅。

(4)蟲蛀。

(5)殘壞。

（乙）內部之錯誤：

（1）細誤。

（a）形似而誤。 如墨經『怨』誤『恕，』『宇』誤『守，』『字』誤『宇，』『家』誤『家』是也。

（b）損失筆畫。 如吾前見敦煌錄中『昌』作『冐，』『害』作『宮』之

類。

(c)損失偏旁。

(2)脫字。

(a)同字相重誤脫一字。

(b)同字異行，因而致誤。如兩行皆有某字，寫者因見下行之字而脫去兩字之間諸文。

(c)他種脫文。

(3)重出。

(4)音似而誤。

(5)義近而誤。

(6)避諱。 如老子之『邦』字皆改爲『國，』遂多失韻。

(7)字倒。

(8)一字誤寫作兩字。

(9)兩字誤寫成一字。

(10)句讀之誤(文法解剖之誤。) 如老子『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作『乃』解，後人誤讀『信不足焉』爲句，又加『焉』字於句末。(見王氏讀書志餘)。

(11)衍文。(無意之中誤羨)

(12)連類而誤。 寫者因所讀引起他文，因而致誤。

(13)旁收而誤。 旁收者，誤將旁注之字收作正文也。例如老子三十一章注與正文混合爲一，今不知何者爲注爲正文矣。又如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或謂『勿正心』乃『勿忘』之誤，此一字誤作兩字之例也。吾以爲下『勿忘』兩字，乃旁收之誤。蓋校者旁注『勿忘』二字，以示『勿正心』三字當如此讀法。後之寫者，遂幷此鈔入正文耳。

(14)章句誤倒。 此類之誤，大概由於校書者注舊所挩誤於旁。後之寫者不明

所注應入何處，遂顛倒耳。

(15)故意增損改竄。　此類之誤，皆有所爲而爲之。其所爲不一：

(a)忌諱。　如滿清時代刻書恆去胡虜諸字。又如歷代廟諱皆用代字（上文6。）

(b)取義。　寫者以意改竄，使本文可讀而不知其更害之也（上文10。）

(c)有心作僞。

校書以得古本爲上策。求旁證之範圍甚小，收效甚少。若無古本可據，而惟以意推測之，則雖有時亦能巧中，而事倍功半矣。此下策也。百餘年來之考據學，皆出此下策也。吾雖知其爲下策，而今日尚無以易之。歸國之後，當提倡求古本之法耳。

一九　近作文字

近作數文，記其目如下：

（一）文學改良私議。（寄新青年）

（二）吾我篇。爾汝篇。（登季報）

（三）Review of Prof. B. K. Śarkar's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登 The Hindusthanee Student. Nov. 1916.)

（四）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Recent Monarchical Movement in China. (登 The 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

二〇　印像派詩人的六條原理

On the whole, one cannot help admiring the spirit that animates the "new poets" in spite of some of their ludicrous failures to reach a new and higher poetry in their verse. They at least aim for the real, the natural; their work i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tificial in life as well as poetry. It is curious to note, moreover, that the principles upon which they found their art are simply, as Miss Lowell, quoted by Professor Erskine, tells us, "the essentials of all great poetry,

indeed of all great literature." These six principles of imagism are from the preface to "Some Imagist Poets":

1. *To use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peech, but to employ always the exact word, not the nearly exact nor the merely decorative word.*

2. *To create new rhythms—as the expression of new moods—* and not to copy old rhythms, which merely echo old moods. We do not insist upon "free verse" as the only method of writing poetry. *We fight for it as for a principle of liberty.* We believe that the individuality of a poet may often be better expressed in free verse than in conventional forms. In poetry a new cadence means a new idea.

3. To allow *absolute freedom in the choice of the subject.*

4. *To present an image,* (hence the name "Imagist.") We are not a school of painters, but we believe that *poetry should render particulars exactly and not deal in vague generalities,* however magnificent and sonorous.

5. To produce *poetry that is hard and clear*, never blurred nor indefinite.

6. Finally, most of us believe that *concentration* is of the very essence of poetry.

From the N. Y. Times Book Shechor

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

二一　詩詞一束（六年一月十三日記）

采桑子慢　江上雪

正嫌江上山低小，多謝天工，教銀霧重重，收向空濛雪海中。　江樓此夜知何夢？不夢騎虹，也不夢屠龍，夢化塵寰作玉宮。

此吾自造調，以其最近於采桑子，故名。

沁園春　廿五歲生日自壽（五年十二月十七日）

棄我去者，二十五年，不再歸來。對江明雪霽，吾當壽我，且須高咏，不用啣杯。種種從

前，都成今我莫更思量更莫哀。從今後，要那麽收果，先那麽栽，　宵來一夢奇哉，似天上諸仙采藥回。有丹能却老，鞭能縮地，芝能點石，觸處金堆。我笑諸仙，諸仙笑我。敬謝諸仙我不才，葫蘆裏也有些微物，試與君猜

沁園春（以一字爲韻）

（1）過年（六年元旦）

江上老胡，邀了老盧，下山過年，碰着些朋友，大家商議，醉瓊樓上去過殘年。忽然來了，湖南老聶，拉到他家去過年。他那裏，有家肴市釀，吃到明年。　何須吃到明年？有朋友談天便過年。想人生萬事，過年最易，年年如此，何但今年？踏月江邊，胡盧歸去，沒到家時又一年。且先向，賢主人夫婦恭賀新年。

（2）新年（一月二日）

早起開門，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來得眞好，相思已久，自從去國，直到今年。更有些人，在天那角，歡喜今年第七年。何須問，到明年此日，誰與過年？　回頭請問新年：那

能使今年勝去年？說『少做些詩，少寫些信，少說些話，可以長年。莫亂思誰，但專愛我、定到明年更少年。』多謝你，且暫開詩戒，先賀新年。

曩見蔣竹山作聲聲慢，以『聲』字爲韻，蓋創體也。自此以來，以吾所知，似無用此體者。病中戲作兩詞，用二十五個『年』字，此亦一『嘗試』也。

四言絕句（一月十二日）

月白江明。永夜風橫。明朝江上，十里新冰。

譯杜詩一首

杜工部有詩云：

漫說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此詩造語何其妙也。因以英文譯之；

Say not Spring is always good,

For the Wind is in wild ecstasy:

He blows the flowers to flow down the stream,
Where they turn the fishman's boat upside down.

二三　黃梨洲南雷詩曆（一月廿日）

病中讀梨洲詩，偶摘錄一二。其古詩多佳者，不能錄於此也。

偶書

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莽屠兒。驀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過塔子嶺

西風颯颯捲平沙，驚起斜陽萬點鴉。遙望竹籬煙斷處，當年曾此看桃花。

東湖樵者祠

『東湖樵者之神位，』下拜寒梅花影邊。姓氏官名當世豔，一無憑據足千年。

過東明寺

獨對千峯側，心原與境訛。吾身已再世，古寺恰三過。歲月塵蒙壁，牛羊夕下坡。好風

四面至，吹淚壓藤蘿。

夢壽兒

自從兒殯後，無日不寒霖。天意猶憐汝，老夫何復心？看書皆壽字，入夢契中陰。一半黃髯在，還留白自今。

梨洲自序甚可誦，今錄之：

詩曆題辭

余少學詩南中，一時詩人如粵韓孟郁（上桂），閩林茂之（古度），黃明立（居中），吳林若撫（雲鳳），皆授以作詩之法，如何漢魏，如何盛唐，抑揚聲調之間，規模不似，無以御其學力，裁其議論，便流入於中晚，爲宋元矣。余時頗領崖略，妄相唱和。稍長，經歷變故，每視其前作，修辭琢句，非無與古人一二相合者，然嚼蠟了無餘味。明知久久學之，必無進益，故於風雅意緒闊略。其間驢背篷底，茅店客位，酒醒夢餘，不容讀書之處，間括韻語，以銷永漏，以破寂寥，則時有會心。然後知詩非學之而

致。蓋多讀書，則詩不求工而自工。若學詩以求其工，則必不可得。讀經史百家，則雖不見一詩，而詩在其中。若只從大家之詩章參句鍊，而不通經史百家，終於僻固而狹陋耳。

適按此亦一偏之見也。單讀書亦無用；要如梨洲所謂「多歷變故，」然後可使「橫身苦趣，淋漓紙上」耳。

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古今志士學人之心思願力，千變萬化，各有至處，不必出於一途。今於上下數千年之間，而必欲一之以唐；於唐數百年之中，而必欲一之以盛唐。盛唐之詩，豈其不佳？然盛唐之平奇濃淡，亦未嘗歸一，將又何所適從耶？是故論詩者但當辨其眞僞，不當拘以家數。若無王孟李杜之學，徒借枕籍咀嚼之力，以求其似，蓋未有不僞者也。一友以所作示余。余曰：「杜詩也。」友遜謝不敢當。余曰：「有杜詩，不知子之爲詩者安在？」友茫然自失。此正僞之謂也。余不學詩，然積數十年之久，亦近千篇，乃盡行汰去，存其十之一二。師友旣

盡，孰定吾文？但按年而讀之，橫身苦趣淋漓紙上，不可謂不逼眞耳。南雷黃宗羲題。

二三　論詩雜詩（一月二十夜）

（一）詩三百篇惟寺人孟子及家父兩人姓名傳耳，其他皆無名氏之作也。其詩序所稱某詩爲某作，多不可信。

病又作，中夜不能睡，成四詩：

三百篇詩字字奇，能歡能怨更能思。頗憐詩史開元日，不見詩人但見詩。

（二）周末文學，傳者至少。其傳者，荀卿屈原宋玉之賦而已，皆南人也。北方文學乃無傳者。

『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最愛荀卿天論賦，可作倍根語誦之。

（三）韓退之詩多劣者。然其佳者皆能自造語鑄詞，此亦其長處，不可沒也。

義山宛枉韓退之，『塗改淸廟生民詩。』『牽頭曳足斷腰膂，揮刀紛紜刌膾脯，』

三百篇中無此語。

(四)此一詩因讀梨洲詩序而作。陳伯嚴贈濤園詩云『濤園鈔杜句，終歲禿千毫。……百靈噤不下，此老仰彌高。』可憐！

『學杜眞可亂楮葉』便令如此又怎麼？可憐『終歲禿千毫』（陳伯嚴詩，）學像他人忘却我。

二四　威爾遜在參議院之演說詞（一月二十二日）

威爾遜在參議院的演說，提議一個『無勝利的和平』(a peace without Victory)，主張只有平等的國家可以有永久的和平。他又主張各國聯合爲一個維持和平的大同盟。他說這不過是一種門羅主義的擴充而已。文中陳義甚高，民族自決，海洋自由，海軍裁縮，皆有發揮。全文甚長，鈔其結語如下：

I am proposing, as it were,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with one accord adopt the doctrine of President Monroe as the doctrine of the world: That no nation should seek to extend its policy over any other nation or people, but that every people should be left free

to determine its own policy, its own way of development, unhindered, unthreatened, unafraid, the little along with the great and powerful.

I am proposing that all nations henceforth avoid entangling alliances which would draw them into competition of power. Catch them in a net of intrigue and selfish rivalry, and disturb their own affairs with influences intruded from without. There is no entangling alliance in a concert of power. When all unite to act in the same sense and with the same purpose, all act in the common interest and are free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under a common protection.

I am proposing government by tht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at freedom of the seas which 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fter conferenc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urg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hose who are the convinced disciples of liberty; and that moderation of armaments which makes of armies and navies a power for order merely, not an instrument of aggression or of selfish Violence.

These are American principles, American policies. We can stand for no others. And they are also th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of forward-looking men and women everywhere, of every modern nation, of every enlightened Community. They are the principles of mankind and must prevail.

二五　羅斯福論『維持和平同盟』

羅斯福近有書致參議員波拉（Borah），力攻『維持和平同盟』之主張，其結論尤近于醜詆：

The position of Mr. Holt and his associates in these international proposals is precisely like that of an individual who in private life should demand that if a ruffian slapped the face of a decent citizen's wife, and if the decent citizen promptly knocked the ruffian down, the peace League should, in the interest of the ruffian, attack the man who objected to having his wife's face slapped. Faithfully

yours.

THEODORE ROOSEVELT.

羅斯福，小人也；其人可以處得志而不能處失志；失志則如瘋狗不擇人而噬矣。即如此『維持和平同盟』之議，羅氏二年前力主之；及其仇塔虎脫與威爾遜皆主之，羅氏忽變其初心，而力攻擊醜詆之矣。

二六　維持平和同盟會之創立

PROPOSALS

We believe it to be desirabl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a league of nations binding the signatories to the following:

First: All justiciable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subject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eaties, be submitted to a judicial tribunal for hearing and judgment, both upon the merits and upon any issue as to its jurisdiction of the question.

Second: All other questions arising between the signatories and not settled by negoti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a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for hearing, consider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Third: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both their economic and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any one of their number that goes to war, or commits acts of hostility, against another of the signatories before any question arising shall be submitted as provided in the foregoing.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of Article Three has been authoriz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jointly use, forthwith, their economic forces against any of their number that refuses to submit any question which arises to an international judicial tribunal or council of conciliation before threatening war. They shall follow this by the joint use of their military forces against that nation if it actually proceeds to make war or invades another's territory without first submitting, or offering to submit,

its grievance to the court or council aforesaid and awaiting its conclusion."

Fourth: Conferences between the signatory powers shall be held from time to time to formulate and codify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which, unless some signatory shall signify its dissent within a stated period, shall thereafter govern in the decisions of the Judicial Tribunal mentioned in Article One.

『維持平和同盟』（The League to Enforce Peace）之議起於此邦。此邦人士如何耳特（Hamilton Holt）塔虎脫（W. H. Taft）之流皆主之。前年六月十七日何耳特氏招此邦名流百人會於菲城之獨立廳，組織一『維持平和同盟』。會塔虎脫氏今爲之長。此會所主四大綱如上所列。四事之中，尤以第三事爲要。兩年以來，歐美政治家及政治學者多主張之。至前日（二十二日）威爾遜破百餘年之成例，至參議院宣言，以此爲將來外交政策之根本，則世界國際史眞開一新紀元矣。

二七 補記爾汝（一月廿四日）

論語: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女弗如也。』(公冶長)

包注『吾與汝俱不如。』邢疏同。朱注『與,許也。』舊注以『與』爲連字,而朱以爲動字,朱注蓋本先進篇『吾與點也』之語。頃見阮元校勘記曰:

釋文出『吾與爾』云,『爾本或作女,音汝。』案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正作『爾』字,蓋與陸氏所據本合。

此則甚可玩味。作『爾』者是也。吾前作爾汝篇,以爲凡今言『你的』『你們的,』古皆用『爾』不用『汝』。馬氏文通所謂『偏次』者是也(看劄記十三卷第一五則。)今若依朱注,則『吾與汝弗如也』同于『吾許汝之弗如也。』汝在偏次,故當用爾。『爾弗如』猶今言『你的不及他』也。此又可證此律之嚴也。

二八　一九一六年來往信札總計

吾自一九一六年正月一日到十二月卅一日，一年之間，凡收到一千二百十封信，凡寫出一千〇四十封信。

二九　中國十年後要有什麼思想

一月廿七日至斐城（Philadelpha）演說。斐城在紐約與華盛頓之間，已行半途，不容不一訪經農。故南下至華盛頓小住與經農相見甚歡。一夜經農曰：

我們預備要中國人十年後有什麼思想？

此一問題最爲重要，非一人所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耳。

三〇　在斐城演說

斐城之演說乃 Haverford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之『年宴』所招。此校新校長爲前在康南耳之康福先生（William W. Comfort）。此次年宴席後演說者本爲美國前總統塔虎脫氏，及康南耳大學校長休曼氏。休曼校長辭不能來，康福先生薦適代之。適以其爲異常優寵，却之不恭，故往赴之。此次所說爲『美國能如何協助中國之發達，』

稿另有刊本塔總統所說爲『維持和平同盟會』

三一　湖南相傳之打油詩

上天老懵懂，打破石灰桶。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腫。

陳嵩青說湖南相傳『打油詩』作此式。此詩各地相傳多有不同之處。曩見小說七俠五義中亦有此詩，末二句同此，而首二句不同，今不復記憶矣。

三二　記朋友會教派（二月五日）

斐城演說後，寓於海因君（Joseph H. Haines）之家。此君今業商，而其家中藏歷史文學美術之書滿十餘架。其新婚之夫人尤博雅，富於美術觀念。

海因君爲 Haverford College 畢業生。此校本爲朋友會（Society of Friends）教派中人所辦，故其中學生大半皆朋友會派信徒也。

朋友會者，耶穌教之一派，世所稱匱克派（Quakers）是也。此派創於英人喬治（名）福克司（George Fox）。福克司痛耶教之淪爲羅馬教與英國國教，溺於繁文縟禮，而失其

立敎之精神，故倡個人內省自悔自修之說以警衆。福氏本一織匠之子，素無聲望，而其精誠動人，所至風靡。官府初以爲妄言惑衆，拘之判以笞罪。福氏持耶穌之不抗主義，俯首受鞭，鞭已，更請再鞭。（耶穌曰：『你們莫與惡抗。若有人打你臉的左邊，更把右邊讓他打。』——馬太書五章三十九節。）鞭者卒感悔，竟成福氏之信徒。其後從者日衆，遂成新派。福氏初說法時在一六四七年，至今二百七十年矣。今其徒雖不甚衆（不出二十萬人？），而其足跡遍於天下。吾國四川省亦多此派傳敎人也。

此派初興之時，其精神最盛。其信天修行，絕世無匹。其人每說法傳道，精誠內充，若有神附。以其畏事上帝，故有『匱克』之稱。『匱克』者，震恐戰慄之謂。

此派敎旨之特色：

（一）人人可直接對越上帝，不須祭司神父之間接。

（二）不用洗禮。

（三）不用祭司神父。（另有一支派，今亦用牧師。）

（四）每集會時，衆皆閉目靜坐，無有樂歌，無有演講。無論何人，心有話說，即起立發言，或宣教義，或致禱詞。說完，仍坐下默思。

（五）男女平等，皆可發言，皆可當衆祈禱。（耶教初興時，使徒如保羅〔St. Paul〕對婦女極不平等〔看哥林多前書十四章三十四五節〕此派在十七世紀中葉獨倡此風，可稱女權史上一新紀元也。）

（六）深信耶穌『不與惡抗』之說。（此卽老子之不爭主義，婁師德所謂唾面自乾者近似之）以此故，乃反對一切戰爭。凡信此教者皆不得當兵，（此條實際上多困難。當此邦南北戰爭之時已多困難。及今日英國强迫兵制之實行，此教中人因不願從軍受拘囚之罪者，蓋不知凡幾）

海因夫人語我以此派中人之婚禮，甚有足供研究者，故記之於下：

男女許婚後，須正式通告所屬朋友會之長老。長老卽行調查許婚男女之性行名譽。若無過犯，乃可許其結婚。

結婚皆在本派集會之所。（此派不稱之爲『教會』〔Church〕，但稱會所而已）。結婚之日，男女皆須當衆宣言情願爲夫婦。宣言畢，長老起立，問衆中有反對者不。若無異詞，長老乃發給婚書。海因夫人以婚書示我。其書以羊皮紙爲之。首有長老宣言某人與某女子已正式宣告，願爲夫婦。當即由某等給與證書。下列長老諸人署名，次列結婚夫婦署名，其下則凡與會者皆一一署名。海因夫人婚書上署名者蓋不下三百人。海因夫人言朋友會中人因婚禮如此愼重，故婚後夫婦離異之事竟絕無而僅有也。

吾與此君夫婦此次爲初交。海因君爲年宴主事者，故與我有書信往來。吾既允演說，海因君函問我欲居 Bellvue-Strafford 旅館耶，抑願館其家耶。此旅館爲費城第一大旅館，猶紐約之 Waldorf-Astoria 也。吾甯捨此而寓其家，正知其爲朋友會中人，故欲一看其家庭內容耳。今果不虛此願也。

三三　小詩（二月五日）

空濛不見江，但見江邊樹。狂風捲亂雪，滾滾騰空去。

三四　寄經農文伯

自美京歸時作一詩寄經農文伯。（文伯，吉林王徵字。）

日斜橡葉非常豔，雪後松林格外青。可惜京城諸好友，不能同我此時情。

三五　迎叔永

叔永將自波士頓遷校來紐約，吾自美京作此迎之。

眞個三番同母校，況同『第二故鄉』思。會當清夜臨江閣，同話飛泉作雨時。

三六　王壬秋論作詩之法（二月十一日）

……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己意始於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吾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

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己有作，必先有簹。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沈浸

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適案此言眞不通。遺山在元之前，有何『不元』之理乎？）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謬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大中華二卷一期）

此老自誇眞可笑。

三七 袁政府『洪憲元年』度預算追記

歲入	
經常	426,237,145
臨時	45,709,565
歲入總計	471,946,710圓

歲出	
經常	
1外交	3,276,677
2內務	49,653,982
3財政	53,531,625
4陸軍	135,813,986
5海軍	17,101,779
6司法	7,665,772
7教育	12,611,583
8農商	3,762,244
9交通	1,577,408
10蒙藏院	947,230
總計	285,942,286圓
臨時	
總計(注)	185,577,150
歲出總計	471,519,436

（注）歲出臨時總計項內有：

陸軍	六，四三八，七二七元
財政	一七五，三〇二，七八九元

其臨時費『財政』一目包括

預備金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幣制經費	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銀行股本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國債	一三七，六八三，五二七元

三八　無理的干涉（二月十二日）

初十夜哥崙比亞大學世界學生會之俄國學生請大文豪托爾斯太（Tolstoi）之子伊惹托爾斯太伯爵（Count Ilya Tolstoi）演說。不意大學俄文科教長 Prof. J. D. Prince 素不喜托氏之理論者，出而干涉，竟令大學書記禁止此會用大學講室爲會場，托氏遂不能演說。托氏謂人曰；

I thought for a while that I was back in Russia and not in "free" America. Worse than that—for the precise address I in-

tened to give had been delivered last October in Moscow and the address had been approved by the Chief of Police before it was delivered.

此不獨本校之辱，亦此邦之羞也。

三九　落日（二月十七日）

黑雲滿天西，遮我落日美。忽然排雲出，團團墮江裏。

四〇　叔永柬胡適（二月十七日）

昔與君隔離，一日寄一片。今來居同地，兩三日一見。豈曰道路遙？車行不數站。樓高懶出門，避人時下鍵。門戶徒爲爾，有窗臨街店。仰視屋蟲天，俯聆車掣電。夜半喧雷聲，驚魂作夢魘。一事每怪君，新詩頻染翰。問君何能然，所居遠塵玷。赫貞著勝名，清幽獨占斷。冬積冰稜稜，秋浮月豔豔。朝暾與夕曛，氣象復萬變。昔負綺城佳，今當赫貞饜。我心苦塵煩，山林庶可砭。已見赫貞夕，未覩赫貞旦。何當侵辰去，起君從枕畔。

四一　『赫貞旦』答叔永（二月十九日）

『赫貞旦』如何？聽我告訴你。昨日我起時，東方日初起，返照到天西，彩霞美無比。赫貞平似鏡，紅雲滿江底。江西山低小，倒影入江紫。朝霞都散了，賸有青天好。江中水更藍，要與天爭姣。誰說海鷗閒，水凍捉魚難，日日寒江上，飛去又飛還。何如我閒散，開窗面江岸，清茶勝似酒，麪包充早飯。老任倘能來，和你分一半。更可同作詩，重詠『赫貞旦』。

四二　寄鄭萊書（二月廿一日）

......"Very. often ideas got beyond the control of men and carried men, philosophers, et al., along with it. That ideas have had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the words of Lord Acton) is an indictment against the intellectual passivity and slovenness of mankind. We have allowed ideas to run wild and work disaster to the world. Think of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We have succeeded in controling nature, and it is high time for us to think about how to control ideas......

"The first step in this direction is to find a criterion to test the value of ideas......Ideas must be tested in terms of 'the values of life.'......

"The other step......is to find a way for the control of the formation of ideas. This I believe to lie in the direction of systematically gathering, interpreting, and diffusing the facts of life. We must have statistics, laboratories, experiment stations, libraries, etc, to furnish us with facts about the real conditions of society,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Without facts no truly workable ideas can be formed.

"Heretofore ideas have come from the air, from the 'world of ideas.' Hereafter, ideas should come from the laboratories......"

四三 又記吾我二字（二月廿二日）

楊復吉夢闌瑣筆云：

元趙悳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爲一義，殊不知就己而言則曰吾，因

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己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己而言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己而言也。

以是推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予即我也,朕卽吾也。『越予沖人,不卭自恤,』予即我也,卭卽吾也。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此一則見俞樾茶香室叢鈔卷一。

楊氏所釋孟子一句,則非也。『吾浩然之氣』之吾乃是偏次,謂『我的』也。

吾國舊日無文法學之名詞,故雖有知之者而不能明言之也。

四四　記燈謎(二月廿三日)

俞樾全集中有隱書一卷,皆謎也。中有多則,久流傳人間。然殊多中下之作。有『祀典』一謎,射『祭遵』吾讀之,因作一謎云:

弟爲尸　射　祭仲

吾又有一則云：

多中本有一。去了這個一，換上一個壹，請問是何物？　射　Money

陳女士有一謎云：

乜（英文字母）　射　『宛在水中央』

四五　蘭鏡女士

附圖爲蘭鏡女士，（Miss Jeannette Rankin）乃美國婦女作國會議員之第一人也。

四六　哥崙比亞大學本年度之預算

哥崙比亞大學（本科與研究院）　三，三四九，四八五元

巴納得學院（女子部）　一五六，四四九元

師範學院　八七九，九七五元

藥學院	四六六，一八元
總計	四，四三二，五二七元

此哥崙比亞大學今年之預算也。此一校去年共用四百萬金元。今年預算乃至四百五十萬金元。此與吾國全國之教育年費相去無幾矣。

四七　威爾遜連任總統演說辭要旨

下所載為昨日威爾遜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辭中之要旨。

Wc stand firm in armed neutrality, since it seems that in no cther way we can demonstrate what it is we insist upon and cannot forego. We may even be drawn on, by circumstances, not by our own purpose or desire, to a more active assertion of our rights as we see them and a more immediate association with the great struggle itself. * * *

We are provincials no longer. The tragical events of the thirty months of vital turmoil through which we have just passed have



MISS JEANNETTE RANKIN, OF MONTANA, FIRST WOMAN TO BE ELECTED TO THE AMERICAN CONGRESS.
From a Photograph Taken in This City on Last Tuesday.

蘭鏡女士

made us citizens of the world. There can be no turning back. Our own fortunes as a nation are involved, whether we would have it so or not.

And yet we are not the less Americans on that account. We shall be the more American if we but remain true to the principles in which we have been bred. They are not the principles of a province or of a single continent. We have known and boasted all along that they were the principles of a liberated mankind. These, therefore, are the things we shall stand for, whether in war or in peace:

That all nations are equally interested in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i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free peoples, and equally responsible for their maintenance.

That the essential principle of peace is the actual equality of nations in all matters of right or privilege.

That peace cannot securely or justly rest upon an armed balance of power.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That the seas should be equally free and safe for the use of all peoples, under rules set up by common agreement and consent, and that, so far as practicable, they should be accessible to all upon equal terms.

That national armament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necessities of national order and domestic safety.

That the community of interest and of power upon which peace must henceforth depend imposes upon each nation the duty of seeing to it that all influences proceeding from its own citizens meant to encourage or assist revolution in other States should be sternly and effectually suppressed and prevented.

四八　論『去無道而就有道』（三月七日）

王壬秋死矣，十年前曾讀其湘綺樓箋啓，中有與子婦書云：

彼入吾京師而不能滅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卽令瓜分，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今不能記其原文，其大旨如此耳。）

其時讀之甚憤，以爲此老不知愛國，乃作無恥語如此。十年以來，吾之思想亦已變更。今思『去無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一語，惟不合今世紀之國家主義耳。平心論之，『去無道而就有道，』本吾國古代賢哲相傳舊旨，吾輩豈可以十九世紀歐洲之異論責八十歲之舊學家乎？

吾嘗謂國家主義（民族的國家主義）但有一個可立之根據，其他皆不足辯也。此惟一之根據爲何？曰：『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而已。譬如我國之排滿主義之所以能成立者，正以滿族二百七十年來之歷史已足證其不能治漢族耳。若去一滿洲，得一袁世凱，未爲彼善於此也。未爲彼善於此，則不以其爲同種而姑容之，此二三次革命之所以起也。

民國六年三月

若以袁世凱與威爾遜令人擇之，則人必擇威爾遜。其以威爾遜為異族而擇袁世凱者，必中民族主義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無道而就有道』之意。

吾嘗寃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記此則以自贖。

若『一民族之自治終可勝於他民族之治之』一前提不能成立，則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亦不能成立。

然此前提究可成立乎？

此問題未可一概而論也。此前提之要點在一『終』字。終也者，今雖未必然，終久必然也。如此立論，駁無可駁，此無窮之遁辭也。

今之論者亦知此前提之不易證實，故另立一前提。威爾遜連任演說辭中有云；

That 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and that no other powers should be supported by the common thought, purpose or power of the family of nations.

此言『政府之權力生於被治者之承認』，此共和政治之說也，而亦可為民族主義之前提。

如英國之在印度，若印度人不承認之，則革命也可。又如美國多歐人入籍者，今以二百萬之德國人處於美國政府之下，若此二百萬德人承認美國政府，則不革命也。然被治者將何所據而『承認』與『不承認』乎？若云異族則不認之，同族則認之，是以民族主義爲前提，而又以其斷辭爲民族主義之前提也。此『環中』之邏輯也。若云當視政治之良否，則仍回至上文之前提，而終不能決耳。

今之挾狹義的國家主義者，往往高談愛國，而不知國之何以當愛；高談民族主義，而不知民族主義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視日本之故而遂愛袁世凱且贊成其帝政運動者。）故記吾所見於此，欲人知民族主義不能單獨成立，若非種皆必當鋤去，則中國今日當爲滿族立國，又當爲蒙藏立國矣。

四九　艷歌三章（三月六日）

墨經云，『景不徙，說在改爲。』經說云，『景，光至景亡；若在，盡古息。』列子公子牟云，『景不徙，說在改也。』莊子天下篇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今用其意作詩三章。

飛鳥過江來，投影在江水。鳥逝水長流，此影何曾徙？
風過鏡平湖，湖面生輕縐。湖更鏡平時，此縐終如舊。
爲他起一念，十年終不改。有召卽重來，若忘而實在。

五〇　吾輩留學生的先鋒旗（三月八日）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 xviii, l. 125.

英國前世紀之『牛津運動』（The Oxford Movement）（宗教改良之運動）未起時，其未來之領袖牛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寫其所作宗教的詩歌成一集。牛曼取荷馬詩中語題其上，卽上所記語也。其意若曰：

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語見Ollard: Oxford Movement）

其氣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五一　俄國突起革命

俄國突起革命，市戰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遜於其弟密雪兒大公。大公亦謙讓不敢當也。吾意俄國或終成民主耳。此近來第一大快心事，不可不記。

五二　讀報有感（三月廿日）

英國報載二月一個月中德國人死傷者六萬人；又德國自開戰以來，死傷總數（海軍及屬地尚不在內）爲四百十萬餘人。同日報載英國財政大臣羅氏報告，從一九一六年四月一日到一九一七年三月底，一年之中英國政府每日平均支出六百萬金鎊。（每鎊合美金五元，是每天支出三千萬金元。）

今晨報紙有此兩則，讀之惻然，附記於此，並係以詩：

揮金如泥，殺人如蟻。

闊哉人道，這般慷慨！

吾徽人讀『蟻』字如『靄』，此古音也。今用以與『慨』爲韻，『慨』亦讀上聲也。

五三　趙元任辨音（三月廿日）

趙元任前來書云（去年十月廿三日）：

（一）凡影紐之字，皆以韻起，或以喉端音起。（喉端音者〔Glottal stop〕，如德文之 ein）。其字皆屬上聲。（此上聲，指上平，上上，上去，上入，非僅第二聲也。）

（二）凡影紐之字，皆以"h"（或後"Ch"）起。其以"y"及"ü"爲介者，以"hy"，（或前"Ch"即"hs"）起，其字皆在上聲。

（三）凡屬喻紐之字，皆以韻起。其字皆在下聲。（下聲指下平，下上，下去，下入。）疑凡喻紐之字，本以 w y ü 三介之一發端。其前無紐音，故此三介皆成韻也。

（注）有數種方言，其喻紐之字皆讀以"ng"（疑）發端。其影匣二紐則決不然也。

（四）匣紐之字，在江浙則以有音之"h"（孩）或"y"起，在官話則以"h"或"hs"起。其字皆屬下聲。

（例）		（官）	（蘇）
(1)	影　衣	i	i^1
(2)	曉　希	hsi^1	hsi^1
(3)	喻　移	yi_1	yi_1
(4)	匣　奚	hsi_1	yi_1

	（官）	（蘇）
汪	w^1-	w^1
荒	hw^1	hw^1
王	w_1	w_1
黄	hw_1	hw_1

嗚	呼	吾	胡

原書爲英文，此吾所譯也。

適按元任此說辨之甚精。惟其論喻紐下一注，有未盡然者。蓋影紐以韻起之字，在各方言中亦有以"ng"起者，如

（上平）哀，安，恩，諳，歐，鵶，在吾徽則讀如 Ngai, Ngan, Ngun, Ngau, Ngeu, Ngo.

（上去）愛，懊。

（上上）藹，蟻。（此疑是下上。）

（上入）惡，鴨。

民國六年三月

則不獨喻紐爲然也。適意以爲古代疑紐之字上聲爲影，下聲爲疑，疑又變爲喻耳。

因論蟻字連類記此。吾徽無『上上』『下上』及『上入』『下入』之別，僅有六聲耳。今惟廣州有八聲，其他則至多僅有七聲耳。（如秦音能別『上入』『下入』，而不能別『上去』『下去』，又不能別『上上』『下上』也。福州雖有八聲，其『上上』『下上』實已無別，但存其名耳。）

元任辨音最精細，吾萬不能及也。

藏暉室劄記卷十六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三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一日——

一　沁園春　俄京革命（三月廿一日）

前日報記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

Groups of students, easi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blue caps and dark uniforms, fell into step wit rough units of rebel soldiers, and were joined by other heterogeneous elements, united for the time being by a cause greater than par isan differences.

吾讀之有感，因作沁園春詞記之：

吾何所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想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此僅半闋，他日當續成之。

二　讀厄克登致媚利書信（三月廿七日）

月前在舊書攤上得一書，爲英國厄克登勳爵（Lord Acton 1834——1902）寄格蘭斯頓之女媚利之書。（媚利後嫁爲朱魯〔Drew〕夫人。）厄氏爲十九世紀英國第一博學名宿，尤長於史學。後爲康橋大學史學院長。今康橋所出之康橋近世史，卽其所計畫者也。

厄氏有『蠹魚』之名，以其博學而不著書也。其所欲著之『自由史』終身不能成，朱魯夫人戲以『將來之聖母』稱之（『聖母』者，耶穌之母。古畫家如拉飛爾皆喜用以爲畫題。英文豪詹姆斯〔Henry James，本美國人〕有名著小說曰將來之聖母記一畫家得一美人，將用以爲『聖母』之法本。瞻視之二十年不敢下筆，而美人已老，畫師之工力亦銷亡，遂擲筆而死。）

然吾讀此諸函，論英國時政極詳，極多中肯之言。雖在異域，如親在議會。其關心時政之

切，其見事之明，皆足一洗其『蠹魚』之謗矣。

人言格蘭斯頓影響人最大，獨厄氏能影響格氏耳，其人可想。

此諸書皆作於五六年之間（1879——1885），而多至八萬言（尚多刪節去者。）其所論大抵皆論學，論文，論政之言也。此亦可見西國男女交際之一端，故記之。

書中多可採之語，如云：

The great object in trying to understand history, political, religious, literary or scientific, is to get behind men and to grasp ideas. Ideas have a rad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ancestry and posterity of their own, in which men play the part of godfathers and godmothers more than that of legitimate parents...... Those elements of society must needs react upon the state; that is, try to get political power and use it to qualify the Democracy of the constitution (in France). And the state power must needs try to react on society, to protect itself against the hostile elements. This

is a law of Nature, and the vividness and force with which we trace the motion of history depends on the degree to which we look beyond persons and fix our gaze on things...... This is my quarrel with 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He discerns no Whiggism but only Whigs...... (PP. 99-100).

又如其論鄧耐生（Tennyson,大詩人）曰：

His (Tennyson's) want of reality, his habit of walking on the clouds, the airiness of his metaphysics, the definiteness of his knowledge, his neglect of transitions, the looseness of his political reasoning——all this made up an alarming *cheval de frise*......(P. 114)

此論實甚切當。

......All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depends on one's understanding the forces that make it, of which religious forces are the most active and the most definite. (P. 279).

I think that faith implies sincerity, that it is a gift that does not dwell in dishonest minds. To be sincere a man must battle with the causes of error that beset every mind. He must pour constant streams of electric light into the deep recesses where prejudice dwells, and passion, hasty judgments, and wilful blindness deem themselves unseen.. He must continually grub up the stumps planted by all manners of unrevised influence. (P. 279-280).

讀此節可想見其人。

三　眏（三月廿九日）

吾徽人謂閉目爲『眏，』音夾。韓非子說林曰：『今有人見君則眏其一目，奚如？』即此字。今說作睫動，一曰眇也，皆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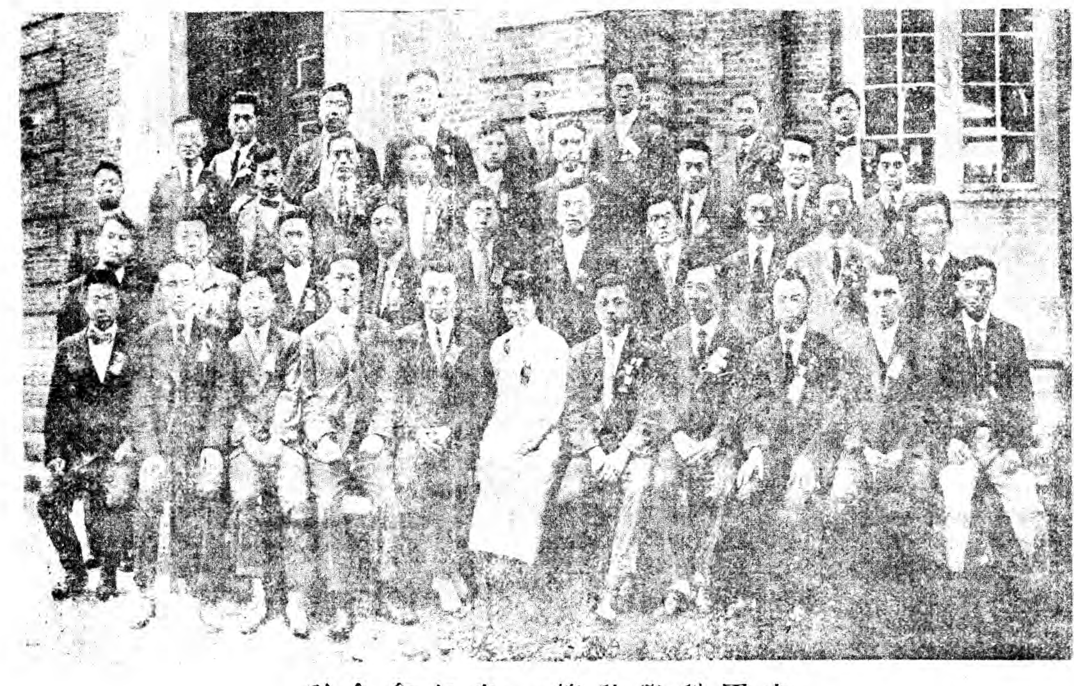
盧晉侯言，雲南亦作此語。

四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下所附影片見科學第三年一號。此中不獨多吾舊友故交，其中人物，大足代表留美學界之最良秀一分子，故載之於此。

五　林琴南『論古文之不宜廢』（四月七日）

文無所謂古也，唯其是。顧一言是，則造者愈難。漢唐之藝文志及崇文總目中，文家林立，而何以馬班韓柳獨有千古？然則林立之文家均不是，唯是此四家矣。顧尋常之牋牒簡牘，率皆行之以四家之法，不惟伊古以來無是事，即欲責之以是，亦率天下而路耳。（不通！）吾知深於文者萬不敢其（不通！）設為此論也。然而一代之興，必有數文家搘拄於其間。是或一代之元氣，盤礴鬱積，發洩而成至文，猶大城名都，必有山水之勝狀，用表其靈淑之所鍾。文家之發顯於一代之間，亦正類此。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而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



中國科學社第一次年會合影

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民國新立，士皆剽竊新學，行文亦澤之以新名詞。夫學不新而唯詞之新，匪特不得新，且舉其故者而盡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絕也。向在杭州，日本齋籐少將謂余曰：『敝國非新，蓋復古也。』時中國古籍如皕宋樓藏書，日人則盡括而有之。嗚呼，彼人求新而惟舊之寶，吾則不得新而先殞其舊！意者後此求文字之師，將以厚幣聘東人乎？夫馬班韓柳之文雖不協於時用，固文字之祖也。（不通！）嗜者學之，用其淺者以課人，轉轉相承，必有一二鉅子出肩其統，則中國之元氣尚有存者。若棄擲踐唾而不之惜，吾恐國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幾何不為東人之所笑也！

此文中『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之』字不通。

此文見上海民國日報（六年二月八日）。

六　漢學家自論其為學方法

顧亭林答李子德書：

三代六經之音失其傳也久矣。其文之存於世者多後人所不能通，而輒以今世之音改之，於是有改經之病。……故愚以爲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

戴東原與段玉裁書：

經以載道，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學者當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某自十七歲時有志問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通其言語。爲之數十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度江河而棄舟楫也。（見段撰戴東原年譜）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

經史當得善本。……若日讀誤書，妄生駮難，其不見笑於大方者鮮矣。

惠棟九經古義序曰：

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師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

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

七　幾部論漢學方法的書

論漢學方法之書，最要者莫如下列諸籍：

（一）段玉裁與諸同志論校書之難書。（經韻樓集。）

（二）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廿九——三十，通說上下。

（三）王引之經傳釋詞。

（四）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一百廿八卷。）

惠棟古文尚書考（二卷。）

（五）俞樾古書疑義舉例。

（六）章炳麟國故論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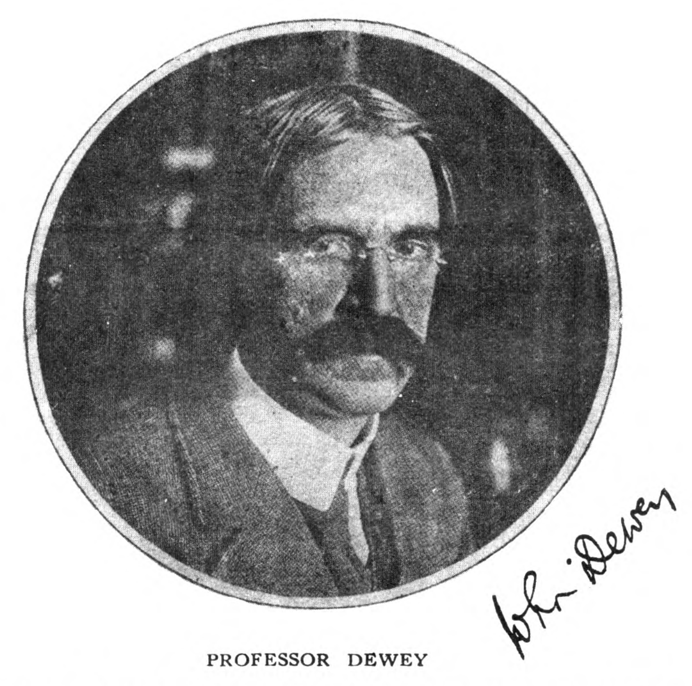
八　杜威先生小傳

此小傳見於三月廿六日『獨立』週報，作者爲 Edwin E. Slosson。

民國六年四月

If some historian should construct an intellectual weather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he would find that in the eighties the little arrows that show which way the wind blows were pointing in toward Ann Arbor, Michigan, in the nineties toward Chicago, Illinois, and in the nineteen hundreds toward New York City, indicating that at these points there was a rising current of thought. And if he went so far as to investigate the cause of these local upheaval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he would discover that John Dewey had moved from one place to the other. It might be a long time before the psychometeorologist would trace these thought currents spreading over the continent back to their origin, a secluded class-room where the most modest man imaginable was seated and talking in a low voice for an hour or two a day.

Knowing that every biographer is expected to show that the subject of his sketch got his peculiar talents by honest inheritance I wrote to Professor Dewey to inquire what there was in his



PROFESSOR DEWEY

JOHN DEWEY: TEACHER OF TEACHERS

杜威先生像

genealogy to account for his becoming a philosopher. His ancestry is discouraging to those who would find an explanation for all things in heredity.

My ancestry, particularly on my father's side, is free from all blemish. All my fore-fathers earned an honest living as farmers, wheelwrights, coopers. I was absolutely the first one in seven generations to fall from grace. In the last few years atavism has set in and I have raised enough vegetables and fruit really to pay for my own keep.

John Dewey was born in Burlington, Vermont, October 20, 1859, the son of Archibald S. and Lucina A. (Rich) Dewey. His elder brother, Davis Rich Dewey,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in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the author of the Special Report on Employees and Wages in the 12th Census as well as of many other works on finance and industry.

John Dewey went to the State University in his native town

and received his A. B. degree at twenty. Being then uncertain whether his liking for philosophical studies was sufficient to be taken as a call to that calling he applied to the one man in America most competent and willing to decide such a question, W. T. Harris, afterward United States Commissioner for Education, but then superintendent of schools in St. Louis. Think of the courage and enterprize of a man who while filling this busy position and when the war was barely over started a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and founded a Philosophical Society and produce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of Hegel, Fichte and other German metaphysicians. It would be hard to estimate the influence of Dr. Harris in raising the standards of American schools and in arousing an interest in intellectual problems. When young Dewey sent him a brief article with a request for personal advice he returned so encouraging a reply that Dewey decided to devote himself to philosophy. So, after a year spent at home reading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

fessor Torrey of 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 one of the old type of scholarly gentleman, Dewey went to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first American university to make graduate and research work its main object. Here he studied under George S. Morris and followed him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s Instructor in Philosophy after receiving his Ph.D. at Johns Hopkins in 1884. Two years later he married Alice Chipman of Fenton, Michigan, who has been ever since an effective collaborator in his educational and social work. In 1888 he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as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but was called back to Michigan at the end of one year.

When President Harper went thru the country picking up brilliant and promising young men for the n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wey was his choice for the chair of philosophy. During the ten years Dewey spent on the Midway Plaisance h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y out the radical ideas of education of which I

have spoken. In 1904 Dewey was called to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has since remained.

九　九流出於王官之謬（四月十一日）

此說出自班固，固蓋得之劉歆。其說全無憑據，且有大害，故擬作文論其謬妄。今先揭吾文之大旨如下：

（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者皆不作如此說。

（a）莊子天下篇。

（b）荀子非十二子篇。

（c）司馬談論六家。

（d）淮南子要略。

（二）學術無出於王官之理。

（a）學術者，應時勢而生者也。（淮南要略）

(b)學術者，偉人哲士之產兒也。

(三)以九流爲出於王官，則不能明周末學術思想變遷之迹。

(四)藝文志所分九流最無理，最不足取。

(a)不辨眞僞書。

(b)不明師承。

(c)不明沿革。

一〇 訪陳衡哲女士（四月十一日追記）

四月七日與叔永去普濟布施村（Poughkeepsie）訪陳衡哲女士。吾於去年十月始與女士通信，五月以來，論文論學之書以及游戲酬答之片，蓋不下四十餘件。在不曾見面之朋友中，亦可謂不常見者也。此次叔永邀余同往訪女士，始得見之。

一一 覲莊固執如前（四月十一日追記）

此次節假，覲莊與擘黃皆來遊紐約。吾與覲莊日日辨論文學改良問題。覲莊別後似仍

不曾有何進益，其固執守舊之態仍不稍改。夫友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

二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四月十六日）

作論九流出于王官說之謬成，凡四千字：

（一）劉歆以前無此說也。

（二）九流無出于王官之理也。

（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無徵，不足依據。

（四）章太炎之說亦不能成立。

（1）其所稱證據皆不能成立。

（2）古者學在官府之說，不足證諸子之出於王官。

（五）結論。

此文寄與秋桐。

一三　記荀卿之時代（四月十七日）

荀卿之時代最難定，史記列傳爲後人誤讀。劉向因之，以爲方齊威王宣王之時，孫卿『年五十始來游學』。『至齊襄王時，孫卿最爲老師』。又云：『春申君死而孫卿廢』。此最無理不可從。故唐仲友曰：（宋淳熙八年台州本序）『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唐氏又言『據遷傳，參卿書，』卿蓋『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去之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以讒去，之趙，與臨武君議兵，入秦見應侯昭王。以聘反乎楚，復爲蘭陵令。既廢，家蘭陵以終。』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向序『年五十』乃作『年十五。』汪中荀卿子年表跋云，『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如此，未可遽以爲譌字也。』胡元儀郇卿別傳考異與盧文弨荀子補注皆據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作『年十五』。

胡元儀又引桓寬鹽鐵論毀學篇云：『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然而荀卿爲

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因云：『李斯相秦，在始皇三十四年，是年郇卿尚存，猶及見之。其卒也，必在是年之後矣。』故別傳云『李斯爲秦相，卿聞之不食，知其必敗也。後卒，年蓋八十餘矣。』鹽鐵論是何等書，豈可用作史料？其中論儒篇云，『及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愼到捷子亡去，田駢如薛，而孫卿適楚。』此本無徵驗之言，而胡氏卽據之云『是郇卿湣王末年至齊矣。』夫此所引卽令有據，亦但可證湣王末年郇卿自齊適楚耳，不能知其何年至齊也。

· · ·

吾以爲諸說受病之根，在於誤讀史記孟軻荀卿列傳。此傳已爲後人誤增無數不相關之語，故不可讀。吾意此傳當如下讀法：

（一）孟子列傳自『孟軻，鄒人也，』……至『作孟子七篇。』

（二）自『其後有騶子之屬』以下另爲一段。

『齊有三騶子』爲總起。

『其前騶忌』至『先孟子』爲一段。

『其次騶衍』以下爲第二段。

此段先述騶衍之言至『天地之際焉』止。又論之曰：『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言但以汜濫汪洋之言始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此下又記騶衍之事，至『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此段疑亦後人增入。）此下『豈與仲尼菜色』……至『牛鼎之意乎，』蓋後人所增耳。

又『自如（『如』字原在『稷下先生』下，依王念孫校移此。王曰：『自如，統下之詞。田完世家正作「自如騶衍」』……）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淳于髡愼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蓋原文所有。此下則又後人所增也。

『騶奭者』……至『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爲第三段。

此三段分說『三騶子』。

其淳于髡諸節定是後人所加。淳于髡別有列傳（史記一百二十六），不當複出。

下文『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一段疑當在上文『於是齊王嘉之』之上，以總結三騶子耳（或係後人妄加者。）

（三）荀卿列傳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此下一段爲錯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此十一字當作一句讀。）而荀卿最爲老師。』……此下至『因葬蘭陵』止。其下之言，皆後人所添也。

舊讀『田駢之屬皆已死』七字爲句，而以『齊襄王時』屬下文，又不知『騶衍之術』一段爲錯簡，故劉向因之致誤，諸家之聚訟，亦皆因此一誤而生。不知『齊

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一語文理不通。若上四字屬此，則決不至有『而』字也。

如此說，則荀卿至齊之時，蓋在王建已立，君王后未死之時，故追言『田駢之屬已死齊襄王時。』襄王之死在西曆前二六五年，去春申君之死（前二三八）凡二十七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後，故其五十歲至齊之時，必不能在王建未立之先也。

劉向之說矛盾百出，不足辯也。

其改『年五十』爲『年十五』者亦非。史記言『年五十始來游學。』言始者，遲之之詞也。若十五，則何倘云『始來』乎？風俗通作『齊威王之時』（胡元儀所據本），亦作『齊威宣王之時』（盧文弨所據本），今姑定爲宣王時。宣王死時在西曆前三二四年（依史記），去春申君之死已八十六年。使荀卿於宣王末年至齊，已十五歲，則當春申君之死已百餘歲矣。此說不可信也。

胡元儀之說更不足信。其不謂荀卿死於秦始皇三十四年（前二一三）李斯作

相之後，故不得謂荀卿之至齊爲當威宣王之時，因謂卿之來齊當在湣王末年。又試定爲湣王三十九年（前二八五）。（此依史記也。依紀年當作二十九年。）謂卿當生於赧王十六年（前二九九），果爾，則當襄王死時，荀卿僅有三十四歲，豈可謂『最爲老師』乎？

故吾意以爲荀卿至齊蓋在齊王建之初年，約當西曆前二六〇年之際。其時卿年已五十。當春申君死時，卿年約七十矣。其死當在其後數年之間，蓋壽七十餘歲。不及見李斯之相秦，（前二一三）亦不及見韓非之死也（前二三三）。

一四　沁園春　新俄萬歲（四月十七夜）

吾前作沁園春詞紀俄國大革命，僅成半闋。今讀報記俄國臨時政府大赦舊以革命暗殺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亞赦歸者蓋十萬人云。夫囚拘十萬志士於西伯利亞，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羅曼那夫皇朝之所以必倒也。而愛自由謀革命者乃至十萬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慘殺而無悔，此革命之所以終成，而『新俄』之未來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讀之有感，因續

成前詞而序之如右。

詞曰：

客子何思？凍雪層冰，北國名都。看烏衣藍帽，軒昂年少，指揮殺賊，萬衆歡呼。去獨夫「沙」，張自由幟，此意如今果不虛。論代價，有百年文字，多少頭顱。　冰天十萬四徒，一萬里飛來大赦書。本爲自由來，今同他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拍手高歌，「新俄萬歲」！狂態君休笑老胡。從今後，看這般快事，後起誰歟？

一五　清廟之守（四月二十日）

藝文志言墨家蓋出於清廟之守，吾已言其謬矣。今念清廟究是何官，此說漢儒無人能言之。詩清廟鄭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正義引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夫漢儒不能明知清廟爲何物，乃謂清廟之官爲墨家所自出，不亦誣乎？

一六　我之博士論文（五月四日）

吾之博士論文於四月廿七日寫完。五月三日將打好之本校讀一過，今日交去。

此文計二百四十三頁，約九萬字。

屬稿始於去年八月之初，約九個月而成。

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目

第四卷　辭

第五卷　正名正辭

第三篇　墨家之名學

第一書　總論

第二書　墨子

第一卷　實行主義

第二卷　『三表』

第三書　『別墨』

第一卷　『墨辯』

第二卷　原知

第三卷　故，法，效

第四卷　推

民國六年五月

第五卷　惠施

第六卷　公孫龍

第四篇　進化論與名學

第一卷　進化論

第二卷　莊子之名學

第三卷　荀子

第四卷　荀子（續）

第五卷　法家之名學

一七　新派美術（五月四日）

吾友韋蓮司女士（Miss Clifford Williams）所作畫，自闢一蹊徑，其志在直寫心中之情感，而不假尋常人物山水畫爲寄意之具，此在今日爲新派美術之一種實地試驗。

歐美美術界近數十年新派百出，有所謂 Post-Impressionism, Futurism, Cu-

bism 種種名目吾於此道爲門外漢，不知所以言之。上月紐約有獨立美術家協會之展覽會（Exhibition of The Society of Indepenbent Artists）與列者凡千餘人。人人但可列二畫。吾兩次往觀之，雖不能深得其意味，但覺其中『空氣』皆含有『實地試驗』之精神。其所造作或未必多有永久之價値者，然此『試驗』之精神大足令人起舞也。

女士之畫亦陳此會中，會開數日，卽爲人買去。會中陳品二千餘事，售去者僅三十六事。

一八　讀致韋女士舊函（五月四日）

昨在韋女士處見吾兩三年來寄彼之書一大束，借回重檢讀之，乃如讀小說書，竟不肯放手。此中大率皆一九一五與一九一六兩年之書爲多，而尤以一九一五年之書爲最要。吾此兩年中之思想感情之變遷多具於此百餘書中，他處決不能得此眞我之眞相也。

一九　寧受囚拘不願從軍（五月六日）

四月廿八日美國議會通過『選擇的徵兵制』（Selective Draft）　此亦强迫兵制之一種也。

自此以來，吾與吾友之非攻者談，每及此事，輒有論難。諸友中如Paul Schumm, Bill Edgerton, Elmer Beller, Charles Duncan 皆不願從軍。昨與貝勒(Beller)君談，君言已決意不應徵調，雖受囚拘而不悔。吾勸其勿如此，不從軍可也，然亦可作他事自效，徒與政府抵抗，固未嘗不可，然於一己所主張實無裨益。

吾今日所主張已全脫消極的平和主義。吾惟贊成國際的聯合，以為平和之後援，故不反對美國之加入，亦不反對中國之加入也。

然吾對於此種『良心的非攻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但有愛敬之心，初無鄙薄之意；但惜其不能從國際組合的一方面觀此邦之加入戰團耳。

因念白香山新豐老人折臂歌：

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

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椎折臂。

向之甯折臂而不當兵者，與今之甯受囚拘而不願從軍者，正同一境地也。

二〇 關於歐戰記事兩則

杜威(John Dewey)先生昨與我言兩事，皆可記：

（一）日政府曾願以兵助戰，而以在中國之自由行動權為索償之條件。俄法皆無異議，惟英外相葛雷(Sir Edward Gray)堅持不肯，議遂不果行。（杜威先生言聞諸某英人云。）

（二）又言得最可靠之消息，威爾遜總統曾親語人云：『若俄國革命未起，則吾之政策將止於「武裝的中立」，或不致與協約國聯合也。』

此兩事皆足生人樂觀，故記之。

適按：葛雷之拒日本，其志蓋別有在，未必有愛於中國，亦未必為人道主義而出此耳。

二一 瞎子用書（五月八日）

今日至華盛頓堡公園小憩，在山石上檢得一本瞎子所讀的雜記，雖已破碎，却還可讀，

因帶回細看。此雜記名

"Matilda Ziegler Magazine for the Blind," published monthly by the Matilda Ziegler Publishing Co. for the Blind, Inc., 250 W. 54th St., N. Y. C.

首頁之第一句，依法讀去，乃是

And the birds will soon be singing everyday.

讀時須用手摸去，久用亦不費力了。

另一頁乃是字母的讀法。其法有每字母用一記號者，有每字用一號者，亦有每於常用語尾用一號者。如上舉一例之第一號乃是表示句首的大寫。第二號乃是and。第三號乃是the。第四五六七八號合成birds一字。又如singing一字僅用三個記號，如⠎⠬⠬。第一號爲s，第二三號皆ing尾之號。

常打牌者，每揸一牌，一摸即知其爲何牌，不用翻看。此種瞎子用書即用此理。

二二　絕句（五月十七日）

五月東風著意寒，青楓葉小當花看。幾日暖風和暖雨，催將春氣到江干。（看本卷第二七則）

二三　紐約世界報（五月十九日）

吾友根內特君（Lewis S. Gaunett）以電話告我，言將歸與洛斯女士（Ross）結婚。吾因招之晚餐。餐後與之同往紐約世界報一遊。（根君與洛女士皆此報中訪事。）此報社自晨至晚出報七八次。社中自主筆以下至告白房及印刷所工人，凡用人二千二百人，可謂盛矣。惜夜間匆匆不能詳觀其中一切組織而爲之記耳。（參看卷十四第一二則。）

二四　在白原演說（五月廿日）

二十日去白原（White Plains）演說，題爲"Mohism: China's Lost Religion"。下午主人 Max Meyer 君以汽車攜我遊觀新成之「水源湖」(Reservoir Lake)。車行湖濱，風景佳絕。此湖爲紐約城水供來源之一，亦人造湖之一種，而風物清秀可愛，令我思杭州西湖不置。

午餐席上遇 Prof. Overstreet 先生。此君爲紐約大學哲學敎師。其人思想極開朗，嘗讀其著作，今始見之。

二五　祁暄『事類串珠』（五月廿七日）

此間同學祁君暄，即嘗發明中國打字機者。其人最重條理次序，每苦吾國人辦事無條理，藏書無有有統系的目錄，著述無有易於檢查的『備查』字典，無有有條理的『檢字』——故以其餘力創一備檢法（An Index System），自名之曰『祁暄事類串珠』。今以其法施諸圖書館之目錄。

其法以第一字之畫數爲第一步，以此字之部首之畫數爲第二步，以此字爲第三步。如查中論，先檢中字畫數。既得四畫，乃查中字部首『丨』之畫數，既得一畫，乃查『丨』部。既得『丨』部，乃查『中』字。

祁君言有聖約翰大學藏書樓徐君不久將此諸種『備檢片』印刷試用。記之以備他日訪求之用。

二六　博士考試（五月廿七日追記）

五月廿二日，吾考過博士學位最後考試。主試者六人：

Professor John Dewey
Professor D. S. Miller
Professor W. P. Montague
Professor W. T. Bush
Professor Frederich Hirth
Dr. W. F. Cooley

此次爲口試，計時二時半。

吾之『初試』在前年十一月，凡筆試六時（二日），口試三時。

七年留學生活，於此作一結束，故記之。

二七　改前作絕句（五月廿九日）

五月西風特地寒，高楓葉細當花看。忽然一夜催花雨，春氣明朝滿樹間。

美洲之春風皆西風也作東風者，習而不察耳。

二八　辭別杜威先生（五月卅日）

昨往見杜威先生辭行。先生言其關心於國際政局之問題乃過於他事。囑適有關於遠東時局之言論，若寄彼處，當代爲覓善地發表之。此言至可感念，故記之。

二九　朋友篇　寄怡蓀經農（六月一日）

——將歸之詩一——

粗飯尚可飽，破衣未爲醜。人生無好友，如身無足手。吾生所交遊，益我皆最厚。少年恨汚俗，反與汚俗偶。自視六尺軀，不値一杯酒。儻非良友力，吾醉死已久。從此謝諸友，立身重抖擻。去國今七年，此意未敢負。新交遍天下，難細數誰某。所最愛敬者，乃亦有八九。學理互分剖，過失賴彈糾。淸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今當重歸來，爲國效奔走。可憐程（樂亭）鄭（仲誠）張（希古），少年骨已朽。作歌謝吾友，泉下人知否？

三〇　文學篇　別叔永杏佛覲莊（六月一日）

將歸國，叔永作詩贈別，有『君歸何人勸我詩』之句。因念吾數年來之文學的興趣，多出於吾友之助。若無叔永杏佛，定無去國集。若無叔永覲莊，定無嘗試集。感此作詩別叔永杏佛覲莊。

我初來此邦，所志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帶來千卷書，一一盡分送。種菜與種樹，往往來入夢。

忽忽復幾時，忽大笑吾痴。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爲？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逆天而拂性，所得終希微。

從此改所業，講學復議政。故國方新造，紛爭久未定；學以濟時艱，要與時相應。文章盛世事，豈今所當問？

明年任與楊，遠道來就我。山城風雪夜，枯坐殊未可。烹茶更賦詩，有倡還須和。詩爐久灰冷，從此生新火。

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暫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回首四年來，積詩可百首。『煙士披里純，』大半出吾友。佳句共欣賞，論難見忠厚。

今當遠別去，此樂難再有。

暫別不須悲，諸君會當歸。作詩與君期：明年荷花時，春申江之湄，有酒盈淸巵，無客不能詩，同賦歸來辭！

藏暉室劄記卷十七

——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

歸國記

民國六年六月九日離紐約。

十日晨到綺色佳，寓韋女士之家。連日往見此間師友，奔走極忙。

在綺五日（十日至十四日），殊難別去。韋夫人與韋女士見待如家人骨肉，尤難為別。

吾嘗謂朋友所在卽是吾鄉。吾生朋友之多無如此邦矣。今去此吾所自造之鄉而歸吾父母之邦，此中感情是苦是樂，正難自決耳。

吾數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後之建設事業，以為破壞事業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何意日來國中警電紛至，南北之分爭已成事實，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倪嗣冲在安

徽或竟使我不得歸里。北京爲倡亂武人所據，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

十四日下午離綺色佳，夜到水牛城。半夜後到尼格拉瀑，將過加拿大界。吾先以所帶來之紐約中國領事證書交車上侍者。侍者言定可安然過境。故吾脫衣就寢。二時，忽被關吏叫醒，言證書不夠，不得過界。吾言紐約領事證書何以無效。關吏言『吾但知認加拿大政府命令，不能認中國領事證書也。』吾知與辯無益，但問其人姓名，乃穿衣下車去。

時夜已深，車馬都絕。幸有警察爲我呼一汽車，載至尼格拉瀑市，投一旅館，睡了三點鐘。

明晨（十五日）吾發電與加拿大移民總監 W. D. Scott，又發兩電，一寄紐約領事，一寄 Bill Edgerton。吾曾約 Bill 在芝加哥相待，故發電告之也。

是晨讀 "Seven Arts" 六月份一册。此爲美國新刊月報，價值最高。中有 Randolph Bourne 之 "The War and the Intellectual"。其以此次美國之加入戰團歸罪此邦之學者，其言甚辯。又有一文述杜威之學說，亦佳。

下午得移民總監回電曰：

"Apply again to Inspector in Charge Wilcox" — W.D. Scott.

乃往見之。其人已得總監電，爲我料理一切，語意皆甚謙恭。是夜夜半過境，遂無留滯。昨日之關吏以過境憑文交我，自言昨日所爲乃由職司所在，不容不爾。吾亦笑謝之。昨日之警察聞吾重過此，特上車尋我，執手爲別，亦可感也。

此事之過，不在關吏，而在我與紐約領事館。吾前得黃監督鼎通告，囑令先作書通知移民總監，得其一札便可通行無阻。吾既得此通告，未及遵行，因往見領事。領事處力言無須費如許周折，言一紙證書已足了事。吾信其言，遂取證書去，不更通告移民總監。此留滯之原因也。幸早行一日，否則一日之延擱將誤行期矣。

十六日下午到芝加角，小留兩時。Bill Edgerton 已行。本欲一訪饒樹人（毓泰），以電話向大學詢問其住址，乃不可得，悵然而止。樹人來此數年，以肺病輟學甚久。其人少年好學，志大而體力沮之，亦可念也。

欲見季報總理任嗣達君（稷生），亦不可得。六時半開車。

十七日到聖保羅(St. Paul)。途中遇貴池許傳音博士，為意利諾大學之新博士。其博士論題為"Parliamentary Regulation of Railway Rates in England."

換車得頭等車。車尾有『觀覽車』，明窗大椅，又有書報，甚方便也。

車上遇日人朝河貫一先生，在耶爾大學教授日本文物制度史者。

昨日讀愛耳蘭人丹山尼勳爵(Lord Dunsany)之戲本五種，甚喜之。丹氏生於一八七八年，今年未四十，而文名噪甚。此冊中諸劇如下：

(1) The Gods of the Mountain
(2) The Golden Doom
(3) King Argimenēs and the Unknown Warrior
(4) The Glittering Gate
(5) The Lost Silk Hat

自芝加角以西，為『大平原』(The Prairies)，千里曠野，四望空闊，凡三日餘，不見

一邱一山。十七日尙時時見小林，俗名『風屏』(Windbreak)者。十八日乃幾終日不見一樹，使人不歡。幸青天綠野，亦自有佳趣。時見小湖，水色藍艷，令我思赫貞河上之淸晨風景。有時黃牛驪馬，齧草平原，日光映之，牛馬皆成紅色，亦足觀也。此數千里之平野，乃新大陸之『大中原』，今尙未經人力之經營，百年之後，當呈新象矣。

火車路線在尼格拉出境後，又由猶龍口 (Port Huron) 入美國境。十八日晨到『門關』(Portal, N. 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從此去美國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離合聚散，來蹤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時起，火車已入加拿大之落機山。落機山貫穿合衆國及加拿大。吾來時僅見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見北段耳。落機(Rocky)者，山石犖确之意。其高峯皆石峯，無土，不生樹木。山巔積雪，終古不化。風景絕佳。下所附諸圖僅見其百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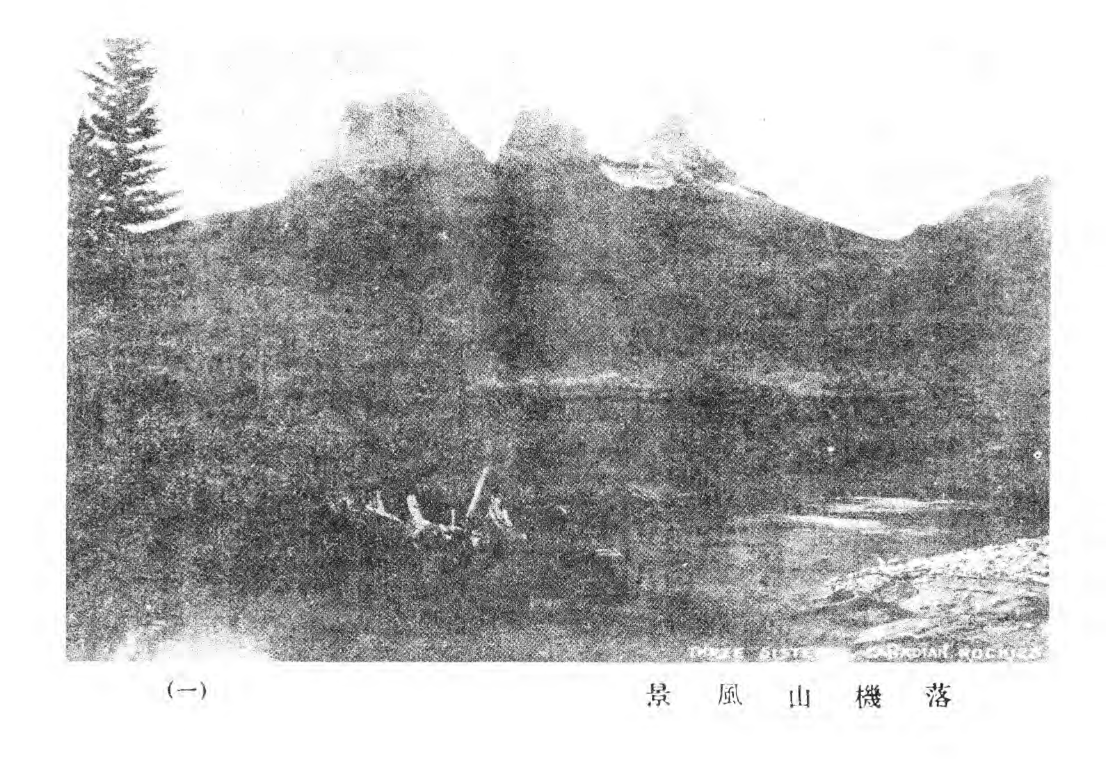
車上讀薛謝兒女士(Edith Sichel)之再生時代(Renaissance)。『再生時代』者，歐史十五十六兩世紀之總稱，舊譯『文藝復興時代』。吾謂文藝復興不足以盡之，不如直

譯原意也。書中述歐洲各國國語之興起，皆足供吾人之參考，故略記之。

中古之歐洲，各國皆有其土語，而無有文學。學者著述通問，皆用拉丁。拉丁之在當日，猶文言之在吾國也。國語之首先發生者，爲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羅馬之舊畿，故其語亦最近拉丁，謂之拉丁之『俗語』（Vulgate）。（亦名 Tuscan，以地名也）

『俗語』之入文學，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於一二六五年，卒於一三二一年。其所著神聖喜劇（Divine Comedy）及新生命（Vita Nuova），皆以『俗語』爲之。前者爲韻文，後者爲散文。從此開『俗語文學』之先，亦從此爲意大利造文學的國語，亦從此爲歐洲造新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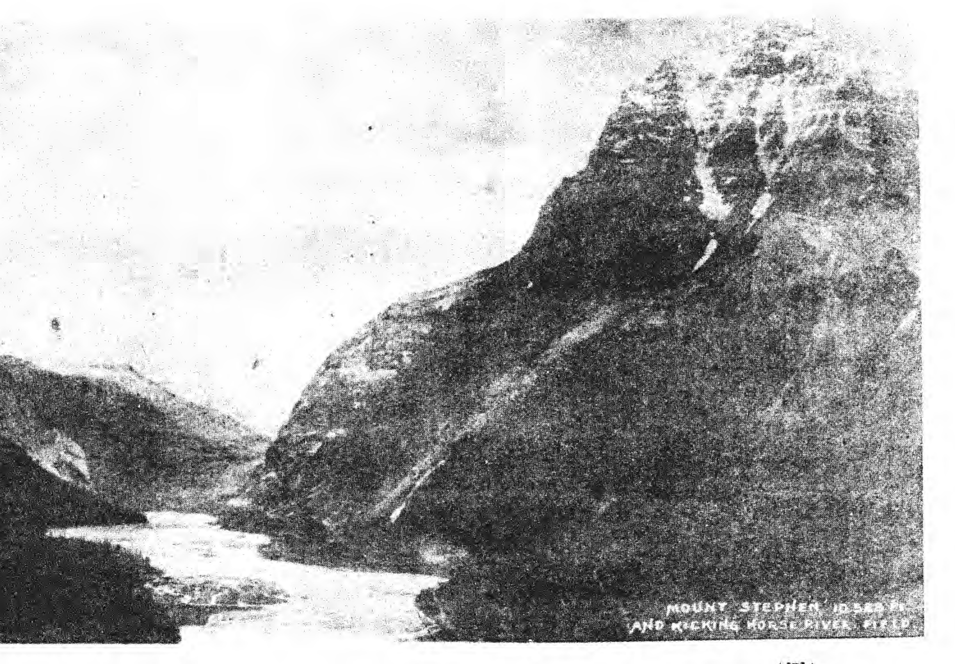
稍後但丁者有皮特賴（Petrarch, 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 1314—1375）兩人。皮氏提倡文學，工詩歌，雖不以國語爲倡，然其所作白話情詩，風行民間，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著小說，流傳一時，皆以俗語爲之，遂助但丁



落機山風景 (一)







(四)

而造意大利文學。

此後有阿褒梯 (Leon Battista Alberti, 1405—1472) 者，博學多藝。其主張用俗語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國之用。』故氏雖工拉丁文，而其所著述乃皆用俗語。

繼阿氏者，有詩人鮑里謝那(Poliziano)及弗羅連斯之大君羅冷槎 (Lorenzo de Medici)。羅冷槎大君，亦詩人也。兩人所作俗語詩歌，皆卓然成家。俗語入詩歌而『俗語文學』眞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敎彭波(Cardinal Bembo) 著用俗語議，爲俗語辯護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後不二百年而大成。此蓋由用俗語之諸人，皆心知拉丁之當廢，而國語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著述而已，又皆爲文辯護之。以其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値的著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國之俗語文學，其發生久矣。自宋代之語錄，元代之小說，至於今日，且千年矣，而

白話猶未成爲國語。豈不以其無人爲之明白主張，無人爲國語作辯護，故雖有有價値的著述，不能敵頑固之古文家之潛勢力，終不能使白話成爲國語也？

法國國語文學之發生，其歷史頗同意大利文學。其初僅有俚歌彈詞而已。至尾央(Villon, 1431— ？)之歌詞，馬羅 (Marot, 1496—1544)之小詞，法文始有文學可言。後有龍剎 (Pierre de Ronsard, 1524—1585) 及杜貝萊 (Joachim Du Bellay, 1525—1560)者，皆詩人也。一日兩人相遇於一村店中，縱談及詩歌，皆謂非用法語不可。兩人後復得同志五人，人稱『七賢』(Pléiade)，專以法語詩歌爲倡。七賢之中，龍剎尤有名。一五五〇年杜貝萊著一論曰 “La de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çaise”，力言法國俗語可與古代文字相比而無愧，又多舉例以明之。七賢之著作，亦皆爲『有意的主張，輔之以有價値的著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賢皆詩人也。同時有賴百萊 (Rabelais, 1500—1553)者，著滑稽小說 “Pan-

tagruel" 及 "Gargantua" 以諷世。其書大致似西遊記之前十回。其書風行一時，遂爲法語散文之基礎。

賴百萊之後有曼田(Montaigne, 1533—1592)者，著『雜論』(Essay)，始創『雜論』之體，法語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紀而康尼兒(Corneille, 1606—1684 戲劇家，)巴士高(Pascal, 1633—1664，哲家家，)穆烈爾(Molière 1622—1673)，雷信(Racine, 1639—1699)(二人皆戲劇家，)諸人紛起，而法國文學遂發皇燦爛，爲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發生，其作始皆極微細，而其結果皆廣大無量。今之提倡白話文學者，觀於此，可以興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與張慰慈(祖訓)約，會於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於車站。同居一旅館。慰慈爲澄衷舊同學，五年前來美，今在埃阿瓦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學位。其論文題爲 "A Study of the Commission and City-

manager Plan of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吾七年前去國時，在上海旅館中與慰慈及仲誠爲別，今仲誠死已數年，與慰慈話舊，不勝今昔之感矣。

在輪船公司得朋友書幾封，讀C. W. 一短書及 N. B. S. 一長書，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艙者五人：貴池許傳音，北京鄭乃文，日本永屋龍雄，及慰慈與吾也。

追記雜事：

十二日在綺色佳適當吾師克雷敦先生(Professor James Edwin Creighton)在康南耳大學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舊日哲學學生之已成名者十餘人各貢其專治之學，著爲文章，合爲一集刊行之，以爲『克雷敦先生紀念集』。是夜行奉獻儀。大學校長休曼先生致頌詞。哲學教授漢門先生(Prof. N. A. Hammond)主席。哲學教授阿爾貝(Prof.

Ernst Albee)爲學生中之最長者，致獻書之詞。詞畢，以精裝之冊奉獻於先生。先生致答謝詞。

明日，吾購得此冊，於舟車中讀之。克雷敦先生爲此邦『理想派』哲學(Idealism)之領袖，故其徒所爲言論往往針對『實驗派』(Pragmatism)(Instrumentalism)及『實際派』(Neo-Realism)爲反對的評論。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 Dewey)一派之實驗主義爲集矢之的。其積極一方面則重新表章其所謂『物觀的理想主義』之學說焉（物觀的理想派者〔Objective Idealism〕，以自別於巴克黎〔G. Berkeley〕之主觀的理想主義也。）

吾在康南耳大學時，有一老婦人名威特夫人(Mrs. Joseph Waite)者，年六十餘矣，猶日日抱書上課聽講。吾與同班數次，每心敬其人，以爲足爲吾輩少年人之模範。今年吾重來此，遇之於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間得學士學位矣。』吾因申賀意，並問其將

來何作。夫人言將重入學，專治哲學，一年後可得碩士學位。吾聞之，深感歎其老年好學，故追記之。

追記雜事竟。

二等艙中有俄國人六十餘名，皆從前之亡命，革命後爲政府召回者也。聞自美洲召回者，有一萬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學，而好爲大言，每見人，無論相識不相識，便高談其所謂『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者。然所談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論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國革命之成功，每見人輒勸其歸國革命，『效吾國人所爲』。其氣概之淺陋可厭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靜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頭等客中有托爾斯泰之子伊惹托爾斯泰公爵（Count Ilya Tolstoy）。一夜，二等艙之俄人請其來演說其父之學說。演說後，有討論甚激烈，皆用俄語，非吾輩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 Gurenvitch 者，演說非攻主義，亦用俄語。吾往聽之，雖不能懂，但亦覺其

人能辯論工演說也。演畢，亦有討論甚烈。後聞其中人言，此一羣人中多持非攻主義，故反對一切戰爭。惟少數人承認此次之戰爲出於不得已。

自紐約到文苦瓦，約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國里計之，自紐約到上海，凡二萬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與朝河貫一先生談。先生言曾勸英國書賈丹特（Dent）於其所刊行之『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中加入中國日本之名著。（先生言丹特但願加入日本名著，曾以書詢先生，先生因勸其並列中日兩國書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兩册爲中國重要書籍。（日本三册，中國僅得兩册，未免不公。）先生因問我此兩册應如何分配。吾謂此兩册之中，第一册當爲儒家經籍，宜包：

（一）詩經（吾意詩經當另爲一冊）

（二）四書

（三）孝經

第二冊當爲非儒家經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莊子（內篇）

（三）列子（第七篇——楊朱篇）

（四）墨子（選）

（五）韓非子（選）

先生甚以爲然，因問我肯編譯此兩冊否。吾以爲此事乃大好事業，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許之。

（吾久有志於此舉。前年在綺時，散僕生〔Prof. M. W. Sampson〕先生曾勸我爲之。彼時以人望輕，卽言之亦不得人之聽，故不爲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許每頁得五十錢，此僅足

償打字費。故彼意欲令丹特於五十錢一頁之外，另出打字費。若能辦到此一層，彼當以書告我。我諾之。（此事後來竟無所成我甚愧對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適記。）

舟中無事，讀新劇若干種，記其目如下：

(1) Oscar Wilde: "Lady Windermere's Fan."

(2) W. B. Yeats: "The Hour-Glass."

(3) Lady Gregory: "The Rising of the Moon."

(4) Hermann Sudermann: "The Vale of Cotent."

(5) Eugene Brieux: "The Red Robe"

(6) Björnstjerne Björnson: "Beyond Human Power."

二等艙裏的俄國人嫌飯食不好，前天開會討論，舉代表去見船主，說這種飯是吃不得的。船主沒有睬他們。昨夜竟全體『罷飯，』不來餐堂。餐時過了，侍者們把飯菜都收了。到了

九點鐘，他們餓了，問厨房裏要些麵包，牛油乾酪，咖啡，大吃一頓。

此次歸國，叔永杏佛經農皆有詩送行。後經農遠道自美京來別，叔永有『喜經農來，期杏佛不至』詩。杏佛三疊其韻，其第三首爲再送適之，爲最自然，因錄之於此：

遙淚送君去，故園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獨何心？腐鼠持旌節，飢烏滿樹林。歸人工治國，何以慰呻吟？

柳亞子寄杏佛書（節錄）

——胡適自命新人，其謂南社不及鄭陳，則猶是資格論人之積習。南社雖程度不齊，豈竟無一人能摩陳鄭之壘而奪其鑿弧者耶？又彼創文學革命。文學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話詩直是笑話。中國文學含有一種美的性質，縱他日世界大同，通行『愛斯不難讀』，中文中語盡在淘汰之列，而文學猶必占美

術中一科，與希臘羅馬古文頡頏。何必改頭換面爲非驢非馬之惡劇耶！……弟謂文學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舊，理想宜新，兩言盡之矣。……

此書未免有憤憤之氣。其言曰：『形式宜舊，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舊，則不成理論。若果如此說，則南社諸君何不作清廟生民之詩，而乃作『近體』之詩與更『近體』之詞乎？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餘日，此爲第一次見月。與慰慈諸君閒步甲板上賞月，有懷美洲諸友。明日作一詞，郵寄叔永，杏佛，經農，亦農，衡哲諸君：

百字令

幾天風霧，險些兒把月圓時辜負。待得他來，又苦被如許浮雲遮住。多謝天風，吹開孤照，萬頃銀波怒。孤舟帶月，海天衝浪西去。　遙想天外來時，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別後相思如此月，繞遍人寰無數。幾點疏星，長天清迥，有濕衣涼露。憑闌自語，吾

鄉眞在何處?

陸放翁詞云:

……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却恐他鄉勝故鄉。

此卽吾『吾鄉眞在何處』之意

連日與同船的俄人閒談,知此間六十餘人中,無政府黨凡四十五人,其他二十人則社會黨人也。以吾所觀察,覺無政府黨中除兩三領袖之外,皆無意識之急進少年也。其中領袖如前所記之女子名 Gurenvitch 夫人者,及一老人名 Rohde 者,皆似有定見有閱歷之人。社會黨中人數雖少,然吾所與談者皆似穩重通達事理之人。

上所記兩黨人數之多寡,實係偶然,不可據此遂說俄國之無政府黨多於社會黨可三倍也。

七月五日下午四時船進橫濱港，始知張勳擁宣統復辟之消息。復辟之無成，固可斷言。所可慮的今日之武人派名為反對帝政復辟，實為禍亂根苗。此時之穩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對復辟者以除張勳一派，暫時或有較大的聯合，他日終將決裂。如此禍亂因仍，坐失建設之時會，世界將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決計不去東京一遊，擬與慰慈上岸寄信買報。方登岸，卽遇嘉定潘公弼君，言東京友人郭虞裳、俞頌華兩君知吾與慰慈歸國，堅邀去東京相見。兩君因今日有考試，故託潘君來迎。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電車去東京，與郭俞兩君相見甚歡。兩君皆澄衷同學也。此外尙有戴君克諧（字蔼廬）與頌華同居。諸君邀至一中國飯館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讀吾文，聞吾來甚思一見，因以書招之來，席上相見，談及傅君劍、謝誚莊諸故人，皆醴陵人也。

諸君欲我與慰慈在東京住一二日，然後以火車至長崎上船，吾輩以不欲坐火車，故不能留。是夜九時與諸君別，回橫濱，半夜船行。

在東京時，虞裳言曾見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因同往買得一冊。舟中讀之。此冊有吾之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本爲致陳獨秀先生書中一節。）及論文學革命一書。此外有獨秀之舊思想與國體問題，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實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其大旨以爲治中國學宜採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其所舉歐美治中國學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爲定中國漢代『一里』爲四百米突（十里約爲二英里半），一爲定中國『一世』爲三十一年。後例無甚重要，前例則歷史學之一大發明也。末段言中國籍未經『整理』，不適於用。『整理』卽英文之 Systematize 也。其所舉例，如說文解字之不便於檢查，如圖書集成之不合用，皆極當。吾在美洲曾發願『整理』說文一書，若自己不能爲之，當敎人爲之。又如圖書集成一書，吾家亦有一部，他日當爲之作一『備檢』。

此外有劉半農君我之文學改良觀，其論韻文三事：

（一）改用新韻，

（二）增多詩體，

（三）提高戲曲之位置，

皆可采。第三條之細目稍多可議處。其前二條，則吾所絕對贊成者也。

新青年之通信欄每期皆有二十餘頁（本期有二十八頁。）其中雖多無關緊要之投書，然大可爲此報能引起國人之思想與趣之證也。

七日晨到神戶，與慰慈上岸一遊。

前讀朝河貫一先生之日本封建時代田產之原起（The Origin of the Feudal Land Tenure in Japan, By Prof. K. Asakawa,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XX, No.1, Oct. 1914）一文，其中多有味之事實，當摘記之。

（附註）『封建制度』乃西文"Feudalism"之譯名，其實不甚的確。此制與吾國歷史上所謂『封建』者有別，今以無適當之名，故暫用之。吾問朝河君日本學者曾用何名。君言除『封建制度』外，有用『知行制度』者。『知行』乃公文中字，其時佃人投靠所立文契中有此字樣，其實亦不成名詞也。今日吾忽思得『分據制度』『割據制度』，似較『封建制度』為勝。

八日，自神戶到長崎，舟行內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美洲聖洛能司河（St. Lanrence River）中有所謂『千島』者，舟行無數小島之間，以風景著稱於世。吾未嘗見之，今此一日海程所經，亦可稱亞洲之『千島』耳。

到長崎，未上岸。

十日，到上海。二哥，節公，聰姪，汪孟鄒，章洛聲，皆在碼頭相待。二哥年四十一耳，而鬢髮皆已花白。甚矣，境遇之易老人也！聰姪十一年不見，今年十八而已。如吾長節公亦老態蒼然，行步艱難，非復十年前日行六十里（丁未年吾與節公歸里，吾坐轎而節公步行）之節公矣。

